

MAY 15 1951

題二十九子品彙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蓋國家以文章蒐羅海內奇杰凡
摘彤管刻丹簾者皆酷好於奇巧
至於諸子之文類泛而牟髦之豈
以其流於誕失於寂與大中至正
之軌相背馳乎不知六經之道炳
如日星而諸子百家猶聖言之羽

翼故嗜奇之彥尤當研心焉蓋以
晚周以後西京以前如老聃莊周
列禦寇之徒有見於虛無之意而
以環瑋之辭肆於物表管商之精
悍屈宋之悲悽孫吳之權變司馬
相如楊雄之纖麗賈誼晁錯司馬
遷董仲舒之邁放言雖人々殊哉

焚其藻采富潤變化縱橫殆競兩
都之蔚彩麗六朝之菁華燁々靈
光晶々玄詣真足爲聖言之祝史
博古之司南矣握槩君子貸此爲
穀率若入上林苑中而芳翠奪目
紅紫皆春也若登瓊林武庫由樞
筦以進而燦々耀々光華炫目也

若馳騷裏游霄電而馳電追風瞬
息千里也第簡帙散漫無統觀覽
者不無搜索之繁邇者國史浩吾
焦君青陽翁君蘭岵朱君皆積學
浩瀚博綜今古嘗于公署之暇拔
二十九子之文擇其言堪爲世資
者爲之註釋品評或紀其實或節

其文或斷其事之是非或考其言
之真贗或斷章取義或解字詮言
俾好古之士一展卷間若日麗中
天毫無翳蔽藉讀者能掇其玄精
嚙其芳腴則吐咳盡珠璣下筆若
泉湧矣他日登文壇建旗鼓稱大
將者非此二十九子爲之先驅耶

昔孫武子論戰勢曰奇正相生
夫六經之訓則正也二十九子之
言則奇也主之以至正運之神奇
則聖道將藉以鼓吹而為吾儒之
利賴多矣烏得辭而闕之哉余請
廣之四方為後學標的俾崢嶸於
寰宇設施於廟廊均有藉焉故謹

序授之剗刷氏業儒者諒必合掌
而齊嘉之

昔萬曆丙辰歲孟夏月吉旦

九我李廷機識

晉書周顒不食肉
 手執麈尾
 范曄入隋國公卿
 范曄入隋國公卿

二十九子品彙目錄

首卷

老子道德經

上下篇全

體道

養身

安民

無源

虛用

成象

韜光

運夷

能為

檢欲

厭恥

贊玄

顯德

歸根

淳風

還淳

益謙

苦息

巧用

無為

偃武

微明

論德

去用

浴薄

異浴

虛無

重德

反朴

儉武

聖德

為政

浚本

同異

道化

立戎

儉欲

志知

貴生

順化

為道

淳德

三寶

玄用

徧用

洪德

鑒遠

任德

淳風

謙德

守微

復已

配天

知難

知病

愛已

任為

制惑

貪損

戒強

天道

任信

獨立

一卷

莊子南華經

全帙

逍遙遊篇

內篇齊物論

內篇養生主

內篇人間世

二卷

莊子

內篇德充符

內篇大宗師

內篇應帝王

外篇駢拇

外篇馬蹄

外篇胠篋

外篇在宥

外篇天地

三卷

莊子

外篇天道

外篇天運

外篇刻意

外篇繕性

外篇秋水

至樂外篇

達生外篇

外篇山水

外篇田子方

四卷

莊子

外篇知北遊

雜篇庚桑楚

雜篇則陽

雜篇外物

雜篇讓王

雜篇盜跖

雜篇說劍

雜篇漁父

雜篇天下

五卷

列子冲虛經

天瑞篇

黃帝篇

周穆王

仲尼篇

湯問篇

力命篇

楊朱篇

說符篇

六卷

荀子

勸學篇

修身篇

不苟篇

君道篇

非十二子篇

仲尼篇

儒效

王制篇

富國篇

七卷

荀子

王霸篇

榮辱篇

臣道篇

致仕篇

解蔽篇

正名篇

君子篇

成相篇

宥坐篇

法行篇

堯問篇

八卷

淮南子

原道訓

精神訓

齊俗訓

說林訓

九卷

呂子春秋

本生

重己

貴公

論人

尊師

侈樂

古樂

制樂

振亂

懷寵

精通

當務

聰言

長攻

權勲

貴因

觀世

離謂

應言

用民

愛類

疑似

真諫

壅塞

分職

務大

十卷

韓非子

難言

二柄

孤憤

備內

觀行

內儲說上

外儲說左上

外儲說右下

難勢

六反

八說

五蠹

顯學

尉繚子

制談

戰威

攻權

守權

武議

將理

天官

治本

十一卷

屈子

離騷經

九二千四百二十四字

漁父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章

天問章

屈原卜居

九歌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十二卷

楊子法言

學行篇

吾道篇

修身篇

問道篇

問神篇

神明篇

寡見篇

五百篇

先知篇

重黎篇

淵騫篇

君子篇

孝至篇

三篇

墨子

尚賢

兼愛

兼愛下

貴義

魯問

公輸

十三卷

鵬冠子上

博選第一

著希第二

夜行第三

天則第四

環流第五

道端第六

近迭第七

度萬第八

王鈇第九

泰鴻第十

泰錄第十一

世兵第十二

備知第十三

兵政第十四

學問第十五

世賢第十六

天權第十七

能天第十八

武靈王第十九

陸子

無為

辨惑

慎微

資質

至德

懷慮

術事

輔政

明誠

思務

十四卷

管子

牧民篇國頌

四維

四順

七法

四傷百匿

右六親五法

形勢

大匡

士經

法法

兵法

大匡

霸言

問章

君臣下

小稱

四稱

侈靡

九變

區言

任法

正世

內業

十五卷

晏子

諫上

問上

襍上

明法

治國

諫下

問下

襍下

文中子

王道篇

事君篇

韓子

名嬰傳通典故尤長於詩著韓詩外傳學士大夫多宗之摘其引傳及數詞美麗者數條

十六卷

關尹子

一字篇

三極篇

五鑑篇

天地篇

周公篇

二柱篇

四符篇

六七篇

七釜

八籌篇

九藥

譚子

道化

蛇雀

老楓

耳目

鉛丹

形影

蟄藏

臬雞

四鏡

射虎

龍虎

游雲

歲燕

正一

天地

稚子

死生

底髮

神道

神交

大舍

雲龍

猛虎

用神

魍魎

虛無

胡夫

陰陽

海漁

礪松

動靜

殼氣

帝師

琥珀

譚子德化

五帝

飛蛾

弓矢

聰明

黃雀

籠猿

常道

感喜

太醫

讒語

刻畫

恩賞

養民

譚子仁化

得一

五行

畋漁

犧牲

太和

海魚

神弓

書道

知人

螻蟻

歌舞

躑躅

善惡

譚子食化

七奪

巫像

養馬

絲綸

奢僭

燔骨

食迷

戰欲

膠竿

庚辛

興亡

雀鼠

無為

王者

鷓鴣

譚子儉化

太平

權衡

禮道

食象

民情

慳號

君民

乳重

化柄

御一

三皇

天牧

雕籠

禮要

清淨

損益

解惑

十七卷

抱朴子

嘉遁篇

逸民篇

最學篇

崇教篇

君道篇

臣節篇

良規篇

時難篇

官理

務正

廣賢篇

博喻篇

貴賢篇

任能篇

欽士

用刑

十八卷

劉子

精神

防慾

去情

貴論充

崇學

論專學

辨樂

履信

思順

慎獨

貴農

愛人民

從化

法術

審名

鄙名

知人

荐賢

因顯

托附

通塞

遇不遇

命相

妄瑕

適才

文武

均任

慎言

貴慎

傷

慎

戒

明謙

大質

辨施

和性

殊好

兵術

閔武

明權

貴速

觀量

隨時

利害

禍福

貪愛

類感

正賞

激通

惜時

九流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下

適一子

仕始

秘奇

疾瘳

重師

神難

月槎

歸故

仁理

居謫

慈慕

請年

十九卷

子董子

陽城胥渠問

孔子贈

北宮子仕

虎會問

晏子

晏子問黨

執中

大道

北宮意問

神氣

孔叢子

嘉言

記義

雜訓

居衛

公倭

抗志

公孫龍

儒服

對魏王

陳士義

論勢

執節

答問

連叢子下

桓子

本議

力耕

通有

非執

刺復

輕重

地廣

論功

二十卷

鬼谷子

內品

攔闔第一

反應第二

內捷第三

抵巇第四

飛箝第五

忤合第六

揣摩第七

摩篇第八

權篇第九

謀篇第十

一次序凡例

按老莊文章鼻祖故居首列其餘諸子聯次不若相拘有年相近者有文類相似者或有關係於世道者讀時止以意求之就篇探賸融會貫通下筆如駕輕車就熟路王良造父為之後先矣

一評品凡例

按諸子百家各持一指精者真者微者妙者流澆者輕快者不可殫述評品或繪其文字之工妙或證其意旨之異同或闡其秘奧之深遠或訂其刊刻之謬訛或取其行事之燉美或探其垂世之謨

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諸家刻俱為下品矣

一 圈點凡例

讀文者貴得意於文字之外有文若淺易而意絕
精到有文寔拮据而意若平正談吐有關於世教
文墨有裨於詞藻如此之類不能遍舉讀者但於
圈點處求之各有所指能得其意解悟便多

一 訂譌凡例

按諸子書浩煩不經吾黨好事每托之以惑世毋
論其立旨之診即文藻不甚精采諸悉刪去之庶
原書有所考必必有傳刻之誤有刪次之誤如把淮

孫武子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二

軍形第三

兵勢第五

軍爭第七

虛實第六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郁離子

國朝誠意伯劉基溫公也著書二十五條
其文郁然為盛世文明之象故摘而購之

二十九子
一子書大都取諸子所最當意諸名公所契心者
或有裨於舉業云

一子書評釋圈點蒐羅歷代諸史文集刪其繁贅
撮其玄精間以狹衷解隱之

凡批如○者精華、者文采◎者眼目斐然者
關鍵主意●者點綴日者總提△者字法一者事
之綱一者一段小截一者一篇大截一者一人總
截也

目錄終

南子作文中子之類俱已訂正博覽全書者辨之
一選文凡例

諸子家言行於世也近時士習競靡爭為畫龍肖
虎以駭耳目艱者幻其難悟謬者背理尤甚輯者
正石並混讀者媿美不分茲選特彙其不詭於正
者錄成一部以正士尚

一錄文凡例

諸子百家旨意各異讀者亦好尚殊見尚奇幻者
慕莊老喜平易者宗淮南諸家茲輯有間編全錄
如老氏莊氏不去一字如淮南韓子原非一家有

去有留少憑臆見以備觀覽

一史記凡例

按史記依陵氏評林纂品題明白條次不紊俱成一家言讀者認此不病於謬訛不艱於意旨

一後輯凡例

按西京以後諸子俱各粹美如麗珠美玉讀者賞心不厭其裨益世教補助詞藻者尚多另有輯次各為一編以備彙黨採擇焉

凡例終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首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翰林三狀元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老子

體道

陳泰古曰老子道夫道者一元之至理有經術可道非常道常道當以無為養者五千之文將藏輝成迹匿名夫名者三才之總稱有富貴尊可名非常名常以天下通而不可稱道名榮萬世之名有自然常生之名可名非常名世蓋非長於道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無名天地之始謂道無宜而獨於已者中美王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有故其發言之始形政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也吐有名萬物之母定位除陽有以爲可道之可形而此焉下虛無乃天地本也

千文之所具也
若夫千聖之所
不傳者不可得
而言也

李息齋曰老子
五千言上可以
治身下可以
治國身治則
身安國治則
天下安
其言萬通下是
三皆此其所以

千文之所具也。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微。微歸也。常有欲以觀其妙。此兩者道之與妙。同出所名各異。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天也有生之初受炁于天。玄之又玄者天賢聖得錯亂則生貪淫。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得中和則生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道要之門戶也。

養身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不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而不亂。治行不言之教。而萬物作焉。萬物自動也。而不亂。而遂上生而不有。而不有。其功為而不

可識者歟

時言道之所施為。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夫唯弗居。不居其位。是以不去。是以福祿常在不失其身。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變萬化。而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化。盈于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功成而不居。政而以萬物作焉。而不亂。明之也。

安民

此老子懷世之辭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故聖人治。國與治。身除嗜欲。去亂煩。懷道抱一。以守而神。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皆德化淳厚之民也。故

王純甫曰聖人
之知混沌也
無知也無有
欲也縱有聰明
知識者品欲有
所作為而自不
救則天下皆歸
于无為矣

無源

杜原堅曰有源有知有維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中也道匿名藏譽文詳簡沙高古淵乎似萬物之宗如

物之祖宗挫其鋒解其紛挫其銳進釋其紛和其同其塵湛

考似若老子自謂道乃先天地而生在天地之前至今在者以之先

虛用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施地化不以仁恩任其自然其聖

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法天地之仁行自然之化以養萬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故天地空虛和無流行萬物自生其空虛猶橐籥動

薛君來曰後世學者不為芻狗之義而遂疑其有上卷斯民之意且曰中篇之修河原于道也此則多旁教言之一總老子蓋預知

之矣

成象

谷神不死谷養也神謂五藏之神人是謂玄牝玄天也于人為

為口夫五藏從鼻歸五臟出入於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動自綿綿不絕故曰天地根

縮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

施不能報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法天地生生不息先人後

故身常存以其心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也

運夷

李道純曰老子之言如此而未老之徒率與死而求長生豈不貳哉

李道純曰日中則盈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也
也先揣之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滿堂反為富貴而驕自遺
其咎或特富貴而驕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身退天之道功成身退天之道
警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盛則衰消長之理雖千古不能改易也

能為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營魄者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
至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專氣致柔能嬰兒專氣致柔能嬰兒專氣致柔能嬰兒
人能抱一使不離于身專氣致柔能嬰兒專氣致柔能嬰兒專氣致柔能嬰兒
能如條除玄覽能無疵內無思慮外無情撓洗心澄慮居愛民
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唯明白四達能無知天門開闔明
不見听之不聞無有能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待長而不宰是謂玄

德生以養之畜以成之不自恃以為主宰之功是謂之玄妙之德

檢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
心發狂馳騁呼吸精神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知足則行傷自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聖人守五性
氣養神明去彼目之妄視而取此腹之養性

厭恥

寵辱若驚道大患在身何謂寵辱若驚寵辱為下得之若驚失
之若驚人之一身寵辱係焉身寵亦驚身辱亦驚何謂貴大患
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吾所曰有大患

不思而不思其
可思是之謂誠
之亦明此意而
孔子無我理與
是同
者為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
念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
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貴為天下主者托身
患憂富不敢驕處責不敢驕雖在帝位
常知臨深履危則身不亡國無患矣

贊玄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曰夷言無彩色聽之不聞名曰希無聲
言無聲音不可不可得視而見之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曰微言一無形
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皦在天上不皦在天下其下不昧不昧在天下
關繩繩不可名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以聲色形名之復歸於無物復歸於無物
質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欲無形狀能為萬物作形狀是
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恍惚若存若亡不可得而見無端未形影
無是名知道紀綱

頌德

古之善為士者謂得道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深不可識

若冬涉川舉事如重慎與若畏四隣其進退猶如

儼兮其若客如客畏主人儼渙兮若冰之將釋渙者

知也然無所造作也渙兮若冰之將釋渙者

敦兮其若朴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瞻兮其

若谷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兮其若濁渾者不吝真濁者不

自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孰能安以久動

陳象古曰主者
事道之名微而
玄妙而通有性
道而退藏于密
者性本之內
故無處可見常
時為士者異乎
此夫
王純甫曰此篇
句有存以空
于成而若微
則盡之矣

之徐生誰能安靜以久保其徐生之道夫惟
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蔽不為新

歸根

杜道堅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知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主

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芸芸者各復
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知命曰
明能知道之所不知常妄則凶詐則失神明故凶也知常容
而愛欲無所不包也容乃公先所不包各公廼正公則至正
正乃天能正德合神明天乃道德與天通則道乃久與道
久能長沒身不殆能公能天通合道四者純備道遠弘

淳風

太上知有之太上謂太古无名之居也下知有之其次視之

譽之其德可見思慮可其次畏之設刑法其次侮之禁彗令頓

故敗信不足為有不信君信不足于下下則應猶分其貴言

上之君若率事猶貴重功成事遂謂天下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

居上之德淳厚反以為我自當然也

俗薄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智惠

出有大偽智惠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賢而六親不和有孝慈

絕親戚不和乃有國家昏亂有忠臣政令不行上下相怨和弊

李宏甫曰有孝
妻之頑暴第
之傲而后有
有結紉之暴而
後有流達此于
世十無他夫本
目遠而已矣

還淳

李道純曰規素抱朴至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窮之于世乎者但知其神而弃之微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絕聖

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棄智反無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

絕仁之見思惠民復孝慈德化也絕巧棄利詐偽

盜賊無有

上化公正此三者并絕之也

文不足

以為文不足者謂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

文飾也

抱朴者當見其敦少私寡欲少私者正無私也

異俗

絕學

絕學不真無憂除浮華則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何疾時賤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何如疾時惡正直用和俊也

質而貴文

之所畏不可不畏荒令其未央也

重思靖口唯呵同世于為善惡大規本尖非異正如賊盜凶羊之說也此故太

上忌情是非俱提者之所為太孝者立雖于善惡不可名處者眼始浮

如小兒

乘乘今若無所歸

以為奢餘

而我獨若遺

察察

我獨悶

漂兮若無

所止也志意在神或也

獨視

我獨似

我獨貴

我獨異於人

我獨貴

我獨異於人

虛心

曰孔志之容見
虛心意虛心者
正惟道是後故
以下復言道字
蓋由化何道字
之名人得道以
有生故也物不
可以離道為性
不為道之從

孔德之容孔大也有人德之人無所唯道是後道之為物唯恍
惟忽道之千萬物使恍惚忽兮恍兮其中有像道惟恍惚無形
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惟恍惚無形其精其真言存精氣其妙其中有
信道若功存名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後也自古至今以閱衆甫
閭萬物始生後道受氣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後
此而作勤作起居非道不然也

益謙

李息齋曰夫一
之能多也統少
之能得救之非
新舊之盈枉之

曲則從曲已從衆不自枉則直枉屈已而伸人窪則盈地窪下
弊則新自受弊薄后已生人天少則得自受取少則

古尚之金也是
明託虛多則感
明託虛多則感
明託虛多則感

自矜故長天下矜大也聖人不矜其美故有功夫唯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則全身
虛無虛妄也誠全而歸之誠實也實全其遺歸之

虛無

希言自然希言者受言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

故從事於道者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道者同於道道者謂好

于道謂與德者同於德德所謂與德人也同於失者同於失失謂
道同也失人也同於失者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
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居信不足于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有不信
焉從虎水流濕大就燥自然之類也

苦恩

賤者不立。誇者不行。誇者不行言自以為貴而誇自見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為道也曰。餘食贅行。贅食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
 國之道不過歛餘。餘食為貪行。居其國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言

重德

方乘之一為E
至老至薄而以
其身輕一躁卒
疾時玉翁恣輕
也

重為輕根人君不貴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重靜也聖人終日行不離其身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榮觀謂宮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辟而不處也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王者輕治則失其臣治身輕躁則失其精躁則失君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巧用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行無閼阨而不可
開。善以通明情欲守精神者。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
結其心不絕。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成人忠。故無棄
索可尋。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孝者欲以救人在命。故無棄
人。使貴賤各當其分。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救萬物之成傷。故無棄物。賤否而

李東甫曰五者性命之理滿則然考也唯舍人以此常之明而取之下所同然之然耳

貴王倪是謂襲明聖人善故人物故善人者不善人之資不善
之如故是謂襲明謂張明大道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資不
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欲無不愛其資使也雖智大迷維自
智言此人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
乃大迷惑是謂要妙道也

反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溪
復歸於嬰兒常復歸志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雖自知昭昭以喻昭昭以喻
以默然如點味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人欲為天下法
則應常在干已不復差忒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无旁極
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足
也人能為天下谷應乃止于已矣當朴散則為器方物之朴散
復歸其身為質朴而不常復為文飾朴散則為器則為器用也

杜道堅曰此章
要文叶韻反誤
吟味合其詩体
相類

若道散則為神明流聖人用之則為管長聖人用之則為管長聖人升用則為故大
制不割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制不割割治身則以天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無為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而為之欲以有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
執者失之執者失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以有為治之
或吹或煦吹也煦也或強或弱有所強大必或載或隳載安
不可以有為治國典治身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太

儉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其奉事好還自師之

陳象古曰堯非
有人非見有于
人觀于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
焉此其自取
所以取天下者
也非為而執之
者也

戰實口法寸佳
而佳先人不可
殺而殺致不樂
殺人者而后可
以言兵

宋太祖語近臣
曰朕讀書至
佳矣不祥之器
聖人不祥已而
用之木質不三
復以為規戒

所處荆棘生焉壞上廢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
果敢而不敢以取強強不以果敢取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果而
勿伐當果敢推讓而果而勿驕驕矜也果敢果而不淨當果
誠不當迫果而勿強謂果敢勿以為強兵勿壯則老是謂不道
謂枯老首坐不道早已早死而已

偃武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有道者不處
有道人君子居則貴左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道與君子道反所
異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快為上勝
而不美雖用兵得勝亦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澤志於天下矣

精勇也其者
精神和氣不
善人之器也不
常修歸之

吉事尚左左陽凶事尚右陰道殺偏將軍居左偏將軍卑而居
上將軍居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居右

精快為上不貪
土地利人財物

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傷已悲薄不能以道戰勝以喪禮
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長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道德

聖德

道常無名道能陰能陽能施能張朴雖小天下不敢臣前雖小

無形天下不使有臣使道者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侯王若能守道無

受於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民莫之令而
自均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名亦既有有情欲叛道離德故

也以下至人是

無以上義為之義以而有以為動作以為正殺人以上禮為

之謂上礼之君其礼無上故言上礼而莫之應言礼華盛實衰

離道不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故失道而後德言

可應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失義而

後禮言義衰則施失禮者忠信之薄言礼廢而忠信而亂之首

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言礼之始前識者道之華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

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是以大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

居其華去彼取此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法本

貴得一者昔往也一無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見其致之

一也致誠也謂天無以清將恐裂裂分地無以寧將恐發

神無以靈將恐歇謂虛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侯王無以貴將恐蹙謂蹙蹙故貴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能如車轂為衆輻所湊此非以賤為

本耶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見其貴石多故見其賤此言

已不欲如玉為人之所貴止欲如石以為人之所賤而審處其中也

去用

反者道之動反本也本者道所以動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生於無天地

長久長久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生於無天地

長久長久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生於無天地

李本甫曰侯王

貴得一者昔往也一無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見其致之

一也致誠也謂天無以清將恐裂裂分地無以寧將恐發

神無以靈將恐歇謂虛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侯王無以貴將恐蹙謂蹙蹙故貴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能如車轂為衆輻所湊此非以賤為

本耶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見其貴石多故見其賤此言

已不欲如玉為人之所貴止欲如石以為人之所賤而審處其中也

去用

反者道之動反本也本者道所以動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生於無天地

長久長久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生於無天地

長久長久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生於無天地

長久長久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生於無天地

長久長久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生於無天地

長久長久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生於無天地

無此言本勝于華弱勝于強謙虛盈滿也

同異

焦弱候曰上士者恬淡寂寞無所為者也勤平其則勤行之至而與無所勤然解笑而下士愚足以知之居平曰中士無聞非至美也中下者其所以見六非至善也中士所說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下士聞道多欲見道謂之鄙陋故大笑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退道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上德若谷太白若大潔白之人若汗辱不自彰顯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建明也大方正之人若可倫引使空重也質朴之人若五色有倫淺不無委曲廉隅也大成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人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誅之也

道化

呂吉甫曰古之制名以其所應為王公稱者欲其貴而不惑下掘而知所肩向而平冲一之和而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氣分焉天地人也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較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較者不祥之名而王公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謂眾人所共教去剛我亦教之言我亦教人使去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教父之人為教成之始也

徧用

李息黃曰名不顯于身德不顯于世入德者名滿于天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水無有入無間能出入無間通于群生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頌也天下希及之

立戎

名與身孰親。名遂則身退也。孰多。財多則害身也。得與亡孰病。好得利則病于

行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止足則福祿在已。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憂。故可長久。

洪德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无弊。

盈若冲。其用不窮。其用心若是則无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

訥。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言能清靜則為天下所表正也。

儉欲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久。

李息齋曰。人能知通則能使也。

黃思靖曰。躁勝寒。靜勝熱。是實。實大。意與各章相似。

謂好能。禍莫大於不知足。謂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

也。故知足之足常足。常足者無欲以累其心也。故常足若欲心既前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

鑒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由內以現外。所現益遠。所知益少。也。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行

而不知。不見而名。能知天地之心。知之聖人。因小知大。察內知外。上無所為。則下無所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成也。聖人之道。其為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也。故天下雖大。而人情物理則一而已。

志知

為學日益。李謂政教禮樂之孝日益。為道日損。意即自然之道

者情欲又飾日以益多。損之又損。而至於無為。而無不為矣。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

為聖人不知道。則此使徒然也。可欲者愛也。知足者愛也。故得者有也。故安生取由也。此有衆有極。故至為林命。遠曰世之。人為物所蔽。徒分十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外為山河之阻。障果見不。微茫而能之。

蘇味直曰。不知適而務。不問日多而無以之。本兒為。損。

孔子曰多聞隆
其善者而後之
多見而識之知
之次也而一日
知而領視万物
不一非妄矣矣
以資後性之謂
之資

以至括淡知所造為情欲斷絕
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
及其好而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

任德

李息齋曰云夫
心之為天下害
也莊子曰賊莫
大於德有心而
心者根蓋心之
為物皆天而天
若地而地亦天
不而而人但
以分別為心分
別心主愛有所
見遂長其全其
非周之所以謂
之賊者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
者吾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德信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
善故謂之德善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百姓為不信聖人
是謂德信 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
富貴不敢驕奢為天下百姓
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愛念百姓
如孩嬰赤子長養之不責與其報也

貴生

出生入死

出生謂情欲出于內魂定魄靜故生入
死謂情欲入于胸臆精神勞感故死

生之徒十有

三死之徒十有三

生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
不妄持足不妄
行精神不亂施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有十三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
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土地耶
善養生者譬如羆平地兕虎不能
虎兕之威兵刃之害死後加害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

榮獲惡物不敢害也夫生死之執有數妙虎兕出則為生入則為
死出則超然而脫離也入則迷而自汨欲也天有十二辰歲有
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至也十二以下又添一數
便是十三元人之生死皆皆厚于一者我之即其我而求之
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死也

李真者曰我以
正治人由之
本正也以奇用
兵由兵之本奇
也以无事取天
下由天之本无
事也凡我之理
物者蓋以我我
亦由物而已矣
焦弱佐曰至人
示以无為示以
好靜示以无事
示以无欲天下
名以其所示者
報之故曰德充
風也民佐草也
草上之風又偃
林希說曰其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今也以今所見知天下人主
以無心无為可以此道也
則好生禁多則下詐
民不能安業故貧
不寧視者眩于目听者成于
耳民多反用故國家昏乱
人多利國家滋昏
利器者權道也人善便
利之用則民皆犯上下
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
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聖人謂我無所改而民自化我寂
其業故富我去華飾而民
多質朴故天下自治也
順化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悶上林林似若不明
其政教寬而民醇
其政教嚴而民缺

正邪蓋有正者
有正者其言
正者先正是
也夫唯正故
能趨乎吉之
表而無禍也
以知其極也
者不謂也者
作聰明也者
者煩碎也者
者相樂也者
者不足也者
者心則為害
正則自為意
正則自為意
倚伏識知其
極止者定也
世人迷而不
從奇正徒分
妖善其爭先
一日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下流者自處于卑下
則可以合天下之交
天下之牝牝常以
靜勝牝以靜為下
牝陰類也牡陽類也陰之
勝陽者以其安靜隸下
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小能執無畜人則无過夫下者謂大
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以義相取
大國不過欲無畜人小
國不過欲無害
為謀
善復為妖
善人皆復化
民之迷其日固父是聖人方而
不割蕪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聖人之行方正無廉隅不
以已復害人肆甲也聖人雖直而不以耀者或民
申之聖人知之明常知暗昧不以耀者或民
謙德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下流者自處于卑下
則可以合天下之交
天下之牝牝常以
靜勝牝以靜為下
牝陰類也牡陽類也陰之
勝陽者以其安靜隸下
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小能執無畜人則无過夫下者謂大
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以義相取
大國不過欲無畜人小
國不過欲無害

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大國之意
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鐫刺求入于人
則兩者皆得其欲矣然則知道之大者以以謙下為宜矣

為道

道本在我為人
田已由人乎哉
求則得之矣故
曰不知坐進此
通

道者萬物之與與藏也通為萬物善人之寶善人以身之寶不善人
之所保不善人所保美言可以市市入之相與亦利交也尊行可
以加人人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
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壁以先駟馬
辭厚礼求美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謙以求此道古之所以貴其者何也不曰求以得
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守微

呂吉甫曰各人
所謂先為無執
者故未至于終
太節也但不
于性分之外更
生一切耳

其安易待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散治之
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有為于事發于自然有為于義反
于足下于仁有為于色發于精神執利遇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不為華文不為色
失道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民之從事當于幾成而敗慎終如始
與貧無所收藏故无所失民之從事當于功德成而貪位好名奢太是以聖
則無敗事民之從事當于功德成而貪位好名奢太是以聖
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
自然而不敢為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上皆有不為之心而後
敗無失也可以輔萬物之自然為以不為執以無執故無

淳德

子思子曰夫所
所道者不在耳
目之色之間而
世人目視非色
耳听非聲為色
色之所謂聲而
不知見聞聲知
有出於目色之
外者乎此告人
曰非之見聞聲
知非非真也則
人孰不怪且笑
非味適曰聖人
非欲上人非欲
先入蓋下之后
之其適不待不
上且先耳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雖治以其智多智巧多則
難治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
知智之為賊不知之為福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
與物反矣乃至大順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已玄
德欲為人推其與萬物異故能至大順
理順天
理也

復已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故眾流
歸之若民歸就之故能
為百谷王以卑下故能
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后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不人
民上
重以尊貴處下故民戴而不重聖人在民前必
不以光明蔽后民視之若父母无有欲害之心是以天下樂推

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推戴也戴之而無厭惡
至人不與人爭先而故

三寶

天下皆謂我大以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老子言天
下謂我德
夫則祥慈以不肖唯德也德大者為身害故祥慈似若不肖無
所分別無所割故不我人而自足也謂祥慈也若大办惠
之人身高自貴行察其細言其大我有三寶持而寶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一先慈慈能勇儉故能廣不敢
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天子仁慈以愛民故民動于忠孝天子
身即儉故民日損而不為天下首先故
能為道人之長成器長乃得道之人
尚武勇舍儉約而為太多舍后已今捨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配矣舍慈
仁而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

此即大巧若拙
大智若愚
此言人君重其
仁至則安
此言失此三寶
三危
此言慈仁者百
姓親附并心一
而為人先所行
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天

意致戰勝而衛

將救之以慈衛之天將救助聖人必卒慈仁之性使能自當助也

配天

李息齋曰聖人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爭善用兵者為下言

且不和而能

武之士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爭善用兵者為下言

古之極力配天言能此者德與天合又古之至極要道也

玄用

杯希逸云此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主先也客者

全足皆戰士以

為進閉門守城為退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彼雖

為天下賊吾雖行誅之不行也雖欲大怒若尤臂可攘也雖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寶身珍

仁之

知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崇事有君老子

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无德也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

希則我者貴惟聖人是我德之暗不見於外窮極微妙故無知

是以聖人被褐懷王被褐者薄外懷王者厚內

知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天惟病病是以

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不自病聖人先此強知之病者以其

以老子言吾所

所言有祖宗根本事有君臣天

常若衆人
有此病
是以不病
故不自病

愛已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無挾其所居無厭其

所生謂心居神當寬急不當急狹也人所生以生者為有精神托空虛喜清淨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自貴故去彼取此自見已之得朱不自顯見於外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高榮名於世去是

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

任為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勇敢有為即殺身也勇此兩者或於不敢有為即活其身為利殺身為

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兩者敢勇不敢活身為利殺身為害此皆天之所害人誰能知天意

之故而不是以聖人猶難之言聖人之明德尤難於勇敢天

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

恢疎而不失動應以時天不令召萬物人皆負陰而向陽繹寬

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脩善行惡各蒙其報天

所網羅恢恢其大雖疎漏網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制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治國者刑罰酷而民不聊生民尚為

設刑威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若使民

以懼之吾以道化民猶不從反為奇巧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

謂代大匠斷夫代大匠劉希有不傷手矣天道至明司殺者常

裁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刻

木勞而無功也人君行刑罰而猶拙人代大匠斷有不傷者

老子傷時王不
能以道德化民
而徒尚刑罰故
有此言
司殺謂天高司
察也

呂言甫曰老子
之意在圖之于
早引愛身坐視
君父而不救之

貪損

李繼甫曰无以生力者美于貴生即死无益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切其理于此耳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人民所以飢深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是以民皆化工為貪叛道遺德故飢也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是以其民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人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大論三十一上作結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厚貪利以自危故輕入死也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于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則美于貴生也

戒強

此重在戒人不恃強而草木用兵者借以制人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木強大枝葉故生其上強大處下柔弱

處上

天道

吳希声云易曰立天之道曰明與陽上主升則主降則升極天則降則升及地則升此則抑高牽下蓋張弓之象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舉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張弓而和調之乃可用仰高牽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損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能行也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為而不恃施德而不恃其損也功成不更事就不處其位也不欲見美不歆使人知已之美也

任信

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而攻堅強者莫知能勝其無以異之圖中則圖

焦弱侯曰正言而言曰愛國之

希身不祥故曰方中則方櫛之則止决之則行故宗弱莫過于水、能懷柔
正言若反湯武山陵磨鉄沛銅莫能勝水而成功故攻堅強者无以易于水
之言曰万方有
罪在于一人此
知以國之垢与
不祥而受之者
也

呂吉甫曰三代
以來至于周衰
其文弊亡矣民
失其性命之情
故老子言救之
以質以反太古
之治

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取燕平好強故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主君能引过自責代民受不
祥之殃則可
以王有天下
正言若反此乃正直之言是
人不知以為反言

獨立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

聖人雖治大國尤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使民各有節曲

什伯貴賤

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器謂農人之器

以奪農時使民各得其所重死

雖有舟輦無所乘之雖有甲兵

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以用之

不作煩華不出游衍故不棄舟車不怨惡于天下故不用甲兵

去文反失信无欺

故使民用結繩 其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其其蔬食不

美其惡衣不貴五色安其茅茨不好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
文飾之塵樂其頽朴之俗不轉移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

老子首卷終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

扁而遺其所寄

林希逸云觀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自視其身不啻太倉一粒耳

海運者為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于南冥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息者即海運則將徙南冥之為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后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徙去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公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此不曾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意不相蒙而難于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如塵埃也皆生物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上云吹息二字頗奇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機吹噓鼓舞乘以出入有莫能知其然而然者到此分

揚升意且此節盡生

陸西星曰首段意在名積之理然有大用若人平日於全問上不曾集用其力真見得自已有箇高明廣大者在便欲動入靈空宇宙此門有疑如何去

焦疏評統小大者先小无大者

明模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出一氣際又蟠地相縕交密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蒼而上之視下也以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正色猶言定色則準則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今將圖南堂切堂之四處傾杯水於堂則膠何則水之力有勝不勝也膠謂粘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今也扶搖一牽而壯搏鵬翻于九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可以圖南

銅條與鷗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掠榆枋時則不

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先生者死先死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韓非故遊于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死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楊升菴曰善

至而空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芥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此喻小大之見蜩小蟬也鶯鳴卒飛之小鵲也決起疾飛也地投于地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能亦無他頭也蜩蟬蓋非蛙鵲之徒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說喻適芥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意是實自謂不消厚積豈知適百里者必宿春糧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遠其積當愈厚彼二蟲者決起榆枋之下不過如適芥蒼者耳豈知大鵬所積厚而所適者遠哉聚糧意是自風小知音理法知大鵬所積厚而所適者遠哉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壽識見之者大知中寓福也

又撰出為陳作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蟪蛄不知春秋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朝菌蟪蛄也朝榮而夕瘁故不知有晦朔蟪蛄結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知故知小也若夫楚南之冥靈以千歲為春秋上古之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于造物者知此之多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年壽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靈何望大椿乃眾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見之鄙也教人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歩不得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者也

孫大授曰既說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

後人引列子註其下

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止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

語有變化是也

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

不遇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不遇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之圖而斥鴳之
騰躍小大不同
故曰此小大之
辨也
焦弱保曰小大
之辨結上意主
下句知錢一官
以下言言大小
之辨
支道林曰夫道
遠者明至人之
心也莊生建言
大道而寄指鵬
鵬以寄生之
路鵬故失適于
外鵬以在適于
內適有於伐
而心內至久乘
天正而高與莊
無旁于放浪物
而不物于物

此小大之辨也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斥澤之
故夫知音效一官行音比音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
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
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音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
於世未數數音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音
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如致福者未數數音然也此雖乎
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音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音
以故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
上焉獲乎其君而下焉信乎其民若人自視亦若斥鴳翱翔
于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殆小節小乘也適為宋
榮子之所笑蓋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忘毀譽之情定內

則達志不我得
玄感不為不疾
而速則直者
不適此所以為
逍遙也

外之內辨榮辱之境斯其所得若是已矣視彼之智行才德
數人然效用於世者固有所待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後
不能忘其能忘也而不能忘其能忘也夫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後
反非不令然善也彼其乘虛取氣視世之數人然修德以致
福者固有間矣雖然離乎地而猶待于風也若夫乘明陽
二氣之正御四時消息之變以遊神于無極之先則彼且惡
乎時哉所謂待則渾然無迹矣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
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如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

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

治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

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猶贅之賓也吾

將為實乎音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陸西星曰上言
聖人無己神人
无功聖人無名
則試齊堯由是
意而後及于堯
姑射之神尺堯
由是亦大而末
大者

破 譬喻作結不說

陸西星曰此段
乃形容神人之
范無隱曰山以
喻身神射言其
中至神人即身
中而得其至矣
者則不食五石
吸風飲露矣云
御龍騰于四海
非虛論也或者
求之于外不亦
惑乎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去聲庖戶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體用潛伏之妙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休不必未汝亦猶尸祝不肯遠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去聲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音泰有逕庭去聲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音音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而不信乎連叔曰然者無以與音乎文章之觀音聲者無以與音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

王制曰此形
容神人之大所
謂我無為而民
自治我無欲而
民自朴我好靜
而民自正者新
也也亂治也孰
樂之焉焉迷其
神以天下為事
言竟濟有為而
神人則為堯舜
之上又有此等
神人也

弱侯曰塵垢粒
標皆神人之所
不覺者又况天
下外物也孰肯
以物為事而用
此塵垢粒陳夕

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新音乎亂孰樊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音音和糠粃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音事蒙上聲范姑射山名肌膚若水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若吸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飲食太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冥無故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和氣薰蒸物無疵病而年谷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誑之故連叔然其言而鄙其見以為心有聲育之病者是汝之謂也故曰猶時汝也之人也之德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奉一世而既陶之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治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故曰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新乎亂孰樊樊焉以天下為事化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也孰樊焉馬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若堯舜之鏡榮音上音榮也孰樊焉馬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者且之人也惟以神用且不以形用故一切

其陶鑄堯舜謂
堯舜事在陶鑄
中也

是謂聖人
也

外莫之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流金石焦山而不熟
神德之妙有如此者不弱不熱是極言物不能傷之意泰同
契云入水不濡誇大不焦非道德者誠不足以語此然道以
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故曰堯始櫛櫛櫛將
陶鑄堯舜夫塵垢秕糠皆神人之所不屑者又况天下外物
也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秕糠為哉陶鑄堯舜謂堯舜
事業皆在陶鑄中却非小了陶舜語乎
德者自舍如此是庭激過也皆從去讀

宋人資費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

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
其天下焉許由自謂鵲巢無所用天下為是猶越人斷髮
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

之歸於汾水之陽
宵然而喪其天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音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

盛水漿其堅不能自奉也剖音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

孫大授曰上策
神人已是之極
了又恐人疑此

非不巧曉平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措之莊子曰夫子固拙

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音統音

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

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吳王越有

難去吳王使之將去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愛其瓠落無所容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

大貌猶窮落也巧然虛大之貌培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
澤手不文理龜折也泝泝打洗也統絮也冬月潔絮以藥故
不龜世以為藥意以為泝泝言何不思以為浮江之樽乎泝泝
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也蓬之心謂遠高之見言短小也

種李閭閻世將
絕俗將眇焉而
无所用之伏設
大瓢大樽二喻
言是大也而之
涉險可以利濟
置之曠闊可以
全生蓋君子之
事先入不自得
者此所以為道
達也

孫長星曰通篇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
更獲設前只是言小智不知大智末二句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貪謂其言大而先用故篇末言此廣大年固然有用處
 羅勉道曰此篇以適達名而然篇實事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鵲鵬鳩斥其所以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而二段言天之化亦有大小下同故以爲適達時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
 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
 安所困苦哉楊慈木大本木身也擁腫醜結輪同也便得狐屬
鵲鵬鳩斥其所以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而二段言天之化亦有大小下同故以爲適達時
 雖點而不免千禍鵲牛泥牛也鵲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
 非其所宜况有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斷而小之何
 不樹之廣莫之野無有之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寂寞虛
 曠之地喻道之本即也言有此大樹自合歸本鄉處休影

有優劣第三段
 言人能自無用而化爲有用則亦可以爲適達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鵲鳩斥鵲于鵲鵲哉

足以自樂且無斤斧牛羊之患故曰不大斤斧物無害者喻
 機點者雖有用而有害間曠者雖無用而無害也通篇及覆
 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及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
 緣識見淺小之徒貪謂其言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說故篇末
 言此箇廣大適達原汝合下本體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爲本地
 這箇廣大適達原汝合下本體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爲本地
 風光天衡蕩、爲飛自能飛河海洲淵魚自能躍自非莊子
 灼見道體不能如此形容若會得此便得禹有天下而不與
 類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魯子弘剛毅任道重遠皆是這箇
 莊子首篇以逍遙名中間只說大大之又大至于无迹而后
 已惟大故能逍遙也

[illegible]

蘇師曰物論二字連讀

洞極于此

同其

固可使

亦善乎

形與神

有見而人隱

吾來哉

域矣

我者忘
始有言

積、簞管

意一本作意

最佳同象僅

大塊地也帶天

王制石曰有地
又字奇處此
段寫出風木形
古稿文中有如
其妙者
呂吉甫云莊子
欲形容物命之
熱鬧即從天地
間得其元氣根
者曰風知風之
所起與其所致
受則不齊者齊
矣

也此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方不同正以暗喻物論
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意氣而
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生天下之聲所謂若
有真宰而持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

子將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意反成而用意奇處自莊子筆力
作則萬竅怒鳴反而獨不聞之琴反乎山林之畏備音

佳音大木百圍之竅完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似圈反似白

似注於花者似汚者激音者謠音者叱者吸者叫者謔音者突

音者交音者前者唱而隨者唱音者吟音者風則小和音者

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調音之乃大和音者

三籟便要計個道理故曰請問其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

籟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將暢而有氣

者寥々長風聲也果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

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

方而似耳者有孔圓深而似圜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

注者有廣而似汚者激音者謠音者叱者吸者叫者謔音者突

若前去之聲也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

謔者下而聲濁突者深而聲留咬者伏而聲續于輕唱也喝

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聲氣先後相和之變

悲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

竅為之一虛不復如許作聲也

調々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此反至竹是已敢問天籟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已也反成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反夫吹

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
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
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
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於風不知何以厲風濟而諸竅為
風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又矣知此則聲氣所出之
原不歸天而謂不取諸人可乎分明實有個真宰主張之者
而持不得其朕
是以謂之天籟

陳說道曰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成其自取
作一句讀吹聲
萬有不同而使
其自已出者皆
取諸已而不由
于天則衆竅之
中怒而號者誰
耶分明有真宰
主張之者

皆要者能使人
者皆悉者通
上一等人必有
如此情狀出也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狀

虞思慮也嘆嗟嘆也變者反復不定之意慧者夢說不動之貌姚央庠也伏縱伏也故開心也慙作狀也其人雖是如此實不自由如案之出虛而作止如燕之或菌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謂所謂吹萬不同然者其議即已乎已乎我知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是他為真宰立箇情號如禪家所謂這箇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非彼死我然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譬之風離下窳終不成窳故曰非我無所取之是領受之意如此而論造化不離已身似亦近矣其於不得其朕何故曰不知其所為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此作一句看朕朕兆也不得其朕即不知其所前也又欲求得其朕除非是真宰有形今也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無朕可得終屬臆臆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是有不見其形足為此篇之斷案

主制石曰此節
形骸上認取
真君真宰真君
即衆骸之天倪
后章之天倪也

百骸九竅六藏去賅音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通第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

此段一序
有如木石其情
不得無益損乎
真之由字以為
一節

命門而六藏皆人身中之所有者試率而問不知此數件最親厚者誰與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然亦問辭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足以相治乎不足以相治乎其通第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未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者謂目視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有時而役足亦有時而役手耳有時而役目亦有時而役耳有似通為君臣其果若是乎我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通相為役者也旦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他具要求得其情情即文上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有此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旦暮不離不以求得其情而無故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弊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黽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也。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受其成形。言此真君。只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情若此。我輩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知將他與外物相弊相靡。于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恤精神。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者。所謂彈金珠而弋鳥被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知輕重也。且終身役役。其所為者。皆幻妄不常之事。成甚功。蕭然疲神。勞役自暮途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哀者。哀其無下落也。到此處。而不知省。直是芒人。縱壽百歲。不死奚益。夫人從少時。壯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其形化矣。賴有箇不亡待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箇是。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却迷失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大哀者。哀其喪君也。且人之生

三節連

李士表曰。儒者以成心為師。終氏以成心為所。此謂成心者。則天然自有。同是固非之心。和之以天倪。和此也。休之以天均。休此也。

也。固當如是之芒然。而無知乎。其我獨芒然。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芒然。其可愧亦甚矣。此等微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預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不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知吾獨且奈何哉。若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亦有之。奚又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構日。以心闢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成乎心。言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竟為自然之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司是非。譬之今適越而昔至也。何者。適越之人。又平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繞適越之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之心。而有是非之者。亦復如是。此等之人。是謂以無有為有也。以無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知

陳詳道曰言雖非風吹之吹而其理實與衆竅无異

能知且如禹作禹貢亦只說得他足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方物禹便不能知了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人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吾獨且奈何哉

夫

音扶

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音耶

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音非

又度上吹字下來夫言亦聲氣何以不叱於吹只為有未成乎心者之言所以不叱於吹故曰非吹非吹則非天籟矣何者言者有言其言曰非是也此非也雖則人皆如此說特未定得他是何詩言語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之耶其亦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邪夫初生之穀任天之任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為異於穀音者其亦有說乎哉其亦無說乎哉蓋有心言之則與穀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固與穀等耳與穀等則與吹等與吹等然後謂之天籟此辨字與分辯之辨不同常仔細體認

道惡

音為下同

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

支道林云此章才露出是非字齊物者齊其偏墨之是非也

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乎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以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往而不存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

是亦曰彼知者明德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哉但因人已

何物非是若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不常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于彼是亦因彼而已何又與之更辨其非是哉彼曰彼出于是亦曰彼

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音烏下同乎。然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性理之物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聲無物不可。故爲是舉筵音庭與楹音盈厲與西施。恢音詭悅音懌。通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反扶又爲一。若使不起有我不起見。人曰可吾因而可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是由是見之。於行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賴之而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抵牾之患。物謂之而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乎。然謂我之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謂我之不然也。如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啓。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則之固有。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所以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然。无物不可。爲是之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當惟成毀自道眼觀之。皆通一而無一笑。故曰道爲一。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無生意見不起分別。自爾立融又攝。曾何彼此之可言哉。至是而是是非非。是乎。氓矣。

齊多寡

孫長星曰今之
偷者竭申明之

知愈求其同而愈不可得不知無物不可本自同也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去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也通也。通也者也適乎而幾平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之謂道也。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一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也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故庸衆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知不過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常而用矣。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用則通不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道。至于通則得之矣。故曰通也者得矣。適至也。至于得則幾矣。所以然者因是而已。是不用而寓諸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道也。上者自然而然而然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矣。夫是以謂之曰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音公賦

茅序音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

曰春之顛倒而不知乎粟之數未嘗加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

孫大棧曰上言此又進上一步以爲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其大進下至是非之彰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或自愛之故曰道之所由云云下果且

乎天均是非之謂兩行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輪茅栗而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爲悅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乎粟之本數未嘗加也勞神于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即猶是或死上文固是作解殊覺牽強是故聖人知其本同故混合是非而休乎天均上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成曰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否通而一矣通于一故可兩行此正應上聖人照之

古之人其知有所以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連者知道通爲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爲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爲有物也而未始

有成與虧二句見得畢竟無成

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爲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真道之全脉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主而道于是乎二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奸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現之且果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竟無成與虧成虧者起于有物之始也

呂吉甫云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技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皆定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果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後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成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去聲之也以異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疑之耀聖人所圖也爲去聲

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說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世其業終身彈不成聲此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曠未作証做師曠也聽明其人却以有廢枝葉而行此亦足他成有虧廢枝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利寫者之誤既文引到惠子知是愛而道虧者惠子莊子同時人極有才辨莊子雜篇謂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又曰惠施之口談自以為賢可見其知小我乎其盛極語者以梧為幾據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止載事也惠子之所好獨異乎人故曉不止常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成其愛而虧于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論終終成無成文字忍父字之誤綸綸也終身無成此是文法言終是抵老不成情技夫惠子以堅白之味終此惠子之虧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故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成與虧矣若是而可謂成乎成謂有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不可謂成謂虧也此四句亦最難看意會似言有成有虧乃是定數而我皆落成虧套中不能自脫成

則我亦與之俱成虧則我亦與之俱虧故曰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此是套子自既有是非之後輾轉相因誰能解脫惟有聖人不落此套套故滑慢之權聖人所圖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便不為套滑者從不注疑見不設皆為是不用之意滑疑之權乃不明之明也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淵蓋不用已足則無愛成無愛成則無道虧矣聖人只明得此理故曰外之謂以明此章正好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剝同看熟老子者方可以看莊子休肅齋自謂看得莊子精到此處却說不透徹不知此老如何着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

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我而已蓋我執已是方謂他不類我他說他是將謂我不類他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地而看則見與彼皆天一類無不類者其意若謂將他做我看將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皆是一般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焦弱侯曰今日有言於此承上

文來雖然二字
謂彼我易地而
則無一極地
窮本而命天地
造化之氣自天
極上推到無極
自無極上又推
到無極之先蓋
當原無個有不
特先有連元六
斤今也俄然說
個无字後空落
影已不是死了
又付上一箇有
却是影上生影
如是宗軌有而
既先也不可言
也今或則有說
矣故下未知登
之所說者云云

有也者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
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下雖
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現雖則類與不類俱是一般然亦
最忌有謂之言今試窮本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以形而言有
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
者自太極上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無極之先湏湊
莫可措語俄而說箇有无兩字大是惹草沾泥吾亦未
有無之果孰有孰无也何者當初原無個有不特無有連無
亦無今也俄然說個無字後空落影便已不是无了又對上
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為有孰為无也如是則有无同
自太虛中來皆相類也相類不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
未知吾之所謂者其果有說乎執其亦未始有說乎哉有說
則不異于數音無幾矣此箇有謂之有當重看乃有心之言
自意見
生者也

唐荆川曰此兩
句雖是設喻以
明是非有無之
理然此語極天
下之至理前乎
此子未有此言
也後乎此子亦
未有此言也可
謂十百年獨到
之語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大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
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
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先謂之言下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
亦可稱壽彭祖亦可稱天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却有至理蓋
大小壽夭皆夫入意見所立之名一受其名便有封畛不可
通而為一若論同自太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
我一体混合為一曾何大小夭壽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為一
矣且得無言乎執此有字亦當重看然已謂之一矣一就是
言也且得无言乎執此由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為二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二又將此
二與一相對却便成三此皆說話不消與他思出箇理來只
是言有言之後逆相生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
萬雖使巧于算曆之人亦且不能算其未盡之數也而况其

萬雖使巧于算曆之人亦且不能算其未盡之數也而况其

即子玄曰莊子

所謂物論蓋持

衆技而言百家

而不能相通然

天地間自有一

便正經道理議

命不可少者又

不可與百家然

技同命故又著

此二說

李士表曰自六

合之外至陳楚

以明神聖之教

與諸家不同此

是其胸中大有

分曉但不明說

破耳

允者

天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有有珍音請言其珍有左有

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夫道無往而不

未始有物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個

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為是有有珍也這是字即未始有物之

後俄然下箇無字有了無便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對故有

左有右倫義分辦競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義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

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

也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則不立

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

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以春秋

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非非聖

人辯而不辨議論三者何異論是雖說道理議則細較長

短辨則彼此反覆聖人所以如此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機

也小知間聞日以心聞與天下相持以衆勝胸中已自無見

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力也者有不辨也何也聖人懷

之衆人辨之以相考也陳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若不

欲自見衆人則辨之以相誇于雖然遠非誇示來以自見終

是不見如惠施公孫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繞

統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辨也者有不見也

夫音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音大勇不怯音

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

王荆石曰此章

止其所不知句

最為奇蓋推

到未始有始也

者則矣無所容

吾知然而獲其

知于不知則是

復知于嬰兒復

知于死極復歸

于太朴了此至

人其孰能之哉

一

此後引喻自聖
人結歸至八大
樂結輯與運道
編同

相則不謂之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而道而昭然分別名
則必有不齊謂之道矣故曰言力而不及仁者無所不帝當繫
一邊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微之行也廉
而清則近于好名而不實故曰兼清而不信勇而害人則純
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為勇矣故曰勇怯而不成五者之
德其机本固若昭為辨焉常為清而枝焉則大露角主幾于
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也故人解止其所不
知雄其辨以相示又孰知有不知之知也何謂之謂之天府
即蓋不言之力不道之道即不知之知也何謂之謂之天府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自來人能知此則是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者何端之有
何竭之有也
之謂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
何故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
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於日者乎
葆光之人不起爭
辨不見人我竟伐

宗膾胥族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大道黃之若
謂夫三子者存乎蓬艾之間也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
面而不釋然何哉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
廿一出則一照並出則並照乃天地無私而况至人無私又
進于日者乎實之不
办而照以天可也

驚缺問乎上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音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音溫寢則腰疾偏

死音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恂懼後音猿然乎哉三者孰知正

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音且且音即狸狌音蛇帶音也鵲音也鴉音也鵲音也鼠四者

孰知正味後編音編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音詳麗音平

郭子曰嘗試言
之者以其不知
故未敢正言誠
言之耳魚將松
水之物所同成
謂之知然自為
現之則向所謂
知者後為不知
矣故卒民顛倒

一

卷之

上

三者以明万物之異便次至民之類粗四者以明美惡之无主又客族偏聚純鱗魚毛翬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

唐荆川曰至人不知利害此便是死生為一條也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泛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兇利害之端乎

瞿鴟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夫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哉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

知難使黃帝所

太早計見卯而求時夜兒彈而求鴉

之加失惑如

之女以妾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胞

不得至人田地

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也

便輕易許之

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說

知方見鴉加未

死之非若喪去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彈雀尚未飽止

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

便求鷄炙下小

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

太早討子我試

旦而哭泣憂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

安意而言至人

又占其夢焉

之何如之慈文

又思知乎死而

孫大授曰

又思知乎死而

有知不悔其終
者新生之夢
故以麗姬設喻
又以夢覺無看

皆夢也。謂如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鈞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世故為事也不善求無求於世也不緣道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孟浪不著實也。瞿鵠子言是大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人所知。雖使黃帝所之亦加笑。或如子所言之人身分尚早到不得至人田地。便輕易許之。俞如方見鷄卵之未捕子便求候夜方見彈雀尚未墮。先便求鴉。不亦太早計乎。我試妄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妄意听之何如。奚者何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蓋至人明並日月道貫古今與造化相為體合。故曰。日月鍊宇宙為其體合。且爵祿不入其心。而此生無變于已。故曰。置其滑滑以謀相尊者。世情上事也。言世人只習知上昏。馳逐於榮華。利之場以分相諱。以勢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尚何相諱相尊之有哉。衆人役聖人愚。范此道情上事也。范渾范之貌。即老子所謂衆人役聖。我獨若昏。衆人察。我獨悶。衆人皆有以我。我獨頑。似鄙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成純。全之成德也。言彼之純志。

直與天地同其悠久。然則所謂生死者。信乎其无變于已也。則夫瞿鵠所云不純不變之行。又何足言哉。且生者。在夢覺耳。萬物盡然而已。是故蘊積胸中。又不自解。則生惡先受起執情。予惡知大悅生之非惑。耶。予惡知夫惡死之非弱。夫生者。寄也。死而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得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夫死而有知。不惟其始者。漸生之。發乎故。以姬上設喻。又以夢覺照看。先生言人生處世。一夢耳。歸還造化。反以大夢方覺。今在世說覺皆夢也。說覺是夢者。亦夢也。必有大覺者。而后知此為大夢。愚者自以為覺。竊然知此知汝為君乎。知汝為牧乎。如現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却是至怪。故其言也。名為小龍。弟至也。使萬世之后。而有大覺之人。見我如此。見解典。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以俟之。而不惑矣。嘗觀古之達人。皆以還於造化。為大解脫。大了當故。伏氏以涅槃而為至樂。其言曰。生滅已寂。滅為樂。蓋必平日於性命根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大分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成超然。獨存者。在然后。可以言樂古之至人所旁。口月扶宇宙。而乘雲霓。御飛龍。而遊夫四海之內者。蓋是物也。若也。聖倫無功。派浪生。死於其所。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耗散不存。時時之朝風火。倏至。顛沛而離。遂至淪落。

文道林曰上既

常若海永失真性惡
得謂之大覺乎狀

言火行方世之
后過大老乃知
其語因此又作
一重議論言我
也若也人也三
者俱不相知也
而何須待彼也
和彼即大老也
大老即是不知
之知不言之辨
和之以天者也

陳詳道曰天倪
則是與不與然
與不然或云无
與不然或云无
與不然或云无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
勝若。不若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
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下音烏。能正之。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既同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矣。而待彼也。耶。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
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

之相持也。待與
耳。其相持也。與
待即上待彼之
待振也。言其
終下无。而巳
神首言。固畢矣
何如。答曰。此中
无。事。竟。此。即
無意之說也。

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音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再作一重議論。看此甚辯。辨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
虎。不能相知。人亦彼若。與我。瞞。受其甚。闇。暗。味。不得明白。
將使就誰正之。料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我這邊的人。正不
得。使異乎我者正之。他是我那邊的人。正不得。將使與乎我與
若者正之。他是別立一說的人。也。正不得。將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他是兩邊到的人。也。三不得。如是。則我也。若人也。三者
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來。耶。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大。聖。大
聖。聖。潤。難。遇。然。他。却。是。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辨。和。之。以。天。倪。
也。就。是。和。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不。是。然。彼。之。不。然。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無。辨。聲。之。變。化。或。是。或。非。不。能。取
正。必。待。於。彼。固。也。若。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儘
可。優。將。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分。和之
則分而不分矣。曼衍。即。游。衍。之。意。不。特。可以。忘。年。抑。且。可以
忘。義。蓋。義。主。分。別。無。辨。則。義。亦。與。之。俱。忘。振。諸。無。竟。言。鼓。舞
振。動。應。事。無。窮。也。寓。諸。无。竟。言。吾。身。亦。可。寄。於。无。窮。
若。日。與。人。爭。是。非。較。人。我。則。出。門。有。得。安。得。無。竟。乎。

林希逸曰一節
叙論已足乃以
二壁爲作結

係大後曰南華
夢蝶孰究非同
非與是查有物
生先覺者之不
齊而終切于物
化一物一形也
萬形一化也
化一神也神而
明之安而通之
孰爲和孰爲我
夫是之謂大齊

罔兩間景

影曰

影曰

子行

今子止

景子坐

今子越

何其無特

操與

音余

蛇蚺

音同

翼邪惡

音鳥

同識其所以然

惡識其所以不然

昔者莊

周夢爲蝴蝶

栩栩然

蝴蝶也

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

則遽遽

然周也

而不知周之夢

爲蝴蝶

蝴蝶之夢

爲周與

則遽遽

然周也

而不知周之夢

爲蝴蝶

蝴蝶之夢

爲周與

蝴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謂物化

又待天知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我待彼彼

而自足矣

罔兩間之濔濔者間于景曰子之行止坐起卒無

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

景曰我不能自主有待而然者吾之所

待者其蛇之蚺翼邪惡

蛇蚺之翼邪惡

蛇蚺之翼邪惡

蛇蚺之翼邪惡

蛇蚺之翼邪惡

乃所以然不然則不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耶

這箇所以然的造化或在彼或在我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我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我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我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我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我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我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我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我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我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我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爲在我者不知其爲在彼

取証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蝴蝶也栩栩然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志矣而不知蝴蝶是夢夢之莊周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之蝴蝶然則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爲覺後之莊周故口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是兩箇頭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古今要竟混融爲一也蓋又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然不知反於大覺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所以去所以不

[illegible]

郭子玄曰形者
生之所托神則
爲生之主虛无
之道是爾以養
其神者也世人
徒知養生而不
知養其生之主
養愈至而形愈
失故真人論以
无以有涯隨乎
无涯應乎養生
之旨矣夫以適
存恆者无心於

內篇養生主

內篇養生主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量以養傷生非養生之生也若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蓋與君者吾之真主人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日夜與物相辨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之止可謂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即使利害不驚於心而生

先無交於已然後謂之善惡生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音智下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交萬化則無涯盡此簡思慮神家謂之識神橋弄主人無有休歇永加禪師有云損添財成功德莫不由他心意識痴人喚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涯之身隨無涯之知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計將箇主人相办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豈不殆哉言瀕於危亡尚不自覺也若缺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而猶自以為

善惡以虛持物者何有乎形名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延年之理有在於是

陸西星曰：物各有理，順其理而

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矣。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體本自清淨，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宜有。况淺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宜虛淨，淡寂冥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惜人不思善，不思惡，待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妄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速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如此看，即上不思善，惡便是善；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督為中。訓玄教家此督脉引起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耗，修氣益，然後可以引年。此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喻，注于書論性宗，處居身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体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用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去声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有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居彼秦呼歷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桑林

處之則金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為言若騞則牛也神騞則刀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可以致各得其理而已

所倚居彼秦呼歷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文會惠君曰謔然善哉技蓋至此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異

和子玄曰：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刀若新發則利則利

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按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軾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族者新發則利則利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及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及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及又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及若新發於硎雖

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字林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

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字林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

至千善刀而藏
則應物餘歛
知顯光物遂其
適事及其理而
吾之利未嘗
或虧是以各
之要虛靜為先
非虛無以全神
非靜無以復
性金令浸養生
之能事畢矣

微謀音獲然已鮮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瞻音瞻音
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
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刀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
觸刃之所倚定之所履膝之所踣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素
刀之聲若然獨然然皆中音律索林首經古樂名庖丁解
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詰而善之語嘆辭也庖丁言
臣之所好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
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
無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脉骨節各有虛實可
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云云良庖歲一易刀有割切尚用力
也故力久而會傷族庖月一易刀衆庖技劣不識卻磨一週
大輒便有毀折而臣之刀以十耳為率用之九牛所解不下
數下牛可謂動且久矣而又若新發於硎若刃如故則砥石
也彼節者有間而刀者無厚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節常見
恢乎其寬哉游刃有餘地矣又焉損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
見其難為族聚也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離熱

焦弱侯曰人遂
物乘其機事拂
理得失交患生
能無損乎所以
澤雉不願畜樊

亦又林然驚惕寧視上規運其機導微其運動唯恐一犯肯
綮及其謀然已中則如王之崩委於地提刀四顧瞻瞻滿意
細看刀乃曲成磨濫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又動
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疎恐
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撰寫庖人情
狀宛然盡筆末結一句有萬鈞之力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音乎介也天與音下同其人
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音字也知是知

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音百步一飲不斲音斲音乎樊
中神雖王音不善也音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則足之人即
龜易遊於穀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者而胡為

胡介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常人不
則而彼獨則之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
之生也蓋皆天與之形人與之貌故之貌有與也然人皆
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充人
如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若外物以爲其神澤雉十步

一孫百步一飲一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為夫籠中蓋以神
雖王而山有驚擾不善也今右師處于樊籠之中不及澤雉
多矣可謂善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于其身

老聃吐藍 死秦失弔之三號平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和曰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回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哭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循天倍情忘

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

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薪火

傳音專 也不知其盡也大至人無思不以忘亡之情係乎其人

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於故而然之却說老子死而

老幼哭之皆盡翻哀者子有不是處又其所以會合人心

和子玄曰老聃
大至南華所師
施云死者示人
安時處順中常
得終而遇形飛
化之妙非世所
測吾人之死曰
神是已秦失弔
之而三言已為
方外刺漆太弟
乎此不祇死疑
遂告以未未適
大友之勿相是
謂帝之懸解造
物不得以係之

矣及為薪之理
者大傳元旁只
義形之理神全
不察有終終干
有尺在我不得
不養是以事貴
乎全而煨之形
齊全必則神无
謬者出有入无
何往而非王伏
而得之而聚氣
母黃帝得之而
怪雲天傳說得
之斷箕尾而北
列星太上云死
而不止若壽

者必有溪干用情之虞故不求嘗而嘗者自至不求哭而哭
者自至適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
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非至人則
遠天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者型也蓋理之一成而不可
易者兩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議論今人則不然今
人但以生此係念於是生而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
情也死生一來去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時也子指子
弟而教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
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無涉於已者如此則音之縣解矣

內篇人間世

夫道非絕俗也德非避世也明夷養晦和光同塵世之
 出於莫不繇此大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
 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
 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旨深至於積伐才美以紀人怒
 又處世之所最忘者篇終反喻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
 用此老乃平日受用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
 至人無已
 中得來和

召吉甫曰頽回
 欽仰已俯道夫
 子不許思維多
 之為擾而不放
 也先存諸已而
 後存諸人則先
 適不可今則存
 諸已者未定何
 暇至于恭人之
 所行哉

頽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
 年壯其行去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
 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
 之醫門多疾頽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諾若
 始拙而刑耳夫音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愛愛而不救

陸西星曰名勝而安古智角而爭出二者凶器非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

支林曰若惟無詔王公句絕詔告也汝唯尤王公則之言則必且乘人而間其捷云云皆指類子也劉涪溪曰月將第之色將平之

高橋極一時流道之狀此射方說士大其為我芳廷強求退之不去現暇身之辨

古之至今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恭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下同之所為出乎哉德蕩夫名知出夫爭名也者相軋反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音未達人氣名聞音不乎未達人心而彊音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去聲有共美也命之曰蓄音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下同有共美也命之曰蓄音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天苟且為悅賢而惡不肖音惡鳥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又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英音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又死於暴人之前矣音行獨言独行其

知不恤眾議也輕用民力以國豐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無所之也治國之亂固就之去之即立不與易之意就之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去之即立不與易之意就之猶俗所謂險也若待往而刑言放殆危於社而後就戰耳殆也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則難則多則擾則憂道難而心憂者自致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之失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亡以知相軋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夫名知出夫爭名也者相軋者也知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及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德厚而信音貴乎達人之器名聞音不爭者貴乎達人之心若前則人將惡汝謂汝之有其美也有者自見自是之意蓋又人之於我素心加敬誠服去後吾之言說可行苟為不士則人將謂我暴人之惡而貽害于彼者故命之曰蓄人者人又反蓄之若不凡於為人蓄乎夫彼衛君者苟知悅美而惡不肖則彼固自有賢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推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以智巧闢汝未勝汝

於其時日將焚之焉而賊惑色將靡焉以求平口將營焉以自解容將靖焉以爲恭心且曲焉以順成大後將翻捷而汝以是成之則捷者愈捷以水救火如以大救火轉增其勝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死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厄窮夫君子之于君也信而後諫未始則以爲諫已也若待以不信厚言則文淺言深又死于暴人之前矣附謂殆往而刑耳者如此

且昔者桀殺閼龍逢音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紂

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子礼之是

好去音名者也昔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音國爲虐厲身爲刑

戮其用兵不止其用實不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問之乎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音而况若乎音昔者桀殺閼龍逢紂

是皆修其身而下偃音民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修而脩之曰是好名者

王以夫曰龍逢此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節也故其君格之不款合臣有時君之召也天居者義使皆效有德非徒恩欲乃受求名臣所求者非其直也惜名欲之居雖受死焉不去勝化也

也名也者相觀者也華之門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虐厲音是謂求名實者也而况若乎音昔者桀殺閼龍逢紂是皆修其身而下偃音民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修而脩之曰是好名者

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音我來頽曰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

乎曰惡惡音可夫音以陽爲充孔揚米色不定常人之所不

能造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

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音其庸詎可乎音雖然

其志氣而繼一其德性可乎音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夫子曰

惡音可哉彼之爲人也意得而氣滿陽爲充積孔揚之色惟

其色莊也故采色不定條而敬條而忘條而忘條而怒左右

之人莫之敢違往之助之爲唯因撫人之言語以爲成案肆

扣子玄曰頽強之甚人以執事乃柳極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德心雖小意不無哉音其本意執而不化即汝之端虛勉音外合而而不訾此未足以化之也

日漸之德尚不能成而况人德乎哉

然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

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斡乎而人善之斡乎

而人不善之邪音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

者與人之為徒也音邪擎拳曲踞其里反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

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

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直革反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

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音鳥雖固亦無罪雖然是耳矣夫音伏

惡音鳥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音鳥外曲直順直也人之生也直而內

陳詳道曰類同更說三條仲尼左以為未可意謂與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宜耳雖未弘大且不見各責於此則未以其缺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則與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以天言彼以天聽其愈其弗一應何然以已之私意斡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雖一不發一聽之天而不以已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謂之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循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之為一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自已聽寄直於古人故人聽之而不為謗回之思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總當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去聲若有而為

之其易去聲和易之者俾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

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祭祀之齋此非心齋

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心無聽

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鄭淵川曰夫子告回只一虛心便寄物无心順物無情千古至聖之根宗無出乎此但諸家容易看過故不說其妙耳

杯希便曰樂公之愛在利害害之純不遇死已而亡故夫子以生死火之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去声諸梁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

有空缺則容光又照而生故曰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關而生也惟此虛明能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奉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者止之及所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為馳騁不已身坐於彼心逐於此所謂害悔者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之耶夫惟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欲藏于內心知是則虛靜之德不為物交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於是則鬼神來舍而况于人乎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此以為樞紐九行以終其身而况其散焉者乎凡處

使美滿成光无古爾者也亦也批爾樂元欲清自謂報勞苦非有求于世雖家入亦站何至內無飲水若食利務外者乃則害思之為害說并甚苦切

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藏音無欲濟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音平吾未至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又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楚使樂公之客諶有與

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各王之待使也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親雖盛重而情實疎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况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昔樛焉晉聞諸大夫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欢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欢心則事固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以下句解見上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

孫大授曰大成
即大經大法為
人臣子者固有
所不得已不待
已便是義命此
生念頭起于有
我不知有身則
無我矣無已死
生無變于已者

以夫音扶下事其親者不擇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夫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天下
戒謂人問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
命自其職分所當為者而言一曰義命行于父子故子之愛
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逮于
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其愛其順其逆不擇地
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其行其義其
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
在已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因物有遷而忠孝
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不為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
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奈何
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命所其自熱也如此乃為盛德之
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子
行吾有事之實不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有其身

唐荆川云上言
臣子之命以解
其憂或則教以
為使之通曲以
入世情狀世
世故者方知有

也不知有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哉蓋生死念頭起于
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已死生無夜於已
者樂公其以足
而行則可已矣

丘請復扶反以所聞九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言必或傳之夫傳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
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九溢之類也要矣則其信之
也莫其則傳言者欽故漆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

全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固也
本固不須辭令一見辭命便相靡順外交鄰國也鄰國涉遠
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已之心以言告之可濟事也故言必
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同相善則又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
多溢惡之言九溢言過實多近于安則不能不起之疑
故听者疑者疑義听言者疑則傳言者又受其怒矣故法
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忌其
疑而生拘也如是則然乎其全矣

工刑石曰此段
故以事為謹始
蓋天下善終者
少始焉善者而
後終以不善終
之以始不善乎

琴瑟星曰先言
處世之難後告
以勉之、附

唐劉川曰乘物
以遊中托不待
已以恭中休前
章入則鳴不入
則止之意

授大授曰莊子
處世無非不為
物先不為事始
不待已而後立
有君必友實然

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
始乎治去常卒無亂泰至則多奇樂九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
御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臣言者風波也行去者實喪也夫
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念設無由巧言偏辭欲死不擇音
去氣息第音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
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可不慎與平且夫乘物遊心托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始乎諒常卒乎諒初以誠信相結既乃
故始焉苟簡從事而其終也遂至于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
故其將畢也臣君子懷此永而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焉先

先之大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
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
則易取殆辱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無使
巧言者基之巧言偏辭不擇正理漫然失口而成喻如懼
之獸不擇好音氣息第然而出於是聽其詞者並生心厲愈
所由生職此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艱險剋核太甚
人皆苦其不堪則又可不肖之心應之應雖在彼致實在我
早自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吾將不
知所終也已行可不慎乎哉為使之道言又稽其使契行又
慮其昭終故法言有之無近令无功成承君之命而來傳其
常情而已不可率易近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
遽勸成蓋以過度則益則始事且使以傳兩君之好成人
之美者必優游漸漬而深交之然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
久若一言憤事兩心生厲惡矣一成改悔何及故曰惡成不
及改可不慎與吾子若舐乘有物之感而游心于無物之天
托于策命之不待已者隨分自盡當養吾心之中使其不偏
下倚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假謂
還報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取又于知為之未而不循天理
之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其難者豈
易耶人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應而能應

苟為不然則臨事而眩
雜援而愛者抑又多矣

王制石曰類
將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不入而和不出
達虎怒而捕其
精皆所以明世
患之多端外物
之難及在方微
之上烟燭光微
進退以又可也
王制石曰通篇
所皆以交推
街莊子有言明
手權者不以物
害也
孫大授曰建寧
三喻欲使量已
量人無代才美
無他怨心然后

類閻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
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戚為崩為蹶心
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
且為無町徒而哇亦與之為町哇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
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鏗卿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非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記

也
諸伯秀曰此雖
論涉亡之術在
在無用為用

諸伯秀曰此雖
論涉亡之術在
在無用為用

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去其殺之
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
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
以筐盛矢以賑盛溺適有蚊蚋音僕緣而附之不時
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者降殺之殺有人即太子也
天殺者天薄其賦使之无德也方法度也言縱其敗度將來
天危吾國一以法度使之則備不旋踵且彼和之適足以臨
於他人過失而自已不知吾其奈彼何代伯玉於是蔽之以
戒慎教之以正身蓋正身乃神人之本而戒慎云者方乎其
防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
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為調和誘道之意乃為
岸之雖然二者尤竟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
一味依阿兩悉相入无間則連身就倒且夫而為顛為戚為
崩為蹶和而出者場已之誅彰人之過則民自取疾害且失

李士表曰曲錄
標社以無保為
保申言材之為
累而世人弗悟

而為豎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與之為
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繩準也無崖言無
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竟有可達徐如
點化入於无疵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典之為
者非故緩之也正欲得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粹之
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而
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續伐已之才美以犯
人者不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以生物怒
其殺之怒也不敢介以全物怒其決之怒也蓋虎一怒
則咆哮誰制時其飢飽鮮其怒心順而怒之彼雖異類亦將
與養已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
者盛矢以筐盛溺以瓶適有蚊蚋聚鬻則當僕之綠梢而去
之若使馬性一劣將缺銜動碎胸首絡轡之具而不存寧
顧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愛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論
試使量已量人無伐才美無
犯心然後先道之儲可傳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挈之百圍其高臨
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

往持材求用
而不察小度宜
名顯而妬資生
則斃而偏至
雖欲保其材
不可得也故
謂大意在乎外
適世而內全真
適不為而物自
上
郭子玄曰不在
可用之數曰散
木可用之木為
文木物莫不若
是者物皆以自
自傷也

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矣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
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也曰已矣勿書之
矣散上声下散人同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
毀以為門戶則液樞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法若是之壽匠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此予於
文和夫祖查梨橘柚果蓏力果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世此以其能若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上声自培
割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
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
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

之微人又惡知
也弟子徒然其
以爲社自來
取取于無用而
匠石謂社自來
寄耳非此木求
之爲社也以此
不知已者詭方
言此本乃以社
爲不知已而見
爲病也豈榮之
哉本自以無用
爲用雖不爲社
亦終不近於斲
伐之害也

石覺而軫其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耶曰密若無言
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詭方厲也後音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剪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見夢言改謂子
不材惡乎此予我將此予於文木即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
無幾矣今夫粗梨橘柚果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
剝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若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
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如是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
又因久得大乃今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不剝即辱且得
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爲櫟汝以有用而爲匠我與汝天
地間皆物也奈何哉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
况凡物之理有用者多不無以自全也則汝雖有用亦凡死
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人匠石覺而軫其憂弟子進
曰彼既以無用爲用一取死之散人匠石覺而軫其憂弟子進
曰汝尚密而勿言彼直寄焉而爲社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
爲不知已者詭方且彼衆異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
之自保者獨與衆異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
全是亦一義也但櫟直不爲是焉耳

趙以夫曰前論
人木不材然天
年次論則氏楸
伯天爲斧斤以
材爲之患是以
聖人神人爲之
用致之爲尤深
藏之爲尤密故
無用而用之以
通不才而才爲
之使則遊人世
間而吉凶與民
同患者尤不可
不知此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
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又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仰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咕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已子
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此至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猿之杙者斬
之三國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圖八圍或人富商之心求
梓梓音傍舍上
梓音傍舍上
善音傍曰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
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
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

大祥也

商丘之地有見大水焉有異言其大異于眾水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籍蒞之籍蒞也木之大也如此

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視其根則如輪軸之解散而不可以為棺槨舌氏其葉則口為之傷鼻嗅其味則使人狂醒如醉三日而不餓已然是果不才之才也故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不才故精神疑固人不壞而可獨存也若夫宋之荆氏其地宜楸柏與桑固亦有大有然其地而上則承

但狹之枳者斬之矣三園四園則求高門之譏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園八園則貴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擇傍者斬之矣

禪傍棺之全邊也是皆木以材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

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顙者騂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故故不可以祭何此在巫祝則以為不祥者矣而又不不知神人則以為大

詳者狀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有高於頂會音撮子活拈天五管在上兩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有高於頂會音撮子活拈天五管在上兩

解音為脅挫鍼治緋反是以前口鼓笑播精足以食詞十人

詞十人

劉樂曰只數句頃挫起伏抑揚无限雋永

二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

功上與病者栗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

其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鼓笑播精鼓未出雖解也一鼓可食十人言臂健而力逸

也支離之能有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雖攘臂而下徵蘭其

廢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役其身也上與病者

栗則支離受三鐘與十束薪優其賜也夫支離其形猶足以

自養而終其天年况支離其德者乎不自見不自伐哉其用

於不用代其能於無能故得免世而自全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與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勉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補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

林希逸曰引接與之歌以祛憂養終世有為之亦以壯人志物尤厭之心結以山水膏火桂泰之患警世不切唯其知世

之難可以知世
而無難矣
陳蔡處曰此蓋
因論語所有傳
以訛侮聖門也

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水自不也。膏大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也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今聖世
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乱世而出。何如其漆之哀。已將欲開太
平於萬世。挽淳風于三代。耶。來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下无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
而已。鳥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生禍也。福輕于羽。殆易于
舉。植重於地。胡不知避已乎。已乎何暇。臨人以惠也。殆于殆
乎。何又盡地而趨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
行卻曲。胡自枉其直。而傷吾足乎。山以生木。而自戕害。以引
火而自烈。桂以味辛。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
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為身害也。此篇
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是方壺方史。重宣此義。而作乱辭
人世說難。回也請行。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殆往而刑。胡以彊絕。王公乘開。而日將焚。
未達人心。割于殺。求實無已。
曷揚於庭。內直外曲。
不信厚言。內直外曲。
技戶寃兵。

政多不謀。及化胡能。入隨其樊。一宅而寓。耳目內通。靡翼而露。虛屋生白。行終義九。飲水內熱。惟命與義。行事之清。匪則攸聞。無傳其溢。巧言偏辭。風波易動。寧不殆而。若為致命。伯玉教之。形莫若訕。和不欲出。匪類匪類。
庸以氣聽。無門無毒。不入斯去。無地而行。暗彼闕矣。萬物畦化。心乘裸之。天下大戒。忠孝之至。悅生惡死。類忘寶難。念說無由。不肖應之。遷令勸成。時心養中。頽闔傳儲。戒慎不逮。心莫若和。與彼无畦。
及化胡能。入隨其樊。一宅而寓。耳目內通。靡翼而露。虛屋生白。行終義九。飲水內熱。惟命與義。行事之清。匪則攸聞。無傳其溢。巧言偏辭。風波易動。寧不殆而。若為致命。伯玉教之。形莫若訕。和不欲出。匪類匪類。
回尔心齊。无感其名。相入則求。外於心知。惟道集虛。吉祥止止。葉公使齊。兩也生疑。不擇而安。而忘其身。言或傳之。則幾乎全。剋核太至。實喪易危。何作為報。處始令終。正汝身我。就不欲入。與彼嬰兒。幾則達之。

紀才非美
煌輝可美
無學養馬
闖前狂馳
乞為社操
鳳兮鳳兮

犯順奚宜
意有所至
拊之不時
處世全生
頭學支離

養虎可則
愛有所遺
缺春毀首
無用者奇
彼漁之哀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鳳兮鳳兮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卷

內篇德充符

莊子

魯有兀者當作介者王駘音從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

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處

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和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立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

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

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仲尼曰死

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反旁服墜變將不與之遺審

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自至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元當作介與前養

生主篇介者同誤

是乎親所一遺
所卷以見滑道
者亡形

焦竑曰此老
耗元者以明已
之耐滑不存乎
形而在形形乃
一生受用得力
處

襲象書而作元理或然也王貽魯之介者也其人蓋能遺形
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故常季問於夫子曰王貽立不
教坐不議而弟子從之者半魯國且虛而往實而歸充然若
有所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下而從之彼介者何人也而勝
于先王則與庸人殆遠甚矣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曰
彼之用心豈常人等哉常人不能已往性牴牾於形體之私泥
生惡死橫起貪着迷夫真宗去道遠矣之人也雖死生事大
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燼而變亦不得與之遺上謂遺
變於彼何者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其在道中為一物幻妄不
常皆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空真性空真體審乎無假不受
變成超然獨存故不與物而有遷化既不與之遷又焉得而
與之變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生張萬化
執其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
故上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
視之萬物皆一也夫音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曰乎
德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

李士表曰唯上
能止衆止明夫
以衆而未鑑元
之通也

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寂之哉仲尼
曰人莫鑑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
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為物所矜栢松
栢之於衆木充
舜之於百姓豈
特以正生為幸
幸在能正衆生
而門之之生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來名而能自
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駕六轡象耳目一知之

精福非所不帶
故擇曰假云
我在我何前與
物為事哉

况知而心未嘗知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
肯以物為事乎

陸西星曰可以
理會先生學問
井間於此發出
當時西竺之經

常季蓋不知也故以何謂為問夫子曰子知異
與一乎萬化即異也根宗即一也自其異者而
現則肝之與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以為膽不可以
為肝猶之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視之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
既同一根宗則一同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
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游心于流之
和既游于和則不見有此有彼有得有喪得亦莫非一而得
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便

本至而佛法已
在中國執調佛
者莫依之一法
也哉

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彼之用心若是而已常季却道彼之
為己者不過以知得心耳蓋審其無假而守其宗是以知得
心也夫心亦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獨最於彼哉夫子曰
人心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異但彼守宗之心定心也人人之
心動心也彼人莫取鑑于流水而取鑑于止水者以求寂焉
寂也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故受命于地則松
柏居天下之大端何者冬要青春是松柏所以獨異于衆木
也受命於天則惟舜也正何者率正具生以正衆生此舜之
所以獨異於衆人也觀此則介者之而可知矣正如冬正性
命之正生即正性也觀此則介者之而可知矣正如冬正性
始之微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
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又况守宗正性之人
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微也將不能一生死而命物化
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下此四字着他奇處官
如五帝官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與天地萬物同出一
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散則為萬聚則為一一直寓寓此于六
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人皆徇象喪心妄起知識是以心生
于物而死為物今也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者此非
得保始之微有不懼之實者孰能之哉如是則信受能命物
之化而生死無變於已也已之人也得道人也將擇日而

四

呂孝甫曰申徒
安命而忘兀德
充內省先賦下
外也子產將位
而歸元心狗乎
外者不明乎內
也不當亡者衆
不當存者寡此
蓋申徒論足之
存亡言人之處
元知已過而安
之者少然有幸
不幸一歸之于
命耳則知申徒
之兀出于非罪
者也

假笑登升也假至也如書言陟方道言與適合真之意人之
從彼就我足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且何肯於人則以
物為事既無肯則
何以物為事哉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

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我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

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

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者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

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屠嘉曰

支道林曰遊羿
毅中莫非中地
設有不中幸免
耳人處世間莫
非憂慮前得免
患幸耳而人
因以其幸矣幸
之不幸我猶有
怒不忘已也雖
然而反已亦忘
矣不知先王洗
我以善和則彼
已俱忘物我皆
化何喜之可動
形骸之可索哉
譽之
之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
笑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
自狀其過以不當區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
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
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也我悌
然而怒而遭先王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王之所以先我於
善和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
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楚然改容更
貌曰子無乃稱不亦過乎復映前面過字於是子產更貌改易容稱謙曰子無乃稱稱謂善于稱述蓋服善而

知也夫子却說
務學以補先王
之得故無此典
老聃秘議之
陳詳道曰物為
焉則未足以終
其生也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者
責其不謹不及
天地也無趾出
聞所聞而出全
其無為也彼何
賓以學子為
者怪其方復學
於老聃也夫尹
心者人學亦學
然古之學者為
已今之學者為
人其發也遂至
于為人之所為
矣
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
反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
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
之扶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
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
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
胡不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
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尊足者存則視棄其足者猶棄土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尊人全
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見前非別永釋補頭上安
頭此種學問名教中人譚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
無趾與老聃秘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猶未邪何賓以恭

李士表曰先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乃金書大旨

李執音云夫儒者退而修己出而行道焉可逃者悲哉不知已也



敬以學于子為也彼目為善救惡吸之為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己之枉枉蓋枉枉乃手足本無之物唯被刑之人乃或有之一有枉枉反學脫幻異常故至人無已聖人無名其有名者翻為枉枉又欲解其枉枉又須反其所見之異者而同歸于一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以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是焉得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名皆是詭名也此箇不二法門只是解粘太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縣不詳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

如此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盍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

位才貌舉皆先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也是何人也疑其所以動人者何在徒子之言乃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母愛以使其形者為本戰以武為本行以足為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耳

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君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暮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辭寡人配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邱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惡人醜貌人也人之死無祿而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濟乎人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也惡駘天下言可驚託也和而不唱不見其能言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而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皆未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狀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媿其不若也邱憂也若有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也而能使八愛戀若此

王元澤曰周以禮義飾以柳

仲尼曰丘也常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若

二一七

卷之

二

三

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恒終也若戰而或則非正命故曰終也才以形目不待何以能全房何聖物之能不愛其終也此章孝上文往子食于父母起喻至此重疊喻以結之不遇休容應充于內者无假于外應假于中者外歸无益也

吳衛曰二章調意深至微形解亦清通无碍諸家自發

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至也不以翼形入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窮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耳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言德則指其成於已者而言不形者一而

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其賦於天者而

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數喻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者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林希夷曰水之平流德之和也

是而修之已而成功曰成和之修物不能離又辭不形之意即一而不分先生無愛之謂也

使日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吾恐吾無其實而輕用吾身而亡吾

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交而已矣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死生存亡

窮達貧日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始規之言求也然但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合和融一而不可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于德之和意蓋如此故不足于滑和者不可以入于靈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樞之全歸於是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通于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不失其和兌即和也豫亦和也此便是滑和

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者不失此和而已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卻者不受而還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卻無卻則不失其元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常人不知命運自然不肯安受只一卻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見其日夜無卻與物為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閻音金支離無脈音說齊同衛靈公靈公說音悅下之而

郭子玄曰靈公視無脈為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至人附形與物無際譬乎大幾獨成其天是離忘人之所不忌而粹美所切有不碍而靜

視全人其脰肩肩。瓊養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

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閻說曲說也無脈無聲也瓊養大癭之狀項癭也

也脰頸也。有細小貌。二子醜惡之人。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視全人之不如所以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故觀之。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而在己若忘。則又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己若不忘。則又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則其忘也。是謂誠忘。就忘一字上。翻出自已學問。而以聖人證之。忘聖人者。誠忘忘所不忘也。其心有所適也。以知識為學。子而不親。以誓約為固。而不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居何也。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然而已。惡用知。未。離也。未斷也。有任自然而已。惡用膠。所得於大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惡有於德。所積于己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惡用。乎商。蓋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用。則遊以天。以矣。遊。以天者。天鬻之天。以下句解見上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

李士表曰。惠子厚於才。而薄于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

情所以深故其
失使道貌天形
不傷于好惡有
情無情常因乎
自然至是則無
之物符彼之兩
盡是非好惡化
於忘言何在乎
外神勞精而以
堅白鳴哉
源大搜曰現惠
子與莊子論亦
却於簡事余未
分曉不知莊子
何與之為

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
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
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
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哉故如則故
而已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
人莊子曰人之形色象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
與之即天與之也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
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將欲其塊然罔然如槁木如死
灰而後謂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
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
子蓋生曰祥謂裨益于自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也惠子窮
其強辯却說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得未蓋情敬之惑六昧
本有介然而生于男女交之友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
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不與之辨却以正

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然完足於
完足中不能順其自然橫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乎子之精
勞乎子之神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不足
却乃因其自然則可矣今也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于無
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說曉然立是非同異于天下茲
不謂之益生而何哉

既不能知其所知而又不能養其所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一轉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又有所待而後當當謂知其當否我今說他為知之盛何以見得直待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是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見得他為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耐待者猶未定也未定言未知日後何如未見了當証知所謂天者非人手所謂人者非天也乎蓋善終者天天折者人此非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為天為人又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養士若然者過而弗悔

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哇

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

徐龜音曰此篇
是論先生之理
欲人打透此一
關如開雲長遠
行千里一連在
斷一念之決不
由他人
陸西星曰此以
下二段是直入
機樞如此一字
一語參透的有

寡一薄也成成全也暮謀也不事也古

根宗受用不足
玄乎妙哉

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遭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厚矣謙以承之而不雄不養士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者物不足累之是故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者皆人情之耐易危而彼處之瘼然不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然謂之登假則與道合真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也不甘其息也深其性定之符也又若此何以其寢無憂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也故其寢無夢凡人之與構為接日以心圖故有煩惱妄想愛若身真人之妄也故其覺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甘苦分別貪愛之念從凡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甘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于內故息一常歸于其根踵即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復之處玄家所謂命帝是也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喉屈服之說迺玄家專氣之要該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古皆不出此冊經萬卷言不徒盡者此老特開一語泄破讀諸子者安得草草看過徒以諸口譚資筆陣即屈服者其益言哇與人談論一無定

見見無定理一見真人心自屈服言心貴也
心屈則言亦與之俱屈其有對益咽若生性

郭子玄曰天机
二字下得最好
凡人形生神發
皆為天机觀后
一段今之畏生
死而求修証者
徒落第二設非
空到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修然而往
修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小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
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死生無變乎已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即解上文出也入
及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訢喜也距逆也修然生來不
難之貌往即入也來即出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
其始自未始有始以來則其終也亦歸于未始有始而已更
不更求今之求其所終者曰吾以修為求證聖果便是有我
則不能與道合真喜而受之受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復
命而死也既曰其出不訢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反蓋不訢
即承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有生之後常自歡喜
快樂初無戚戚不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戚戚為樂而忘
其為死此便是生死無變於已蓋心一有所變則捐道矣道
無生死而人有二
心非棄道而何

王荆石曰若欲
者指真人言果
通物以下引狐
不借數子見後
人之後選人之
達非真人也宗
師笑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顏頰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
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
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
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
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志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
始

終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篤萬感不能撓也其顏頰者
廣大寬平無慘變也凄然如槐滋味冷澹也煖然如春意思
溫和也喜怒通四時則固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皆故
聖人不為愛人夫愛人者樂通物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
世不為愛人夫愛人者樂通物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
樂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何樂之有何謂
有親非仁至人無恩不可得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
非賢推測而知非默契也故天時非賢人處利害之中生

唐荆川曰此再舉古之直人而極言其直形容見其人只恐其有然而已人不知以為勤行勤行則未免有欲速苦難笑善賈羽云諸子中深之又深神之又神筆墨未可淺詳以他畫辭之亦不能得范無隱曰以此章法乃古文高

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倚伏之機奇化故之變利害不通不謂之君子行各失已學求諸已非為名也故行名喪實者不足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之境非華之事人皆徇之而忘其身是謂受役于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磬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聲閉也悅反乎忘其言也以形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縛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為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再舉古之真人而其狀義而不明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也方者易割廉者易割

品但用學生奇刺眼不便書生

劉涓子曰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

陸西星曰此說死生有命者

真人則張乎其虛而不華與自然之貌張者大也邴者喜貌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事其實不謂已而應之如哀駘它悶然而後應之意濔乎其進我色也濔者聚也進我色者言容色日見其充粹也色則日見其進笑而應則日見其止即止于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厲乎其似世而不可犯也警乎其大而不可制似世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乎其似好閑而機絃不可測也悅乎其忘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檢括之義悅者俯下之貌以形為體以礼為翼以知為時以應為循以下句解見上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至此方發

出所以不悅生意死之故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以心指道矣所謂又有人而已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大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習物之情也

天也天者不可不順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

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直乎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又夜而九圍于氣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也此箇實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卓者真君實在於人特以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又也寄休之身而猶愛之而况其卓焉乎人物以天之所子為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少不知君也代天之所子而猶狗之而又况其真為者乎

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天者君也父

唐荆川曰直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命而已哉故証以淵魚之喻陸西星曰此特設論李人更當精心理念所以解帝懸而登解脫者實不外是此

大藏上乘帝錄也

林希遠曰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致誤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示有生理無不遂雖堅澤深固狹有隙乎變遷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患係其不避其咎能藏天下于天下斯無憾矣其乃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避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

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未始而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和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

不得避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

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人能雨忘而化于道則是能遊于物之得趣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無所變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可謂固矣而不知石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

二一九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聖人所遊一化

李士表曰莊子之事游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此數語千

時強有力者以聖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睡者不覺也
是藏之雖得宜而猶有耐避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其所避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何
謂藏天下於天下不一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者知
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得其自然則是天
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我之理又藏于天下之中故皆不待
其所避此便是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蓋一者真實之理也
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永固一得人身便生甚
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中狹其耐居厭其所生若欲克其所喜
之量千變萬化未有極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喜不可常樂
不可極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可謂謂之固耶即此便是
猶有避虛聖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待避者便是不以其身為
身而以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則無天
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
也而人猶效之又况太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
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太宗師執此一者以為化樞故曰一化

大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

古之論道之闕
藏密也生天生
地萬化而未始
有極者何特遇
人之形而竊焉
之乎長上古而
不為老也雲天
而為老也皆真
人之妙用太宗
師體之以為本
民物學使寄之
以為命者也
孫大授曰古之
聖人隱顯不用
未有不待道而
為聖者非特端
常氏至於傳說
而已道為天下
母自天而下未
有不待道而立
者非特維斗日
月而已此其所

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彌常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義得之以襲氣母。維
斗得之終古不滅。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
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顓
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
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至此方說出
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游已而強名之曰道先形
也無為也而却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惚兮恍其中有物查
今冥其中有精其情甚真其中有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
闕密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自有欲
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也信之一字更為闕密千
聖真同此一訣又得師傳方有契悟故曰可傳然而不可

以爲太宗師與

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受，不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之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固存分明，推而未始有始也。者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下，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

孫大授曰：上言

得道此後，萬言

道不易，開元不

易，傳直世道，妙

李者，當時會而

悟之，則所謂命

宗性，祖一，夫穿

過受用，得力，於

不，惟以其文也

郭象音曰：此言

道聞之不易，而

傳亦不易也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

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梁倚有

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

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

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

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撝，撝，撝寧也。

者，撝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

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

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

寥。參寥聞之始疑。始疑聞之闕風。闕風聞之空同。空同聞之圍

天。圍天聞之相里。相里聞之東郭。東郭聞之南門。南門聞之左

闕。左闕聞之無聞。無聞聞之無有。無有聞之無物。無物聞之無

知。無知聞之無色。無色聞之無味。無味聞之無聲。無聲聞之無

思。無思聞之無慮。無慮聞之無知。無知聞之無欲。無欲聞之無

爲。無爲聞之無事。無事聞之無業。無業聞之無功。無功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德。無德聞之無



李士表曰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故為此釋其渾念而開其曠懷也鑄金之命蓋慮常情畏死而不得免

譬指於天陰陽沴厲之氣內干我心間嘗無事扶曳而端于井見狀之僂僕又自嘆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拘拘指病體而言子祀曰一惡之乎惡是惡死子與曰亡也予何惡哉假使造物者浸浸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則予自異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遭故為鷄則求時夜為彈則求鷄矣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得失者存此便是死生無變于已之意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解者而不能自解者萬物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約要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哉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聽我則

則謂為他生之計聖賢傳金初紫羅如頭冷之金亦抵以星而鍊卻不可只謂夫是以至人化天地為爐極吾與之無極何又曰人耳人耳而愛並下得耶

孫大授曰任子此說只說得他一邊通達學問不啻為衆生立箇方便法門意謂川曰段文發出所以當安當順道理談金着身晚洗可愛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

而避之母以哭泣驚但將化者之人也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適言造物者又不知將汝化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也子來答言去則東南西北隨其耐之為則鼠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欲為鑄則大冶者又以為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為鑪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也哉成然而寐遽然而覺而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今夫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鑄鉞夫治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此段又發出所以當忘當順的道理此避無怛化叱妻子

和子玄曰子友琴張弦歌而中桑戶以涉世為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其天窮回不足盡其變天地樂與不遇向其休矣

林希逸曰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論中无之如此或老時極而見以

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挽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咲莫逆於心遂相與交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成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又告孔子曰彼何人者和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和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立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立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相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物

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千數字且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天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起俗蓋世之談矣

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相與于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于無相為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箇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于心以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反其真謂還造化言汝以反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于有身有患也猗者嘆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於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故世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為後儒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如此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曰彼何人也而曠蕩若是若子禮以和行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修行無有無以命之謂不知真作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之外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世法也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于混茫一氣之中以生

趙以夫曰穿池而養給不必大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

為奇故有附贅縣疣之譬死則乃太惠乃解喻如决痼潰癰乃給大决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以哀樂為爭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其託於同解即圓覺經所謂地大水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肉歸之于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在幻身復在何處故忌其肝膽遺其耳目及復始終不知端倪茫然一任來去之自然又烏能憤憤然強世之禮而觀以示衆人之耳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夫子方

劉鑒曰夫唯

方月之說便闊夫立教何方之依于夫子夫子自謙丘乃天之戮民戮民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當與汝共造之有方之外子貢使問何術而得造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如魚之生于水故曰魚則相造于水人則相造于道造之為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忘于江湖無事而造者不若相忘于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于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獨行人矣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異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所謂細行之君子也夫以人中細行之君子為天之君子為天之小人則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子乎哉

顏淵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

孟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

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

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則與人共終焉

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方且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之孟孫氏以明

至至左不為乎

至至左不為乎

至至左不為乎

世俗之同
陳碧崖曰已化
而生焉如未生
之時未化而
死焉知已死之
後哉故死所應
然而與化生
也
郭子玄曰
化為形之駭動
耳故不以死生
損其心以形
骸之變而為旦
宅之日新耳其
情不以為死敗
人哭亦哭正自
是其所宜也
呂氏子曰即夢
覺以明之即夢
當夢為魚為水
及覺為鳥為
五侯七貴為魚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骸形
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
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
而戾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
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於一國也同一性之常盛之
也夫子言孟孫氏盡之矣進于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天夫
大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則當發煩就簡返於太
樸而人之情有所有不得已者夫推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
中而行所請簡者今已有有所簡矣謂知無哭不得簡而至於
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感無哀無眠不得簡而至於無哀
所謂於世也而中而行之世法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死生亦大
笑而彼且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就死則心不生焉
後則惡心生焉而彼皆不知也直與萬物同化於大變之中

而五潛淵分
吾身是為鳥矣
今却在此言
知得見今是
即真猶是夢
如此看來
謂吾人自正不
可知也之則言
特與汝未能覺
此言實亦恐是
夢又深一步

中以汝為為汝奚適皆所不知一意安特處順以待所不
知之化已乎者不心減意之謂方將化順其將化惡不知有
不化者方且不化順其不化惡復知有已化者哉蓋此樂
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未覺者也焉得以汝為怪
異耶且汝之居喪也特有較形而無損心有較形者喪之容
也無損心者不戚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旦宅而無情
死也生猶且也宅猶寄也人生直寄宅于旦宅則夜而歸耳
必非實死故無情死情猶實也彼之見解若此不亦世情故
人哭亦哭以行世法是自其所以欲簡之而不得而已有所
簡也所以乃二家亦奇猶言乃所以如此也且汝所以怪之
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吾即我也焉知吾之
所見當否何如故曰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
而戾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知此顛倒約境與在未覺之中
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吾之耳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
抵人人多是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怪異真將化與
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有損心造適者不及笑獻
笑者不及排知自然之妙用者人不得而恭之造適者適意
之極也不及笑者不假反于哭也獻笑者因物之可笑適然
而笑初不假于安排此蓋自然而然一天之所為也其安
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于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趨于有方

而五潛淵分
吾身是為鳥矣
今却在此言
知得見今是
即真猶是夢
如此看來
謂吾人自正不
可知也之則言
特與汝未能覺
此言實亦恐是
夢又深一步
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于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趨于有方

李士表曰此皆

寄言以達云為

之累天率性而

往者口然也性

而傷性性性而

能政者亦自天

也庸詎知我之

自然常不自默

補制而乘可成

之道以隨夫子

則而變身而勿

告於非造物之

至也整齊萬物

皆自其理而然

愛為子其理也

安而寄其仁義

不為老日新也

不為巧自然也

此所遊之言將

子不為而師子

之外謂之畸於人而侔于天謂之畸人參天
一即天也道也自然也太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

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朱為湯助夫堯既鯨汝以仁義

而制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淫夫遊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

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育者無以與乎眉目類

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

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

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點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

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

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

無師也

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何以資汝謂何以教汝也躬服仁義

求軼軼語助辭言汝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讀仁義之

點墨而受是非之剝傷矣汝將何以遊于逍遙自在之境乎

恣睢縱橫之轉徙變動也即所謂撓撓無極彷徨塵垢之意

雖然吾願遊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敢窺其堂與願遊其

藩蘇黃帝神契之居言至人有教能使人人失其平日之所

自有者亦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

息我點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成渾成完之義言昔

者數斲不全今乃息點補剝以事先生則無乎乘此以全其

真純返其太樸未可矩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此吾師乎

吾師乎以下言太宗師之德無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
吾師則整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義
即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義整萬物者
有時銷殺萬物盡為整粉但不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
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道與濔濔立于未始有始之先而
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若
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
德若此吾之附遊心也又何屑焉為于仁義之端是非哉

辨手

陸面星曰此受
借類子以形容
造道之妙又
類字學問自博
文約札中末曰
忘仁義詩語別
是莊子一段學
問如今所講神
者流也讀老莊
者當見別眼不
得以吾儒見解
例之
焦弱侯曰一篇
到此將箇造物
無心作總結子
桑鼓琴若歌若
哭求其為之者
不得奈席之于
命真已洋道則
幾乎命世累不

顏回曰曰益美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曰益美曰何謂也曰曰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曰益美曰何謂也曰曰忘矣仲尼斃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
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耶人耶有不
任其聲而超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
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

澤係之所謂直
知則究極天
暢達壯秀而無
類者也旁理
杜以至於命以
以處已而言命
物之化而守其
宗則以宰物而
言知已之命子
桑是也宰物之
命其唯太師
乎

秘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貧者
命也夫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不任其聲
而趣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辭促也父母不致吾貧
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
得一句斷然曰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則固有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而非已之所與知者所謂養具所
不知者養此而已然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
求可思非自然矣方壺外史說
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天所為
河人非天
登假於道
修然往來
彼天誰子
一形無為
獨應乎聞
及以琴張
子貢守禮
孟孫寬喪

養所不知
乃有真知
不悅不惡
容與平懷
有情有信
傳而不易
彼我來者
倚歌相和
詩由自然
化乃自然
同于大通
顏回坐忘
日夜生光
得之者昌
曰太柔師
自適其適
生先無漸
越彼真人
莫知其然
莫知其然
說

桑戶完貧
與天為徒

其命也夫

養而不

其命也夫
桑戶完貧
與天為徒
其命也夫
養而不

內篇應帝王

老子云王天法道法自然此篇以應帝王
帝王名者言帝五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

支道林曰真知
法知足以能無
不知帝王之道
尤宜忘知以任
物使聰者為之
聰明者為之視
智若為之謀勇
為之悍吾則
端拱而致無為
之治豈不偉歟
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已出經或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蜚負山也夫聖人之治天下

支道林曰真知
法知足以能無
不知帝王之道
尤宜忘知以任
物使聰者為之
聰明者為之視
智若為之謀勇
為之悍吾則
端拱而致無為
之治豈不偉歟
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已出經或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蜚負山也夫聖人之治天下

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戈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魯二蟲之無知，日中始人名有吾之所先見者，以見已出，經經常道也。式義以義為程式也。度人猶言化人，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己者，接輿却以為政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之此非實德，不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得一以異說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肯大率類之老子，蓋大道之世人皆相忘于道術，故無庸于治而自無不治。若心有設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心應之，而出于吾治之外者，抑又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為治外乎，為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口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若為置箇典常法度，使人取式而行，雖則不外乎所性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此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又有出吾法制之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此便有繯戈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而處

壖埌之野。汝又何需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

「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向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為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

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繫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陽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

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

陸西星曰：今之治天下者，其受

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識以天

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故

也。唐荊川曰：即此所謂篤恭不顯

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順

物之自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

天下治矣。李士表曰：子居

明王之治之問，答以功蓋天，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之者。

要者翊云以上
數章皆以發明
篇篇名在帝王之
志

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于向道。疆梁者勇于行道。物

明王乎此猶及也。胥易技係胥者得彼易者更番直事技者
工技係者居肆省功此等入皆勞形休心不能自適其適者
也虎豹之皮以文而來人之田後狙執大以捷而致人之藉
田獵取也藉繩係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者也勤
于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焉耳而可以于明王
乎哉然則敢問明王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似不
自己而貸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人莫
可達便民俾有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一測識之
地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
自然與老子生而不有為而弗恃長而不宰之意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

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夫壺子曰吾與汝既

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郊焉而以道

列項漢曰此章
凡七節字字下
金
徐觀曰道未氣
猶有世緣也猶
有世緣則道未
至也故人亦過
以世緣而求汝

與世元必信夫故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意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

數夫吾見惟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况

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

林希逸曰知有
神巫知人死生
喻知謂之上卷
規時政又引
國之機家知
數術不越乎人
為之術所以用
之有窮而先為
之王則豈知
可度術數可窺
陳詳道曰度人
經所謂神風靜
默山海藏雲天
无浮歸口氣則
清一國地土山
川林木幽平一
等也後高下正
是此意即所謂
杜德杜機則
不可見也

不可見也

王元澤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北之地文不統如乎此也感之容也机發而善于彼彼乃見之
李士表曰李感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補偏弄天之義名起矣名既已責又責言之世之謂下相而然其受者又為為之乃以是為後至人者或形于無形之表起于無數之先又思得而相哉

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索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感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不食人為事無與親影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具已
又自立於不測遊于何有生下意來蓋凡心有所主故人游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至善相而鄭心走畏其言之靈驗也列子未盡其意而固謂有道則感矣夫卯腹于雖而朕于唯兆生於色而朕於心無雜則無卯矣無心則無兆矣子又以此道自託一也故信乎人洋而相汝也試與之未以我示之則見壺子有濕灰之色而遂以為死濕灰者大之將死而灰猶有氣色者也蓋壺子脩觀以也文示之地文者藏

心於淵將萬生机萌于九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其不定也曰萌則以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止者開義德机即失机也明日又求則曰子之先生過我也感矣此一句寫出行術人的話頃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机意蓋壺子修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將心于虛空諸無所有故名空不入只有一般生氣自運而發踵即真人之意以鍾之雖人之大冲極也人之生氣出机入机皆本于此是始見吾善者机也善机亦即生机猶言好機明日又求其是客色下齊不齊即不正之義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大冲莫勝大冲莫勝與天壤也文皆足觀名大冲即漢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衡氣机亦即生机衡如挽主平衡之衡言氣机之發于行者可見如此而林微籟直以衡為乎義以為半動半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為平方為大冲莫勝之肯綮也之審為淵一段總攝上三觀而言淵者深味不測之義審者專一執定之稱机發于踵是機恒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震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他日又求神巫句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以未始出吾宗即神家所謂未生家所謂無神未始出吾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委蛇不主誰何蓋不惟杜机不動連凡亦無顧化自然安蛇不可思思因以為顛靡因以為波流捉摸不定而

走也。於是列子自悔所學之膚淺。帝而三年不出。然要當道
司甚麼學。自然也。者學箇忘已忘物。而忘忘也者。故
反妻。如其有妻也。介介如人介。不知其有已也。一切
世故。無情無為。不知其有人事也。反躬歸朴。塊然獨以形立
塊然無情。無為。不知其有人事也。反躬歸朴。塊然獨以形立
也。三年不出。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妙
妙哉。

徑西星曰。此以
於長行中。突進
峰頭而過。時不
斷。若他文字。絕
伏之妙。

無為名。戶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書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
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一既以立乎不測。遊于無有。選出
以盡未盡之蘊。無為名。戶之言之主也。名者實之實。實者名
之主。不為名。主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民之實者。亦遠
而無有此便。是名實不入之意。無為謀。府之言。聚也。吾儒
只說得箇集眾思廣忠益。入道却說自然。而然何思何慮。故
不為謀。府無為事。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為知。主知即主
也。為知主。則任事矣。人道長而不宰。故不為知主。即主

字是教人禁止之意。本盡無窮。而遊無朕者。人有為則不窮。
無為則何窮之有。故休道則盡。于無窮而遊。心則入于無有。
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始者也。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
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既無有。却是盡其所受于天者。雖
名有德。實無所得。故無見得。猶見在之見佛。說我於然燈
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意蓋如此。如是則知道之本。休亦虛然。
盡之矣。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則不
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是字
平讀。言能任萬感也。
不復謂不損本體。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

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渾然

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

郭子玄曰。結以
南北二帝遇于
中央。言道散為
物。離無入有。今
會而一之。非不
善也。有一則有
散。所以破儵忽
之鑿。不若彼此
無心相忘而交
化也。
李軌音曰。儵忽

德也水能流火能燬故名之曰儵忽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此箇寓言却是人身中添象五行四象全入宮中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自宜收聽返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為振德柰何歛以色聲香味報之日鑿一竅使人視聽食息改七竅開而渾沌死也

[illegible]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之德內聖外
王脩矣外篇則採取篇首兩字而以第編之蓋所以羽
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
篇內篇熟則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
解矣

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正始與老子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義失而後禮禮失而後廉廉失而後恥恥失而後節節失而後信信失而後忠忠失而後孝孝失而後悌悌失而後家

宗昔今在此篇未用一句出予姓林意深是以上不

敢熱仁義之情而不恥焉。溫偃之行上之位不然而身

虞翻注：「此處『魚』字，而『之』字，皆合。此句乃後人主。」

民指出乎性哉而修於德附贅疏出乎形哉而修於性

救行體統易察尔过瑛坤學者自誇之——

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書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馬

子。對。無。用。之。指。方。并。其。公。

連魚用之也。朽子手者。朽魚用之也。多乃馬木方。

夏。皇。王。等。人。二。義。之。子。而。多。受。恩。明。之。用。也。是。故。并。

情者淫俗方仁事之行而多方耳曰二月廿六日

陸西星曰此篇
所論乃老子上
德不德之跡義
淵者語之味覺
刺眼於此勘喝
許汝味过上韻
關也

片文字有尾照
應而其妙處全
在虛字執乎參
也然其雄特之
氣
郭子玄曰人之
德性粹然如玉
在璞為聰明所
繫仁義所分在
已之直得喪失
故舉曾史旁瞻
楊墨滑性之偏
沿習之偏僻是
為多駢商枝之
道而下一統奔
集之舉失其性
命之情焉其道
德之正所以乱
天下也唯能忘
其異而一之如
危鶴之無容斷
續而各不失其

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
漆非乎。而魯史是已。駢於辨者。繫瓦結繩。竄七亂。句遊於堅白。
同異之間。而散跬響。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
房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駢連合也。稠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左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乎性。執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癭瘤也。蓋身休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后。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乎形。執而侈於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刻于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德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自道德降。而仁義興亡。卒始名岐矣。

王荆石曰。正正
以下皆言道之
自然。而然不用
強為。為合過為
增損。故無愛也。

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天道觀之。等諸駢二均。
一無用。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
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辟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
聰明之用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以為至矣。是故駢于明者。
亂五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夫離朱也。師曠也。自以審音辨色。為天聰明之盡矣。而不天
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可審。何色可辨。是以善辨道遠。吾
視取其聽。喪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于朴老子云。五
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理會到此。方知離朱師曠。適足
害亂。以故大道無取焉。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
言拔也。舉如塞源之塞。言為仁者。拔其德之卓者。而塞其性
之疏者。以此收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瑟簞曰。是人
也。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吾第可及已。故曰。使天下簞
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謂枝于仁者。非坎而曾史是已。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
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
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愛也。意仁義

其非人性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矣枝

矣非正也彼正者獨全其所受於天之正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上之言實也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為駢故技仁義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鶴脰長矣不可斷矣而斷之心悲何者性長非所短性短非所續矣假以安排補奏則駢則枝則病則贅而非自然性命之性者改頌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焉意與意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為仁義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與畏天命悲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尾者無以異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噬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餮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憂心也。

林希逸曰此以手足起喻見精枝仁義者之有憂勿決與續之則憂二句頗同而意實不相類

陸西星曰常然自然也曲者不以鈎四句說道德自然此以下二段正舉其常然之理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呵。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經度以仁義繩束之常然即因然也因然之道謂之性成不待鈎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于天下也無亦順其常然使其各得其性焉已胡為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拘俞乎仁義之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哉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遠矣

俞者姬撫之義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運運如膠漆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

三十六字為一句

天下惑矣

若知天下有常然者乎常然者真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常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其性矣侵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如膠漆纆索而遺乎道德之間為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惑矣

此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使非常然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

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

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惑之大者至于易性

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也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何以獨舉有

林希逸曰此段孝數子傷性以身為殉亦非常然也

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鄣以至玄德升闕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著者歟使天下奔命于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性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污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又何以其哉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英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名

死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又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

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

趙以夫曰六下皆言或將亦言或言或言伯夷盜跖各以所殉為君子小人之傷性一也李士表曰此命小人與聖人為類伯夷與盜跖為類君子與小

人為類皆具此
聚仁義

和子云云以此
係彼為善性
于仁狗仁者耳
故不善也率性
通彼乃善不付
之於我而屬之
于彼雖通之如
彼而我已喪矣
故各任其耳目
之用而不係下
離雖乃聰明也
故善于自得者
忘仁而仁謂仁
義為善則損身
以約之此於性
命還自不仁也

殉一也則有君子為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
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
五味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
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藏於其德而已矣吾
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
聰者非所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矣夫不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
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太通人之適而不
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唐制川曰末
明亦皆出己意
信能本絕尚性
無所屬受本冥
極遊乎物初則
駢枝盤旋與形
俱忘君子小人
均于自得故終
以順性命之情
為至而然之聰
明不聲也
焦弱侯曰此篇
所論仁義道德
與吾儒殊旨讀
者當真別眼

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屬如屬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屬其性乎仁義
雖通如魯史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
通如俞兒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欲手能別淄澠
之水蓋古之義如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則師曠聰
矣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藏於其德而已矣任性命之情
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
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
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情矣故任性命之情者不徇外以責
真故天物藏之交耳目為最任性命者非無聞見也祇聞見
而已矣故聰者不謂其聞彼而謂其能自聞見者不謂其見
彼而謂其能自見自能自見者喪其耳志其目收聽隨視而
復歸于樸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有見於
外而無見於內者也謂之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達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清濁不同其為淫僻均矣
子深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淫僻之操而不敢為淫僻
之行也

五

和象音曰是篇
一章語分四節
首叙題意以御
馬明治民與商
書御馬命臨民
義同而外篇
尾形家馬之性
情言怒曲其性
慈次借地陶立
論言心有不為
於治而懷德天
下之性情不若
無為而任物之
自化也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
真性也雖有義臺毀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
剔之刻之雖之連之以羈縻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餓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
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
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關於義臺路寢也飲水翹足
而陸不安飽于羈縻卑棧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
其適者不死無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
治大者故為損損馬以損天下之性為執燒剔刻以治馬蹄
雖與終通終首曰櫛飾足曰卑卑
我善治也馬街曰櫛馬轡曰飾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

徐廣音曰句法
之長短平俗之

多字之增
咸謂度結之
開闢後心研款
任事而是一字
百金

郭子玄曰以不
治治之乃善治
也夫民之德小
異而大同性之
不可去者衣食
也事之不可廢
者耕織也此天
下之所同而為
本者也守斯道
者無為之至放
之而自一耳非
道也故謂之天
放

陸西星曰此篇
所至惠之世
典載記天道之
行天下為公治
意類同諸君更
當合此簡景表

王利石曰此言
有聖人則有斯
弊後漢為器毀
王為璋以下皆
更升為華并本
崇末其於天去
有殘弊矣世雖
貴之非其貴也

中鈞直者應繩夫植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夫

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
知必柔埴刻削為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稱之曰
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猶治天下者
過用其情以傷民之性而反謂之善治者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
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
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
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
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吾意善治天下者
不然善善治天下

者能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為而衣耕為而食人
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於此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一而不黨也命曰天放天放者曠蕩于天然自有之中而已
私一無所與也其行真質而重也其行類類而寧也皆
以形容渾朴無心之意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
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
當是時也民無機心不相賊賊故禽獸可羈而遊鳥鵲可攀
而輒群然豈生並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類孰
為異類也又惡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知則意見起而知微開道德之所由日離也同乎無欲是謂
素朴素朴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大朴之所由日散也
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性得矣安所庸治乎
及至聖人整齊為仁提獎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
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
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巧之罪也毀道

工匠則有規矩之至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林希夷曰泰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工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洛之造車乎燒別刻雅以求追風之步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然自樂以誼皇王無為之政後世求治太過而至于不可治矣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踴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衛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喜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踴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賈善師曰此段就翻前段大知陶垣只用馬馬中增成幾字意義同而詞各有味可執

食草飲水飢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踴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初無所謂机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機事而後馬有機心加之衡扼衡扼者車且之物所以駕馬者月題頸上額鏡如月者也介獨也倪牌倪也獨立而俾倪生心以求脫也城曲曰闔馬頸曰扼曲其頸以拒人不受羈勒驚悍驚也曼奔突也詭衛者詐受其術竊轡者偷盜其轡言馬之知通

於說謫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以况聖人之治天下焉抗禮樂以正天下之容休縣政仁義以安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踴跂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何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知仁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辨其制度審其聲音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也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執若使天下無知無利之為得哉故同夫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爾時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作亂辭

伯樂治馬民性乃亂素朴乃得安用仁義伯樂之馬好知爭利

伯樂治馬

民之真性

聖人治民

素朴乃得

民之真性

無為無知

安用仁義

民之真性

道遠不廢

伯樂之馬

民之真性

工匠之罪

好知爭利

民之真性

聖人之民

好知爭利

民之真性

赫胥之世

好知爭利

民之真性

赫胥之世

好知爭利

民之真性

赫胥之世

好知爭利

民之真性

赫胥之世

曲樂合禮
地產不重

燕京風土

聖人欲男

雖曰中無定吳謝素休素休而男壯弱失爾利在遠其志
也中雖未對天不為味無味之為利其利同夫無味其意不
一清對樂之味對天不而天不謂之為日故味其味入之
清共聲音其善難意難能十由十由之味也其味入之
味皆力之對天不不味之善難樂今俱望入其味其味其
志而男壯弱對味味味味于味而不下其味故味其味
天不而男壯弱對味味味味于味而不下其味故味其味
外而男壯弱對味味味味于味而不下其味故味其味

外篇肱篋

焦稱曰夫聖

人以聖知仁義

治天下而天下

復竊聖人之名

知仁義以齊其

私則聖人之治

亦足以為大

盜然故絕聖棄

將為肱篋援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又攝絨膝固局鑄此世

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有匱揭篋據囊而趨惟恐絨膝

局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

試論之古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

聞閭閻之所布未耜之所刺方有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

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

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魯桓公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國趙言由唇齒之患趙之事而現則知聖人之生大道之備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培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繫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立矣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道自止矣若使聖人不免則道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詔也蓋所以極歎世俗之憤辭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然邪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道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覺故竊鈞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者竊之大者隱施而陽受鬼隱而能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

薛大授曰此段言大盜既竊至人之法以得國則人人遂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竊盜至是而

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是也以其久假而不歸故莊子嘆之而名曰竊如曰今之諸侯其取諸民也猶禦也之意

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夫大盜既竊聖人之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當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重利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賞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可脫于淵云蓋魚而得淵則隱隱龍陸人不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出之也以况盜跖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受人不得而議其非矣大抵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以明示天下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非所以明
示天下也

李士表曰為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王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

者不能私通

卸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然後奸雄得

天下過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文云不肯難得

其叔以為私利

之貨使民不為盜此段分明是老子註疏殫殘謂及太也盡

天下皆被其害

聖法則民返於素朴故始可與論道大抵論此等說話皆

絕聖棄知拊斗

不可與焉士道之老讀退之原道熟著此書不大無義矣

折衡思漢上古

權亂六律鏗絕竿瑟寒暑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美滅文

無為之治然其

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

還淳還朴之要

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在明乎五知以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

正其德復乎真

其明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

善以全其所受

而巳使往治而

之君子皆知漆

園之用心何患

乎世道之不

其明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

淳風之不

其明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

淳風之不

其明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

淳風之不

其明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

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

也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攬亂者攬取六律之管而

亂其長短鏗絕謂焚而棄之也攬折其指也工堯時好人

玄固二字出老子不與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與者不

聽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子皆役心於外立其德

適足以燭亂天下燭註云火光銷也法之所無用法猶

佛氏所謂正法之法言此輩入正法無用抑未宏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

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呂吉甫曰聖人

之治常使民無

知無欲無知民

不往來而自為

族是欲種上之

民其所有於處

之權而造則後

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

遊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齋糧而饗之則內棄其親

而外泰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

之意此皆尚賢

好知之過由希

知而后有聖人

之意此皆尚賢

齊聖人而後有
大盜聖人大盜
皆知之而自出
故是篇始終以
去知為言
趙以夫曰此段
備言好智之生
亂其罪皆由于
好知

是土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和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

網罟魯禽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

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垢解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

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知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

相妨但以机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于是奇巧弩

魯為置罟之事遂使鳥亂于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蠕動之

物咸失其性而又彈類之士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

罪皆坐于好智故曰好

智而無道則天下亂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

唐荆川曰此段
見好知之過
以至甚蟲之物
莫不失性足能

主德今思古處

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需要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其美

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

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澹無為而悅夫噍噍之意噍噍已亂天下

矣何媚好知好知舉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其所已知者率非

其所不善而不知非其所已善者蓋求其所不知者求以異

乎人也所已善則已之自以為善者也非其所不善者見在人之不

是本同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己之非是謂頡滑堅白解垢

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辨特

持則爭之則亂極言其禍將使上悖日月之明下燥山川之

精中墮四時之施以至喘要之蟲肖翹之物皆失其性本矣

之氣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
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樂郊可攀援而闕只為存得此箇
和氣者在實理實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
國何苛氣象此老安得而不傷今而思古也未幾總以一二語
結舍夫種種之態實之民而悅夫役之佞人之佞釋夫恬澹無
為之治而悅夫噍之諂諛之意不知役役噍之求治天下而

夫外野之游，雖夫部戲無益而強夫更知之意。事不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

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飡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吝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儔之吾若是何哉

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也又且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

者性命之情恬淡朴素清靜之中不可著以一物其有聰明
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達天德者以為應迹過而不留不
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和是達于
色也悅聰和是達于聲也何以故人之各聲有色本於天性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

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

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
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

人者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度整齊之
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
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
古之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焉人樂其性
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人而樂具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
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焉人苦其性人性上不
可添出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也
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不可以對論然其

劉錡溪曰在者
只以此身寄于
天下使知有我
不至于淫靡已
府者樂之自然
雖其巧詐亦若
與之相忘者彼
將自失則其德
未嘗不存也是
不遷也不分竟
策不分與若量
其所見直如

失民性之常則均焉為耳猶之藏穀也半無論讀博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

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臯鷲而後裔盜跖曾史之

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

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因焉終以賞罰為事彼

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即以喜怒作喻人大喜則氣併于陽大怒則氣併于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

論然其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徇陰徇陽之病

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人

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舒憤不

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

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蓋

至是而民之失其恒性者矣失其恒性於是始有喬詰臯鷲

盜跖曾史之行
接迹於天下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

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

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

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

者乃始鬱鬱卷卷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其美天

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公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

歌以儔之吾若是何哉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也又且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

者性命之情恬淡朴素清靜之中不可著以一物其有聰明

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使倆達天德者以為應迹過而不晉不

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邪是淫于

呂吉甫曰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先亂溷悖理而已入者存亡皆可言死損益乎其直而而不全卷束而不舒積而不散鬱結而不辭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專之權之矣而以言鼓歌以舞以為天下之至真狂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

李士表曰此段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

加以聰聰明察則於淫亂悅仁耶是亂于德也悅義耶是悖于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自然有心以為仁義則為悖為亂此皆甚言之亂如佛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耶是相於技也相之為言助也技謂伎倆悅樂耶是相于淫也淫謂滋荒長亂悅聖耶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者以多能為聖者悅知邪是相於疵也疵謂疾病知詐漸毒則疵詐乃漸多故曰相於疵此八者存可也亡亦可也不安其性情之情則此八者乃始傷卷僇囊而亂天下鬱卷僇囊天下不以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泰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齋戒以言之晚坐以進之鼓我以儆之弟子以是而受于師臣子以是而敏于君父朋友以是而交相勸勉至于咏之嘆之鼓之儆之欣慕愛樂不能已已夫吾亦如之何哉

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故君子為能無解其五臟無摧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

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真性得矣如此然后可以託奇天下而為之君故君子為能無解其五臟無摧其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意五藏五性也摧拙後也技出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為之治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者不動而自變也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妙而意義甚精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炊者變而上蒸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動而進退端淵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旨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

惟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為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庶幾彫琢其熟焦

火其寒疑冰其疾倪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僭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又漢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
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真心他今之云云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者二手曰妄本無體蓋因真心撓動而后生如水之有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圖覺經疏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真矣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菩提威音同此是知真妄不二即觸境則珠排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惑為心所排則黯然銷魂悵然夫志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望焉遠求益不已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憂愁若懼日夜相煎其係也如因其恐怖也如殺將此箇恬澹素朴之心化為一段係美之態以側媚夫如此之人盡將平生蕪隅方正之氣雕之琢之殆幾于不足以求容悅於世故曰淖約柔乎剛強蕪刺雕琢此皆俱排希進之人用心若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倪仰之間而再臨夫四海之外方其不動也淵然靜而已矣其動也則懸隔如天懸而天如云天淵懸絕也念矣驕亢而不可制者其心之謂故至是而信乎其不可撓也已

唐荆川曰此段言不勝天下至於用刑鉗錐繩繫者皆刑具也繩束縛也錐繩也離肢支離也敗也壞骨奪手言此也皆自許自高之貌而備若乃始高自標蓋于罪人之中折楊柳也接指械間橫木也納言旁不端所以入鑿也音造乳也所以納納端也天今之獨端也猶言先聲也折楊柳由仁義而生桀紂借魯史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胫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各桀跖上各曾史而儒墨異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誣信相譏而天下哀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而堯舜則知於是股無胫脛無毛愁其五藏矜其血氣堯舜之為仁象以撓人心也可謂至矣然又各不率者焉於是夫放三驩兜投三苗流共工以刑戮威於天下延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故夫堯舜之勤勞與武湯之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以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為跖上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為史以至儒者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于已者則喜之而異于已者則怒之各見於此則以為知無見於

之謀所以自文
而為害甚矣
為盜跖之先聲
也

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議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之

求竭矣求竭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鉅制焉絕墨綬焉推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樓

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岩之下而萬乘之名憂慄乎廟堂之

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政戮者相望也而儒墨

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其美其無愧而不知恥也其美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

知魯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聖人既不

能以仁義勝天下于是夫不得已而曰刑戮威天下若鉅鑿

繩墨推鑿之類皆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是乎天下藉大亂而亂之所由生也罪在於以仁義鑿

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之所及至者惟其任刑以威

衆是以賢者伏處大山嵒岩之下以免洎而萬乘之君孤立

無輔以愛慄夫廟堂之上而世之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

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殊死謂事齊參差不齊而皆同以死斷

桁楊長械也以施人頸中若衣之有桁者舉世皆罹於法網

之密賢者遂引高蹈而遇有儒墨之徒離跂攘臂於桎梏之

間意甚矣無愧而不恥耻也吾不知天下之禍而可以仇

苟免為也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仁義之不為桎梏

鑿枘也接摺者桁楊之管枘圓矩方皆所以製桎梏者有桁

楊則又有接摺製桎梏則又用枘圓矩其事相須以喻有仁義

聖知則又招罪戾儒墨之徒恐未得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

以仇倖苟免為也且儒墨以魯史之行自高自謂免于刑戮

而已豈知桀跖亦復為仁義聖帝以為盜則是魯史之行適

唐荆川曰為治
者罪在擾人心
故黃帝問直子
空同告以抱神
正形清淨長生
之要身為本家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
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聞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
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

國以之未有身
治而固也者也
今之居天下者
能力行廣成之
言則三代之治
不難復取天地
官陰陽皆在吾
魚為中此所以
為在術之道

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
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後人之心翦翦者奚足以語至道
此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
遠以見之歸宿原來治天
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開密藏也昔者黃帝問道
于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民人吾又欲官
陰陽以遂群生此二問甚奇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
也渾混沌沌一而不分為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得之則
造化在乎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
謂生宰而調燮之使群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
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均
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无辨廣成子言而
所款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
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如此廣成子言
自汝治天下而
元氣已彫喪矣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茹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焦弱侯曰黃帝
之仁義皆足以
攫人心心而
亂命大道皆無
取焉故設廣成
鴻二命乃治身
治國之要樞所
謂以真身而
出其緒餘亦是
以理天下者

李士表曰可知
可言則非其秘
地又至于昏
默乃所以為
道之極此言
之體無規無
至乃長生則與
之入道也

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問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
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
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又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淫女精乃
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于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
謂著已近秉之功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正道之
精即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
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
昏默默之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窈冥之語相為表裏
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具在吾人若何而修之
要當無視無聽喪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
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
骸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
心擾之故休者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

郭子玄曰人未
知道則域于陰
陽而未嘗至其
原無見無聞無
知則遂于大明
之上又勤勤冥
之門清是而窮
之則知天地有
官其官也以此
陰陽其藏也在
此真守其身物
將相此則奚為
而外求哉

能靜矣。搔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
長生。總之目多視則精搖於目耳。亂聽則精搖于耳。心多知
則精搖于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
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
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束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上并暮
暮子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數語。藥括無遺妙哉。
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
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
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慎汝內。振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閉鍵
此。體道之至矣。然有道有陰陽也。吾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
則見至陽其精一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赫一乎。而至於彼至陰之
為汝入于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一乎。而至於彼至陰之
原肅一者。發夫天故大極判而兩儀分。則陰生乎靜陽主乎
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含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郭子
云陰陽之精五藏其宅。而此五藏之陰陽永為吾人返還焉。

持道支曰此段
正答所以長生
之意蓋長生久
視乃道之常然
也彼其物無旁
而人皆以為終
云云物即中斷
所謂為物不二
之物指道而言
也蓋先天道體
不受變成形
器而獨存世人
不能洞曉陰陽

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
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
以處其和。彼五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調合為一。而後聖修
之結事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猷齋自
謂看莊子頗精。到此漫爾說過。蓋緣此老不曾在丹書上
究心。是以生無印証。只得南華作為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
是可惜。吾今為人決破。直說天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
子曰。得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
之精。五藏于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
何謂處和。處和者調陰陽氣序之和也。泰同契云賞罰應春
秋。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護。密審察調寒溫是處和也。和
即是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謂調火候也。一即丹家所
謂藥物也。以之修身則形神而道合
真矣。度二千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
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側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
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天百昌皆生

云云搔首味

二一

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天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於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緒乎遠哉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見句
上鮮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濤濠鴻濠方將拊髀爵躍而遊

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濛拊髀爵。

羅不輟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

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第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大

喜行趨而進曰天恩朕和天志朕耶再拜稽首頓問於鴻濛鴻

1

參曰：季子不知所來，昌王不知所生，持曹缺掌以觀，無妄朕又

可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昌王，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

民今則之放也顛聞言鳴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

弗成解之群而鳥習夜鳴灾及草木禍及昆蟲者治人之過

也。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無為的意思作主正

也。快哉風也。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得指以為實。儻然曰：大之鬼贊然與之鬼鵲蒙針雲符曰：遊魂雲符曰：于鼻

自得其意者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想見此光一皎胸襟

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人民之意夫雲將之問蓋正問也何故鳴蒙以不知答之曰弗知者正所以為焉蒙答不知正所

以為正答也不觀乎混沌死于竅鑿大斗故于雖琢知識之
開大道之隱也再過再問猶以不知答之故曰浮遊不知所

來猖狂不知所往遇者執掌以覲無妄猖狂放佚之狀執掌紛泊之說言物之遊于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泊泊然其作止

平金平

現之意諸解失

坎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為自能飛躍自能躍天真遊行万
象一如体認真切直是不容以私毫知力與夫其間者而誤
又何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得狂之教矣自以為猖狂矣其
為為氏所隨既為民隨則我之一身民之故也故謂是則是
效朕誠不待已于民矣顛沛一言而治之鴻蒙曰天有常經
物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而亂之玄天弗成
玄者於穆之義成即順成之成解禽獸之群而為皆飢焉則
亂經拂情之微也何者上古之世人與禽獸群然而生初無
彼我以故造化生生咸若其性今也群別其群便生慙怠夜
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互相機警乖戾之氣上于天災隨草木
而及昆蟲有心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
前所謂罪在擾人之心者與此同旨

達西星曰南華
一書始終只說
有無為的道理
翻出多少議論
苟能得其宗旨
則至千萬言語
皆是一箇印板

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
天難顧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隨爾形
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
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

附公矣予嘗謂
看千卷盡不如
一語在胸一既至
乎動机

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問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
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見

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則吾柰何鴻蒙言毒哉僊僊乎
僊心長久之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久不可救藥
矣歸矣猶言子姑去也鴻將晏問鴻蒙不肯遽答者以表矯
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固請而後告之心養徒當作一句
諸本皆於心養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養謂涵
育將優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也徒眾也言人心擾之
則乳養之則馴為人上者恬憺無為治以不治而物將自化
矣老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
民自正意蓋如此又恐有特疑所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
一涉有非終非自然故下襲其義隨其形體者去其弊變疑
取之行以杜天下之疑也吐其聰明者黜其煩滑解垢之變
以息天下之辨也倫與物同言其一味平等不生分別與物
相忘而大同乎溟滓溟滓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先也解心
釋神莫然無魂此箇心神二字又當到看解忘忘心則心養
汝徒之心自正釋去識神則抱神以靜之神自寧靜心釋神
則莫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夫苟明乎物物者

唐荆川曰形體

合天同者形容

與天也無異也

有已則不能大

同與天下之難

無者已也已既

無天則群齊不

足復有之觀有

能美其名者耳

觀無則任其獨

生也

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夫九淵元神默運獨徃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至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夫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書畫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

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

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又起一言頌言大人立

物而賦形嚮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之應其象如此

盡所懷以配天下處乎無嚮而寂以待感行夫無方而因人

變化挈天下而適道復之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既無端

矣烏有始耶既無始矣烏有終耶曰與日無始則悠久可也

也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頌論其形軀則與大道

昭合無間故曰合夫大同之同寧有我和故曰大同而無已

無已焉得有有乎故以齊為奇者觀有者也昔之君子也

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義禮樂紀綱法典

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滅故因筆損益與特推移若觀天地

萬物以無為宗則天地之友也此非獨奇之

則孰能與於此也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為不可

者事也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物謂統指萬物

土元澤曰亦上

觀有觀無之

器人哉然分

無為同於道

無道豈本不

無有是無中

有南華此論

吾聖學亦始

同

則專指人

以致用可

宅可不因

相迎然皆

而亦不可以

禮主節制

不損此皆

則功行不

或玄語云

用鉛不用

鉛鉗向鉛

中休於此

會而通

之

之

唐荆川曰此下
別起一段議論
與上文不相
而意實相偶
以則面許多
話皆為世俗

之方知三聖教聖人宗旨不殊至于德也道也天也皆形而
上者本不容于有為然而無有之道有作為基不可以不為
也故德則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謂中庸而高焉則曰
進以崇德也道則一矣而不可以不易也一謂元分一而為
焉則變易以從道矣大則神矣而不可以不為也神然無魂
莫即冲漠無朕之意魂即人之識神也夫萬物芸芸各復其
根芸芸衆多之貌言萬物雖多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真乃
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也人之自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
知故沈沈沌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也知謂開其
知識起識開則曰鑿一竅而沈沈沌沌矣故物本無名我若不
生分別而無問其名物本康情我若順其常然而無問其情
則物固自後物固自生耳若問之窺之則失其自生自後之
理幾何而不以有心毒天下哉柳宗元部豪駝傳意蓋本此
一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為無的的道理生出多少議論
苟能得其宗旨則雖千言萬語皆是一付印板印將去
矣予嘗謂諸子卷冊書不如讀在宵一段玄乎妙步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手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不
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

之談人多以為
世俗之人喜因
已而惡異已也

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
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
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

萬者餘眾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世俗之人皆喜夫人之同

也所以喜者其心以為已之聞見同出于眾人不得而議

我也既同出于眾人矣則是已之聞見猶夫人也焉嘗楚出

于眾哉因眾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眾

技抑又焉矣蓋古之君子希高天下之見者決不隨俗以安

從遠如孔子遠眾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苟有見于已之

是矣曷嘗求同于世俗哉即如今人論治尊仁義悅聖知此

三伐有道之長也而我又曰絕之棄之大是駭俗又數目眾

以與所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者也是其見猶大

眾焉已矣以眾見而治人之國幾何而不僥倖喪人之國乎
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
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知之則又
不向眾見以為是而己之獨見者行矣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

察也。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者有為而累者也。非自然也。是者百為叢生之義。即明道法。若則無為而尊矣。臣則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讀者宜詳味之。

以其不同不為一也。會稽其書勝于他處天之所美天亦口
餘神而窮真矣夫此莫可逃也而不行必不為茶顯也也或
雖使又同男失則其味而不云何時不可不扣之意而去陳
陳休然而不復知性界而不辨其理小而不國之義而神即
帝無心於後知日對千軍而不驚歎男書一紙心更那知曰
對而不歸少者歸足之幾若後于上而不欲飲豈直以千
子澤而不辭飲者色也之外言止于竟而世果于等一等十
會十一而不知會破會同多會奇同十士而不惑于公心意
既高而自高比于道而不有無心要異便動機其一曰吸
吐不如懷德而不滿矣外依曲而不累然以辭置焉不
知不可言望入林無中多無為贈于天而不明如易

莊子

史車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俟聖人終莫能易卻
子有云老莊二子千古凍放豪邁之氣於此亦可見矣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夫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高也。下。萬物背死。自然之化。布。覆流行。天地雖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張綱維乎是者。然而天地生萬物。人君主萬民。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無為而已矣。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無為也。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遠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藝於事

子孫自當其統緒之責而老老幼幼

夫天德即天道也道

不能不散而為器故

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朴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

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使事之義明矣

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觀則無獨

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自然也故門于天地者德

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謂性命之真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

為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

下焉者也然而無上下也無精粗也二則無于事矣事則無

於義矣義則無于德矣德則無于道矣道則無于天矣兼者

合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

鄭子玄曰通于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行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于鬼神乎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

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

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無為為之之

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

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

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遊也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

師之言以狀道体夫道天

道不可不刻心焉刻心者去其

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于自然

之道也君子明於此十者而天

不無道理矣

而歸

以上表曰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体夫道天之所為命者也故洋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休道不可以不刻心焉刻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于自然之道也君子明於此十者而天不無道理矣

佳班曰此段亦
至當不易之論
而章法句法奇
妙特甚

王制石曰萬物
一府則無彼我
之分此生同狀
則無來去之累
此為制心之極
致欽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
夫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
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
富者存而難得之貨不貴也不樂壽不衰夫不榮通不醜窮
而死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富有四海而不為尊貴尊為天子而
明之謂乎明如中庸者則明之明謂光輝發越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

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又述師旨以此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鳴皆夫子之言
下方申而言之淵乎其居濇乎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濇無
以鳴語其感也故金石有聲不叩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
而非聲之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覺往也即是而
覲道俱兩在焉者是道考者是道孰能室之也

孟子曰王德
者以德而王天
下者也事履以
彼而不著於事
性真不蔽而知
通神明其心
之應感而物付
形所謂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者
雖其辭不同太
以意解之理或
可明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
廣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
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
存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素朴素也逝先往也言率其素履以往
常自虛靜居澹寂寞無為未嘗況著於
奇為事相之中故曰耻通然雖通於事而事至能撥物來能
應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而知若鬼神然蓋其本原之
天不受窳鑿自爾精明瑩徹載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覺者其本原立焉耳故曰進之
本原而知通於神如是其德廣矣遠矣何者通於事者泥著
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無象矣故曰其德廣然其所謂通
者又皆感之而後應迫之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
謂出以應人採謂求取於己夫王德之人無心于天下而不
能不應天下之感顧其誠立明通迥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
是知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矣然道
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于天則謂之曰道則立之本原也立
於已則謂之曰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至本

正德以下而正天下者也素明以下碑觀觀者今下結以意解之說在不遠

呂吉甫曰此寄明得直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

原立矣立其德而明其道則王德廣矣故復讀之曰然乎忽然出勃然立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絳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道于神遠下意來蓋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也道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可視也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則不可聽也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此獨見獨聞起夫聞見之外而行夫聞見之中不因有聞見而後奇不以珉聞見而遠無深之又深莫可測矣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處之見精光其接物也若無所吝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大也而安小語長也而安短語修遠也而安近道之修如此大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隱之義但文字奇拔耳又修遠當作遠近或作遠近亦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

得其明與歸夫直愈遠愈聞得之明消矣者非用心也象罔即其也

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唐荆川曰莊子設此一役以見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心

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

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未

由曰殆哉圾乎天一驚發之為人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

明察也要語言

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雷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

也無心時道止

配天而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為緒使方且

笑而神宗更有

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

上机閑是謂

恒夫何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

此則清經所謂

父父治亂之率也比面之賊也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天下而問齧缺於許

無無亦無者更

父父治亂之率也比面之賊也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天下而問齧缺於許

由坂與炭同坂手殆哉言危也缺之為人蓋恃其聰明聖知之資穀鑿渾沌是故謂之以人受天何者天賦而天全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人受天何者上帝不且彼亦知閑邪以立無過之地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自有心始有心為善雖善又相與之以配天彼且用其智慧逞其辨才以人而勝天故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后人故曰本身而異形恒知而急用故曰尊知而火馳從此天下日就多事故曰為緒使民勝束縛不知自如故曰為物絳天道貴夫能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衆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人性矣故曰物化而行始有恒此皆有知有為之道又何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後抑抑着他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又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為衆父矣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則祖也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兄即祖也母即衆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道應若置之有為各相之中其才亦能肯出故可以為衆父然而泰道遠矣故不可以為衆父父又且足以戡定禍亂故曰治亂之率也率謂連率若北面之適以補之南面之適以害之耳蓋君道無為臣承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手其不可也

李順曰此一
段以見聖人不
累于物封人三
祝可謂厚矣而
堯肯不欲之則
此不欲之心便
是有意即非自
然也故封人教
以虞之道蓋
行夫三物之中
而脫然無累者

封人蓋古所謂
至人其去而恐
于下而著於上
者當言耳
林氏獨曰編無
常若彼仲母甫
鳥行虛空過而
無跡肯無心自
然之二聖人處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鰲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止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矣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

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惠則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陳詳道曰然莊子所以參於物者未生而得生之難而尤上資于無下不待於知矣而自謂此主矣又何營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佗乎耕而不顧意佗與盡同落荒廢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奇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此段究極生命根宗而示人以反還歸復之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

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父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此等說語若教儒者休勤便硬將朱子作証已說非太極之上復齊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一足雖窮蘇張之舌亦不能辨者南澤者豈雖吐去舊日聞見將此箇造化根宗虛心理會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者以主張于溟滓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成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無也此箇無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德之為言得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追夫未形者分陰陽闔闔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藏之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動而生物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胎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要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有形者有性一也保如保合則神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親聽言動莫不各各自然之像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故修性者貴反于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即泰初

陳碧塵曰不可然不然飾知以求異也雖堅而之辨若懸字高空使衆路然也以多相易以技相售蔽困形奔驚怖心神猶獵犬被繫緩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

王元澤曰人之
與天異者以其
有已也已而忘
之非天而何謂
之入於天此非
聖人不能也後
而有治在人一
句應前有人治
道若相放一句
文義甚明

劉榮曰又服恭
朕所謂忠性以
視則其自為忠
危矣按出公忠
所謂忠賢也其
為忠現多矣如
是則吾不能無
述人投應者矣
夫大聖之治天
下搖蕩人心使
之成教易俗所
謂鼓之舞之以

賤其形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
鑿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而皆存則是所謂形體保神
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故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于人哉
但見衆動亦動衆止亦止衆成亦成衆生亦生衆廢亦廢衆
起亦起雖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
所以謂形而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天者
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物者也治人之事者忘乎物而因
忘夫天其名為忘已忘已則入于天矣入于天者無我無人
渾然與天為一也然既謂之忘于天矣而又曰入于天者何
譬之善相忘于淵而後能入于天矣此謂之聖人也已矣

蔣閻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
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技出公忠之屬而
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
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
處危其觀去臺夢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閻菟觀聞然驚曰勉

聖神也
吳俾曰民不視
現以投上之近
則厥賊心而進
獨忘若性之自
為不知其所由
然若實者德備
老童而不為其
見宰之教民而
惟先之無澤其
第之而繼其後
哉欲同于德而
心若心居則無
為而萬物化矣

也注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顏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
聖之治天下也摧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
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
教民溟滓然第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謂各得其所安觀
典觀同易曰震來觀

註謂蛇虎
進退多驚

子音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大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
入井抱甕而出灌捐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

季土表曰夫用

此一日没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

之所用者乃淳
備也斯人欲修
淳備而抱一子
古夫其言也

觀之曰柰何曰鑿末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

貢問其數修之
說而服之未

為機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純白者之同乎
也也此朱子
之德未足以為
合德子貢之述
以於此若列
子之心醉于
成也孔子以其
皆今曰古修
世事故知其非
直渾沌徒知修
古抱樸之朴而
不知同時仕物
之易也夫直事
毛都不治也豈
以外而異而偏
百所治哉借孔
子之言以明渾
沌當全如此

事有機事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
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
貢瞞然慙俯而不能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
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廢幾乎而
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
圃畦園之有
界限者井即
今之塘均鑿墜所以近水而酌甕者大人抱甕灌畦可謂勞
矣而羞為子貢之械據以機心者焉故也机心存則方寸擾
雜而不純由不仁故不白也曰如虛室生白之白蓋本體純
粹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則日見其輟輟
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猶言神發神不定者
不可以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機械之心世俗之人
以為巧利同然趨之而不知自有道者觀之方且以為喪心
方且以為害道方且深愧而不肯為宜夫子貢瞞然而慙

趙以夫曰獨慈
哀歌以賣名聲
言高調以振鸞
于子下也昇陬
昇通自處于陬
隅也假修謹注
氏之術假託也
託于白渾沌之
術混沌大極也
識其一不知其
二焉一而無二
也其內不治
其外治夫已自
忘夫物也是夫
人若明白而歸

夫其所以對也有頃而丈人間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為對
蓋將緣師以自重若曰知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不言可知
者於是丈人復譏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
弦哀歌高其調以振鸞于天下也既識之矣又復教之忌汝
神氣墮汝形骸即墮夫黜聰之意言泯其機心而不
用也庶幾謂幾于道無之吾事即無落無事之意
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
人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
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問之夫子事求可功
求成用力少成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
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
知其所以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
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

素無為而還之
朴性抱神以
遊于世俗者也
賜之學宜不及
此固將驚之矣
且混沌氏之術
予與汝皆不識
識也其驚之也
不亦宜乎

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
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蓋指夫子事求可以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貢夫聞性
隨之充實境中之日妄意窺測以為聖人之道若是非耳
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
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矣况妄計
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予以為是子貢之言也而非夫子之
言也今徒不然謂今也丈人之道獨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
全道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德者也執道則天者全
而不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形在外者也內全則外
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神所乘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
神不假言故曰形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
雖與民並民而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耐往則與人異蓋
茫乎純白之備批而所謂功利机巧又忌夫人之心矣機心
既忘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之不之若匿于天下
之口矣而警然不顧也雖舉天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中茲
矣而儼然不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中茲
不謂全德之人乎哉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動也

林希逸曰明白
入素無為復朴
體性抱神以遊
世俗者其說也
也故與世同波
而不自失則雖
遊于世俗而民
然無迹豈又使
汝驚我渾沌氏
術所識者常識
其速耳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
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
之哉

學士表曰行其
聖為因而任之
行言自為而天
下化使物為之
則不化美四方
之民莫不俱至
若言其指揮顯
彰而民各至其
性任其自為故

諄諄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
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
諄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
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
至此之謂聖治
觀於大壑夫子浮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于橫
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不失其宜字無

曠職也按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舉見情事而行其所
為人各舒其情實而人無滯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言
所行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化手挽顧指四方
之民莫大俱至惟動不應僂志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郭子玄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
者以下居無思
至不知所有德
是全德之人如
此

頤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
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悃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僅乎
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
知其所後自此謂德人之容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
言動靜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
所謂不思美不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為悅共給以為安
以身寄託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推其不知有身故起乎
若嬰兒之失其母而記記乎而不知其所依僅乎若行而失
其道也而乘乘今不知其歸也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
來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乏常
若至足也全德之人其狀有如此

二四星日上神
育神上昇而日

頤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致命盡情天地繁

明之升冬象于
下也蓋神旁雲
云扶日月而遊
乎不測之景故
能以此

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工神者神上林而日月之
光反乘于下也蓋神人旁
雲氣決日月而遊夫不測之景故能如以使其一為軀殼所
累則又焉能倒景下視虛明洞煥廣湯而無垠乎故曰與形
咸亡是謂昭曠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意蓋如
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
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
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物歸心萬物復情是謂混冥者約其
情使復歸于性也蓋盡情則發皆中節失復情則寂然不動
而歸于中歸于中則昏昏默默與溟滓者等故曰是謂混冥
所謂修混泯之
術者修此而已

六

范無陽曰言二
聖俱以乳故治
之則其象之與
用雖同治則其
本有勝負于其
間也均治則無
勝負矣後何為
有計慮氏之德
而准以為君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

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
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頤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

也且天下有唐
創劫故求虞氏
之樂操業修父
其邑然明
天下者非以為
榮也

季順曰自其
人狹了得為至
德之世且其心
既之則虞氏武
王之沙廣人亦
謂至德之世也

色焦然聖人羞之

夫自有虞而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
段讓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羅也作去聲讀言
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橫羅此補替蓋歎以惟尊虞
舜之治而不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泰至德亦遠但時
之所值不同不淳導也而薄彼也以故無鬼詰問天下均治
而有虞氏之耶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客于治凡
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氏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各
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之謂
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
各是其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教分明
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焉耳矣故曰有虞之
葉病也求而施豎病而求醫孝子探藥心非不善又不
若亡病不藥之為善此皆亂而後治不治而治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
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寫出一段上
古風氣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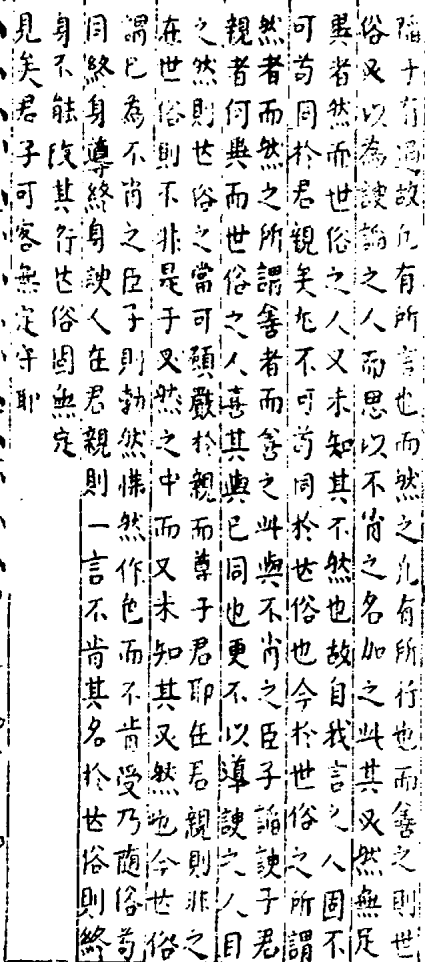
其無為故無
事無名故行無
過子事無傳言
其無議其問也

孫大瓊曰世俗
之臣未足為
然之足論也

然之足論也
謂之使而加
不肖之名者不
未及若是已無
定子而一子
世儒而然身
道人諛人何邪

有虞之不然充舜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何
者上古淳習無事氏不求治於君雖有賢能亦無以自見以
故不尚不使上如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
而無相忌之嫌端王而已矣不自知其為義也相愛而已矣
不自知其為仁也實焉而已矣不自知其為忠當焉而已矣
不自知其為信蠢動之類互相收使已矣不自知其為見行
無畔崖故無迹也事無欺羨故無傳也斯世
也斯民也何有為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
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
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
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
也終身諛人也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自不稱蒙言
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諛諛其君親使人不



見矣君子可客無定守耶

李願曰合飾衆
詞一段分明詭
貶一時衆洗譴
道之人惠施公
孫執子之卓參
空談而無實行
者欲以愚又而
適以自愚至不
亦悲乎止蓋深

合璧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不相坐。聖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

有所激而憤

程伯秀曰以行
如喻如三人同
行適東有一人
欲西不過一人
感耳猶行可致
東之理二人亦
兩則惑者勝善
後勞而不能至
也

也。或者少也。二人。或則勞而不至。或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或
予。雖有所賜。不可得也。不亦非乎。合璧者。比物。醜類。作為辭。以別
之辭。以款人之易曉。飾辭者。

不款直逐文於潤色之不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技華
者故雖足以聚衆而始終未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半也之
人也重衣服設采色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
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為徒衆
是亦是衆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見一衆人耳而不自謂
之衆人且夫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而適
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矣知其愚則不為彼所愚故曰非
大愚知其惑則不為彼所惑故曰非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
執而愚者惑者衆也故大愚則終身不解矣大惑則終身不
惑矣藥毒蓮心甚難入骨醉其說者較髮膚齒而不自悟如
彼迷入四方異處今使三人行而一
人迷惑塗猶可致也何者迷者少也

大聲不入於井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
人之口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美而今

亦不可得矣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

之又一惑也故莫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

卷之耳所樂故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揚皇華則聞之莫不嗟

然而嗟蓋析揚皇華里巷之俗音也以譬高言不入于衆人

一之心衆人之心惟俗言是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借言

之勝招之也衆人皆惑于俗言而與之以至言以適於道其

不反為大惑者幾希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惑者勝而二

踵惑而所適不得亦勢之必然也垂踵謂惑而不前坐重

足也以况天下皆惑於俗言予雖欲獨見獨聞以行素履之

願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而強人以必行則我反為不知

矣不知又一惑也故莫若姑舍是而不推推推求也然不推

則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此者和同之意蓋已知天

下無人而又不敗絕望於斯人

生愛世愛人之心希如此者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

之斷則矣惡有問美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悒中賴四曰五味濁口使

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

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為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

鳩鷄之在于籠也亦可以為得矣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

劉須溪曰厲人
生子世其似已
人莫不自知也
而大惑大惑之
之乃至終身不
解不變則不知
而人矣欲人深
自省之

聖西星曰道以
金瓦為首性
夫其徐不足命
名則則不同均
夫本良者也
林伯支曰老子
曰五色令人目
盲五音令人耳
聾五味令人口
爽蓋人之生也
性靜而莫之動
德厚而莫之
妄境在前靈源
自清以至志了
存之良言耳為
窮之穢曆者生
不惑哉此君子
所以善于商也

一則斷於溝中則不免于泥塗同腐異遭矣美惡固有間矣

然語其失性一也夫性謂初腐而失其靈氣以譬曾史盜跖

行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徇名一則徇利均失其真蓋直以

全真為貴真性失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故

舉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有

生之害無過於此故有道者去之彼楊墨者曾不講於復性

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以為得乎哉以因為得則樊籠之

陸西星曰以困
為得者若傷寒
之寒證雖為者
也此之謂焉
約則非但得之
而獲之亦甚矣

以為得矣

且夫趣舍聲色以禁其內皮弁鷩冠櫓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
盈於柴柵外重繹繳耽耽然在繹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
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三者搜繳趣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亂性者
色為最揚墨之為儒雖視窮款者有聞然亦豈能澹然無少
芥蒂於其中於一旬之則其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
故口趣舍聲色以禁其內外則皮弁鷩冠櫓笏紳脩皆備服
也楷執也紳大帶之重者修者長義約其外言束其身也
枝柱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于聲色之柴柵而外縛束于衣
冠之繹繳耽耽然目視而不敢動若然者不以為困而反自以
為得則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而受刑與繹繳之虞
而落檻者抑亦可以為得矣蓋戡制拘備之甚謂為世之下
猶有遺其謂能者方是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後亂辭
玄古之君
乃燕於天
得一罪萬
中道德
力之本

知通於神

人下通馬

道涉乎清

金口以明

窮生明道

王德之人

觀之天冥

時子可聲

獨開獨曉

齋缺配天

南而之賦

恍惚于華

封人請祝

字高退朝

神而後德

泰初無二

性命相根

至德同初

若昏若愚

可吾然歸

堅白離分

執大成思

枝骨林心

大聖之府

若性蕩民

匪足充旁

而令其湛

大人灌畦

諱若遺堅

假修運比

入素復升

至德無思

上齊求光

溫潤昭曠

典形節仁

微中妙論

禮彼周師

魚鰕與龍

廣奇萬醫

導彼為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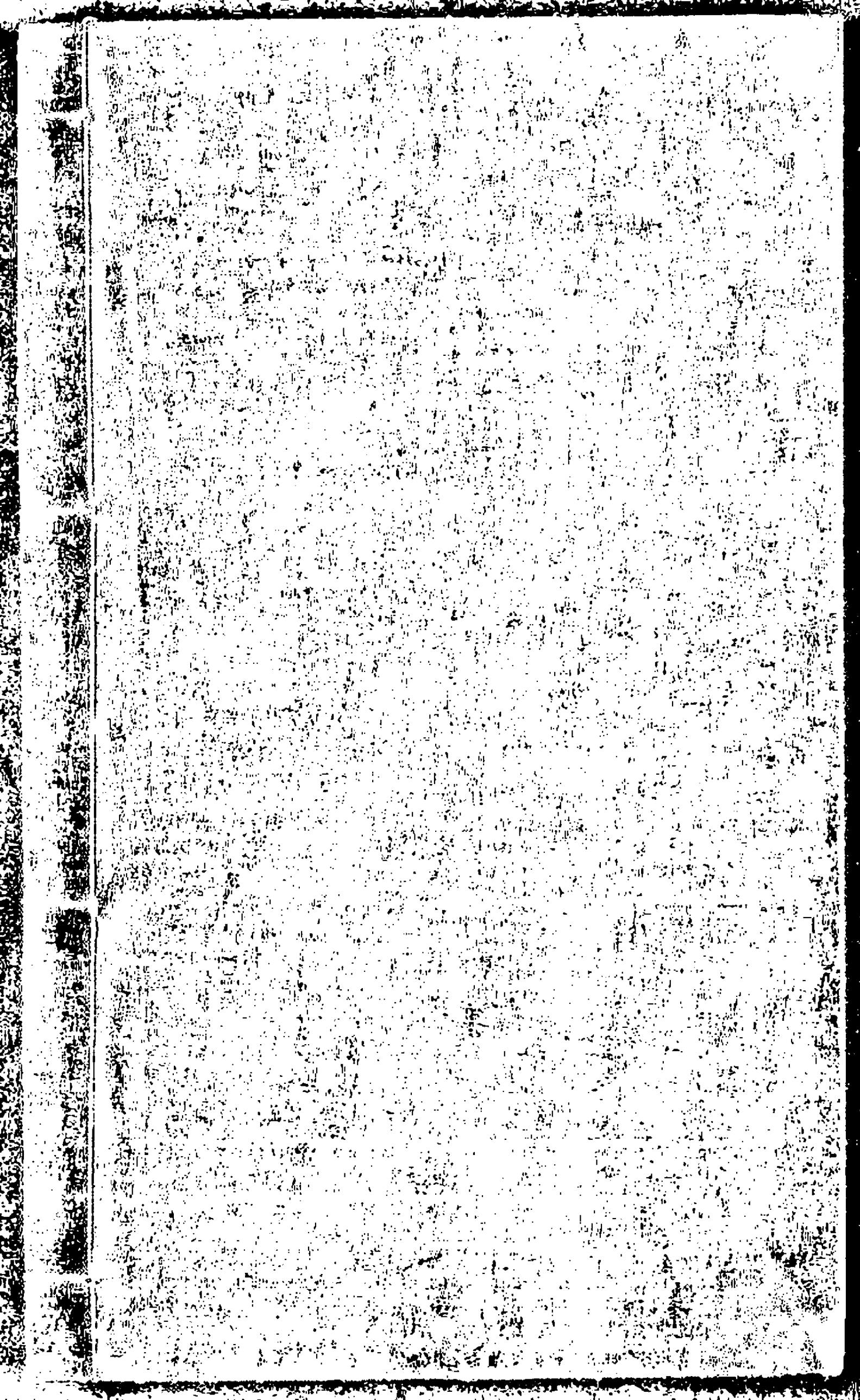
天下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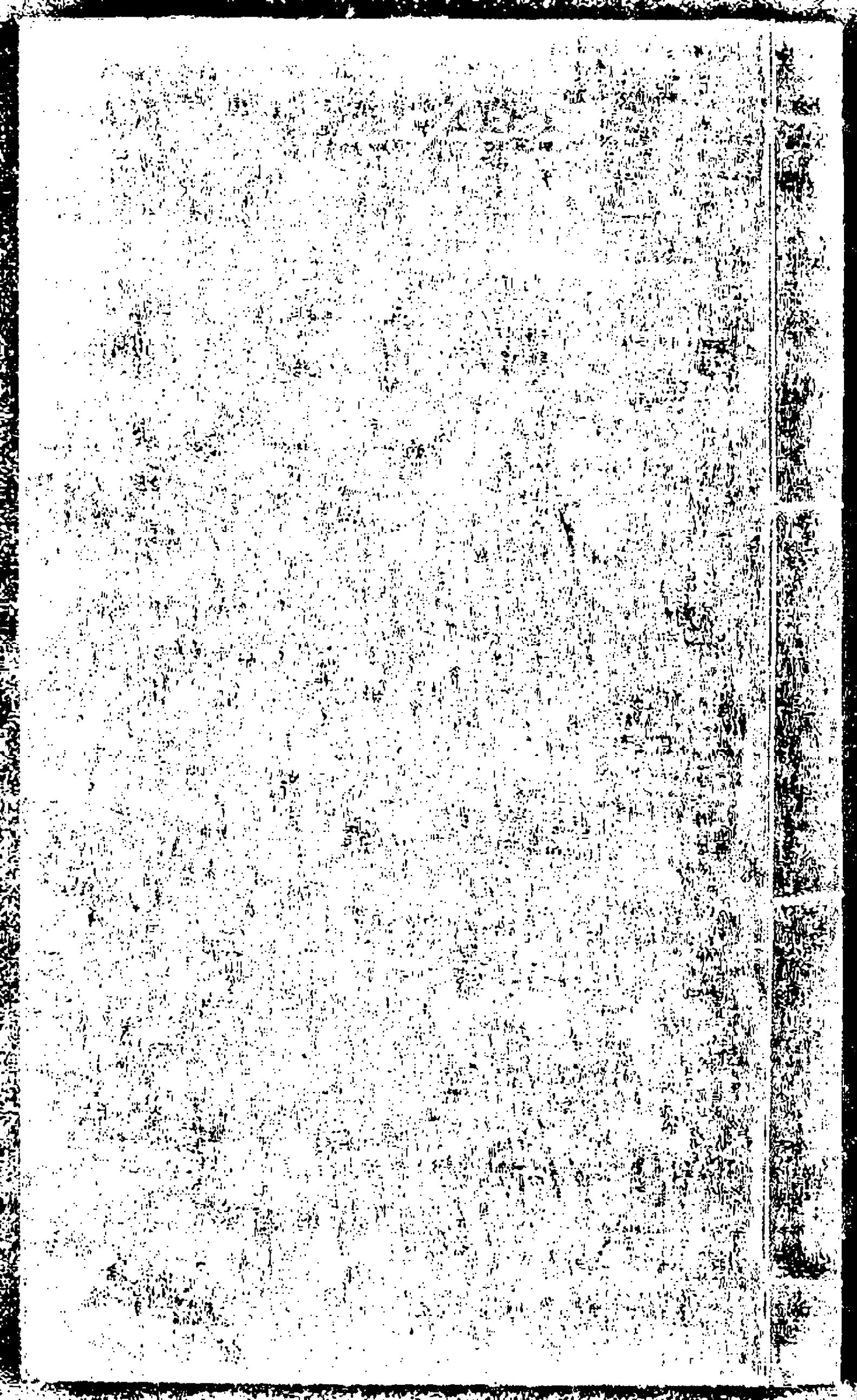
失性留鼓

固可謂得

卷之二終

2011年11月11日





MAY 11 1951

新鑲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外篇天道

圖書館藏

孫大授曰：此篇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闢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帝聖二字，以有差等，以即于皇。帝王霸言之帝，即皇也。帝也，聖即王也。即王而現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矣。然而有運焉者，必有所以運焉者。其極則靜焉，立之故明乎？天地帝王之德者，自為之也。昧然無不靜者，昧者混濁之義。老子云：明道。

王制石曰虛則無所於清靜則一而不變指則安于無知法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靜則含氣于虛此為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也之第則無有焉下道德之至則為以安知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

若昧蓋六通四關則明矣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歸于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也善而故靜之哉萬物無足以悅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而慧生矣故六通四關明之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乎中惟大匠取法焉夫水靜猶明也而況精神理人之心靜乎是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于心則命由我立法由我由道由我行也天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聖王聖人休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失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唐荆川曰俞俞即偷上處休人不自得則其家不睦入而形未嘗愛也故曰俞俞者愛患不能謂本報言天也萬物皆備虛靜而生故曰萬物之本此蓋推本言之歟人知安身立命于此也

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法焉故曰天地之平靜道德者嚆以如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則虛虛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故曰虛則安一安鴻分而教化者而川流故曰安則倫矣虛則靜無為也靜則動而無乎不為故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謂瞭然有條責謂責成于已足蓋動靜相生虛安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無為畫之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俞上俞上者倫上也倫倫則憂患不能入外患不我以及故精神勝而年壽長也虛靜以下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報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明夫此者則命由此立法由此行而道由此行矣是欤明此以南鄉云云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太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聖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

上古而不為壽慶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靜

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靜則不動矣而能役使

群動故無為而尊朴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

故明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大本者即中庸所謂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大德曰道大業曰道

孫大授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先為天下之所歸往無累者則鬼不累無物累者則鬼不疲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為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鄒子玄曰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待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夫工人無刻手刻木而有為于用斧王上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用臣人故事親主能用臣谷能刻木上能用斧冬當其時則天聖曰非王有為也若乃王代臣事則非王

也是故其生此動靜莫不隨化以舒卷又此和樂之中清酒一應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鬼責以為鬼則不崇以為魂則不疲一靜而已矣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服萬物聖人所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已此種空問千聖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不由此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為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以無為而用天下下又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此又為中翻出簡有為者為臣道之當然然前言明此以比面舜之為臣也則臣亦當無為矣林獻齋以為看莊子不得如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援難而

笑臣東主用則
非臣矣故合同
其任則上下同
德而無為之理
至矣
呂吉甫曰在上
者患于不能無
為而代臣人之
所同使臣雖不
得其明新后
祿不濟施其德
殖則群才夫其
任而王上困于
役矣故見統掌
身而付之天下
天下安得其自
為斯乃無為而
無不為者也故
上下皆无為矣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雖雖彫萬物不自說
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
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天莫大於帝王故曰
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賞罰利器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
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
末也此五末者雖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

朴散為器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末
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王者執之故無為之道要在乎主有
為之法詳在乎臣末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
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淡泊寂寞無為而已矣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
從故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
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
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
而况乎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
人耳君子記之

子敬士夫而不
知人同室為下
知人狀
吳儔曰蓋費
賈亦天下自然
之理故曰天道
之序安取道者
言雖不知其序
又得有道也宗
商尚親昭穆迭
次也
趙以夫曰因任
即任有滿賤而
不可不任者物
也卑而不可不
因者民也馬不
肯充繫就衣衣
用也得滿感用
本情終云舍已
致人休養然物
也
林希是曰因親

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
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
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復位仁賢不肯
龍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語大道者先明于天則本
立乎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德
則行道而有所得然者故天明而道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
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形以成之名以
命之故次形名因才任使故次因任原省也省試也所以別
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明矣然後是非定焉故次是非是
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得其宜貴
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肯各繫其情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
其力也又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責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
修身各安其自然之分而知謀不用以歸于天太平之治也

以貴賤而任之
以其所宜為此
之謂因任因任
之以其所宜為
矣故其不察可
乎必原其情之
首其事也之謂
原省原省明而
後可以辦是非
是非明而後可
以施賞罰
李士表曰自明
夫至形名而五
至賞罰而九皆
自然先後有等
治人者必順序
元明先不為第
賞罰也但當不
失先後之序耳
夫用天下者又
大通順序之道
齊政事十計才

以加此此段所論詳正無疵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際而
為之裁成所以詳責于下者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
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
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許道而說者人之
所治也安能治人聚而語形賞名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
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
也
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已矣自道有五變其說
然後及於形名又九變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有為之
法古人有之而非以先也先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末學也
驟而語之倒而言之達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
道也故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治人
典用天下之道虛寂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道。不廢窮。

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美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予天之合也戡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象爲法天地而已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兒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

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美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蕪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蕪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美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爲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微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耆老聃者兒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憮其太漫也子發也因問其要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因問仁

成成全也不義則不生孟子云是集義所生者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體言與物同春也無愛屬仁無私屬義者莫粹後言猶夫言也夫物各萬不吝物而無愛之不一惟勢有所不及而有心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己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為乃私也此一句極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因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一以虛靜恬澹寂寞無為為主之至矣又胡為獨上乎無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鼓而求亡子者哉

李頤曰老子緒
李友朴示人以
真而士成綺求
之千道義則莫
然不獲乃所以
使其意消而心
却也知巧神全
自以巧為巧則
絕李友朴未結
有物也此莊子
脫奇筆然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
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敝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
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
巧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

之亦能悟人

陸西星曰脫
去也呼牛呼馬
隨物所各有笑
故不以毀譽為
心也若受之於
斯所以再受其
言也服者密行
以謂不以毀譽
自狹故能不變
其容以有為
之則不能恒服
矣

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尚有其譬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

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息求見之心助敗跡之暗忘也鼠壤

有餘蔬而棄嫌歎齊以味作財謂棄蔬于暗昧之地似覺未
受不若直以妹鮮蓋意妹氏棄蔬於鼠壤也聖之德主於儉
盡於前而責其暴殄而疎棄之成綺因識其寡恩而不仁生熟不
於前成綺明日復請言昔者有識於夫子正以祭其請教之
瑞今者正爾爾然退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老聖言巧智聖
神之人當机敏給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焉脫之言失也
即不及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人忤者蓋以
吾又有其實而後人與之名不受而再與之爭則殃之者至
矣吾之不應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吾之常服初非作意而
為之故曰吾服也常服也如服簪之服言我常是服此初非
有心故曰非以服有服蓋有服則矜持之心勝而不出於自
然矣恒服安而服之也非以服有勝非勉強
而行之也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意

士成騎馮行避影獲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崔然

陸西星曰而容
目衝然而領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
為不信之徵修
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觀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
恬淡足讓憐初
然後暴慢之氣
不勝于身以是
執善之人嚴察
日深潭死死矣
宜乎不為老聖
所放也
焦贛侯曰至人
知仁義為道之
末禮樂為道之
實能天能人極
真守本而神不
變有所困故雖
有世而不足為
之累
李士表曰以大
小而論道亦至
歸而已矣夫神
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而地生聖人不泯
日神以其無假也冬之曰貞對未而言名之曰本其定一而
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
萬物備焉且廣乎其有容淵乎其莫測冲漠無朕之中
而萬象森羅也已具其曰形者曰德者曰仁與義者精粗環

之所應者外忘
則則神靜心之
所存者內忘內
則心靜矣天地
萬物外也故外
之忘之而神
無所困仁義禮
樂內也故足貴
之而後心有所
定
林希逸曰終以
迂書得意精粗
陳言而寫之於
輪扁畫心李者
狗迹迂心舍本
趨末則去道愈
遠但當究夫聖
人有不亡者存
則李者為句絕
李而傳者為
得無傳之傳而
天地聖人之心
世豈識之哉
而易求也偶得
古人之一書襲
而藏之視為秘
燼無非道也但神之未耳自非聖人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
有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一切外務不足以尚之故有無世之
責而不足為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偕所以者何審
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
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即所謂累所謂迂所謂與
之偕者故通于道合於德退仁義而實禮樂者此謂知本此
謂神之定也至人
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
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
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
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
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世豈識之哉而易求也偶得
古人之一書襲而藏之視為秘

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典以為道載此書吾貴道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者意也而意有所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為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實乎哉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果不在于言而人之所可貴者亦又有在矣然世之人豈足以識此乎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桓公曰敢

問公之所讀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

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

曰吉甫云莊子言此致學者言忘書而求不于形色名聲之問也夫斲輪事之祖者然疾作其若為於手而獲乎心者雖文十犹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莫美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

語也

王制石曰桓公

以書徐為而起

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

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所能傳疾徐句惟林解意情輪斲而言徐寬也疾緊也寬則

其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若澁堅持而不入雖在不寬不緊自

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統分寸也非子之意欲人離口耳熟聞

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

有言無言俱為筌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誦其言而忘其味

誠糟粕是耳而不免于輪人之所笑矣於是方壺外史重宣

此義而作亂辭

帝王之德
無為自然
達本明宗
末在于下
五未非先
太平令主
聖臣告君
曰陽仁義
上通于天
明此南陽
和天和人
要歸王君
九變以舉
曲士論治
天德也寧
老氏寧姑
虛靜恬淡
竟之為君
本在于上
詳貴臣者
先後有序
倒道而行
不與藏書
成與與制

書貴敦道
輪扁設譬

言豈盡意
古人已徂

經公請書
精治已矣

此篇之義
以天運地處故
論端設問曰
風雲流行之故
答以六氣五常
三皇之治侔天
運而行德教故
無為而化民樂
自然
即玄曰事物之
有或知其故然
孫其原以至乎
極則無故而自
然也自爾則在
富順一順則在
便則凶者假幸
何妄而天性不
可違也治成德
備下上天下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事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
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和意者其運轉而
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澹
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吸是孰居無事
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張是誰綱維是又誰居然無事誰而行也居無事三字是妙
蓋主張綱維猶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無所為矣其有
机絨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上耶机絨二字最妙此
老明知有窗机絨故意詰問此窗机絨直是閑密難曉淨此
然運則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太
空騰機而為雨注為川澤川澤之氣復蒸於雲升降上下如
轉機機又未知孰隆施是孰若無事誰樂而勸哉隆如臨隆

戴之順其自尔
故也

之隆雲雨者陰陽和氣而成故以為造化之端樂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徨四周先言北方者北方地高陽亢
而戰故多風呼震風氣也故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
不過日月星辰雨露雷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

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如上細細

只以一句答之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
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時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露
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
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
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也吉
也如上篇本在下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
自然而無為

唐荆川曰世倍
皆以愛為仁則
虎狼之父子相
親何為而不可
言仁於若夫至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
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人莊子曰至人無親大宰曰蕩聞

仁則天地聖人
之仁是也與道
合休而充為豈
容心於其間哉

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人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
至人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問至人而曰至人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入於
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人無親蕩
也以不愛不孝疑之失其旨矣莊子曉之曰至人尚矣孝不
足以盡之也有至人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所言非過于
孝者之言也乃不及于孝者之言也蓋至人則過于孝矣至
仁之過于孝則知至仁之無親又焉得為不孝乎大抵莊子
問答正言着

反類如此

孫大授曰雖
浸染要六國時
元聲希不改口
益習使然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鄧子玄曰為仁
而至於此則德
遠克聲而不為
利澤乃然而莫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
遠克聲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

知是謂之道合
體而元為也豈
直太息而言仁
孝哉

呂吉甫曰至頌
名漢并為修其
可頌而至千至
仁則孝悌八者
雖遺之而其名
事固已并於其
間矣適不諭言
其適元所往而
不在也

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仁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非焉至碩名譽并焉
是以道不渝

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
謂恭效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悅色本于田秉愛孝易而
忘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不知帝力之何有蓋恩澤之民
而渾沌之德也故以為難忘親易而使親忘我難者凡親之
不能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是我无心
也觀示元心也渾然化而入于無迹矣故猶以為難充一家
也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盡矣非至人其孰
能之哉故德遠克舜而不為也澤施万世而天下莫知也莫
知則蕩乎無德而名矣豈直讚歎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
仁義忠信貞廉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為修飾以役其
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在我則國爵并焉至富在我則國
財并焉至碩在我則仁義并焉并者兼而有之之意以諭至
仁在我則孝悌九緒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
有變戚直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惟道不渝詭得而并之哉

鄒子玄曰論洞
庭之張樂明大
道之淵微矣以
陰陽行以禮義

天之和四時以
之太和萬物察
時太和萬物察
著協序生之
原也動無方而
居約冥天機停
而五音倫則隨
物潛藏觸發發
見不可以形聞
聲盡而天遊所
到元非至和希
聲所存元非至
樂也

林疑獨曰此段
是一片文字有
首有尾有腰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
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
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夫至樂者先
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
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繫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
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
也此段專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太清四句乃作樂之本旨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
地之節候相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徵之以天禮以節之則
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乱故曰行之以禮義大清者清氣之元
以之為主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大清夫
大樂每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必先應之以人事而順之以

勝終遂應蓋
作意為文也

陸西星曰讀莊
子者如現幻人
幻物知其為幻
則千法万法皆
從一法而生不
復受其欺弄矣
即子玄日此一
段文字便似張
樂洞庭之野無
首无尾難以卒

有細推之曰
有條理乃自孔
子語太師樂未
莊子非沿發陳
言者論樂之一
成其妙處自然
如此

天理行之以五德而應之以自然視聽思也董子所謂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位矣故能調理四時
太和万物匡衡所謂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此作樂之本也且
夫四時迭起万物循生故一盛一衰一衰一盛文武倫經象之文
陽也武陰也至于清一濁高下相濟如陰陽之調和而其
声流動光彩美哉洋洋乎又如蟄虫始振而吾驚之以雷霆
繁舒鼓舞不能自已至其始終相生則如循環無尾无首
一生一死一積一積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一即一死一生
一償一起之一不可待言要
不可執故女聞之也始而悞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
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
吾止之於奇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
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于四虛之道倚於稿梧而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

至委蛇女委蛇無為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不聰合故能長能短類聲影之前却能柔能剛象氣序之幻
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
名高明塗卻謂充塞兌也却與隙同守神者寧一心志凝然
而聽之所以審音律之節奏以物為量上之以管以定鐘律
之短長其聲揮綽悠揚發越綽乎其寬也名曰高明之樂能
使鬼神安位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者吾止之於有
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聲氣之自然故行乎
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子欲思之而無所履吾影儼然自立于四
虛之地倚稿梧而吟知窮乎其所欲見力屈乎其所欲逐所
謂蕩然：然：乃不自得意蓋如此吾既不及已矣言子既逐
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儼然自失喪其耳忘其目廢其形骸身
如虛空弛放而不收故曰乃至委蛇惟委蛇故急也夫見
人作為自責非思慮所及者則張然惛然其狀類此
莊子善休物情只此數句形容殆盡妙矣哉妙矣哉

羅勸道曰天樂
者即自然之命
也無言而心悅
者不可以言語
形容而心自悟
悅也引有殊氏
之頌以見其意
外之妙也汝欲
听之妙處不可
接疑惑也夫
其則精神為之
森爽若有鬼崇
然故曰忘息則
心力疲竭欲樂
去之故曰遺惑
則知謬言迷故
曰愚既愚則可
以入道可以入
道則可與運載
矣固樂之論而
及于道者也

吾又奏之以無忘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
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
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
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
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殊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
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
也樂也者始於懼亡故崇善又次之以忘忘故適卒之於惑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其精神揭而高明調之以自
然之命者言樂之節奏乃天然之妙自合如此非有作意而
為故若混逐若叢生混逐如禽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言
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草木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
害故林同樂而形迹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泯也

陳詳道曰廢筆
之物於時無用
則更他妙也

：昏：又若樂聲而天籟之自鳴者故動於無方居於幽冥
或謂之死矣而生者清焉或謂之實矣而榮者繼焉行流散
徙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夷所思要皆自然之命人皆疑之
稽諸聖人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順
自然之命則如人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元機謂元神重宰
五官皆備言五官各司各效其職此之謂天樂無俟于言而
心悅者也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殊氏為之頌曰聽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此神之無在而
無乎不在無為而樂夫不為者不待此者不得謂之天樂
不得此不足謂之天樂如欲聽之耳目故後接也求其然而
不得其所以然故惑故樂始于悞：則樂之德尊
次以忘：則樂之德卑卒于惑：故愚云云也

陳詳道曰廢筆
之物於時無用
則更他妙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

陳詳道曰廢筆
之物於時無用
則更他妙也

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陳詳道曰廢筆
之物於時無用
則更他妙也

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若踐其首脊

陳詳道曰廢筆
之物於時無用
則更他妙也

蘇者取而覆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游居寢卧

禮亦宜安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各功也

陳詳虛曰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故錄迹以復于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于緣迹之弊所以始况以爲狗車舟次况以桔槔橈袖終况以緩狙好醜猶古今周曾之不可一也王元澤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于合時宜

其下彼不得婪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和圖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和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而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而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袖和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應亦休而已彼以爲夫者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省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東施而不棄則醜人也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乾齧挽裂盡去而後懷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夫周公也故禮施病心而曠其里二字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二字

其里之富人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且夫古今之不相及也尚

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及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鼻文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舟之陸其不利于行也必如是皆不通夫無物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仰一聽夫人而已無何與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時而變何又屑焉求其同哉亦適治之爲貴焉耳猶之相梨橘袖和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又由西施之曠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職是之故也而何哉

初際此皆寄孔
老以明絕李之
義

吳傳曰道而可
執以下數句論
以發明道不可
傳之意最為精
切非高以聘辭
宋勝者

禮以夫曰此老
聃言政道致用
之始於

孫希逸曰名者
不可多取多取
則德之傷也人
義不可入入之
處則觀而多言
道進則無所不
達苟問則其求
易曉不實則不
與物交如是則
凡所承者莫非
真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
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
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
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
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
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中無主而
於道有所見之謂若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正
統有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二得夫子印證便唯

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入者也旬外入者無主于
中自悟入者也聖人不出者不出多言以強聒直待其自悟
而後正之理人不隱者作止語默無非至教明
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耳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以
久處觀而多責古之仁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逍遙之墟
食於苟簡之由立於不貸之園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
無出也古者謂是采與之遊何謂各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
下士皆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
之物不可多取而擅之已身若夷齊畏名于首陽之下北下
則心于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者先王之遽廬章句
也言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寓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則則
必受人之譴責喻知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
全責我者備矣故曰觀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
宿於義而而不留不欠處仁道之遽廬而惟遊於道是之墟
食於苟簡之由立於不貸之園復自解曰逍遙無為也苟
簡者易養也不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小人雖養之泰無出

李士表曰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園也舍之悲者極之不能不慄也無所監以窺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義故古者謂是為采真之遊為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監以闢其所不依者是天之戮民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天變而無所遷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天然取與諫教生殺

八者王人所用之器和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其心而生死無變於已猶大變而心無所遷大變謂生死大故心無所遷者毅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遷滯也以其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于逍遙之盛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于外而中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開闢影來天門者靈府也天門開則蕩然而無礙如自

在矣

范無隱曰天牢空之物体不容一物目與膏尚然而以吾心乎且人之學陰賢自然而出不足多造作則不足多矣名教之現又奚足當乎故借鯢魚為喻言魚相忘江湖喻人相忘道術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以方易位矣蚊虻瞋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憐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魚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撻德而玄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厲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相忘道術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乎

何所加飾則名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

若足而已

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噲予又何規老聃哉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

謂神氣卷舒養乎陰陽謂以

陰陽三氣自相吐納合也

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支道林曰孔子

聲者奉孔子之

命也

陸西星曰孔子

以仁義憤心比

播糠眯目敗地

臂膚則以五帝

三王為非聖賢

矣子貢又求之

王讓事順逆之

間則其逆之尤

難者

王制石曰黃帝

之治使民心一

一純一也竟使

民親即親睦九

族之親雖使心

民心競一爭競

子貢曰然則人固存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軔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偕堂而應徵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竟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子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各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爭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知誰則人始有妖

寒陽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文王儒墨皆起其德始希倫而今乎婦女何

言哉居尸而龍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常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過者化存者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以為之故子真聲孔子而往見之以孔子聲者稱道孔子以為先密欲弟子通而見之也老子自謙吾老矣年馳而事矣子將何以教我乎子貢平日只在祖三皇而宗五帝熟聞老子早凌帝王心切疑之首舉為問於是老子差等帝王而論以見世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俱於靈鑒渾沌非為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一謂純一於時大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有孩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也竟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親睦之族子章百姓是其徵也民有為親殺其殺而民不非殺其殺者情禮獨隆於其親而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不以為薄也舜之治天下也使民心競一爭競也蓋虞帝尚賢故能使民爭一則和氣決裂答徵之感能使民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於孩而詳誰何如此開殺太早是故喬失開而不殺者為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變一謂變其大道為公之心蓋

氣大發則震早開故使婦十月月而生子云云也

專制川曰子奇
本謂老子獨絕
三王故款同于
三五帝今又
見老子通毀五
帝上及三皇則
失其所以為法
矣

天下而禹獨加之且于羽之師有危之攻皆在禹時上行下
效於是人有心得而無有順有心謂有機機變詐之心無有順
者誅其不順以歸于順也殺人者死而殺盜者無罪機曰殺
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驚備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為機而
天下耳是以天下之人自机駭異而儒墨之徒此是彼非橫
議交作机警之心起于家室施於男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
之常故曰其作始有倫而今夫婦女夫婦之大始古人作始
自奇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稚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
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
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

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

上悼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厲蠶

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

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大道無為之治其政開闢其

國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上悼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

墮四時之施老子云以知治國國之賊是以其禍惜於厲蠶

趙以夫曰六經
者先王之法則
在度數而見于
書非其所以化
者也其所以化
者神明而已迹
有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以是
而化天下宜其
不用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
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

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和老子曰棄矣子之

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奸干也鈎如易弋

言過則必為
彼所笑矣

夫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

而風化自類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

為人則變同乎
典化

人而合乎天
矣易曰天行健
其所以為健
精為物將窮
為要此其所以
為化也欤
劉鑒曰孔子不
出三月而得之
於焉為形影
陰陽之為對
雖莫不皆生而
其所以生者未
嘗同則知之可
不也化而已
矣夫立不與化
為人則為道而
不至于與造物
者為人也又安
能化人哉世之
學孔子而不得
其所以進者其
患恒在此

不可墮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
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為鵲鴝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父
矣夫立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
矣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過也蓋亦感之以無迹乎故引
物類為喻蓋天下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鵲以目相視眸子不
運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為雌雄而風化者類物名山海
經云童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
曰奇類皆自雄雌而生生言風化者機動于此神應于彼不
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時之不可止
而道之不可墮者苟得此道以為感動之本又何自而不可
哉迹則為可以及化於是孔子不出靜默三月因舉所得者
以為對蓋亦化之出于自然者正與止文互相發明為鵲鴝
魚傳沫而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
與化為人則自然能化人矣此意正與老子同故老子曰可
立也得之矣方壺外史重宣此而作乳辭

其在上帝
無為自然
正言若反
北門變志
古今水陸
孔聖其窮
無正不行
處廬輜居
鵲白鳥黑
大亂乃作
以知治國
陳迹非履

惟治順天
上德不德
匪蕩攸聞
大惑似愚
舟車易通
道不可傳
道非口耳
采真之由
無失其朴
帝降而王
惜於蠶蠶
與化為人

孰居無事
至仁忘親
洞庭張樂
道斯可契
再陳蜀狗
無主不止
公器難取
道遠之墟
仁義憤心
民乃大駭
風流斯神
丘得之矣

復軍於冬

道引而毒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涕脂無枯而象象行之此入地

分而不自失者
故當付之無所

王帝曰腹內多
養神不及細論

林焉不役心于
取不之聞平則

不微易則不衆
恬然無知安不

加物所謂寂寞
無為者亦若是

而已

施仁曰此處皆
贊詞火生千虛

天聚生千逆物
典人同者衆天

是焉故死人非
同於自得故无

之道聖人之德也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
淵自井寂冥而投于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為修之累
其身也死不忘無不有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言
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
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
入和氣不能繫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

沈然無所惜也

孫大授曰此數
句甚有味太虛

之休本自虛无
恬淡一有所動

俱屬妄念六祖
教人于不思善

不思惡時認取
本來面目即此

見

和望曰夫衆人
失之于動而全

人則養之以靜
而聖人則豈一

無所為哉此實
學文三家同一

一

一

夢其覺無夢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如天行

容心也如物化貌然無所累也與陽同波者波字最妙見動

靜相生波平則水靜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

始去知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意必

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耀光之露也信而不期則信之誠

故曰悲樂者德之和喜怒哀樂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逆之至也

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

則清莫動則平靜開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

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

肯但道家更切耳

清莫動則平矣使其辭閑而不流則雖不雜而亦不能清何者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生方為合妙此箇學問三家一肯但言養神則

焦弱侯曰柳歲千歲之論謂神之于身理重創如世人左昏迷若此坡其立論始于非刻意高行之習而終于能休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

夫有千越之劍者神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之精通合於

郭子玄曰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典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又區區然其末而以刻

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並流上際於天下蟠於地皆精神之旁達也其名為同帝帝即所謂天載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成

聽命于主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素之道莫要于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即我即一合別之精上通于天則與天載昭合而無間矣然要知一是箇甚周子曰一故神守神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與精相為依附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貴精貴精者無勞尔形無搖尔精不使之喪失於外矣故素也者謂其不離於物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而真常不壞之体全矣謂之真人不亦宜乎尔時方盡外史為作

素行為我

聖人之德無乎不忘其德乃全守神為急一之精通謂之真人

天地之常虛無恬淡無乎不有漠然無為純素之道與一為一能體純素

守而勿失合於天倫

林希及曰混茫
而得濬濬雖有
知而無所用則
其為知也傳矣
奈何政失淳和
俗趨浮薄離道
險德藏而溺心
至于世道交喪
而不可復也

謂神發無以知為者常自混漠緜其光而弗耀也又謂之以
知養恬何者用之則不能恬無以知為則恬者常自恬矣
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
理出其性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德而無所不容於是有仁之
名道而無所不理於是義之名義明而物觀則各盡乃心
而忠之名所由立矣中心純實而反其情以歸於性則樂之
名所由立矣九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根華實並數而不
得謂之循行若禮樂而徧行則人皆遂未忘本
紐于俗學之支離而天下於是乎始覓矣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茫
之中與一世而得濬濬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
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
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
性命之正言德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各足蒙
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人之德無蓋世之善天

袁雅隆曰世之

下誰不正者誰我正者我與天下皆相忘于無為自然之天
此大道為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語如是滅度無量無
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蓋德而不冒之義也古
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濬濬焉者用是道也故當其
時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上恬
下熙皆莫之為而常自然

聖聖人之言此

運德下哀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哀及

其德者不知吾

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

物而不與全人

下與治化之流濬濬散朴離道以善儉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

同愛之知則開

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

外言而驚疑笑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

訝不廷怪也自

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道之人何由興乎

變人至唐虞則

世世亦何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治化之流濬濬

也

散朴時有厚薄

也

其應不同所謂

也

太昭發有仁義

也

知慧出有詐偽

也

道交相喪然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柁以期日景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凌約曰現莊子之言似有慨然於時命之不遇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孫大授曰此段承上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謂時命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指意同論極純無疵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人有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而者以故品為

德哀順而不一不一已失其性矣猶順也再哀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泉涿鹿之師濠與澆同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心起識日以心可也知不足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轉文則成質轉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偏行之札樂爭逐于未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而復其初蓋至是而世與道交相喪矣道喪故道之人不能與乎世世喪故世以無以與乎道是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而如此交喪之世道德則既隱矣隱世隱之矣聖人不自隱也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

藏其知而不發也明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友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承上文而論極純正無疵及一無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

七

孫大授曰此段承上有身處說未亦見文字相生之妙余有丁曰道不小行賤于坦途德不小識現然不通自得其志獨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李士表曰寄之去來无休戚于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弟之樂者人患不知求耳耳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德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易其樂而已矣今

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舞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數段通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儻然適然而來也儻然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貴不與淫而貧賤不可移彼以指窮達而言此樂無窮無遠在彼在此無有加損與寄來則樂寄去則不樂者不

同况所樂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也孰若此樂之恬憒哉
世不知所性之分定而惟僅未者之是慕未免喪已於物失
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物倒置則全不
知本未輕重矣方虛外史為作亂辭

蔽蒙之民
荒兮未央
以恬養知
知復養恬
離支俗學

恬知交養
與世澹漠
還德下哀
濠澤散朴
民始或亂

離道而善
去性從心
險德以行
世道交喪
聖德乃隱

吳由何與
隱不自隱
時命大行
存身之道
知不以飾

深根寧極
小識傷德
大行道運
反一無適
僅來而寄

得志樂全
喪已於物
軒冕非性
是謂倒置

外篇穩水

呂祖謙曰秋水
時至百川灌河
則李自外至而
未達乎大道之
譬源流兩炭不
辨牛馬則為道
而不出乎兩旁
中央而未至乎
有所不見也順
流至干北海言
循理而求則又
潞其府居廣面
望洋向若則起
大道後无窮之
時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

為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至於埜

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為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

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故以河伯寓言涇濁也。秋水時至。百川皆盈。滿于黃河。獨流

泛溢。拍滿兩岸。故口涇流之大。兩涘何中。渚岸上各牛馬水

大而岸遠。不復能亦。於是河伯欣然自喜。而為廣大之觀。盡

在于已。及其北至于海。東面而望。水天混涇。茫然一色。不見

孫大授曰。夫學
道者見欲大而
心欲小。見大則
不以小自安。心

神也。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言世之以水自多者。聞道僅百耳。

小則不以天自
有海如此之大
而海未嘗以自
有方少存乎見
小此望道未見
之心聖不自至
之意也知見少
則可進于大現
矣
夷道林口拘于
鹿則小大之所
限篤乎時則又
近之所事東於
我則方術之所
制天下所以不
得道達者以此
出涯溪而現大
海則脫其拘限
而與于无方之
現故可以語大
理

不及萬分之一豈宜自多世間有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
義者吾始不信而今信之蓋非睹子之難窮則幾乎局於已
見而長見笑于大方之家矣殆矣下作一句讀更妙孟子曰
觀於海者難為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仲尼之聞不少
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論未免高上一層進上一步
此真不可與曲士道之惟大方家可也大方又言大道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
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
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
虛春蠶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海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
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
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學者道者

王守仁曰所以
存夫見小者蓋
以道而現天地
則天地小矣以
天地而現世界
則世界又小矣
而五帝王上諸
人以此自多其
與河伯之自多
于水也無以異
矣
王世貞曰小大
之辨各寄階級
不可想致致五
帝三王仁人任
士之所為不出
乎一域物勾定
域雖至知不能

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小心則不以大自負
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始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小此望道
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
知見少則可進于大現矣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
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今率
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
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
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
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而觀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中國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壘空水穴稊米稗米言微之甚也凡物之有名和者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窮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車之所至物類有萬而人處其一我處一

出焉故曰起小
大之羞將以申
明至理之尤辨
也

焦弱侯曰河伯
欲大天也而小
毫末也

便自死海若為
說一段道理

遠近證古今察
盈虛明坦塗上
休勤將來如是
則我毫末而

不足謂之小天
地雖大而不足
謂之大矣

許應元曰不若
無知王倪對齋
欽之問是也不
若未生姑蘇不

到人間之變是
也然既生既知
矣將何以自免
曰能以無生為
生不知為知則
於生何累於知
何有哉

中之一人耳以我之一對物之萬生茲育於四海之間不
猶毫末之在焉俾乎如是則蓋眇矣而五帝連之三王爭之
仁人憂之任士勞之伯夷躋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得是
奚足為哉而以之自多乎其與河伯自多於水也殆无以異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
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察
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故逞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
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子坦塗
故生而不說死而不補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
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
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知豪末之足以定
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海若為說一段
道理夫物量无

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謂局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
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夫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
一定而各各自足知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證于古
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常明於坦塗而知
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規遠近者以身之所在而規之身在此
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待為之近矣如是
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
樣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量之無窮證
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證之蓋身之所處見在為今過夫為
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今即過去之見在也然而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選而不問今無
常今有時而為古是以撥而勿跂以是而知時之無止蓋人
之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問後撥乎前進而勿及則跂
故知其無止其息自息察乎造化之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
息也而盈何常盈物固不足為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而
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悲知分之
無常明乎坦塗無有平而不險無有往而不復則知生者物
之出而往也而往者又反其生也何悅之有死者物之來而
歸也而歸者又伸其死也何補之有不獨謂其死吾寧而不
崇以是而知終始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言我生畫

李士表曰此一
轉又將大小字
面換作精粗重
上入細說向道
理上去

夜卒始若環不可守以為常故曰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天
壽疑貳其心故其生也不脫其莊也不補夫知物物之名是
也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吾自順之則我即道道
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
地之為大而毫末之為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
道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附不知之為妙其生之特不若未
生之時之為達然其所不知者作麼指擬未生之時作麼名
狀今我以眇然之身而欲窮此至大之域窮而不淨宜其迷
亂而不自達也不自達則數然而饒其小宜矣故惟知量之
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以不知典未
知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箇學問又自現遠近正古
今察盈虛明坦途上休勸將來如是則我雖毫末而不足為
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為之大故曰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
至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種公案莊子
一生真實受用不得草草看過惟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是信情乎北海若
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

施仁曰自細視
大者自力所不
及有不盡耳非
不可圖也自大
視細者雖蠅螟
蚊蚋視之而不
見直不明耳非
死形也

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
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
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
致者不期精粗焉

信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
者不盡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圖自大視細
者然耳然論精粗論皆有形也今精曰无形非無形也但小
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口不能分不能圖皆可言論也可
以言論則不謂之精矣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但可以意致
則精矣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又不可以意致則不期
精粗焉蓋道無精粗論精粗雖精亦粗矣此與中庸論末章
論不顯之
德同旨

和室曰大人以
利物為先而不
以仁恩自多不
為利動而不賤
莫利之人皆迷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
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

大人之行異乎
世俗以至倭誦
亦不賤之則君
子小人亦不同
行是大小不足
為辨又何爵位
我恥之足為勸
懲哉

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倭誦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我耻
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
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厭無取舍故其行
也雖不害人而亦不以仁恩自多其動也雖不為利而亦不
以門隸為賤蓋門隸乃執鞭求利人因其可賤而賤之非玄
同也雖不賤貨而好爭矣而亦不以辭讓為多雖有借人以
奉事矣而亦不以食力為貴且人有貪污之行亦不賤之
如上文所止爭財借人之類行殊乎俗俗則多有辟異之行人
皆多之而不以為多為在從衆則多有倭誦之心人皆賤之
而不以為賤世世爵之不能為之勸也世戮之不能為之辱
也如此不分是非不細大亦不知玄同之德自合如此老子
所謂得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
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旨故聞之曰道人不聞有聲
聞非道人也至德不待齊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已有我相
非大人也此約分之至也約如以約失之之約謂收歛本分
不自大也不自
大故能成其大

余有丁日上言
大人无貴賤大
小一味玄同河
伯因問物之內
之外分明有箇
貴賤大小自足
一種道理不知
何以於无分別
中至有分別故
口應至而倪貴
賤云云北海春
之云云此箇分
別俱為心識
胡時仕曰此下
註五段尤標精
白
星然曰因其所
有而有若東天
有西因其所無
而無東則無
西知東西之相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此
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倍觀之
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
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立
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
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
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
觀夫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此個分別俱屬心識
駁鑿混沌大非所宜以故論大道者去之海若答言以道
觀之物本來無貴無賤以物自觀過為分別故自貴而分賤
以倍觀之其貴其賤又不在已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

反而不可相無
則所謂功者其
分足矣而道非
功則非有元也
呈待曰曰其所
然而然所非而
非知堯桀之出
于自是而交相
非則所謂趣者
其擇觀夫而道
非無則非是非
也若然則為道
者兩忘而休乎
天均應周而倪
貴賤小大哉

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大小之等而言之因其
大而我大之則更大矣因其小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
好體貼人情如人說某人好文字我隨衆喜他則他篇篇句
句皆是好的又如說某人不好我隨衆惡他則他件件事
事皆是不好的不知他的等第原是沒則量的若我不因人
之大而大之則雖天地之大我言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則天
地將不為梯米乎不因人之小而小之則雖毫末之微我言
芥子可納須彌妙高山也則毫末將不為丘山乎如是則物
之小大亦未有定也而差數觀矣然則何至而倪貴賤何至
而倪小大乎分明是不可得而分也推之而至于有無之餘
是非之辨亦復如是以致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而功之有也無也又
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耶此果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
可相無則有無之功分定矣何者東者西家之東而未及東
之果為東也西者東家之西而未及西之果為西也使舍東
而言西則西亦不成而矣舍西而言東則東亦不成東矣故
曰相反而不可相無喻如對無而稱有以有而形無然有
無之名始立若缺其一則何所據而稱有又何所據而徐無
故有無功分之不定即此可與知矣然口定者決定其為不
定也又以人之趨向觀之因其附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李士表曰堯舜

貴賤無常之喻
以明貴賤之不
可倪

陸西星曰牛受

又即物理而論

何至而倪貴賤

何至而分大小

師天而無地一

段見倪貴賤分

大小故有方之

見而不知無常

之變者何以見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而是是非上又有未定也
知堯桀之仁暴自然而相非則人之趣操觀矣蓋正人操和
人為和上人亦指正人為和但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此
皆于不分之中要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道之所以日
表人心之所以日滴也又孰知是非
之不可為分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
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
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驕驕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鵲鵲夜撮蚤察豪毛書出瞋目而不見立
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
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二代殊繼差其時

子曰：「子夏，人謂『學』者，
『子夏曰：『學』者，『有物』。」

白公則為賤而在湯武則為貴矣如是則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不可定以為常又即物理而論榮麗可以銜城而不可以窒穴驕驥驥驥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往狸鵲鵲夜撮蚤祭毫末而畫不見丘山物有殊畧物有殊珍物有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大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是於此而或非于彼古今無常治之世理于前而或亂于后若也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乎是不明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矣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孰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夫貴時耳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裨繼而殞為莽為誅亦裨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其俗則人以蔡夫目之亦何取于裨繼而貴之乎然：乎河伯愚知貴賤之為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索何北海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及衍。魚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之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魚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適。後何為乎。何不為乎。海若答曰。

以道而現何者何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世諦也自有
貴賤則貴以臨賤以承貴相傾相役出入有碍如何得寬
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口是謂反衍者寬義慎
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梗矣故曰無拘而志與道

施則於少多而不累于利若是而不反其害者未之有也

大寒如此无貴賤各足其足何所自少何所自多如人屏謝世緣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何多少之足云乎直母執一而行而與道相背馳也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差參然曰無拘曰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又為之形容儼乎若國之有若而無私德由乎若祭之有社而無私福及乎若四方之無窮而無私珍域無懷萬物孰承翼之而無私係戀无私則萬物齊一而長短大小皆非可論矣夫道無終始而物有死生故將自其不變者而規之若可恃以為常自其變者而規之則不敢恃乎其常成而位乎其形特成謂居其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何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始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汪道坤曰自篇首至此九六問答如風驅雲浪漸近漸微至是而聖道自覺

河伯曰然則何貴為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人莫不順天更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雲其類如天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難以達理察安危謹公就物就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休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則者也休天若德則順伸後天友要語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虞已處人之實畫矣故河伯心冥

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安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如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又明於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于不窮者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納諸畧獲陷穽之中而莫知之避與彼立若墻犯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人自取禍矣者也是以聖人無死地謂明于權而不以物害己也且如語至德者與大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豈謂與之相薄而物不能為之害哉言察乎安危安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內言主張之者在外言斡旋之者德在乎天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體會而無所復問

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及其真

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改轉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自然之謂命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已德喪於為名者多日無以者不以千金珠彈鳥雀也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謂不過是也

佳節候曰數段

數重直是構思奇絕中間噴噴之喻尤非人思慮所及者如說風上說出箇用小勝以為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不說心日便文字不板樣如半閑蓮花妙聽者得之

之喻尤非人思慮所及者如說

踵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趨於北海蓬蓬然

者同一妙用不說心日便文字不板樣如半閑蓮花妙聽者得之

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鱣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謹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遠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其辭曰司馬云

然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鱣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謹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遠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王儒曰以是為

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謹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遠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則為足不以無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謹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遠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足之愈故蛇憐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謹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遠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蛇有為不足故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謹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遠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有方為不商故

我也及其知非
請辭而退
大勝者也
施仁日時明時
命之故當故奇
之求諸也時勢
適然者言無為
勞心于旁通之
間也漁夫微父
烈士之重積各
有所安聖人則
有所不安矣知
命非已制固无
所用其心也夫
安于命者无往
而非道遠矣故
雖巨陳美里无
異于紫極閣堂
也
胡時化曰公孫
龍當時之辯者
軒井中赤虫也

為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
異雜堅白然不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
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
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
子獨不聞夫埴井之畫乎謂東海之蟹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
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踰時埴井之
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覲乎東海之蟹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繁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火井之地軒
科斗九年之水
七年之旱信然
人類天矣莊子
漆作十年九漆
八年七旱便自
別適猶柳上
也商距小虫也
麒麟也
李士表曰井龜
海蟹即前河伯
水若之素而歸
於達理明樞物
莫能害謂世俗
泥濁所見陷陷
雖知有聖賢在
前強欲金美狹
儒子學行及失
故步蓋以所短
而希所長城公
而求非徒无益
也
大干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
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
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畫聞之達適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
猶使蚤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
言而自造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畫與且彼方毗黃水而登
大皇無南無北莫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及於
大通子乃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
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忘字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二大夫先為王先容也。竟與境同謂以四境累足而治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莊子曰：我知。我知之濠上。
此一段甚有辨才。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惠子不知魚之樂。也。莊子却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然我與子。猶人類也。尚以尔汝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況况魚為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方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辨論。取給予口。皆為枝葉之譚。非本論也。若循其本論。已知子

惠子之膏肓亦所以善吾之學一先生之言而後妹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于水也故以結終篇之旨云

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之上而逍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是以不待與魚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故一体同觀若此後來者若茂叔之觀窓草子厚之聽驢鳴皆得此意方壺外史說是篇

百川灌河 伯也自多 觀於北海

人處九州 毫末馬体 天地穉米

至細莫俛 語非所盡 意豈能思

大人無已 知分知時 一体同觀

反衍謝施 無動不變 無時不移

大義之方 何為不為 護于太統

察于安危 罔騁屈伸 達理明權

無人喊天 無故戒命 以不不睹

而虎太勝 能真井蛙 龜非暴虎

莊曳楚龜 惠赫梁鼎 龜魚出遊

其樂只且 知之濠上 我園井魚

至樂外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哉無有哉今至為至據奚避

奚慶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

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

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爾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貴者若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

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

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

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

陵希陰日從上篇來以物言已遂下意來樂與憂為天下定值至樂存身之術冒頭終開又說起兩句呂吉甫曰有生為樂憂者多端以至時處上說罔知所擇而妄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耶意謂人欲于憂善中必生欲離憂極思後則其樂時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可知其樂之非樂也

天下之事成則有矣。極則有矣。倚伏所以舉世。陷于象象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于性命之。情乎哉。卒之于。尤樂先樂。是為。至樂乎樂也。已。

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尊。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而。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樂。無。樂。二。無。有。哉。及。詰。之。辭。言。決。是。有。也。今。奚。為。矣。據。一。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倍。有。此。四。等。一。句。斷。叙。其。為。形。也。亦。愚。我。為。字。作。去。聲。讀。愚。者。以。物。喪。已。富。者。苦。形。勤。作。數。多。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為。無。用。矣。其。為。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無。有。外。竟。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不。亦。疏。乎。壽。者。負。此。資。愛。有。患。之。心。惜。不。死。何。自。苦。也。而。猶。有。求。為。引。年。之。游。者。其。為。形。也。不。亦。遠。乎。烈。上。砥。礪。多。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於。天。下。蓋。善。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當。遂。巡。却。去。而。勿。與。

非。直。樂。也。至。樂。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直。名。也。然。後。安。於。死。為。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樂。活。身。者。惟。無。為。近。之。天。地。死。為。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往。無。為。物。惡。得。不。化。我。吳。儔。曰。後。首。至。此。一。片。文。字。往。後。曲。折。剔。抉。无。為。之。妙。

之。爭。此。活。身。之。道。也。而。子。胥。乃。爭。之。以。自。殘。故。夫。名。不。爭。不。死。名。不。爭。不。成。果。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處。大。率。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趨。果。樂。無。有。也。吾。以。無。為。一。樂。誠。樂。矣。而。世。倍。苦。之。吾。如。世。倍。何。我。故。曰。至。樂。無。樂。世。倍。之。所。樂。真。非。樂。也。至。譽。無。譽。烈。士。之。所。爭。真。非。名。也。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天。下。只。有。苦。樂。二。種。扭。于。樂。者。見。樂。而。不。見。苦。猶。欲。是。之。無。有。是。處。將。欲。非。之。而。彼。不。自。以。為。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有。定。也。雖。然。下。一。轉。語。無。為。可。以。定。是。非。蓋。無。為。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為。庶。幾。可。以。自。存。是。無。為。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又。要。能。認。得。此。無。是。箇。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未。始。

有也者故反覆而為之詠乎芴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乎
蓋無則其空無象矣芴乎芴乎而無有象乎芴即混芴之義
芴即沕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為而生化萬物是天
地之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知
無為則虛靜恬恬
而不以苦為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

董份曰莊子之
所貴則孔子蓋
孫才類氏而其
制行則若子桑

子及子桑張之
徒何也蓋人道
之弊天下流于
哀樂之抑而或
其大理故救之
之道為若此

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盛乎莊子曰不然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既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
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維乎芴芴之間變而有氣氣
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春夏秋冬四時
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
乎命故止也

盆瓦缶也鼓之所以節音無槩然言焉能情不槩
與世人同執形變而有生上指知覺運同而言偃

仰也巨室謂天地夫莊子鼓盆自世俗觀之直謂不近人情
害義傷教不知此種無情寧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
於此一切世人皆以恩愛而生貪着遂有種種煩惱不
自解脫生死輪迴莫不由此韓退之云持彼入省中顧妻妾
刺語不休說盡世間兒女態度莊子直為斯人截斷恩愛
煩惱猛於生死閔頭說个無生法忍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
亦無去其齊生死幻變無常與寒暑晦明同一代謝何足聞
情妄生悲喜古之至人利害不于於心而生死無變于已只
是个勘得破立得住住入風五欲剪妙不動金網經世尊道我
昔為歌利王極惡無道君割截支休於爾時無有我相久相
衆生相壽者相以故不生瞋恨方於忍辱波羅密中修有進
步吾儒中若曾子易簣子路結纓亦是他們學真受用自
身尚然何況外身而現化者此處莊子猶為惠子俯視而句
日當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槩然以為不達於命故止也猶為
方便說法直恐驚倒惠子若使二子鍼芥相撰直須說箇我
尚無我涕從何出讀莊子者不於此處着眼何處着眼不於
此處認取學問何處尋章問做方壺外史急為指出為莊生
立此一段公案莊子死妻令天下萬世人都來誑道又却是
外史老婆心也諦听諦聽急為提撕早遲八刻何故無情說
法無情受撒謊商量總不堪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
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乎滑介叔曰亡
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
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用焉

李士表曰謂
之答皆以人所
不樂為己之樂
則其樂也豈世
倍所可共語哉
孫大授曰此與
老子天下大患
謂豈有身自吾
死身後有何患
上振出一段寓
言直是戲劇若
直謂莊子有生
死歟之心則
又痴人說夢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檄以馬槌因而問之曰夫子貪
生失理而為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
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
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
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
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余有丁曰薄說
云莊子樂生悲
死斯說謬矣若
然何謂齊乎所
謂齊者生時安
生時安死時安
情既齊則無為
當生而憂死耳
此莊子之言也
呂祖謙曰好生
者以世事為樂
起死者以人間
為勞唯起死生
者可以論其大
既矣
汪道坤曰借顏
回以戲當時時
說之士
郭子玄曰受命
自然不可勸成
小義詎能容大
義庸分不可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後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皮膚父子父母
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瞑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
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
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
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
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煖人神農之言彼將
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人則死人惑則死言人既惑
將不利於彼國而罪我者至矣蓋借顏子以危當時之將士
褚布衣也綆井繩也喻齊侯短小之見不足以大道說之

遷徙就其宜
短絛能引深
海鳥之驚九
如齊侯之驚
道也人有發
故莫能一事
古今故異能
名突不越則
條而不塞義
理用則禍去
而不危
呂書甫日海
鳥之說歌者
思而換出也
咸室穴之珠
千里捕風之
伎更明書時
殊性此先聖
所以不一其
不同其事也
止于實則無
突之名義發

且汝獨不聞和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觸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悲不敢食一醵不敢飲一不三日而死以此養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鱗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遠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後見百歲髑髏據蓬而指之曰唯子與女知而

條則無過施之
義條達則隨其
條之短長而求
求通不通則不
達矣福持則因
其分之小大而
不過與為其則
不持矣
林疑獨曰未嘗
死未嘗生者各
以所遇為樂東
養乎果歡乎飲
養之安未有定
在也種有幾言
變化種數不可
勝計自浮水則
為蟹至皆入于
誠方一氣而萬
形有變化而無
死生也
陳詳道曰機者
氣之動處出下

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鼃得水之際則為鼃蟾之衣生於陵也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蟾蜍其葉如蝴蝶胥也化而為犛生於窰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鴈投鴈投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鹽願輅生乎食鹽黃輓生乎九猷穆芮生乎腐蠃牟奚比乎不第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扶也言體體及於蓬蒿曰惟子與女知之之道乎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何以戚為樂乎故曰若果以予為樂乎予果以女為歡乎如此悅生悅死皆為妄念子與女同在大造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然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濕化者而言得水為陸何以故水為五行之初先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

機者生也入于
機者死也盈天
地間之是閉閉
氣順還不息
養乎氣乎何容
心哉順其自化
而已矣



竟有兩假借而後生上文所謂生假借也假而後生者塵
埃也大地塵埃為息所吹浮游水上塵相率如絲如縷其
名為塵蓋水苔散生之先河中多有此膜其在水土之際兩
岸之旁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体質有色沉結名為蠶蟻
之衣是曰青苔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為陵島陵島車前草
名也多生岸旁又各澤竭其性利水陵島而得蠶棲化為鳥
足蠶棲蠶壤也鳥足亦草名其根化為蟻蟻而葉為蝴蝶
蝶之別名也蓋草化為蟲履多懦弱又生於田大野窻之
家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為鴉鵲之
土千日化而為鳥其名乾餘骨此一化自鳥足來者最為強
健而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醢食醢者蟻蟻也
香酸而聚醢故曰食醢食醢雖小而自氣中來亦能以形
相感多見此蟲相尾而氣于空中故食醢生順絡順絡生九
獸九獸生黃輓黃輓生腐蟻腐蟻生腎肉逆逆相生皆蟲類
也或不作逆生說者亦得大率此蟲無考証註書到此類皆
關筆乃知阿難宿世惟頭多聞普室張華靈傳博洽罕此爭
不寧久竹竿奚亦草名根如蕪菁類即蕪草十所謂全蹄根
者比合也其根若連於久不生笋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蟲
名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及入於機正見人與萬物
本同一氣生長歸復皆出自然曰持齋觀華開發此一殿要

人認取天機養乎樂乎可
容心哉順其自化可也

達生外篇

王元澤曰知止
其分物稱其生
生斯足有份則
傷矣守形太甚
故生亡知非我
所制則無為有
懷于其間故亦
養之而彌失之
養之而彌失之
彌至愈若放而
任之性分各自
為者皆在至理
中來故不可免
也是以善養生
者從而任之
則樂曰形非道
也世非我也而
累在乎物耳以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
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
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
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
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
幾矣事矣是棄而生奚足迂棄事則形不勞迂生則精不虧夫
形全精復與天地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

理明之子斯三
者累勞証也累
可去則世于我
也何有世可棄
則我于形也何
羨不有于世不
羨于形則愛生
寶命也至矣

成始形精不虧是謂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情實也無以為猶
莫不知生之養當養而一有狗物之心非養也故推達生之
情者則虛靜恬澹寂寞無為竟不務其無以為者以為養乎
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全也故推達命之
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奈何者以倖僥何者
嘗試論之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養物或重貴而天
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有生與形不相
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也者形
之所以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却生之去不可挽悲夫此形
若儻舍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存之而養形之果不足以存
生也則尚矣以備物致養為然然雖不足為也而布不可不
為者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矣然有不免於為而洋免
於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若故朝夕則思養養
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事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世人之所
不廢者欲免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緣簡事損之
又損而不以世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以恬淡為寂寞
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如是則正平如是則與彼
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世生之道故不正不平生而動
之死地今也無累而正平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造化

至人云云至人
色貌以下皆
詳言至人守氣
藏神之真
林希遠曰天地
之運萬物之變
孰非氣和誠能
守乎純氣則不

子列子問
至人云云至人
色貌以下皆
詳言至人守氣
藏神之真
林希遠曰天地
之運萬物之變
孰非氣和誠能
守乎純氣則不

便死他不得更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矣足
棄而生矣足迂此一句是問辭復自答云棄事則形不勞思
勞其形故棄其事也迂生則精不虧恐捏其精故迂其生也
迂生即老子所謂不辱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不虧則精復
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
耳常清常寧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也精復
而形全不與天為一乎何者天地與我同本一氣如父母
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為人也散則返於無始人
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體而虧體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
者鮮矣故惟形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喻如
以大傳薪薪雖盡而大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移
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則不唯合天而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閔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反珍悉蹈徒報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閔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
果敢之列音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室不熱不危無
足也凡以室
虛而已豈知巧
果敢可浮與我
聲能之為物合
而成休則上種
下播而無不至
散而成章則入
于無有而不可
見亦以氣而已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得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
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
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音隙物奚自入焉音行
入金石無礙也吸火不熱誇火不焦也行手萬物之上乘雲
氣扶日月躡虛凌空而遊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
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
則不通何以懸絕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乎先即未始有物
之先造物之始無正在于此故惟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真攝
真而成出有入無之体用若是色象而已則又何能至是乎
此夫物有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詭浮而
禦焉不形即所謂無聲無臭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焉
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之道惟處身乎不淫之度而
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夫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
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而已淫佚樂也處身乎不淫之度
者處寂恬淡靜實無為常藏此神于淵默之地動靜不能現
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机故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
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出入之機莫不由此故曰遊萬物

李士表曰現此
譬則本言蓋開

先無隱曰知則
水火無不融焦
漏坑于陸車升
此全于天者斯
物之莫能傷也
聖人藏乎是所
以為長生久視
之道

諸伯秀曰此節
似別是一章不
蒙上文

劉榮曰德生謂
天德出軍賊生
謂六賊相操故
天可常也不可

之然身盡其性養其氣致虛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
無離合其德以通于天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
以造者也德通于天則天者全而神無所却矣物焉淫
而室之火焉淫而熱之萬物之上又焉淫而慄之也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入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遇
物而不懼音音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
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復讎者不折鑊千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
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開生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怨其天不怨其人民幾乎其真
及殺人乎操及者殺人乎復讎不折鑊千鑒在人而不在于物
也伎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此者見無心者之不取忤於

厥也人可慎也
不可忽也

世也使人人皆如鏡于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戮攻
殺戮之慘乎修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關人之天
而開天之天開天之天皆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也開人
之天者妄起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者德生開人者
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真誠謂加以人為之害天以此理害
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于天矣吾得此理以為生而不能全
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乎天
不忽于人將不幾遠于天乎

孫大授曰知承
綢之道則所謂
純氣之守者其
用志不分亦老
是而已

仲尼遠楚出於林中見病綢者承綢猶撥之也仲尼曰子巧

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錯也其

錯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吾處身也

若擲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

而唯綢蠶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綢之翼何為而不得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僕夫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

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

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

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

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憚以黃金注者瘖其巧一也而有所

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

何聞焉田開之曰聞之操拔孽反似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

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魯養生

無所矜重乎

身右操株拘執
臂若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也
陰四星曰物雖
有性亦難教習
而後能習以成
性若自勉耳
視淵若陵故視
舟之覆于淵猶
車之却于坂
覆却雖多而不
以經懷以其性
便故所遇皆閑
暇也以注視之
所要愈重則其
心愈矜夫欲養
生全內者其惟
無所矜重乎

何聞焉田開之曰曰聞之操拔孽反似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

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魯養生

無所矜重乎

身右操株拘執
臂若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也
陰四星曰物雖
有性亦難教習
而後能習以成
性若自勉耳
視淵若陵故視
舟之覆于淵猶
車之却于坂
覆却雖多而不
以經懷以其性
便故所遇皆閑
暇也以注視之
所要愈重則其
心愈矜夫欲養
生全內者其惟
無所矜重乎

何聞焉田開之曰曰聞之操拔孽反似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

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魯養生

無所矜重乎

身右操株拘執
臂若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也
陰四星曰物雖
有性亦難教習
而後能習以成
性若自勉耳
視淵若陵故視
舟之覆于淵猶
車之却于坂
覆却雖多而不
以經懷以其性
便故所遇皆閑
暇也以注視之
所要愈重則其
心愈矜夫欲養
生全內者其惟
無所矜重乎

何聞焉田開之曰曰聞之操拔孽反似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

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魯養生

無所矜重乎

身右操株拘執
臂若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也
陰四星曰物雖
有性亦難教習
而後能習以成
性若自勉耳
視淵若陵故視
舟之覆于淵猶
車之却于坂
覆却雖多而不
以經懷以其性
便故所遇皆閑
暇也以注視之
所要愈重則其
心愈矜夫欲養
生全內者其惟
無所矜重乎

何聞焉田開之曰曰聞之操拔孽反似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

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魯養生

無所矜重乎

身右操株拘執
臂若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也
陰四星曰物雖
有性亦難教習
而後能習以成
性若自勉耳
視淵若陵故視
舟之覆于淵猶
車之却于坂
覆却雖多而不
以經懷以其性
便故所遇皆閑
暇也以注視之
所要愈重則其
心愈矜夫欲養
生全內者其惟
無所矜重乎

何聞焉田開之曰曰聞之操拔孽反似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

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魯養生

無所矜重乎

身右操株拘執
臂若槁木之枝
不動之至也
陰四星曰物雖
有性亦難教習
而後能習以成
性若自勉耳
視淵若陵故視
舟之覆于淵猶
車之却于坂
覆却雖多而不
以經懷以其性
便故所遇皆閑
暇也以注視之
所要愈重則其
心愈矜夫欲養
生全內者其惟
無所矜重乎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
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
不幸遇饑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
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
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按筆者按蓮茹之章以為簞簞言已不過

師門畫掃之人何得有所謂乎養生知牧羊擇其后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剛狼悅草不鞭其後則必有凶失之患喻如養生者又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世出法莫不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鞭其後之戒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

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

戒者過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其知人不知戒何哉噫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

音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牦音汝

十日戒三日齋籍曰茅加汝肩尻

九無反

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

平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尊免得於豚

音彘反

之上聚俎之中則為之

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祝宗人祭祿之官名玄端禮服

牢筴承柶也穀食曰黍承尾曰尻錯今賓也豚循案之有饌文者聚俎達宮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死或身被戮辱陳

之豚循之上賓之聚俎之中亦其心焉統上二喻皆以為物害已者設所異彘者何也一句結得甚軟美令人有深省處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

音甫何見對

又按桓公字季之君田而見鬼而心真省不能

曰臣無所見公反談音詒音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瀦音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身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音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象立有萃音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轆音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諛語倦急失魂之貌忿瀦鬱結也沈

一時之人心而
成霸業耳豈知
九令之功成此
一吾外史音莊
子到此一發一
笑莫見其雄歎
人又長一番見

唐荆川曰此章
言恭之以至于
全者猶無敢下
外况自全乎

孫大授曰此段
章法亦妙未運
片五美字

水汚也煩穢戶內糞掃之餘積也履髻雷霆皆鬼名也倍阿鮭雙東北下方下之鬼名也蓋鬼性曖昧其在戶內則擇幽暗之所而踴躍于地下又至陰之氣弥漫周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竈戶隅水丘山澤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不可謂子不語怪而察之考郭注諸鬼皆有形狀髮狀如美女而衣赤水倍阿狀如小兒長赤衣赤帽大冠帶劍持戟失陽豹頭豹尾罔象形如小兒黑色赤衣赤帽大冠帶劍持戟失陽有角文身五采變狀如鼓而一足彷徨如蛇而頭而文五采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必是此而欲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此言則慄然而笑嬰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帶卷并吞之氣俞然勃然何病不已何崇不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也

紀消音子為王養關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

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

其德全矣其鷄無敢應者反矣矣此亦凝神守氣之前也手言已可用手虛憍昂頭故視之

諸伯秀曰呂梁
犬人之蹈水行
歌其妙在乎能
水之道而不為
私所以水不能
害也人之於處
能後人之道而
不為私亦能
害之者矣惟是
理以交物安往
而不全也

狀見而欲聞也。猶應鸞景未見而尋聞也。疾視而盛氣雖不
關而欲聞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水鷄則神凝而氣全矣。
以應者反走望風而賣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疑。
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視。必須養之又恭以待其全。然
後動無不利。故承蜩而至于累五養鷄而至于逾月。此等說
話真可印證。學問當觀乘所言。浮阿釋多羅三藐三尊。提者
動金百千萬億。而由他數若乃十二神符方成。棄化九年面
壁乃證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裨林有
云。若還生商下到底不馨香。此
不可與彈七道之佩常者可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_音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極
之。數百步而出。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
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_{胡忽}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

王荆石曰。按此
章即此物無近
者。處物而不傷
之義。斯言也。其
為涉世之標。惟
欽。

為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然
而然。命也。

梓慶削木為鐻_音。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

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

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

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當是時也。無

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鐻。鐘鼓之縣。兩端多有刻鏤。驚若鬼神者。疑其精巧。非人

所成也。蓋工人亦知疑守守氣之道。而又不取以輕試必

支道林曰。梓人
名慶。錄止樂之
器。一名。修。乘。伏
虎形。背有二十
七。齟齬。
呂吉甫曰。器之
所以疑神者。猶
如此。則外滑未
消。而欲將乎物
之附造者。不可
得矣。
呂吉甫曰。現木
形。身。錄。合。者。大
后。加。手。而。不。進
求。之。惟。已。之。天

以合物之天此
著之所以疑于
神也

待五日七日隨其支休點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滿又
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鏤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
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為而不知皆出于自然故曰以
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正在于此與上從水之道而不為
一意私亦是

王元澤曰內外
在我所遇皆然
自達而常適乃
無適之適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繩左右旋中規莊子以為文弗過也
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
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
敗中絀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
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為度稷蓋承命而驅故敗而無
罪求猶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大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力
蓋有見也而稷雖饒御而以百鉤責焉可乎無敗不可得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
桎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是聖學所謂從心不
踰矩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造物上自圓而成規曰

矩者具言成文耳彼時特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
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而不受其桎耳使其用志
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規矣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
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適也

說箇忘字忘則人于化矣故物上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
其與物相絕而後謂之忘也不離于物而與之相適則自忘
矣故僕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腰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
外適之時欠大矣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乎適
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忘適之適而後能入于化矣
此是孝問進到極處與前所謂忘忘與適大是徑庭何者適于
足者未必適于要適于順者未必適于逆故惟忘適之適則自
充所不適矣

林希逸曰樂天
知命故不勞勞
理尽性夫何疑
若休孫之所云
其于天命理性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反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嗚
難不見諸不勇然而田園不為遇事君不遇世密於鄉里遂於

故大有德及人
故有子告以至
人之行
林希逸曰人世
有為士者皆
殆也去病乎此
則待往世臥奠
非死士之業所
獨出世世間笑
何力可待何長
可罕耶
金元澤曰金生
之謂非至人
去知之非至人
而其語全生之
道才齊鳥以不
牢九韶耳安去
死焉叫扁子所
以所獲仲之或
也夫莊子之什
則以竟世倍未
能金生之理也

州郡則何罪哉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
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
無事之華是謂為而不時長而不宰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
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反吾弟無中
道天於吾背跛蹇而叱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
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嘆
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忘其驚而遂至於
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
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
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大牢以饗

而世情者未可
李告之以全生
之道故終于為
子之所笑而陽
其忿也若莊子
者則謂生不其
意者乎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
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
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歟落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鸞音以車馬樂鸚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莊子行於山木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

外篇山木

莊子行於山木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

謂例以不材而
得免也材無而
材得為青庭中
間一路充涉
亦以其似之而
非未免乎累故
竟不為若夫乘
南風而浮海者
莊子亦譽焉如
可碍而又平哉
言不可及故待
之不可以一方
也唯乘時俱化
者主設更而和
通耳
陳碧曰万物之
情入倫之俱有
合必離有成必
毀離則見其弊
則見其太則材
不材之間孰免
乎累何可又得
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貴諸本人倫之傳則不
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
胡可得而又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卿乎此言處世
與內篇人間世參看言木以不材而見全鴈以不鳴而見殺
如叫木鴈無憑將何所處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何謂材
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
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見是亦似笑雖然
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故惟
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尤一蛇與時俱化而
無肯專為何以故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別同我
則譽異我則訾是非峰起而道德因之以日落故惟乘道德
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人我尚不知其孰為可譽也而何
有于譽故曰無譽死言今人但知用則為龍不用則蛇耳不
知用舍者時耳時無常在龍乎龍專為龍乎蛇乎上下者
位也位無常居龍常在上下無常在在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
可上可下自和其光相與斯世斯民同遊于混沌之天而未
始有名未始有吟故曰遊乎萬物之祖上則所謂無名之始

歟元者者其省
德之卿乎

能物上而不物于物者既不物于物矣又焉累于物哉蓋上
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然人以己
身為万物之貴則貴已而賤物矣自以其道為人倫之傳則
以上而臨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和之變由是而
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
之者廉則大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尊則專權是故有從而
議之者有為則功成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賢則多智是故有
從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不財
則如鴈均之乎不失以自免然則材與不材之間求以自免
又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卿乎蓋深
悼世道之唯為而歎
其歸心于道德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

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畏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

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
豐祿文豹棲於山林依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隱約

是衛曰自世而
恒修至尾為一
片文字有首尾
有結束元上上

專制川曰以魯
國為皮者患之
所至也乎不夫
志其同也蓋形

不愛則同。力之累則形。去皮心不白。心附以去。欲窮人。八天典為。千无人之野。

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先於罔羅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剝音枯刑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倡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矣。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也。虛靜恬淡。寂冥元為。故其民信若此。不知藏。死私蓄也。不求報。无人我也。不知義元分別也。不知礼元往來也。倡狂妄行。蹈乎大方。從心附欲。不踰距也。道者物之所以終始。改可樂可棄。去目而捐信。則自典道相依。捐信二字最妙。俗者世信有為一切法也。捐之又捐。則无為矣。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

南越也。刑則噴。守之謂形。此物夷心典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主少私。寡欲。則无所不足。其江浮海不見其星。輪絕精欲之。遠若欲絕。則民各反其分。自典。處矣。然則獨立于万物之上也。

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又為鼻弱之夫。沉溺愛阿。不即鮮脫者。加一鞭策。蓋有志學道者。直須收步。而前百尺竿頭。回頭不淨。人無車則困。无粮則飢。皆為形骸所累。若欲引其形骸。寡其嗜欲。則出王將衍坦。然由之而無礙。故曰无倨傲。爾形无留。恋尔居。則无車之車。行矣。少君之私。寡君之慾。則无粮之粮。足矣。此便是遊于逍遙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所流窮源。愈造則愈深。愈往則愈遠。將立不測。而遊于无始。往日聰明知慮。一時察。尽譬彼遠行之人。到崖而反。君自此芒乎。独行入于寥天。去人遠矣。去人遠則典道為隣。尚何離索之足患哉。

李王表曰。離二者而獨立。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竟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

德以齊治萬物
同波典時俱化
超物祖而瓦器
去之皮而瓦器
則其與太冥之
國不在遠求而
自至若居船之
舳舻不怒以元
心待物亦以
无心應之也
害之

趙以夫曰鑄鐘
大士奉命而飲
民財有陳三月
而始成其縣則
太常大夫故工
子旋而問焉
則堅曰頃一而
已若有作為便
感之以二夫故
曰一之聞五敢
設也委曲休傳
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之財

之人一聽其自
去則其自者
因虛自至則受
之不挫者不損
也夫金者大道
也賦歛之事且
大况以大直治
天下乎

林希逸曰論陳
蔡之厄不若
鵠之知燈脚
鵠不知被彈
之此皆處材而
未及事故不元
乎索也
孫大授曰聖人
无好惡既失

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也乃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
何遲乎故王子見疑以為將設何術蓋忍職仁以費人如爾
謂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
更設他術蓋人之生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朴散矣以
此彫琢之術生于其心則害于事榮于其事則害于其政矣
吾將于既彫既琢之餘而求以歸復之故侗乎其無知而無
識也况乎其若急而若疑也乎乎率乎素者勿禁而往者之
勿上也後其強梁而不罪其皆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
我者因其力之所自尽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一任物之
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于吾心不挫則
常庄而常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
乃此矣而况道德之有于身者大塗猶言大道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
忌其為鳥也盼盼音音而似無能引授而飛迫脅而棲進
不敢為前進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

舒緩又心曲常
係不敗力前
后者常從參如
中也食又取其
緒期于隨物而
已行列不斥與
群居也患害生
于后知以奔競
木伐并竭才之
害也夫察焉小
異則身與世矣
混去大同則无
獨異于世矣故
夫昭：乃真：之
迹也指齊言以
行迹故因陳
蔡以托意
王制石曰孔子
生一世為莊周
樂集多矣

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血木先伐，其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犬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意怠玄鳥也，鵲：不龍奮飛之貌，引援迫脅，遂隊而傍人也。不斥猶言不多，蓋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增七加之而卒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言以才自見，鮮不自迂，其感者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推以與人，也如是則有而不居矣。不居者道也，夫道流而不明，古今晝夜，逝者如斯，默以運之而已，未嘗自明其為道，此道之所以為妙也。

八

支道林曰：林回
義辭其負赤子
而赴水，雖分焉
當形錄而情牽
則知尊天覆而
不待外物矣
范元隱曰：君子
之去去利欲，故
與舍故親小人

體道者，居得竹而不明處，則幾矣。得志謂得志而行，名處則以功名自見，自伐之意，純一也。常乎常也，言純一其心而平常其行，与獨不知所之者同。故曰：『逃比于狂，削絕者比門。』掃軌無轍環之迹也。捐勢者不事王侯，无遊說之行也。如此則不為天下立功，為万世立名，无所求，陷于人，故入亦不得以備善責之。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泯然无迹者之所為也。至人无聞也，而子抑何以聞為？喜於于是，夫子辭其交遊，去其弟子，而逃之大澤之中，不垂肯自之文，而衣裘褐，不珍美口之味，而食杼粟，不起分別之心，而乳鳥獸之群，一珠虛已之心，与刻子食承食，知人食者，意同夫鳥獸異類也，尚不惡之，况于人乎？人不惡，人人不惡之矣。

孔子問子桑寧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人之志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辭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害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音抑於前其愛益加進假一作殷亡謂亡命布泉布也言假人林回出亡捐璧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市則赤子之布寡于千金若以千金之璧為累則赤子之累多于金璧今而捐璧負子蓋以天合者雖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也當其迫窮禍患之秋其勢不能以兩全則利合者不得專其愛矣以喻弟子之所以相依者要皆一時醴交利合之徒是以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耳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伏何怪乎觀交之益疎而徒友之益散乎夫子于是婉辭捐書澹去其汙慢之交不復與弟子處為揮謏于其前處文去則真意流便是其偽也以天其淡也若水况乎感以无心而愛益加進也

異曰桑率又曰舜之將死真公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華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音縻係復而過。魏王曰：「何先生之？」

儻音敗和，莊子曰：貧也，非儻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儻也。衣弊履穿。

貧也非備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乎騰猿乎其得楠梓

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游

拓棘枳拘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

柔也處世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

德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見其端驗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右據槁木。左擊槁枝。而歌。歎之風。猶然。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以摘枝擊槁木。故曰有具。元節奏音響。故曰元數。犁至也。廣推廣也。言指已而或至于大。則難已者。品矣。愛已而或至于哀。則哀已者。過矣。于是為於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為定。今歌者之進。即希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此。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微求到底。將見元氣者。元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則。類子不足以語此者。

郭玄曰。天地之行。非人所待。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遊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韓臣

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督人不為竊。章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鵲以易也。林疑。曰。音意。無至命之在外。而者。何受物所利。以為益。並盜。何異。代君子。四達。並至。久除。以為物之所利。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散。受而取之。如鵲。鵲之畏人。而人問。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凡受人益。所以難也。

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又借頌。四達。問。遂。句。而斷其義。何謂損我者。不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物。天地之行。而造物。則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復相尋。吾惟順化。而與之。隨。逝。如。臣子之職。令于君。直易。耳。故曰。元氣。天損。易。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得。言。

始而健步便自順利爵祿竝至无有穷已受益如斯可謂極矣不知此外未之益耳與已无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力不知内外輕重之分而欲羨于悅寄之物非所有而取之其不為盜為竊者執希君子不為盜也資者不為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患益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若所為殆異于鳥之所自處者矣鳥之輕渺莫如鵲鵲鵲鵲即意怠也目所不置之處則不視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雖農人而反棄諸人間之堂上蓋以人間堂上杜糞之神居焉神德好生故托諸明神以祈人之不害此鵲鵲存身之知也而人反不知何於故曰无受人益難何謂无始而非卒蓋卒即始也一氣相禪終始无窮而万化之物莫不由之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始是故不可以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蓋人亦天也天亦天也无天則无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為天又必有君无土者以為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有人有天猶有所謂土人之道立天之道云尔有人天也而人之不生有天則何故考是在性分中有了加損是以不能順其自化性至于以人而戕天以故而戕命故人不能以有夫聖人之宰惟晏然休逝而至修之

莊周遊乎彫陵之樊觀一異鵲曰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連
寸威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鵲駭不逝曰大不
觀貌褻反裳反躍九步執彈而留之者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

身蹙卿執醫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

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力信隴旦從而問之夫子何為

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吾且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與

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吾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廢

夫物無大小有附遂則有附忘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蟬之志也螳螂執翳利蟬而忘其形螳螂之志也異鵲後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類不觀不遊異鵲之志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志也足皆足以為累物忘其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復召我矣莊子于是幡然有悔三月不庭以寓閑閑思過之意

因門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鵲之故而遭虞人之許且闢之也入其倍後其倍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違俗犯禁自取辱戮亦固宜焉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去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公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无釋何足

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其炎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林希元曰：即物不正，容以節物。溫伯雪子適齊，舍于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

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

反舍於魯，受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

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客入，嘆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

曰：每見之客也。又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

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

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

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客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天子奔逸

也。曰：大司為也。凡不可為也。不

言而信，特誇也。夫子語神化也，而回自不知其所以然，故瞠若乎其後也。

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

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

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

而信不此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

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

于西極。

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

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

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雖然，其成形，知命

不能規乎其前，立以是日，但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

哀之乎？

與女始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
 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忌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
 忘乎故吾，吾有不忌者存。（蔡謂審察此心之存否，蓋人之有
肯目有眚者莫不待足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謂動而作
也是入則亡，亡謂休而息也。造化亦太万物莫不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待謂待个所以太者乃自然之覺性，吾人之
慧日也。自吾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不去化以待及損
之又損，以返于虛感物而動，牝之反覆日夜無存而將不知
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有命矣，而又不夫窺乎其前丘丘上
之高者規取則之，又規爭前丘者高山仰止景行，止也。前
修往哲皆去不忘，所待以生之物今也迷頭舍父迷失真宗，
日夜无隙以瀆于死，是終身与改交一臂而夫之誠可哀矣。
此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者也。交臂而失，犹言对面
不相識也。与汝交臂，即指有待以生之物，且汝待欲著乎吾
之所以著者乎？汝又指回而言著者顯明之，又所以著又指
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顯著于日用之間，而其所以然者則
虛无之靜，有不可以色相形容。声求者故彼已尽矣，汝唯不知

劉涓子曰夫肅
閉之氣降天下
辨陽之氣昇乎

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乃勝熱反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体搖若槁木似迂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前前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

上二以順和乃
狗妙性謂其有
綱紀也而不覲
其形非謂其有
數晦明有常謂
其有造力也而
不覲其功用上
則謂于恍惚死
則勿于窈冥無
端則莫知其始
无穷則莫知其
終若非此則何
物为之宗主和
陸西星曰堯道
詎有斯謂上其
至美至崇而已
其于先生知數
易數魚易水精
尔小變又何疾
曰大天下者動
碑万物而為一
自其同者觀之

與己之百信也
其猶寤寐也
其也乎故臨執
術典車冕然勞
水易數耳所謂
外化而內不化
者也

至美而遊至樂
天下孰如焉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諸本至言以修心儼古之君子孰

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

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

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子自前以說
去後而識天地
之大全

莊子見魯公哀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
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
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古穴反者事至而斷君子
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
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
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
公即召而問以國事手轉禹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
一人耳可謂多乎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公二十年安
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尔者特寓言耳大夫

即孔
子也

百里奚爵位不入於心故飲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

皆至受揖而立紙

命紙反

筆和墨差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

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人則解衣

音

解衣解衣

音

解衣反

羸力果反

君曰可笑是直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鈞而其鈞莫鈞非持其鈞有鈞者也常

鈞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

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

見良人黑邑而頤

音

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臧丈人而授之政典

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

不成德音釁釁不敢入於四竟音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音釁釁不敢入於四竟也則諸侯無二

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

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臧丈人太公望也一

連下六鈞字文亦奇言此丈人鈞矣而其鈞也不鈞蓋非特其鈞而以鈞為有事者也常如此時羊自失而已百姓無

天言生民無王也號令之也謬治之也其無他當遵先王之命不可更生他疑也其法無更無令也偏令無出無專令

也懷慎散羣無偏黨也長官不成德不居功也釁釁不入四竟不懷疑也釁與更同大公之政如此信乎之以及天下矣

然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太公因其問而通之蓋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憂為乎仲尼曰默女

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回之問亦是至

人無憂以有心為憂和夫子于此有准于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也可輕論和波直以循人情于斯須耳蓋循情以用人

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壺賈稽杯水其肘竹九反上發之適

天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

不射之射也曾與汝登高山復危石臨百川之淵若能射乎於

是無人遂登高登山復危石臨百川之淵皆遂巡足二分重在外

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

闢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

爾於中也殆矣夫賈鏞也引弓滿鏞射之法也皆重也言前失

林翽仲曰德充

于內則神滿于

外无遠近幽深

所在皆明故審

安危之機而自

然自專也不能

門至分故有損

有損而所喪安

笑矣且惟射乎

陳碧虛曰食生

外狗鈴各九所

不至奉之物不

生為室而吉心

自為之害以至

于喪生而終不

悟也若夫至人

不離于其

人

十金復與人元
其也特純氣內
守不知有萬深
之可畏元往而
不猶象人耳揮
斥八極神氣不
變以叫而已

呂氏口叔教三
已而既憂色此
又論至命之士
離人入天此化
為一揮斥八極

寓于弦上如射之射矣而徐現其身則如木偶然故曰多
人是則可謂射之射矣而非不射之射者何能以巧用而不
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怯而不三
笑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孝一履履險便自退却
不待實用即為死生有變于已而以北宮黝之養勇直到不
膚撓日也處方非勝人故現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
百仞之淵逡巡其背一分矚實二分履虛指樂寇而進之是
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焉去若足乎哉故知至人上門
青天下潛黃泉揮而斥之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銀之也中
有養焉耳嘗現履危之人後則夢飛墮地則駭汗冷背此便
是神氣法細之徵古之人多以夢寐卜所享之淺深若乃據
犀頭魚潛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輩工匠有何神氣
只緣平日習慣危執便成絕技此個慣習亦是他神在處存
氣在此處守若移之他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小巧典
刻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
一神定而萬士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

死生無變其
道必至其地方
力極則不然皆
外殉而中始者
耳終

教曰吾何以過人武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
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

列聖曰鼻間相
調然則其息以
踵而深上之意
以其得失之非

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和忘乎我在我和我忘乎彼方將躊躇
躊躇直于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

我知命而安之
也不知其在彼
在我必道而忘
之也躊躇四顧
則自者之不殆
何暇至乎人貴
人賤哉

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待澁盪人不得刳反伏戲黃帝不
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
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倦音敗充滿天地既以

與人已愈有

褚伯秀曰楚王
凡舉其國存亡
之計明物我功
外之分可謂知
輕重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
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

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
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言也由是觀之凡
亡不足以喪存楚未亡寧足以存亡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
未嘗存也凡未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奚益
二乎內外輕重之辨者當不以自外之物為欣戚哉

二十九子三卷終

莊子曰吾所以與入海者以道來不而時也其去下而吾以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四卷

外篇知北遊

莊子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音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

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

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

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音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

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予知之將語焉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

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

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具足也狂屈

趙以天曰至人
萬物去知而後
聽聽無力而萬
物成不言而天
下化此種不言
的道同要人直
下領悟擬以即
差商確即車又
使說透天機談
入者終无受用
神家往々以此
動人一擊粉粹
有問如何是西
來意者德山當
清之往非清知

悟
人迷則莫前久
之各各自有

性希遠曰為直
者口慎以至干
无刀則仁义礼

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知者無不為謂狂風皆段各也道之為物也無名無相無有

不可以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不以從而得之

問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故無為謂不答此機正典佛典

世尊不答外道之問者同昔有外道問佛不同有言不問無

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作禮而去阿難却問好道得何道理

讚歎而去佛言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今無為謂之不答也

莊老急為提點而句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此又却明顯意若

使知答則是墮于疑網落於言筌起於知識生於見解而去

道益遠矣北遊者却不辭此復往問於狂屈狂屈謂予知之

欲言而忘其所以言此一答雖若近似却不能使之路絕道

斷猶為引太上堂而逐之及見黃帝而問焉則已太迷天機

笑而知復問三者孰是豈知知者未必為真知而不知者正

所以為知邪故黃帝曰彼無為謂五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

終不近也則以老之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

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艱乎其易也其唯大人

乎此亦老子註疏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道者无為而常自

具足有何不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德之下而有

仁義仁義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于分別夫道遠矣虧之可

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

孫大授曰神奇
包翫之交化陰
陽音龍而自生
動出潛入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
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

衆人同也此物化與不化聖人之所独也

王利石曰淨

經諸聖雖其論

不二法門淨

德然去无言意

以无言为至

乃舍利弗默然

天女不之許也

曰解脫者不内

不外不在兩

言說文字亦不

内不外不在兩

間是故无難言

語文字說解脫

相也

支道林曰首

言至人原天地

之變達万物之

理故亦以无

而成就妙用

范無隱曰莊周

說性命結在無

為

而成就妙用

范無隱曰莊周

說性命結在無

為

而成就妙用

范無隱曰莊周

說性命結在無

為

而成就妙用

范無隱曰莊周

說性命結在無

為

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

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

也吾聞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

之也今予聞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

不知也此其以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

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此即首章之說義更明白无勞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

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自莫

知其根也篇首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九人有大美則言之而

法則儀之而四時有明法則不儀有儀則說之而萬物有成

理而不言不儀不說者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

性不言不儀不說者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

萬物之理故亦以无為而成妙用故曰至人无為大聖不作

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自莫

萬變方員異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

化為神奇翻然方物而无物之有自古固存而无時之不然

所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造化方古此造化則萬古此人

物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也中莫无

矣則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言哉

六合為巨未離其内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浮沉終身

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昏然若以而存油然不形而

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之教米為之化
也有以哉

呂吉甫曰不以
故自持要變俱
也無心不可其
謀德化者也

陳詳道曰撥出
西人對語以見
詩道之妙

王元澤曰此言
入道之要故發
缺憾悟而心得
之也

陸西星曰細味
此語不惟可以
消人鄙吝之私

而佛氏所謂人
法集念乃成空
到此其義亦可
想矣

刻須溪曰舜全
人也而問于水
者蓋舜不溺已
而臨淵天下雖
堯之後明德所
自而始既已離
於道矣故其託
言如此亦則以
道佐人主者

陸西星曰此言
人生一切皆非

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

積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

若稿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

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如

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

舍矣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焉如新生之

情而不得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適者無心之狀老氏所

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于心

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觀精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此箇

景象直是相悅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

其實知言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弟子舊套而以故自持

媒即昧上彼何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嘆之深美之至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其

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委積聚也夫人地火

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陰陽二五交成而後
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汝有天地之委和既生則有性命而
二五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形上相
禪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天地之委蛇其行也孰往之其
動之義天地以之而生物者夫舉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
則今者幻身復在河陽又胡得而有私有夫道邪蓋知身非我
有則貪著此身以為有常者妄矣知道非我有則執著此道
以為有得者妄矣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
而佛氏所謂人法集念乃成空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

我有
即子玄曰精神
音而心澡音早雪而精神音口培音久擊而知音智夫道音鳥子宵音反然難言

于道從為昭
至道之極則
實物成生理則
有倫其精其真
則无形也而方
物以形相生其
往來四時皇
皇也入而變于
之則休德思遠
其則无方天地
萬物之生成莫
非是也

材凝逸曰論道
化徹上徹下
我將為汝言其虛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
於道形本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變音反者胎生八竅者

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
四枝疆思慮旬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天不得

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而心通其滯也潔雪而精神滌其舊也培擊而知去其識也

宵然深奧之義崖邊際也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載无声無臭
至無也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

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何以故无極之真也其所謂精即
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无極之真也其所謂精即

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生於道則知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
之生於精則知命之所由立矣萬物皆以形形相揮而生則

胎生如生總為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无死然而其來也不

知何所來其去也不知何所止无門无房而死生來去四達

之皇也道之物有如此者人能數而得之則肢體強健

思慮惻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是故其用心也不勞

而應物也无方道德有於身而符微見於外理之自然无足

異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不

行万物不得則不昌而况於人乎信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音惠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

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音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辯之

聞見之多理之障也以故聖人斷之老子曰絕聖棄知蓋斯

道之妙不在辨博一言以盡之曰冥冥而已雖則冥冥而實

為昭之之本故出而生万有也蒙世益之而不能為之益入

而歸於无也舉世損之而不能為之損此則聖人之所保者

保如佛語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之保淵乎其若海言其莫測

也魏乎其終則復始言其无端也是道也洋洋乎其發育万物

陳碧虛曰此言
道之應物之
資道博非知而
辨非慧聖人已
斷之蓋非益而
損非損聖人之
所保也淵乎其
莫測知其終有
運有焉非道之
內萬物之所資
非資下外也由
是而求道深其
所在矣

聖傳曰中國有

人超山陰陽之

外其處于天地

之間即且為人

耳特及于其宗

宗者太虛也觀

之人生者如

噴醢之物耳

劉堅曰此論聖

人應生

唐荆川曰物以

兩相值道一而

已自道明則入

於一矣故无值

不得君子以為之運量則造化幾无全功運量者裁成輔相
以成物曲之利者也道雖貫乎物之中而又有行乎物之
外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与若夫資之以生資之以始巨
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
也此段補出天不
人不咸意更周匝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及於宗自
本觀之生者音醢醢音物也雖有壽夭上相去幾何須臾之說
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果祿及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遠過之而

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曰果草實曰祿言果祿之物雖數細其卑高之相臣大小之
相綴亦自有理而不和人道之大雖難與果祿此論然其附
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現果祿之出於自然則人道
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遠過之而不守遭之而不遠

者如父子之無所解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心當
盡而已然過矣而化未嘗若節以為貞蓋亦順其自然而不
加以一毫人為之私常人則貪著其事譬因循守不自解脫
者抑又多矣調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處為之而有以為
者也德也偶而應之則無心為之者也道也蓋知其自然而
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為之而無以為矣帝之祿與王之賜起
世出法
莫不辭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焉勃然莫不出

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

悲之解其天殒叨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

之乃大歸乎如隙駒注焉勃然出者油然溲然入者出則生也

入則死也化而生又化而死其死也則為生而所哀其在
人也則為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而和也在生
則以為解其天殒而墮其天袞云尔殒者曰殒殒衣曰袞蓋
人之有軀殼如物之有殒袞者然一受其成形則為軀殼附

褚伯秀曰人生
如駒過隙矣事
羈止物哀入悲
不明其未嘗生
未嘗死故也解
殒則弛張莫拘
殒袞則生而身
從之言不出乎
大治

累解而墮之彼乃適然自以為快文如旅人之起家其大
歸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歟然從而號之何為
者

李士表曰此言
道之至者不在
聞見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

道以天曰不形

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

形乃成若形之

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則敗其形矣務

也圓竟終云幻身成故幻根亦成幻根成故幻塵亦成幻塵

則不至使然不

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不論上則不至若待擬

而塞之則死所

也故曰明見無值道不可辨上不若默道不可聞上不若塞

奔逐故大得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

林希遠曰蟻奴

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

有知而至微神

下邪曰在瓦甕

有知而至微神

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

形原溺有形而

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

而為道則道无

愈况

在乎四者乃其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太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質矣

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者每下愈况則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問乎寥已吾志無往

期道愈下豈不

為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

愈非其質邪而

所終彷徨乎鴻

乃必欲逃物以

而後可也

為无非所以為

故曰汝唯莫又謂不及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逃乎物

王制石曰周徧

言亦然周徧與咸三字何畢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

咸是言異理一

知與精相煥盡何殊雖然我以其言言道子以其問道言與

詞也
又通林曰有言
有問皆非道死
往死來者至死
止无始无終乃
是道

范無隱曰張子
所謂兩生故不
則善如此

呂子甫曰此說
即夢精義猶狀

問皆非道也將更與家進上一步隨乎無何有之宮問合而
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无問无為乎澹
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問乎寥遠執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
往而實无往死而往也故不知其所以至无往則湛然常往
矣其有去來則適來時也過去順也安其時處其順而不知
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
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是
以有為為應迹以无往為自然彷彿乎場於開闢之野入於
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以窮窮者意蓋如此大知猶言大道也
同合而論无所終窮者意蓋如此大知猶言大道也
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
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
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物者道也道无在而无
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
然非雖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
盈虛也衰殺也皆有酉邊道則謂彼為盈虛也而非盈虛謂
彼為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

陳詳實曰起而
居夫礼之不足
驚故還放杖而
笑也自肩吾以
下皆以至言為
狂而不信也故
非老聃連叔之
徒更足與言矣
劉須溪曰據駕
得道之際玄之
又玄
王元澤曰子道
秋毫之末万分
未得處一焉指
神農也藏其狂
言即无所發也
於人之論者謂
之冥冥人之論
道者以其无形
无声而但謂之

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
兩在故不刺意蓋指此

矧阿荷其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矧荷其
日中參車上户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嘿然
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
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弁垌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
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
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予之狂言言無復以大言振我也稱
毫之端萬不得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狂言
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体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昏昏
寂寂吾之視也而視於無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无声若
與人論道而謂之曰冥冥直言筌耳冥冥豈為道耶蓋道而

言實也

可以冥冥名則
道又可名矣

陸西生曰此說
大意謂不知乃
知知乃不知重
重歸爭到到不
知地位而後始
為究竟

郭子玄曰弗知
乃知不窮是也
知乃不知死為
是也郭知不知
之知則死如而
已夫道不可勝
見言則聞上見
見言言者誰邪
有形而後有名
知形上者不形
此道所以不當
名也則聞者不
聞見者不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
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
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
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
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
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
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
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
應之曰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聞無應無問問

見言者不言
可知有問而應
不知道也雖問
道者亦未聞道
林疑曰意謂
山之最高者不
過乎此則不能
扶日月凌倒景
而遊乎太虛以
喻無內而待問
無窮者
陳碧虛曰此皆
絕學之意也於
道絕之則空學
者乃在根本中
求矣故學之善
者其惟不學乎

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觀乎宇宙內不觀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光曜
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
宵鳥了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問搏之而不得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無無也及為無
有矣何從至此哉既無而未有其為無有則清淨之中若了一
物何從而得宵然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加一
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如剝蕉
然直至層層俱盡而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吳儂曰玷輝鉤
之輕重而無毫
芒之差也即無
據則物來皆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無用無不用性
道為然

則樂曰論神之
為用以不用為
用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

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鉤鈞名。種緩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獲鉤者。老而精絕。無豪芒之失。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

之守。非鉤無察。即所謂唯。綱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皆假不用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况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

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寐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

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

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

未應也。

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客吾味者。冉求驟然以是為問。蓋有難

於為問者。而夫子直曰。可知。蓋亦因今推古。而姑以是為証。

數冉求之自悟焉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有今而

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

古。則亦故。今不出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

端。而冉有未喻也。明日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昧然。敢問何

故。想其一問之初。路覺有覺。領悟久。則愈思愈塞。夫子謂語

其故。昔之然。昭者是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虛心

受教。神者受之。故虛靈之天。稍覺透露。譬之雲破月明。頃之

落了。言筌添了。見解虛靈之天。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

之故。為字去聲。道家原說。此神不是思慮。神此個不神。最能

遶障本。故令昧然。既又為快。未有天地之先。空相如此。前

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說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

試將太極圖來。參看太極圖中。陰陽相對。相時而生。靜極而

動。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子

孫最上一圈。空寂無有。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

之先。的空相。此中若加求索。將無作有。便不是。未有天地之

先。所以先儒說說說性。便已不是。性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先。不得。蓋亦有見於此。而冉求未對。畢竟難悟。再加

思索。則去之愈遠。故夫子已矣。未應矣。猶言罷了。不消對了。

相整紛何究今
之人乎相整則
甚于相磨矣則
則挾于固窒則
深于堂愈約愈
甚也傷字王與
應字整字相照
趙以夫曰身五
為物所寄如迷
旅耳知所遇而
知所不遇則離
偶物不遇則離
物也能之而不
知所不能則
為物役不能則
役物也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
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
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
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人遊乎山林臯壤之間既自欣然而
隨事遷感既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法然泣下者存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
此耶邇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万物之逆旅万物常
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其相信而又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
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能
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是不達于無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
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今務免乎人之所不能免者庸可
得乎為計日詎為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露於筌蹄

至為不牽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又欲齊其知之所知
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

而不顯其功不顯其功而制其失
至意不華於世也則其自出顯其自出久始齊其功之

雜篇庚桑楚

褚伯秀云庚桑
之於老子具休
而微然其未至
者猶有將立事
尔居聖而民相
其德乃至賢利
物之常至于衆
心欣感欲推而
重之則愛利之
迹著物交而情
坐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比居畏壘之山。其臣
分明之意之書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

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

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禴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

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

而竊竊焉欲俎豆予。賢人之間。我其杓音杓之人和。吾是以不

李圭表曰。冒頭
即事起

趙以大曰。堯非
有人非見有子

人存乎干世之
后時世運耳然

則庚桑之適也
乎先而未能無

不為也
羅勉道云至人
尸室耳耳而百
姓猖狂不知所
往狂言至人隱
處而人不知其
姓名故猖狂莫
知所歸杓典標
同揭木為標則
人皆見之

呂占甫云老聃
以古為精以物
為粗以有精為
不足為不獨與

釋老聃之言

役執第子之役者也唐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
為知者也挈然仁以度為仁者也蓋老氏絕仁棄知以經畫
道者一皆遠而去之擁腫軟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猶治也
一作大壤以為歲登者近之酒然異之言見其胸次灑灑有
異常人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近功惟久
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
之為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養生秋成有
大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為而常自
然故天地不尸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道為體故尸居環
堵之室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而百姓如婦姪焉不知所往不
所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方無隅是適所以為道也今也
畏壘之細民竊焉欲姐豆予於賢人之間是我及也為淺
夫小人有以自見故使民尊我敬我若此吾懼有負於師教
是以不能釋然也姐豆字自
尸祝中來杓之人以喻偏淺

第子曰不然天尋常之溝巨魚魚所還其體而鯢五弓鯢音為
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羆魚竭狐為之祥且夫

神明居於清淵
之道故藏身不
掩深妙德而充
露而不為也夫
以未始有物之
間而分力充發
何異鑿垣植焉
既非宜而又无
用誰能再物自
然而不敢為則
簡易而有功不
然則猶簡變致
未易足以濟世
哉

陸西星曰至人
之始使民无知
無欲以充弊之
迹現之不免舉
賢任知李至相
軋相盜則有知
有為之决民性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
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壘車之歟今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
之患吞舟之魚碣而失水則蟻能告之故鳥獸不厭高雷驚不
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彌小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
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伊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
軋音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
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正書為盜日中穴音不音吾語女大亂之本
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
也此借巨魚巨獸以喻如偏小之地大賢不居僻小人得以恣
殺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蓋已然矣夫

為其所迂亂之
所由生也

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又必假於賢能以畏
之細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能自
已者先生蓋亦聽之而胡以不擇為哉於是真桑復即前論
深為譬說言魚獸賦形愈大則取禍愈速故車之數典吞
舟之魚獨行離山則累網羅之禍而失水則螭蛟苦之以故
深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況全其形生之
人而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授能善利天下則堯舜之事
大道者又何足稱乎垣墻不可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
甲植植之則生類者乱堯舜之遠於道也其力若此又如簡
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筭之量何示不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
賢相益矣任知則民當以知相盜矣相軌則相爭相盜則相
殘不知以善利先天下而適以大亂倡天下民之趨利也甚
勤况可洋而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其君
於是子有棄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取天下之所謂名器者
而分裂之於日中正畫之間恬不知畏是大乱之本萌於堯
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千世之後論其勢特隱而未見耳或
謂莊老之言过于激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衆暴
寡強凌弱知周愚與吃肥之膏血者乎則又甚已矣

李士表曰南榮
所見亦猶長蛇

南榮越楚音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

與桑思已德不
足以化後使徒
見其師將有以
博發其心而發
發之是力也乎
接人使之助信
元氣然后至

此言和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
則可以及此也南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
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問之
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

支道林曰越為
此言未有解脫
以故下庚桑子
更欲點化之而
未去故曰辭不
夫

營營越勉聞道達耳夫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霍蠋
越鷄不能伏鵠卵反魯鷄固能美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
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

徐大授曰南榮
者達耳神悟則
微心牛漆安有
覬覦之化蜂房
安有鵬鷁之難
理固然也與桑
而以南越之問
若欲戒其狂言

南見老子南榮越庚桑弟子也惡乎託業以及此言我將何
所學而能到此乎全女形者謂體其受而不虧抱女
生者謂守其性而不離無使女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
不鑿如此積久而外乃幾于道故曰三年而後可以及此南

以自全而推至
理于老聃耳

楚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挽乃復于師曰夫天下無異日也
而有者乃不能見天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
異心也而狂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與人之形可謂相近矣
且其無育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間耶欲求而不相得是
則踐形惟育之學楚蓋不能無歎焉今夫子教
我全形抱生之說勉而聞之道已達于吾耳矣

鄒子玄云入門
一勸得喝不施

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瞿然顧其

問答俱表其為
撒手懸崖之命根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漸仰而歎曰今者吾

斷除從何而一
遇即悟乎南榮

忘吾笑因失若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

不能且下承當
而見之何支內舖

疑行越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問

陳長語老子揣
其全無源而痛惜

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楚之所患也顧因

走道林口道
日久此竟漸覺

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

故老子一勸志
楚失則也志答

夫問者多若此

而一者上不知
者此而無知者

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曰人哉惘

生欲答教問者
此而覺失無覺忘

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者生

非謂南榮卒衆而來也蓋庚桑唯舉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

人皆令南見老子故老聖因老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不

察其旨却謂已未嘗卒衆而來故瞿然而顧其後忘吾答失

吾問只此便見南榮自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指平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語絕知則人謂我愚狂

知則反為身累以至絕人則思至于害人絕義則思至于傷

彼絕之不可不絕不中故嘗以三言為患不知絕至棄知絕

仁棄義則反為虛靜恬淡之冥死為矣又焉得有不知不仁

不義之足患乎楚之芒也若此故老聖見眉睫而知因言而

决為大慈憫故言女親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

所天也若此真忘人執故反女情性而無

由入正謂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林希逸曰知極
舍清心而惡之

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

欲澆濯而復于
塵垢泥乃召好

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

唐荆川曰捷顯
捷也耳目外也
心術內也全形
抱生若忘其
心術遠其耳目

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求也求其附
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附惡即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
者困于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
子洒濯身心功夫還孰也未但見鬱乎其愁其中津、猶有
惡也鬱而有惡則是胸中尚未洒然直至愁無可愁召無可
召求無可求而后始為純熟此段細密功夫奈何責以十日
此南榮越之所以欲速而不逮也于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
告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忘盡之矣凡人內有附
極則謂之內獲外有附極則謂之外獲、者以皮束物之極
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于物而不能過而不留則牽
于攻取心受外繫而繁矣就此墮、煩擾之中尋求本體其
如物拒于中內者已實故內捷而不開一動于物欲而不能
與化俱徂則思慮榮心受內繫而累矣就此細縲繁結之
中尋求本體其如已涉于感外緣難斷
故外捷而難解也

南營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

呂吉甫曰此段
蘇東之妙亦是
可思

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
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始六然乎
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皤而璫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
而手不視其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為與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者能自問病病
狀是其病猶未甚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此病自十
日自愁上得來所謂無病而灸者若再聞夫子之言愈自驚
疑是猶飲藥而反加病今不敢復進於是矣所謂得衛生之
常法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頭樂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
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
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也能無卜筮而知吉
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正
復為奇善復為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目國

久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乎知止也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急于自治而不暇于及人也能脩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遂言兒子云云

子云云

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廼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倜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也

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著渾然無迹如上數個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執著譬則水則已解矣冰已釋矣中間渣滓尚未渾化安得竟到登然湛然地位所南榮問是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非已若論至人則上德下德相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說是不與謀事儻然而往倜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人于寥天一者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稿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過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畚惡有人災也

然則至是乎謂我之堂當至是已乎曰夫也言尚未到此

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稿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附為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法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上乘微死心功夫尚有捉摸亦迷之身分附易及者此處以需齋辭皆不得其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人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附不能學也行其附不能行也辨者辨其所不能辨也知止乎其所以不能知止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

夫人皆有能皆有所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附不學則其學也進行其所不行則其行也卓辨其

子方云不...

所不能辨則其辨也精至於知則不又知其所能知蓋人知所不能知則天也則人但當以其所知養其所能知斯得為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止矣不即是者是迷天也又為天鈞敗之敗猶棄也天鈞猶言鴻鈞蓋不即是則故作誤為而僥倖於其附難又者抑又多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之為言奉也言矣備物以奉其身思慮豫防常忠有不測之事而又敬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牛之疾類子之天皆非人之所能知又何足以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臺者有持而持猶言有主而不知其附持而有所不可持者畢竟無主則虛一有所主則又不能以其附知養其附不知而煩悶障礙皆從此起矣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合每更為失

宇善云此一章

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

而後發諸外故君子修詞立其誠然後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于上理之情實不當于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萌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于不誠不信之中而又屢屢更變以自掩飾不知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恥過作非者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歟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諸伯秀曰此意極情至不似但用字深奇可法高矣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賈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鼓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客焉能客人不能客人者無親無親者

盡人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券于內券外者行券于外主人券藏于內而券之中主人尤名焉故曰券內者行乎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譬則君子之孝專務于內不為名譽而其為道也闊然而日章故曰

陸面星云兵莫
勝于志以下足
言机微之理蓋
人有一念不謹
而此終身之憂
者其念之心其
能自戒而勝之
問于其正心
愈覺其心之
心之功不可緩
矣

行乎無名者唯庸見光券外者則至于求人之費而已期費
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使也人見其賤而高也以爲渠魁不
知一賈人耳何足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
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源自儉約不爲侈大如渠士然足之謂
與物寄者然虛則能容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寄
且漫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爲空聽道說之人此尚
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衆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
之故凡親光親則與物接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力徒
其病源正在一個務外好高
而說于近利耳可不戒哉

五貨情七次於志鎮錮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

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是死戚而有

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道者先天道卦卦散則分：則有成有毀

九

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誠也通其毀也說莫
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
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分之所當得斯无惡矣所
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具有
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尤見於分故分之則愛
有見於誠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皆不知道之無所不
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以爲吾當其毀則安
於毀而不火更求其備于誠吾當其分則安於分而不必更
求其備於合如人之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火更求其備於
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者出而不反之踰出而不反者一
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皆
謂是死耳豈知死之中而有不死者存故誠而實鬼之一也
一即所謂道者道則實際理也故戚而不戚空而不空蓋雖
以鬼喻而造化之至理實不外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而
人事定矣蓋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
合一聽其自然而無不安之分者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
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乎本剝者宙也有

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此言造化

之妙出生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然運於元聲無息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求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割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未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實有死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死繇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能不出此門乎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又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足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

郭子玄曰二者之言前篇皆已道過此復言者欲舉而歸之一宗耳故以公族

之陰陽之公族楚姓也而周楚人也以理切上情奇妙氣狀支直曰二者雖異皆歸下道猶同為公族而昭景著氏甲氏著封其親者非一也

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若羔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

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未始有物

者無死生無終始莫之澤澤而已此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喪謂亡失于外反返其貞也齊物論云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辨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而有生我而死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生為體以死為尻尾也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也三者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于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附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哉

有生。戴也。披然曰。移是。豈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者之有臘 臘者之有臘。胾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祭廟。又適其

孫大授曰和光同塵太乙之事為分朝之則非前矣故莊周以切之第其意若

七刺五口不能
照破勿不而思
慮為其至而
各實力已言而
以虧償之日由
目是甚是以致
此樂奉世德出
其德其非元真
鋼之同于倫
朽之同而不知
有鵬程之展翅
者由

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
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
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
是調與鸞鳴鳩同於同也此章細人之見小而廣以一体同規
而成蟹既云聚氣則凡同類者本相似也何得要有分別今
披然而曰移是非附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移即孟子居移氣
養移體之移謂變其常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言移是豈言
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平知也取諸其體
如臘祭之有鹿腹有可散有不平散者故以為可移而不平
移之喻曉牛之百棄也足指曰肢二散字上作上聲讀下作
去聲讀其義自明可散謂散置于湯俎之間不平散謂分散
于人也又如室之有兩有寢有偃觀室者遍而造之則見其
移祖于廟移懸于寢移渡于履一舉側也以為有畢高貴賤
之分為是舉移是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故崇言移是非附言
也請嘗言移是：以有生者為本而以其所死為師因乘

之以生是非以生為本者謂以己作主知己之貴賤人知己
之知則愚人知己之榮則辱人是皆以知為師而乘是非者
用是因實求名備名責實謂果有名實莫不以己為質而使
人皆取節焉以己為質即以有生為本之義質如義以為質
之質節準則也直至鐘鳴漏盡以死償節而猶不悞本來之
無我人心之移一至于此今人少有許志便謂今非昔比常
將我身恆主要使人承奉于我山林遊戲行尚辟人索居
間處尚御冠服得非以死償節之謂乎若然者是以己之用
者為知而以人之不用者為愚以己之通者為榮而以人之
窮者為辱古之達人不作是現言移是者今之人也是調與
鸞鳴鳩同一自足于枋輪之下者也何見之小哉夫唯調與
鳩廼同又見而我又與之同故曰同其同御亦甚矣此條不
作師見解

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五報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

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

是謂曰至敬元
文父靈元客為
至于道則五者
元不至夫

道以夫曰世重
論乎凡此諸累

不盡于胸中則
道集矣

動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胸中則正則

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微而去之也動悖

礙也君子之志也則當至于道德一有富貴嚴顯名利之心則奪于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亂矣容身相也動本四卦而言

色容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兼聲與色而言之意思慮也六者在心則網縶糾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淪之

分之謂清之以情則竅鑿多矣故足以為德之累道則虛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之則適足以障道此四

六者不盡于胸中則胸中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適得吾

靜則明則表裏瑩然渣滓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漠然而一無所為矣然無為也而尤不為也乃復不足為

之說豈復為

四六所累哉

陸門星曰此章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尤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

為之偽謂之失

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降本

而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越矣故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有生者故性者為生之質率性

而動則百為出焉故性之動謂之為為而根於性則雖為而實無所為矣加之於人則偽偽則失失即老子所謂失道失

德失仁失義之失莊子分明是老子註疏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曉也動以不得已之謂

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乎天而拙乎人夫工

乎天而俚乎人者惟全人能之譽謂其有以自見也聖人亦然

若工於天而又俚乎人惟全人能之

唯聖人能唯聖人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俚吾天乎人乎

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蟲惟蟲能蟲謂能不失常其本性也如鳥之飛魚之躍蝦之鳴馬牛之喘蠕皆能自失

即子玄曰此章論知天下彼我是非雖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林疑獨曰經中有人神人至人聖人此交有全人焉聖人者進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俚乎人也
陳碧虛曰義極

呈傳曰雀者昇

又得之威也彼

不商者則非威

所澤以天下為

籠則萬物又難

而無所逃況於

雀乎唯深之又

深而能通天下

之志者斯能以

天下為籠

劉緊曰此語希

怪用如何看

其天性而不失其為蟲故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然蟲而謂之能天者造物而言之也人則一天而已現全人乎若全人則不知何者為天仰者為人故曰全人惡天且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亦未始不為天知天人之為一體者自爾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之能天而況天之在我者乎故曰西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何相異也若使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不得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已

一雀適昇昇又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

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年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

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畫外非譽也哥靡登高而不

懼遺死生也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

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笑出

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

當則緣於不能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復謂猶言服習夫人

始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非天人也人之情者敬而不喜侮而不怒無喜無怒同乎天

謂出怒而不怒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此個不怒乃

未發之中在未發之先者常能養得此中然後發而皆中出

怒如此出喜可知其有為也亦然故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

為矣無為非塊然也不得已而應之雖為猶不為也故欲靜

則雖平其氣欲神則雖順其心欲有為而得其當則又緣於

不得已欲靜二句起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也

欲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妙以喻有為而欲

當則又緣于不得已不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顯是也

雜篇則陽

范元德曰王果言公閱休之力人以抑彭陽之進楚也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去父結意

呂吉甫曰此章非為彭陽而發也公閱休以明清淨死為而人自化也陳詳道者凍者又假衣、鮮食不若春和而凍解也明者又須風、雖冷不若冬至而晴消也泉用者又假資於權門權門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擲簷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宅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頗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及冬爭冷風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至德其孰能挽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為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

利不居恬退者
之自貴也。以楚
王之勢漢當連
之寒暑之計而
顛倒者波且思
之。上將志城
之。自待公閑化
之。也。
王戶峯曰。立
而化望風而靡
使徒父、子、
多歸其所昇施
同天地之德。故
曰。公閑休致
其辭。楚王而從
閑休。將以靜泰
之風。領其動心
也。

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
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閑休。
彭姓名揚。欲因夷節以見楚王。弗果。見而夷節歸。復因王果
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孫若休。楚之賢人也。冬則獨覽
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予之所
安者。此蓋公閑以恬退為事。而則陽嘗進不已。故王果稱道
其賢。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况于我
乎。然我不惟讓德。閑休抑且難比。夷節之為人也。雖無恬
退之德。而有于進之知。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以
神其交。則氣味之所薰。又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
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
暘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苦凍而無衣。則暴於春陽。而自煖傷
暑。而成暘。則披于冷風。而自寒。人有不足之病。皆非造化不
足。以移之。聖人之化人。亦犹是也。請言楚王之為人。也。其自
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也。刺而
猛。非有辨才正德。孰能動之。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操作而以天

也。命名也。

陸面星曰。愛乎
智而人不及。於
其行而反不達
梵時期也。其有
行也。所期所領
命奈何。若
即子文曰。聖人
死愛若饋。耳太
而事濟于物。故
人與之名。若人
不相告。則莫知
其愛人也。湯太
以百姓為芻狗。
而適合于愛人。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此言聖人。不性致命之孝。聖人以天地
愛者。似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助勉為而
為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尽性則知命矣。故聖人復命。操
作而以大為師。操作即動作之義。天普万物。而無心。聖人師
天。亦愛周万物。而无情。是謂天師。以天為師。則聖人者。天之
徒也。謂聖人為天可也。而施曰人者。因其
有形而命之。也。其實。聖人也。天也。一也。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
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
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
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自知其美也。人
與之鑑。又為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不
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

致去先已若愛
人由乎開知則
有時而安衰非
性之所能安胡
及也
林挺曰此言
李通河道

無已此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以喻聖人愛人亦不自知其
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為之告而聖人知若不知聞若不聞
其愛人也終無已而人之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下事品有
能所有能附則非自然已此因上文師天之說而緒及之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

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伋之臺縣衆聞者也夫人之情莫不
還舊現故舊國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高下草木猶
合入之者十忘其九之暢然而況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

乎喻諸其暢然以十伋之臺而縣衆聞者也十伋臺之至高
者臺高則無所蔽虧而音聲四達衆聞即合止祝歌聖繡以
間之間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何如哉當又有異常者
矣以況聞知者不若見知者之為真影響形似者不若心願
神會之
為切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陳碧虛曰冉相
氏以下二十五
字為一句以一
不化者也一
之化者也

繼

吳儔曰衆人
物皆殉祭也若
之件以爲事之
宜也聖人每上
皆行天也若之
件乃以合之千
殉也須如此鮮

唐制川曰文理
沉微宜細求不
宜草率
諸伯秀曰此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
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
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
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
情而私感之謂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私天者未始
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非唯未始有天抑且未始
有始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物是師天者師其未始有物
已矣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
之備而不洩替之言廢也洩如老洩之洩言奸而深也所行
之備言任汝千變萬化皆是順應而不深洩如此則既不絕
乎物而人不殉乎物正與天地之心普万物而無心者胞合
而無間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
若之何其合之執意則見下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後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
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

言孝道者為去其其併去其名也

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立教湯得其司御司御統言司牧言天以湯為君

而又命門尹登桓以主教民之職此人當是伊尹恒字疑作衡言湯為司御尹登阿衡治之教之一順衆人之所欲而未始合圖以驅人之必從故曰從師而不周斯亦可謂得其隨成之道者矣其曰為之司御名焉而已湯不願得之也何者之名也羸法也兩見也羸法猶老子所謂餘食贅行蓋以大

王荆石曰華子因齊觀敗盟而卒兵好戰之君明引禍為為喻以恥當時將帥

名則有是非名則有美惡名則有生戚高下相傾長短相形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之中故曰得其兩見所以仲尼立萬世之教為之立慮以傳之蓋慮者舉天下而入於伊思何慮之中無意又因我之地思慮而無何况名相一尚不立安有兩見所以容成氏有言除日則無歲矣无內無外矣無思慮則無名相矣是謂得其環中師天而不與物殉皆盡慮之道也篇中錯卒成湯與仲尼一則反之

之聖一則集大成之聖意亦精到

之不足持也

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執發於背然後拔其

忌而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

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

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魏使刺齊以萬乘之

犀首恥之而願為之戰攻犀首官名衍其名也忌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拱擊也拱背折脊猶言扼吭拊背之意魏固非

齊敵也而犀首敢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恥之者恥其

數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城為喻言築城

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又貽其苦於胥靡胥靡者

城且春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垂

李士表曰此段却明矣一曰了大可欣可踊趙以夫曰人去遊心于无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惟於王也觸蠻无办通變亦无办也知說則莫大于秋毫大孫大授曰管小猶以形氣相擊而有声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吹去時矣不待有言也今前家人休大人之則

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然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術皆不在所論也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也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意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乎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噤也吹劍首者快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快也王不知道故惠

子以戴晉人見論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歲為極小之喻以據之蝸之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固一蠻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智在是矣於无窮無極尤人無我之鄉而忽起觸變之問何其微哉宜君之惘然若有所忘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人復為談管吹管者猶有噤也吹劍首則快而已矣何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憂而有声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快於過矣不得有声也今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圣安得有声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有声而况爭鬪之觸蠻乎大晉人正以小梁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

稷也音何為者邪仲尼曰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

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

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

劉驥曰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有謂焉佞人以明謂者皆在與而極之者皆在

已也

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人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藏於畔謂不南面而

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與主人兮度抗礼而為客惟自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是命曰埋然藏深言其不自見也墜而況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夫子亦市南宜僚尚之前言宜僚者凡而兩家之難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庭慄之以鈎弄凡如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榮者故夫子以之而律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子以寓汲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立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為王召之矣是則以丘為佞有德者之遠佞人也惟恐其影嚮之不絕而况肯我見乎將無以存為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虛其室者孺妻自聖不自見而有化於道者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

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云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

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荏葦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

出漂疽疥癰內執漈膏是也

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圻也皆耕耨不善之

病來年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於常終歲飽食

封人蓋以法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于封人之所謂道其天者適其

自然之天也離其性離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忘其尽慮之神也以衆為言多也故鹵莽其性者克治功疎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

王制云云並廣以下此是鹵莽之報蓋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病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无足異者

陸西星曰此段
作為栢矩之言
伯矩至齊而將
重有感於魯人
之重莫為盜三
句疑其犯為盜
殺人之罪但所
以致此者有田
也
陸西星云此說
會集之君立人
所窮而使之病
聚人所爭而使之
之爭故其不為
盜殺不抵于死
豈甲得也

為性崔蒿蕪復始萌以扶吾形尋權吾性崔蒿蕪復皆盧屬
扶之言助言其性也荒穢衆敬叢生以扶吾形則耳目口鼻
充滿色塵尋權吾性離其本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
漏者發者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
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韋人焉推而強之解朝
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
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
得乎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道則虛靜恬澹
寂寞無為均貴之矣栢矩卒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
於韋人之事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太
平矣夫天下有大蓄而子獨先離之无乃為盜乎哉無逆殺
人乎哉所以致此有由也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我後
觀所爭所以故太右淳質之時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立之

唐荆川云古之
人君不敢用民
今則不然量為
物以下也是不
量人之才不恤
人之敏事又求
其成功又求其
事者竭力殫思
不足以避誅又
以巧偽繼之則
為也斯也盜也

章服以榮之置之刑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辱有
驕恣之失病於辱者惟憂囚之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觀之也
貨財不聚之時餓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觀天之道
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地于野爭禄于朝農有憊
之心士无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
已及盜盜而不已又殺欲无至此先遇乱源今也立人之所
病者聚人之所爭者以操天下之大柄以謂吾可以此而賞
罰利益乎天下不知天下之爭者病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
而無不時發其不盜不殺庸可得乎信
乎虛靜恬澹寂寞无為者之為得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
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
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
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
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通前總是一意
作為栢矩之言

孫大授曰進而愈深之又深

遷伯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誠之以非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夫聖人之進德也无已
遷伯至五年五十而知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誠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犹未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无是非矣是知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亦則凡人之行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而卒誡之以非者蓋是在事初非在竟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五十九年

之非矣。自堯其化耐，堯亦非如何。突竟曰：化无可化，忘无可忘。堯先可堯無，不可无方為室。到此段文有拙中之巧，寧昧子者須要識得。

王荊石曰人生
而不知不生特其
分之一耳聖人
亦未去乎知
未又豈去此乎
物化哉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乎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
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而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
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萬物有箇无知之始脫日無
矣則其生也不見其根其出

也不見其門非無門无根也但虛寂而有所不可竟耳故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如有目則能視如有耳則能聽有目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越於形体之外者以主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又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于彼可不謂大惑乎其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於知乎陰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蓋如此既又自語之云然与而後應之曰然乎始則自審而終則自決此亦莊文之甚奇者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騫稀常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
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太
殺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
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
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常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
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
之天下有稱突之名有死突之名有前定之名即卒衛靈公之
得謚者而視太史大殺以為因是言靈之謚不无意义但同
衆人之是者而是之因是身齊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顯同
此无突之名也伯常騫又宰一端謂於男女濫浴之時而沈
知有禮資之敬昇人欲橫流之中而良知之天猶有亮悟夫
是以謂之曰靈性稱突之名也稀常則言公之葬沙丘也

有石槨焉洗而讀其銘曰不慙其子靈公奪而理之則公之
得為靈也不待於身沒之後而已預定地下之銘矣此之謂
預定之名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
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
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軀而謂之馬也故丘山積車
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併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
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政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
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
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
福淳七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此

陳詳道曰心各
不同是非殊致
故有所正亦有
所差也度居也
至別區異所而
同以大澤為居
金木石異居而
同以大山為壘
此可以當百里
之言也

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壘此之謂丘里之言下事

物雖有萬殊而理无二致得其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
有元雖異而不碍謂之異矣是之謂丘理之言丘里者合十
姓百名已為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為同或散同以為異之
同中之異同為異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為百体立為一體散
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体无馬立為一體然後稱馬
正喻異不見道立而為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
者不同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
乎合併萬事万物總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者
丘里而言也夫既合併天下以為公言則自不當有執拒之
意所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自內出者有正而不拒何以
故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自內出者立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
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已之見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
而不可拒逆他人之意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拒之則終
有我見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載觀諸天四時殊氣於穆者
運之天不以為恩也而歲自成五官殊哉端拱者主之君不
以為私也而國自治大人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大人不自以
為功也而貞順之德備万物殊理而道生之畜之不自以為
私也故無名無為而無不為此便是無不拒的様子所以

王元奉曰有數
之物不止于方
况无數之數消
道而足耶物消
以隨之物无秋
而僅守之口道
所謂道可道也
刻道溪日物理
不齊如此道者
所以公之道本
微名則謂之道
不可以為足也
本无名而以名
稱之則已而天
乃將得與无名
者哉

不可執不可拒者蓋以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事之端
上為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於彼者而或宜於此若一
以我見自拘執而拒之則事理之變无窮誠如人面千態万
狀面上各殊有所正者又有附差豈能使之一尽同於此乎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
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失以號而讀
之則可也已有之矣迺將得此哉則若以斯辨璧猶狗馬其不
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

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此在
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

唐荆川云精微之說
可忘精微之說

貴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如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又問。萬生之所生。從何起。大極既判。陰陽迺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泰同化。所謂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是故有陰取翕。受陽主施與。是故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絪縕續循環。不窮是故有相代。有相主。有相殺者。此是萬物莫不乘此氣。机以出入。万物既生。則万事万化。一時同起。故生則有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常有橋起。即實然而起之義。片合枕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无事故。安有禍福。緩急聚散相益相生。以摩以成。此名實之手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有。乘氣机以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其親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序也。循序即有所理而不乱。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相使。故論道者言之。

所盡此而已知之所至此而已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
道以知此道非實觀道者也故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
其所起無道無名相無名相安有廢起分明擗上一步說到
個未始有始也者此則方為究竟故曰此說之所止

少知曰季直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
於其理太公調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
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謂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
至於不可圖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季真接子
二人名莫

為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說孰當於其孰
偏於其理太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哉非若鷄鳴犬吠為人
所易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見臆
其所將為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
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始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
道也論物則未免為物所圖而終有失言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存物之虛

曰生其入曰死其生曰不可禁忌其死曰不可阻遏一生一死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規故曰或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為疑之所假是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无穷其末也來而无止只在一个無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一段虛无自然万物得之與之同理故得亦无所窮來亦无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无則得說莫為或使則不得得者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緣其所契曾不慢起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无过所以者得道不可有上則沉着于名相又自有上說歸外无則有無俱落邊見故曰道不可有上不可無若究而言之則道尚安不得一字說無尤足贅語說道寧非假名况或使莫為在物一邊說者又胡足以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不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不是物足即上文所謂正

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結意正以答少知兩家之問又恐人落於言筌只在有言无言上理會急掃一句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及載如經以載道之載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然則如何而可在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

下通出四美
而此言非理
同乎二非
子而此言非
文而此言非
下通出四美
而此言非理
同乎二非
子而此言非
文而此言非

雜篇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黃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憂而曾參悲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唯禍者不能免而善者亦未

韓伯秀曰在外者係乎物故不中及在內者係乎我求則得之而人求之而不得也求而不得則怨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在身之善行尤不能及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內无非直悟之則全性命之外无非物及之者矣

木與水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

木與水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

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有甚憂而陷而無所逃。懷轉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譬

沈沈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

然而道盡。所以修真体道之人。虛靜恬澹。寂寞無為。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憂於己。

者而不知道者。則不耐世故。甚憂而陷於利害之中。死時逃遁。墮之蟻。蟻之坐。又不安。睡又不寧。若將此心縣於天地之間。

鬱鬱也。適不自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焚其天和。於是乎。

陰陽之患。以其不知外物之不可及。而交戰於利害之場。故

自焚若此。故道人養和家。入焚和焚者。煎熬之意。月固不勝

火。月字下得奇。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不勝

勝五火之意。文解肉古篆文。肉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熬煉。

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若償者。衰斃之義。道謂生道。尺則

形神與之俱。尽矣。與上連為一。章矣。此一段於人有大利。益

欲人靜消火。自處恬淡。元為之御。然後不其天年。而不中道

夭折。蓋救世之仁也。伏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參看。

陸西星曰莊子

管寧明養生者

止於活身而

不務有餘

即子玄曰且不

說本意先作譬

喻楚

林疑仲曰監平

人守河之官也

楊雄東西一尉

南柱一侯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

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

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菜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井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

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乎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我無所處。吾得井斗之水。然活耳。君迺言此。曾不如早索

我於枯魚之肆。生事蕭疎窮途。仗友仁者。當亟恤之。乃復為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甚。筆記於此。

見世谷之益。偷也。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任公子為大鈎。臣緇五十牯。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日旦

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臣緇緇沒而下。驚揚而奮

陳碧虛曰言志

趣不同故經世

之宜小大各有

所適也

吳傳曰文氣跌

二十一

若其巨魚車非

劉琰曰任氏釣魚明經世者

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唐荆川曰糖批牛也

存心遠大者所涉難進而驚動

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雖而相告言得志

於天下傳名于後世古但尹太公之徒是也

精伯秀曰孔詩者先王之陳迹也為非其人通

不虛行故大儒者乃有用之為

也

李士圭曰小人

著白波若山海水震蕩鼓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

離而脂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

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揚竿累趨灌漚乎鮑鮒其於浮

大魚難矣節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仲若小儒曰未解

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矣曰青青之麥生於陂生不布施死

何含珠為接其顙摩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此段戲載世儒无灾得而專以割竊古人為事者蓋古人

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所言即陳人所含之珠也小儒

者大儒之弟子自上語下曰此言大儒呼小儒而語之曰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暗指發冢之事小儒言未源

其裾襦口中有珠在焉又引詩為証詩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於陵陂吳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言人生前不知重義樂生

死徒取其金珠以為地下含銅臭之夫鄙

客若此以下云云相與計議取珠之法

老萊子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末樓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斯為君子矣仲尼

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焉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

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寡耶以其累有弗及耶惠以歡為

意

趙以夫曰世之

幸孔子者泥迹

而不游其心故

莊子有是喻

林希逸曰和因

變耶安其跡耶

變耶安其跡耶

變耶安其跡耶

變耶安其跡耶

變耶安其跡耶

及耶言夫子附
為足以致困乃
妄之而不假宜
命固聖妻耶母
運其矢略不及
慮此耶
孫大授曰時暗
欲進之意不得
已而後應也

背微變也後耳七帖惱後也日若崇四海高目而憂當世之
患也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之教即前所謂離
形去知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子
汝不忍一時之傷而驚然放心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過
政教之下哀而萬世之禍則學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同
然耶抑其經畧有所不及和夫以思惠結人之歡心而驚然
自得者課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
無思至人无名至人无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民相結以隱
皆中民之行結以隱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
傷者莫若堯而世視一世之傷者莫若桀人皆知之往矣
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
忘而閉其門者豈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我生毀譽不起
情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皆曰吾將及
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不知反之无非傷也皆曰吾將振
作乎一世之民而不不知動之无非邪也何者為其有為之心
也不若虛靜恬淡寂寞无為與天下相安于無事之天誠有
所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時時以與事而往見其成功
今汝也奈何哉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自狂哉終見
其矜持費力焉耳此等說話儒者真謂其與接輿沮溺人
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亦做不出甚事不得

王制石曰此章
不為神龜而弄
為世之用智者
而弄也
李士表曰龜能
見夢而不臥也
矜則神不目神
而不知有不神
之神蓋喻持知
以脫患不若志
知之无患也
孫大授曰龜見
夢以求脫而弄
不弄脫者龜有
數也數定則龜
有神智不夫移
故有所困有所
不及者困于數
也神智根於有
主之前數安于
有生之後若上

例以習
見非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
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
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
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罔得白龜焉其圍五尺君曰猷若之龜龜
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剗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
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

日吾无身伏
有他患外其身
則不囿于數矣

孝菴林曰聖產
其內進事而岸
已言其外以暢
事情揚則事
通外明則內用
相須之理也

善而自善矣雖有至知亦須畢萃群策而后為謀乞臧蓋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和變人斯畏而時之矣
故魚網雖密魚不畏也鵲鵲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无情而鵲鵲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无情順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自善今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石疑作所言熏習之移人有如此者

東寧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削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亦明矣夫理之言无可揀擇故碎拱壁則塵土是王柳沉檀則片七皆香顧言之所該者无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尺用而遂謂其无利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幾何即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无用以為无利用足而極之至於黃泉尚有用于畢竟是无用也故惠子亦口无用不知也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寔多若以為无利用而廢之不便容

范无隱曰此論

奇行之不入于

道不辭世世不

通于至人

呂吉甫曰各分

莫厭於君臣易

世則變視其他

道理豈可拘耶

只是借此為至

人不留行即无

足之外更有餘地則將日見其狹隘而不能用了矣如此則無用之用得非天下之大用乎前云足也賤恃其所不踐亦是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天流道

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

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

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常氏之流觀今之世夫

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

不學承意不彼造即首篇所謂道運時之遊言人之志趣各有

且得遊乎生而遊者胸次洒洒一壺不掛雖未嘗遊而得者

方之外而此心當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得乎於不

能遊者根塵太重掛世網昌黎所謂持披入省中顧卿子語判判不休雖與之安得而遊乎哉大抵世緣難斷欲

陳詳道曰此言

皆微深則五官

皆微

王元澤曰大根

之塵又微而淨

斯能復其本然

之天也

易牽流道之志決絕之行非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誰反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若也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真有流道之志決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道合之不能者只為於世緣上看透富貴則舍富貴遇功名則應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為君臣極其際遇而為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貴己而賤人先已而後人仰為者執以故至人之行不啻於此直特等為淨雲視為塵來有天下而不嘆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

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顫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

九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跢跢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

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其微實微於

色則不明耳亂于聲則不聰鼻奪于香則不識口蒸於來則不其心起於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是皆夫人六微所起之六塵又須微而淨之然後能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頭頭頭是障須下錢作微字實則一丁百當一處微則

劉頂溪曰空有

空虛之趣則姑

婦可以寬心

无天適則六有

相掩奪夫蓋心

有天街街之

如則情欲不相

關爭又如人觀

大林丘山而美

之者終平日胸

次宿監精神不

能勝之故也若

吾精神足以勝

胞有重閣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此言虛之為用胞人

之微皆微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微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跢跢則眾害生之珍足蹈泥淖之迹也言人之虛靈既為物所壅塞則將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而衆欲交攻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渺而不盛其不盛非天之罪也天之穿之者日夜无降之顧其塞其實耳蓋此假靈光人人透露有耳自听有目自明遇天所穿日夜无止譬則室之實日光自穿人顧自塞其實乃光明虧蔽而不見耳

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此言虛之為用胞人之地所以行氣若人身如心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着常與太虛相為游衍故曰心有天游於室亦然故室有虛室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無空虛則姑婦勃谿勃谿爭也豁亦空意况人心而無天游則六鑿攘奪終無寧已六鑿即六賊之義命字之奇也既為六賊所攘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材丘山一見即以善善謂其少洋以自適耳

所以道學之人常須靜養也

陸西星曰此數句皆以物勝其神以賊其真

節于玄曰以后數章皆精言

林疑曰善養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清也

林希遠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諒知出乎事衆生乎守官事果乎

衆且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故濫謀稽於訟敵者急議

御下弦急則人思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精知出乎事被此爭勝故人各欲知衆生乎守七即守而不化之守執滯於物故榮塞于胸中而與物為梗官事果衆宜果結果也又核實也衆宜謂衆情稱便此亦莊子漫事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鉅鐸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

不知其然口時謂以時日而雨有雨有陽與又陰者不同草木之勃然而生怒生二字其奇於是乎農始修鉅鐸

之器草木之到植者過半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植根於種發條於根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者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生長知一氣之相神則同氣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畧可識矣

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

其外神言其內

其舍各有分高下各有華故不相問也

呂吉甫曰官師之勸其黨至千毀盡許由之逃其徒至于暗河狗處之弊

呂吉甫曰官師之勸其黨至千毀盡許由之逃其徒至于暗河狗處之弊

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竟與許

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而駿

存於窾音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暗河演門地名有親

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駿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沉何為者哉則二子備之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先名人不爵而慕之

琴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琴蹄者所以在鬼得鬼而忘蹄言者

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琴魚得也

王統慎曰莊子思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琴蹄之喻俾學言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蹄兔且也在道則為言說之喻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 | 學不自外入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无言皆成筌 | 蹄得是人而與之言無可以行不言之 | 教矣方臺外史說是篇已為作亂辭 | 外不可必 | 孝亦要辛 | 甚憂而陷 | 莊生活鮒 | 東方作矣 | 竊此含珠 | 非譽而忘 | 神龜則割 | 游而不僻 | 六鑿不入 | 凡彼有知 | 章木生之 | 老亦戚休 | 非佚之所 | 小人所合 | 由光索身 |
| 忠遭剖戮 | 生大矣多 | 任公釣魚 | 而友弗顧 | 蚩彼大儒 | 與汝容知 | 知有所困 | 畫地以趨 | 心天之游 | 實不欲塞 | 春爾日時 | 而終莫知 | 勞者務之 | 聖不問賢 | 演門善教 | 胡死而暖 | | | | |

得意忘言
吾典之言

得魚忘筌

安得斯人

吾典之旨
微意也

謝惠心集

世宗朝人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未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申以託天下也。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簡隱疾。總在為物所累。上治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師

堯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子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累乎。俗者也。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乎。
 予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
 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
 終身不反也。捲、勤勞之貌。葆、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為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大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
 害所養。因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有學問人終
 有用虎

大王亶父。市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
 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忘
 其身。豈不惑哉。

褚伯秀曰。本篇
 以讓王高節自
 序。辨許由善卷
 至于王子搜皆
 重道尊生不以
 富貴累其心。視
 天下如敝屣者。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
 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
 子搜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
 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市謂不以國傷生矣。
 此固越人之欲得為君也。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侯。昭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
 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又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愛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更謂知輕重矣

鄧子玄云顏闔南云使獲其守約不以利祿為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聞且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待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之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

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工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鈔虎鼎者土苴蕘草也

危聖人之動作也又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又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

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愛者差也九事之得失起于一念九微之際可不審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饒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

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適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焉。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待饑寒。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呂吉甫云。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使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

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又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虎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亦其証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褰。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紆而表素。軒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又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虎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亦其証也。

正坐也。故曰琴也。復不著。故曰繼。繼冠裂如開。花也。希世謂希。望世人之謂也。上謂和與為。黨學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此便是。希世問不。在。虎仁文之。應謂假借仁文。以文其好惡也。

重不啻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殷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卷志者無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緼袍。木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臃。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履而踵見。決。履之敝也。聲。山。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

丘之所謂謂其

養身之故而累其志。如此孟子所謂。無以六害大時。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道不出。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節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節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立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伊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
 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也其隱嚴穴也雜
 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于道可謂有其意矣公子牟身雖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
 私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知重有生
 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而知之而不能勝也故
 瞻子告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
 元神有識神元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迺本然之性識神
 則見境生情貪著其事氣質之性是也所以學道之人務須
 降此識神常使一念不起万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否
 則清淨之中不勝擾雜而神之惡之有所不免矣夫我之元
 神既不能以勝故已自惡之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彼
 其傷有重傷之人而得長翁夭壽者乎子明神受傷之甚故
 去人而死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子學道比之常
 布之士熏習尤深故其勝之也愈難然雖
 未至于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與之也

子曰不能自勝則後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後者此之
 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也其隱巖穴也雖
 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公子牟身雖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
私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知重有生
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而知之而不能勝也故
瞻子告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
元神有識神鬼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迺本然之性識神
則見境生情貪著其事氣質之性是也所以學道之人務須
降此識神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否
則清淨之中不勝援雜而神之惡之有所不免矣夫我之元
神既不能以勝欲已自惡之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
其傷有重傷之人而淫長翁天壽者乎子明神受傷之甚故
去人而死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子學道比之第
布之士熏胃尤深故其勝之也愈難然雖
 未至乎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典之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儼而弦歌

米也藉謂之
夫子曰然
之親友之
娶也抱
之貌頽陽紅首
皆止名以條多
有妙語

於室顏回擇英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靈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辜平弦歌鼓琴未嘗絕音若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

於室顏回擇英。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圍於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若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

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子

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便言也君子通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

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

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立其幸乎。孔子

削然發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

地^〇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研樂非窮通也道德

十

林希逸云子習
祀大樹下桓魋
欲殺孔子伐其
樹孔子遂行共
伯即共和丘首
一作共首

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伊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

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
乎丘首

復言難謀可見
文字不若
是而已猶言不
相爭是

辨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
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以欲以其辱行漫我吾
羞見之用自投於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殆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
也勝桀而讓我又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

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迺自投桐水而死

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
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厥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迺負石而自沉於盧水

林希逸云莊子
方誠至道以遺
名利則義齊在
所斥及倫讓主
以懷危身徇物
之俗則皆在所
貴死者知此則
言忘而意得矣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夷伯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
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
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多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
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

何孟春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為之會殷武之軍其為膺之開元擇者干天下后世豈小補哉

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世治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仕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索吾身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也其於富貴也苟中得已則又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仕於世此二子之節也叔旦周公也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敬而無心於邀福其盟也時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歸我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治也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更其行也又如此不以人之壞而自成言人幸入國之壞亂而乘之以收功若見族之亂

而遽為政是已上謀而下行貨謂上兵而保威謂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謂曰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心志易暴謂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

用謀而下則用賄阻之威嚴揚行以說衆

陽明曰盜賊
 竊賊而失之者
 莊老推覺道德
 絕去聖智仁義
 而一繩以天理
 之自然約有至
 理古德爾佛焉
 祖為報深恩冊
 霞燒木佛以求
 舍利小光不知
 強作解事亦海
 效之豈不為天
 下萬世之大快
 乎乎故表而出
 之使魚目真珠
 不得相混

雜篇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後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謂穿人之屋。樞戶謂啟人之戶。樞安有橫行大盜而為是者。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又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義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先生之

林希逸曰細說此段描寫盜跖真曲而盡

唐荆川云此言冠枝木之冠蓋木過枝則多鉅節敗可以為冠

辨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順其意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又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從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和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膾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捶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討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蓋書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趙以夫曰此言順吾意則生逆吾意則死即前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

步蓮林曰分別上中下三德即如別黑白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盜跖其何說之

季願望履轡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拔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

安得不告天子

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

唐荆川曰可規以利可諫以言二句為下文張本

林鏡独云利大故今子孫无置錙之地而後世絕滅此正不可規以利然以堯舜湯武而肆其蕪爛况其他乎此悖謬之甚

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頌也盜跖大怒曰吾前來夫可觀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人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利而以恒民害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盟錙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衣服夏居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

陳碧虛曰此以下舊四其辨說以訊孔丘之為徒盜且不自知已之非盜一字語不入語

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辨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立而延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蒧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旺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圖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蒧此患上無以

邵子玄日所撰
數聖意不足而
辭則濃郁勢如
奔電倘亦盜阮
中之才士者耶

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和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
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
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迺甚可羞也世之所謂
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
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
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
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

子胥

唐荆川云笑者
不同若蹄之笑
无取也又按莊
子重言七十以
笑者人而無
人者不以笑
人者盜竊可謂
以之重言其大
然明矣故竊
之廣不攻而破

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
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
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事人者不過此矣皆吾
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癯死憂憂患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
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
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
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
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

列漢云抱知
抱一之抱言與
之相守而不離
也二子之滿言
滿言不足論
而子張者過子
聖人之門其言
若此其亦下據
門達之病何未
天抄者欲

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
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
色微往見跖和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
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須
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首得曰蓋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
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實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
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首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
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實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滿首得蓋亦盜
匪之徒觀其為

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設為子張問答子張之意主于
為名苟得之意至於為利盡不為行言汝何不修行以為名
利之媒乎蓋人而無行則不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人任
不信則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事則民後俾來利後何得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也若棄名利與利而反之
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有見於義理之當然而
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明是為名利而修行之故子張務外
故所見若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任于修行而任于無行
往見得無恥者致富而多信者取顯爰信謂以然諸取信
於人故名利之大者其幾率在子無恥而多信故觀之名計
之利而信其真在于是也若棄名利與利而反之於心以
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无所為而抱其天乎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藏聚曰汝行如桀

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

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

也故勢為天子未及貴也窮為匹夫未及賤也貴賤之分在行

李士長云此等
說話與大道所
論全然不同真
是使人恣欲妄
行無所忌憚不
知記此何謂故
以為非莊子手
筆者誠如言哉

策魯虛云此節子張又言子不為行時使人道

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為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熟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藏聚而止之以禁紂則悖宰相而美之以孔墨則辭可見勢為天子未及其貴也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其所貴者在我如之何其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率無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賤也小盜盜鉤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已義士存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兩行則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故書有之口誅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子張曰子不為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

倫書勝無入長勿充序五紀六紀人直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首序以為人直之盡者宜莫如聖而充辨以下教聖人者宜有人倫之更不知聖人者為行乎哉將不為行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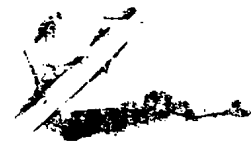
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充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子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弑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所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

陳魯虛云此于子奇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道

心子奇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立立

子而論之有與
為之旨似之而
非正如佛經所
謂求法時世有
說相似服若者
於此辨得許之
具眼

陳惠虛云物莫
重乎其身止莫
重乎生今乃同



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
殃離其患也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為名利
則定於為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終非
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質成觀其寓言無約又是箇全
無約求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
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情獨不同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
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以天而殉人無為
君子以人而後天若枉若直以下只是一箇無拘無束之意
若枉若直猶云似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天極者天然自
有之極天然之極非枉非直而現四方一氣運轉自有消息
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是若非執而圓執以運之大要獨成
而意則從容而自中乎道矣故曰與道徘徊無轉而行不改
其操也無成而意不以一節立行也無富而富不淫於富也
無成而不成不雄其成也天謂與
天相合之理以下句解見上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而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以化世去重
貴以為其所為
而論安體樂意
之適何緣近之
處貴賤則休惕
居富貴則折愉
是味本而輕外
也為為者為典
名就利之為而
不知富貴之自
為也舍其自為
而欲典就者知
其不見矣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
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忌
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
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休惕之
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

富貴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富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
也無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與名而
就利者故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我之一
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
奈何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雖足以及之而力
有不能行也或故惟求正理為理束縛而不忌耶知和言此

子而論之有與
為之旨似之而
非正如佛經所
謂求法時世有
說相似服若者
於此辨得許之
具眼

鄧子玄曰：臆其榮袂之士恥近差來，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通術，又何藉乎懷哉！
趙以夫曰：終驕者，過者也。則樂則休安，此人之性也。詎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已，也不遠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

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及絕俗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今古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頭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甚主張，故曰是尊無王，無主則隨俗，治化同流，合污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謂儼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無是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違，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為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應之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為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遠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

方志在安民，非利室貨故不為貪，及其功成遂名，神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乎用穴，顏闔飯牛，許聘以豈要名譽，執辭以天下讓，善卷善耨耕而不顧此，豈典名譽哉！

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重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辭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利也。
極意形容富貴，口津土地，便不以有道者之言窮美，極勢謂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德者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財與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然，樂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不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賊作于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著，然亦未見其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故動則知以百姓自處，不敢自放，禮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無以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所爭，則有之不足，故求之爭四

李士表云貧病之人以恬憍為病寢案為恥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惟財速禍慘于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括涉微虞之世現鐘鼓膠牒則喪亂道崇現膏粱充錫則動

處而不自以為貪其爭其求則求其在我者也。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棄則棄其在外者也。未有餘而棄不足而求廉貪之實非在外也。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勢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奇之物而以驕人戲人豈常度哉。故寄其遠度而慮其反害于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克舜不得辭而雍、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害己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興則非矣。

無是曰又持其名譽體絕其約養以待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足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焉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簞簞之聲口嗽於芻豢膠牒之味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侈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竭靜居則滿體澤則馮中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

多難若捕獲取利者溺為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故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殫思放鷹犬於桑上聞鶴淚於車亭詎可復得耶

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醺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繆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無足言必待賢知之名若支體絕旨其既而不死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還自安體樂意上來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足言凡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平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有此六害而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嗽於味言穀則色可知言味則臭可知以是感動其意能使人違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業可不謂亂乎。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倭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滿體澤則馮氣而德

可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於河堵暴于耳目而不知避鳴於
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消心戚戚憔悴形神可不謂憂
乎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樓疏外
則盛其僕從可不謂畏乎富者紀六患則軀亦安得謂之安
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斃省一旦思至求盡其生理
竭其才竭卑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又不見
利又不得異轍昭然曾不之鑒終意絕休而爭此賈禍之物
不亦大惑乎哉盜跖篇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市井之
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蓋其當此之時
倉米和起之年
一旦而空也
無餘焉下
外通事可也

陳界盜之魯內周數長下類
而不舍前以漁酒求盜而不止下
而致其耳而不取也且惡而不合下
而致其耳而不取也且惡而不合下

雜篇說劍

論者曰說劍
篇類戰國策士
之雄譚意鄉澤
而埋道曉識者
謂非莊安所作
誠然誠然今但
為釋其字義論
其句事俟具眼
者擇焉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於前。死傷者歲
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
右曰。詭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
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
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太子明聖。謹奉并金以幣從
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霸者。然天下
之喜好也。使臣上大王而逆王意。不下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
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

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頤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又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迺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太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劔者。開之以虛。示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劔。請夫子王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劔。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天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陳碧虛曰蓬頭謂不束其頭故髮鬢皆突然而上指也冠束髮之冠低垂于衿撮也曼胡纓鹿而反文也永短於后所以使事語難則平虛謂言其辭根以重也示之以虛謂之以利誘其進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也鬢為將擊其虎又服伏也設劔劔也如較劔治劔也如使虛就近之使舒劔大也較劔

皆可。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鏐。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寬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之劔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鏐。以豪傑士為鈇。此劔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

刀也。鍾。劍口也。缺。劍肥也。環食者三環而食也。

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如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廼掌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繫其處也。

雜篇漁父

翁青陽曰。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孰者亦不能辨此篇教誨勝辭旨明白無旁筆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瑟。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上。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廼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

孫大授曰：聖統也。緒言微而不盡之言。經子之所為典。子經累一番春秋後論。不順謂四時失序。春民者。平時之民。

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竿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來。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心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愛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厲。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

行不清白。辟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特。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廢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節。百姓淫亂。夫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士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忝多事乎。

林希逸曰：真以治身緒餘。上直以治國家天下。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撓。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說。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善否。兩容頹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

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萬經曰。讓王
盜跖漁父。皆先
其善。後其惡。有謂
非莊子。是經。

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惡形畏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

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者。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動其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叢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

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也。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與之。身乃無處。」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蒿間，顏回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彼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

陳琴處云：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勾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語自已而言。湛于孔義有間矣。言由也。服孔義之教已久，而猶未能變化氣質也。

倨傲之容。今漁父挹挹而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笑。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爭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術及天下文知
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焉能明之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種以道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
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於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聞而不明斂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
學者不幸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純墨自矯而備世之
嘆之歎以後各

述諸家之異
劉頂溪曰道術
以休養而益安
墨子特見其簡
世之急遂以為
容所謂得一察
焉以自好非可
與人同也

王洗澤曰此道
術主澹泊

陳詳道曰墨者
自然以下是在
乎評心之詞

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
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無歌死無服墨子汎愛
兼利而非聞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
禮樂黃帝有感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
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
自行恐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敝使人愛使人悲其
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

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

之人則各狃於所見於是流為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一時之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於是者蓋道以澹泊為宗以儉嗇為寶於是墨翟禽滑離間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亦在於此已過抑之也順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生無燕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無服泛愛兼利而非鬭爭其為道也不怒其為學也尚同雖同矣而不同於先王毀古先王之所謂禮樂者而欲以儉約為事蓋自黃帝至於武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則曰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故不愛已墨子之道如此故雖不又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人情不可近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使人憂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下順于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墨子能任者天下何執道不通於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王道也者平易近民者也

謂子玄云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也也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理之法也莊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

呂吉甫曰各守所見則所在元過故放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子者主其行者也足以成其行者

孫大授曰得其事蹟其言詞方可擬之方斯案王荆石曰勸分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土無跋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傳調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綺偶不佞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頗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離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跋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

備世之意則足
為之大過天下
不堪其行則非
將使后世學者
自苦以相進而
已夫勤儉固非
為而墨子愛為
之真天下之好
求之不可得可
謂才士也夫

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猶
託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
親負託操耒耨糾率庶工難治天下之川冰甚風播疾雨勤苦
之甚至於排無跋脛無毛禹大聖人也而勞形如此况其下
者乎故其教意使後世之為墨者皆以裘褐為衣跣跣為服
跣與屨同焉與喬同木屨曰屨麻縷曰屨日夜不休以此苦
為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非禹之道曰不足以為墨而相里
勤之弟子散出於五侯之門者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已蓋鄧
陵子之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誦恠尤倍又且其說各不同
故相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迺墨學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
办相訾謗偶不侔之辭相應相訾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
上首弟子也為之尸以之為主也冀得其後世言人人皆
頌績其道脉至今不央猶絕也夫墨子之道雖不同於先
王之礼樂而却有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為之大過已之太甚
故曰其意則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之墨者以無跋無毛勤苦
相進而已其行非也治之下也乱謂矯矯真性雖然矯拂
人性而天下却好之性性其學術求之惟恐弗得極其枯槁
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教率天下而天下至今宗之不决其
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曰才士也夫蓋始若抑之而卒則

李主表云華山
上下均享言平
別有万物不款
今相犯錯也強
以其道脈令合
調令和二子請
得若此者立以
為物主也

林希逸曰古之
道術雖有在于
是為為人太多
為已太少此二
子所以不合于
是言我日夜不
休以救世人
又不至于萬物
乎救世之士而
不我顧則我

深予
之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
民命人我之卷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
鉅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有
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闢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
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見下厭而
強見也雖然其為大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
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忌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心得活
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

淨活不以飢先
為要行濟至
是而止過此則
非二子所知謂
其不問道也
支道林曰前已
結絕之引他說
為証古文不拘
也

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
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累於俗不以世倍為累也
不歸於物不以外物自飾也
不苟謂無求於人不校謂無害於眾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
界畢足而止以此自白其心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益道
以損已利人為事以顧宋鉅尹文之徒闢其風而悅之作為
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其冠象之庸以自表其接物也以
別有為本別有者分別善惡嘉善而矜不能也語心之容謂
形容此心之廣文則曰心之行以聯合欢以調海內而者和
又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直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有能
然者請又置之以為主君是以見侮不辱以救民之閭禁攻
寢兵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說其民雖天下不取仇然
強聒而不舍也故口上下見厭而強見當時物議亦有不足
於二子者故引其言以証之雖是終是為人太多自為太簡
今其言曰請散固置五升之飯以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
師不待飽弟子恒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而犹
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豈又以此五升求活哉所以自賤
若此者將以悅天下救世之
士將志而驕矜自四者也

王元澤曰古之
道術其寂太不
動者三子所悅
也盛而遂通天
下之故則三子
者之所不知也
天大地大道大
病有所不知則
知萬物有所可
有所不可異則
不偏教則不至
唯齊之以道則
充實矣
林希堯曰慎到
棄知去已而緣
於不得已冷者
清其濁汰者去
其穢古之人由
是以入道非以
是為道二子以
道為止於此蓋
不知知與已未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趨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
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
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為首已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
慎到棄知去已曰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
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譔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
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會是非非苟可以免
不思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
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前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

始有物也
唐荆川曰古人
至於其之是此
而已其風或然
惡可而言亦化
乎未始有是非
而知者不言之
說至于所為善
人反而欲以不
聚人規則不免
於斷而巳
范元德曰子思
非知道樂樂有
聞者若墨翟清
釐未斷尹文非
唯不知道亦未
嘗有聞也

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
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
得恠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或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
現而不免於曉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騷不免於非彭蒙
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樂乎皆嘗有聞者也
太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无主趣物而不兩決然而无主者言若水之決東而東決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顧不謀言不起知慮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蓋道有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徒聞其風而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為首齊萬物者大小一如不起分別也其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能上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力之言天地與近皆有所能有不能不能萬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可者乎吾人則當



隨其材之附宜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隨而擇之則天下之物有不編者矣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者物各有天性之良故不待於教若待教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有听不及者矣故則不至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射物而未始有遺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不編不至之患矣是故順到之學集智慮夫已私釋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冷然汰然無所選擇以為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以下數句頗難解細玩則正見集智之意蓋天下自以分別為智而不知一識之開混沌之鑿也一鑿則揚而渾沌死矣故人皆曰知而我之以為知者何以故將薄夫知發之後鑿而勝於傷者也隣之言近也溪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謊謊離脫皆無知無能之貌惟拍輓斷注云割截者所用之物與物宛轉者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於用也彼舉世有是非而彼獨舍之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舉世皆有軒輊而彼不知先後魏然而已矣魏然兀然不動之貌而已矣若無他故也推而後行曳而往者不不得已而後動之意若風若雨若磨石之隱言其與物宛轉而無心也以是之故得以此全于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何者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之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患於人無譽於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

唐荆川曰古之
道術本末精粗
無乎不在此云
以本為精敏時
而已

李士表云雄自
皆非尚勝自是
和尚勝自顯則
逐知過分以於
其生故古人不
隨无涯之知守
其分內而已故
其性全其性全
人後欲及天下
能及天下然居
歸之於餘公

全也故彼之言常曰至於若無
知之物而已矣烏用賢聖為哉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開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
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閔尹曰在已
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慈寂乎
若清同焉和得焉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
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
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
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

人可謂至極閔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謂道未謂器雖
不相離然不容無

本末精粗之則故以本為精以末粗既曰粗矣則不棄有
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為不足所以
人不積常使胸次洒灑一塵不掛淡然獨與神明居蓋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閔尹老聃是以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
無有常無有即本也未始有始也主之以太乙太乙即有始
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故此太乙在易則謂之太
極二氣五行萬事萬化皆從此生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
以濡弱謙下為表焉表謂應事接物見之于外者道之用也
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者實即佛氏所謂實相蓋真空不空
故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若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空而非所謂
道矣又引閔尹之言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居即伏氏所謂注
心言已之心一無所往而形物莫非已心之所顯發此
便是無已住而生其心故其動也若水其靜也若鏡其應也
若響易乎其若住而無所得也寂乎其若清而無所清也同
焉者得之而與之同其同也得焉者失之而不居其得也未
嘗先人也而常隨於人濡若謙下而不爭也又引老子之言

云

陸西星云叙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
即子玄云莊語猶法言厄言倫道之日間無窮
重言萬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存言之信故稱言昔以為重言不主喻而去有萬言夫莊子之所係者惟此天也精神往來而不敘旋於万物故其言亦然
孫大授云莊受自叙道術口在者事意上見得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來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黨不以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更與莊語以厄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言雖環瑤而連竹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既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上言閑老母下遂以自已承之寂寞無形若清虛而無象也復

句是矣却非他人鑄語者

化無常言往來而無住也以無相為宗以無往為行萬物一府生苑同狀直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芒乎不知其何之忽乎不知其所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當時西方具典未入中國而中國自有此種道術若合符節華叟是以聞其風而悅之著而為書其謬悠荒唐而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无形象化無常的道理繆悠言非遠也荒唐言曠大也無端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憚同于人然又不欲以窮自見齟齬與詩同謂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自伐之意以天下為沉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沉溺五濁不可以可莊重之語道之故因之以曼衍質之以重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出三者所謂非已之罪也不信已之罪也其精神獨與天地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放倪即傲倪之意與天地往來者窮其神知其化直與造化者相為游衍天地无棄物典道為休者亦無棄物故不傲倪不傲倪則與物為純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譴是非而與世俗同處將與斯世斯民相忘於大順大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者又其為書雖環瑤而連竹无傷也環瑤奇特之狀連竹相後之貌殊與籀同五篇壯權也言其書雖若驚世駭俗而却善体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後而不違足以雖環瑤不傷不傷即無嫌之義其辭旨和易發奮參差不一而滑稽詭譎之中却有可深思而得之

褚伯璠曰前歷言通術此使言

多方則所謂方術

李士表曰惠施強辯之日甚兄

苟利之不詳則其罪不著然詳

列之而不止則

充而動而亦如

則散一去不回

顧則底今初列

其事而可否之

再列其事而可

否之二列其事

理此兩句說盡南華非莊叟自道不出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又欲吐盡乃已將上與造化者將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此等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抵不出乎老氏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者主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閑而肆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適而上遂上遂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御閑適放於自然欲為而為之以不為也林慮齋只為本宗二字認行不真以性命之旨殊查注昧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

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尊末可積也其大千里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

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

古人之風以自與起各成一家之孝而惠施之孝全无師授

不過騰辯博之口以與天下相待故日惠施多方則未免謬

妄聞辭者著書雖滿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當於理者

或寡矣歷之舉起辯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

其事于中插一斷案所以却勒一一皆成法也

無內謂之小一今人但知一耳而不知其有大一有小一此便是他強亂之辭又云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千里無厚是指楚於形色之表者至微至細本不可積若形形色色積而充滿天地則无厚者亦滿天地何嘗千里又孰謂無厚者不可積耶天尊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是天亦可以言卑也故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而視之則不得名之為高也故曰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而視之則中者亦可謂之脫万物方生矣而地後再轉則生者亦可謂之死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異者謂之小同異言非是大同異于小同即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万物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大同異謂一氣混注為之分為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收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夫而木喬惠子之說亦自有理但支離纏繞你說如此他說如彼畢竟如彼之理不出如此之中但要伸已

之強以與天下特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

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大觀於天下而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

臣浸隘漫浩渺

不知其窮故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方則滯于
有形會有涯際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於西北非窮乎今日適越者
啓行雖在今日而昔者已有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以形
用是不謂今日適越而昔者已有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以形
然但能相連而不能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可也故曰連環
可解誰為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夫南北本不可
以言中而天無定軀中無定在如中庭月魄寧分此際燕越
雖居南北之端而越不見燕之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之方
中故越之南燕之國皆可以為天下之中央此句却是以強
詞傍理而勝之汎愛万物天地一軀也此句却好惠施以此
為大觀於天下觀字作去声
讀示也易曰大觀在上也

如有毛鷄三足却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卯丁子有尾火不

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紀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飛鳥之景未能臂動也鏃矢之疾而

猶以夫曰自惠
施多方以下典
列載公孫龍詭
辯之語絕相
辯者之語意
謂人必論此云

有不行不止之時

犬羊皆人所命之名未有此名之先呼犬為

一存而弗命可
也何者母不非
南華誠是其所
謂解者之語意
謂人必論此云

亦人所立之名未立此名之謂胎為卵馬亦未嘗不生也故
曰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寒熱皆人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
為暖故丁子有尾火不熱寒熱皆人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
而火豈自知其熱乎故曰火不熱山不出口而容谷何以傳
嚴故曰山出口輪不碾地而脫輾則不能行故曰輪不轉地
目能視物而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不能以自指故自不
視指不至而手目之伎倆容有窮絕之時使其俱視俱至則
不至窮絕矣故口至不絕龜短於蛇而龜率其龜之性則其
長亦與蛇同故曰龜長於蛇短以為方而龜之體不方故言
方則不得謂之短言矩則不得謂之方規圓亦然故曰短不
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者枘形圓而鑿形方今木工但
謂竅物為鑿耳不知圓枘亦可以鑿名乎故曰鑿不圓枘鳥
飛于天景落于地但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景動何者形
也者有待而能者也無鳥則无景不能自動乎故曰飛鳥之
景未嘗動天安得於弦則行中於鵠則止无有不行不止者
然使不至其地則不得謂之行不貫於的則不得謂之止是
鏃矢雖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矣九此皆於言語名相間橫
生種々聰明意見以求異于人惠子一生搬弄精微只在於

此誠可
惜哉

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種日取其
半萬世不竭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辨
者之徒師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
之困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辨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恠此其
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
術一物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巳又豈得復以狗名乎
故曰狗非犬黃馬驪牛三兼形與色而合之三也馬牛者形
也驪黃者色也色附於休則一者而析而為三是故有驪馬
也黃馬也又有驪黃馬也驪牛也黃牛也又有驪黃牛也白
狗黑亦然是一物而三形者實也色也虛也虛實相乘其
理如此處諸家不知何辨孤狗未嘗有母何以故馬之有
母者曰狗无母者曰孤言狗則不得稱孤矣言孤則不得復
為駒矣今日孤駒是駒未嘗有母矣豈理乎夫一尺之種日

取其半則萬世用之可以不竭不盡用者之能善其用也種
騰衣之杵也此方謂之種種蓋種有變用若日取其半而更
用之則世世常久可以無損壞之虞以况惠施之辨不全用
十分道理但略傍世須是以任他左右躲閃轉換不窮而當
時辨者如桓園公孫龍之徒以此之故日與惠施相應終身
不窮使其全困道理則一道理屈其辭使窮安有許多強辨
惟其不然是以只見終身曉曉之語徒能師人之心徒為便
者之困而已辨園言叢天下之辨而不能解也夫惠施日以
其知與天下之辨特以恠作特謂相特而不下不下則競為
詭詭怪異之說以相勝歷舉其說大抵如斗故曰此其抵也
然惠施之口譚自以為最賢他人未必賢也觀其言曰天地
其壯乎施言我之辨天地為我增氣造物者為我擊節其自
負如此是蓋存雄而無術者也夫守雄者道也
存雄者非道也故曰無術無術則去道遠矣

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
以為寡益之以恠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

林希逸曰南方
有畸人焉外一
證本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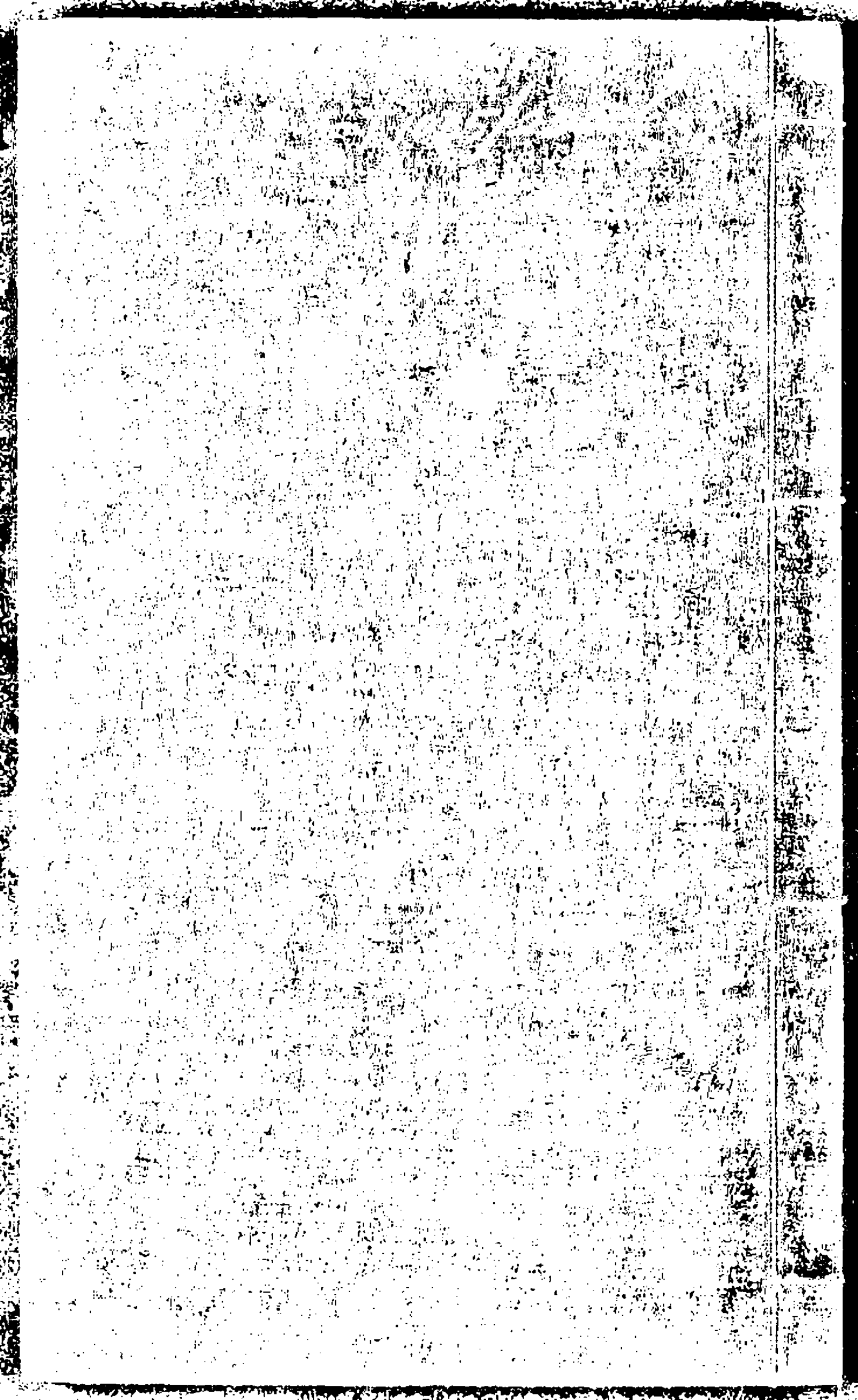
陸西星曰莊子
任說惠施所以
駁戰國之縱橫
者可見其編本

叙道術充天
人至人又
至人君子後世
道術製而後有
諸家之異卒不
及惠施方術下
矣莊子自列于
吾師之後固未
嘗敢以上掩六
經也請至此宜
後更有餘篇哉

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徒隲矣。由天下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
一蚤一蠹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
至。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之以善辨為名。惜
乎惠施之才。駢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嚮以聲形與影
競走也。悲夫。
崎人異人也。黃綽之問亦遠矣。惠子更不辭而答。為之說。而公他之。而不已。猶以為不足也。而益之以惟益。之以惟是他。驟閃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大抵反人以。為實勝人。以為名。是以其說雖長。而與衆不倫。故曰不適夫。有德者又有言。而惠子之能言。未必其有德也。徒與物相競。而已。故曰弱於德而強於物。如是則其於道也。亦終幽昧暗。塞而不融。以自明。故曰其徒隲矣。室西北為漏。西南為奧。故。以為深昧不明之喻。夫由天地廣大易簡之道。而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蠹。日蒙。於草芥之下。何補於物。何益於世。充一蚤一蠹之類。而進之。雖大寧幾尚可許之。以是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蓋貴道之人。自以多言教窮為戒。所以。

知者不言。者不知。知者不善。者不。惠子不能以此道。寧一其心。志誠默其言。粹以求進於太上。忘言之域。而獨以。其精神散于萬物。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自以其名。惜夫。有。如是之才。而不能善用。駢蕩而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將欲止天下之。办。歟。言愈煩。而办愈起。是猶窮嚮。以声而形。与影競走也。悲夫。

卷終



MAY 11 1951

大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五卷

佛大聖哈佛東京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列子

天瑞篇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
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

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

年餓將嫁於衛謂之嫁

弟子曰

先生往無及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靈丘

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靈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氏齊

劉純仁曰乃欲
庄其化其化

余有丁日總是
明附化生之妙
文勢鼓舞亦不
肯道

此即造化是也
不能不生不能
不化者乃物是
也造化无化无
生故常生常化
无時者即常字
也

某贊曰不曰死
定名无定迹只
下一謂字自是
奇特

王 身 反 子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瞀人列子之女同學於壺子不其

言也有生之形也不生自生者也有化今有忘不化自化者也

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

道不可窮亦何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虛卑而不可得各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

存用之不動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

自短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

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子列子曰昔者聖人

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

而自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大始有大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

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將何太

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

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負氣形質具而未相

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大易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

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無形畔易變而為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

西復變而為一二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

焦城曰莊子云
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
未始有夫未始
也者其言自始
此書又作微四
箇名字亦只是
莊子之意

吳聘曰變而為
一者氣變而後
有太極也有太
極而後有陰陽
五名故曰一變
而為上謂陰三
與五行共為七
也少謂老謂之
數八與大少即
老謂之數七與
九此所謂九者

即乾數之極也
 九者復爻而為一蓋言物極則變也與米甬不甚相遠
 王世貞曰有生有形色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言也生之形、聲、色、味、造化也
 汪道坤曰此段大意只謂造化地亦不能造化之用而况人物乎是十分正當之命
 蘇轍曰此段與易理化生不甚異且文氣鼓竽職主也死為造化也此下物

地○中○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能○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

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

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適○所○宜○足○

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

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

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殼○殼○者○有○色○者○

有○色○色○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

終○形○之○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殼○之○所○殼○者○聞○矣○而○聲○殼○

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

地。中。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能。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適。所。宜。足。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有。形。之。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

又自奇特得
来

陸西星曰生之者未嘗終形形之者未嘗有此
 獨見之言自非奇怪幻冥之說
 理本如此

唐荆川曰此處
便歸到理上

矣而味味者未嘗生。夫及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迁革矣。故生者又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矣。皆無為之職也。至无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長能短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其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論道曰夫道語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嚮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七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髀髀攢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則理既無生亦無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之實當也。種有機。先問變化種數凡有若電。事見得水為陰。

人方於木下特自出於木中一乃木於木不化故謂之木之者謂

人方於木下特自出於木中一乃木於木不化故謂之木之者謂

五萊山曰進當
為多此書及字
例多作進也聚
則成形成散則為
終此世之所謂
終始也去則聚
者以形實為始
散者以虛實為
始以形實為終
故迭相與為終
始而理實元終
元始者也

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
動不生聲而生嚮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
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于終理固无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
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
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
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
於數也畫忘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
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
歸其真宅真宅大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通暢無時暫停四者蓋卒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

表宗前曰無氣
未定時則既氣
聚人分作三載
今此分作四段
莊子曰大塊載
我以形勞我以
生逸我以老息
我以死亦分作
四載
洪迈曰杜詩所
謂江上小堂東
翡翠嚙邊高嶽
即麒麟細推物
理須行樂何用
浮名絆此身便
是此章之意

老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
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此於赤子其在少壯則氣血飄溢欲慮充起
焉德故衰焉虛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靜
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也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騁美其在
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及其極矣孔子遊於大山見榮啟期行乎
郊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
也對曰吾樂甚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
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
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子

林希逸曰不勤
行則適名譽不
競時則无利於
三者不存於胸
中則百年之壽
不期而自獲也

能自寬者也。不能即忘愛樂善其
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
古之隱者也底春被采拾遺穗於故畦。收割后田中
棄穀拾之也竝歌並進。孔子適衛望
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龍
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於穗。林類行不留歌不
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
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
類笑曰。吾之所以樂。人皆仰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
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
命故無憂也子
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
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

李廷機曰。樂天
知命。大然以待
終。君子之所以
息思離憂。若昧
然而死。小人之
所以伏

矣。吾又安知榮榮而求生。非感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之生乎。尋此皆則存亡
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
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
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人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
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音曠墓
穴也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畢如
也。即知所息矣。見其墳壤異則知休息之
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
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
之苦。知老之憊。未知死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
大塊載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
而獨善古之死
昔明古之不樂。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徵也。德者
得也

林希逸曰修身
植行常懷親悌
此仁者之所要
貪欲縱肆常充
獸足此不仁者
之所苦唯死而
息息人之

微者歸也言
各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
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
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
哉則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鐘賢世鐘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
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
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于弱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
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處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志歸者而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
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此是貴名之所以生又謂去彼而取其貴子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
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

傷虎垂切敗
言依勾

而後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
求反性命之極粥熊周文王師封於楚曰運轉亡已天地容移
者未之得也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晷立以是徂夫
疇覺之哉萬物與化為體軀隨化而遷化不整停物豈守故故
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預
至而昧者握造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姚寬曰物之有
損有盈有成有
虧亦密行於天
地之間而人不
覺先生之性未
循環相接而不
覺無間隙之可
成川水涵以而
成世人世以以
行暮人何世而
不新世何人而
能故正美與意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
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一氣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
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恙日不異皮膚爪髮隨生
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麗者新故相間
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已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

胡時化曰此二
人一以火敗為
愛一以天全為
喜此未契所以
為愛喜也而互
列喻使自解釋
固未免於失載
也

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禁何憂崩墜乎其人口天果積氣日月
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
何所不勝銀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况積氣之有光耀者也亦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
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
跣踞四字皆踐路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禁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
曉之者亦舍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
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
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渾然未判則天地
一氣萬物一絪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安夫渾然未判則天地
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

者識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金歸大
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
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
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
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
有也汝何得有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謹發問曰
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生非汝有是天之
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食
自天中來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

為道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

室乎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

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

國氏曰噫音熙哀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

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

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

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獸禽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

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

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非此怨

哉人有其財或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部先

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

載若刑况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

不待興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

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无私者是則公名滅矣今若乃以犯

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于理未理有公私者亦盜也耳未為非盜忘公私者亦

盜也復欲譴之非能去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

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天地之知天地之德者孰為

盜耶孰為不盜耶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

黃帝篇

支道林曰：養生之貴，謂之性。性之極，謂之和。夫生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皆道，則遇物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

肌本文作色，奸黠音每諸書，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憂世而，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

焦然，朋色，奸黠，昏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讚

曰：朕之過滛矣滛當作深。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

養繼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待，徹鐘懸，戒厨

膳，退而閑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刑心無欲則刑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盡

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

國在舛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蓋非

許應元曰：亦不必便有此國明

至理之及如此耳

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

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傷。不知親已，不知疎

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

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音酌，撻音撻，無傷，痛，指，擗音調，無

疥，癢周札春時有疥道。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

視，雷震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蹠其步，神行而已至順。

者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

稽音鷄，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聞居三月，齊心服形，思

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

唐荆川曰：理无生，死故無所生。惡理无愛憎，故无所親疎。理无逆順，故无所利害也。

陳碧虛曰：此皆未有此事，特設言耳。

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

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貳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

州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疑寂故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

形如處女蓋柔虛之極者其天姿不恨愛也不愛不恨不愛謂或

曰北海之隅其水人居儂愛惡儂仙聖為之臣仙壽考之歸不

畏不怒原怒為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不施

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衍衍本分因世而寄雅耳陰陽常

調日月常明四時若順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

禮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見無灵鴛鳥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

子進二子之也葉風而歸葉子曰列子御風而行令然善司尹

李九我曰既不食五穀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納約之貌不異于物耳

或道林曰大人今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若子曰以道佐天下者其鬼不神

士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音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音懟音而請辭列子又不令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也姬居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

之事夫子及若人也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

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脔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隱五

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念利害庚當夫子始一解頰而笑七

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

一引吾竝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

支道林曰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在心之所念在口之所言而無於心者不銷喻於已而不顯執欣其一故聊事笑焉

表了九日心既
无念口既无違
故能恣其所念
縱其所依体道
寧宗爲世律梁
終日念而非我
念終日言而非
我言若以无念
爲念无言爲言
未造於極也所
謂无爲而死不
爲者如斯則被
此之晏於何而
求師資之義將
何所施故曰內
外尽矣

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明骨不能相
 容一礼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
 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若實

不空者實

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闡者
 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矣也
 不慄非何笑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氣之守也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
 果敢之烈魚語女音汝魚
 魚有貌象聲色
 者冒物也
 物以至聖人下至昆蟲皆形聲之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何秀曰唯無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何秀曰同是形色之心者獨遠耳則易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也也以相先者則易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唯自然也

者鳥得為正焉尋形穀詒典發也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形即

而藏乎無端之紀任而不執故冥然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運而無心者則常如萬物之壹其

性養其氣直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已哉物之耐至皆使無闕

是皆自變化也

即此曰此情粗以明至理之天

然後道於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神無卻分昏絃物奚自入焉
之生焉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神無卻分昏絃物奚自入焉
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
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
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胸是故選遇也物而不惜遇而不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失其
所知耳非自而况得全於天乎得全於天者自然聖人藏於天
故物莫之能傷也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
貫畫沙措杯水其肘上手停審故列禦寇之鏑矢復香去獲佳香
方矢復得懷方去未至的以復寄當是時也猶象木偶人形人
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雖畫射之理而不非不射之射也志
能否雖不射也當與登高山履危乃臨百仞之淵背懸足二分

垂謂足二分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

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揮斥放八極神氣不

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懼而所喪者至矣

范子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

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

之肥薄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卻相攻疆弱相

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介用副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或

俗未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垆之外郊宿於田更商立

開之舍更富中夜禾生子伯二人於縣言子華之名執能使止

者存存者亡富者貧貧者富商立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

真德秀曰神氣不憂者善遊充于內則神滿于外故遠近皆深所在皆明故盡安危之機而澄然自得也

之因假糧荷畚晉本賁之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綬

步闊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

睥楊越之問九人相輕侮以為睥之既而狎侮欺詒打也攬音旋

秘挨推也枕枕也亡亡也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音

也盡也僂疲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

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

鳥一本作楊猶鵬物於地，飢骨無餘。音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

詎怪也。因復措河曲之淫隈。水曲也曰：彼中有寶珠。泳潛行水中

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助始同疑子華

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

意頗同前

取締者後所得多少。嘗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坎不漫

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

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敢問其道。商

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各一如此。試與子

言。囊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

富者貧，貧者富。吾試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乘以子黨之言

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

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亡者如斯而已。令昉知子黨之誕我

辱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執，惕

然震悸矣。水火中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鬼馬

安道林曰至誠
之人可以感物
動天地不止獲
危險入水火火
是名言

醫弗敢爭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
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大合而魚逆
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
皆誠哉小子識子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鴛者能養
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鵬鴞之類雜居不相搏噬也
至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姓毛名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
仲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
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狀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
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
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之怒時其餓飽達其怒心虎

此篇辭語多類
莊子

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
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優也常喜言不中也不處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
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顧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顧
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
曰操舟中學耶曰中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其數自能也
能不懼乃若夫役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謾起也何秀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譖音衣與諒同嘆聲也吾與若
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
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忘則無矜畏之心迺若夫役人之未嘗見

是然曰見操舟
之可學則是玩
其文未悟沒者
之自能則定未

至其現今且為
汝之說也

舟也而設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

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惡往而不暇所遇皆以

瓦樞樞樞探也以手藏物探者巧以鈞鈞銅為之樞者憚以黃金樞者

憾憾音昏巧一也而脊所矜則重外也九重外拱內遺遺音重則

無巧無巧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龜鼉魚鼈之所不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

逐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

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龜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

之道道當以為有若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

行歌吾出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

蹈水之道如此

聖當作極言出

矣道林曰鼎三
九而不墜用手
之停當也故水
調所失者不過
錙銖之間耳所
失在錙銖言所
失之小心

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為汨古忽反涌波也

偕出齊汨者水迴後水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

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

素也任其真素則隨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不知吾所

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有病僂音縷病僂者亟綢

猶掇拾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繫纆

繫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吾處也若繫株駒繫本或

駒亦枯樹木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綢翼

之知吾不及不側不以萬物易綢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孔

子之知吾不及不側不以萬物易綢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孔

此都不覺有石
火何物而能閔

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僕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奇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上。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都妄。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為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漚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大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乎心。處專一。猶能外不駭物。况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垣蕩形於外。雖未融利害。兩忘情忌。蕪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也。

趙襄率徒十萬。停於中山。藉苻在下曰藉草不剪曰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

一之

王世貞曰此言因心以制心因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犹存明乎至理非用心之所休忘言之則有於取者矣

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謂宿留而視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者之所出者石也。而嚮者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滯復闕者。將金石蹈水火皆亨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創心去智。商之之能。雖然。試語之。奇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強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不能。俯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嬰顯。有神巫。男曰魏女曰亞。願師目齊來處於鄭。命牀中之絕妙處。古曰巫覡亦適用。

黃震曰要識謂
之至人其動也
天其靜也地其
行也水流其湛

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福禍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立。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立子曰吾與汝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知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故使人得而相汝。無其一方以及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譴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數旬矣。吾見怪焉。濕灰焉。氣如濕灰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地也罪平丕詎不止。罪或作萌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則至人無感之時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德幾不發故曰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也淵嘿

生遇我也有瘳矣然

灰或全作

有生矣吾見

枉權

笑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生靈

子靈子曰向吾示之

以天壤見天壤

絕地之
文州中

覆載之功
之文不充

外乎名實不入
權是殆見書

任自然而覆載興
利之歸皆為棄物
善者幾也
有善於彼
季咸之所

而機發於踵
彼迺見之明
見者淺矣

嘗又

此為杜
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

齊
抵式

無坐享大
無往不平

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
莫見其崖故以不齊也

吾無得而

相馬試齋將

目錄

後相之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

示之以太

冲莫朕是殆

見玉

衡氣幾也

鯢旋之蒲為淵止水之

潘為淵此無

言魚盤桓其

水木
蟠竹

酒而深也

流水之灌為滌滌山

音也水之

為泥沃水之

漢書

水泉

水也 流水之澤 蒸氣

出還復入

也

...

之流行

百乎無之也

也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與為肥也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戒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

未始出吾宗雖進退同群而不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移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

誰何因以為茅靡勝伏也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類靡世事波流則相若無所用

其心自成其心自成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

食狶如食人賤也忘貴也於事無親無適無莫也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

立怏然而封我其不也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遇伯昏瞀

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焉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

家而五漿先饋饋餽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伊為驚已曰夫內

誠不鮮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謀成光舉動便辟成光以外鎮人心外以矜服

不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而整其所美形動物則

夫漿人特為食美羹之貨無多餘之贏所貨者美介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

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于國而智盡

於事所以不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

望利薄任重者皆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乎汝知驚此者是善難察者也汝處已人將

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慎商齊之與處此無幾何而往則戶

外之履滿矣歸之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本作續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徙跣而走暨乎門

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

湯賓尹曰權輕利薄可无以求于人而皆敬已

是為下大小无所失者

下也

李連机曰老子之嘆、共不可告弟子之言、其身之物者、遊而無所執、一各一樣机軸

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任情而化則無感無求、而馬用之感、執汝用乃感物。如感乎感、豫出異彼、豫出而異者、不困且必有感也。操也與汝游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惑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其悟、何相孰也。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曰：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幾去其、誇誇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澣脫屣戶外、膝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為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夫子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雅雅而盱盱、而誰與居。何所居也。而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

物競則常處。楊朱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也。卑而守約也。也。公執席、妻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太、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所勝在己。柔先出於己者。不與物競則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遇敵又先出於己者、亡所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

是然曰：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子之論。親彼不已若之、人則又以此為強、則又存強

於我者又他我
子我又不勝則
危殆矣故曰先
不已若言至于
若已則於笑以
桑為尚者視世
之人皆出于已
之先而我常居
其後在我者常
弱常無較則何
所危殆乎故曰
先出于已者无
所殆矣

陳碧虛曰此一
段是更廣以前
之人在德而不

勝不任而自任也。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
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
至於弱。弱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
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
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重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
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
足之異。戴髮參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又無獸心。雖有獸
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
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
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齊大聖之

在相
又曰此一受言
黃虛以居之人
在相而不在德

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
衆一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板泉之野。
師熊羆狼豹。驅虎為前驅。鵬鵠鷹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
也。堯使夔典樂。係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
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
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
之智。有自焉。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
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遠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各列。下者居
內。莊者居外。飲則携管。則鳴群。大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
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家矣。盡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

解之宗青絲毛羽之長速濡動皆鳴呼相聞各有語處該相制

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隅大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

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魑魅次達八

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有足曰蟲無足曰蛾言無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也公者

好養猿猴者同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

其家口克狙之欲俄而賈焉將恨其食恐眾狙之不訓於已也

先誑之曰與若茅栗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

與若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却相籠也猶

安約曰此言雖

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眾狙也為實不虧

使其喜怒哉紀消音紀名消或作消子為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

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侍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

者已無變矣彼命致而我不得志勝負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至全者不似

血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

之類無敵於外惠惠益惠見宋康王康王蹠足驚歎疾言曰寡人

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焉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

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

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

此言勇力不足

而惠益愛是尚

也

也

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蓋惠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蓋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美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周穆王

蘇虎曰此假說
有此人

周穆王

名滿昭
王子也

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大也

入水火貫金石

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

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

物之形且又應人之慮

其術所知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

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臊而不可饗

雙帖

王之嬪御

臙惡而不可親穆王廼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赅

赅音者

赤色

聖

音也

之色無遺巧焉五府

周礼大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

膳府主四

特食物也

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

山名在

之上號曰

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嫵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竝珥

珥音珥瑱也晃

上座士以塞耳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正珪並若

黃裳曰娥嫵妖
好也靡曼柔弱
也

凌約口清和茶
微天帝之所居
也傳紀云秦穆
公孫不知人既
解曰我之帝所
甚樂與百神游
鈞天廣樂九奏
万舞不類三代
之樂

支道林曰暇說
目不能听耳不
能聞意迷精爽
以起下神游

正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
帝樂九韶舜樂
晨露日月獻王衣旦薦王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焉然不待已
而臨之居亡幾何謂王同游王執化人之法法衣袖也騰而上者中
天廼上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絡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之
上而不知下之據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
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
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也推也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
易人之慮王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
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淫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淫聽百骸
六藏悸而不疑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移推由也王若殞

胡時化曰應上
所居所游

焦疏曰變化不
可窮極徐疾理
亦死問欲以解
事系檢未可則

本定机曰吐威
至君之言故處
遊八極有放浪
形骸之外意

虛焉殞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衛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
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夫
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
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恒
常存疑數也彼之典此俱非真物意其常變化之極徐疾之間
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
乘右服嗣古驪字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渠史記曰造父為
穆王得驊騮赤
驥白儀之馬御以遊巡徃見西王主車則造父為御音音
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音音
為右淮南子云鉗且素丙之御也除轡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
乘轡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術也
而左踰輪左驂盜驪盜驪即荀子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

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南黑水之前大山名崑崙之丘有西王母焉

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瀟于昭宮

夫道林曰造物者非有心自然之妙耳

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漣孔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謚王和之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一日行百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執龍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

王世貞曰假物而為變革者其成而推移故轉生暫沒

夫人深思一特

猶得其道況不

思而自得者乎

夫生又由理形

又由生未有形

生而無理有形

而無生之與

形相之與理雖

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又盡智勇之力或變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覺有八徵徵驗也夢有六候候占也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

著修之天或則為作
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
也
四時之令或平
則三辰錯序雷
水友用器物然
燥則飛鍊雲沙
以成水推此類
也陰陽之妙數
極萬物之情狀
則陶鑄群有與
造化同功矣若
夫偏達數術以
氣質相引倪仰
則一出沒類
形
焉則飛走易形
蓋之末者也

形所接也。又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噩夢。噩當為驚愕之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懼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以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以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大。將疾夢食。飲酒者夢歌。儻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

胡特化曰此以
上皆明夢或因
事致感或因情
起念理自然也
以下言其人元
夢

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
六夢六義裡無妄然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書類
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
之往來者也。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
寢不夢。幾虛語也。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西極之南隅有
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
不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
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忘。四海之齊謂中央之
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
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
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寢。

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安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
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由其民食苴根
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相籍責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
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不趣役者侵晨昏而不弗
息有老役夫筋力竭夫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呻而即
事夜則昏憊而熟寢精神荒散昔晉夜夜夢為國君居人民之
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此覺則復役人有
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吾晝為僕虜苦
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鐘家
樂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夢為人僕趨走位役無不偽

王世貞曰此亦
明夢不覺若
樂各適一方則
役天勤于事而
逸于夜尹氏策
于晝而昏于夜
理勞不兼未足
相誇也

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呻呻音呻吟徹旦息焉尹氏病
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
苦遠之復數之常也大盛哀相哀極哀生若欲覺夢無之豈
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戚已思慮之事疾並少
間鄭人有新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訐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
也遽而藏諸隍隍無水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
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誅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
歸告其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者之得鹿耶詎有新者耶今真
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俾用知彼夢我夢耶新者
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喪曰案所

此言惟聖人為
能辨夢也

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貢得
鹿今據有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
鹿乎訪之國將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夢實唯
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向信也音
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宋陽里華子中年病亡朝取而夕
亡夕與而朝亡在塗則亡行在室則亡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
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
已魯齊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
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

幽之而求明

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

儒生欣生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

之方畧傳世不以告人

試屏右左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

所施為也

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廼

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

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頃識既往數十年來之存亡得

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

之亂吾心如此也頃更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

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餐香以為朽

月令白常耳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

倪思曰按此理亦當是陽之所
藏而顏回顏回
者欲寄妙字
大耳耳
則此等句正是
老到之疾

丘落曰文氣顛倒似非常品

茅坤曰魯之君子盛徐仁義明言是非故已述之者也

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皆於利害同病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友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及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榮葉也，此章明全定皆衆衆相傾以成辭爭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者同行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怵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

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櫬曰：此若先人之家。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詒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家悲心更微。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救疾者也。

仲尼篇

羅景淳曰：所以不敢問者，將登明至理，惟恐余於大賢明言微言乃宣耳。王世貞曰：回不言欲宣問故旋歌以發夫子之言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愛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也？夫子奚獨愛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問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樂也。孔子愀然有聞，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與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

王祭曰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耳夫其道則無所干理也

吳高曰此以為愛者解謂下義根本故先有此言耳

茅坤曰知無所樂即無所知則樂樂天下之樂

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愛之大也。今告若實其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于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愛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以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歸家淫思七日不

知天下之知而或先心者也

回賜之高下于此可見

蘇肅曰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繫亦无所用繫用之於亦因事而生耳故附即焉我在此彼

世修自形迹之事耳宜絕而於寂者固自然而不動耳

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孔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耳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形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

計慮元曰此非
當識所及故以

來干我者我又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曹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大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以名焉大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大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智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大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湯湯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直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大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

为欺罔也。

如此
聖心不自聖有

陳碧虛曰辨而
不納納火虧志
信之實勇而不
怯怯必傷仁恕
之實莊而不怯
同有寧和光之
義此此身沛于
方也

奚君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
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也猶務莊子
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君吾語汝夫回能
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賜能辨而不能納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
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弗許也四子各有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
之道非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貳執也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
日損友伯昏瞽人廼居南鄆徙處者日數而不及來者相尋繼
之師猶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七相與辨無不聞
盡也師徒相與聞於遠近而與南鄆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
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一南鄆子有敵不疑

學也。上章云列子
率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
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
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
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
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外
內進進音
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疑形釋，
骨肉都融。不覓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
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
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覲其所見我之游也。
覲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

錢陽山人離七
人之形而天地
之理備矣故首
言是方取條
又鼻際口底此
像山公腹內車
輪乘金脉属平
川 湯藥同于
火火氣息不異
風雨內視諸
雖有一物不備
皆金仰視俯察
後于朝野去后
簡所見

與人同與而曰固與人異欤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
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
與化俱往務外游不如務內觀外游者求備
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
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
現不出者非自匿於
門庭
者也壺丘子曰遊其至乎向者誰列子之言游也未
問游之以至故重叙也至游者不
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覘物上皆游矣物上皆現矣忘游故能
遇物而游
遊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
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嘗不以為榮
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

唐荆川曰夫人
所以愛制于物
者以志有羨惡

阿望曰志有
美惡有利害
能以為殊為一
貫其視万物
竟有無之異故
天子所不待臣
諸侯不待友妻
子不能得親
謀不能得伸也

如家無生不齊則視萬
物皆無好惡貧賤視吾如人忘彼
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
不有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
為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規刑罰
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交
術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
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
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
生故雖終而不怠常也由生而忘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
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忘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
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

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樂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
湯子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

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盡者先聞蚋飛口將焚者先辨淄澠鼻
將窒者先覓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犇佚音奔逸僵仆也如

奔也與人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
擊莫不傾盡故物之弊又先始於盈滿然後之干虧缺矣窮上
反下極盛又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

耳之所聞任絲之所能順心之所
商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之圃澤
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折鄧折
顏其徒而笑曰為若舜彼者奚若世所謂相朝其徒曰所願知

也知猶鄧折謂伯豐伯曰汝知養養之義乎愛人養而不能自
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

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大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群聚而為牢藉
庖厨之物奚異大豕之異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任說而不應伯豐子之
後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

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
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前不周藝成則

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敏者則不能相君術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
能為之使焉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折無以應自其
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言之於周宣
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覲形懦夫也懦弱宣王心惑而疑

陳豐臨曰役求金也負身賤物違害謀利務內役外雖之千生並由生不幸也

此正言養之義此正見齊魯多巧之人

唐荆川曰以至
柔而御物
無所不順
不顯

施仁曰古人有
言曰善觀察秋
毫善聽聞雷
亦此之謂也

吳點曰公子年
文侯十作書四
補號曰道家下
伐許中山以邑

曰女之方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
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
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
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
敵于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
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
為人每攻其所難故學昧者先見輿薪孝聽者先聞撞鐘夫有
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其各不彰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
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干許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

公子年因中山
公子年也

陳器虛曰佞給
而不引言才
而不合理而
無家儒墨刑名
流行而無定家
好怪而妄言愛
許異而虛誕其
粹

其力者乎矜性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
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后而今
樂正子輿之徒笑公孫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
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卒無友佞給而不中才辨而不漫衍
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韓檀
人姓名其謂其榮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欤請聞其實平
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孔穿孔穿孔子之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恬發匕相及矢失相屬前失造準而
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
而後所去者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
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第

支道林曰：箭行
勢極銳者而不
前，所謂強弩之
末勢不穿魯縞
者也。

陸西星曰：夫物
之所以斷絕者
必有不動之處
處上底皆動則不
平漸安髮雖細
而滑汗重物勢
至均故也。

范無隱曰：此中
前後之意。

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基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本作挾目瞬也矢隧地而塵不揚。

是豈智者之言欤？公季子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言戲

子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

何疑焉？樂正子興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

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夫影因

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感髮引千鈞

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馬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

白馬非馬，狐犢未嘗有母。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背猶

類同。公季子曰：予不論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乎？夫無意

則心同無指則皆至。此指故魚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既

郭子玄云：既疾
危之，必又必卒
之，發致遂壯駢
之慢言也。

陸西星云：大抵
消治于物者則
治名滅矣。治名
既滅，則非不盡
在物上，物不盡
在充下。

李廷机曰：蓋環
也。夫能使万物
咸得其極者，不
若其目然之性
也。若以識知利
物之性，則順天

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髮引千鈞，勢

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

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非命形，狐犢未嘗有母，非狐犢

也。此語近于樂正子興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言亦之言

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堯治天下，不十

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與？不知億兆之頤戴已欤？不頤戴已欤？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廼

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尔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之道

蘇潘曰順之而動故若水也而不藏故若鏡也應而不唱故若衡也

陳碧虛曰后世又復以今世為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

関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遠道也遠道者亦不用耳亦

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

當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遠

後多少歲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

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發

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理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湯問篇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無七物今惡得物後

石也則古今如

德蒙夫設今后

人謂今亦无物

則不可笑

林疑獄曰既謂

之無何謂有外

既謂之及何謂

有中所謂無七

極無七極乃真

極真不矣

唐荆川曰九夷

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

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

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

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

之外復無七極無盡之中復無七盡無極復無七極無盡復無

七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七極無盡復無七盡也朕以是知

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盡有極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內奚

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

是也問營多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

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具是也故大小相含無

八秋七戌六辛

謂之四海賦行
北戶西王母曰
本謂之四荒東
在遠西郊國南
之於北元來謂
之四極
言古甫曰乾坤
含化陽之先極
庶物流形代謝
相因不止于一
生不止于一形
故不窮也
郭子玄曰陰陽
失變三辰盈縮
是使天地之綱
不又形體虧耗
也女媧補人故
能煉五色之精
以和陰陽使延

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
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夫
事可以理推不可以氣數故信其心智所及知而不知所不知
之有極者乎庸識也哉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
俗士也之於達人默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豈視聽之
所聞遠得物外之寄形若夫拘情慮于有方之境綽局步于六
合之間者將謂焉載於三墳五典掃蕩窮于四海九州焉知
太虛之遼廓戶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物短見
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聞無內之至言以豁心智之所滯
拔無外之宏以開視聽之所闊使希風者不查矜伐之自釋束
汝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剗所儒墨指斤大方豈真好奇尚異
而徒為誇大哉悲夫輔周既獲識於世論吾子亦欲以何危之
哉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
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
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

度頃渾不火以
器質相補也

陳普唐曰以其
曲底有金深
之悅耳上句云
云无極眼前不
可盡安使无
亦无所聞

林氏曰史記云
方丈瀛洲蓬萊
此三神仙在渤
海中蓋常而宅
者諸仙人及不
老之藥皆在焉

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
乎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
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統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
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之山之
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
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
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二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
根無所連者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也病之
訢之於帝怒流於西極夫群聖之居乃命禺疆與閼使巨鼇十

水至明之如雲
說到即引而去
終莫能至

五季首而戴之迭為三番音翻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
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
鰲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國以數焉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于
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也侵滅龍伯
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
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譙短人同名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
有人名曰諍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人長九尺荆之南有宜靈本名也者
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謂蠟蝶致納也生於朝死於晦春
夏之月有蒙魴者謂鰕蟃致納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

陳舒道曰此段
已出莊子逍遙
篇

支道林曰奇見
異聞衆之所稱
為強堅堂真空
言謂怪以駭
世語明之有
物以遺抗守者
之固陋除視聽
者之有耳其長
堅未聞亦古博
物者也

陳碧虛曰以角
形帶千神明之
聲豈楚之國有
大木焉其名為
檮碧樹而東生
實丹而味酸食

之北莊子云有溟海水黑色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之
長稱焉其名為鯢昆鯢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
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麋字書云麋水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
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致弗齋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目在請反
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然聞之若雷霆之
夜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
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徐以神視神者侵然內照塊然
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然聞之若雷霆之
聲豈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碧樹而東生實丹而味酸食

其皮汴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鸚鵡

鴝不踰濟路音鶴似孤善睡獸也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

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也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

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性鈞全足不願相易也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汴

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

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

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

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士之北遂率子荷

擔者三胡叩石墾壤箕畚音本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

孀妻有遺始男女七歲或

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

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

固不爭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

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之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

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服其理也操蛇之神聞之懼其

不已也告之於帝上感其誠感愚公之命夸蛾氏二子夸蛾氏

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

飲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

以天地為一朝

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鸚鵡

危代為喻目
杯以指事
而為功在我
之在彼在之
與在人弗
殊則知其
後故比之
與聖妻之
以神曲之
唯一世之
之徒可不察

浸生鄧林鄧林弥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
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
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
使群異各得其方天壽成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
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天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无所因假也不待殺戮
而夭不待將逆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谷而食不待絀
續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
自此以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限之外者非用
心之速故寄言迷謬也濱此海之北不知巨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
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

札厲後死也

四方悉平周以喬陸喬高曲也又云三山巖陸郭當國之中有
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甌重直為反甌甄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
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瀝息過蘭椒味過醪禮源分為四將
注水下山下水流曰呼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士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
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
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嫁士氣溫適不織不衣百
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也息盛也阜也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
俗好聲相攜而迭謹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瀝力志和平過
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瀝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
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暴其國愾然自居不進酒因不

召嬪衛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冠
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俎物之阜禮
儀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為靡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咤
視撫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魯國之社稷後我夷
之國乎此仲父之耄索仲後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
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
奚悉隰朋之言奚願南國之人祝祝者斷絕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
一本作被忌髮而裸謂不以衣九國之人鞞鞞音未方信俗人帕頭是也帕頭操頭也帕又作抹
巾而來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士所資或農或商或田
或漁如冬表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

管一施曰隰明之知極于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儒故管仲駭之也
蘇潘曰夫方士所資自然而能故云越之用舟楫潮之東馬濟之于水陸之宜不假乎於管仲

慎到曰治水者決防決塞要在勇弱相似如一李之於水不學之于禹也

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寘弔其大父死負其大母
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聲本作談人之國其
親戚死朽音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
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假然
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孔子東遊
見兩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
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
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
初出滄滄涼涼涼微及其日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遠者涼乎

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智乎均天下之至理也
林希免曰發覺微曉而至不徒

者至均故也今
所以絕者統輕
重相傾有不均
勢也

王世貞曰此借
釣以起下治
國之言

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均髮巧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唐何楚人以善釣聞于國以獨爾絲為綸芒鉞為鈞荊藤為竿剖粒為鉅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唐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戈也弱弓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洙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

焦林曰二子易
心秉其本識故
坎公異耳各扁
於同耳

之所疾自外而肝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剖心易慮反異為同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對上迷死三日言二人辭歸齊嬰也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止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瑟人也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文鄭同樂師襄亦古之善琴者也按指調絃三年不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鉤

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

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遺弦聲然後能以盡聲弦之用也

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得其章

請嘗試之於是當暑而叩商弦以召南昌涼風忽至草木成

實得秋氣故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

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溢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凍而叩

徵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故綠煩更四時可知且欲并

言其所感乎終將終者彈琴之妙耳將終之將終也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好

甘露降澧水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夫子之彈也雖曠之清

琴瑟曰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

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翼角邪行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樓下號淡天衍著書四十

生五谷邪子吹律煖以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

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即悲歌聲振林木嚮道行雲薛譚乃謝

求及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

置糧過音雅音邑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

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品各聲猶長引也

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

為曼聲長哭一里老幼喜躍林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

賂發之賂猶遺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伯牙善鼓

琴陸西星云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今又善哭以曼哭于孟嘗君

手是機曰中道
有國獻者上考
無虞藏之人也

其聲也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

日入之所

反還未及中國

道有獻工人民偃師穆王薦之

薦當作進也

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

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頭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

謂日

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

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鍾猶擢頭也

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妻六人

為實人也與盛姬內街竝觀之技將終倡者舜其目而招王之

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大攝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

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

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

復如初見

始如向者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廢

其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吾曰人之巧乃可與造

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翼為

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

滑音音滑星

聞偃師之巧

李九我曰班輸作雲梯可以登虛仰攻是子作木鳥飛三日不集

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其蠅古之時射者

許應元曰力字
頗精叙亦皆同
其下草皆備言
然其辭晉曉近
之交也

魏亮曰視風如
輪則餘物稍壯
而大焉
以彈弓勁天實
風之心其其用
手之却也

穀弓而歎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其師而巧過其師紀昌
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后可言射矣紀昌歸
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二年之后雖雖未倒而皆
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寧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
如著而后告我昌以整懸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
也三年之后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
逢之輕射之貫通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
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
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
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飛衛以棘刺之端杆

楊雄曰並義
皆謂柔屈三接
而后成器焉
治者調筋角和
金銀亦然故學
者又先攻其所
易然後能成其
所難也

禮記注曰此言
造父善術時車
與之齊整在手
勢衛之餘命人
君得民心則國

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今相拜為塗請為父子尅臂以
誓不得告術於子人造父之師曰秦豆氏秦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
後習術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礼愈謹乃告之曰
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
趣行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街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
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
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疾
也捷也凡所街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
街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轡街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
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而外合於民志

安矣

描畫善術

王世貞曰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休不閑致也心夷休閑即進止有常故進退有常安易盡其非但施之于身乃可行之于物雖六轡之類馬足之中謂之有道不違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歷道致遠而氣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街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乎。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軀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書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徹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卯以睚嫌殺丘卻章。睚嫌丘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常膽氣而休羸虛不能學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悍志絕衆力敵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丞刀拔胸受矢鏗鏘。上音芒下音謬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

其亂故輪外不待光用之轡蹄外不充用之

舟猶雜穀也。穀音冠主而頃哺曰穀自食曰鰒

來丹之友甲他曰子外黑卯至

曰吾聞衛孔周公相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

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衛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

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

此言三劍不同如此

曰含光視之不可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

不覺二曰丞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祭之淡

淡焉若有物存策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各聲經物而物不

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晝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

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騖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及焉此

三寶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

不能害物而藏之未嘗啟封來

支道林曰以其可說可見故言其下者

丹曰。雖然吾又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

開跪而受其下。叙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後黑卯時

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

之死輒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壺黑卯之子方

笑曰。汝何魚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

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噍音益喉疾而腰急其子曰。噍昔

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体疾而支彊彼其敵我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我獻鉞鋸之劍火浣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大川有木

漚剗川曰鉞鋸及取其皮毛及用取其皮毛漚剗也河面曰漚剗也練綱赤刃切玉如泥焉

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

見者可為劍戶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

然疑乎雪

此周書所云

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姜蕭叔曰吾子果

力命篇

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刃火浣布者明上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一物無虛妄者

焦贛曰命者又太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則已然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汝奚功於物而欲叱朕力。曰。壽夭

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

而壽八百。顏回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

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

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

陳碧虛曰呂太伯之后賢而讓位樂其室而耕后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

又曰此言万物
皆有命則智力
无施

又曰衣短褐食
菜粉言其貧衣
文錦食梁肉言
其富

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
若之可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
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
而然者命也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
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
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
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菜糲居則蓬室出
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櫪音麗
屋棟出則結駟在家
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邀遊不
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

施仁曰古者有
問此為德論研
意頗奇亦輕氣
朕較輪蹄御乘
其先聖壯數老
數焉北宮子者
其清虛失其步
趨

呂吉甫曰齊達
之聖人自然而
然非人事也

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謂德有
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
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
曰汝奚往而反偶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
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
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
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
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
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
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
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

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

矣予不敢復言開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我

菽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輿輅若文軒之飾

終身遺厥自游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

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悟易恒也哉管夷吾鮑叔牙

川人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

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信公母弟夷仲生二公孫無

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牙

小白奔莒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之次弟鮑叔牙

齊無君二公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各告魯曰子糾兄弟勿忍加誅殺之魯之官也

仲仇也靖得而
其心慙之不
行威魯魯患之
遂殺子糾召忽
自經管仲請回
也

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謂

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仇也願殺之鮑叔牙曰

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又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

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

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于堂卓而脫而佐於萬國之上鮑

叔牙以身下之之世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

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貧

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

不遇時也吾嘗三戰三北吾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陸西星曰：鴆子友鮑叔牙，所以世稱鮑叔牙之父至今不替也。

胡時化曰：言病之甚不可伏喘而不言也。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差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能善能用也。此明理無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仇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照。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可？」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索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弘道苟不弘，則逆。

林希逸曰：愧其道之不及，至矜其民之不及，已故能無棄人也。

鄧子玄曰：析音錫，鄧析善書三。產並時列子及孫卿刀云：子產殺鄧析，援左傳昭公二十二年上。

民而納，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君高而自忘，則愧其不若皇帝而哀。不若已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已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也。與物升降，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得。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也。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駒穀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一十年而鄧析死也。

唐李定公九年
細額殺鄧析而
用其竹刑則非
子產所殺也

汪道坤曰自然
生耳自然泰耳
未及由人德
智力故曰天福
自玄死耳自太
旁耳未及由凶
虐身黜弱故亦
曰天福

蘇潘曰死生有
夫有命存焉世
人不知謂棄之
所主愈以故達
如太異生免死
故設為楊朱李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
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
死天福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
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
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
聖智不能逆聖神雖妙不能逆特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
之成之默無平之寧之平寧無將之迎之功無道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
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
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
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

樂之論即莊子
寓言

施仁曰死生之
分修短之期咸
定于死為天理
之所制矣但愚
昧者之所惑也
虛者之所悟也

此正見由于命
短

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
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失節虛實失度病由饑
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
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竹用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
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
知之者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
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
天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
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

肥音助結
謹設音督安

齊如志也窮年不相適發謂謂責其過也自以行無哀也多偶

謂多與人相和謂自相擅不乘權謂乘用隻立孤也四人

相與游於世齊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

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危危姑危反哉成者倘成

也初非成也危危敗者倘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倘成其

敗而不誠詐之際昧然於倘而不昧然際危也言則不駭

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信命

者於彼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者不若揜目鑿耳背坡面隍亦

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能命者

也然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正其

蘇摩曰世有幾
得幾失之言而
理實充幾也
又曰禍福豈消
內外皆理之玄
定者也見其卒
起因謂外至見
其漸著因謂內
成

此明用智計之
不如任自然也

呂卓甫云自全
者非用心之所
能自敗者非行
失之所致也

又曰稜當作棧
晏子春秋乃謂
書皆作棧車謂
編木為之棧上
張反

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不度人情時亦中亡亦中量與不

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

喪亦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遊於牛山

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羊人若何滴

涕流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

梁立據比自後而泣曰臣願君之賜疏食惡肉可食驚馬稜車可

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

顧晏子曰寡人之游悲孔與據皆後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

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相守之使有勇者而

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

翟景淳曰古欲之所使不容已也

李九我曰夫士為无已故情无已也

蒙泣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外乎。行假當作何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誦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矣。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愛。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起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真運也

楊朱篇

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

王世貞曰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為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先勤愛之弊耶。

又曰。為者不以名為名。自生者。其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為名也。為名則得利者。也。

王世貞曰讀列子

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溥鄉黨。況子孫乎。九為名者。必廉。斯貧。為名者。又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美。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不為則不為足利。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招利。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為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亡其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

書 一經 古人詩
 云 古人好詩在
 人如何看在人
 如做詩以思知水
 流心不極此意更
 俱處野色更元山
 傷斯天光直進來
 相通樂意相開
 禽時語生香不
 新樹天并井句
 只把做景物看
 亦依有可研索
 抵得詩要陶然
 後錄此書亦云
 海荆川曰生
 船來死是長生
 是也俗當談而
 云死後輪迴
 公賢之何以
 溪大書大旨
 自以為存亡注

大齊去聲得百年者千無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速辱老幾居其
 半者後得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
 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千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待亡介焉之慮
 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耳為
 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
 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
 榮偶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
 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手械也何以異哉并異也太古之人知
 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後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
 非所太也故不為名所勸為善不後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

復形氣轉續生
 死變化未始絕
 威也
 顧清曰此并文
 字太露筋等似
 非所以聖訓之
 意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反為惡不名善先後年命多少
 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育賢愚
 貴賤是所異也死則齊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
 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耳非然而萬物齊生
 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
 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
 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識計後者之惑也夫不
 今者德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故餓死守餓展季非
 亡欲矜貞之郵以故寡宗少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

王世貞曰此誣
伯夷計之言
六欲有所以折
揚不得不寄責
于高勝者耳

憲憲於魯子貢殖於衛憲貧也原憲之妻殖生子貢之殖累身
然則憲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
善樂生者不害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
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
溫窮能達使也相捐之道非不能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
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
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
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軀之所欲安恣
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听謂之闕听目之
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

錢福曰任情極
性寧少盡煩雖
近斯保年且得
盡養生之樂也

胡時化曰惜名
拘礼内怀于矜
恨憂苦以至死
者長年還期非
所貴也
王登曰晏嬰墨
者也自以勤者
治身動遵法度
非達生死之分
所以卒此二資
以明治身者唯
取其奢餘之異
也

得與謂之闕顙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軀之
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
得行謂之闕生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養拘此廢虐之主錄
而不含戚戚然以至九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
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
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
之亦可瘞之亦可衣新而棄諸溝壑亦可衣衣繡裳而納諸石
槨亦可惟所遇焉管夷吾願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
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
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

又曰此言朝之安于酒

又曰此言朝之荒于色

好色朝之室也聚酒麴蘖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北房數十皆擇稚齒嫵媚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厲稚云好也者又賄而招之媒而逃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

李廷机曰此有規諷朝穆躬于酒色之意

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昧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僞之至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矣矣擇之亦久矣竟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現窮當年之樂惟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愧性命之危也且我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亦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及治而身交苦善治內

魏寬由不知真
人則不誠治
治國者偶耳此
一篇釋又六廷
提抑統不似君
子之音氣然其
音款去自拘束
者之累故有過
遂之言者耳

者物未又治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變行于一國未合
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歎以
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
以告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知者乎鄭國之治
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產之世也藉其先賢家累方
金不治世故發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歎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
不為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池沼飲食車服穀樂嬪衛擬
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
殊方偏國非齊士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情之物也及
其於也雖山川險阻塗徑脩遠無不畢履之猶人之行咫尺也

孫大授曰達于
理者知万物之
無常財貨之變
聚之非我之功
也且盡奉養之
宜敵之非我之
施也且明物不
常聚若斯人者
豈名譽所功視
法所拘者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火不絕煙火常廬之上不絕聲樂
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遂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
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
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
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及其子
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設
子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
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理教自持固未足以得
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責生愛身以斲不死
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斲父生可乎曰理無父生生非貴之所能

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
設令九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
也四腴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
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况久生之苦也
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本鋒一作鋒刃入湯火
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
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連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
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腴偏枯古之人
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腴之一毛以濟

世仁曰疑楊子
貴身太過故發
此問也

唐荆川曰此段
歎世之務名於
身後故引數至
人而極意譏之
其實全人不過

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齊為之
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
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
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
於肌膚肌膚於微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
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
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
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孟孫陽因
顧盭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腴不得斲安口腹不

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
設令九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
也四腴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
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况久生之苦也
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本鋒一作鋒刃入湯火
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
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連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
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腴偏枯古之人
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腴之一毛以濟

不乎日所為
此而身居之
名非所計也
字太露根骨

胡時化曰楊朱
謂四至雖美之
所歸善以美終
同歸于死其說
似誕然其言身
後之名雖是非
之辨又欲以
希真以圖之將
有仲子之難李
札之讓告規其
身以欺世盜名
者

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告上曰告發下
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禹感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古本反禹父名治水土績用不就
殛諸羽山禹纂業事雖惟度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
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服冕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
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
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于陽虎戚戚
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

錢福曰列子此
論非託試西至
分明是情教希
世盜名之人此
假托聖人以肆
其說筆老力健
氣勢稍炎

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下
知與株塊無以異矣現形即事憂危之迹美矣求諸方寸未有
不嬰弗其心者也將明至理之言又率善
惠之極以相
對偶者也策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

吉

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
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至
無不從肆情於瓊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
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惑
之名實者固非民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
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
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

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敢治。畝之園而不
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
而群使五尺童子，荷蕪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羗一
羊，舜荷蕪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
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
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
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訖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
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萬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
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發，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羊
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
魏寬曰：莊子欲
水語亦有此意
按文應曰：五
之牧羊不如五
尺童子此數語
極佳蓋亦不出
易簡而字東坡
云千鈞之牛制
於三尺之童子
緝耳而下之曾
不知狂狷之膏
柳於山林亦是
此意大槩天下
事易難則輕捷
煩難則重滯也
胡祥化曰：太意
見人不只若于
為名身感之後
善亦不知或亦
不知彼或亦為
善以自若其身
示有不消滅也

數百年之後也
唐荆川曰：計似
也陰陽性靈五
行也

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或奔或
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
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
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
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
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又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
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
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
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者
其身雖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
私物不可
有者唯聖
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

洪武四事
盡人情世態
蔡先生云秀詩
名刻開乃是小
歌義盡謂此也

呂祖謙曰人生
之有容官情欲
之所由生君臣
上下之道以衣
食而相維也伊
無時節則情欲
可感乎矣使无
衣以少界則君
臣不淨以相使
矣其又自古以
來所謂之義
子乎曰无貴賤
不人
意也

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
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可殺
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
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物
不能
所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息君臣道息周
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綴綴霍自以味之極
肌肉麤厚筋節卷急筋節急也或作權膝上音權下區位切一朝處
以柔毛絺葛薦梁肉蘭橘心膺体煩內熱生病矣商賈之居與
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橫矣言何所安習者皆不故野人
之所安野人之所羨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嘗衣緼

布于此蓋言人
世之是習慣居
習攻苦食淡不
知有人世榮樂
之事則人人無
不足者念頭說
息則處人皆安
此語却有殊

糴糴曰喻中生
翁奇中出奇

糴糴謂分獎麻絮衣也韓
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 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
知天下之有廣廈陰室綿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
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屋告之曰昔人有美戎殺其
梟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
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陽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
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求於外者無厭之性陰陽之蠱也
非但累下身
乃侵損正氣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
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
焉君臣皆安物我無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
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和

今有名則尊榮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變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履但惡乎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篇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後其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影枉而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身也者影也美惡

解故不復答列子也報應譬之影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其言善嚮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其言善乎里應之行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又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既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由徑也禮既明而後道不明者則出可以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考諸漆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猶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李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

黃裳曰言見言出則嚮入形往則影來明恨之理不異于此也而物所未候故曰先知之耳也

郭子玄曰韓詩外傳云靡共也

以亡李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且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呂氏春秋云角
試角力也此言
人重利而輕道
唯食而已尔然
禽獸飽食而相
共用力以求勝
也

汪道坤曰射雖
中而不知所以
中則非中之道
身雖存不知所
以存則非存之
理故夫射者能
拙俱茂而知所
以中者與矣愚
俱存而知所以
存者殊也

唐荆川曰驕奢
者雖告而不平
則有心物之心
耳目自塞誰其
相之

林希逸曰自賢
者即上所謂孤
而無輔知賢則
智者為之謀能
者為之使物无
棄才則國易治
也

又曰此明用巧
能不足以勝物
因道而化則无

是鷄狗也強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為鷄狗禽
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已豈欲人之尊已人不尊已則危
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
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知也退而習
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
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弗失也守而弗守即心平體正內非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非
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列子曰色成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
曰語道矣而况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德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况行之乎故自奮
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

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衆人有為
其君以王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塗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
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守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之生
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
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
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居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
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
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供樂今有饑色君遇
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不周

好學之與好兵
所尚不同

支道林曰应机
則是失会則非

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
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於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
傳。好兵者之楚。以法于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
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
之有有富。因從請進轍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令一子之秦
以術于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
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宥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于衛王。衛
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五事之小國。吾撫之。是
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王可待矣。若全汝歸。之適於他國。為吾
之患。不輕矣。遂則之。而還諸魯。既反。孔氏之孔子叩胸而讓施

不然雖有仁義
禮法之術而
不適時則動而
失命者矣

蘇瀆曰二子之
所以劣不以其
傳與術以其不
得隨時之宜

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
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之所用。今
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
時。應事無方。屬乎智。苟不足一本无。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
尚。馬往而不窮哉。孟氏文子含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弗重
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若笑曰。臣笑鄰
之火。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
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
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聘已之晉國晉道有
鄰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子

陳詳道曰此見盜不可以同察畫而可以道德化

又曰此正言化盜之方

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焉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又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以致也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龜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立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龜鼃



焦竑曰白公楚平公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為費無極所害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方救鄭勝曰鄭人在此雖不素矣故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以不應微言猶若謀

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人之善沒者能取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曰石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也

言也

言言則無微隱

爭魚者濡遂數者趨非樂之也

自然之勢自應如此

故至言

去言

理自成一物自後

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翼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

不

知言之所謂遂

趙襄子使子新穉穉子攻翟

穉子襄子家臣新穉約也翟解

也

翼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

襄子方食而有憂

翼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

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

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

不

須更勢盛者又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此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

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

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捷乎持勝

錢福曰此見勝敵不難而難子持勝所以慎其驕心也

茅坤曰助力也招率也孔力能牽門關而力名不聞者

胡時化曰公輸班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命者不有其能也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開而不肯以

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故善持勝者以強

為弱宋人有好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

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育其牛又

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

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許復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

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

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

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懼復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无召

穆文鼎曰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質毛色中求故勢歸恍惚若存若亡難得也



而使見其枝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頸並趨竝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於寡人者謂先枝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又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廼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良馬者可以形容天下之馬者若滅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知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胥所與共擔纏新采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

黃震曰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重

直德秀曰精內謂天機粗外謂北牡毛色所見者惟天機也所不見毛色北牡也視所視視者不忘其所視

呂祖謙曰說出相國一段如圖

蓄使人往取之壯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眩知也伯樂謂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至意也若臯之相馬乃有責乎馬者也言臯之以術宣神明所淨又有責于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庙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

又曰單謙所以
誦此三怨之方

焦竑曰與之至
今不安漢蕭何
亦云子孫无令
勢家所奪即此
類也

曰善孤立大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又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音幾祥也。又音幾。信鬼神與機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云。視之歡然無憂。羞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往。盜曰。嘻。賢矣。夫既

王鑒曰。既活人
而又追之以非
以德報德之道

黃震曰。擊打也
如今及陸基也
常昭傳。要論云
設木而擊之。是
也

錢福曰。凡成事
能取中皆曰射
亦曰授

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又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意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早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奚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為虐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甚。餞帛無量。財貨無訾。言不計也。可度量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繫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榆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虐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

瞿景淳曰驕奢之致討敗不以一全實氏死心千陵物而案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者故也黃震曰先一也或仁成或取義仁乃欲以醜后世仁即義耶抑傷勇耶直得考曰此段似戰戰時風聲習戰政之知智失之深皆杜若之輩者姚寬曰此亮出

筆戮力志率徒屬又滅其家為特倫皆許諾至斯日之夜聚衆執兵以攻震氏大成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水飯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孤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諸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宮敖公自為不知已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菱冬日則食像粟宮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也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

于回教者非正也

焦疏曰此章果轉譬喻以為問答今神家答話亦有此風王登曰心不可兩用術不可多岐多岐分心不徒多術為太

黃震曰此段譬喻曲說從小以至大從物以及人從粗以及精緩而不驟婉而不露全篇許多妙机此列于點筆凌約曰心都子

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默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者則吉應惡積則尚臻楊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爰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

之謂與子貢夷齊之問語脈同

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錢福曰仁義同出而異名曰以

既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

所遇之時是所為之士異所處

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淵操

之地異故也

舟鸞渡利供百曰裏糧就學者成徒而弱死機牛本學泗不學

其初意則理一分殊異途同歸

彼學泗反弱者是徒知率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本矣

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

是徒知率之未

多岐也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求異若

姚寬曰後宋蓋

是唯師同友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

千里會者其說

先生之說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

為問答探機索

素衣緇衣而反其拘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之楊朱曰子

意於言語之外

知夫子心都子三

子貢夷齊之問

術之問恰也

知夫子心都子三

之不可言博也

之不可言博也

無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唐荆川曰此篇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

明己身安異則

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外物所不達故

未有廢名利之衡患誰不至者也

有是非之交不

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內求諸已而厚

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也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

積于人亦純楊

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欲自喪其生安

布服異而怪狗

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

之失也

膺而恨畜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

之失也

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

之失也

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

直德素曰此一
論於近人情今
世雖此失者甚
衆如孤出湖中
之故魚鰲有一
日而賣數次者

又曰同生是類
但自貴而自賤

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
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產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
哉耶卽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鴈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
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
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七而放之恩過不
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於人中坐有獻魚鴈者
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生故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
客和之如嚮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矣天地萬
物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
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蠶膚虎

王雍祺曰此言
世情之難及公
私之難明喻亦
甚美

丘濬曰此章佐
諷言疑心生暗
鬼也其得世情
之微

狼食肉非天本為蛟納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
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後馬醫作役而
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後馬衣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
莫過於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
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以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
如執遺棄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
以求富也其人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
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
也意其鄰之子觀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
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拍其谷而得其鈇也日復見

瞿曼澤曰心有所謂順傷而不
知亦人情也即
大孝心不在焉
視不見听不聞
之意

胡特化曰此扁
議論皆正此日
儒書合未信數
件設論俱佳文
字亦異于他扁

王觀時曰此

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鉄者。白公勝慮亂罷而立倒杖
策綴馬策端有利鋒上貫顙綴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之聞
之曰頭之忌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蹟株塤頭抵植
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
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
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惟不見人故攫其金

劉向中入楚之曰楚王曰寡人聞子之賢故欲用子子之賢
知市如市惠其進少楚王是也寡人直曰方之寡人直曰方之
寡人直曰方之寡人直曰方之寡人直曰方之寡人直曰方之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六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叅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荀子

勸學篇

許國曰勸學者
見學之在人不可
已金用汝作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此喻人之學則
才過其本性

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
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

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已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

錄說曰引此詩以喻當學之意

高似孫曰此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同也議論大醇小瑕
蓋謂開曰人不
知學問而自
者猶然第言之

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是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思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允介福神莫大於化導福莫大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足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善水也而過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以葦菴風至若折卵破子此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

危說苑客謂主
嘗君曰鵲巢
于桑芳者之以
移可謂能堅矣
大風至則桑折
如彼何也所托
於也美質曰鵲
槐香早也其根
是為正也本早
白坐二名曰龍
胸臥是云龍胸
所謂龍也
雖香草浸漬于
溺中則可惡也

張之象曰易乾
卦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
火就燥雲從龍
風從虎則各從
其類也

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正其漸之滿君子不近燕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正也漸漬也染也終溺也言槐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又就士所以防和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又有所始榮辱之來又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急慢怠身禍災乃作疆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約急皆其自取也和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施新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傳同類是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陰而眾鳥息醯醢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

顧充曰言精學而遠火可成易曰順德積小以高大此之謂也

趙璘曰用必堅固專一之義

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自得聖心循焉明

自謂自通於神明也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駕引車則一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

及之此亦當功在不舍鏤而舍之朽木不折鏤而不舍金石可

鏤言立功在不舍鏤也鏤無底牙之利筋骨之疆上食埃土下飲

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

躁也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

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而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

聽而聰勝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鼯鼠傳寫誤以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

雖能多而不能如勝蛇專一謂窮五技能飛不能上墜不能下

能窮木能遠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而不能上蹇能緣不

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

子結於一也昔者匏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匏巴古之善鼓瑟者流魚中流之魚也列

子曰匏巴鼓瑟鳥舞魚躍也伯牙鼓瑟而六馬仰秣伯牙亦古之善鼓瑟者故聲無小

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本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為善

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惠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

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

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湏臾舍也舍則禽獸

也故書政事之紀也詩中鼓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

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

趙璘曰書所以紀政事詩謂樂章所以節生乎中而止不使流瑣也春秋傳

曰中声已降周旋指讓之敬車樂之中和也得中和謂使人詩書之博也傳謂
降之後不容彈服等級之文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衰賤沮勸微也在天地之間者
矣上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衰賤沮勸微也在天地之間者
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也說六經之意

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入乎耳著乎心
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
為法則端當謂端莊端微動一皆也或端小人之學也入乎耳
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
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
為為不問而告謂之傲傲也問一而告二謂之贅贅即贅字
費助費助微非也微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
其人謂禮樂法而說有不法而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正
賢師也禮樂法而說有不法而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正
故事而不妄曲

切近春秋約而不速又義隱約褒貶難明方具人之習君子之
說則尊以徧美周於世矣當其習說之時則尊高故曰學莫便

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乎
人則隆禮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持將學雜識志順詩

書而已將原先生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綏睦也言所成所出
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頌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

指河也猶以戈春黍也猶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
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散謂不問格者勿告也

告格者勿問世說格者勿聽也有爭氣者
何至而後接之謂所問非禮義也問格者勿問世說格者勿聽也有爭氣者

李于麟曰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為散木

申時行口佳言
格論見其出
如太牢之悅口
夜明之章目不
當以文論也

許國曰礼樂詩
書之數習以貫
通之又擇賢人

勿與辨也故又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故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後而後可言道之致也致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礼法所未該以其苛倫類而通之觸類而長也一云仁義謂造次不離也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其善者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紂桀盜跖也全而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礼樂詩書之思索以通之思索謂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而為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

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好之有天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欲不可禁也心好之有天下之富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又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謂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又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

其意則曰脩其身
自存然則有省
介然自好謂然
自思修身之大
樂

善實由先辨善
惡師友之所在
而又獨去其善
已者則益也大
矣

以自省也。然愛恨貌自善在身又曰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者自省其過也然又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誦
諛我而當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又以致惡其賊好善
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
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
人之賊已也誦諛者親諫諍者疎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
滅亡得乎哉詩曰喻詭譖譽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
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君子有扁善之度言君子有
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脩
身自為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宜於時通利於處窮禮信是也

李奎曰此言孔
之不可不由見
脩身當以禮治
躬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侵舒
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
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陋固辟遠庸衆而野也夷信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
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誦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
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
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謂之愚也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
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賤多聞曰博少聞
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
事則不迫遽少見曰陋難進曰提提訓舒
緩也易

霍縮曰以礼義
修身便是治氣
養心之術不及
彭祖也錢穀曰
詩曰漸車惟案
言智慮深則近
險誑故一之以
易良

忌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者虛竭也凡物多而易耗也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礼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又知彭祖也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決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濕亦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凡志而不淨欲而不獲高而不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濕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礼者重遲寬緩也去過恭則無威儀寬緩但不及机事貪利則有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庸衆驚散則刳之以師友驚謂才下如驚馬者也散不物檢者也刳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僇棄則炤之以災禍僇輕也謂自輕其身也炤之以災禍炤燭使之知惧也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疑也愚款端慤及愚皆脩身之術在攻其兩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由師莫神一

呂補曰君子固
窮又曰君子素其
行而行

好徑捷速也神、明也一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惰好謂好善不好惡也則驕富貴美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士君子不為貧窮急乎道體恭敬而心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忠信街禮義而情愛人街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不順礼而行困窮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也言所至皆貴也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街順墨而精錮錮固也固橫天下雖達四

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懦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辟遠而不慙謂平僻背遠不能端慙程役而不錄程功役勞後歸檢束也

不檢束言不言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其非清

渾也供恭也其當為教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清偶視而先俯非

恐懼也偶視對視貌然夫欲以獨脩其身即獨善其身不以得罪於北倍

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騶馬十駕則變及之矣將以窮無窮

逐無極歟則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以止之則千

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

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意亦有止之歟行遠夫堅白同異

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則三不辨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

馬理曰借喻才快壯如馬之才終將一歲不主也其神奇出產於窮

李士驥曰此言

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魁謂偏倚作怪之行故學曰遲

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速或遲或先或後胡為其不可

以同至也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

開其竇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遠路也彼

人之生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鼃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鼃致之

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通不行不至

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出入謂

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無偏頗

也不竭不窮也成人無法則倭倭然有法而不忘其義則渠渠

然渠渠無所畏貌言不知所措畏渠渠不寬大依乎法而又深

李士驥曰此言

山矣

蓋通開曰此言
其身不可以無
禮而禮不可以
無師

其類然後濕濕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濕有潤澤禮者所以正
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
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
知吾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孝也行不遠
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非師是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
用譬之是猶以有辯色以聲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故學者禮
法也夫師以自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
禮或詩曰不識不知帝之則此之謂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
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典上可以為君子者矣好
李敏求又有切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偷懦憚事無羞恥而
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行耳偷懦憚事無羞恥而

張之象曰老
謂以老為老而
尊敬之也孟子
曰伯夷太公三
老者天下之大
老也是天下之
父母也其父母
之其子焉往

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懦憚事皆謂懦弱加惕悍而不
順險賊而不弟焉惕舟湯同惕悍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
戮可也老而壯者歸焉老謂以老為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弱則寬而容之不迫處以茅政謂惠恤無窮窮也精填委
也既壯則通者歸亦衆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
蛟尤不遊又行乎真寘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真寘謂
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
遂乎若不幸而育過天亦祐之君子之求利略其遠思也早其
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
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錫君子
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東

理也。東月簡同言東擇事理所宜而不怒不過奮。善不過予。驕逸故雖燕安而自不至于怠惰也。法勝私也。二句謂以公而滅私。書曰：無有作好，導王之道，無有作惡，導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勝私欲也。

不苟篇

高似孫曰：申徒狄，根道不行，發憤而自沉。河詩外傳：口申徒狄將有授于河，差加闕而止之，不從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中枯槁，杜潤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遇時則大行，不遇時則何及沉身也。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根道不行，發憤而自沉。於河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天地比，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觀化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齊秦襲秦，合也。秦在西，齊在東，相去甚遠，居以之入山澤平也。齊秦襲秦，地之大也。秦在西，齊在東，相去甚遠，居以之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人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而應之。故曰：出乎耳，出乎口，或山能吐納雲霧。

何孟春曰：異端。說故曰：難持。

是以有鈎有須，卵有毛。胎卵之生，又有毛羽，雖伏鵲卵，不為口也。雞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鄧析，好刑名，持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數難子產為政子產，而殺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殺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在口。故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湯之乎其有以殊於倍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聞道人，不能則恭敬縛紲以卑事乎人。縛紲，縛同紲，亦同。謂自縛也。小人能則倨傲辟

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

榮學焉不能則人榮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

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而不侵，蕪穰也。刺乃蕪而不傷也。但有廉歲，傷而不有歲。

辨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

不能勝雖堅柔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孤介也夫是之謂至

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

善。非誦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已之光美擬於

舜禹參於天地非誇誕也典時屈伸柔復若蒲常非攝性也

所以為席剛強彊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信謂為伸以義變應知當直

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當如此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

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君子小人之反也

與小人相反也 君子大心則天道小 心則畏義而節 於天而順道 知

則明通而類類謂知也愚則端慤而法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

而止由用也止禮也恭而齊禮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整而不然喜則和

而理愛則靜而理此言愛甚通通則文而明謂有文華而彰明也窮則約

而詳。謂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

以和臨之則攫盜而漸潮進也謂貪利而不止者也遇則毒賊而亂上母害人也

見由則兇而倨兇慘也言毒於僥倖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也而險賊也

則輕而翾輕謂輕能失據翾小飛也憂則性而攝通則驕而偏窮則吝而僂

傳曰聖人之道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

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故君子者。治禮義者非治非義者也

然而國亂將不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素亂而治之之謂也。

去亂而被之以治。素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人汗而脩之者。人有汗微之行將脩為善也。

非素汗而脩之之謂也。去治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

去汗而非脩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汗矣。治之名。如君子素其辯而同焉者。合素脩整也。謂不煩雜。善其言

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也。故新浴者操

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焦焦。受人之撼

撼者哉。焦焦。明察之貌。撼。當為武。謂偕也。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

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

形。形則神。神則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

代興。謂之天德。既去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致其舊實。謂之變。言始於變。終於化也。猶天道陰陽

運行則為化。春生久。治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

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天地二句。言天地有至德。百姓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

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

喻。其意。夫自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

無至誠則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

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後也。雖後又疑。若如也。無至誠雖出令民如未後者

雖強使之後。亦及至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智矣。不

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疎。君上為尊矣。不誠則

誠則不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疎。君上為尊矣。不誠則

誠則不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疎。君上為尊矣。不誠則

誠則不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疎。君上為尊矣。不誠則

誠則不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疎。君上為尊矣。不誠則

誠則不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疎。君上為尊矣。不誠則

頌云曰楚詞云
安去以之察
受物之文
者乎意與此同

康海曰所以順
命如此者由慎
其獨所致也慎
其獨謂戒慎乎
其而不睹也慎
乎其而不聞也
誠不欺故入亦
不遠也

又曰炎、并泰之貌事任也謂漸決任事于外也

姜肱曰如此之訓傷同傷同者斷喪其元氣而未至于亡也

又曰辨理也委曲便用于理也

卑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其附止至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一占反不好脩政其

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三和者在內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

大國之王也不隆本行不敦舊法而好訟故故事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從而成倍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禮而不隆義

臣之俗者若是則衆庶百姓亦從而成倍不隆禮而好貪國矣

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

又將曲辯朝廷又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貴

節此制者也節中義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

吏莫不畏法而尊繩矣吏秩也其制取百官之將齊其制度

市譏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慈

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伐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

莫不忠信而不桀矣時斬伐即周禮中冬月斬陽木仲春月斬陰木是也

任巧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括謂器用不卑國也

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力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積喪其室能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敗縣鄙將墜曰

野之稅省力布之飲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

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則後百吏畏法脩

節此制者也節中義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

吏莫不畏法而尊繩矣吏秩也其制取百官之將齊其制度

市譏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慈

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伐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

莫不忠信而不桀矣時斬伐即周禮中冬月斬陽木仲春月斬陰木是也

任巧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括謂器用不卑國也

申時行曰御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制皆合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宣子政董通此由質委或曰質正也

呂補曰此但塞利而力作不務他能也

馬理曰所求之物必給足也

繩然石如國常不亂商賈敦慈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桀則器用之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也

君道篇

孝實曰世之論治者又曰變法可以治不知法者治之且人存則政舉人息則政息變法之生尚法非不存也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弄之法非亡也而弄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夫不能應事之變是以亂矣不知法之義

劉充曰莊子云法法者治之端也人存則政舉人息則政息變法之生尚法非不存也

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又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此之謂也今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誣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釣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徧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勝斛執堅者所以為噴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卸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滅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

思
申時行曰自百
聖主不別而代
不然而威其甚
已為為嚴以以
為民表故也後
世之君不知
本澄源以從
求信以移使
公以傾心淡
以貪利深
身不然而
又論也難以
治國曰古也

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夫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釣而公不待衡石稱懸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命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勤上之事而安樂之夫故籍欽志費事崇志勤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飭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動敵國不待服而誅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外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矣凡聞者又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

李奎曰此言聞之忘身忘君忘親者愚非智管而不利辱而无

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我是人也所謂以孤父之戈鑄牛天也將以為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聞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之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

惡多同

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貪人同但好聞為異耳

人之有聞何哉我甚醜之

又曰此言有

其禍如此

有狗彘之勇者齊盜之勇者

之勇無乃狗彘

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羞恥不知是非不

勇也

辟死傷不畏強悍悍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

辟死

錢穀曰浮陽此蓋如類於水上就陽也悍然惟利之見是買盜之勇也振動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

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

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變其志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

死以有儵然者浮陽之魚也儵然魚名肱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與

倫以訓曰此言待也徒也倏然者浮陽之魚也魚名肱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與

榮華之大亦見同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此見人亦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

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自過悔不失

之已反之人豈不亦迂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災之常體先義

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慤者常安利湯悍

又曰此言榮辱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之大分見其中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慤者常安利湯悍

雖未及時見其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大分如此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又曰此言榮辱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之大分見其中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雖未及時見其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大分如此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又曰此言榮辱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之大分見其中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雖未及時見其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大分如此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又曰此言榮辱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之大分見其中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帝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又曰榮辱之分
大致如此

又曰此言君子
小人同一好惡
惡善好利惡害
之心而其所以
重道則不同是
以君子當榮而
無辱小人當辱
而無榮

原諫。軻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

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軻與拘同。軻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者謂速力而作也。

言不敢怠惰也。飭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事者謂為怪異之事。陶誕突窳

陶當為持抗之持。乃頑實之貌。突陵突不順也。惕悍。憍暴。惕與

以偷生。反偷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

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搭慢。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

計慮之失也。搭慢也。謂不堅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

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

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為詖。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

而欲人之若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行也。持之難立也。成則

必得其所好。必過其所惡焉。雖便奸詐得成。亦故君子者信美

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美而

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亦易立也。成

則必得其所好。必過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

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顧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

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厝之當。而小人注厝之

過也。注厝謂所注也。故熟察小人之失。能小以知有其餘。可以為

君子之所為也。辟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王也有

之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厝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士風

有雅以限。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盜突。常

許國曰。君子注
厝之當。所以付
榮。小人注厝之
過。所以付辱。

制之也。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盜突。常

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妄也

侵當為慢與

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

人道其惟

道語也惟為非常之事取此以自比也

凡人有所同好饑而欲食寒而

欲煖勞而欲息

息安也

好利而要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

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目辨白黑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酸

酸其善鼻辨芬芳腥臊

腥臊亦氣之惡者

是又人之所以常生而有也

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

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此在注厯習俗之所積是又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

榮為桀跖亦常危辱為堯禹則常偷佚

說通也

為工匠農賈則常

煩勞然而人多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

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于

性之固習者也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之為待

而後脩者也

更故患難事故也

大寇至則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虞

戰則必北

北敗走也此者垂情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

勞苦煩辱則必犇

犇與奔同霍馬

離耳下反制上

霍馬適也馬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

故賞慶刑罰勢詐之

為道也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

而不道也故厚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

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

任力役

以調齊

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不順其上則百姓

莫不咨怨莫不毒孽若彼不祥

致至也毒害也

然後刑於是

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詆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苟

而

錢谷曰言古之善治天下者知有不順其治者則刑之所由加辱之所由招也

謂鄙陋之人弄彼犯則調和之者也

夫是之謂大化一至

皆大
化化

也至一

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

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墜以迎吾入

謂開也

因其民襲其

處而百姓皆安

皆安言不驚擾也

立法施令莫不顧此

令則民親也

是

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

德無人者

也非貴我穀

名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

言為我勢
所劫也

故民雖有離

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衆奉養

必賞言奉
費賞

養戒甲必燬
天也當其謂費也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無人而兵愈弱

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

聲名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饑

求飽虀腹張口來歸我

食若是則又發夫掌笏之粟以食之

藏曰窮掌窮
食廩之官

委之財貨

李鑒曰外言以
德兼人者

以富之良有司以接之

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惧其畔去也

已者三年然後民

可信也

已過也過一暮之後至于三年然後所歸之民可信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

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

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眩也堅疑之難

疑定也堅固疑有也為難

祿能并宋而不能疑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疑也故田

單奪之韓之土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趙趙不能疑也故

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疑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疑其人

則必亡能疑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疑兼并無疆

得其地則能定太則

無有疆而不

可無并者也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薄與瀋同皆百里之地天

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疑之也故疑以禮疑民以政禮

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夫是之謂大疑以守則固以征則疆今
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禁王王季之書

新市士訓過平而山與夫與之隨大與以平限固心五限

非十二子篇

趙雅曰說文云

假今之世

假今之世謂假如今之勢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

此言免者其其

行狂也

亂世以飾和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商字鬼瑣也竟當為倪

子春秋口不以

彼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分別之倪繼情

為愛內不恤其

性安恣睢禽獸之行

恣睢輕放之貌言任性情所為而不知

手飢寒命之口

足以合文通治

義而通于治道然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

狂僻之民明上

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曷魏牟也

忍情性泰利跂性也其未詳

李于麟曰定實

其義利典離同跂遠俗自索之貌謂離於物

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我自以為得若苟以分異人為

未詳何代人世

高

於人為高行也

李于麟曰定實

其義利典離同跂遠俗自索之貌謂離於物

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我自以為得若苟以分異人為

有公于牛四為是陳仲史輔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

功固曰先在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之乎

然而其言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

宋鉞宋人與孟子尹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也上則取聽

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終日言成文與友糾察之則偶

然無所歸宿文典若反覆細察則疎遠無所歸也

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

田駢也田駢齊人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辯說同

甚察而不惠也辨而無用彛事而寡功不可以為

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

田駢也田駢齊人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辯說同

甚察而不惠也辨而無用彛事而寡功不可以為

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

田駢也田駢齊人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辯說同

甚察而不惠也辨而無用彛事而寡功不可以為

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

田駢也田駢齊人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辯說同

甚察而不惠也辨而無用彛事而寡功不可以為

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

田駢也田駢齊人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辯說同

甚察而不惠也辨而無用彛事而寡功不可以為

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

田駢也田駢齊人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辯說同

甚察而不惠也辨而無用彛事而寡功不可以為

何孟春曰說謂

但言免勞之道

而不知其與作

方畧也

中特行曰荀卿

得意之文較是

其篇首尾一語

文字

宣稱也

宣稱也

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博博

之世俗之溝猶贅儒嚙然不知其所非也

清讀為拘拘愚也

子思唱之孟軻和

之突言出堂室之內也欽然聚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
能親也無胃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大夫之位則一
君不能畜一國不能獨容諸侯所不能畜一國所能容成名况乎
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
天下財萬物一統一也財養長生民無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
服從通達之屬謂舟車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迂而則
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天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
制下則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
除仁人之事畢聖人之跡著矣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
信者意雖不責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

李金曰聖道明則邪道塞矣道行則邪道息見至人得勢不得勢之分彼十二子者其亦幸而不生于仲尼舜禹之前而不見之于教圣人耶其亦不幸而不生于仲尼舜禹之前而不見之于教圣人耶

聞和後者含曜照既而奮矣

許國曰此事為心教說此三教之亂肯哉而終之以至王之所禁此明法律以爲教人之戒

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
言雖多而不沉而皆類於礼義是聖人之節制也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符典法也君少無法而涵流然雖辯小人也涵沉也流者不復出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
嘉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嘉心律法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
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為
詐而巧言無用而辨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辯辨不順治之大殃
也行辟而堅飭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謂
常知而無法聘其具勇夫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數大
而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利足而迷為求利是而迷不禍患負石
而墜謂中徒欲負石投河言好名以是天下之所棄也讒服天

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齋急速通。不
單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則讓。然
後為德。遇君則備。臣下之義。遇卿則備。長幼之義。遇長則備。子
弟之義。遇友則備。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備。告道賢答
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包萬
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妖誣狡
猾之人矣。妖與圭妖同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在狡猾之人雖在家入子弟之中
有宜刑戮及之。况公法乎。詩曰。匪上帝不時。廢不用。舊雖無老成人。謂勳曲大臣也
尚存典刑。謂法也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大命謂曆數之天也。傾覆敗也此之謂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群者也。上仕謂士之人初入仕也。合謂和群謂衆也

許國曰老成人伊尹伊陟臣之類

靈輅曰古今之士大致不同如此亦風俗使之

樂當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當者
也。歷數古之為仕者如此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怨雠者
也。怨雠怨之態也貪利者。觸抵者也。謂持推勢而忤人無禮義而非權勢之者
者也。歷數今之為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
者也。知命者也。著時者也。著明也謂明著其時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
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為無
欲者也。好利之心不知止足而佯為無欲之狀行偽險穢。偽謂詐偽險謂詭險穢謂污穢也而彊
高言謹懲者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自為其俗者也離縱而眩言者也。離縱謂放縱也
為必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及貴。已能
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又用。已可用謂才能也

力是子游之賤也彼君子不然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

力是子游之賤也彼君子不然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

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后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

呂補曰說者虞亦謂曲得其宜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何也曰然彼誠可

言謂曲得其宜

羞稱也齊桓五霸之盛者也。言盛者猶然前事則殺兄而爭國

齊桓五霸桓公

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

齊桓五霸桓公

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和襲莒并國三十五。分半也用於行事

齊桓五霸桓公

若是亡險汙浮泊也。陰汙謂事險而行汙也彼國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

齊桓五霸桓公

哉若而不以廼伯何哉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

齊桓五霸桓公

誰能匹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倏然

齊桓五霸桓公

也謂安然不疑也大知謂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為仲父

齊桓五霸桓公

能知管仲故稱為大智

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由外也言桓公于仲內則忘其

之字也桓公隆禮事之如父故當立以為仲父而莫敢莫之敢

妬也。貴戚之臣莫敢妬嫉于仲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

國子乃世為齊之上卿者今以高子國子之仁與仲也本與之

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臣言之莫不秩

焉。秩謂順後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

智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兼有之夫又何可已

也其能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

稱乎五霸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非暴文

理也。非極有文非服人心者也陳方畧審勞逸蓄積脩闢而能

齊桓五霸桓公

齊桓五霸桓公

高似孫曰：劉勰言五伯救時，秦美之，此意明王者之政教。

顛倒其敵者也。蓄積倉庫，備戰聞之，詐心以勝矣。彼而讓歸爭，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而讓歸爭，依乎人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歸爭，非直讓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治之而羞與之鬪。謂以義服，委厥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正天下也。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灾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也。暴省少矣。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武王誅三武王斬紂，與妲己。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崇也。言其化行，故道豈不行已哉？以性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而刑措也。行耳。故又以文王明之也。文王戴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天老。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

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黃道開曰：雖人素人也，楚懷子先于秦，其子襄王為秦所制而後使之也，用字深判。

里而為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仇人秦人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恃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行論人臣處位可為，終身行之之行。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傳與道同，卑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無無與謙同，不足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諱。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邪主疏一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主相結，結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侵也。信而不處謙，謙讀為嫌，時信於上，下處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將必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從取使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

立志亦取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求善處大理任大事檀龍於萬葉之國又與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防害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耐忍也慎獨為順言有賢能者雖不能不耐任且恐欲用忍而用之則順已所行之道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也而又無後患之術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嘯嘯不足也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祿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隔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又節勇而好用又勝知而好讒又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重權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力而擅有罪至驕盈而輕侮怨心吝嗇而不行施

道上威武為重招權於下以防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地道先招重其威福故是以位尊則又危任重則又屢懼寵則又辱可期而待也可炊而饒也炊與次同饒當為僥言可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美天下之行術以事君則又通以為仁則必聖五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仁則又有聖智之名者在于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行天下之順慈以守之頃窮則疾力以日重之以敦重不貳為本然後輔之力勤力也困厄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敗怠情申猶再三也君雖不知與疾怨之心功雖甚大無伐伐矜也德之色色謂德也省求功愛敬而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見其所處之旨順以事君則又通以為仁則又聖夫是之謂

唐虞陶曰八而
居天則象也
救經而引其足
則急也

姜實白此篇說
周公仲尼亦詳
瞻猶委元散

顧克曰左氏傳
成轉對魏子
曰昔武王克商
先有天下其兄

弟之國者十有
五人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皆其
親也此數畧同

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允乎姦心行不允乎姦道而求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大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害苦與說必不行矣。俞務而愈遠。俞讀為愈也故君子時屈則屈時伸則伸。仲則伸深得聖人時中之道也

儒效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俗同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二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

使諭於道不能揜迹於文武

開導謂開通道達掩表也

周公歸周反籍於成

王而天下不輟事周

然周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

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

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

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則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有天下

矣卿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卿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

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

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

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

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

趙鼎曰財與國
同其歡其不
之者而亦不
惜田畝宮通于
萬物亦不
之綱

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
敢為非極致也人主用
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慙又不為悖亂雖窮
困凍餒必不以和道為貪。無置錫之地而明於為社稷之大義。
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莫
辭也勢
在一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一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賢之道誠存也。窮閭漏屋之廢闕里
門也漏屋弊屋而面
者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
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朝飲其羊以汴市人公慎
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幣六歸者歸
諸賈魯之囿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閹黨之
子弟罔不又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居閹黨之子弟罔不
分均有死於公均之中有父母者

取焉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儒
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
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
利形於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
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伊也。則賢明白而天下治
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
倒趨之如不及然
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後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
屬謂舟
車所至人迹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
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
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陰也。比中

而行之

先王之道謂儒孝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者皆可及之也

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

亦手麟曰此處亦允能慎

何孟春曰此處其正不必偏主或曰正宜為止言止于私義

中時行曰讀此商同古字商虞世鏡而足其位次本或亦多作謫

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

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

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

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僦用君子不

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之情以相存樽以相耻忤君子不若

惠施鄒析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

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皆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

惠施鄒析不敢亂其筌言必當理事必當務事然後君子之所

長也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

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

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者世治之

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

分隔也以堅白異同之言相分別隔易更易也已見上是聰耳之所不能聰也明目之

所不能見也辨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倭指不

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

知無害為理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不狂惑顛陋

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辭稱其身長子不知惡也

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鷄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鄒析之名尚不如相雞

馬理曰倭指也言雖全亦不可疾遂指陳

倫以訓口混本
元所知之貌並
此也辨音向效
口力白也向者
明白門室之別
異德不能決於
所知淺也

狗之詩曰為鬼為域則不可滯有視而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此之謂也秋欲賤而資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
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
人下為士君子孰禁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泣乎堯禹
豈不賤而資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塗之人也俄而泣乎
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
也消知仁義之本圖謀也迴轉也圖鄉也胥美之人俄而治天
謀運轉天下之事而如在掌上也
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肩然藏有溢
之寶雖行貨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食之不可
可食也賣之不可售也倅疾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

言補曰行于
時也自人之意

之器誠在此也是杆匕亦富人也豈不貧而富矣哉君子無
爵而貧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
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資名不可以比周
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又將成此然後就爭
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虐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
之于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遵道如是則資名起之如日月天
地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辨讓而勝詩曰鶴鳴於
九臯聲聞於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與喻少鄙爭而名
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
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

霍細口引此以
明不貴已而怨

無之象曰不其
謂管其序不
窮謂其其戰
利也言佛為
亦之極也

解海曰未喻
及時其又未
謂未得如大
安行之也周
謂其善也

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評賢是猶偃伸而好升高
也指其頂者愈衆故明王誦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
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今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
之極也詩曰平土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以
容修為善以貨財為賢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
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勵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
聞以矯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
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上則能太其所降下則能開導不
已敬發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姓之法若辨白黑雁當
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文

許國曰昭之明
見之貌昭然
同修之貌齊之
貌貌類猶紀也
言事不乖特也

若身之安四散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
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井々今其有條理也嚴
嚴令其能敬已也分分令其有終始也耿耿其能長久也耿足
生干不足故知樂樂令其執道不殆也昭々分其用知之明也
脩脩令其用統類而行也綏綏令其有文章也綏或為劇之貌
貌熙熙令其樂人之成也熙和隱々令其恐人不當也隱上
貌起人之行事不當理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
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浹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
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
已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已詩言是其志也書

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豕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以朱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為小
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通之也天
下之道畢矣卿是者臧倍是者已卿是如不臧倍是而不已者
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則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矣乎身賢
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始非周公之行非
孔子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
負康而坐戶牖之間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天又誰為恭已
執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有

李金曰詩大序
一國之事繁一
人之本謂之風
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
雅者正也言
王政之所由廢
也故有大小
故有雅頌者美
大雅馬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于神
明者也
雅頌曰重謨周
公垂裳修長有
味

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
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日以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至懷而
懷汜水名懷地名書曰單懷底績北安國曰山單懷近至其頭
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霍叔懼曰出三日而災至
無乃不可乎霍叔也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戮非廉惡來夫
又惡知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子名子齔也飛
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石碣戚旦於牧之野鼓之而
紂卒易御遂乘殷人而進誅紂益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
因殷倒戈之故無首虜之獲無跽之賞周人無立反而定二華
偃五兵合天下立穀梁於是武象起而韶復廢矣四海之內莫

錢穀曰所謂
太歲也尹子曰
武王伐紂至
諫曰歲在北方
不比征
霍叔
武王弟也周
尊臨軍出三日
未至其蓋文
至三分天下有
其二後已近于
洛矣或曰至汜
之後三日也此
段武王事諸
書未有
呂浦曰其象武
王克商之後
二

冬武亦周頌篇
詩序云武亦人
武也禮記曰下
管象來千正威
是而森大武昭
護成衆名左氏
傳曰以季利見
舜韶護者蓋因
時義用舜樂武
王履之也

馬理曰引造父
羿以起大儒遊
比與之休下段
又重之復說補
足上意出是章
法

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新當是時也
天又誰為戒美哉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
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
調一夫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
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
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
大儒也彼大儒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
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零成名
况乎諸侯莫不顧待以為臣用百里之國而千里之國莫能與
爭勝管桎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其

許國曰逢天也
淺帶博帶也
相也祖法先王
之遺言不知大
律故足以亂世
法后王伯王
王夫隨當時之
政而平制度是
一也若妄引上
古不合於特制
度亂矣故仲尼
備春秋及周法

類其行有禮其舉無悔其持險應曲當與時遷徙與時偃仰千
化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
傑化之鬼瑣逃之俗十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邪說
畏之衆人愧之通之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
理彊蹈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
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孝同無正義以富利為
隆是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衿先王而足亂世縵衣子不
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
於世倍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士所謂逢衣淺帶其言議談
說已無異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

食焉得委頓足以掩其口則揚也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

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億而不能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

子也便辟謂左右法後王一天下制度隆禮義殺詩書其行已

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体其所見之明由未法教之

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

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欺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

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行

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黑白倚物怪變所未嘗

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愆張

法而度之則儼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

張之象曰倚奇

也韓詩外傳則

倚物怪變則

為最然法作同

張之象曰倚奇

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

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笑下如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

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但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

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

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厘無他道而已

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又繆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

之而不行雖敏又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

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敗能則必為亂

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

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

張之象曰言偶

中之道百幸而

百勝無一可免

中時行日情謂
喜怒愛惡外附
感者也言師法
之十人游于外
清米天理所受
故性不足獨立
而治又在因外
情而化之

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久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致厚于積習謂化為善也。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注厝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侈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晷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者。也。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販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

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擇法。措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至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柔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要危辱。故惟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曰。微其所惡。詩曰。惟此良人。弗求弗迪。惟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與為荼毒。此之謂也。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為公也。行不免于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為備也。其愚陋溝瞽而冀人之以已為知。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備。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備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備。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

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農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王之所以

為群臣寸尺尋文檢也人倫盡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

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表也言有壇宇謂有折草

端亂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言道德

之求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遠則為浩蕩唯信之也法貳

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

騁志意于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天

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敬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夫是

之謂君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王制篇

高似孫曰高
小大不出此大
禮字防表君子
雖辨字意論說
不出此壇宇宮
庭之內也

禮記曰此手
西人当月去
亦為政之要處
非本務也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徒大而舉罷不能不待湏而廢元惡不待

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昭讀為穆父
昭子穆言為

政當分有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雖王公士大夫之

子孫也不能勝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廢人之子孫也積文學

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居之卿相士大夫故堯舜姒說姒事姒

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湏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

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

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是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

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穀日聞天下頌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

美堂口凡所以下但是聽政之

矣頌謂人皆凡聽論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

不親周閉而不竭

不親周閉而不竭隱聞其情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

試之說鋒起

試之說鋒起也事試為之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

多也傷上政也

故去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

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

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故法

而識議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

而識議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

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

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以行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

之道故能百事無過

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

休

休

盡也類謂偏黨而無輕聽之辟之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

君子而亂者有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

小人此之謂也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使有天有地

而上下有差明王始主而處國有制夫兩齊之不能相事而賤

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

則亂則窮矣物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以分之使有尊卑

賢賤之等是以相兼聽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書曰惟

齊非齊此之謂也馬駭與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故君子不

安政馬駭與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舉能致

幽孝弟以欲寡補貧窮如是則人安於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

何孟春曰看此
家接數語是真
先立脉不可無
此段

申時行曰此段
切精到之論

不為其詞也
然親離其獨大
也不獨強而
弱矣

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諸侯莫不懷交接
怨而不忌其敵何疆大之間承疆大之弊此疆大之殆時也

也知疆大者不務知疆大之術者慮以王命全其力慮其德疑則諸侯莫能削也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是知疆道者也

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

疑則諸侯莫能削也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是知疆道者也

魚王霸之王則強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備用倉庫國

國常勝王戎衍字案謹募選閱才伎之士案發報謹募也募招也謹募

器用也武藝過人者猶狀後漸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久之存亡繼絕

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脩友敵之道以教敵

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

疏矣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

之行信其友敵之道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閔王毀於五國桓公劫於魯莊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以王也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

畏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賢也威

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

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

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疆而疆矣王者之人王者之上上飭動以禮義

聰斷以類明振毫末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

之人也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

錢穀曰苟卿法
後王乃是持兄
論卑而易行

霍編曰詞氣悠
揚放暢通篇所
言要不出此義
讀其三昧愈

論以訓曰此乃
尊中國於引至
王法至治法男
子見荀卿學街
也

難言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
之王為法不貳貳而取之
不雅並已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
威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殷則凡非雅謂崇彩畫者舉廢也色則凡非舊文者舉
息謂崇彩畫績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
是王者之制也王者之論無德不賢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
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
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愚慤之民使步凶
但禁之而已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
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王者之
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

呂補曰師長也
言為政如此乃
可以長人也師
者亦使人法效
之

林澤梁以特禁法而不稅相地而泉政相視也泉產也政為理
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仕上所貢也謂若百通流財物
粟米無有滯流留延有無化底使相歸稷也四海之內若一家
歸讀為歸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
疾其勞無幽間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
是王者之法也北海則有交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
南海則有羽翮羽翮齒革齒革青丹青丹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羽翮
華犀兕之華犀兕青銅之精青銅可繪畫及東海則有紫紱魚鹽焉然
化黃金者出蜀山越產丹千丹砂也
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
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

許國曰此已上
歷言天下之物
皆供中國之用

又口物皆及其
笑而未為中要
用也

馬理曰始謂類
典一也終謂類
此篇也言以此
道為治終始不
旁无休息則天
下得其次序合
此則亂轉換
折文家針線

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制而用之故天
之所獲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以飭賢良下以養百姓
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
荒之彼作美文王康之此之謂也以類行雜得其類則不患于雜也以一
行萬行于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
天下以良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
始也為之貴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
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之相參共也成化育也摠摠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也上無君師下
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

魏野臣曰此已
下明君子之
之始力之喪祭
朝聘之礼所以
齊一民各當其
適不便強致

引之象曰此段
說得理到倫著
謂首坤明二道
述礼樂六而各
在以此篇

康海曰及說補
上段意友字甚
佳文家要識此

天地同理與萬物同父夫是之謂大本故喪朝聘師旅一也
賤殺生奪與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第一也使人一于恩義
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于職業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
而無知知生謂滋長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
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具中亦且有無義者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
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字無分則
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和則一
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斥四時裁
萬物兼利天下故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而
無分則爭人則亂人則離人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

高以孫曰此句
恒走正論故者
子撰論相問難
可見于此李斯
猶集純而去其
長可也

終殺曰其數既
歷言言諸有愛
未之改則天下
之利源開矣

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
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人者等群也群
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故養長
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命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
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絕
其長也鼃鼃魚鱉鰭鱗孕卵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天其生
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
百姓有餘命也汙池淵沼用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受而百姓
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瀆而百姓有餘財也
聖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

要王曰言用礼
文治化雖神明
時大以其至物
為治也

黃連開曰修憲
法之命所以表
示人也

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為
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則人齊序官謂王官序
官之法也
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宰膳宰爵主掌也樂介樂要
也周礼膳夫之屬有庖人獸
人皆掌以牲一曰爵官爵謂公
后伯子男皆掌其一事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寇之數百
宗百族也城郭謂大小也立寇所立之寇用也周礼大司徒之職
掌建保土地之屬器與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要制皆知其
數不使作奇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礼二千五百人為
師五百人為旅四升
為一乘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於田則謂之田出長
殺一乘重一乘每一乘又有中士三人步卒一十二人自甸徒
今之白脩憲命審詩商詩謂四方歌之謂商謂商歌
哀采風之以聲亦悲歌者也禁淫殺以
時順脩謂不失其時
而順之脩之使夷俗呀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脩堤
梁通溝會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

驛非曰日上太
仲之古在下天
王之上懸言上
下責殘農工商
買各有所同

標文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農工謹玄藏以時
順脩使農夫致力而寡他能治田之事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
月無焚山林也憲表主表刑憲也卷山林較澤草木魚鱉百索百索上所三以時

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屋宅養

六畜間樹藝勸教化迨孝悌以時脩使百姓安命樂處鄉

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名尚完利便僱用使彫琢文采

不敢專造於一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占上侯也陽相侵之氣

黑之侵是其類也兆謂電兆或曰兆鑽龜陳卦主穰穰五卜知

其吉凶妖祥僇巫覡擊之事也擊讀為現男巫占者以桑葉之

修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除去其穢清謂易道路謹盜賊乎

高以孫曰平也
布也空逆旅之
室平其室之法
此日不使容姦人
若今五家為保
也

室律以時順脩使眉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杵為深捍防
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

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

姓莫不免盡而衆庶不偷宰家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

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群公之事也金道德致隆高恭文理一

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

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

天王非其人也具其而王具其而霸具其而存具其而亡用萬

乘之國者威強之所以立也名殺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

飛海曰故政事
亂以下又是據
語另起一意以
足上數段

下乙

四五

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定以殆隣敵也名穀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天累乎天不脅于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竟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丘無有所偏無為綴橫之事偃然樂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卒平政教審節奏戒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勤矣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穀剽天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穀者美之夫身繫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

黃道開曰處上
說下作三小段
議論俱入大家
讀此文想其世
傷人太有餘也
熙朝景象令人
拭目觀化

姜至曰三段叙
天下之不平俱
是大根節處
者未可草
又曰意到語直
可謂奇絕
顧充曰曲折辨
命險語驚人精
神聚處詞意豈
未盡不可以尋
常文字待之

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且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屈矣務本重積財物而勿忘樓遲薛越也是使群臣百姓日以制度行財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休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眩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矣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彼人之情性也雖桀騷豈肯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執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往行之已備至其所莫不頭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孰能有與是聞者與安其國為是者王殷之

趙璘曰文似直
子然孟子簡樸
此則周詳報矣
孝子麟曰犯正
大以論緩上說
不而卷骨乃狀
筆力亦發不出
何孟春曰文有
氣力有光祿
之可以發人才
思善於五論
中將行曰文宇
行餘端曲高后
全調

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厥
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
事者使相率貴者也以是厭然蓄積備飭而物用之足也兵革
冠械者被將日月暴露毀拆之中原我今將備飭之拊循之掩
蓋之於府庫實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
蓄積并聚之於倉廩材伎役壯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月挫頓
殫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閔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
彼日積弊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使日積勞我日積佚
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
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弊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則後備

許國曰句末體
錯詩政體場
人一謂三
李金曰王伯存
存危殆底以之
田大約不出失
此文字變化各
極其趣
霍韻曰文勢浩
湯如長江大河
及濟萬狀而隨
後談論步步回
顧之如江淮可
漢各自朝宗至
未歸殆抑揚感
規今人感歎
創
錢穀曰文有足
伏食有為規而
詞氣雄壯生世
之文也
倫以訓曰一結

俗事行則遵備故進退貴賤則舉備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
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務事行則觸疑進退寬
賤則舉倭仇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
殆立身則僑慕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之所以
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藉歛
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
存危殆滅亡之機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
王不善擇之亡夫王者之與士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為
相懸也亦遠矣

富國篇

今者不足之患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竝處謂人之倫

呂補曰倫類也

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

在人之法數則

也智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補綴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

求異道謂或求

不可說也猶患也窮極也奮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

此人之性也

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功名未成則群衆未懸也有功名

馬理曰有功名

無功名居下然後群衆懸隔群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

若居上無功名

有君臣無君臣則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則天下之害

衆懸隔若未有

其故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則必爭矣故百伎所成所以

功名則群衆齊

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伎人而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

生於各縱

而無分則爭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物為物所困也此窮者患也

同有此情也

也知懼愚也民下逼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

居上之制各恣

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

其欲則勿不去

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也樹立也若無分則

勝故又爭之也

則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也失合謂表故知者為之分也

以論群衆小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礼裕民以政彼俗民

養之憂而壯者

故多裕餘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

分如是則人有

上以取法焉而下以礼節用之餘若丘山不特焚燒無藏之夫

男女之合夫婦

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又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

則有失合之憂

見節用裕民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十五

不可已也

張之象曰此言

不知日用裕民

則財不足而幣

藏空矣

康海曰自天子
指侯而下皆不
无礼苛之如此

有富貴立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矣不節用裕
民則民貧則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
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節用之則又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行
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
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輕重
皆有稱者也故天子殊綬衣冕諸侯玄纁衣冕大夫裨冕士皮
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田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
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
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國計利而
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又勝事事又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
衣食百用出入相拊拊覆蓋也出入相拊謂量
入為出使覆蓋不之絕也必時藏餘謂之

康海曰此處正

論法度之文

高似孫曰論先
王嚴上有據是
有關係議論

黃道開曰文字
開闢親切有味

稱數故自天子通於衆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典
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閭市之征省商賈之
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人
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
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
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
要也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
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
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麗
之殷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人也言為此上士不惟
使人瞻望自為夸大之上將
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

義發曰轉情宛
轉角四五次不
事苛澆而矯健
有力性華力之
絕
趙理曰足鋪叙

顧克曰厚謂寡
恩也出死謂出
列致死斯抵判
也言判此死也
此玉謂之彫而
謂之琢木謂之
刻金謂之鑄白
此厚謂之文里
此厚謂之王

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笙使
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
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
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
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為淫泰也以為王天下治
萬變財萬物養萬民無制天下者為寡若仁人之善也美故其
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
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
養其知也為智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被之以養
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鑄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

其亦謂之文赤
此白謂之章

李手麟曰大地
生民而不求成
又主一之六實
足以宜民百
人自教成天地
之質輔相天地
之妙以成其功
其所以和之聚
之安之是父
子兄弟五倫惟
之以及其諸
耳中則受司
德字在內各
成之亦以也

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已
而愉者愉惟也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
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
得者多故其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輩我車我牛我
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
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
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群
待之而後和百姓之材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
姓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
然後與爭奪相殺父子不爭不親兄弟不
爭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少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
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力布之歟以奪之財重田
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如
此而已

德之外非有知

許國曰昔言今
其君之國民
卒以得象身之
清友上仁人教
賢

張之象曰言衆
既將率天下之
事正以起下至
君賢相之事

有荷擊同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歷弊之有讀為人荷撫其
罪誅為其亂顛倒反覆也弊果也弊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湯暴
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弑其上弼其城倍其
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弼其城謂以城降人
此皆由上無恩德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兼足天
以下亦傾覆也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也謂明經界使有畔也刺草植
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特力民進事長幼和齊百
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
五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廉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
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

中特曰曰當時
以盆為量考工
記曰盆實一鬴
墨子曰子墨子
弟子仕于衛而
反子曰何故友
曰與我言而不
當曰待汝以千
盆授我五百盆
故去之

許國曰別謂生
別與母分別也
以時別謂不致
其生使汚成遂
也成群言每一
類皆得成群是
蟲蟻蟻蟻之
屬也除大物之
外其間又有昆
蟲萬物如一昆
明也謂陽而

子之昭昭然為天下愛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
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私數
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瓞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蠶桑百珠
以澤量澤字柔也與與同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剗車剗與
言載滿以澤量言滿澤也然後飛言載滿喬鳥雁若烟海遠望如烟之義然後昆蟲萬物生具間可以相
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失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
麻葛爾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
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
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

之謂除而藏之
蟲也論到以吏
不虞矣

趙理曰均事案
齊功勞即並耕
治意

原子曰墨子治
天下雖于變香
此謂天時地利
人和俱失而天

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聚之也說不免焉非將聚也

論說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戚然不震食惡憂戚而

非樂若是則瘠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本養薄也奉養

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

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賢者不可得

而退也則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
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傲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
之衣褐帶索餐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

下教財待命亂
亡其矣

原海曰聖王何
天下不富則行
而富否進退天
時地利之和

霍福曰俱得而
財積如山天
下用饒而百姓
盜以爲安

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

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彊之不足

以禁暴勝悍也故又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等彈瑟琴以塞其

耳必將彫琢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黍稻粱五味芬芳

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僂官職漸廢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

下生民之類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在於是也故其賞行樂也

是猶言是于言生民皆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於是也故其罰
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故不能
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
中得人和則貨財渾渾如泉源汭汭如河海恭恭如丘山不時

陸古之盛治也

張之象曰聖
也以上新祥時
之事下就子民
而於之謂施小
恩惠民不怨
井之仁治之
恩也

馬理曰清太尺
人力我實時
時也務勉金也

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
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皇皇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
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闔而日爭勞苦頓率而愈無功愀然
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惛莫
懲嗟以之謂也垂事養民拊循之呪嘔之夕日則為之饘粥憂
日則與之瓜瓞以偷取少頃之譽為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
民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僧
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
是又不可偷偏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

謂以勞役獲民也

又曰使民
使民也完諸口
茲暑氣也詩曰
茲降蟲一明傷
者也

黃開曰自故君
王民以下其又
未詳亦恐脫誤

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身不
能究賜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
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惟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
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長民者欲趨時
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又先脩正

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我者威乎刑罰三德者上則下應之
如影嚮三德謂調和辭累忠信均辨正已而後責人也謂上誠
意行之也嚮謂請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

雖欲無明達得乎執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以
之謂也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和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
誅如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

不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俊當為陰人謂僥倖免罪也不一謂民心二也故先王明禮

故先王明禮

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滿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

是故姦和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和則其道易

其塞固其政令其所欲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防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

下一矣上二則下一矣辟之若木草枝葉又類本此之謂也不

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

用之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

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

家也也觀國之治亂亂臧否至于彊易而端已見矣甘後徵又繙序

霍濟曰其意深而詞切

平愈曰天堯生
物自有餘可以
衣八食人輩子
乃衣不帶裳皆
赤露手足其
本竭其源而焦
天下故墨術誠
行則天下等
而貧貧矣

侯微巡也支繚之分其竟關之政畫祭竟與境同畫祭祭言无不察也是亂

國已亂國多盜賊數人故用苛察之砂也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路是貪主已略

无城郭墻垣主貧財觀其朝廷則其賢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
民貧故力不足格也

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惑是間主已便嬖左右小人寵幸者也信者

不慙所親信者不厭惡也王闔茲姦人多密也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異於貨財取與

計數也。須熟畫蔡其禮義節奏也。芒車，侵裾，是辱國已。奏謂行

優其股同楮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凌辱其耕者樂田其戰士

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謂義是治國已觀其朝

廷則其責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

是明王已負主相臣下百吏之信其於貨財取與言數也實錄

申時行曰陵僞
陵言思于礼
也謹嚴也言不
敢慢易也

王爵曰惟人是
主通利于民
民以富而好
不當所為一
善母、是以含
民有天下者可
不求足民之

不殺曰懲驗言

其驗先見此段

其管子論入鈞

相似平王與突

董法尤好

論以訓曰率聯

許多話語只是

平靖二字出來

之章多有此依

呂甫曰時和得

天之和氣謂歲

豐也事恭待春

耕稼海風吹存

上不食其時也

牛賦以產其利

賦貨必資水谷

簡易于汲其於礼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賢齊則其

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孕而至公而又先親故

下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

之功已觀國之彊弱貧富有懲驗上不隆礼則兵弱下不愛民

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卒不能則兵弱

上好功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慶量

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

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原也寺賦府

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不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

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矣無所

通名別而言之

則兼朱布帛口

財錢布帛口

貨也

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

者十年之後年穀便熟而積陳有餘无食菜之色也是無他故焉知本

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

謂變伐其本竭其源而井之其未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

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

貪至禹主之極也以國扶持之至堅固也將以求富而喪其

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

所以失之一也皆以合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

足以獨立矣此言无道則雖大至滅也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

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將修志意正身行伉

顧名曰嚴猶任

也此言國家委

任資士則天

其長也應言

國勢光大也

趙瑄曰其境內之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建謂慶而動也

馬理曰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

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糾縷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

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糾縷也謂編麻為之粗繩之屨也或讀以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時王公也

國戰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祗或惡

將辟田野實倉廩便俗用上一心三軍同力典之遠

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縣軍于遠也極戰苦戰也君暴國欲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

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撝麴午讀為迂過也休與礼同彼得之不足以及藥

傷補敗藥徒医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彼愛其爪牙畏其

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愛已之爪牙與將脩小大強弱之

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又也

珪璧所用聘好珪璧所用聘好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辨慧之君子也彼苟有

之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

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策

我獨案契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特其有而已也又將

兼人詩曰倣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以之謂也持國之難

易事疆暴之國難使疆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皆賢則皆賢軍

而交不結約信明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以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言日也害

國之緇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緇此謂以地賂強國則也必

雖左克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廷猶使處女

顧臣曰此命有國難易之法

二十一 下 口 下 平 一 一 一

嬰室珠珮寶玉

嬰係乎頸也謂寶珠玉中奇室者也

負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雖

為之逢家視詘要撓朋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

逢家古之善射者詘

與曲同要讀為腰撓曲也腰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為盧由典備

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人視

撓猶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給是君盧屋

之妾猶言箕掃妾卑下之辭也淮畏懼卑辭如嬰猶不免其劫

奪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

但巧為煩多拜請以畏事

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

聖尊如嬰推辭免禍亦不道也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

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百事皆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故如是

則近者競之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

名聲如日暴炙炙炎赫也威強足以捶詈之拱揖指麾而疆暴之國莫不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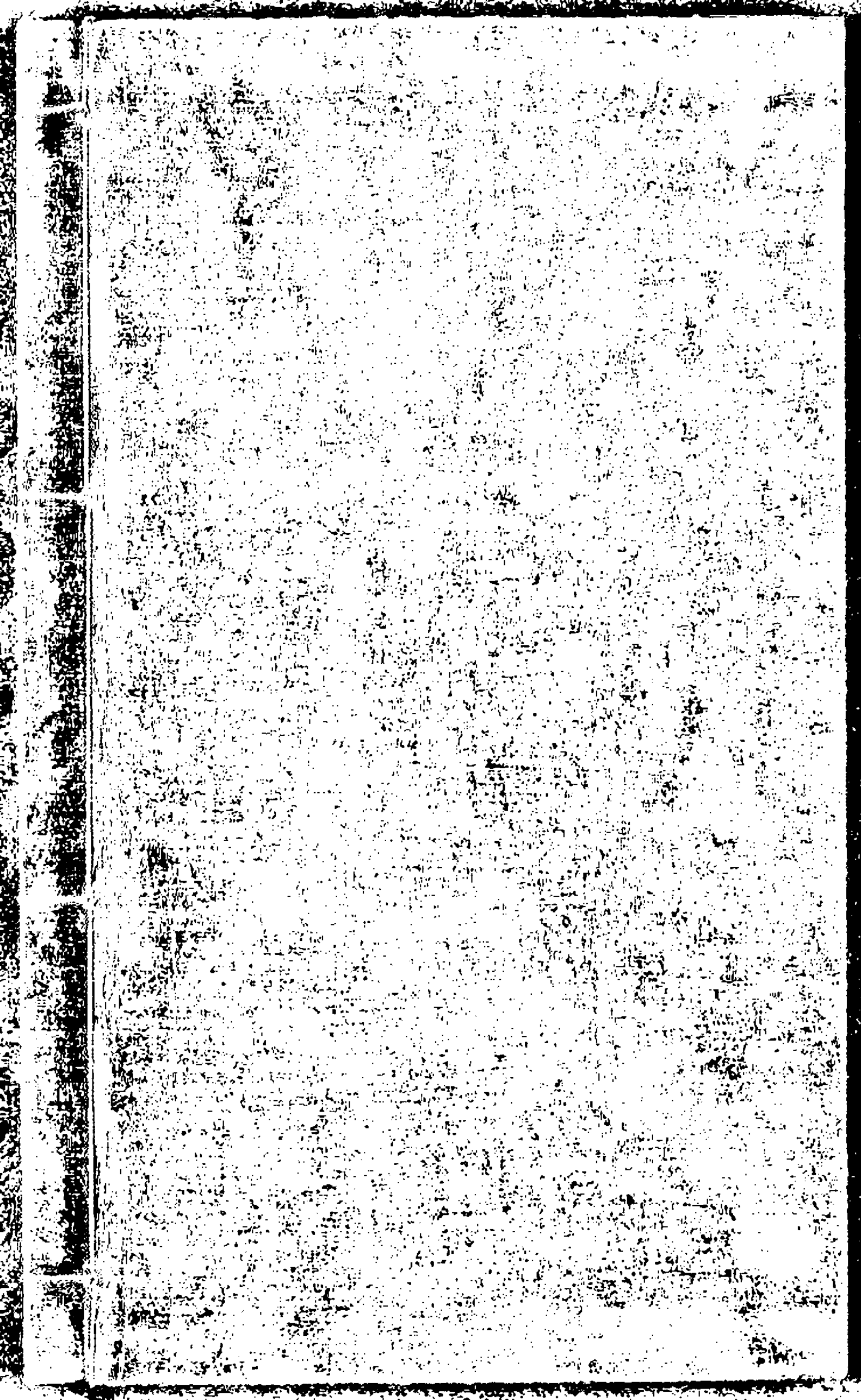
使磨之是猶鳥獲與狴攬搏也故曰事彊暴之國難使疆暴之

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約承上文而結言之

國事。年易。未之體也。而然者人
野嘗入其險。且終於此。故曰。日車斷暴之國。數矣。而莫之

野蠻之民。皆自殘殺。爲焚葬也。故曰。華蠻暴之國。斯更蠻矣。



MAY 11 1951

新鍊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七

卷一 佛大學哈佛某宗
圖書館
梅子

王霸篇

馬理曰開口便是大議論

饋與臣曰齊魯

王為漳衛所殺

宋獻宋居溢也

為齊魯王所成

呂氏春秋云宋

康王此云獻國

滅之後其自以

各私為謚故為

禮不同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
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其暴謂窮
湣宋獻是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
將道也。故用國者義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王。三者明主之
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
國也言提挈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而行言所務
皆禮義也。無以害之故仁人所務皆以為禮義也。行一不義
殺一魚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標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

張之象曰舉義士舉義法舉義下之道以故足以致成其陰之治

此言黃道開曰此言仲尼以匹夫而以義顯名

申特行曰此言所以王所以伯

也。標然落石貌。扶持其心。扶持其國。不行之不義。不殺無罪。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

舉義士也。其所以與義為治政之人。則皆用義士。如伊尹之徒。比者也。之所以為布於國家。刑

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嚮

之者。則舉義志也。嚮何也。主所極信。率群臣歸向之者。如是則

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以義為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國

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孝之

言語。以義著言。語謂所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

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

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賞

罰。生殺使襲然終始猶一也。中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

所以仁申特行曰工者必以義

陶望齡曰以下言所以伯

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然已

哉。部當為部謂發聞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故曰以國

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齊。以一國皆知行於湯以毫

武以部。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道而德雖未

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齊極盡之耳。然而天下之理。畧奏也。天

之理。謂條理者。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

也。要約也。政令已陳。雖觀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二日之如

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

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備其本也。非致隆高也。有

康海曰非本政教也。數句皆

名德如堯舜焉湯之政崇焉也非綦文理也言其敦維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

鄉方畧不在用仁賢也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然上下相

而天下莫之敢當迎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

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

信立而霸也雖木能濟義畧取信絜國以呼功利也絜提一國

功利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

內則不憚誑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士功誑其外則

不憚誑其與而求大利焉若謂楚靈王以義討陳內不脩正其

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貴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誑心

待其上矣上誑其下下誑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離如是則敵

高以係曰雖未
能濟義畧取信
而行之故能致
霸也畧信如略
地之畧謂非固
有之也道伯者
之人極勝功
張位曰先詐力
而後仁此之謂
也
張位曰既不
義又以不信

國輕之不得人心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

亡其極者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

言之用疆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

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結引綿不絕觀引讀為朝引引軸之物

公不脩德政但使客引軸馳結引續繁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

驚于他國以權誑為務也故疆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一

楚重於丘南割西足以誑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

楚之淮北也軍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王死及以燕趙起而攻

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秦楚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

世言惠則必稽焉世稽考閔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



趙志高曰振擊
也槁枯葉也
當權謀後盛之
時雖破敵城國
及卒殺以諸國
政若擊枯葉之
易也

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
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
塗歲則塞歲歲同不可不善為擇道而道達危塞則亡亡是國彼國
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命土然後為安或何法之道謂子
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付
之識識天下誰誰子猶誰人也順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
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
之則亦亡答辭也道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
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故國者
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為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非變也
自新耳耳積久之法坦上然無

蕭道開曰易子
多重怒則語致
丁寧之意欲明
主謹擇王伯之
由

李九我曰故國
乃累世久長之
國倘一不擇耐
置則亡可立待

故不可不慎
也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
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故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一日謂今日之
之人未保明日厭閉歲貌言人事之易變如曰援夫千歲之信
此其何故有厭然深歲千歲不變易之事乎曰援夫千歲之信
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可信之士為政人無
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
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故與
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
傾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
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
可獨治也然則疆國榮辱在於取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
尹文王太

黃道開曰此言
義理之當持
之則王異于伯
矣

姜望曰此以下
又歸到任相上
見有天下者君
主之臣輔之故
曰天下之安危
係乎宰相任相
不可不慎

交道林曰或說
能之求或親比
已者之用也

馮叙吉曰小用
巨用若齊桓外
任管仲內任堅
刁無一焉而區
無賢人若厲王
專任皇甫氏
即暴小而亡者
也

公身不能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服身不能不知恐懼
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
州侯右憂宋獻之此也宋獻綦之而亡宋獻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
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
親疎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
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
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比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
比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
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員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錯

高似孫曰孔之
足以正國如此
人君可一日而
無礼哉

蘇舜曰取段立
論識見精詳不
必破碎讀之

李手麟曰道人
情微而切最是
筆力為露

何泰孟曰孟盡
心下口之下味
也目之于色也
耳之于声也
之于臭也四肢

也衡成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詩云如霜雪之將也
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者也詩云如霜雪之將也
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
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令君人者急逐樂而緩
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安
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夫入之情日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
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其氣也凡氣香亦此五綦者人情之所
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疆國之道無具則五綦者不可
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國之道焉
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
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

之不安佚也性
也有命焉君子
不信性也

申時行曰明君
得于治國之中
皆開君則處逐
樂而緩治國故
憂患不可勝校
至于身死國亡
可不哀哉

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
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較也。校計必至於
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
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
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
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
為也。不足以為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
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循道鄉方而務
論謂計論選擇之也率循也循道止於道也鄉方
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循道鄉方為務不敢廢詘也。是非人主之
職也。論相人主之職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

許國曰帶子云
夫為人主而身
察百官則目不
足力不給也故
先王舍已能而
因法事官賞罰
故治不足而日
有餘上之任勢
使然也
申時行曰此言
人主必窮治人
事則與匹夫何
以異也

趙志高曰墨子
意者放理而利
天下故必自勞
苦聖王以自補

而詳事至佚而功。成事垂衣裳不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頌
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
也匹夫者以目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
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
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
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
堯南撓交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
治者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莫甚焉
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以是縣天下一四
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為之者
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

相為先不自用
而任人故使能
而官施大致不
同如此

趙藩曰此論百
里之國取天下
之道即湯三是
也

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
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士而守三公惣方而
議惣領也議其所總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三公處於內是總方而議也則天子共
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
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分也百里
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
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
可以取天下之道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
從我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
而適他故百里之也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賢士
者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

霍綱曰極忠信
明仁義盡天不
之人皆未歸如
西伯行仁政東
海北海之民歸
之天下無負而
至是也

王錫爵曰其勞
于未發也于時

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
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資士進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
下盡無有是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也竭盡也
爵服官職事業是明仁義盡天不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
義足以盡天下之西伯行仁政東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
人謂皆來歸也勢盡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
人也人故四方拜逢爵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
歸之矣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
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
射及遠中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至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人能知人則哲
惟帝其報何以
明君室而惠者
難之也

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
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
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貨為難也夫貴而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
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
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重多也合天下而
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
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以此其盛
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
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賜其以百官察賁服大刑幽
內也春秋傳曰晉侯北宮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也
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也離乖離也若日月功積如

申時行曰我國
策本于諸調訓
軻曰泰有貪以
之心非盡天下
之地牢海內之
王也

錢穀曰以謂誠
能不可不求

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嚮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
而有是者也故入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
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聚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
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閒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
兼而有之舉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舉牢未詳舉或作畢言盡牢寵天下也新序作
牢人苟不狂惑慙陋其誰能賂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
而存遠是之主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入主不公人臣不
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靜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
之故也外賢疎賤也偏舉偏黨而奉所愛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疎無偏貴賤
唯誠能之求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榮讓賢而安隨其

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也復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

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

衢塗曰此夫過舉頻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亦榮辱安危

存亡之衢也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衢塗為乎哀哉君人者千

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

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怨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

國而不有美信無國而不有惡倍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

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上

一而王下一而王一謂令行之一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倍美而

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

馬理曰此謂求滅能之上不求則成亡故可哀甚于衢塗也

倫以訓曰如此則最易是筆力

呂補曰不以者言不以加於此猶嫌其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猶重之孝經曰不敗悔于寡寡而况于士民

康海曰孔法樞要孔法大分

而天下服故湯以毫武王以鄩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

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序於有

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

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

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有不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以焉故下

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

於庶人莫不以為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親上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

於分愛敬其上故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

所同用民之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道而得民也

姜室曰此已上
物見治天下者
不可无法也

張之象曰人徒
謂徒給役後者
械用器用也皆
有等差焉其
宜也挾以為狹

子共已而正矣若出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
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若夫貫日而治平

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

得不脩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
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人之官使吏所使役之故君子者立隆

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則身佚

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
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柱稷必危

則無為而治

顧禹臣曰此又
言賢相之不可
不濟能任賢相
則無為而治

許國曰此又奉
成湯用伊尹文
王用呂尚武王
用召公成王用
周公以實之見
湯資相而王業
成矣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

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
有也倫談之有無此事能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

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公
旦卑者五霸齊桓公閭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脩慈翼虞也

抗與抗同言齊
桓惟此是脩 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然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為五霸長是亦無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

守也要守任在知者易為之與輿力而功名素大智者知任舍是

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

是者也直行也必行喪其國厄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

是者也其任賢之事

呂補曰齊謂各
當其事不侵誠
也

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
有以守多能無往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治國者分
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
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行無越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

馬理曰治國之
微驗在分定百

間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為聞是治國之徵也

官守分而無越
越者事而不侵

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
踰分微驗也治國之微驗在分定也

越者事而不侵
變而不敗喻於

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

以便是治國之
景象

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

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

一又務王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

顧謂臣曰此是
入主之道當如
此乃伐格言

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
又務正百是悖者也特惑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

故听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主好要則
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相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

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倫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

共成相者論列百官之素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

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素要百事之聽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

失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

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當為成功效致也周禮

各正其治受其會聽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用國者得
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

康海曰周禮大
宰職終則本官
官符各正其治
受其會聽其政

事而詔王張置

七卷下

高似孫曰此俱是王者之法故云適王者之人則至是也亂世以下是亡國之法故論起之休有許多的法許多光學字其妙熱滿翻記六盡

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浩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然他故焉不愉不字刺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汗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請謁以悖之俳優侏儒婦人可戲弄者皆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

黃通開句扣楊及慶書策折餘殊在此一段

高以孫曰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

康海曰此以下言操術之不可

致勞若是故百姓賤之如恒惡之如鬼玩此無惟字益當為疴病人也日欲司閭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閭同其間隙投卸也籍賤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說倫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復未報我也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賤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誠則以類自至謂天誠能化万物聖人誠能化万民父子誠則親居上誠然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則獨行則尊之也獨行而不合則濟矣濟而財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齊則材杜自盡長迂不反其初謂中道不齊也君子信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

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和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

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后王當今之王言后王之道與君子審後

王之道而倫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也推礼

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

弥大約少也謂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知正方之器故君子不下

堂而海內之情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聖皆有通士者有公士

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尊君下則愛民物至而

應事起而辯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則能辯之通者不滯之謂也

不下此以聞上不上同以疾下聞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

妻室曰此以下
言通士公士直
士慤士小人之
所以異

許國曰不矜其
長不掩其短但
任直道而竭盡
其情也

黃道開曰六生
君子所慎

矣道林曰權所
以平輕重決其
也猶成熱也

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

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道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

取賞謂受祿不誣長短不飭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

信之庸行必謹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法流移之俗又

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使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言魚常信行無

常真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

端慤生通誑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

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見其可歎也則必前後

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

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

顧野臣曰貧人
盜富貴賤之
名于當時之世

顧充曰薄之謂
廣之謂大之貌
危足側足也廣
危之地側足無
薄之地側足無

所容者皆由以
言害之也詩曰
無易由言
趙張曰句句的
著似莊子

李于麟曰刺與
專同專行謂不
度是非好復言
如白公者

何孟春曰此言
聞之為害忘其
身忘其親而忘
其君

偏傷之也偏謂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

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人之患

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

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茲人將以盜名於世者也陰莫矣焉故

曰盜名不如盜貨由仲史顛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于陵不食兄禪辭富貴為人權

園驛曰於陵仲子史顛
衛大夫子魚質直也

榮辱篇

慢嬌慢嬌泄者人之殃寒儉者僻五六也僻當為屏却也雖有戈矛之刺不

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

薄亡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

謂磅礴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巨塗則讓小塗則
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言害之也

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快亡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

察察而殘者忤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察之而愈瘠者交也所

接非其道則必患難雖食弱黍而更瘠辯而不說爭也為人所

也故上篇云旁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爭也為人所

稱說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已直人曲應而不見貴者

也劇傷也刻已大過不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

憚信而不見教者好剗行也此小人之務君子之所不為也聞

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項之怒而喪

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
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則矜而不能保內忘

申特行曰君子
一審禮而參善
交集處已待人
事上使下無一
不當審禮之明
效天驗章之如

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當也乳鼻觸
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為人臣
曰以勤侍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厚而有禮請問為人
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
敬詘而不悖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辯請問為
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疎也此道也
偏立而亂俱有而治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
古者先王審禮以旁皇周濔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
不難敬而不華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
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

張之象曰此言
人君之貴下愛
人親人不能愛
不能親則民不
我服而卒致于
敗亡豈我愛之
不可以已也

也寡怨寬俗而無阿其為身也謹脩勅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
便捷而不惑於天地萬物也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成其
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侍上也
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平而不偏其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居
鄉里也容不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
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物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
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體也
請問為國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
繫也繫員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
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人之源也

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之親愛已不可得也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其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橫此矣而求安樂是聞難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諾故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固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以世絕被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時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

倫以訓曰愛人
好上二者不可
缺一

善至曰以下
此言言君道

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項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夫用之則為天下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人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曰能群也群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飭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飭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群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設顯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飭人者人不榮

中時行曰四統
俱而天下歸
統亡而天下去
見四統之不可
不有也
許國曰此段由
言所以班治所
以顯設所以潘
飭所以養生之
實

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
亡則國亡省工賈褻農夫禁盜賊除姦和是所以養生之也天
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檀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
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
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
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差等
是所以潘飭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躬其能得其志
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
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夾章重味而珍備是術也聖王
則術以明辯異上以飭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飭長幼而明親疎

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
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大夫士
無荒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倍無盜
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偏矣故曰治則術反百姓亂則不足及王
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
方慕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民則天下
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門
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止貪利者
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
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

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民而百事不畱。如是則臣下有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正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聽。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足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色。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者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經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

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和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者也。公正之士。衆人之塵也。脩乎道之人。汙和之人也。今使汙和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不得以懸。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卒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敦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

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曰：黑然可誑和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為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人主欲得善財遠中，徵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豈不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城固，外以距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且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疆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國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誑也。主闇於上，臣誑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和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八十有二，翻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用之，於是乎

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疆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國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誑也。主闇於上，臣誑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和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八十有二，翻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用之，於是乎

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枉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施易鷙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將

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具人主不能不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病病物故之變焉有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魚二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鑿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患足以持社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信者謂之

聞魚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瞻謂之危國雖若存道之人曰亡矣詩曰濟之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脩飭端正尊法教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脩業不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人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幼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無失其次是然後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

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主不能論此三材者與至今爭小察而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听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臣道篇

吳然曰環王蒙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

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並解

臣得用而謀也

在下

內不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

佞說悅

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以佞媚為容態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

譽乎民不恤公道通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

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

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

六

許國曰民親信士然后立功也

此明應卒遇
如影之隨形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應卒遇齊給如響
齊疾也給供也應事而至謂之給也變人所遲疑推類接舉以
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也○卒舍忽反推類接舉以

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

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

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

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以當時多用功臣用則

必榮聖臣用則必辱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

州侯楚襄王俊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左周侯右夏侯華

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馳騁雲夢之中不如穰

侯受令於秦王填渾塞之內而投已於渾塞之外韓氏曰

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

陶望齡曰聖臣
為上功臣次之
篡臣態臣皆其
下明主用臣可
不慎哉

申時行曰此皆
變態依媚之臣
也

注鳴鶴曰以上
援古以證聖臣
功臣篡臣態臣
之異

申時行曰數臣
之別又有國賊
此又人主之別
易親信者故又
言之以教人主
之不可不去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世事韓戰國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廟

君策韓者山陰趙昭昭於宣太后也趙之奉陽侯肅侯之弟奉陽

卿相人君莫不高大王之義皆傾奉敬陳忠曰久也雖然奉陽

君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盡於前盧藏

用云奉陽君名成又舉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

侯命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

不肯朝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

曰齊湣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七昭王

以為相面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

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晉之咎犯齊之管仲谷與舅同晉文

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

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
也
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必謹
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
用臣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謫逆命而利君

霍謂曰功臣聖臣之外又有輔王之臣此又人王之明難親信者故又言之以敬人君之不可不用

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之國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此合也知讀為智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彊曰橋君橋其亮切橋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謂之佛杭拒也戰功曰伐左傳却至駢捕其伐佛讀為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遠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遠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君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

倫以訓曰諫爭如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

趙志高曰諫爭輔勸之臣有光益于人固如此而用與不用在人君之明與不明耳

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危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爭輔佛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主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佛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之於位頗和也諫爭輔佛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行瓜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瓜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彊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士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惡也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滅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

張生曰中君可爭聖君事中君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橋佛橋謂彌縫其闕削謂去其惡言不敢顯諫也橋謂屈其性也拂遠也是也諂諛則遂臣聞君也迫脅於時窮

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遠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

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詩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諍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矯矯貌中肅曰和而不流獨執矯剛直而折也

行言遜以避害危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馬理曰蛆調和而不至流而雖不屈寬容而不亂但調和而不至流面雖柔從而曉然以至道

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納同言既以中和事之則

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若馭撲焉撲馬未調習之

未調習之馬不之也又曰以道開通於君子之心也若馭撲焉撲馬未調習之

緩之事暴君之人亦君此而已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

人欲重明之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

所及又在順適真性不驚也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憂也而辯其故因其

渴如至道如饒喜也而入其道所喜之時多所聽曲德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

大之飲食或曰謂則化易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餒人并月之食居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道節量適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也教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

者盈德者也故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若故君子不為也傷疾

墮功滅若未詳或恐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錯誤耳為或為遠也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復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

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管叔其惡也是以諫非而怒之下忠也

使君有害賢之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

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君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

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

曹觸尤之於紂者可謂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尤有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

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

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

康海曰義報也以德行義事報白於其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也

霍端曰統綱紀也言已端慤而待物也

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去

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

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

之不肖者則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

不傷害則無接而不然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

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誑侍之而欲傷害之也質禮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

禮義以為文文為用為倫類以為理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

言牖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牖與勸李補牖同微言也牖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

以為法則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

為法則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

為法則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

馬理曰忠有所謂人元反

馬理曰忠有所謂人元反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閭怒是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

忠之順權險之平權困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平禍亂之

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閭君不知所明殺害忠賢而身死國

亡爭然後善矣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

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遠矣君然後立功出奪然

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

武惡桀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

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能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

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

無經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使生狂也夫是

之謂禍亂之從聲非廉惠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

高似孫曰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也

倫以訓曰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黃道關曰此言

反觀含道知信也漢書曰者之所也

壹物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荒此之謂也詩

為矢所命則受小球謂尺二寸圭受大圭謂珪也長三尺執圭

搢挺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慘著焉

致仕篇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

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

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

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

子慎之源之謂聞聽而明譽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

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如是則姦宮故說姦

錢穀曰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稱譽謂聽其事不為隱蔽知此則姦人不敵其謀也

而還與之當之後乃行其刑賞還與之也

事茲謀茲譽茲想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想莫
 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
 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
 之礼義脩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
 禮挾而貴名曰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決能以禮決洽者
 申時行曰引此則貴明白天下皆願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川淵者魚龍
 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
 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
 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
 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須臾也
 高似孫曰文字縱橫議論有反覆曲折
 許國曰本作由本務也君子道

法之總要

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
 故有良法而亂之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
 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天美意延年
 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心
 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口行相反而欲
 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禮蟬者務在其明乎大
 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今
 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火也臨事接民而
 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然後中
 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正之為高在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
 輔以中和

音道開曰厚其德以叙上下之喻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愛無梁伯典禮之此
美室曰此等大以最宜潛玩
頃爵臣曰申上道法之要來換收擇適勁簡切有方斤之力
張之象曰各言各理
趙鼎曰此倫師

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政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賞先誅後德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此則勸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論有程則可之數有禮則可以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款陵而生民款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叨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也
也言有四德則可為人師法不在博習也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
五十曰艾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
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
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

師可為一篇師
本平林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故有四德則師道立可以為人師若託誦博之多不若參多聞靡而已於孝義禮

犯行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樹拔養本謂本葉落其根也弟字通利則思師思其厚賞不款款僭刑不款款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以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妙哉必勝之說

頃者又遇不幸而歐羅巴洲與其害不義味新時曰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美宝曰蔽者言
不上通明滯于
一隅如有遮掩
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闡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

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
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

無兩心。今諸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或之

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姒繆於道而人

誘其所迫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

唯怨聞其美也商現也言姑於異術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

不輟也。道雖異，心並馳而自是。不輟，或作離。豈不敵於

而失正也。規心不使，爲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

而且不聞劣材侵者可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者喻不

趙進其帝是育
卿見理明心之
李

李于麟曰此其
所知所好之干
一端故皆為蔽

申時何曰此下
言蔽不解則失
解則溺

役心于正道則自无聞見矣况乎
役心于異術豈復更聞正道哉
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
上下共非
德道之人有美
德也
亂國之君非
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深為蔽淺為蔽古
為蔽今為蔽
此其所知所好帶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
術之公患也
公共也所好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
於妹喜斯觀而不知閔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妹喜桀妃斯
即云斷或當為紂
觀夏同姓因喜其君當時為桀佞臣也因
語史蘇曰昔夏桀或有施有施人以夫喜女焉侍中云有施喜
姓同紂蔽於姐已飛燕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姐已
紂妃飛燕紂之佞臣惡末之父善走者蔡之
相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子爵浮其名也
故群臣去忠而事
私百怨非而不用
事任也不用不為
上非或為非
貧良退處而隱逃其所

焦竑曰成湯文
武皆不蔽其心
者

朱之藩曰堯主
用美不蔽天下
和平故有鳳凰
來儀之福也

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
九牧九州之禁死於亭山
南巢之紂縣於赤旆
史記武王斬紂縣於太白
身不先知又莫
知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
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伐夏王而受九有文王鑒
於殷紂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
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
九有九牧皆有九州也托有其地則
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也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
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
秋秋其翼若千其聲若簫有鳳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也爾雅鸛鳳其雛鳳秋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
唐鞅奚齊是也康王之

十九子

臣春秋曰宋康王樂於唐鞅曰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為戴不經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為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驪也韓子曰戴驪為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來轎車之李使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下見轎車見其奉笥而并李史受笥之戴驪謂齊王曰大王仁於薛公大不忍入據其時伐是戴驪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問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之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有之也鮑叔寧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名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以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立王子朝者亂家謂

崔鼎臣曰言已上所敷皆尋道之一編

亂周之家事使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服死
庶孽之爭位也
 級之文肥无毛而不知貴賤等
 級也級之文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
說而不知得
 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資慎子本黃老尚刑名多明
欲之道也
說曰多矣不可以多君无矣不可以无君其意但明
 得其法雖无矣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美而後卒也申子蔽於
勢而不知
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貴
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
亦與慎子意
同下知音智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
有毛之
類也
 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
治亂於天而不知其在人也
 故由用謂之道尽利也由從也若由於於用則天下之道
无復於仁义皆尽於求利也
 由倍謂
 之道盡倍當為欲噉舛慙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
不以為限節則天下之道尽於快意也
 由法謂
 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美則天
 由勢謂之道盡便矣便也宜
 也從勢

李于麟曰：言而夫皆則不於逐。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

道者，凡常及妄，便无復循立也。因任其自然矣。无復治化也。此而數且著，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盡

及万物之变化，何孟春曰：曲知言通大道也變一隅不足牽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也，猶未之能識也。

曲言不通大道也一隅猶味况以道乎。故以為足而餉之。謂其知之盡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

亂，外以惑內，上以蔽下，下以蔽自，以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

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用道舉而用之，不蔽

於成積也。一家謂位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礼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主功業如此。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禍也。聖人知心術之患

見蔽塞之禍，故無欲无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

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懸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

許國曰：不帶于一隅，但當其中而一衡端其輕重。

重不得相蔽以亂其倫。倫理也何謂衡曰：道。道謂礼義故心不可不知道

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

禁其所可。人心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此并說論机類入深

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其類也以其不可道之心

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姦夫何以知問何道以曰：心知道然

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

於道人而不合於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

之要也。心能懲姦去惡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

心。在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主然則可心未嘗不戒也，然而

有所謂虛。戒讀為幾，古字通用。下意同。言心未嘗不戒也，然而

錢穀曰：既虛一而靜，則通于万物，故有形者无不見，見則无不主，論說則无不得其宜也。

心未嘗不戒也，然而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戒也，然而有所謂虛也。

有所謂一謂同侍燕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

人生而有知也而有志也者城也在然而有所謂虛不以

所已減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心生而有知也而有異

異也者同時燕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以二謂

之一心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也言人心有所思慮則必

夢偷則必放縱也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

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置煩也言心常有常不蔽於想象置煩

虛受之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道者之

虛則將事道者之一則思道者靜則察此又未詳或恐脫誤

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順待也將行也當為道者虛知道察知

則將事道者一則思道者靜則察其餘事皆行也

霍簡曰夫此

一統至矣所謂

物交物文字

一層

中時行曰此皆

不蔽于一端

倫以訓曰此六

者皆由心使也

然所以為形之

道行體道者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虛一而靜謂

之清明言無有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即

一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

今而聞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察稽治亂而通其度驗通察

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當為分

其衷當為理恢恢廣廣孰知其極聖廣廣孰知其德官謂不失

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有惡蔽矣此

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其心者

為譬上廣大貌消上沸貌紛上離亂貌消音官又音貫心者

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休

自禁也自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

呂補曰劫道也
 云言也百休可
 易劫心不可決
 所以宜慎擇所
 好慎藏棄之患
 也
 翁正春日使形
 而形不可以使
 心故心為神明
 主而為衆形之
 君故人宜擇所
 好而時使衆欲
 之足以蔽心可
 也

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甲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
 辭劫道也云言也百休可易劫心不可劫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
 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
 也其精之至也不貳其精之至極在一而詩云采采卷耳不盈
 頃筐嗟我懷人宜彼周行之也卷耳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
 置於周之列位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
 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替稽之萬物可兼
 知也枝旁引而樹枝也替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身盡其
 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皆不可
 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精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
 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之也

許國曰此言衆
 工商賈皆蔽于
 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之也

一曲故不可為
 師長

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
 此三枝而不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精於物
 者也精於物者以物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而兼
 物謂率萬物而兼容之也故君子一於道而以替稽物一於道則正以替稽
 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謂論官謂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危之其榮側養一
 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謂不自安戒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道今虞書有此謂而云道經蓋有
 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言執其中引此以危微之幾惟明惟一
 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蔽於一隅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
 而後能知之心惟危道心惟微精惟一允故人心譬如槃水
 張之象曰虞心
 之危言能戒慎
 兢業終之
 安也養心之
 微謂養其未萌
 不使其端亂之
 也虞心之危有
 形故止於未萌

正錯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澄也濁謂沉泥滓也則足以燭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冲和之氣也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異端所蔽則惑矣故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蒼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知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絀亂之故獨傳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倮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倮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射者浮夷牟之別名或声相近而誤耳言浮游雖作弓矢味必主射如羿之精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六倮作弓浮游之作矢或者制精之巧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

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特車正黃

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岐云奚仲者亦改制且世本云相士作乘馬杜芳士同乘馬駕車起於相士故曰位乘馬以其位乘馬之法故謂之乘音利相上契

孫也呂氏春秋四乘馬位一駕

曾子曰是以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空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空否穴也蓋右之善射之人處深山空

谷之中名之曰般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思即靜思其窮之

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闔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誠也闔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

故去通射之妙也

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

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有子惡卧而焮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焮灼也惡寢卧而焮其掌若刺服然也未及好也言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

崔元曰既造于
精妙之域則實
耳理會而末造
其極領在空名
之中沈未至也

趙璘曰蓋先不
也聖人爭殺款
不情而不過制
者因于暗與理
會也何又如空
石之徒乎

一句耳有子粹掌可謂去自忍其身則未及善
射好思者也思隨之至人則無寢焉用粹掌乎
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
謂微也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行耳可謂危矣善能
妙之夫微者至人惟精惟一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
謂也如舜之人實與理會又何必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
有強而自忍危也混跡清謂虛白聖人
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
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無所造位也無彊謂全
理彊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也聖人之思也樂也理心之道也思慮
謂乾之夕惕也樂謂性無天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明
也吾慮不清則可定然否也冥上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

李奎曰此言勢
亂耳目之主

李于麟曰夏首
夏水之有楚詞
去詩憂貧而所

見植秣以為後人也冥上蔽其明也冥上暮醉者越百步之溝
以為顛步之澮顛與澮同半步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酒亂
其神也閨小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上以
為啣上勢亂其官也厭指揆也一涉及漠无声也啣上喧声也
故從山望牛者若羊而求其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
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
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者仰視而
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目精惑也精目之有人焉以此時定物
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
定無過乎以疑決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
慎墨之屬

浮佳虎門而不云過夏首而西浮佳虎門而其為人也愚以善畏善仇喜也
不見王曉曰夏首夏水首也好有所畏明
梁未審何代人云消名蜀梁列
四傳有消子齊人隱于若山則莫去致風雨也

何孟春曰彈冬疾也此論極微可警世迷

定其有鬼也 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
淫而擊鼓上痺則必有弊鼓喪脉之費而未有愈疾之福也
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吟疾也傷於淫則患痺反擊鼓上脉
以精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每俗不殊也俞讀為愈
故雖不在夏首之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亦仇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
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物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
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

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

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大猶

大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

也或曰聖下更當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

度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為師案以聖

道之制為法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是

而務事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發近也類聖人而知之聖人也聖

王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類於有勇非

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

以分為是之心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蕩也辯利非以

以察奪之人

湯寶尹曰多能

知非脩蕩之功而為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安非為是也

朱之蕃曰不合
王制猶有能分
是非治曲直乎
此又不能也乃
反言之辭

林希逸曰折謂
折言亂制破名
改作者也

言是則謂之世辨說利口而飭非以言亂傳曰天下有二非察
是是察非衆人為是者而非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非是
察非觀其合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
曲直者耶有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
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治
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疆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詭
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滑亂也音骨疆謂疆人鉗七人口也
謂妄為辯說所近者惟利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
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季傳曰析辭而為察
言物而為辯君子賤傳聞強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李于麟曰此言
心無差謬要
成亦不能近道
也
顧野臣云或曰
往古也來將也
慕往古不闕將
來言惟義所在
無所繫帶也邑
嚮未詳或曰他
與邑同快嚮嚮
為快惜也言其
無他快快惜之
心皆明不為異
端所蔽也

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
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不少頃為之于之胷中廣讀為曠遠也
以無益害不慕往不閔來無益憐之心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
不憂閔無益之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
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
之照臨而安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
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
知照臨之功者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
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朗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
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君以
險也蔽為明則臣下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
也險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

矣。或曰反悟也。言與讒入相悟也。詩云：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下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在下，故赫然附於天地。

正名篇

霍繇曰：王者成名，始一代左國。規模寬嚴，實與尊親，尊親尚功，皆是。王錫爵口人件，善於故有又然。之理，非而受于天之性也。趙瑤曰：情雖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名未聞，康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節而用之儀禮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倍曲期。成倍，倍倍方言曲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倍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倍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中和之氣，事任使也。然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也。精合，謂耳目之精虛與聞見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

怒哀樂，謂之情。人情感物之後，分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有所選擇，去動而慮積焉。能

習焉，而後成，謂之為。心雖去動，亦在積久習。正利而為，謂之事。

為正道之利，則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

知之在人者，謂之知。上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

之能。知所去在人之心者，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

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遇謂之

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

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通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

名不率民而一焉，言故析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

說，以是為非，斷不敢以異端改作。

荀卿曰：此篇是荀卿極得意之文。能知他見之客推詞，年淳發其意之所欲言，皆前人未道。中時行曰：夏名此七事是散名之在人者，後王可因之成，既素定之名也，而成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斷不敢以異端改作。

亂世之尤者也

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

新序曰子產決斷析教民之難約大

馬理自此段後

論諸明文勢負

活斬釘前錄忽

如者吏斷案一

字不可增減后

主熟此妙訣下

筆目警世駭俗

矣

顏氏臣曰有猶

有作是王者因

革之常

於循令矣如是則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今聖王沒名實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編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脩於舊名有佐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自也樞要大要總分办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万物万殊有時欲之幸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

異形離心

万物之形各異則分焉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

交喻異物名實玄紐

玄隱

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不知

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人之分別

制名以指實

无名則物離乱故制者為之分辯制名所以指名實事也

上以明貴賤下以辯

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

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異同

設問覆明同異之異

曰緣天官凡同類

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北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其音約

名以相期也

同類情謂若下天物雖白黑小大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為

制名

形体色理以目異

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清濁宮之屬調等謂調和笙等也

声音清濁調竿竒声以耳異

清濁宮之屬調等謂調和笙等也

高似孫曰此歷取耳目口鼻之真而歸重于心議論詳采有法雅健胸中多有見解者

霍謫曰此言耳
目口鼻形休心
人各隨其所別
而制名正見有
名之意

許國曰微居也
言心去召万物
而知之也

養望曰節、細
微佳哉妙哉

言草木之屬而言竿或曰竿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采竹佐
之異也其若鹹談辛酸奇味以口異之奇味衆味也香臭芬鬱腥臊酒
酸奇臭以鼻異之沙鳴鬱酒未詳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
應鼻者為臭故疾養倉熟滑鉞輕重以形体異之疾痛也養與
香亦謂之臭也疾養倉熟滑鉞輕重以形体異之疾痛也養與
同鉞分鉞并鈞否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說故
喜怒哀樂愛惡以心異之說讀為脫誤也脫誤也心有微知微知則緣
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去召万物故可
之立名心雖有知不然而微知以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
因耳目亦不可也然則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則
可也即同官司視之意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則
人莫不然謂之不知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

顧充曰玄幻奇
怪中有明白易
曉處

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謂之不知也以然後隨而命之
其如故聖人分別因而同異之名使人曉知然後隨而命之
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
之此上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
異名單足以喻則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
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單
謂之白馬黃馬之類也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單

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謂

趙璠曰此言自
其至千同也謂
之共乃名復謂

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異實異
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故萬物

之物是同名者
生于都家名也

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

言此者所以別
其名同名之意

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太共名也推而共之

也其名謂有實
之名使成言也

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

文辭謂若夫地
日月之類也

散為萬物是異名者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

樂易說之名
李于麟曰萬物
鳥獸皆是皆喻
之名其分別非
止為鳥獸發也

何孟春曰同狀
異所異狀同所
是謂同名異實
其名同實異物
則一定而不易
也
何孟春曰註可
借說不可認真

許國曰於其附
為本固不喻之
而附之極因
觀見侮不辱之
禍說精執可行
存否則能禁也
言必不可行也
驗其所緣同異
本田物一貫則
不可分別故定
其名而別之今
山淵平之說以
高為下以下為
高者觀其精微
得理方否則能
禁或于實而止
名者也

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正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二人皆謂天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浩成謂之實名實名以名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乎易而不遠拂音弗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狀名在一處之類者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身即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謂也皆我之類是也兩馬之類名雖可合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別為異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可別為異行則謂之化化者改改形之名若舊狀化為新狀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意后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也殺盜非殺人也亦見莊子朱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聞或言聖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言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亂名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熟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之寡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謂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耳大鐘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古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耳大鐘樂我盡以為為不然亦可也此驗之所緣無以異而視其惑於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銘也熟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謂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謂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令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

李金曰孟子言
經正斯无和應

霍爾曰民化如
神則辨說不又
用惟至王則然
聖王沒而天下
乱惡能无辨說
乎哉
霍爾曰荀卿自
述正名及辨說
之意

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驗之名約以其所受停其所
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之也
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停其所
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凡和說辟言之離正道而
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之
擅佐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已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乱名器
他事乱之故老子曰同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
之利器不可以示民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陸之申
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勢惡用
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今聖王沒天下
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
後命命不喻然後期不喻然說不喻然後辯命謂以名命
之也期會也

呂補曰辭者論
一意辨者明西
端也動靜是非
也此并分別經
明也
申時行曰期謂
委曲為名以合
物也期與命所
以為辨說之用
辨說也

言物之情雖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
謂若白馬但言馬則夫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
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之也故期辯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
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
而成文辭所以為之華麗詩書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而似深
之言皆是也或曰麗之配偶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俱不失其
所則為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有名必期於累教其實以成言語
知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有名必期於累教其實以成言語
名者故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之言辭兼
為累實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辨說也者不異實
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即位辨說也者不異實
位兼說上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
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辨說也者不異實
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為
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為
故心有明心也者道之宰也工能成物宰能生物道也者治之
辨說也

馬理曰言經為
說成文為辭謂
心能知道說能
合心辭能成言
也

顧此臣曰此言
百家曲說皆競
自矜伐故說至
人辨說所覆而
無善於伐德之
也

泰奎曰不以教
人是非而為之
動但自正其辭
說

李奎曰引此詩
以明辨說其
正何愛人之言
也

倫以訓曰此居
子之言如此

經理也為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

盡故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也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

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實物之形質

不過謂足請而喻謂若形之自請其名能因而喻知之也辨異而

使其其名不使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他人之說則取

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有兼聽之

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

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白道明道也冥窮隱

也詩曰顯顯如珪如章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

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之篇顯顯也體貌辭讓之節得美長以之

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仁以

心說謂務於開道不聘辯辨也以學心所謂慎放而听他人之

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他人之說是說非者也

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現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不賂貴者

之權勢不為貨賂而移不利傳辟者之辭辟利謂悅愛之故能處

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

辨說不能奪利或謂和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大古之不

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

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

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俯就貌謂俯近於人

是非若不齊然終歸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

康海曰君子之詞求以達意故可以世立敦愚者辨論雖工實理則悖始之以無稽之談流而為曉易無節世亦何賴有此詞耶

何孟春曰愚者以著論亦說雖多而先益于名矣也

高啟孫曰此後更端說起與前不窮

王錫爵曰凡人之情欲與未可得必有款之意求之則後其自可得者也

姜望曰一字入玄而詞氣動進

之矣通謂得其理故名足以措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

也見賢外是者謂之佞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已實故

愚者之言苟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諧然然而沸勞與忽同忽然

者言淺則疎畧深則無統類矣又言諧然沸騰也彼誘其名

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羨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

義相通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謂踐

之理貪而無名貪雖生而實無名故知者之言也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

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

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伍此好歌以極反

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六蜮短狐也覩始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然始有面目女

乃人也人相視無有及時終必與女相見凡語治而待去歌者

伍此歌求女之情女反則於是之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歌然後為治

無以道歌而困於有歌者也此言治待使人盡去歌然後為治

所困凡語治而待寡歌者無以節歌而困於多歌者也若待人

也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歌之有歌無歌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

實而反為多歌者所困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生治歌之多寡異類也情之

亂所生在於道歌則治不道歌則亂也歌之多寡異類也情之

所也非治亂也情之所言人情必然之所也治亂所生在歌不

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歌不待可得而求乎天也求者從所可

受乎心也所受乎夫之一歌制於所受乎天之計此一即未詳

姜望曰一字入玄而詞氣動進

一

一

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北人欲南而惡
此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舍南而走北之乎
今人所歆
無多所惡無寡豈謂夫歆之不可盡也離佯歆之道而取所惡

人之道節欲則
各安其分矣而
未盡之徒不喻
斯理而強令去
欲家故其何異
使人離南而北
走舍欲而取惡
不可得之也

翁正春曰粹全
也凡人意有所
取其所欲未嘗
全未有所去其
所惡未嘗全去
皆所不滿意也
權者稍之權也
以知輕重者也
能權變適時宜
以合道也

哉。合乎情欲至多猶故之惡雖至寡猶惡之。故可道而從之。奚
以損之而亂。則從之奚以損亂而全者也。不可道而離之。奚
以益之而治。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
離之。故知論道而已矣。小篆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論道
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凡人之取也。所欲未
嘗粹而求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與
權俱。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
者。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若正本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
輕重是。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託於惡。而人以為
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
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

命以訓曰此孟
子枉尺且尋枉
尋直尺之說

呂補曰議論俱
出入深一節規
矩無纖毫走作
苟如小心文字
大率如此

馬理曰心有所
惡則則不計也

禍因以為禍不知禍不旋踵也。禍託於惡謂若有方未過
因以為禍是先彌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道者
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者。以一易
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
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
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
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累百年之欲
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嫌惡也。有嘗試深觀其隱
而難其察者。有讀而又深隱而難察以。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
之有也。理為道。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
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屬

正則神清氣爽
之彼耳目口鼻
之間皆是多形
其視不見其不
聞食不知其味
理所及然無足
怪者如白公虛
亂江朝倒置於
實顧血流至足
而不知是矣
顧禹曰此皆
明理見性之談
非特文字之間
有矯之氣已
也
趙理曰心有款
則動無節平
談則隨寓皆安
李士麟曰声色
臭味之欲最害
養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
輕煖乎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噤也假問而
噤之則不能噤也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
而盛憂無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
也皆當為
耶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
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
稱君其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綬與其無足無以異絕類夫是
之謂以已為物役矣已為物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
所視之物不及傭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養口
位之人亦可養目
簾布之衣簾紉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葦尚凡筵而

移窮人之心志
能平於俗而
不為物所推引
非胸中一定見
解不能如映
可以養形廬草室也庾屋如藥庾者假廬也以廬為屋葭為簾
尚書之尚也尚凡筵未詳或曰尚言古猶若類
尚貨之凡筵者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
可以養名勢列權列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
少矣是以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夫是之謂重已役物
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能動故無稽之言不
重已而役物自有常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
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

許國曰此井人
最不易造

見者尤當戒
慎不可忽也

君子篇

呂補曰凡篇名
多用初發之語
名之此篇論
人君之事即君
子為天子也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
無適也適讀為教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足能行待相

傳焉說也

羅綱曰盡委手
群下故能致勝
也

支道材曰太上
至尊之號也

論以訓曰此言
以道為治則自
有不威之威而
民先不服故則

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
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
形至佚心至為愈讀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聖王在上分義乎
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
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
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盜賊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
大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
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暴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
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

刑罰而威行如
流

翁正春曰此言
當罪而用賢婦
子至公也謂若
姦婦方為殺管
叔封康叔之此
也

康海曰秦世所
謂罪人以族官
人以世乎

李士麟曰豈美
謂身堂資人之
號也列後謂行
刑後也

請自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贖隱
刑刑罰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
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公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公然其忠誠皆得通達是
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暴省而威行如流政明而化易
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不然刑罰怒罪
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
如舜不免刑均是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威也先祖
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
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率崩高岸

其功曰神出也
騰道也山頂曰
家幸者雖饒富
岸為谷深谷為
陵言易位也借
曾也懲止也變
異如地禍亂方
全哀哉今在位
之人何曾無以
道德止之

流移也

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此之謂也。論漆聖王則知
所貴矣。論議法
效聖賢以義制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
則利溥矣論知所貴則知
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
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不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
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
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賢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
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
故尚賢使能則上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疎有分
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長幼各任其
力故事業速
成而亦有所
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愛憐之謂也
此謂尚賢使能
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也
愛悅

宋之番曰元夫
仁義忠節而能
之則為德備矣

霍福曰此篇論
君臣治亂之事
以自見其意

此五者則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
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
以五者死生
為名節也忠者敦慎此者也。五者則為忠也
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
之也有一善則揚之如也聖人包容
萬物與天地同功何使矜伐為之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
能而至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
極善開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
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
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惑。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

成相篇

請成相。有能而不自有世之殃。愚闇。嗇賢。良。世之殃由於愚暗愚
闇既多必嗇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俟也。所見貌請布其慎聖人請陳布其

則聖賢曰其所以平順
以尊上安國在聖人也
崇尚信義若升又苟致
諫諍非以愚闇之性為合于上
則又禍也

顯忠臣曰愚來
飛燕之子秦之
先也史記曰愚
來有力飛燕者
走父子俱以力
才事紂也

賢明君臣明君臣之上能尊主愛下民生誠所之天下為一海

內賓主之孽諱人達賢能造國乃蹙蹙也愚以重愚闇以

重闇成為桀久而愚闇愈甚世之災如賢能飛燕如政任西萊

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卿啟乃下

易卿迴面前倒戈兵干後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國立其子

不絕也左傳曰世之衰諛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係書曰

宋祖帝乙也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

里徙穆公任之彊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列已伯請為

國亦儲置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愚惡伏儒逆斥不通孔子拘拘逆世遂大

拘謂畏匡施言施六卿也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踰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

柳下三絀絀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踰傾委也言春請牧治

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也

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諛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疑同

言當疑此諛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佚戲由之者治

不由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

至治在帛復後王謂陶時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

殺教不必拘於古法也或曰季即莊子云季貞之真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援此
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待即云或曰季梁也列子

七

呂補曰徙也
諛不見用諛
侯虞遷徙子秦

劉曰字曰文武
周文王武王也
依義古帝王大
吳氏曰八到
造書與者載亦
此義同

林希逸曰心知結言結固不辭也

李于麟曰而有勢之上疑脫一室言既清權勢則度已以繩人用人地功業又參天地也

云然曰道亦言說前筆意未及倫無頗覽之辭變音駭

曰李梁楊朱之友也言四子及百家之說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祥或為祥

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謠人棄之形是則衆人則不能復一謠夫

德化唯刑教是詰言暴虐也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

人平如之而有勢直而用拙必參天地無王窮賢良賢良窮困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

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爭既治四海平治之心後勢

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

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不離散也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

之佼以好也音佼下以亂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舜不鑒

獨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舜既不

達也宗其賢良辨其妖孽君子宗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請

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義輕利行顯明

讓天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邊有

幽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下受舜讓天下為善泰善

卷不受遂入深堯讓賢以為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

賤有苛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遠

不遇世孰知之蓋以堯不能舜不辭至公妻以二女任以士大

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

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堯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王鳥獸服

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

石附石曰謂堯舜聖以開言故

堯舜曰曰謂堯舜聖以開言故

堯舜曰曰謂堯舜聖以開言故

陽明先生曰史記
曰楚卒子昭明
立昭明卒子相
士立相上卒子
昌立昌上卒子
子曹南立曹南
卒子立立為夏
司馬勤其官死
于水殺人知之
宜卒子振立振
卒子微立微卒
子報丁立報丁
卒子報一立報
一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立
立主上卒子立
癸立主癸卒子
一立是癸十四
治水使浸下也
渴即洪水也書

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敷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
臯陶橫革直成為輔契玄黃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
世乃有天乙是成湯乙湯論舉當身讓下隋舉羊光道古賢聖
基必張道說之賢聖基業必張大顧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隱
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既而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
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尤不之不覺悟不知若迷
惑失指不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關門戶也塞
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
心無度和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
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豈無事已亦帳悔不知戒後必有帳
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

也
為降水之予

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諛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詭態人之態不

中計行日執公
長公皆所王之
變臣未詳其姓

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飲黨與上蔽匿欲聚也下

上蔽
匿也

之難厲王流如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首彘子言彘同

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昔

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
我哉自慰勉之辭也

恐為子胥身離凶進不聽剴以獨鹿棄之江亦或作厲鏤吳王

舊語曰海食謂
不動于海素食
海手也

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晉之名

讀如字亦讀為志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

下皆平正國乃昌

論為君之道有五其簡約明白謂下所一也
君法明二也刑稱律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

霍詒曰此一役
言生財之道

黃道開曰既主
正已則民皆悅

上之教而名器
不移也

霍詒曰此一役
言用人之道

李金曰五所折

利至莫敢
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

使一民力所與事業皆听于上群下不得擅相役使則守其職

足衣食則民不失職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播與孰私

得為賜典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

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也退人

貴賤各以其財執有私度于王手君法義禁不為為君之法義在莫不說教民

不移說音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孰取以他為師言皆刑

稱陳守其限稱謂當罪當罪之法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

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罪禍亦請牧祺明有基請牧治

明其基業也王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生執持聽

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听微參五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

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言有節稽其實節法度欲使民言有

信証以分賞罰必不下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

顯更敦法令莫敢恣者已上論君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

有法言吏謹將之無鉅滑鉅典披同漏典同下不私請各

以宜舍巧拙請謂舍止也群下不私謂各以所宜不臣謹脩君

制變君職在謹脩公察善惡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之法之成律

貴法之為條貫

宥坐篇

易臣曰春秋

公三年桓公

曰此言昭宗而

也此言昭宗而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之也此言昭宗

孔子現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歌器傾歌孔子問於守廟者

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孔

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

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也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

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待滿有道乎孔

子曰聰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概世守之

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孔子為魯

相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

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

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偽言而

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

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

以飭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誅也

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

付里一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友也孔子為魯司寇

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其父請止孔

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子語子曰為國家必以孝

令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嘆曰嗚呼上失之

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軍大敗不可

高似孫曰上失

實道則哀矜而

勿喜玩此論疑

孔子之云理或

黃道謂曰引此

數人以見少正

卯之當誅

魯道謂曰引此

數人以見少正

卯之當誅

魯道謂曰引此

數人以見少正

月帝國大治錫
勝不勝價男女
刑於金則父子
相訟之語或
後人所撰也獄
行不治謂法令
不當也行亦微
也詩曰宜行宜
獄字從二大
象所以守者行
胡地野大之名
亦守天微故
謂之行也

斬也獄行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嬖令謹誅賊也嬖典慢同
謹嚴也賊謂
賊害人也
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斂言生物有時而收無時是暴也不教而
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
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康公命康叔吏以義刑義殺勿
也維刑殺皆以象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
守之事故有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
故先王既陳之以道
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有若不可尚賢以基之若不可廢不能
以單之基極也謂優寵也基三年而百姓往矣和民不從然後
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
方是維天子是庫卑民不述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
之謂也房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今之世則不然亂其
之謂也用錯置也如置之於地不動也

黃道開曰議論
委曲更無直是
燒助詞藻

姜至曰此論
人取水之音詞
不傷雅意矣
切
顯元曰寫水
之情趣無一字
不安貼
趙壁曰此段許
多含意思思

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
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
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
遲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焉詩曰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然顧之潛然出涕不哀哉詩
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
有來乎孔子覲於東海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
大水必覲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
諸生謂水能徧生萬
物為其功似上德
其流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謂為卑裾與裾同
方也拘謂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其洗也手不涇盡似道涇

許國曰此言乃
物出入于水則
又詳矣似善化
之使人去惡施
美也

李千麟曰百川
之水俱流東是
道其常以志形
之絕鈔

靈龜曰舊言平
生之言也

為泥：水至之貌。屈讀為。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者聲嚮其赴千
仞之谷不懼似勇。似勇者果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坑
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盈不求概似正。既足平斛之水也言水
政者不假於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屋約弱也淖約柔弱也魚
刑法之禁。至柔弱而浸淫通達于物似察之
見細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禹折也必東似志。折紫曲也
微也。北千萬葉折不當然必歸。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覲焉。孔子曰：吾
有恥也。吾有殆也。幼不能疆。孝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
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孔
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學曾未如肫贅則且
然。欲為人師。肫贅音尤且然自滿足之貌也孔子南適楚厄

申特行曰此見
子路之不妄遇
處

申特行曰此見
聖人之安于遇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
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天子
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
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
用耶。干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
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博
孝深謀。不遇時者多也。由是觀之。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夫
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孝非為通也。為窮而
不通也。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
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

許國曰重耳晉
公名亡過唐
共公聞其辭
使其僕浴而
觀之因以激怒
而伯心生
何孟春曰此非
自為一段難非
天子口勿抑是
明人由困而通
其時行曰意甚
正大而文却似
輕固時氣習

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
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
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宮桓公名
齊孔奔莒蓋
亦為所不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
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夫子當子貢觀於魯廟之北
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覩於大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
九蓋被皆繼耶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
誤耳蓋音蓋皆繼言皆繼其材木斷絕相繼也子貢問北堂皆繼續彼有說耶匠過誤而遂接之也孔子曰太廟
之堂亦未嘗有說言舊嘗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
太廟之時官致其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義麗節文而裁制之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无

大木不斷絕者所以貴文飾
也以此蓋明夫子之傳識也

法行篇

呂頤曰內人之
疏外人之親謂
以疏為內以親
為外語曰不也
于疏者不亦遠
乎韓詩外傳作
無內疏而外親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礼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
法而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禁辭也內人
謂以疏為內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外
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
亦晚乎詩曰涓々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
矣乃重大息其亡益乎曾子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
汝夫魚鼈鼃鼃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鸇鷃以山為卑而巢
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

為曾子曰夫為
桑也則似仁也

舉不親理而文
理似智者處事
堅固又有文理
也必委者則直
不回也則傷也
雖有無後而不
以物似有德行者
小傷害人也

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王而賤珉者何也為
夫王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
賤之少而貴之夫王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
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劓也行也折而不撓勇也雖推折而
不撓屈似瑕王之病也瑕適並見情也謂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扣
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以有辭班則人
故雖有瑕之彫彫不若王之章彫謂彫飾文采也詩云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魯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
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已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臨財而不
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易怨人怨人者窮怨者無識識不

易言曰君子
有三恕

又曰君子有三
思

不知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
子之門何其雜也夫子弟子也雜謂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
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括之側多枉
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
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如此
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
不孝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
也窮之入時無所往托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孝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堯問篇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致天下不歸故對曰執一

微之事也。不致也。

霍亂曰巫臣楚
中色大夫也
趙盾曰中歸典
仲建同湯左相
也疑決疑惑者
何春曰將行何
不忘記汝所傳
之子美總以言

無失行微無息患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
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忠誠盛於內資於外形於四海賁賁
也形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卒見也
焉足致也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
進曰亦常有以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
何如吳起對曰楚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
巫臣進問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
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
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
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為君以喜武

何孟春曰通章
俱是妙品
許國曰大狂難
文字須教他無
可逃避此時難
他都無辭了
申時行曰古今
名言
李奎曰更端引
見手一段議論
最發策切當之
尤者看周公各
人口語真名世
見名世之言

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
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蓋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
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
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辯矣汝又美之彼其
好自用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礼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認詢是乃無礼驕人而器高小也君子
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
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
慎密不並接士筵所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
以自使智識淺近也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
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

霍顯曰此段是
明日張樵說甚
舒暢最取有神采

錢穀曰執費還
贊等語王荆公
已有力矣亦不
可不知終是名
言

中特行曰以礼
貌之故而厚士
至于幾危也周
公言我以天下
之貴尤不驕士
汝今以魯國之
小而遂驕人危
矣
馬理曰驕之士
一字難云施之
仰保之士亦其

周公之言

顏高臣曰起伏
操縱錯落可現

張之象曰此下
自為一段意亦
相照應

康海曰此論可
為孫叔子行實
非虛言也

許國曰宮之詩
虛之皆皆諫不
後以其族行于
馬未詳其姓名
也

施志高曰贊人
用台觀其開則

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費而見者十人還贊而
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事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礼貌接款
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
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執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三人窮巷
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上千人朝者萬人也
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
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
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忠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不工既無
加恭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
敬也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禄之士猶
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

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
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故得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敖曰
吾聞之也網紀文章尚存處官父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
相國有以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
而心愈卑祿益而施愈博位益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
之士民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
者其由土也深相之而得其泉焉相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
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其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
者其猶士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
之紂劓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而國亡也

之存亡如斯

許國曰此一
言孫卿不知孔
子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觸於嚴刑。上則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紕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觀。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搏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柰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脩道正行。足以為紀綱。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殷

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閭閻擅彊。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善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

七卷終

日暮

世不同譽何由里不我然如女安頭效志愈新愈不實
實實為惡對善善者休矣今世善者又不察其實以計其
實身山千倍心下子味其意也世至子其玉田常無論

新鐫翰林三快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八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閱釋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淮南子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是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聘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

天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托八極八極也拆開也高不可際

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通

深不可測際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源

大也烈明也以斬盈滿以喻於

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汨汨骨濁而徐清始水虛徐流不止能

為大明道之三

道亦然若也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

也但此書推出諸家活復不倫茲摘其玄妙便於恭奉者題為品彙評六

約而能張以下皆道之性

焦竑評淮南一出入字值千金觀山以之甚

文勢下來如長江大河不可禦不細心玩之如何得此真趣乎



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彌路施用也用舒之愼於六合卷之
不盈於一握舒散也愼覆六合言滿天地間也四約而能張幽
而眩明言道之性能小弱而能彊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
絃宏宇宙而章三光絃剛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章明也日月星三光也甚渾潮而
哥歌甚纖而微哥亦渾也夫體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
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飛
游以撫四方撫安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
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竝應無窮鬼出電
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跡也鈞旋轆轤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亦下

又看一步

王守仁評斗段句句串下有傾天動地之勢讀之而不得其妙是替者無以與文章之觀

茅坤評太上之妖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以成

轉旋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
平德言二三之化无為之也而自通於德愉愉無矜而得於和愉
無所好憎也無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便神託於
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總合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調也
節四時而調五行應覆育萬物群生恤也潤於草木浸
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格生也奮壯也骨
也獸胎不贖鳥知不暇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父無喪子之
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
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以成
像化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蠕飛蠕飛動類行也

垠之門霄電高峻貌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昭復守以全劉猶留連之留經劉覽曰觀也 纁

蕭良有評前
卷之二皇澤道
之柄此又云執
要道之柄者
何為耳已

茅坤評淮南精
好如玉杯繁
之書見其推測
物理根究
大有出人意表
者
顧天俊評淮南
之文平且秀雅

張崇光抄

蘇藩評文字極
要入覽玩外與
物化數語玄而
又玄正中奇處
豈不卓越諸子
乎俗之好尚諸
子吾以淮南過
之矣

茅坤評數語絕
許莊子之放

營曰隅還反於樞隅方樞本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

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銜則無不備也陽

次序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

知八紘九野之形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

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也因其自然而

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

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也是故嚮不肆應而景

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之聲伏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知與物接而

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

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

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時自

其宿會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者亂而不失其數

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

盈羅雖有鈎箴芒鉅鉅鉤也微綸芳餌加以以詹何娟嬛之數猶

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射者杆鳥號之弓弩蔡衛

之箭杆張也弩引也蔡美前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鼎于荆

能也於是抱弓而號因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

與羅者競多要取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

江海以為呂又何以魚失鳥之有乎夫矢不若繳七不若無形

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除捕

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逾滋以交灼蟹匿上內置穴中趣熟走窮穴也蟾蝓施跳行舒遲捕

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皆之海外有狡

心狡猶也禹知天下之叛也廼壞地平城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

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職貢也令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王

帛玄帛玄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純白之

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

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號馬而欲

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歆害之心十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

茅坤評機械數句語玄而新說考清淮南之議論多錯於不盡之源豈足以盡之和

確當而麗

唐順之詞雖朱之明幾句不惟文稱三到而字留王理俱在言裏人能悟是便能奉心必定不務所誰為矣

狗馬之類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情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

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

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方清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

訪廣漠風東北木駭風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一本以八風配八卦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

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

蹠實而走蹠足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

而然金火相守而流然焚也負者常轉窾科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焦贛評負者天地萬物之居也

俗一有自見之屬是故春風至則其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
之精聖人所以先所事所謂元為而合乎道德

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

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到生到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鷹鵠搏擊

昆蟲蟄什藏草木注根魚鱉湫淵莫見其為者藏而無形藏沒形見

也木處棲巢水居窟穴聚木曰窟禽獸有苑苑羣也人民有室陸處宜

牛馬舟行宜爰水勾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千聲戶越夷各

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街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

以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

事衆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謂刺也又

鱗為蛟龍之狀以水蛟短繆不繆繆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矢繆不繆繆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以便涉游短袂懷卷以

便刺舟曰之也卷：臂也 因之鴈門之比狄不穀食賤長貴壯

俗尚氣力人不失弓馬不胖勒便之也不穀食：內酪而已 比狄解卑也 弛含便習也

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

也今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

為枳鵲鵲不過濟泅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

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及本也 天本授人清靜之性故曰反寃於物者終於無

為无為也 不為物為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

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嗟嗟：智故曲

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岐號蹄而戴角馬

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

子紳評惟民俗
目土故聖人因
民非非遠千道
者

集疏曰淮南
極物理其博
如形性二句不
離象而工知天
花出色

蘇潘評壞絕作
新雕根麗之
文

王龍評深入理
容發有滿面指
洋人奪天工

蘇漢評拘于俗
句法近時俱作
套用但細玩其

安排造置有二
段安貼心當處
不以人滑天以
下又進八道眼

茅坤評世人為
多款所傷如何
不去了些事未
一安貼某每聞
來則以未嘗不
三復于斯

游者也循隨泥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

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焉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

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理也不以人事

亂其情濁之性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滑亂其理不以欲

府與造化者為人為治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

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十傷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

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罰於伏羲神農

也與禹辛爭為帝高辛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

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

出而亡之由史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孔子士處

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

歷山基年而田者爭處境堯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

基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少魚

深潭回流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言不信之言執

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辨而力說之

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審乎大哉道不可道故夫能理三

苗調羽民三苗堯時所故渾敦窮奇饒徒裸國納肅慎未發號

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肅慎在北方者也法度

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

精神偃且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不為之化澹然無治

顧天峻評此段
玄思如麗金昆
玉軒時者何如

精神偃且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不為之化澹然無治

解公論說連之存乎其人矣

負融有概

第知評論連至其便是自然矣者得得到此登元上法門矣蘇漢評讀者須行方能有益如音著以賤為貴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

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因物之

所為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目物之相

然也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

其門根本也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以

之謂天解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心

虛而應當當合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龜安靜藏於不敢行於

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

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而高者必以下

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剖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

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

枕末免明道見諸儒者若後給章布句隨也甚矣

佳紘評老子云天下之至剛也

言是也

王整評淮南子

究論理博而不

雜人能于言外

了悟浮誇天下

事何所不故乎

患杆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

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又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

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言強

小柔勝出於已者其方不可量言柔之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

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弱則衰故曰則威以火喻也是故柔

弱者生之幹也而強者死之徒也餘質徒先唱者窮之路也後

動者達之原也前者以謀故曰達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湊枕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而則必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遷伯王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

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則者論下

等坤評按先
一段議論亦本
名氏知雄守雌
之音米

焦竑評隨時而
不失時其言
本於肅生論來

惠順之評太愚
聖人常情寸周
今人多忘情志
卒如何做清致

曰聖人字清道
而抱雌節自是
玄言不可易一
字

唐順之評水至
柔而共至德之
妙不可名言人
能以柔靜退守
天下事又何難
之有悟得清字
一分理做清性
間三分事以古
語清之矣
等坤評相貫連
珠說水甚妙
許真評文勢相
聯而下如水之
關不可止思孔
子感川流而益
相也

則後者廢之廢也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遠

之由以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猶鎗損之與

刀及犯難而鎗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鎗矛戈之鋒刃在

前故犯難鋒在後故犯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智者弗能避也

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疑竭而不流疑動疑如貴其周

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數術也合于時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

制後後亦制先道當隨事為變不必待于先是何則不失其所

以制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先

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

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而

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
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
以定舒詳也攻大礪礪磨也堅莫能與之爭礪堅論難也攻大天下之物莫

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逾於無崖

息耗滅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

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蛟蛟音

蛟蛟音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既不既既足也德施百姓而不費

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

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弱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錯繆相

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利也舟船動容無形之

所載無有重強也

道淮南亦有洋

蘇海評文一契
一伏意一正一
友奇洒漂遠讀
者彷彿其音影
下筆便有一味
動

頤天峻評無為
之有益有益干
生也又龍順其
自然不宮營於
思慮何等光明
洞達

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遶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恍之區上言

其形為雲無所不上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

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洞大也無所

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終與萬物始終也是謂至德言水之

大故曰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

至德也

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

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為聲大宗也祖宗皆本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

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更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

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蹶有自有蹶無而以衰賤矣生出

茅坤評人心多
難類至為血氣
所使如何能一
讀此進一著便
無上乘

一者道之本

也

無根言微也

音生於無聲

茅坤曰無形而

有形生焉以

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

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野亦如之負不中規方不中

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微渺也懷囊天地懷囊猶言囊

道關門穆志民隱閱純德獨存之類純不雜也無形括宇宙之謂為

用之而不勤既盡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

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

味而五味形為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

文勢起伏不可

茅坤曰無形而

抵損而無中生
有真根極字市
至理如精金錢
王
蘇潘評根究理
寔應最宜曉悟

焦竑曰至道一
貫工夫學者最
難了悟讀此知
過半矣

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
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
也色之數不過五黑青白
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
味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以染之
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際也
璞而未剖者其散也混今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今其若
深淵澹定不動之貌況今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
之總皆閔一孔總象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門道也其動無形變化
若神其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

約其所守則
察不煩援也
察其所求則
得易供放游

許真評人之七
情悉馳於喜怒哀
皆辟德世使累
甚句開卷到此
時吟想力行
難恨生平徒為
經生言而不尺
身休也
句有未啗

茅坤曰考欲不
載一段說是理
甚透批今和
思水粹

其文章依道發智與民同於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諭貪
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
一度循軌一齊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脩繩曲因其當夫
喜怒者道和也道貴平和故愛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以
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為外閑又有
以奉天數而反人大怒破陰大喜破陽故破陰喜者陽氣也積
嗜欲故為之累陽相薄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妄禍
乃相隨故心不愛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嗜欲
不載虛之至也不載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

如吐珠璣錦

故亂粹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

以中制外百事百不厭中心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

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平者各得其附筋力勁強耳目聰明

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韞韞音貴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

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鬼不躁躁音其神不燒燒音

神定秋濤濤音寂寞為天下梟秋濤清淨寂寞大道坦亡去身

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近則能應感則能動於穆

無窮穆音變無形像言能優游委縱如嚮之與景嚮音登高

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忌玄仗玄仗音能存之此其德不虧

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是謂至德至

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

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

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所

謂樂者豈又處京臺華京臺華音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華

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口味煎然芬芳馳騁夷道夷平

釣射鵠鵠音鷦鷯鷦鷯音之謂樂乎鷦鷯鳥名長脰吾所謂樂者人得其

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悲與陽俱

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

戰而懼也先王之道聖人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音以物

役不以情欲亂是故其為曜不忻忻過制其為悲不愷愷音

顧天峻曰雄麗中和之道也

焦吟評淮南之

一觀大已而小

足介其胸襟

是老莊口授

近之氣如扶搖

唐順之評不以

奢為樂句奇而

正蕪即儉也下

引聖人以實之

理上勘評極透

勝無所復思故

肥

聖人

不以

身役

物不

以欲

滑和

以物

役不

以情

欲亂

是故

其為

曜不

忻忻

雅暢擲地金聲

焦誼評人能自
清何處不樂中
蕭子素位而
行若相背而似

手熱評談世俗
之樂攝捕好
人非多人誰能
之情乎如告子
之強制不動心
亦是一着不可
及

蘇清曰斗一段
說破世情馳於
情欲之樂者雖
樂而實悲所以
自誇人能於道
理認真更何物
得以累之

也 傷性 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

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暖少陰之味空穴

也 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

猶以自為不足之人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

矣 樂極亦至也 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旌象傳著旌旌也象牙為牙為

也 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齊靡曼之

色 齊列也靡 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

其為樂也炎炎赫赫然怵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

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

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

也 是猶

是猶

金鉤在春評引
入實皆根理原
王族公近病根
人皆坐味累清
之可深覺者
夢坤云心為
物現馳騁足
之境數句

郭坤曰非喜轉
而和生一句總
妙察其所以不
得形之語又如
霧者察脉病

王世貞云後外
入者曰句深識
內外局地下又

說破世人肺腑
教人下手工
處而又亦忽起

金鉤在春評引
入實皆根理原
王族公近病根
人皆坐味累清
之可深覺者
夢坤云心為
物現馳騁足
之境數句

金鉤在春評引
入實皆根理原
王族公近病根
人皆坐味累清
之可深覺者
夢坤云心為
物現馳騁足
之境數句

黃洪憲云為首
敗之最宜玩味
懷疏作新時
傑出之文
周氏志筆曰淮
南多本文子因
而出入儒墨名
法諸家彼於心
術之論句玄而
又玄
故指我疑許
由
高氏子嘗曰淮
南之放出于莊
列此總是莊子
玄言
焦氏云人心一
而心自有主而
不學則自時故

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
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
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所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
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
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嘗
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
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玄天也玄同言萬物皆受氣如天也耀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也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
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又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
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自得則天

曰適皮以術應
約是也

悼羽武象武
王案

泥池也瀟水
崖也
子午仁評現此
段見聖人胸襟
自是迥別處
蘇轍評說包清
處不以清通性
易性泥之數百
言以為壯世而
言說也

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
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順道為一矣故維游
於江尋海裔海崖也馳要梟建翠蓋要梟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裏皆梟
目視掉羽武象之樂悼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切朝奇麗激珍之音
激有激揚珍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沿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
死囿之走獸與齊民之所以淫洪流涵齊於九民聖人處之不
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性情處窮僻之鄉側
谿谷之間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藁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
茅蓬戶瓮牖採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為戶以破瓮
蔽牖條桑條上為戶樞上漏下淫潤浸比方浸漬也北雪霜霰飢靡浸

夢神評聖人不
雖為人之其不
民不辭者初不
遇差三善惡問
耳若天諸性而
得道何不樂之
有孤氏道人可
為其神只是也
又自不之竟

許慎云主有同
意同德至其交
有一會而公
故曰一定之
貞女專靜而

潭旅蘇蔣蘇漢蘇雲蘇霜蘇貌蘇浸蘇潭之潤以生旅蔣蘇道途於廣澤之中
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以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
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
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
也故夫鳥之啞雅啞雅鵲之惜惜惜惜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
言休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鳥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
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
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
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與
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口有一定之規矩不該方負鈎繩不
之論也一無二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該方負鈎繩不

無非心雖有德
後不復更離故
曰有不易之行
也

王鑒詩此段文
一起一伏伏收
伏故莊氏云人
將夫道雖死生
至火而不為之
變動達局是以
語之乎

表宗通評形神
氣分得極委養
形充氣守神
功何常一時缺
我味節甚楚雖

能曲直雖規矩鉤繩天地之永登立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矩
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懼達而不榮虎高而不机抃盈而不傾机
也傾初明也新而不飢久而不渝渝變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
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不流與化翱翔翱翔猶傾
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斯藏之山藏珠於五
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慊
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
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
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虎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

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蚋負蟲蚊行也。蚋負蟲即細腰之屬也。蠕動蚘作皆知其所喜

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則骨肉無倫矣

去之去道也則骨
肉靡滅無倫匹也
今人之所以眊
携然能視眊然能聽
煖然能聽形體

能抗而自節可屈伸察能分黑白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

客有斤在而神有斤繫者其行也足躋殊坎頭低直木而

不自知也賁賁也楚人謂之賁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

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神也。精神失其相守故在於小。

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急於下在於左則忘於

言盈而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

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今夫狂者不眩避水火之難而越

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

而離其外內之合是故卒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

於連囂精列土之門也連行林而躋躋也於

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

害神清淨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餮及欲之人漠曙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曙

猶鈍膠不
契足也
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弥遠久滯

而不還形閑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清室之閑無是以天下時有

論人入深淵矣
忘念慮寢矣
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愈亟夫精神氣志

者靜而日亢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

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

縱之也若委裘其用之也若癸機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

無不遇也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精神訓精者人之氣神若人之守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窈窕冥冥

莫知其門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

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於是迺別為陰陽離為八

方有寃竟

其故曰莫

知其門也

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於是迺別為陰陽離為八

方有寃竟

其故曰莫

知其門也

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於是迺別為陰陽離為八

方有寃竟

其故曰莫

知其門也

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於是迺別為陰陽離為八

方有寃竟

其故曰莫

知其門也

全其精神者

蘇軾云人身一
小天地理亦其
明人弗知保而
養之至于耳目
重致精神馳騁
亦自失其夫矣

吳文道評即天
地節其章光愛
其神明以見人
首保其精神
意尤切實不漫
更露天根

氣以為和萬物以背為陰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為陰
致太故曰一月而骨始育二月而腠如膏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

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

體以成五藏逆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腎主鼻腎象

龜水也水所以通滿膽主口以處故主口肺主耳肝金也金四

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欬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

之方也象地足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五行春夏秋冬五行金

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

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

膽為雲膽金也金石雲肺為氣肺火也肝為風肝木也木為

為雨腎水也因水故雨或作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

為之主心七也故為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

有峻峻也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

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

鎮星也焚犯角亢則州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

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

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

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胸腹充而嗜欲省

則耳目清聰視達矣耳目清聰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

無華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已之敦志敦志勝而行

王錫爵評把精神氣志五藏五分配極是而文字細密意謂身融如鷄停鷹厚雅有風致

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而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和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附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慾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

直福之開式作一斷案

茅坤云議論鑿々而根究理氣者欲使人之氣越到則所以修壽生也分別善惡間明其人能悟此即所以修壽生何又恨仰承伸若彭祖吐納呼吸若喬松乎

茅坤云此一字即聖人一字

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福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傷也趨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日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人之所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形骸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壽生也言生之厚者何歛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折殞于刑辟之無也無以生為者輕利害之卿除清淨之慾則長壽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總合同統為一道能知一則無一

大

字看但下轉去
殊金

焦然我一物也
物亦物也物也
焦然我亦有何以
相物也不了知
倍錄如何解會
方知名各名理
自是增多人口

之不知也不能知則無一之能知也譬焉處於天下也亦為一
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
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
物也雖然其生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大造化者既
以我為坏環矣將無所遠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吾安知夫
刺矣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
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
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欲生而不事
事治也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
急也論人之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
不急求生也

陶望齡云堯堯
汲水二喻可見
生死之不足甚
憎利害應前五



唐順之評非整
喜怒好憎感動
故曰悲之和云

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
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苦憎利害其間者乎
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情夫造化者之攬掇物也攬掇猶陶
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
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益亦無以異
矣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本生之故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
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澇之家決澇而注之江澇水弗樂也
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澇也亦無以異其在江
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眾水小
去易水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澇水猶澇水也苦猶疾也一說
喜怒好憎感動言各自安其處也及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故曰悲之和云其轉易亦無憎樂也

王鑒評文字如
秋水明月之光

茅坤評心者形
之工而神者心
之室此數句世
人皆知之而不
能存於故估倫
虛靜獨歸之聖
人聖人自是有
獨見獨聞處文
獨道進轉太
玄渺

唐順之評一團
悟机有天空海
外之意

吳默評昭安坡
虛奇嘔精粹如
神明不可受勝
勝光燭種一神
解

黃洪憲評此段
結是孝莊出來
心志專於內以
下句深而玄如
紫珠楚野神物
異品

茅坤評法師登
壇演教天花亂
墜

夫悲樂者德之和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慕也故
曰其生也天行似天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
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難
於德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
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
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
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
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
養和以順於天煬炙也向火中炙與道為際與德為隣際合也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

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
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明白太
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樊籬也芒然彷徨於
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
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杗抱矣杗
猶特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強與特著守其純熟也
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探暇也其利
物故強與特著守其純熟也
故不與物相雜操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有者止之亂
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心志專於內通達耦于
一者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志意渾渾然而往還然
而來軍轉行貌通謂無所為忽然往來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喻無為也

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辨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為糾細者法也以待而然故曰有待而然也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廊愔廊愔厭而虛清立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体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嫱西施猶顯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嫱西施世之顯貌非生人也但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類其像耳目顯醜言極醜也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類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

王世貞評以下
勢若决三江之
小泛千里之
令人爛目奪心
顧天峻云精微
玄妙如鈞天廣
樂帝有仙音百
家諸子往南其

許慎評大澤焚
而不能熱只是
心不為物為所
動故視珍寶珠
玉如石礫非心
真若其然乎
能体認到此乎

有神而不行言不擇其精不勞其神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先質也渾不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其不泯抑揚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其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大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立瞑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無形像之貌居而無空處而無所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後使鬼神言能化也道之容也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後使鬼神人言能化也同形而能使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嬪嬪傳也之者道也形不同道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此精神之所能登假相傳生也於道也假至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呼吸吐故內新能

俞正春評世
清虛負情意
無窮事業工而
情意勝者
焦贛評又入理
致如仙子飛度
洞庭朗吟餘韻
飄飄人耳

卷之二十一
八
十二

形神論今人不知
呼吸之所不知
真久之於道真
時也其心豈
如形之事
外已耶此段文
疑有神語人謂
淮南文難悟矣

神評生木者
天化物首道人
能得道便不物
若物矣

經鳥伸是浴蟻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滑行也
也伸頸伸也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雖眼是非真入之道也
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入之心此真養心也括
使神湧湯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充實也體道入
也魚傷無所賊害也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若合於道生
與物為春言養物也則是有綴宅而無耗精耗精成海也情
害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耗精成海也情
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
雖死情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情
將有所遠徙託託其知其所為任病廢首形生故謂不更也
耳故曰神故形有摩而形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珍而
未始有極極此死也此死也不化者情神化者形神化者得歸於
魚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

五世貞評議論
幻其真如游
聖齊登他人棲
夢育然喪六合

袁宗更評輕天
下數曰是冒頭
迎下分析之有
宛氣不煩絕制

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
形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以生則死矣生者道論道之人若
皆萬物未嘗化也其所以化則化矣化者道也道不化故
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以化則化矣化者道也道不化故
故曰則此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
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
實之入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款而適體之便也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櫟楠不斲素題不枅櫟采也櫟
者不加采飾不枅者不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櫟櫟案之
飯黎霍之羹羹粗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拊形鹿
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愛故舉天下而傳

禹乃細万物者

巫子乃能不死生者

子未楚同友化者

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

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

視龍猶蝦蟇蝦蟇人生不過百年故曰寄死或化不見故曰歸

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

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弟子壺

子持以天壤精神天有也形骸地有也名實不入機發於踵

也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相論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

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僕脊管高子頂膈下迫

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僕脊管下竅也高於頂出

詩模云至人倚

不拔之柱見諸聖人之所為與

入通別堯禹靈

子諸人正其非人

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廼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

廼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廼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

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不可拔搖之柱行於不稟不竭之死學

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桂志死不足以

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遠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終

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

與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凡鷦乎儷儷也斤澤

能出于頃勢位爵祿何足以繫志也晏子與隼杼盟臨死地而

之不若耳

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嬰是從者如也 殖華將戰而死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 殖杞梁也華

如之君戌言苦人圖之壯其勇力 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

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 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

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也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

於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

有國為尊故讓位禮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 子罕

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成樂其也宋人或得玉以獻

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子

我吳皆喪寶也

不如人有其實猶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施 御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

王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

事順之評許由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務光古未傳

王世貞云以大義大言明至論之旨令人仍仍不能目得如六真神犀燭水府照見神妖鬼神黃其憲云人不

仍仍然知其盆甌之足羞也仍不志之貌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甌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執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國藉也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履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美過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也今贅人教倉予人河水精賜也教地名舍者殺我地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箴箴類有其井一實也篇管受穀器也非家人之井水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道訓大憂內

破陰憂易心萌生狂則神不守宅而前依後之此皆六根六塵在眼易其中而喜怒愛因逐於輪更解更極為講日以心開何時可出迷塗于火宅登彼岸於波哉是夫也悲夫

出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智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昧暗厭也楚人謂厭為昧論無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系者揭鑊鑊車魚龍土所役也揭竿也鑊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戰如益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殊越下則脫然而喜矣休蔭也脫舒也言辭人之得小休忍則氣得舒故喜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架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卷攣也局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卧極夜者寧於一噲故之樂然不得此長夜之樂也

此清淨無為
而入至道之
意

顧天峻評云論
至道極是聖人
所欲便不
論距但外遠其
形數句亦未甚
受

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
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
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為墻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為
冰乎。自無曉有。自有曉無。自無曉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曉
無從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
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治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
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下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外。論
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
為之內道微也。能知太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
也。故曰至貴。與世交。本情以合流俗。故曰雖欲心禁之以度心
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修稽。直雕琢其性
矯拂其情。以與世交。與世入交接也。故曰雖欲心禁之以度心
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

夢坤評人多難
其其情以合流
俗與世交接惟
達至道者不然
予以至道之人
上也。奏奏者亦
次也。至于清遠
規矩輪樂。緣
又下之下矣

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鎮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
悲人。悲哀也。謂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
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
之情性則無有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則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
所欲而不得也。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則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
言皆為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
意而度制。無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
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不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閑其所樂。是猶
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
不塞其園坦。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
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死

李路道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曜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曜先王之道勝故肥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閑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浹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殫不通形性屈竭也

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處太廓之宇游無極之野極盡也登太皇馬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馬太一也天之神也豈為貪富肥曜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

秦宗道評議論
將七深入理境

焦端云至人朝
敬而見獨故能
適情自非至人
誰能知之故知
其無用而句論
極確當

有王女飛仙之
能現者而腹生
風

大
驚大蛇長數
丈

也。已雖欲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當能以義自止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蛇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蛇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蛇

以上看中國得而棄之無用得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希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貪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也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居貪開道來受鐘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虐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姊好色曰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美好體曰豔獻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遂為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桓公甘易牙立庶曰亂四世者美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不以時葵用專任國政專任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

六十日而殞。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土地。胡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使此五君者適情辭。

茅坤云：適情辭，餘以已為度。又法戎未適秦，秦伐得其土地，貪地也。使此五君者適情辭，胸世主不免世患，故以湯止沸。乃不止止之。之本在于去火。人能滅却心頭火，自登太皇焉。太一矣。

學射者不治矢也。術者非轡不行。學術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凍，夏日之熱，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楚霸也。楚人謂扇為簾。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

湯賈尹云：不若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末造。

朱之審評正見。禮義與于衰世。

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忤。忤害也。音寘。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反責。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為銖。其歌樂而無轉

茅坤評：太古之世，混冥太朴，未散至堯舜以後，智識日開，無禮義誰以治矣。聖人神而化之。

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有財之貴，而詐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廼有曾參孝已之笑，而生盜跖

此民宜之豈有
矯強其間居
今之世而後古
之近是執而不
通難與言化
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

又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抽據也備後坦也有詭文繁繡弱錫
羅紈羅紈細布也又有管籥跣此後短也跣短褐不完者也管籥也跣偶

王世貞云其化
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
入陰此造化之
鳥鵲鵲也水黨為鸞青鸞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

以易識者世傳
有化書一部皆
此理存焉
視除入陽
夫胡人見賡賡音裴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

義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
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
親太公曰魯後此弱矣尊親者親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
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其

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曰
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桓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
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稽丘生乎象楮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炮

烙生乎熱升庖人進炙于紂熱以為惡以熱升子路橙蒸弱而
受牛謝橙舉也升出溺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輿贖人

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
路受而勸德子輿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

於論者也由此觀之蕪有附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
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僥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

民俗廣廈闊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愛高山險阻

宋宗道云蕪
本美德君子
念辭讓之直其
弊至於止善
辭讓之人少而
趣實之人多也
然則君子功有
所歸受者亦無

十

習孔教云此篇以齊信題篇故雜引宙宇物類之不齊而齊之無由相通矣

可以摘

的
簍篋不可以持屋簍篋
簍篋也

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

速公

言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

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亟食不如簞犧牛牷毛宜於廟牲其

於以致雨不若黑輒

黑鰐神蛇也潛於溪澗
蓋能以雲雨喚音矣

由此觀之物無貴

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

也夫玉璞不馱厚黑粉不馱白角

不欹角魚力無羽薄間之覆用也漆

不戢黑粉不戢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表

與聖衰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為常者也驥若

舟車楮肆窮廬致有所宜也

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
驛泥地宜楫草野宜劣蘆
故老子

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沉鳥於淵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

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

工其道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

其事事宜其械宜其用宜其人澤皇織岡陵阪耕田得以

以下引堯之
治天下布明
衆職用宜其
人職宜其用
之字沛大不
群不事百著
其大意歸之
齊俗

黃帝書云風
遇之其確切
初讀之似不
再玩之理細
入人下易到

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
播棊九於地負者走澤方者處高客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
若風之遇蕭蕭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優猗得茂木不
舍而亢恒恒相得垂垂系防弗去而緣恒恒勝也墜墜也物莫避其
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
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
治國若虛虛國若不足存國若有余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
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徵於末也有余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
不足者非無員也民躁而費費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
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

顧天峻云此段
分別治亂存亡
之形布列目前
昭去見可

此見起處
寧性之意

見人皆格下
所皆皆本
於所化

攻仁入行而
道術遷化人
歸而浮橫

惟聖人不失

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
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
道原人之性魚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璞也璞珍羗氏焚君嬰
兒生皆同聲羗束戎少南夷焚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駢象狄駢
傳狄駢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從國則不能
知其故俗由以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
竹之性浮殘以爲燔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
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
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
於若性若性合於也性故日月欬明浮雲蓋之河水欬清沙石

惟聖人不失

於若性

故日月欬明

浮雲蓋之

河水欬清

沙石

卷三

藏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寢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

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勅而惑。營避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流。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與忘行也。而服汝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

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

堯之舉舜也決之於自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

是釋術數而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滯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

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興智昏

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

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失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
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善者必以取予明之目

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庶天下之
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
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

若水之下流湮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

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聚愈

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皙賢於智伯之大鍾智伯以大鍾滅仇由

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

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與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

朋友處睦而少敬也烈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脣中國軟血也所

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勿置酒人頭中飲以相

搦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髡髮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

野髮以象束髮也括結也并替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

於四達之衢拂故今之國都男女切畸時足肩摩於道其於俗

王世貞云凡事當以誠心為主不在教飾於後文之未事君事親屬友皆足物也

湯賓尹云亦各適其宜各致其治而已

有又此禮盛禮又何異

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檢悅之俗

相反檢悅北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

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

遠越王勾踐削髮文身無皮弁搢晉笏之服史斥以爲鬻冠也播服於功佩玉也

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終體

拖髮拖髮也箕踞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

袍裾衰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特

罕之裘常以帶劔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

各同其俗不魯孔失其宜皆同子也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以治

茅坤曰喪禮大
事也君子不以
天下儉其親親
悲哀抱於情樂
推相于卷二句
得之

蘇轍曰喪禮至
大人子之報本
追遠其制如
如漢文帝易三
年而日且不為
盛治之累執

禮順之曰順叙
以下文勢浩蕩
不可掛挂而理
切情真

許慎曰上古之
世大無未散短
葬為聖人也其
葬禮亦各儉而
不奢係秦之始
皇葬于殤山窮
四海之力以修
枯骨平為項羽
所掘牧於所燒
亦何益夫

迂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徒保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
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
文而仁發情以見容排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
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
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以始而務以
行相反之制五練之服五練謂三年服九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葬
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慶重不失於適誹
謗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艱還之禮也謀謀采齊肆夏
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
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蕭揚于戚容羽旌以為

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先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樂
民虛府殫財含珠繡施綸組節束繫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
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理足以收歛美藏而
已昔舜葬蒼梧舜南巡狩死蒼梧葬九禹葬會稽
之山農不易其禹會葬臣於會稽葬山陰明乎死生之分通
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歸
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
誹譽萌於朝是故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
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氏敗
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改啓之知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

禮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雷，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成。

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士德也。夏后氏其社

用松。所樹之木皆取祀戶。春祭先戶，夏祭先廟，其樂夏

簫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時變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

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祀門。秋祭先門，其樂尚青。

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終，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

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

此列聖因時
從俗順宜
體處

茅坤云：前所
自見，則便申之

足以覆形，從地埤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偶

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禮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踐短之鞵

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

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

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天道之得也

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

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

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

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

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

朱之蕃云：聖人
制制万物，自
一定不易之理
執一以銜之而
已，現其精入玄
宜為白也，分虛

明曰

吳默曰礼义之
不若道德者處
明說出

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
之本此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
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
譬若廟狗土龍之始成廟狗束廟為狗以謝
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綃以綺
繡纏以朱絛尸祝衾衾衾衾純服衾
墨衾衣也大夫端冕端冕
冠也以送迎之及
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出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
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
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
木主也海內
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
晷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于

又曰此聖人因
時世而為礼义
之言

蘇潘曰工匠人
制廟室分刻各
有妙處有机关
聖人之裁制物
也亦如是矣

許慎曰礼与俗
更事與法後移
古以來莫不知
是故執古以泥
今者陋矣

秦宗道云術難
不同而其妙處
各有机存焉

戚而笑鑊捕鑊所知三年非一日是後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
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示名一絃
余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
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
發儀弩招類也射百發遠
更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
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易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
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
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
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故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
貴在焉爾故梁父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
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辨士言其可聽也其所以言

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辨士言其可聽也其所以言

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辨士言其可聽也其所以言

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辨士言其可聽也其所以言

不可形也。淳均之飭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歐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屬汝陽人爲伯入令得道而仙亦誦子上谷人病疔入山道人輕舉假上也。三帝三王經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

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藉靈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剎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撲玉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負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徂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

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率陰潼鄉鉗且得道以處崑崙崑崙崑崙山也居崑崙也得仙道身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造父以御馬造父弄以之

射。僂。以。之。斲。斲。東。明。也。平。爲。者。各。興。而。昭。道。者。一。也。太。豐。道。以。通。
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而。屠。牛。而。烹。
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葑。煎。熬。燎。炙。齊。位。萬。方。其。本。一。牛。之。體。

伐梗桡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桂檠。披斷撥核。

相及其合道一體也聲聲若絲竹金石之會總同也其曲家其面
不失於體伯樂韓風奏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

焦竑云凡術不
同莫不各有妙
法歷引良工巧
治諸人以明之

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削剗鋸銷陳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鑿鑿鑿堦坊設鑿鑿鑿堦坊鑿設鑿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剗毛屠牛吐齊

之大暑
或髮也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割

始制也。剛磨刀石。

王守仁云此言
为治为学技藝
百工不在法
可傳而刻不可
傳

何則游夫衆虛之間

衆虛之間
剖中理也

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

而非所以巧也。故琴無絃悲之具也。能以成曲。

樂師文

徒絃則不

存乎其人耳

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悲所以爲悲也。若

夫工匠之爲連鐵運

參列唯賜則疑
故曰可傳千人
者其類也此類

開陰閉眩錯連軌：繫也。運開相逆也。

入於冥冥之眇神調

蕭良有云巧之
真者可共之術
所以巧者乃不
傳之道父不能
以教子師不得
以授弟由是且
知吾道乎

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肆而形乎絞者兄不能以愈弟今夫爲

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治者。此

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

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

之君蕭條淨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定世

各是其是而非其所非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

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未始有是也有悖於心者而未始有非

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一者也。去非者非此抑施也。

施穀
三并
令
公
省
之
并
令
戎
未
必
不
食
之
乙
戎
未
及
不

曲也。去竹於心者也。竹方我必不合。齊人曾合於我。未

非於他也至是之是無非至之非無是也真是也

天下或有是
禮又而非道
德者

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

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

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是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

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裕撓也為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社宮壁跌社至平公左社中宮壁

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平公曰舍之以以為寡人失孔子聞之

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非臣

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

於密子者密子子賤者也賓出密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

也撥慢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

所去序其功也

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伯天峻云魯又

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

二人其母不哭

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杞

者薄而於婦人

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

出於母則為夫

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

如豕所居高也

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而待物庸詎知所

類

自闕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由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

王整云所視所

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

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

王守仁云不主自見而徇見聞亦此類也

而輿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

南北所居聆聆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刑然忽不得復迷惑也

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俛諶之見風也侯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旗五丈無須吏之間足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

免矣無為以待有為免世難免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

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

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

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

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脢者使之匠鑊長匠以指揮者春者

使之負土春強者任負重任負重恥者使之堆目不正偃者使之塗偃人塗地

王錫爵云引伊尹興土功一事為証伊尹未公何於然杜撰却妙

宋之云云事難易後故人人可也若能若所難能之事而求修乎一人則人之可用者鮮矣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遠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已求備於下也

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輕

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剝

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長弘師曠先知禍福

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辨抗辭別同異離堅

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折詭異之言以不可以眾同道也北人無

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不可以為世儀曹

般墨子以木為鳥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

王守仁云世主用人不知惟才

世之有才者宜

晚舉汪慕高
人良以希牲代
之所為甚至所
用非將賢所賢
非所用皆其所
天至者

陶望齡曰道術
之可公行與慶
量之可傳一也

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契輕重
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
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不可傳
也故國治可愚守也而軍制不可與權用也夫待騶囊騶囊良馬飛兔其子囊飛兔而
駕之則世莫乘車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嫱而為配
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嫱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
有而竝用之夫騶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里也
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
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
飾智而詐上犯刑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

焦贛曰道德與
禮義之去若日
月室宅之居

朱之蕃曰聖人
盡道於已而聽
之於人

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鳴獸窮則卑喙觸人窮則詐此之
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沔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
不眩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
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
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更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
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
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擗笏杖受以臨朝受休杖也武王既沒
殷王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
負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
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

即上文論聖之意

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谷鉞晉文公合諸侯以章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執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培屋後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形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茲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時失宜也故六騏驎馬駢駢駢駢比羅以濟江河不若窺木便者窺空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難

茅坤云聖賢事不同生死各

愚以有主者為主不肯一毛背之若執然以泥彼者失之天

許慎云議論雖切極深聖賢心雖同以謙遜要離其其較廣

王守仁云聖賢操行不同只是自成其是而已

若又以此者非生者孰肯等而之者然則聖賢之心幾不白于天矣夫殷之三仁孔子同謂之仁樊原心之論表宗道云楊子

八解朝用此法

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仕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抗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離吳王閼閼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後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後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後管晏視伯夷則難矣後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趙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耐超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後車自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

孟子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胡飲

水斗斗而不足鯽魚汚鯽善鮪委入口若露而死鯽魚名智伯有

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也足曰贍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

慊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慊恨也由必觀之則趨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

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

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着以

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升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孤

狸主穴巢者集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趙舍行藏亦

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故以道

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

茅坤云極治之世雖一鰥一鰥

湯賓尹云聖人治天下不脩治狗是非之迹而中而已

為而治先時茅溪不而承像不

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

高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瑇瑁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

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虛煩撓以為慧爭為倖辨久積而不決

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之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犬

大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

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

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

撙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刑不生安樂無事而天

下均平故孔丘魯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

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

此即以道德治者

楊道廣云云子
補叙有法適蒙
世之風聲習尚
令人慨嘆

袁宗道云澆淳
散利風俗愈趨
愈下亦世運為
之也大有荷不
得而不派于煩
者亦有風會日
入于薄者不可
一例視之

財不積於養主之具澆天下之淳澆淳也析天下之濞濞特服馬
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入
失其情性於是迺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
荊吳芬馨鹽音其口荊吳國也芬珍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
其耳趨舍行義禮節音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縻沸豪亂暮行
逐利煩挐澆淺澆淳也既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
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錦也馬飾傳旌象帷幕茵席
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解札索菽飲水
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索短褐不掩形而煬煬
口煬炙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與僇

蘇滂曰守正循
理延君子之所
當然至於飢寒
之患豈所計哉
然奸邪之徒性
藉口以為實
不知守道之君
子有斷然獨見
處

蘇滂曰淮南一
書世間說異壤
奇之事其義者
其文富物事之
類無所不我大
較歸之於道觀
此段文字諒夫

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循
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
原而壅其流也夫瑠瑠鏤刻傷農事者也錦繡繁組害女工者
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寧不犯
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
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
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於陵阪上
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隣國之人溺尚猶哀
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隣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
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

王伯智云此論
治道最精深

楊道賓云借物
理來喻言中

王道坤云此篇
與說山同聚於
淘金臨池探用

吳昌曰契刻
松板板墮鈎于
中流也

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

暴亂起和門求水莫不與者所撓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

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

利不足也生子殺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故世

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

說林訓也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流遺其紉遽契其舟桅

契刻也桅松弦板也墮鈎於中流刻下幕薄而求之其不知物

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鈎於其所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

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暴戾之

土龍疾疫之芻靈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曹氏之裂布

錄求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為曹今俗間以始織

緒蟬瘡則愈故蟬者貴之半蟬曰璜璜以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足以蹙

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行蹙履也待所蹙而行者則不智所知

者漏矣然所不知而後明漏狹知所不知以成名矣游者以足蹙以手拈

不得其數愈蹙愈敗猶汶也及其能游者非未足者矣鳥

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

母貽首者鏡母予臂者獲母賞越人童甫非其用也童甫越人

楊維禎曰此論斷髮推固百病不能自桮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光其耻

王常曰說山說
林一篇所以為
佳者詞不費而
意了然

楊維禎曰此論
人能有所為而
用冠為

不能致此字宙
常
蘇潘曰狗豕肥
則享之故近其
死鳳凰非聖德
之君不能致故
曰莫之能致性
字宙常理

王世貞曰此即
老子上德無為

喻人能有所為
而不能自為也
狗彘不擇羶
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
偷取也顧反也肥則
享之故近其死也
也
月照天下
餓於虜諸騰蛇游霧而殆於卿
即卿
食於虜諸殆猶畏也卿蛆蟻蟻不雅謂之蟻蟹之
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卿蛆也蛆音直
服於雛
禮能有脩短也
雛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
雛禮爾雅謂禪蓋秦人謂之祀祝間
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
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
莫壽於鵲子而彭祖為夭矣
歸鳩子
去所寄歸所上故曰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
曰以為夭論語曰竊比於我彭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僊
者言不如殤子
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
早歸神明矣
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
不怒乃是怒不
為是為也
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嫌至言不聞至樂不
視於無形則得其所

說極方妙



至音不叫
大匠不斷大豆不具大勇不鬪
憊快則譟呼不
憊巨之器大勇人聞
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北宮大簇
自畏之不復鬪之
之北商無更調焉
更改
以瓦鉦
者全以金鉦者踈以玉鉦者
發鉦者提馬錐家謂之投鉦金者
金步除暖者刺暖走發者疾也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
掘所重謂金與玉
掘氣不安祥也
逐獸者目不見太山
見獸
而巳嗜慾在外則明所
敵矣
敵者見利
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
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策者
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
策四十
以占吉凶可以問於
數數款卜筮者也
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
所極同
也日出湯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涓更之間像人之頸像猶人
意欲學術龍而皆欲學術焉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

王慈王曰父子
相危如楚平王
賈獻公之類方
代而下人猶以
為口實

用也解門以為新寒井以為白人之後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
水火相憎在其間五味以和
骨肉相愛說賊問之而父子相危
養鷹猶削足而適履殺其頭以
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
割砥礪之力倏免得而獵犬亨高飛盡而強弩藏不復
驢致千里而不飛與糧糧多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
幸遇火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鸞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

王慈王曰此言
王靜之學要在
心上理會

朱之審云以理
勝欲其機如坎

董粉曰設機獲
鼠機動則得鼠
沈鈞浮杭之動
則清由董著

欲歲之饑荒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
可以為正匿猶川竭而谷虛虛無丘夷而淵塞夷平塞唇竭而
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釣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
以為絺冠則戴致之絺則簦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
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
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心失其志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
况疏遠乎聖人之與道猶猴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其卿
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揅不
能敵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揅輕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
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壅塞江也鸞者見虎而不走非

詩云我在我華
此物理機動應
感之妙

湯賓尹云財物
各得其偏論人
有能有不能也

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輒元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
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
也則得魚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魚而不能方
蛇牀臭謂許由無德鳥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人莫不
奮於其耐不足以免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
馬則文不能足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
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治上駢生耳
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
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
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號璣顙亦骨也而世弗

元

許應元曰舌之
與齒三句亦集
能勝剛之譬
王世貞曰淮南
叙事錯雜然物
理勘破一言一
句皆清真神乃
皮肉之言

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叛倉者不為之多飯臨
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
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舌之
與齒孰先隴也隴摩也鏐之與刀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
今蟬之與蛇蠶之與蠟蠟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蛇與蠟畏蛇
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聾者
不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清其熱觀書
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
今無蟬墮蟬墮車類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
不知吹人無其君形者也君音君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
但讀燕

姚寬曰連引物類博而不煩適而有條
施仁曰諸引物理言中義所謂難而不糾者胡時化假譬取象匪類殊形家鑒者百事百物之室纂纂著為說林一言

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
飯之乳狗之噬虎也伏鷄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
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殷也響濁則聲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不聞其情
欲發泄於外故其筆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
中心易測度知也亦不可聽用也渡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至
適不可聽用也
也極亦至也
互文耳也
佳入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東栗
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
貧者未必廉苗類繁而不可為絮即所謂蘆花絮也賡
焚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獲繩繩
也昇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

即賢曰此言即小可以知大來
隆多標竊百家而文法錯綜旋
得好
機文照曰物理曲盡其妙非胸中丘壑筆下龍蛇者不能措詞
王維隆曰此言小有所者大有所貫句句曲盡物情

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內復隨溝輪復其
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羊肉不慕螳其所以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醢
酸不慕蚋其所以慕於醢酸嘗一饔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
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水
陂而一頃之陂可以准四頃大小之衰然也衰差明月之光足以
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
之外書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虞
而射之故能治鼠穴而環里閭潰小炮報而發煙疽炮而氣也
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環里閭潰小炮而發煙疽報而發煙疽炮而氣也
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榛栗者虞
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堦防便也堦防王子慶忌足躡麋鹿

異然曰為則同
而其為則異順
逆之道也

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
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

陶望齡曰援引
形容最妙

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
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故老者
慕之而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弱作難孔子而
為之師故使小人之嚮尚矜
大使華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
有文章
使人來使人來蟻蚋之捷來蟻蚋蟻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
以其操捷來使擊而取之行一棊不
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
底也天下弗

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
矣篙槳船以篙渡江篙沒因
以江水為蓋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

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叩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難

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鑒
汚也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

能死之鬼善行病人巫盜賊之醜吠狗
醜猶
也無鄉之社易為黍

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不禋于神而卒祀之
不之故易為黍肉為求福也鼈無耳而目

不可以瞽精於明也不可瞽
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

也不可以察
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知
父貌不夢見像無

呂祖謙曰思則
見之于夢子而
思親天性固然
遺腹子雖思其
父目初不見其
像故也此人情
之尤切者

形於目也不見
父像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
人不可為
足益甚虎猛獸
不可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燕也桑扈情雀
馬不竊脂秦通

峭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大梁開秦通治峭塞開知
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餓馬在廐寂

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廢矢引張引
也遺

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道關不可復

亡狂寒不可再適也微因以權安出開寒野行亡環可以喻

貧不可以輪條亦可以為縶不必以紉數也紉音巡日月不

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鷺鳥不雙循繩而斷則不

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表則不惑損年則憊于第益

年則疑如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

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聚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

時而墜墜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

適適乃為失適又死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

其適亡無也言不凍湯沐具而蟻風相弔大屢成而燕雀相賀

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

直德秀曰此亦可謂長於紀宇宙物情措詞調遣纖悉畢備皆人道云云紀物理百態雖皆說山一篇之不

凌約曰援引錯綜讀之歷歷如

湯贊尹曰物數各有相成之理

壯見物同而用之異壯門也蟪食而不飲二十三日而化蟬飲

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蟬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菰石而

死蟪食之而不餓一日能殺鼠魚食已菽而死鼠食之而肥

名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

瓦瓦得大則破竹得小浸則死揚堞而款弭塵被裘而以髮翼若適衣而已

式堞土堞也楚人搗竹有大弗鑽不焦土中有水弗掘無泉

象之病人之寶也以自疾故入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護寶之

者乎人之利欲為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

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執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

自竭先不達猶以火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却以

援人無自熱爛也

吳然曰人之性
情不同故其俗
尚亦異

王守仁曰今家
州人積業轉愈
眾世之名之為
迷也

王世貞曰言見
大斯知小者之

然也。然於情色故曰有所西方之保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也。同

也。保國在一。轉。炭燠一轉一挺也。掇之則爛指。万石俱燠。去之十

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

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異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

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有以餘死者而禁天

下之食。有以軍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雖經晉不

吳不。斷水。釣者靜之。厭者叩舟。罩者抑之。聖者舉之。為之異。得魚

一也。魚聞擊舟聲藏菜下壅而取之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

見麋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獨

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關於大國之間。畏見。兩鹿不關於伏兕

之旁。畏見。佐祭者得嘗。牧鬪者得傷。陰不祥之水為雷電所撲

者擊也。或謂家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簪。頭風與空木之瑟

名同實異也。頭中風空木瑟其。日月欽明而浮雲蓋之。蘭之款

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陶武也。陶靡也

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不印。土壤布在田能者以

為富。能動者猶植嘉。予拙弱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金玉雖

如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王。上有年者下必有月

以類而取之。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為不

而塵堞。疎屠者。災霍為車者。步行陶者。用鉢盆。匠人處狹廬為

者不得用。用者弗用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較立三十輻各

者不得用。用者弗用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較立三十輻各

者不得用。用者弗用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較立三十輻各

富貴凡人情莫不如此

王世貞曰成應之機捷為影響

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幅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町宜而有所不施橋柚有鄉霍歡常有叢默同是者相後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目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尋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皮將弗親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生不畏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的的者獲提提者中明也為衆所見故獲提之安也若鳥不飛數不徒提安時故為人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于衆人若不足者失若虛之貌未嘗稼穡滿倉未嘗桑絲滿囊

許應元曰人之智多愚於有所感也

得之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陽慈太上不上小人常有病不義之祥流入海神湧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旁光不者也王者所封神虎不令宿亂小人得土其上者也升俎旁光胞也俎頭之矢唯知昂駁不入牲牲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筵軟快之至冬而不知去寒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衣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上長山未必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有金喻聖人出滿堂之坐視鈎各異滿堂坐人視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環帶一也鈎與環帶一法也獻公之賢欺于驪姬殺申叔孫之類雖異所用者同智欺於堅牛三日不食而飢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君子有酒酈人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謂之佞人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鎗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

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也使利輻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通

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也干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

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家大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

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也

植德秀曰用人如治器之善也習教曰用人不附善用入者若蚡之足眾而不相害若唇之與齒堅柔

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也清醎之羹始於耒耜醎清也黼黻之美

在於紵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衣也布之新不知紵紵之羹不如布或

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獸業補付也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醜頰也室

以禦故醜室者在頰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識之也非馬齒非牛曉

檀根非倚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

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

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頰頰鼠在壇庭為壇中燒

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也再

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母曰不幸

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驚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而不至故曰何驚

也使人無渡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

也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為蠶子為蠶水蠶化為蠶也子

子結蠶水免螫為蠶免所螫草蠶在其心中化為物之所為出

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璧燭膏燭

澤也燭光捕澤喻光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

厚順之曰不滑其勢雖真知亦无所用

冥默曰言成事者性出於不意斯為前之

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冬水可折。夏水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水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久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急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癸亡。言馬亡不可癸亡。限而求。麟也。從人謂之麟。音麟。雖欲豫就酒不懷。犀首。犀鼠。穴。

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隱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楚潤。礎。柱下石。伏斧。握鬼絲。死所生者。亡故也。一家失燠。標。百家比燒。說。夫陰謀百。

吳點曰此言事有先機而見

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甌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更以得鳥。無鉏之釣。不更以得魚。遇

黃頤之曰數句皆大机之門然而然者物之形異質而天機之動一也然則口鶴壽三句見脩短各得其志亦是莊子大意一機

湯賈尹云登引喻意式對主客意味

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寸。龜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也。構謀也。幸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也。狂馬不觸木。制狗不自投於河。雖鰥鮒而不自陷。又况人乎。鰥鮒。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獾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進食鹽而先獾飲酒。而助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為杖。第心也。所欲毀鐘為鐸。鐸。大鈴。金口。水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杖。舟尾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斨斷。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舟能沉。能利溺人者。利人也。

蘇濟評言：有
朱之審曰：說到
痛切處令人一
讀十起非旬且
且取辨目前之
所難到
蕭良有曰：此言
物之聚散交感
之理
其點曰：有刺
之意而自為
人可為拔木
根之資

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加足是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
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言我見者欲與我市非
也警毀以水和水不更食一弦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駿馬
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損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
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赤肉縣則
烏鵲集鷹隼擊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
其器食其美者不折其枝鑒其源者竭其本者枯交盡不暢
運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陽達也不涸達至也交止也臨河而
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蠅之病而我之利虎爪家牙禽
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醉

翁正春曰：此是
的確論
蕭良有曰：情詞
立意自古未有
道此者
吳默曰：絕似戰
國策語

而行之故謂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
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虎於陰衆人虎於陽聖人行於
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
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食焉君
國君養焉以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於枯
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寅立無壑泉源不溥言汙
水名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源不涸溥也尋常之谿貫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
之如玉石見之暗晦必留其謀王之與石言可別也闇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
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
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墮而兩人傷負抱也善舉事者若乘舟

唐順之曰：得之
於賈生語
二十九上品家華平

而悲謫一人隕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

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紱者

必有麻削言有成必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大

鵬也鵬也謂水上有魚今出沸波攫而

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

主術篇曰兵發機於志莫和為下言匹夫志勇蛇螫人傳以和

意出死必戰攻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螭蛇螫人傳以和

董則愈為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

暴而待暴夏曰中甚熱暑涼時言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

日在西方桑榆間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

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

有詭詭不非規矩不能定方負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

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為後乃見善游焉奔乃見良御善游必

厚順之曰淮南

一書九四義

靈之意見靈草

木之細壞奇說

異足以駭人耳

其者无不悉列

其間

黃洪憲曰此書

雖云抽寫物理

却是許及詩

顧天峻曰淮南

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鉤而鍛者

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

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太山

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蠶反

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也害也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

錫爵曰莊子

中而文法有過

王翬曰叙物情

物情如以之

何由羅致宇宙

力致天下之事

劉安手執然非

一書曰虎偏居

錫爵曰莊子

中而文法有過

王翬曰叙物情

物情如以之

何由羅致宇宙

力致天下之事

劉安手執然非

一書曰虎偏居

錫爵曰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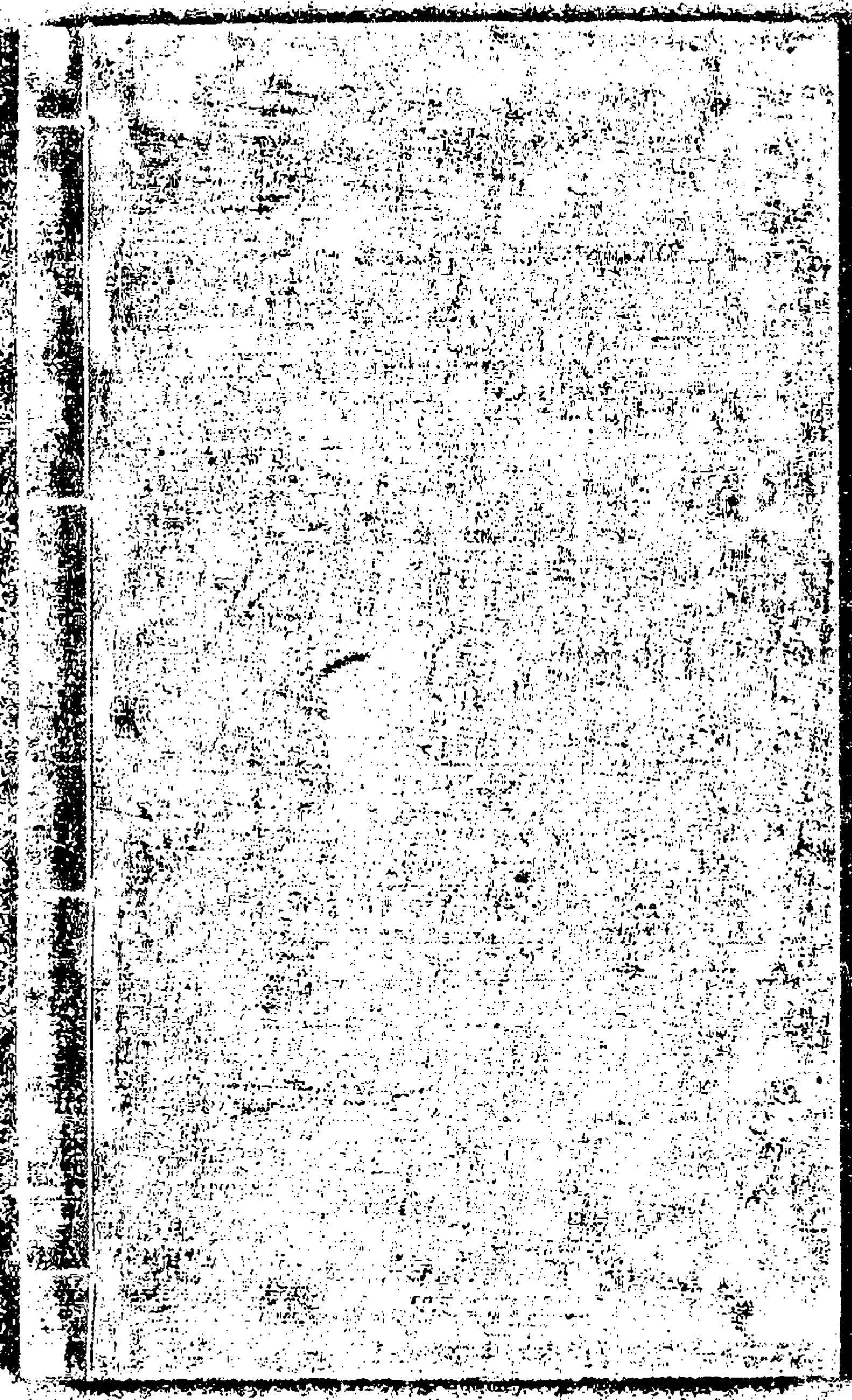
以氣勝故其文
浩湯尤涯而南
中出詩佳南以
照勝故其文意
致八而論中
生喻諸者不待
其音却有以難
病之殊失矣
王備曰此段因
物境物之
汪道坤曰楊墨
之哭泣萬意最
微細就物上詳
之楊墨之心
不曰矣

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
不休。跛鼈千里。尺也。跬猶累積不輟。可成立阜。輟止城成於土木
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入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
弗得。疏猶數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徒朝視夕
者。移徙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猶
也。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市以南。可以北。道九達墨子見練
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
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変鳥不千防者。
雖近弗射者。鳥無之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酤酒而
酸。買肉而臭。然沽酒買肉。不離唇舌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故曰不釋也

茅費曰探入人
情一軸亦堪與
取富之法
才坤曰悉取物
理如探囊取物
隨取隨足隨寔
隨真

施仁曰快景焉
情字字若余讀
孝而尋其

以訴應訴。以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
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
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湊則具擢對。旱則備土
龍。龍對貯水器也。龍土龍致雨物也臨苗之女。織紵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苗齊
也。室有美蓉。繒為之纂繹。不密綴志微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
微羽正音。小人軫和切適。舉坐而善。微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
不知不入其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軾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
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
而挫其枝。病也魯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解梓者。不在於捌格
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聽巨者志
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累老。莫之疾也。賊心



MAY 11 1931

新鐫翰林三快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九卷
佛大學哈佛

湯賓尹曰治統

正月亦春秋最

持冠周月意也

首原順時養性

之本後言天和

神全之道若人

若宜為一適量

之聖右

呂氏春秋

本生

始主之者。人地養成之人者也。始初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

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以官

之所自立也。官正也。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

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時為立之矣。於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

從吾

焦

竊

書

館

校

正

印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岫

朱之蕃

圈點

趙以失曰以物
喻性得之于孟
子之論

為立官之法也。譬之若脩兵者以備寇也。今脩兵而反以自故則亦失所為脩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自亡也亦失其所為脩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相讀曰骨。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

使天折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以養人也。世

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
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者天無為

身役物有為者則以物役身則不知輕重也
輕喻物不知輕重

故曰武者多以性養物也

則重者爲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重無不貶以少爲瘠憊以

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弊且猶能治病者

也。今而聲於斗耳。惠之必兼。謙缺一惠之則吏人隳耳。必弗惠以

故不當以己之見去其見之可去者而為見以高

聽也。布方色也。此目視之。必嫌巴袷之見。使人盲。必弗示收。不

表了凡四書

珠峭以養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

恒養物則友以味也利於生則取之害於生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

留止公聲ニ茲未レ一ニ之ニ武ニ者ニ威ニ曰ニ夜ニ來ニ幸ニ而ニ等ニ之ニ則ニ隨ニ焉ニ通ニ流ニ

於性則不能
 三其放聲自
 也之意云
 駭一不工
 見
 逸不

近魚性惡得不傷病也 萬人擗考共其一招招無不

中招磚的也衆人所見會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華以

以利己而害人之說，
以生利而害民之說，
皆欲長生久視。
謂故生
以便一己之私，
無不長。
便利也。利其生。
故聖人之制萬物，

此作一以三爲二，性故生，長久也。古語云：二帶一朱。

也。以全其天也。也。天全則和。和則美。耳聰耳。鼻臭。鼻口

乳子物故曰高乳子物故曰高飲矣三百六十節飲矣三百六十節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時行焉是其時行焉是其

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戢不知順帝之則故青圃乎天

地神獲乎宇宙其德皆獲彼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

受猶承也是美和神全之看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上為天子而不

驕戰戰栗栗也故堯戒曰下為匹夫而不憚憚讀愛閭之此之謂

全德之人其德行并降無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知持

之道以至破亡故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賤

無勢不能致情致之物破曰難也於禮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

以自佚門用輦此驕佚之務也命之曰招廢之機招至也廢

相疆命之曰爛湯之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為

之食也之爛湯靡暑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斤

不務也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于塗

有之上有絢盼之樂芳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

豎衛靈公北朝於晉宿於濮上夜開水中有器之音延使師

消以聲為其音靈公至晉國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

以樂君遂使洧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紂

之大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地在

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滅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

者當貴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

其寶也誇虛也非以為輕富貴也虛名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

也福不可不察也

米之香曰中竅
之語而詞氣更
雅健高古為
世文字之祖

謂堯時方因善德舜時舉陶周時伯夷漢時曰非夸以名也為

其寶也誇虛也非以為輕富貴也虛名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

也福不可不察也

也福不可不察也

馬氏吉曰先以
盛衰引起此意
甚顯為高古

楊道真曰照莊
起語通見完密
無遺處

諸伯秀曰及論
是醒下意心鬼
之取巧者

重已

僅至巧也人不愛僅之巧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僅亮之巧也

無益于已故不愛之也已指雖不如僅指巧也然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漢

之珠崑山之玉燭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王而愛已之一

倉壁小機有之利故也倉壁石旁玉少也珠之不圓者曰機皆

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亦我有而我身也天

也故曰利我亦大夫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此焉論其

所賤人雖尊為天子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附

不足以此已之所賤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論其附

之財不背以已易之論其附富貴所以危也暗明日也言一日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論其附

無為不尚此三者故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
曰有道者之所慎
 字慎無為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不達乎性命之情
而又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
 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
 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聾師目
故枕子以糠其吾昧子目非利之者也聾者不聞雷之聲不
頭顙自怕解謝故過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
也殊猶
甚也
 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
別知也

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已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
 以非求同于已者也故謂之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
 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

故曰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致也惑致之也壽長至常亦必亡然亦以仁義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所召仁與仁義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我所召也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易

罪已其咎也。勅焉桀紂罪人其亡。此論不可不熟。熟猶知也。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鳥獲秦武王力士也能渡千鈞勳。讀曰單。盡也。使五尺堅子引其椹而牛怒所以之順也。怒從也。之至也。世之人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貴人謂公卿大夫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又視。視活也。而

目逆其生欲之何益五者貴人用行淫侈縱欲禁雲反矣天常不順生道日祈施行無不倒逆其生雖欲
長生若鳥獲多力倒引牛尾不能行故曰欲之何益也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猶節也室大則多陰陰室高則多陽多

王元澤曰原先
王之要道見人
君之所當法

申時行曰五者
之物足以養性
聖主未嘗廢之
但適其情性而
已不處太室不
為高臺味不寒
珍衣不厚熱節
乎性也

陰則癢癢逆寒多陽則痿痿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

故先王不處大室為癢不為高臺為痿味不無為傷衣不燂

執燂讀曰賣燂燂熱則理寒理寒理寒則氣不達達通味無

玆則胃充充滿胃充則中大鞅鞅讀曰薄不勝食氣為患病也

中大鞅而氣不達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昔先聖王之

為園圃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心曰園

詩曰園有樹池有水曰池可以詩云王在靈囿樹葉曰園

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一作

燥濕而已矣宮廟也室覆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築土

方而高曰臺有屋曰榭燥謂陽炎濕謂雨露故曰

食醯醢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馳讀如詩地、不言之地同

京鑒馳也又酒正二曰醴齊醴者以
藥與黍相醴不以鍾也獨而律耳
者無不疎飲收
以一句令八佳
省蓋極樂樂也

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

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于性也節猶和也適其情

性而己不過制也

[illegible]

我子劍而靈寶中發于卦也

到自效而日失也色自黃亦自異也王命聖王之所以齊世也

樂與衆同。雖不以樂爲同。而樂其
樂。此也。又曰。五三已。離齊而
其爲樂。其爲樂也。五三已。離齊而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也公正則天下平矣也平和得

於公得猶出也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

公其失之必以徧徧移不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故洪範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

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歸故曰天下

下已天陰陽之和不長一類其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萬民之主

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之於魯詩云隼爾元子

俾侯公曰而勿利也務在利民人有遺芳者而不肯索

支道林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
故曰天下之天
下又不阿一人
者方可為天下
主

呂吉甫曰治天下付之自然一無容心此謂大公

又曰萬物被其澤而不知其然乃語至公

汪鳴鶴曰引桓公用公而伯以私而敗

汪鳴鶴曰叔則焚虐文法變如游龍猶推絕高古可法

遺失曰荆人遺人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

可矣言人謂之而已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

公矣必人故曰至公無所不為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

有其子成遂萬物不以己為己萬物皆彼具澤得其利而莫

知其所以始由後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

後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

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矣

也清甚國人弗諱清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青者何大寡人將

誰屬國也管仲對曰昔者臣竭力盡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

也以知也全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也奚何桓公曰此大事也願

仲父之教寡人也數猶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言敬相公曰鮑

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善管仲名鮑叔牙

之為人也清廉寡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也此方一聞人之過

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忘人之功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

為人也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學之也求猶問也論語醜

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

數育訓厲使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善也志其於物也

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求見

至而見之也此勿已乎則隰朋可也言可用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

者不欲小察察苛不欲小智智則好智小故曰大匠不斲斲

呂吉甫云總收上意而斷其公極凱切

湯贊天曰結語卷古自天字更進一步有無

模範而已不復自斷削也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大庖不豆已不復自列簋豆也大勇不鬪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大兵不寇寇害也若武王之伐紂掃除能服遠不復自聞也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湯之桓公行公去私惡於人之過無所念無用管子而所私也故曰去私也

為五伯長也長其死也國亂民擾五子爭立無主行之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蠹出於戶豎刁易牙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日醉而飾服飾讀曰敕禮肉而日醉於歌整喪紀云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官商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舜猶不能為而况凡人乎



論人

李士來曰通

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太上反諸已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

遠者其推之彌疏疏索求也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

已也適耳目節嗜欲釋知謀去巧故釋亦去也巧而游意乎無

窮之次次事心乎自然之塗塗事治也自然若此則無以害其天

矣身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明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

也也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萬物故知一則應物變化

濶大淵深不可測也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

蒙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

收也收守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

驚鴻無一字
字無一字
塵埃愈讀而一
可善

王元澤曰知道
之言非文人語
也

趙以夫曰文淵
浩蕩堪寄地
你論可以為

申時行曰敗
爛然其錯
何孟春曰言

天下無口過
之謂也

王真中曰敗
一以下教句
截上意不如

便順過無取
王健慎曰明是
以察負後故任

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

也離世不群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無威故知知

一則可動也常務興時周旋不可極也極舉錯以數取與道理

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

也也說人困窮賢者遂與不可匿也任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

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勝也何物之不應應猶應也譬之若街反諸已則

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一作

人故曰殺慘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亡主若桀紂者也呂罪

不自覺也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已故曰功而不衰以至

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民人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

智殊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辨辭以自防禦防禦此不肖王之

以心也亂惑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禮通達也孟子云達則兼

則觀其所進進薦也堯薦舜薦禹傳曰善進善不善薦由至

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善賢也行則止則觀其所

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

為不受非其類喜之以驗其守守謂樂之以驗其僻僻怒之以

驗其節性節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哀之以驗其人人人可哀

苦之以驗其志故曰以驗其志也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

論人也論猶論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何

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也里門郭內則用

人不惑若已無
知人之明徒求
之千人則巧言
偏詞之徒不至
千惑主心者錢
何人耶
簡聖齡曰魏李
允教文侯上相
與此一樣文休
通達也

劉知霖曰嚴論
詩志無能出其
教中

張詩道曰八規

六驗六戚四隱

眼目俱前人求
嘗出有制特
見
王制石曰意甚
妙前語同安頃

有許多微名策
馮叔吉述兩一
聖猶純精奇也

六親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
譬之若逃雨汗魚之而非是。皆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雨也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

師伯招帝堯師子州。一作友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

臣。伊尹臣謂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

師咎犯隨會。咎犯孤偃也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

公枝。大夫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吳王闔閭師伍子胥

文之儀。儀文氏之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

人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

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

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

陳後山後人勸
學父云大而不
知學無物堪此
論若此於草木
意有云云未可
於若此於禽獸
禽若此於蟲土
蟲若此於土

大此云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聞聞無能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見見無能也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言言無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知知無能也聞行妄發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性之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敗數子張魯之節家也節小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駟小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所曲人學於子墨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學於禽滑滑子一作禽滑黎黎子一作禽滑此六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

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改之無鬼凡學必禮也故曰得之心則無禮也故曰得之

呂吉甫曰此段即是教人下手用力處義述句法悉模此理荷卿而情來過

營營疾諷誦疾謹司閫司閫觀驪愉問書意視師權悅順耳目不力不自于逆退思慮求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辨別不苟辨必中法不背苟辨友是得之無矜失之無慙矜自伐必反其本本謂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貴尚死則

劉堅曰尊師不在虛文上如子之自傳習乎之意此論學務推業一段俱是守其師說不目新傳結云所以尊師

敬祭敬祭之術時一作崇節為務四時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園疾灌漑務種樹唐也呂望水園織葩纓結置網捆蒲常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農圖也樹稼也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取魚鰲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與焉慎一作駕街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蠲字一作祭潔潔字一作祭善調口務葷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超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

句便有看處

論明聽後必盡力以充明明聽後師聽後不盡力命之曰替替說義我不

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渙也言學者聽後不盡其力皆叛之

人貧主弗內之於朝猶民背國說義不擲其師猶臣叛君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為交友故教也者

家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

莫大於教以仁義之利教然後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

大於學成身遂為君子以致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

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

天下正者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

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

入大學祭先聖則蓋嘗為師者弗臣附以目然尊尊師也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用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

知其所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

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咎殃也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

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則失寶之

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為水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

之聲則若霆為絳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不樂以此駭心氣動耳目

提蕩生則可笑生性也以此為樂則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

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好為貴

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鍾磬管蕭之音以鉦

湯實尸曰大樂以和民清治之陰替係之故樂之休而民情之安其類殊者無他止之所或音與耳豈曰聲音而已哉此其處包括殆盡

支道林曰自古

至王作樂以振

聲滯以宣淫

無有詭異堪奇

古樂不作為大
也樂附俗樂
注疎魂斯已
極矣

一
竟無體曰千鍾
大呂正音首
國之後樂

為美鉦
大以衆為觀
倣詭殊瑰耳
所未嘗聞目
所未嘗見
務以相過
不用度量
故曰務相過
宋之衰
也作為十鍾
律名
齊之衰也
作為大呂
大呂陰呂
十二月也
楚之衰也
作為正音
女曰
侈則侈矣
自有道者觀之
則失樂之情
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
非正樂故
曰不樂也
樂不樂者
其民必怨
其生必傷
怨悲
傷痛
其王
之適樂也
若冰之與炎日
反以自兵
兵災
此生乎
不知樂之情
而以侈為務
故也
樂之有情
譬之若肌膚
形体之有情
性也有
情性則必有
性養矣
炎溫勞逸
饑飽此六者
非適也
適中
凡養
也者
瞻非適而
以之適者
也能以久
處其適則
生長矣
長
生也
者其身固
靜或而後
知或使之
也遂而不
返遂制乎
嗜欲為嗜
欲所

郭守溫曰治國
之音和以樂
國之音哀以
樂哀以傷則
有貪鄙浮亂
之心溫洪森
事推原其始
由于奢欲無
厭故

為美鉦
大以衆為觀
倣詭殊瑰耳
所未嘗聞目
所未嘗見
務以相過
不用度量
故曰務相過
宋之衰
也作為十鍾
律名
齊之衰也
作為大呂
大呂陰呂
十二月也
楚之衰也
作為正音
女曰
侈則侈矣
自有道者觀之
則失樂之情
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
非正樂故
曰不樂也
樂不樂者
其民必怨
其生必傷
怨悲
傷痛
其王
之適樂也
若冰之與炎日
反以自兵
兵災
此生乎
不知樂之情
而以侈為務
故也
樂之有情
譬之若肌膚
形体之有情
性也有
情性則必有
性養矣
炎溫勞逸
饑飽此六者
非適也
適中
凡養
也者
瞻非適而
以之適者
也能以久
處其適則
生長矣
長
生也
者其身固
靜或而後
知或使之
也遂而不
返遂制乎
嗜欲為嗜
欲所

制制乎嗜欲
身弱則必失
其天矣
身天
且夫嗜欲
無窮則必有
食

御浮亂之心
淫佚放詐之
事矣故疆者
劫弱眾者暴
寡勇者凌

怯壯者傲
幼後此生矣
後欲
生也

新進
書

卷之四 詩經

樂所由來者尚也。尚必不可廢。曩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適也侈大也

樂所由來者尚也尚也必不可廢有飭有侈有正有淫音逆也也淫亂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炎帝之別號也

故士連作為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士連朱襄氏之臣昔葛

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授足以歌八闋葛天氏古帝名授足猶操足闋終也一曰

載名二曰玄鳥三曰蓬草木四曰舊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

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一作翕歆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昔陶唐

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

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民氣鬱悶而滯者關讀曰遏筋骨瑟縮不達故作

朱之審回原古
制崇之意無非
為民之義見衆
為致治之本非
得志志已也

焦氏曰黃鐘為
律呂之元故十
二律以星於此

沃鳴焉曰歷叙
古帝王作樂之
始井然有條五
又法變幻奇甚
會觀不見重複

陶望齡曰孔士
云濁樂相詔為
其善盡美矣至
以其備歷代之
元音而加以聖
神之精神太和
元氣奉乎此也

為舜以宣導之通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黃帝臣伶倫自大夏

之西大夏西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

空敦厚約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其厚約其長三寸九分

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十九分吹曰舍少次制十

二筒六律六宮各有管故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

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黃鐘之宮適合合和黃鐘之

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雌雄故律呂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

黃鐘之宮皆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一作鑄十二鐘以和五音

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奏十二鐘樂名之為咸池帝顓頊坐自若水實處空桑空桑乃登為帝惟天

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

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入命之曰承雲以祭上

帝上帝昊乃令鯀先為樂倡倡始鯀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鼓

其音英英和帝嚳命咸黑作為聲一作歌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僅

作為聲鼓錡磬吹參管鐘虎韜稚鐘帝嚳乃令人抃以手相

或鼓鼙擊鐘磬吹參管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

以康帝德車帝堯立乃命質一作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

以歌質音乃以麋韜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

之音以效舞百獸諧曼乃拌五弦之瑟拌作以為十五弦之瑟

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簫曼之所為瑟益之八

董其昌曰成湯
伐罪弔民其功
為大樂其盛也
而能千戈以除
大亂故曰猶有
德德

翁正春曰周公
制礼作樂而敦
化大行故叔室
日黃帝以垂千
司公見樂之所
由來者久矣

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
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謂舜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勤勞通大川决壅塞鑿
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决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滂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
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為夏曆九成以招其功九成九變招明殷湯
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
是率六州以討一作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你
為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美善也周文
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時遷岐之難邑
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子號也遷通翼佐三
維謂制此千之心斷材士之股割羣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
佐文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
王也論語曰文王為西伯三分

吳默曰故樂二
句總以一節之
意該括無遺

天下有其二以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維
服事殷故弗計計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維
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
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
周公為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立紂民反反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商
人服象為雲於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
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制樂

潘冰曰樂所以昭德現至治公

先聖樂此一篇之主意此下歷

叙八君滿德之事乃為制樂之

本議論有根據執讀最能發人胸次

欲觀至樂必於至治

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

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

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

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

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

書叙云伊陟相太戊臺有桑穀

祥其生於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也號為中宗蒲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九五君矣

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滕成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皆明畏不常之執耳故楊子云恨不及其時草載其金而歸也

其吏請卜其故

灼龜曰卜

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

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

田大年曰文王之事無可稽者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吊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

但其說文王因故禍無後至也穀止成故禍兮福之附倚福兮禍之附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

獨焉其故天劫

民一敗心事而
戰兢惕勵之至
意宛如目觀
左氏妙訣也

知其極

極猶

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

東西南北不出國郊

邑外

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

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

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

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

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

重猶益也移咎微于

他人是蓋吾罪故曰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

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

飭讀如勸飭正其辭令也幣帛以禮

豪士

幣圭璧帛玄纁也

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

一作群臣無

幾何疾乃止

止除

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

田大年曰收一
句有開捷最為

陶望齡曰文王
須挫古雅周匝
最善於敘事者

焦竑曰歲害數
句衆公一段為
民之心備嘆

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翦除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

景公元公佐之子熒惑或五星之一火之精也心東方宿宋之分野

公懼

召子常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

子常子之大史能占宿變者故門之

子常曰熒

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

雖然可移於宰相公

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

傳曰后非衆無以守

子常曰

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

邑故曰將誰為君乎

子常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飢

穀不熟

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

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

傳曰衆非元后何戴

是寡人之

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常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

慶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

陳詳道曰奇峰
處見塔之令人
不暇應接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
賞。焚惑有三徙舍，行七星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
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徙三舍，因其理也。死
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年二十一
歲，誘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焚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
亡。月，徙三舍。

振亂

鄒子云：曰此段
觸目悸心

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

王維積曰：亂政
亟行與民相離

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世有

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

相離怨而舍之也。必舉兵誅之。誅也。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

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為之義也。榮明也。且苦者也。而逸

也。治主之辜故其且辱者也。而榮明也。且苦者也。而逸

民故曰將生也。且辱者也。而榮明也。且苦者也。而逸

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况於不肖者乎？遭恣行
凡之人將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况下故義兵至，則世
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
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

三

馮叙吉曰秦以
戰伐而成功故
此論善攻伐而
少救守

王制曰勾法
文法淫怪奇詭
端倪真狀

能得其有也其親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其知長有道而息無
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
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
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
實也攻伐歟陷人救守歟而取舍人異攻伐歟破人救守歟以辨說
去之變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
知之而自欺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是非其所取
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
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
說為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
為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

褚伯秀曰收轉
攻無道謂不義
危極舍者委蛇
可現

節子玄曰結雅
起語有情

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別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
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
也禁之者
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
長也凡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
畏也所以斷有
道行有義者為其賞也論讀曰新
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
雖存幸耳雖存幸耳
賞之非也而有道行一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
罰之非也賞不善而
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
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
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罰所當賞者
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

懷寵

汪萬寧曰首之

論士之議兵公

要于義理後兵

之與也故民之

生謂然一段當

民之意見於言

表而詞語亦參

古精明足備史

學上策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

必當義然後議議言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

益行義矣一命為士民士民義理之道彰則害暴姦詐侵奪之

術息也彰明暴害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

兵入於敵之境境則民知所庇矣庇依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

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害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

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以彰好惡好其

民至於休民情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

積民財公好惡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若此而猶有愛恨冒疾遂禍不聽者雖行

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

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令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捥傲子謂所伐之君。蔡怠貪戾，害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承順，下不惠民惠愛。徵歛無期，求索無厭其度厭之。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讐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讐焉。順天一作民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焉。身死家戮，不救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救貳也。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以里聽者，祿之以理五比為閭閻三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州五。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為邑四十二家也。此。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為縣四縣為都。

然則國都萬家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可誅君也藥其秀士一本作秀而封侯之秀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授其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恤矜恤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年皆益其祿加其級級祿食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猶理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可以為田器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也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也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人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隣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誅望之民歸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

滋聚人多也。孟子曰：百姓草食，壺漿
 以迎其王師，奚為後予？此之謂也。
 若被其化，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其神味其醢醢者餽其罪人而殊之謂醢也
 條襃而封之曰條襃見其子步而號豐之半
 其秀士一士介而持美之士數其親身而置於之上求其
 楚京其國不以其邦楚京澌精和粉而笑百未

精通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

羅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上一名女慈石石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又有慈

石故能引其子石之樹相近而靡或射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不德者亦不能引也

愛利民爲心心在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笑則精通爭

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然而望之不遑坐。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

為賊害人故人也延頸舉踵負襁而去之不遑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

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

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載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

或往來也淮南子曰德母在于熱適子德也者萬民之宰也

聖錫錫時曰此臨
專論人君精神
通于民心而民
心懽捷如影嚮
首以譬喻提托
正意下盤引以
証之及後復議論
祥樂委蛇令人
今省

歸德曰日月久照而萬物遂逢人德施而萬民化其理一也

支道安曰引前
的理通直竟見
出人

王元澤曰以前
但先以事詞氣
甚委曲後客
緒伯奇曰通段
是論精神之發
精誠于此而該
見乎彼

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

蚌蛤陰物隨月盛月朏則蚌蛤虛群陰虧蚌蛤肉隨月盛虧而不盈滿也夫月

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陰蚌蛤也聖人形德乎已而

四照感飭乎仁四表蒸商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先中石

矢乃飲羽誠乎先也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為其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

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

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乃若新斲斲斲也

順其理誠乎牛也鐘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鐘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鐘儀之

也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

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

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親臣之母量耐以贖之

則無有量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鐘子期嘆嗟曰悲

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推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

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獲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

喜者以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

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

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差草莽之

有勢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

相故憂思相感感動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

於忠性神而應乎心而精相得豈待言哉

於忠性而應乎心而精相得豈待言哉

於忠性而應乎心而精相得豈待言哉

於忠性而應乎心而精相得豈待言哉

當務

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

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

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

所貴信者為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

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跖曰奚當其

有道也夫妄意開內開內也中藏聖也以外知內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跖者天下

無有無有也備說非六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幾阿其關

伯齊桓晉文宋襄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以為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亂子丹未

與楚莊秦穆也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而反禪故曰有不慈之

王三干曰曰曰曰
辨信勇法四者
人君當務之要
者一失其道必
至於亂天下者
言其得失之當
之法有怒以有
非獲有怒以有
非文學之教
善王曰即盜
之言有道以
下人君當務
道文法御
則

呂吉甫曰曰此段言辨之無當不如無辨

許國曰通說傳是叔事不直躬之信不知與信一句是斷法秦秋斷法如此下致亦然

名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親如之何又告父母竟妻舜也舜遂不告而妻故曰有不孝之行也禹有淫酒之意。禹其旨酒而飲之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紂於宣室故曰有不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皆肉相殺以大世皆魯敗殺之事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六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故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之謂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殺音殺擊也辨說六王五伯之闕而欲見殺其頭辨如此不若無辨也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君也論語曰魯公室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告之是也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

廣道開曰引齊好血凡之勇而至於死見勇而不當義不如無勇

高似孫曰引此言紂無道而用法卒至於亡此用法不如無法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也。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殺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也。革要也於是具染而已。染鼓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礼弗繼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也紂之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也。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同德也

化丁也法當以法紂為法聖
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聽言

王荆石曰首言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下歷言當時之不能反覆聲言委曲詳明非徒曰文公之亡而已也

陳詳道曰說盡當時戰攻求利之事而斷制精確

即守益曰段之收謝昭然其乃呂氏之最細察處

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一作人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一作觀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天賸壯佼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其氏多貨具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完也則必非之矣曰其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不

二十九年
切有味

即子玄曰察人
言曰能辨其善
不善先自己之
明始中致之
說雖入毫芒屬

王維頓曰愈出
愈見精神奇思
源之不竭

於義不以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
者而喜矣及其基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
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
日夜無間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功先
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便
合于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辨乎其無辨乎穀善言辨別也造父始習於
大豆蠅門始習於其蠅習學也大豆其蠅御大豆射其蠅而不
徒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徒不徒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
聖暴暴也專學大豆其蠅之法而不徒之故御得御可凡人亦
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

范照隱曰此四
人比辨士其金
多故不可不察
此見人君辨分
曰三三論之三
否斯爲等々

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
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
龍翟鼎之非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遇猶通也

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
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征伐也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易

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

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也。以威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正

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
天下顯蒸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

亡國之主不聞賢功名也。譬之若良農辨土地之宜謹耕亂也。

耕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田耕耨始也。故曰必此人始在於

遇時雨遇時天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饑穀不王忠召

二十
九

三
二
一

御守益曰此一
段見越王知
弱之機先謝而
后伸吳夫差不
知所以卒亡其
見

家了凡曰吳之
與越其謂到已
之肉以肥敵也
乃自弱之道夫
吳能聽子胥之
諫何至于身處
國危之禍也

范蠡而問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
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湏臾之名不思後
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
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必得越其國王何憂焉王曰善乃
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
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
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阮呂有吳
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又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
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
攻之固具數也此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
先王謂國

鄒子章曰蔡息
二小國也其勢
相為唇齒蔡侯
自愚為楚所買
息亡而蔡隨之
可痛哉

閭也代閭也代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夫差五聞之義兵
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
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五季而吳亦
饑使人請食與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品王也擒為越所獲楚
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
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為姨傳曰吾姨也
也吾請為鄉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一作襲之楚王曰
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
蔡不勞師徒而得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
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

王維禎曰先子
得命以有此報

馮叙吉曰欲取
而先善之逆老
子所謂將欲取
必先與之之術
也

也。憂屋山代之南山。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
告之曰。願登大屋以望大臣。官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
以遊不可。哀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群臣敬諾。襄子
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行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
教之也。及反。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
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哀子
所好于代非
一事故言。馬即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上馬
萬故也。馬即也。故代君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即盡。謂告也。觴襄
以馬奉襄子也。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即盡也。哀子告代
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
取其國也。故曰馬即盡也。先令舞者置其羽中。數百人。羽
者所執持也。置兵其
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
中不飲代君覺之也。

有道賓曰。酈武
公欲伐胡。先以
其少妻之。問上
群臣曰。吾欲用
兵。誰可伐之。關
其思曰。胡可伐。
武公曰。胡元戎
之國也。子言伐
之何也。乃以關
其思胡人。關之
以鄭為親。已遂
不謂備。哀胡威
之與此同。

殺人。酈飲酒。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作成一下也。首
碎故腦塗地也。舞者操
兵以闢。盡殺其後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
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一作山與反斗之號。此三君
者。其有所自得之。不備導理。三君楚王勾踐。楚文王。趙襄
子也。自後也。遵循也。理道也。然
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與三君
有功名
雖為王可也。

晉書卷之三

推勳

黃震曰數語字
之切但是不
可移易之句

施仁曰德識格
論愈深而愈可
喜

神子玄曰引此
以明小忠太忠
之賊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燕金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

大忠不至至循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小忠大忠之賊也聖

人去小取大昔荆襄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列師敗襄王傷大

夫呂錡射襄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師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

之酒器受三林曰奈子反叱曰嘗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

亟退却也豎陽穀又對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

也嗜酒耳而不能絕于口似醉也絕止戰既罷襄王欲復戰而謀

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襄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

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時者司馬也而司馬又

楊維禎曰此一
段明小利大利
之殘機引切當
且數叙詳明

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
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臣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
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詩以垂棘之璧
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也
地因以為名也。屈
產之乘邑附生四馬曰乘
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屈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
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伊荀息
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吾一作
猷也若受我而假我道
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
也君奚患焉。患猶
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虞為

鄧子益曰。國家
大利也。寶馬小
利也。虞公貪寶
其而亡國家。虞
笑哉。

庭中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焉
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
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賴也。車輔
相依憑將以迫喻也先人有
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亡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
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伊其假之道也。虞
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
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
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風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
也。風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
繇。晉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
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董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

機之無謀何益

胡則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

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

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

不祥子釋之釋炎董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服也忠貞不用遠

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夙繇智伯欲

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塞不凡聽說所

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獨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

上濟水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告之曰不戰必剋若類掘

若壘割戚也若汝也壘城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觸子苦之若

燕君必剋成此種類乎掘汝堯人之塚也

病

已春曰燕將
析處知游龍舞
鳳翔之嘆

已補曰此言燕
王貪二金之小
利而弗給卒至
于失國而喪天
利引證極的當

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人擊令而却一作之卒北北走

也天下兵乘之乘猶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以不聞其聲一作

問達子又率其餘卒達子齊人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

於齊王軍也也秦周齊城門名齊王怒曰若殘堅子之類殘餘

子謂達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惡能給若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遂營

燕人逐北父國相與爭金於燕唐甚矣

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貴因

樓功曰因字直貴對是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夫伊闕溝洫陸注

許國曰此一篇大成也言人君始為當因民心百設喻援引以起

之東海因水之力也通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禮

大至思言人君始為當因民心百設喻援引以起

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受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湯

武以千乘伐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

至有舟也適之秦越遠塗也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烏至對

姜宗曰把禹舜湯武齊起局結武王身上因字

曰說勝良忠良黜逐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

逐條點管叔王伐殷始未具見詳而有休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烏至對曰賢者黜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

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烏至對曰百姓不

敵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善處告太公處太

公對曰讒譖勝良命曰戮戮暴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百姓不

敵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雲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

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

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

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

鬲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王荆石曰文法殷之報應乃不致脫國字有紀終而實事乃公之取諸案處

笑報白膠鬲行天兩日夜不休行備還也不休止降兩天地武

王疾行不輟輟止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武王曰吾已

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膠鬲不信矣膠

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

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

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

也人之所惡天必殛之所惡天必殛之順天誅也己謂紂

懷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通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

曰不戰而服人之兵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

問殷之所以亡長者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
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

湯者曰句法
計紀善于敘事
而有休者

朱之番曰因

一字論微旨微
犀可謂明白

共援引論列俱
是失事無一浮
微處

許國曰未以湯
武因民而王桀
紂不因其民而
紂亦亡收繳上
者有激於當人
時君人意恩

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
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
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推曆者視月行而知
晦朔因也禹之禘國禘入衣出一本作入因也墨子見荆王錦
衣吹笙因也墨子好食非樂錦與笙非其所孔子道一作彌子
瑕見釐夫人因也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
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求之聞或
云為謠謠法小忌畏忌曰釐南子則淫佚與宋朝通太子則
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伯盍歸我女微往此言之不淫益為釐明矣
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
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則則成功故曰功因者無敵
因之欲導以義故無國雖大民雖衆何益因故曰何益樂紂是也
與之敵者湯武是也

觀世

劉琨曰此言賢
者不世出識者
亦不世有

陳詳道曰得士
則昌失士則亡
人君不知得士
有賢無賢賢同
故亡國破主相
隨而王伯之君
不二觀也無武
已
劉琨漢曰論治
國在于用賢
是確論
轉助曰且後
漢人自處
然也
何孟春曰扶周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此肩也累世而有
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以其難也而治必待之
治美由是淮南記曰故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佳
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
與無賢同也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長也短少長故王者
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
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
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譬之若
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

公習成王攝太
子制制作樂
身朝辭章章
之士七十家歸
文公卒相書
云周公以聖人
之才憑叔之親
天下之人豈復
有計議能補于
周公之化者哉
而求賢礼士之
心如此其急可
謂慎一日以終
其世者矣
黃帝聞曰有道
之士不典諸樂
齊氏因傳伍為
執君所必附以
高牽遂引也
表了凡曰以太
公望之賢絀失
之而文王待之

不得休息而佞進佞諂者進而升
子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
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
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
紂不知太公諸衆齊民不
賢故失之也

見賢才非人
不能知亦非聖
人不能用

亦者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

王荆石曰天下

而用也

子知為君子必

晏平仲也

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

其舉止功作有
可驗者後日見

累之累
然有罪

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

志多見其賢
鄧守益曰高適

一作

沈遠之筆

卽子玄曰常人

一遇沾々之息
不勝知遇耳言

謂彼無所不至
視越石之正詞

直氣可愧死萬
人矣

王維禎曰欽定

人之功實不淺
賢者考其名
欲現人之至行
不識刺之以辯
二句實有悔過
創德之意
馮叙吉曰叙事
只此下是來處
子之令功詞語
斷棄

為客

客俗人有功則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

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

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

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

子陽鄭相一曰鄭君

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

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

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焉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

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

子列子笑

一作

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

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暴

作難殺子陽

子陽戾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國人逐剽狗之亂而殺子陽也

受人之養

而不死其難則不義外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

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

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孔子曰貪觀其而取此之謂也

見其少也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平計命之計也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
 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
 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
 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其具其少而曰禮記

雜謂

劉縯曰此見流
 言之為村雖中
 主不免見疑故
 亡國日乱卒至子

憂憐曰衆口重
 天猶言燭天也
 見不報之言人
 主不可不審獨
 於後學則乱之
 兆

陳詳道曰市井
 游文之魁後之
 起裁者類是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
 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一本作成黨衆口重天重威賢不肖不
 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感疑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
 不自以為惑故惑感之中有曉焉宜其之中有昭焉區國之主
 不自以為惑故與衆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
 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
 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辨可不
 可無辨而巨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故
 辨而不當理則偽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

劉須溪曰此見
鄧析之說辨故
著之以戒天下
之為人臣者

何孟春曰以傷
溺溺水之死者
喻傷忠臣最為
善前

許國曰以上說
傷忠臣者有似
于溺溺水此又
引數子之說不
得其正皆忠臣
而為人所傷處

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沛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

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

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

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侶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

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

辨所以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養弘以此

車裂而死許國曰以上說死以世詭辨反白為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

者也臣主不知故死紂時賢人老子耐從學者也臣主

不知故死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

子產以此流故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謂辨無子產治

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微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禕

民之敲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

無度而可與不可日一作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

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

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

者無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

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

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必為顧可以見

人乎反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

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

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

康海曰此一段
見人臣當為君
死難故人之所
以折齊人據理
立談以大義言
也齊人之詞適
笑立身之大弊
一節可見
樓防曰姦臣類
固視然不恥

舒芬曰此一節見巧辨不若雖純意厚于見者所謂辨士者以辨難工不能又從于正至于從情而失則言事訥若不出口者見及此矣

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侯也擇猶異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辨之關東六國為從也魏王以為辨遠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復說款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不使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辨不若無辨著倖而齏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僮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倖于鼎使自齏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倖見之則自銜訖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應言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鷄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洎丘

翁正春曰言者心之志心明乎義理而時發也

也鳥大為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

華自足心也

計曰有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

少洎之則焦而不熟

服人心戰國策

士之談皆以推

購然然而視之鰕為美無所可用

鰕讀鰕蓋之惠子之言有似

辨為長而不末

於義理是以美

變遷不足以及

變遷求心

李于麟曰此二

段揣時勢時好

則度胸臆而正

言辨論推見至

隱可為持說之

添

湯賓尹曰此二

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

段國人之言也
探其意而折服
之正孟子所謂
可以言而言是
以言結之也

許國曰孟印款
借秦之勢以圖
其先先以地賂
秦以飲秦使之
求謀以言誘若
而致曰王之用

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
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
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臣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
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尺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
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
之相國也
曰先王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曰今王興兵而攻燕
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
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
路說謂周頗曰公不受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歟天下之後也
天下後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歆秦之利乎周頗曰欲

其術卑無足
論而觀公之迷
者迭怒其即衆
祖之惑于祖公
乎

焦竑曰收上聲
而斷孟印之非
詞義義正推見
至隱春秋誅心
之法也

之路說曰公歆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印割絳潯安邑之地
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
賈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印臧亦
魏臣顧大王
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
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
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
公公謂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汝為司徒孟
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印也孟印太息曰宜矣王
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潯安邑令負千書與秦
猶乃一作善年也言王使負牛持絳潯安邑之
書致文於秦猶善年也印雖不肖獨不
如牛乎且王令之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身是重臣也令二

居三日

有益也

方竊絳
也

歌前

五子豐簡

寶則

秦實

重

之

三合

14

1



也王

1

1

L

1

1

10

1

1

金貝則

論

王弗與其下而王弗與其下而王弗與其下

表了凡口此節見用民當以又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
賞罰特附義而行者規下云云
 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
可見盡義者民之心也又得其心而後民為我
 得其道為可可用也 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 吳起之用
 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為楚將 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矣今外

王荊石曰此正
推戰國不以義
用民之由見時
人君能以義則
民則可以得衆
可以濟國以戰
則勝以攻則取
以守則固何爲
而不成信也義
所以用之也不
得所以用之國
雖大勢雖便卒
雖衆何益不知用之
何益於不能
古者多有天下
而凶者美其民
不爲用也自古以
來有天
下者愛而多無
迂民用民之論
不可不熟斂不
徒斷車不自行
或使之也夫種
麥而得麥種稷
而得稷人不怪
也用民亦有種

之為要義

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或莫大焉新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

知守益曰繼

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

麥種獲起用民

不克也不當賞不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

審其種而後可以

用之也商管仲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商管仲

得民和種者

也有故故事得其故民無所不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回

之得

胥起一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

王維楨曰此言

惡欲榮利惡得害欲害耐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

治之紀綱莫大

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首

于賞罰常則順

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

用足以用民不

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賞罰有克也莫如

富則遂而民不

為之用

不為勇者興一作懼者變莫和良劔也不為勇者以工懼者以

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風沙大庭氏之

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

小卒雖少一作年功名猶可立立成古昔豈由布衣定一世者

笑終一人之身為世豈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本

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信佳管法宋人有恥道者其馬不進倒

而投之瀾水倒殺投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

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

其威無益於御無益于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

其威無益於御無益于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

其威無益於御無益于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

晏國論曰此言
同民與同民忠
正所謂同民忠
而民猶不可用
反復援引論辨
精明透徹

詳固曰此以造
父能用其馬不
在于用其威而
在于得其道而
喻人君之能用
其民不在于恃
其威而在于能

去順其勢形
最親切有味

何孟曰德微
金至無窮意
令人猛省

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以國之主多以多威使
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
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耐託然後可
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甚則愛利
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見此殷夏之所
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
不禁而禁者其唯而見此論邪

愛類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

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

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帝也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

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

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故身親耕妻親織神農之

所以見致民利也農之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特往來乎王

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微也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為務人主有能以

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
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

湯賓尹曰斗鑄
論施仁者安當
其時愛民之利
除氏之言乃施
仁之要大議論
大識見非經生
可到

王世貞曰文法
轉折轉輕快抑
揚重輕最得其
宜

劉勝曰墨子聞攻宋而急往救之可謂能愛人之國正其其樂矣

馮叙吉曰一段一收束針線最緊全無一游漏處

同其當世之急愛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同等公輸般為高雲梯

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號也在楚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

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

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

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王曰必一作既不得宋

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其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為攻宋必不可

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械器墨子曰

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荆轲不攻

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

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河北之

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昔龍

梁未通河水積積其澤乃出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

貨滅之咸沒也名曰鴻水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

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原也禹致群臣于會稽

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之功治水之功也勤勞為

子曰公之學公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榮尊位也今王

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也舍愛了頭而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

王維神曰設喻惠子言行何其

最親切足以至行逆相違背也

人胸次

施仁口為平小土而禹世亦盛施仁之至也引此以見利民者當廣其施

陳若虛曰以寒
款溫暑款字喻
天情之所發
明易未以暑
特結叔轉太
照應有情

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
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
不休。攻擊人而不正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故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
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
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用兵民寒則款溫。暑則款水。燥則
款濕。濕則款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
當其時而已矣。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疑似

王

劉須溪曰。面設
喻。總提下。博物
辨智。者之似通
見人主當舉真
俗之分。文字確
切而當
樓功曰。結語
以拒諫。言是
錢林李斯諫逐
客似忠於秦而
李亡秦。故曰亡
國之君。伯智亡
國之臣。似忠
何孟春曰。墨子
岐路謂一跌而
千里也。岐路戶
是諺。信
皆道開曰。此見
墨子。始於擊鼓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侂也。玉人之所患。患容之似玉者。相
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子之劍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
傳聞辨言而似通者。通達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
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也故墨子見
岐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北。言聖別也周宅鄭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
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戎至。傳鼓相告。諸侯
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
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
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

召諸侯天下
事非其冠也後
以擊鼓為諸侯
則其冠矣在盛
王以假而故諸
侯之直諸侯後
以真而疑天子
之影軍能于震
山之下而疑
之不慎故也

王刑石曰此一
敗說奇鬼能為
似以亂其真
意奇論駭人

楊首曰曰諸人
人眩于疑似
蓋其而為似
亂者也原其本
心豈欲殺其子
哉數天之惑也

甲時行曰設此
喻以見世主
惑顛倒不審察
而害其良臣

以無冠失其冠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精足以滅身
如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周滅詩云赫赫宗周
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
之大子宜也東徙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
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
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大我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
出有功受周故地鄆鎬列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
平王東遷晉鄭
依焉此之謂也梁伯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
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
告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讓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
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至無此事也昔也往其
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

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子
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遂逝迎之逝往丈人望其真子凌劍
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
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
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
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
審也

宋外傳其利

直諫

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有犯危

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也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

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

也若此則無以有保此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有以也

必之以也也不知耐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所以不

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牙咸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

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

官也桓公遺公孫無知錢襄子之亂也出奔莒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

在於魯也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

於車下賓戚衛人也為商旅宿于秦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近

夫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母忘夫子之言則齊國

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

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荆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矧文王

荆武王之子以畋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

姬淫暮年不聽輪淫惑也稭申曰先王卜以臣為稭吉今王得

如黃之狗宛路之矧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稭

稭官也王之罪當答王曰不穀免衣強綵而盛於諸侯強綵格

兒補也顧請變更而無答稭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

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抵罪於先王

王維桓公稭申

能書稭申

改荆文之失刺

文能聽言受書

以此稭申之

以清之所以

也可曰之資

高似孫曰以二
言之功一曰稭
微而意極本之
極稭稭稭之無
窮意味

敬誥引席王伏稭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

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申曰臣聞君子恥之

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稭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

王曰此不穀之過也稭申何罪王乃變更召稭申殺如黃之狗

析宛路之矧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

此者稭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吳傳曰宋人以
先者以其言而
被殺後者以征
言而致富宋王
之重塞如此哉
氏之所以亡也

之弱安能
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殺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齊寇
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
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其
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移患鄉之
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
宋王必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為寇至之情報而設備將若何其
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去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
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
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
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之性羊之性不

表了九日不肖
之主不自知不
自量

王荆石曰庸主
不自知二事而
略世笑

若豚性猶如也所自視之勢逼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
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戴公
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隆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齊王
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
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貴子之令大
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
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後自非受是也今自以
賢過一作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
忠言之說解不危也齊宣王好射好善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
故曰不聞存君也也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

劉樂曰前報王自輕好名而不知其實末則左右前後皆人君若不自知而阿主之好者何退正直退而不用知侯群而成風國之亂可立俟矣

止開謂闕乎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非孰能用是言九石之
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
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
衆數也數道故亂國之主惠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自以為有
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知之也

分職

陳楚發曰人君之治猶天也夫無為也四時五行司其令而威功成君無為也而公卿百官分其職而直道三要之任賢使能本於虛居之心而虛取其非有知已者之非論得其當友愛引諍諫譴散武庸達國仕者也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武湯有之
夫君也者虛處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衆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人為化之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武王之佐五人首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壽公公冶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美能令勇者怒美能令辨者語美

應接不暇

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

伯樂善相馬秦謬公臣也造父善御周穆王臣也

馮叙吉曰人主之國家猶巧匠也

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

功也改曰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歌舞鼓瑟吹竿一作歌

也發乎之能治其意德刑政德

卒明日不拜樂已者

拜謝也樂已者謂倡優也

其意德刑政德

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

之立功名有似于此使之也者

至成則曰王之

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

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

故也

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

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

室哉

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知巧匠而肯曰善此謀君謀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規矩繩墨而當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也

楊道實曰莊
善諫靈公納之
而莊役靈公能
用非其有下而
有之可謂天
道矣

王維嶺曰君
王而以戰役乃

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
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畜若梟之愛其子也
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
白公愛荆國之財而殺其身也
衛靈公天災鑿池
公之子
宛春
諫曰天災起役恐傷民也
傷病
公曰天災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
能席陬隅有龜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復決不組君則不寒
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
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然
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匠夫也而我舉之
舉用
夫民未有見焉
其德
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
也春之善於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主君者

一篇之大意
此收斂之未歸
於日反為治之
至旨

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愛
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死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抵當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

上志古記也

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

其顯也

其實無

不安者功大故也

實猶終也

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

其右者

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榮也無功故也

無大功故也

皆患其

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

而逾辱也

逾益也

欲安而逾危也

孔子曰鸞爵爭善處於一羣之

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

區區志貌也

自呂為安矣竇突決上

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

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其

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

王直中曰斗命格為轉太氣象昂占色神恩重感其欲淡君困者務大成法諸事更無有出其右者
許國曰設於前說功區區相哺世情指出許多樂處忘慮景象

二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王制石曰此一
段薄疑言疑王
之齊杜赫言
周之意比日本于
安行仁義者也
此之謂務大

竊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
有安國一國事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
細之安也細小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細大賤貴交相為贊
交更也然後皆得其樂樂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
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樂樂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
貶其號嗣君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
曰君受教薄疑對曰鳥獲奉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衛君
以受薄疑對曰鳥獲奉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衛君
教也薄疑對曰鳥獲奉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衛君
力巨奉一斤杜欬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欬周人杜伯之後
言其易也昭文君謂杜欬曰願學所以安周也杜欬對曰臣之
二東周也昭文君謂杜欬曰願學所以安周也杜欬對曰臣之
之君也昭文君謂杜欬曰願學所以安周也杜欬對曰臣之
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行
仁與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
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仁義不行也然仁義必安之本

王制石曰此一
段薄疑言疑王
之齊杜赫言
周之意比日本于
安行仁義者也
此之謂務大

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王之義不死君不忌君信
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被瞻對曰有之夫言
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
不死故被瞻之不死也臣之言賢乎其死亡者也臣之言
言所道行不死也臣之言昔有舜歆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
故曰賢手死也者也臣之言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
王通達而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歆
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
已故務事大

陳平曰齊說此
應種堂之上則
不為家傳戶誦
之也有以夫

史猶借曰即聖
賢之事見遇之
為類

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劇之言而難於明辯也激意親近
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品隱太刻無少隱諱則謂大
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高談闊議玄遠難曉則夸
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碎摘零採損其大段則謂
而近世辭不悖通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則貪毒之言而無警
策矯拔言而遠倍詭譎躁人問則見以為誕炫奇吊詭以欺人世
之難也經正理健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則史冊之言而無誠
之難也實之難也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則史冊之言而無誠
難也難也時稱時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則史冊之言而無誠
也難也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惠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

楊賜有曰此段
文字精練深遠
之極却字字有
廣大識見太氣
象漢唐以下力
重漢及
尹一事任也細
玩典前後詳與
不同

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譽誹謗大者
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子胥西員也楚
後為吳所殺仲尼善說而匡國之管夷吾賢而魯囚之
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以言誘然且七十說而
不受負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伊
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戾多
鬼戾腊比干剖心梅伯醢紂王寵愛妲己曰聽國政作炮烙之
使罪人緣之足墮墜火中與妲己歡之民不堪苦王比干力
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有諸遠殷之剝視其心翼侯

每段其快各有
章法不可不觀
似此短矩然其
而不齊不齊之
齊古人矩度原
如此

傳身益曰此段
用古人古事錯
雜而列如鍊金
珠玉目下成
如雲霞霞彩刻
妙而高解球

鬼俊梅伯亦誅諫之并殺之為脯臨文夷吾束縛春秋莊公玖
王聞而嘆之紂知召文王昌因於姜里夷吾束縛春秋莊公玖
於乾侯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紂親也請召言之而曹
節仲雖也召請受而心焉召忽死之仲請囚囚之檻中而曹
羈奔陳曹羈曹公子也或伯里子道乞百里奚傳賣傳說轉羈
轉次而備孫子臆脚於魏將魏疾臆能匹召臆至以法刑則
故曰羈孫子臆脚於魏將魏疾臆能匹召臆至以法刑則
其西吳起大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或校解於楚公叔座言
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商君衛庶孽名鞅姓公孫氏少學刑
會病親惠王往視之問後伐之人座舉鞅以對王默然工又
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毋令出境惠王曰公叔病甚其手欲
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聞逢龍解其手欲
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乃遂西入秦聞逢龍解其手欲
為所忠諫長私分施周大夫名登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其
為之殺長私而裂其身事劉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以讓周人
後弘化之而為碧也尹子罕於棘棘按於司馬子期死而浮於

齊也物手單裝
易為書假也

王錫爵曰用此
貫串成文一惟
齊而不齊之齊
也刻甚規甚

江開明華射非罪有辜必子賤西門豹不闢而死人手董安子
死而陳於市董安子趙簡子家臣也魯定公十三年簡子殺卿
作亂功趙氏之宮簡子奔晉晉人圖罕子不免於田黨范曄折
之時安子力戰而死而悼于市也罕子不免於田黨范曄折
脅於魏范曄者魏人也故事魏王家貧無資先事魏大夫而賈
金十斤及牛酒雖不受賈知之大怒以告魏相使舍人答擊惟折脅指齒以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
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
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
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聞之必不以易曉庸君世主一操
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二柄

何作曰下如太
美玄酒雖少
根仙詭誦之
邪不心德神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二柄
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
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
主得其威姦臣所愛亦以巧誑媚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感其主得之思而賞之
今人主非所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
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
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
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
刑德之臣者也今若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

陳水曰此言齊
宋二君德刑之
失

總結上文

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請君爵祿而與群
衆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德也此簡公失
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
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
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棄刑也而
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謂不棄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無刑
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
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也事刑也言
事以相考則合不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

人君凡法不當
言功故人臣不
也

立功但當平法

功當其事亡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亡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其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昔者也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寢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必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其言切其情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聚於

揚道原曰倫常事實傳換又入其言切其情也

陳源曰此言君訪之情則臣得其資

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沮而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堅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派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失以情借臣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

揚道原曰好惡人君之情故以好惡結言之得以便主

二一

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孤憤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憤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伯之寢謀而力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

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

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

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極為虧法運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

人所共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

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

之士用則譽重之臣必枉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

塗之人不可而存之仇也既不可而存所當塗之人擅事要則

塗之人不可而存之仇也存以見仇也

何休曰法度逸墨之文有桀柱有眼目有矩結有以恰有照章安謹謂古文無紀律

俞正春曰自古重人任事國家未有不危亡者現光令而暗為數句乃知和臣害國又至不可校其庸庸則主反倚和為正者亦獨何心哉

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是以諸侯不因則

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

左右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學士不因則

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此四助者和臣之所

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

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故人主愈獎而大臣愈重允當塗

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又用

君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譽重朋黨交衆而一

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錯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

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

陽春白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立後古記之蓋智法之士明察而燭奸邪等臣建則重人退而不敗動矣

其繼借曰當塗之人用國時日非人君當擇智法之臣而用之乃有方正不容邪曲害公者當塗之當衆多百官遷蔽於下人主孤立於上

夫非徒兩黑白則君無得而誅之矣
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

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

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重是也奚數不勝也

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及主意與同好爭重人

同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

爭重人與一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

又不得見數所經時歲已至於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

說於前當塗之士既不得見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

奚時得悟乎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

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

賤而即臣畏丁

謂其教言為司

之不說理固然

蘇轍曰重人之

貴之用周未有

不亡者也人主

蘇轍曰重人之

貴之用周未有

不亡者也人主

蘇轍曰重人之

貴之用周未有

不亡者也人主

蘇轍曰重人之

貴之用周未有

不亡者也人主

蘇轍曰重人之

貴之用周未有

不亡者也人主

蘇轍曰重人之

貴之用周未有

不亡者也人主

蘇轍曰重人之

得也越國為吳國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

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智不類越而

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

人主所以謂齊亡非地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

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

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

明也今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

襲跡於齊晉歟國安存不可得也秦重九法術之難行也不獨

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

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

黃道開曰萬乘有重人千乘亦有左右互言見

言耳

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

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虛而人主之

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索固身脩士謂脩身之上但精索

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之士也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

人既脩身故不恃其精索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索故不

以貨事人也智士不重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殖貨修

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

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索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

精索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

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不以功伐決智行當以功

用非所貴所貴

傳其善曰正人指和人為和邪人主不走邪人注：舉貧人君子之行與左右便變品性之便說邪許四忠良不售露由主聰之不聰故也

揚首實曰人主難知知人亦未易世土治亂之功多制於近俗清索之行率決于毀譽正乎所貴非所貴所貴

非所用也然知人充急故曰惡知人不可以不知矣
夫繼借曰惡可知即墨本非純政而齊國大治甲於當時世未有能繼思汗之德用而因可以為國也
翁正春日此段俱為奸邪之臣而發危詞激論可為寒心蓋非當重人奸臣之時中心慘切故分別詳而且盡

伐積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北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政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重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要授人官與此人臣之所以請主便私也請誰也設謀謀以誣誤於主也故常世

黃鳳翔曰非論當登之徒為非愚而不知患必汗而不避奸此與醉用黨而使之悟自古未有重人用黨而國治者亦有因亂而重人之用黨能免於患者非外論可謂愷言

之重臣主豪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妄謂行謫詐以移主意下中但有二二故曰十無二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為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執故智士恐與同之無上脩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司惡相落故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漁也比周相與阿黨為比也信為周也此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并觀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備內

中時行曰此官
停理之甚然歷
代人主皆然
子亦有為而法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
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制於勢分以義合者也故為人臣者窺覷
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
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
傳趙王而餓主父前見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
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前見夫以妻之近與子
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也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
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

子抱愛其母者必愛其子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見惡於母者其子必釋其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衰矣以衰
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見陳則身
其不貴將有以后妃夫人之所以無其君之死者也其君之死
得立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益不止男女之樂不
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禍毒扼昧扼昧謂暗之所以用也
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
故曰利君死者眾欲以君死為利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古善御者資於馬則愛馬
也越王勾踐愛人每踐散報仇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舍人
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非有骨肉愛成之情貪利故也故與人臣與則

詐曰此與孟子撰術之意同

楊道賢曰按前為全平論父子夫婦骨肉之間詞雖懇切乃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耳段取其章法句法字法俱奇肆故特錄之

歌人之富貴愛富貴者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死也非與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歌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不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日月暈乃陰陽之氣昏而內被傷也備其所憎禍在所愛言人主之當防備者任已所憎之人是故而主之見齒又在親近所愛之人也明王不舉不忝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察是非非同之言以知兩黨之分偶三五之驗審其論效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執後之所行以應前之所言按法以治衆衆端以衆觀衆事之端相參而現士無幸賞當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衆

子制石曰漢法多則各在乃名言此天下之營權勢之貨

邪無所容其私矣姦和即有非者無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權勢之人得為復除重役也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籍籍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天水之勝火亦明矣然則釜鬻問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天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鬻之行借權勢之重威以暴虐乎下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徇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民之冤苦無所告愬大臣比周相與蔽

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內心腹為一而相善外相形迹假相惡以示無私
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奸和所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
而無實臣真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
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短不足也故以鏡觀而知短於自知故以道正
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
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帶以緩已西門豹魏
子性躁急一發則不可平難全許佩帶以自緩佩帶也重安于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董
簡子家臣也常端委帶以應宰人未見失之太緩故佩絃以
急自警孩也孩也緩則緩弱急則警策故取其不可不急也

陳詳道曰此段論人當就所不知以備其備法術中頭腦處

水子凡日人誌于此於悟則補偏補短或為字

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在得人二曰力有所不能舉

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在法術故雖有堯之智堯智而無衆人

之助大功不立有鳥獲之勁鳥獲古之勇士也力能舉千鈞勁剛強也而不得人助

不能自舉有黃資之彊黃資古之勇士也力能拔生牛角而無法術不

能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為獲輕千鈞而重其身

非其身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離朱即孟子云離朱古之明目者易百步而

難冒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鳥獲以

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困可勢求易道故用力

寡而功各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

文德林曰一生澤人二在求助三在法術推原援引有詳多說話而句確切

海岳曰凡事任人則結自用人則勞若不知工人則一人之力不足以及集事其樂必至于賢才退却而不肯進所謂詭人之言謂詭色拒人于千里之外者是也

唐荆川曰此重論勢也切許海日許此一轉以意正切

怒之色為三者而發怒則則金石之士離心焉金石之士忠
不能獨成焉聖賢之撰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覲已明於堯
道畢矣

內儲說上

閔如森曰各段
書理後更事實
論約可補以後
班固書傳錄
遂為連珠體則
望滿矣
駭人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
賤笑公曰何夢對曰夢見龜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
夢見曰奚為見寡人而夢見龜對曰夫日無燭天下一物不能
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無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日之光也
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龜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煬則

附若虛曰此是
誰後人多祖
則臣雖夢見龜不亦可乎

則臣雖夢見龜不亦可乎
今或者一人有煬君子者乎此說彌子瑕專

中書外曰魯君
世美其大不氏
世收其政至于
家公則任公室
已四於夫魯之
群臣非魯之有
甚為所慮者不
止為季氏而私
門之使而已本
管為國慮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鄆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奉
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
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說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
五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執乎季孫者魯國盡化為一
國既化為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
為一故問之無益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事不與
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
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

楊道密曰此說
雖有恩不同而
結竟出于二

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

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

以齊荆為

兵故其可偃也 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

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

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之事果利天

國盡以為

然為

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

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

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

有疑然後謀

疑也者誠以為可者半以

為不可者半

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

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

無改使之

如樂曰此是戰同策士之言索了凡曰張儀欲伐齊荆此是齊戰破強之言不足論矣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亦宋把說齊荆能兵之見覺未聞有一定成說能傾人之聽者至於言之不可以上亡半為言亦利己之亂皆之為君子所不道也

人故亡 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曰其半成地高成其黨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

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

环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

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

玉环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

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成丙不敢擊使豎

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

中環承口叙事用左傳不知左之簡明

申鑒果曰用此
結語為卒斷

南伯秀曰數改
言李士善辨而
無定用

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
齊居一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
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
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声因
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室空之
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慘此不叅之患也

外儲說左上

宓子賤治單父有右見之曰子何曜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
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曜也有君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
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熏兮今以解吾民之愠兮

王制石曰此論
是精神骨髓處
文勢甚委曲

王維補嫁女書
薪二喻美其文
而迂其意是借
客形至之法

樓昉曰先王之
道聖人之言不
出易平簡淡不
營工為詞說以
傾人之聽是子
之言辨而無用
名以衛道適以
亂道不至為言
當財棄如賤女

而晏治天下將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
女子之色無害於治言致治有道則優游於廟堂之上無行而
如處女之矯詭自得亦無損于治無行而
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勞若憂懼亦無益也
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為櫃以
藏其珠薰椒桂之櫝綴以
珠玉飾以玫瑰美石似
正也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
謂美買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
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有用也忘其安
用也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
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
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兕說宋人善辯者也善於辯說
而辯論也持馬非馬也及齊稷下之辯者

二十九

呂吉甫曰虛辭
迷人之藥君子
當聽言核實

張之象曰射喻
虛談則易試之
則誰

郭守益曰人臣
虛談以奔上聽
言則王矣用
則室人主不察
而受其欺士有
虛名之榮固也
求效之治也矣
矣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
接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發矢發弩而射雖冥而妄發不
射之道而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言細微也然而真能復其處不可
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
必全者善射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
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言至小而難中也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
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特之言法度順手理蒙也雖
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
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以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辯說不顧忌而長其偽也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延年長生之術也王使人

李士表曰人主
為奸人所惑至
於迷昏昧罔之
其者多是以類

馬理曰益英翁

趙以夫曰蓋可
照視而不可照
規如今皮雞終
歸無用
三衛曰此以至

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
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然無理也物
不死此乃無道之人而信之又誅未及學者無罪也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
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急愛也言人莫急於愛身上
我鄭人有相與爭年者論也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
交口相非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為勝耳客有為周君畫英者三年
而成君觀之與絲英者同狀亦黑色言不明也周君大怒畫英者曰
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以日始出時加
其上的光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
照之則明備具周君大悅畫英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絲英同

表了九日此段
槐上兩喻作斷
案

陳后山曰愈多
愈煩愈重復愈
有味愈不厭
在曲折

林希逸曰一段
開鑿在尖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不求事人主說而不
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
有術之士有智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喻虛辭無用之人故人主之於國
事也皆不達乎曰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士有智術者窮無所施也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
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
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
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知治道之人也不得行其方
術故國亂而主危

舊道開曰稱說
工辨而無實用
如惡飯令美者
甚多

樓昉曰此段無
一字得之

陳諒道曰父子
喻相為則相怒
庸工喻自為則
相和二喻貼人
情切事理妙人
全不迂闊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戲切也然至月
晚必歸饑者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
而不懲懲誠也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
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妨亂者三晉也魏趙韓共分晉地不慕
而治強者秦也純任詐力而不慕仁義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簡即不辭之意子長而怨子盛壯成
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
相為而不周於為已也夫賈庸而播耕者賈庸力作者也用
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
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太巧而正畦陌疇時者

皆伯秀曰雖切
事情然統諸家
意曰後功利其
意曰後

即守益曰以載
與左氏少異

竟無隱曰子產
之勤結右具者
春秋左氏引此
只叙簡公之躬
親不重子產上
節品

如項溪曰此叙
即簡公時親之
然鋪叙治理歆

百畝為畦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羨且羨錢布且易云也以其養
功力有父子之澤也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
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雖且怨越人
雖異類而心有以利之則可以也和也父
子雖臣親而心有以害之則離且怨也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周之間荆晉二今城郭不完兵

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外陸四鄰

之患故曰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事而有自強雖小國猶

不危之也君其勿憂不憂其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

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琴瑟不鳴寡人之事

不一國之當憂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國

聖人

趙以大曰中有
根本之言

不修相臣子有職所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

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陰於街者吳有援也雖刀遺道

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泓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成列軍陣楚人未

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

未成列而擊之必敗涉河未濟而軍車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

不重傷射禽不不擒二毛擒敵不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

鼓不成列兩軍未成列不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非義之請使

楚人畢涉成陣而后鼓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

將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

主荆石曰此言
人生射戰伐事
仁義之名而自
斃

許海岳曰此言必躬必親之病

張洪陽曰經曰夫不明分而躬親天下且為各昭王之雖卧也

矣公乃古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也宋公虛慕仁義之禍名而實受其禍也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躬親耕田以為上服戰駕行也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謂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公速歸國而無事慢道也景公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急駕車而行之也煩且之

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自步以騶為不疾奪魯代之御景公乃奪書而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重而走以煩

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魏昭王欲與官事官之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

何不試讀法讀法法變刑政之類昭王讀法十餘箇而睡臥矣王曰寡

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

不亦宜乎人主必躬親庶政而為人臣之所為則心勞矣睡不亦宜乎

外儲說右下

造父術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欲於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

馬策之制也以警策專制之故馬不逆也然馬驚於出羣而造父不能禁制

者非警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羣也羣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

為駙駕馬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擇馬之所欲芻水之利馬之欲

也然馬過於圓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圓

池也見圓池馬走過之故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

呂甫曰造父威分於出羣

外儲德曰王子於期德分於出羣也同上二論

附知森曰王良造父不教馬策曰建威教不能

共琴二前九

共威不可分勢
共威分則則敗
此是危言

操在車而叱咤之車車車也叱使造父操右車而鞭答之馬不
能行十里共故也王良造父共駕田連成數二人古天下善鼓
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數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二人
則巧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術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
其臣共權以為治權帛於君而不分斯能以田連成數之巧共
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上兩輪下兩
文之妙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駕
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子取道爭
千里之麥其始發也晁伏溝中王子於期齊繆葵進之晁突出
於溝中馬驚駕敗

共希遠曰田營
為圃池

共飲古曰深引
於期以為下
榮根本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
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民彼其虐秋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
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
令馬忍渴飲之服昔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
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馬渴見他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
服馬父笑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汰禁其
衆父矣從造父以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
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又且發矣
驅而前之輪中繩中純驅之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解之遠逸
出於實中馬退而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戀不能正也走雖

以書美制之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廢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不能正也

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

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其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

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治不能禁也猶馬驚於疏而

轡不能制也故曰子罕為出魂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今令王良

造父共車人操一邊害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由連

成穀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

曰百姓里皆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嘗之人二

甲言毀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非令而民擅禱乃私愛而無冷度也夫愛

新叙古曰復案王良子以為斯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委於少師正呼

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改法度而心循大民之私愛是法不

立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

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即中間過公孫衍出見之曰非

社臘之時也臘日祭社以報成物之功占礼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

姓曰人生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閭過公孫衍說見王拜

賀曰過堯舜矣言其得民心過於堯舜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

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

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

甲屯亦閭過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閭過公孫

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主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

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一里有正一伍，有老以統率之。屯二田，臣竊怪之。王曰：「予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言非以吾之有恩為我用，以吾勢以威之為吾用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孫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天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既受魚則必屈已，以狗人而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狗乎人必枉於法也。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給取足也。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

吳傳曰：凡假其曲折几為受者，可自勉於燕燕。

長自給魚。此如已之自為也。此二句即公儀休之事而斷明為政者當求諸已而不可徇人。

難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言蛇龍之變化上必資雲霧，此資人必待勢而後行也。雲罷龍霧罷而龍蛇與蟻蝥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蟻蝥勢重也，無所賴藉則神化之物與凡庸等者失勢故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此言賢人屈于不肖位卑也。而

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此言不肖服乎賢者位尊也。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失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而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舊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

謂子玄曰：好文，字游心應口處，全在文機活動，讀此文者使悟。

任賢者也。結轉上意

樓昉曰：以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轉下蛇螭妙。

馬理曰：雖然三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此言勢必待賢人而後能用。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此言賢人必特勢而能用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

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一轉起下斷案。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

者，龍蛇之材美之也。此言龍蛇賢者足今雲盛而螭弗能乘也，霧

醲而螭不能遊也。夫有乘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螭螭之

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

不子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言桀紂不肖有其勢，斯亂天下也。且其人以堯之

勢治天下，似以桀紂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

用已而不肖也，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賢者用勢位，則能致治。

三刑名曰：貞子論在勢，非必之在任賢之材，為賢人之材，小人為衆之材，負矣。

王制石曰：世前人所未道，故我

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

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不肖者得勢，位自恃勢而

亂天以勢治天下，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

為虎傅翼，將非入邑擇人而食之。虎本猛物而付之翼，則夫乘

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不肖人本惡而乘之以勢，則為虎之付翼也。桀紂為高

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

威為之翼也。喻中使桀紂為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

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位非

資顧人之賢不肖，何如此一偏之論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

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威獲術

美至曰辨，難何非委曲細密不漏，皆而人所未

道源我公哉

呂吉甫曰提出喻中字眼

支道林曰枝葉扶蘇縱橫亦在文既其備事理亦盡先秦之文如此

康海曰一句結紅千鈞

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咸獲王車馬良喻人之賢不肖非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提出喻中字眼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應王良句意桀紂御之則天下亂應臧獲句意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慮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只收一句總結前意復應之曰復設難以辨論之其人以勢為足特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此下一办勢必待賢而用之非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此言法度而言人之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所感天下者也

王元澤曰及喻迫切直便辨駁得旨

陳后山曰此喻轉起本言有勢則中至亦可以取之不待喻也

林希元曰終等數可不步于變

郭守溫曰兩段

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一轉折史云桀太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言勢亂而人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一句收結前意若吾所言謂人之所設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又一轉折過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矛楯兩有三角者楯千也所以稱身俄而有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也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此言利必陷于楯言楯之堅不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為利于其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為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提出意此矛盾之說也

問侯範

李士表曰未亦
要治千法
中七字之拘法
身勢可以無亂

吳儔曰勿撞二
句時義

崔伯秀曰軍法
句法之勢勢然
頃挫其鋒應之
勢不可謂制奇
其奇哉

夫賢之不相容亦明矣又一轉折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
是此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于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
也中者中者中上不及堯舜下亦不為桀紂抱汰處勢則治治立
度以度勢位主也背法去世則亂言中今廢世背法而待堯舜堯舜
則無不治聖亦不能治况于不肖抱法處世
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聖亦不能治况于不肖抱法處世
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言抱法處世雖不肖亦治况賢聖乎
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驥而分馳也相
去亦遠矣總押一句譬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數使奚仲為
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言慶賞刑威積勢委
法堯舜戶說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

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
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謂今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
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然王良遇之則日取千里吾不
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
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
說也不可亦明矣喻古今之勢不同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
致使中手銜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
古之王良乎言有法制則可制治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
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四句意作一句讀句長此味非
飴密也飴密應梁肉必苦菜亭歷也苦菜亭歷此則積辦累辭

離理失術而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六反

支道林曰：一正一反，二柱相形，到末。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降，未戰而走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

何者？春日通篇，分節雖多，是一上父字，主在破仁孝之論，賤虛名貴實行，見至劉至奇之文。

士學道立方離，添之民也。方，類也。私學其道而各立其方類，離法非法度所不能制，法外之民也。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世尊之曰文孝之士，遊居厚養，食之民也。年食之民，即飲食之民也。而世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士行，劔攻殺暴傲之民也。法而試也，以身犯法而試死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赴險殉誠，誠以忠誠也。誠，忠誠也。而世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耕田而食財利，之所由生也。而世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慙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之民也。慙，慙也。重命畏事，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曰怯憚之民也，挫賊過姦，挫，屈也。過，丘也。賊，賊也。明上之民也。而世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少之曰調諄之民也。調，調也。諄，諄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而斷之辨，誠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此之謂六反。善所不當善，毀所不當毀，謂之反也。布衣循私利而善之，世主聽虛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禮，禮也。必，有也。百姓循私害而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毀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毀，毀也。必，有也。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也。故名當在乎私惡，當在之民而毀，毀在乎公善，宜當之士素

袁子曰：西第並叙只是一段，叫文章妙處。

也。故名當在乎私惡，當在之民而毀，毀在乎公善，宜當之士素

國之富強不可得也。賞罰失宜則人必不服求國之治強決不可得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弃髮必為之愛。愛并髮之費而

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殫殫者痛飲樂者苦。為苦憊之故。不殫殫飲樂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無法而以道義相禁則交必

有却矣。却問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

父母之懷。祗然男子受質。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

故父母之於子也。問言則罪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子之澤

乎。言君臣以義合非父子以恩合也

今孝者之說人主也。皆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所言者皆忠是君愛國之道

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以不熟於論思。誣而誣也。故明矣不

受也。明主能察其治妄而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立法制以示之也

也。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賞當功罰當罪不可所私也則民

要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

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常能其賞罰。無私

而賞功罰罪也。使士民明焉。盡力致使則功罰可立。而爵祿可

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

利以愛事。故其行危致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

則不可以霸王矣。此二句據結上而斯夫姦必知則億。能知人之姦偽則有俗而奸不滯入

高似孫曰。璧。最妙。

郭守益曰此言以情論事而不要治人性之本善亂人也

郭守益曰愛不如其之於文辭雖善刻薄寡恩宜慎用之

王維頓曰聖人之于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罰罰必不阿則民用官治則

國富而官則六政而霸王之業成矣

馮叙古曰所謂重刑者嚴之謂也刑者細而止之謂也刑者大也民不以小刑案大罪故嚴止者也所謂輕刑者赦之所利者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以養其利而破其罰故赦不止

之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史可疑也喻奸偽萌于隱微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史可疑于幽谷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耻義耻人固有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更之於民無愛無如父母之愛也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之行於子又其萬之倍也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决矣可見愛則令不行不知畏嚴而民畏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佐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言父母所求于子求其安所易從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言君之求於臣親以厚愛關于於安利而不聽君

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不用恩愛而察法禁也故母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父導愛教營子多善用嚴也喻官用威則法施行於民令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言窮困則真窮而衣食自足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晨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言供像則慈恩而飢寒切身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法亡行也苦而難後而長享其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并仁人之相憐也言能任法而察恩也孝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患之禁也急夫欲利

楊道實曰彼學
上輕法之論

南伯秀曰重一

盜賊也而輕罰
者良民也

獨賞功也又獨
利卡賞者其

是報一人之功
而勤境內之

也故治者有
林有賞

者必惡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曰相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

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非治即亂亂是故欲治甚者其賞

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

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

無行無賞罰之施也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罰之輕重直

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刑寡而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

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

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禁內之邪禁一奸人而重加其罪而四境皆知

其和心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

治者必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賞罰而又勸一國

受賞百其利非者也悅子利也未嘗有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

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又一淺難見重

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

重正者以重刑而止奸邪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正者必以重正矣是以

上設重刑者而姦盜止姦盡止則此奚傷于民也奸止于民何也所

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止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

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

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赦其罪民慕其利之大于罪之小則輕忽之故姦不止也

故先聖有諺曰不踏於山而躓於堦躓傾也山者大故人順之堦

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奔

王元澤曰姦論
輕刑之弊

許國曰即此
灰之說

由經泉曰此
刑暴而阻家

家而勸衆非
為一罪人也

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設陷時歟民不見而罪之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埴也人以忽心規之故輕犯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林希元曰此喻才足之後尤不可去刑

今學者皆道畫策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又設難以办足民者不可不重刑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以此言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刑不用曰輕可以治也此言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故已取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以下又以治家設喻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則亂之基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行暴非重刑不足以禁之見民足亦不可去刑此則財用

項伯秀曰此猶破前足民之說

申時行曰用財是則德於財力上治儒則肆於為能

支道林曰當家之愛子皆財足則後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侈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足而愛尊輕利之患也

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廢于用力上臨治則肆于為非上治柔弱不振則民財用足為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言治柔弱不振則民財用足為力作者神農也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結一人心不古非重刑不足以治之老聃有言曰知足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室猶重也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即桀不足于天子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治道適其時事以致財物勸事以時則財物有所出也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

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
慈惠之賜私恩小利也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昏則盲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

對則暗育者窮矣育者無所視暗者不能言也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

無術無知識也。猶不任其身也。則不宜者不知。不肯無財能也。
 夫智者不能言也。猶育不能視之。

也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

歌澤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鴛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

小雅·建旻授不階俎而載其
故官職者詒士之鼎俎也壬之

以事而邀習分矣惟以事而試其能故無行首得令不用不有

諸貴公下任言不用言不足以而目文次為辟言不任言不能

牙方不存竟不月見用也
而食云以吾勢不云作任建書

呂吉甫曰以文
呈試誠乃無益
組名無裨虛書
美筆曰嘉泰
誣之徒中其
說有疑有竊能
文能武試之以
使則其氣充其
辨轉訟於愚知
之功注事求
之法不可不務
也
閱如寐曰常將
戰國之士胡秦
閱暴遺遺者債
仰愛帛之問五
取封侯卿相

則謬考實則然
世王不知任
以事甚至為
時為聖書
讀書者智以主
軍係因之富強
不可得已

也。而自飭以為高。世主炫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墮盲者不得矣。及譬喻意。照應有情。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誇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

為故人行私為有故舊而愛已之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

輕祿重身以爵祿為重不謂之君子枉曲親謂之有行棄官

寵交謂之有狹狹也。離世遁上離世不出世謂之遁上。高傲交爭謂之爭。

令謂之剛材行私恩小惠以謂之得民不奔者更有

有行者

文海無窮

[illegible]

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事道失則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
傲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民君之民也。下得民心則君孤立于上也。此八者
匹夫之私害。人主之大敗也。以皆餘餽以取虛名。反此八者匹
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
私害。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此一句是總下詳言之。無術以任人無所任
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察也。非口辯才智者則脩行清察也。任人者
使有勢也。任人而使智士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用
其智起人疑。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惡。已之惑
惑而不信也。

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
陳詳道曰。智士不足於財使善信可也。各因其長。

者未必智。為愚其身因惑其智。為繁靖其身而不用其智。以愚人之所信處
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愚信者不足以任事使處治事之官而任其所為。則事必亂矣。

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用者者則任脩則君事亂。任脩則君事亂。任脩則君事亂。
則不足理事。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
跪使。例言反覆也。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誑欺計功
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察人心術之微而知其失。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愚者

不斷事則
事不敗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察人之事然後知人之賢否不可以語智也。夫民不
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矣。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

王維清曰人有
毀陳平於陳祖
知無知曰楚陳
相拒臣進許謀
之上固其策足
以安國家利社
稷耳今有尾生
孝已之行而無
進於勝敗之數
陛下何暇用之
是知韓子之言
者
許國曰借豆以
馳虎李有氣力
光陰
馬理曰耳音塵
名無用語詳明
而盡不見其重
復之病
高似孫曰人主
急功利又曹處

下之所祭也。謂其為智千世亂而卒不決雖祭而不可以為官
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於若木華角赴
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能盡其辯焉。智
士能察而用之則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于賢者尊之則
智者自盡其能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公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搏其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
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
足不仕而名顯。不事耕作而足其養此私便也。息文季而明法
度舉私便而一功勞。舉止匹夫之私便而惟此公利也。錯法以
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訟也疑。置法道民而貴文賞

黃鳳翔曰世道
升降民心不古
行於古而不行
於今者何限如
堯舜讓而帝位
之讓而亡故夏
商之聖人不傳
賢以啓爭以力
爭之世猶揖讓
之軌以立法
之軌以應煩

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惜夫貴文學以疑法
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繼轉前意見人主不
摺笏干戚不遠有方鐵鉅。言國君異器方幅也言笏鉅之議千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超發千城距衝
不若堙穴伏轡。古人亟于德中世邀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
事而備簡揆陋而不盡故有珣鉤而推車者。珣音堯堅屬鉤音
也以上古舉堅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
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此
段之大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太爭之世
而循揖讓之軌非古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

之而感亂也

王荆石曰先以
戰術又以沐論
中有論戰術
沐論皆言告少
利也

論以訓曰不幹
本作而好木事
道與惠以說民
此知飯之說

推政也言聖人之治因時立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

而有難法立而有難行者權其為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善權其善

而功多則為之權審其功多害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

也言立法有難易者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

之乘乘謂其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游地者出其小害計

其大利也死傷者其害小夫沐者有奔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

其難因釋其樂是無術之事也喻利多害少人見其先聖有言

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擊者旋而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

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順于實者言有辭拙而急于用者故聖

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無害之言其說不實無人之

不事衡石者非良藤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

輕重求輕重多少於衡索不能得石之外則不可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

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是境內之事蓋如衡石

也挾情論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

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臣之奸者必知則奸無所容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然而弱子有僻行邪

也愛養之也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隱於刑不事醫則疑

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政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有子者不

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

持國引起人君施愛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

持國不取嚴刑意

立而後下吏
明三下受
步道材口法
書一之亦訓其
注厥後世
明內無
惠外無
補

張洪陽白思不
如法之喻

趙忠高曰言仁義不如法令則名之謬論也

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
法明則國之紀綱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謀計得則國勢強固而無禍害故存
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
心剛強而輕易于誅殺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惜心見於下剛
毅則下有不順易誅則安殺加於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
多無功惜心見則下怨其上下被其德者必起怨心妄誅則民將背叛故
仁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濫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則濫令妄
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搃收上意而兩言仁暴之別故曰仁暴者皆亡國
者也結一句

不能且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為餓者得活計也不能

王制石曰破學士之空談

辟草生粟而勸貧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不辟草生粟無以開財之源何以能
今李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
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高意上喻最是妙

王元澤曰言法立則簡易勸叙簡便周盡

林希逸曰就任法處絕地情細明白

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慮慮得失知者之所難也言人之得也無思無慮擊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愚者無智慮易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中時行曰獨斷之喻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掌君苞者也則尉人輕君而重於
宰尹矣以其權屬於宰尹也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于樂正正樂官則

警工輕君而重于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于寵人。右寵幸之臣也。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托食於國者也。言若無位而寄食于國者也。

張遜曰：偷威福不自已出則人不畏利不行運命感同。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則民之欲不主于君而民不可得于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命在人臣則君之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鼯鼠同威。禹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上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權不由已則不能作威福以好惡人。索人欲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佞。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

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尊爵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重臣者權臣即前所云重人者也。明主之國選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五蠹

諸伯齊曰：蠹，蝨也。條，蟲也。五，五種之害。至尾方說出者目來。

上古上古太古也。之世。人是稟天地之氣生而灵。民百姓無眚。而禽獸衆人民不勝。故不勝也。禽獸總名。蛇。虺。屬。蛇。黃。黑。色。稱。蛇。最。烈。刑。短。而。偏。毒。亦。甚。最。大。者。為。莽。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棲身之巢。使。群。害。皆。不。得。而。相。侵。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木。實。旅。生。蟬。蛤。蚍。蜋。腥。死。而。臠。乾。而。無。惡。色。臭。也。而傷害腹胃。氣。脆。也。民多疾病。

呂吉甫曰日上古之世叙到後周又直說到今世見堯舜之道不可行於夏商世更代更已此則說行古道於今時乎提其古法不足循如循堯舜後王之論是也

陳道口脩古法則難而不通

有聖人作鑄燧取火以化腥臊燧取火之木也鑄燧取火如春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櫟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火以資享祠饌化腥臊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縣禹父禹決瀆瀆謂江黃源公河靈源公淮長源公濟清源公四布瀆也中國垢瀆奔源東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決而排之使歸于海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鑄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縣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新聖后世之聖人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不汰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修長也修古太古也應期於太古之法不汰常行之事惟因其勢之所指而為之俗隨時而轉移也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鬼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鬼鬼不可復

以穀為守株待死之喻

御中益曰此等語須當切實王植中日李斯二世多稱引此語林希逸曰非見五穀之民將亂則速謂時勢不如法也

得而身為宋國笑引喻形容甚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此等說語切實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重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簞裘夏日葛衣雖監門賤役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耨耕田器之曲起土者以為民先倡而行之為民先也服無股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天古之讓天下者是有太監門

去文季而以史
為師以去為教
皆憤世之詞也
而其流遂為焚
坑之禍而非亦
不知其至也
若其父之怪苛
高妙則西漢以
後不如之矣

閔孫曰西段
事而發嚴利后
欲氣力

之養而離臣虜受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言古帝王之以天下相授受者
不足為貴而共稱之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繁榮言累世乘軒
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議也輕辭古之天子輕易難去今之縣
令者雖厚之災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賸臍而相遺以水谷水
故節相遺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若水故買人功利決竇也故饑歲之
春幼弟不饑幼弟可憐猶不饑之也饑歲之秋䟽客必食非䟽骨肉愛過
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
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車上粟非下也權
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割薄不為慈誅嚴不為
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遺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

王荆石曰轉折
輕議論要切
事情

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事也以皮幣大馬珠玉也遂王天下徐偃王
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
恐其害已也率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
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我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
異前意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
行武非道也乃修教王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禮樂之時共工
之戰鐵鋸距者及乎敵鎡甲不堅者傷乎體夏禹之時是千戚
用于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
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三句說破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
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敬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非言辯所

逐舉兵伐魯。魯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太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謂使徐魯皆務強其兵力也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亂世也之民。猶

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不能適宜不知也今儒墨皆稱

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秋官刑部也

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先王也。此

王之寬緩世所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

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

張洪陽曰。欲去
仁義而存刑罰
豈恨世之詞

朱之藩曰。以仁
義不知威勢一
偏之見。不數歲
而於書坑儒禍
萌於此

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

民奚太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

治也。效古之行仁而不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

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位。以法勝民不為乎。勝位之仁慈。則仁之不可以

為治亦明矣。且明者固服於勢。寡能懷于義。言民惟畏上之威而不懷上之義也

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

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人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

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主之意南

而君國境內之民。莫不臣民者。固服于勢。誠易以服人。故仲

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人君之勢不待不畏

朱之藩曰。以仁
義不知威勢

陳后山曰論最
迫切歸子刑名
之說此其最勝
矣

王元澤曰以寬
緩之政治急世
之民猶如緩
而御得馬

舒分曰戰國先
秦多此論

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
說人主也不乘不勝之勢刑法以威民民必畏服故曰必勝而務行仁義則可
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者
以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告
也勸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惡也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
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
兵推公汰而求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汝易其惡故
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
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峻峭險阻也千仞之山跛牂
易牧者夷也平曠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

李主表曰循此
兩行亦可於小
治積未能窮本
終非大成

鄧子玄曰此說
當世法禁之義
極切時弊

王維慎曰賞賢
伐惡善善之至
者也其於罰賢
不惡之卒有也
是謂賞同罰異

不釋鏹金百鎰盜而不擿金銷爛雖多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
害則手不擿百鎰擿百金必有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
厚而信信必賞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
而固法專一而行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輔助
其賞之所堅固必行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盡其力矣今則不然詳
不及也當時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
家業也以其不收也不見用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施禁罪之
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
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可廉偶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
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廉之行而忘犯禁

知須溪曰以前
說歸此處又添
出條來
長了凡曰一篇
數上萬言胸中
如萬斛水源泉
之不竭而源精
變化無中生有
愈出愈奇每段
一意並不雷同
有他等中有條
論中上自徐天下
市勢如指掌作
長篇如文字如珠

之罪故民程於勇而更不能勝也多其有勇則民皆習于勇而法不能治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之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不戰則兵弱不耕則地荒也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以虛文亂人主之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諸先生謂后儒之為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劫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儒法之所不容者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友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足以致者也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直躬而行無利也其父竊羊而謂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率君之曲也而去也

姜至曰二段皆
論不可以私行
害公法說得痛
切精神

之道林曰劉氏
去黃老之法不
尚繁華清簡無
為君臣自正端
非之論詆駁浮
滿法制無私而
名實相稱故曰

由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証父者之為直臣以父視之為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率而上之舉而加之上位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言孝子養父而不盡力于君則背于君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按上二段而斷其利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右之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右者蒼頡之作書也乃無中生有妙妙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已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見信于上則必任用而受以事也文學習則為民師為民師則

煥于黃老

甲時行曰國貧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寄亦曰民之私行用之公利並重則相反也

卿寧益曰世孝儒俠相戰國遺俠之風尤盛太史公亟稱之

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官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所敵國公利也而高慈惠之行人高人慈惠之行城者受爵祿而信薦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私劍刺客也之屬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二句提論其要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暇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求隱僻言人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也之所不言也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

機防曰微妙之言愈讀愈奇

肉梁肉膏粱肥肉也不務梁肉蓋言肌者易為食也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寒者易衣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官夫婦所明知者不用日甲庸行夫婦所則知不用之也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心無所欺則無偽妄之行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田常宋之子產皆獄逆臣也待其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之皆獄逆臣也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官多則貞信之士寡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乱者

何孟春曰當時
世王善說士之
情如此

袁了凡曰修德
士風訥切特事
如隔垣而洞五
藏

馮叙吉曰復句
迫真而微切

陳后山曰百口
號呼有側創外

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整頓其法而不求察上之智固術而不慕

信其固其術而不慕故法不敗而群臣無姦誑矣今人主之於言

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說其言之辯論而不求其理之當也其用於行也美其

聲而不責其功焉美其聲聞而不責其功效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於

辯而不周於用故孝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言首

而無視實用言首行身者藉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若穴

歸祿不受言仁美士也退處若穴隱遁也歸祿而兵不免於弱

政不免於亂此其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礼國民之譽而尊礼之亂國之

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

貧百耕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武孫吳吳起之書家有之

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實

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

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言可因耕得富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

者曰可得以貴也言因戰而得貴今修文學者言談則無耕

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人皆

文學言談而言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

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後

綱李斯而為後李斯為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先儒之條以更為師無私

劔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

歸之於功為勇者盡死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

王荆石曰語愈激切

救之意後世歟
陳安有此矣能
動人

王荆石曰語愈
激切

趙主高曰以公而
說許多言以公之
事而後卒歸于
從衡

之謂王資

王業所資以與者也

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寡

蘇陳也

超五帝侔

三王者必此汰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于內。言談者為勢於外。

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而

從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蘇秦合六國以攻秦。合眾強

以攻一弱也。而衡者張儀連六國以事秦。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

持國也。

持扶持也。持國安邦定國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

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獻奉國之版圖也。而委地效璽。而請共

矣。

上室而請。謂兵也。

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

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

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故小

雖以夫曰言衡
未見其利

成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效大未必有疏

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

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分內救小。則以

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人臣尊矣。國

地雖削。私家富矣。

人臣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矣。

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

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

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矜繳之說。

所以取鳥者以生絲係矢而射流而

取之也。喻人臣以假托。而徵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

之言。擢取其君之意也。而徵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

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

而謀計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外事強國也。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

朱之蕃曰見說
終橫之官

湯實尹曰此言
此強之策可強
國

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
可攻也。治強不可貴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治術於內而事
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多
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難為計。弱難必危。難施為計也。故用
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言所資者大易成功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
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亂之資異也。以秦之治而燕之亂所資之易也。故周去秦為從。其年而舉術。不期年而東周威。離魏為衡。半歲
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于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
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賞罰之必信也。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
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民死。

許國曰民之強
戰求者國之
賞罰不次而公
法不行也

楊道實曰通民
是正說治國之
政及獎政之宜

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
亡之術也。舍不必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道由也。由術。治國者
之道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
安利。皆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
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勲臣以馬上得功者故曰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
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
官舍古者設官分職以治事不可無居故內置完則遠戰遠戰
省御寺監外列百師庶府莫不各有所治之也。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居要地有權勢者也。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
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
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民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

支道林曰強國之道在于農戰買官則不卑矣。故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歛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以籍托于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汰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為說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也社稷之利此後言之士有其帶劔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司天監置立春夏秋冬中正五官之禁此缺士有也。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寒之器聚沸靡之財謂沸靡之財謂溫貴也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

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習之弊則官爵可買則工商不卑也矣商上有財所以

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意上

顯墨

世之顯學顯學之士積李而有功者也韓文所謂士之能平大名顯當世者是也儒墨也儒之所

至至極也謂造詣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有孔子之死也有

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

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

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

復生將誰使定之學乎言古事無定不可行也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

列弊曰通言言學不足處空言不足信

鄭子玄曰先秦之文明白敷暢溫論有如此篇者漸於豪放焉遷則奇怪百出矣

王元澤曰寬則
虛名譽之人

姜望曰曲折性
復引事證雖是說
其意精善、精
神非胸襟開闊
同輩遠做如此
不可下筆

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便定儒墨之誠乎空
談無掩不可用也殷周七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
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十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
而必之者遇也古李湮矣無所參考憑信而弗能必而據之者
誣也不執筭度而信用之而取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
則誣也明據先王而不能必非誣而何愚誣之學襟友之行明
主弗受也弗受謂不見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
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用之也儒者破家破家隨
而葬服喪三年大毀大毀謂哀痛之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
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是

是併曰是非非
蓋無叔是人上
不明于公松之
利不察當否之
言故有惑慮

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今孝
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論正
大不被屈行曲則遠於獲行曲則遠於獲行反而曲則城獲
于人也侯自反而曲則請侯之世主以為庶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
闔爭和以處取不隨仇不念舊不產因罔哀恤監見侮不辱犯
不校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庶將非宋榮之怒也漆
之世則教見宋榮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宋榮之性與
之寬則非其姑息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宋榮之性與
庶則將非今寬庶怒暴俱在二子人主無而禮之自愚誣之學
其暴矣其暴矣今寬庶怒暴俱在二子人主無而禮之自愚誣之學
襟友之辭爭爭如爭道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足術
行無常儀夫水火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襟友之學不

臣維稷曰設此
民間一段名事
論理近人情

中特行曰此段
微其後段所云
所養非所用所
用二句俱是切
確議論

而立而治。今兼聽稷學。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而類且然
聽維繆之詞則和足以勝正勢必至於亂矣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聽言既推其
雜糅而措之治人又必到置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窮地以實。無資其
有餘以周。今夫與人相善也。無量。星房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
貧乏也非力則儉也。魚豐年之可以多給。無富人之可以旁藉。而與人
獨能生殖。當完自給者。非力。佐則旁儉也。與人
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百處俱無
而家自貧。窮不足於用者。非日侵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而富。今
用者侈則必其寒墮其業也。上徵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奢力儉而興侈墮也。而欲密民
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危邦不處
軍旅不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不以天下動其心世主必從而

閔如孫曰。明主
舉實事去無用
不道仁義者。故
不聽學者之言

劉漢漢曰。寬則
蘇各太已。人急
則用介胃之士
所養非所用所
用非所養。一語
主意在發後句

禮之貴其智。於不入不處而而高其行。於不利天下而以為
貴其見幾之智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
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
得也。藏書彙言。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
曰。故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國之賦稅而上之
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
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蒙俠不群執操不侵。輕自守然言過於耳。必隨
之以劍。有怨公報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
賞。而家關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匪敵而無私關。不可得也。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胃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

劉漢溪曰此言
听與用相反

何孟春曰引也
言空談不可用

王鳳翔曰世儒
者之說人主不

言今之所以為
治而語已治之

功不審官法之
事不察矣和之

情而肯道上古
之德者先王之

成功備有餘訓
曰聽言則可

以觀主人主不
知而任之華下

之患長平之禍
魏敗於華下

者非所養此四句一篇之大主意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

是其言。宣布之。而官用其身。其言之當理而是也。則官而用之。若非其言。宜

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為非也。而不息其

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

尼幾而取之。與處久。相與而久處也。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

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克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

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而智而有失。實

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

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子西。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魏

王秦攻燕梁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趙用趙括為馬服

魏敗於華下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趙用趙括為馬服

其前必至矣

趙璠曰瞻虛言
無參驗之喻

康海曰韓子引
絕墨之事情而

是非其後條數
少是也其外道

德之意

馬理曰喻浮淺
無實用

錢福曰蓋致三
喻如操杖鉤

白起所破坑。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治不

能以必劍。言頃區治善則不能以必成。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滅獲不疑。鈍

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未塗。則滅

獲不疑。驚良觀容服。聽辭言。指上子羽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

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

州部。外衆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受賞則爵祿厚。而愈勸。

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盤

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木偶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

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盤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

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粟磐石一貫也。與磐同粟無所出則不富

林獨疑曰李斯
嘗稱以燔三
世

是然曰恩不
威之前

也儒俠母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農象人同事也徒有空言
不富夫楠知磐石象人而不知楠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
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
言義不足以服民也言威足以闕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服人也是
故力多則入朝力寡則朝於人見臣服於人也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
悍虜而慈母有敗子言慈仁不足以禁暴也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
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
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本善之法境內不什數
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又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

廿

王制石曰論仁
義性生不可
而能

湯實尹曰論仁
義必假倚歸戰
國之學如此

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
枯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枯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
費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藝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
民賞罰不用而恃民之自為善也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
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而行必然之道今或
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身出
莫之致而自至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性命
所不能為也以智壽之說求於人主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
也故魯毛嫱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

許國曰論古主
海談不可用

王之仁義譽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煩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智壽之類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君千歲萬歲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也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今之所為治賞罰法度也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言皆虛誕無實用也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儒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用其致治之術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

李士表曰此喻
民智不及不可
與慮也

袁了凡韓子論
治國在務修明
其法制執契以
御其臣下雷國
強兵以求人任
賢

用承上意以接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別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腹痛下起喻意不別首則腹痛痛則腹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腹痛者小苦而去疾乃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產也而以上為酷殘暴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嚴法度嚴而徵賦錢粟以仁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法度嚴而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農隙為境農隙閱士事并力疾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聖哲通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明也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禹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言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

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順民之所歌也皆亂之端
與為治也

夫兵之設也所以禁暴安良也禁暴安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平夫兵之設也所以禁暴安良也禁暴安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下平

制談

尉繚子

錢福曰師出必以律方為有制之兵制不先定則士之耳目莫知所循亂而不整矣

重集曰宋祖伐太石城未下數前都督侯等爭取死士卒百餘人叩頭願城先登以盡死力太祖口使皆皆朕智帥之士以備時腹苦寧不時太登且於難次事於鋒鏑之下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闔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闔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以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而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亏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驚樹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以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眾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

耶鳴鼓先登雖
多力固士不能
也
禁以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以四者猶
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

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
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誅聽臣

言其術是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不敢舍
父況國人乎一人仗歟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

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伴也聽臣之術
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戰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

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

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
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

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
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

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
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兩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

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竟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
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

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駟耳之駭
彼驚馬駭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

下之衆為衆也
馬叔吉曰王霸
伐楚非二十萬
衆不可白起伐
趙亦用二十萬
趙乃以四十萬
敗於長平
傳夏竦曰便器
用是才武乃失
之類極其精微
武勇先多力固
士之併法器
械不利以卒
敵士不武勇以
悍子敵二者兵
家尤為要也

舒芬曰古者統
兵有自大校千
夫長萬夫長故
曰萬人一將
者三軍之司命
國家安危所係
也

勝防曰死死與
必生不伴故一
人奮死可以當
十人可以當百
百可以當千千
可以當萬萬可
以取天下矣

馬叔吉曰王霸
伐楚非二十萬
衆不可白起伐
趙亦用二十萬
趙乃以四十萬
敗於長平
傳夏竦曰便器
用是才武乃失
之類極其精微
武勇先多力固
士之併法器
械不利以卒
敵士不武勇以
悍子敵二者兵
家尤為要也

馬叔吉曰王霸
伐楚非二十萬
衆不可白起伐
趙亦用二十萬
趙乃以四十萬
敗於長平
傳夏竦曰便器
用是才武乃失
之類極其精微
武勇先多力固
士之併法器
械不利以卒
敵士不武勇以
悍子敵二者兵
家尤為要也

袁宗道曰此論
用兵在自強自
強之道在戰戰
軍旅之費可所
出戰則則有使
而接外之接不
能收區々於諸
國之助不足有
亦也

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
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
信於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
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
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以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
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戰威

師子文曰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科敵使敵之氣失而
足不戰而服人
之兵如諸葛亮
分兵屯田諸葛
親司馬懿并受
中輟之辱也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科敵使敵之氣失而
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以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
民心有必戰之心以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閭發機潰衆奪地

威勝則勝
於未戰之先
敬威上戰之
際其起發武諸
人皆能之

功乃還以力勝也王侯知以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
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貫則鬪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
援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日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

王維慎曰金貴
審貴信故士心
一而易於遵守
有所持而不敢
敢二若欲變更
則上多疑令士
心不固矣

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利之論以五者先料敵
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
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
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
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
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
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人率民必

王慎中曰士教
要易則失其策
要工數要易則
失其策誠令數
要易則疑其教
心衆心疑式士
信弗爭此致

死復勝難矣

錢福曰孟氏告

梁惠王以致王

不過省刑薄斂

壯者以戰日修

其孝弟忠信此

以礼信觀愛立

况却是根本要

約之論不可以

諸子集之

羅大經曰三代

以下用兵但張

如以又安有堅

城銳陣足能其

鋒耶

舒芬曰兵之務

最頃止五者

然五者足以盡

其理

不選則眾不強

備用不便則力

不壯刑賞不中

則眾不畏務以

五者靜能守其

所固動能成其

先禮信而後爵祿先薦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

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

節士不效節則眾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

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父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

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

相從以民之所以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孝伯如朋友止如堵牆

動如風雨車不結輒士不旋踵以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

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

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

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修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

不選則眾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眾不畏務以

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

欲募發欲畢闕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

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

事利明法審令不下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

師將又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以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

食熟而食食軍蟲成而後舍勞佚必以省同之如以師雖久而

不老不弊

攻權

攻權

攻權

攻權

攻權

攻權

二十九
楊道賓曰此篇
五言指詞當與
徐子十三篇相
次其見卓也誠
不可及

林希元曰將帥
為心士卒為支
節且句法折連
對仗甚工萬古
不磨之論

葉重弟曰士卒
畏敵故動輒降
其善戰者非使
士卒用命畏我
而不畏敵故以
戰則勝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也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皆夫力弱故進退不豪
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皆則計決而不動決
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平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病陵之
兵無足與圖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
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皆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
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而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
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
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
之權夫不愛其心者不私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私舉也愛在
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

守權

即守益曰兵有
守有攻者為善
守者者為不善
用兵者戰則不
可勝守則不可
下故以守權立
論

王慎中曰勝文
欲擇強而事正
子告以整此策
城而死守國
之法修城也足
食足兵大略無
出此者

凡守者進不節圍退不停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
利兵勁弩強矢盡在國中乃收害處廢瘠而入保令客氣上百
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
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
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廊
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池
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新食給弩堅矢強矛戰稱之以守法
也救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
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

虞集曰守陣第
逆勢所必至
現前史守孤城
之狀莫不如
今人慘惻

不敵城盡資血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放攻者救餘於守者若波
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陣而泣下以人之常情也
遂廢其營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及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
勁弩強矢者並於前公麼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
救必開之乎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
應以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
其老波敵無所守不得而止矣以守權之謂也

武議

命分曰兵者所
以禁暴安良
故有無道之國
暴虐其民天災

九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
財臣妾人之子女以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

所加不得已而
痛之
援防口湯之伐
是誅其元惡
城之日市不易
肆道所嚴旅東
征而然南征北
然有以也

馮叔吉曰將帥
之文立之時
抱鼓立轅門鳴
鼓摩旗上視之
以為進退之
致生固之存亡
莫不係之自古
有重將而死威
君者是隆其任
故也

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
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凡誅者所以明
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
貴大賞之貴小當殺勢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
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以將之武也故人主
重將夫將提鼓揮抱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當功立
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抱端柰何無重
將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
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
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

傳夏書曰系在
所向无行敵者
紂師億萬武王
以死上三百後
之於牧野紂幸
倒戈者是仁不
可為然也

楊道宿曰紂在
紂紂亡之日謂
之疾日然紂以
甲子手武王以
甲子日抵紂軍
相之說皆非也

林希元曰水或
逆行或橫流其
震怒至于滔天
崑崙倒海取以
喻其極高

黃鳳翔曰紂
重修人事微切
修德當為今古
不磨之論

袁宗道曰是起
與兵與士卒同
其苦均勞死在
軍饑食者食而
後敗食其不至
士亨次祖自
御任其起其
受抚士卒者

鄧守益曰將者
三軍之司命非
一劍之任直知
為將之休

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旌左鉞歟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
億萬飛薦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
而亮簡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考孤虛占咸
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
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
爭者逆德也將者公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
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一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風如雨如雷如
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立
陵又為之崩無異也惟專而觸成也今以莫印之利犀兕之堅
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

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下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
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
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襍樹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
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貴禮故古者甲冑之士
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
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志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
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惠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
刃以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
三舍之餘如决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望之
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命一夫不勝其勇前獲兩首而還吳

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王慎中曰三又法王者天下共之法一輕一重則民有所損手足後世用法甚酷平者後患深者難治也甚至年昭如姓者則雖有飽食暖衣之民無不啼飢號寒之民有務本美治之民无橫生事奪之民天下一家海內順治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寃囚于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飢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畔私織共寒共飢共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十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醺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仇則欲心興爭

也有由矣

閔如霖曰有盛世順治氣象見人君當令人治本

馮叔吉曰此政愈加卓越雖切當為古今名言

傳夏書曰歸本返源之論

楊道賓曰結語括起前意

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戢圉園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野物不為犧牲維掌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祇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和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天官

林希元曰黃帝之刑德非刑日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

之所謂形德微
眾多借証之

黃鳳翔曰指人
事以勝時日失
論按當時孟子
所謂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之說可謂
知所輕重

陳后山曰獄多
逮繫則先上法
及宜得以貨賄
出之其間遠望
附公因治成風
奸人肆行良民
被累禍之慘可
勝言耶

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
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罷備具財穀
多積豪士一謀者也待筆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人
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
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
之智不能開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圖不下
十數中圖不下百數大圖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
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
也其次知識故人也其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
無不離官府如此開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

治本

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能省臣以為危也

羅大經曰民之
求務在于耕織
男耕女織各務
其業各衣食足
禮義以法度不
立奢僭成風冠
履高民始有飢
寒之患故曰雖
文刻鏤傷農事
也繡飾暴殄也
女工也農事傷
女工害則飢之
本寒之原飢寒
並至然而不為
暴亂老未之有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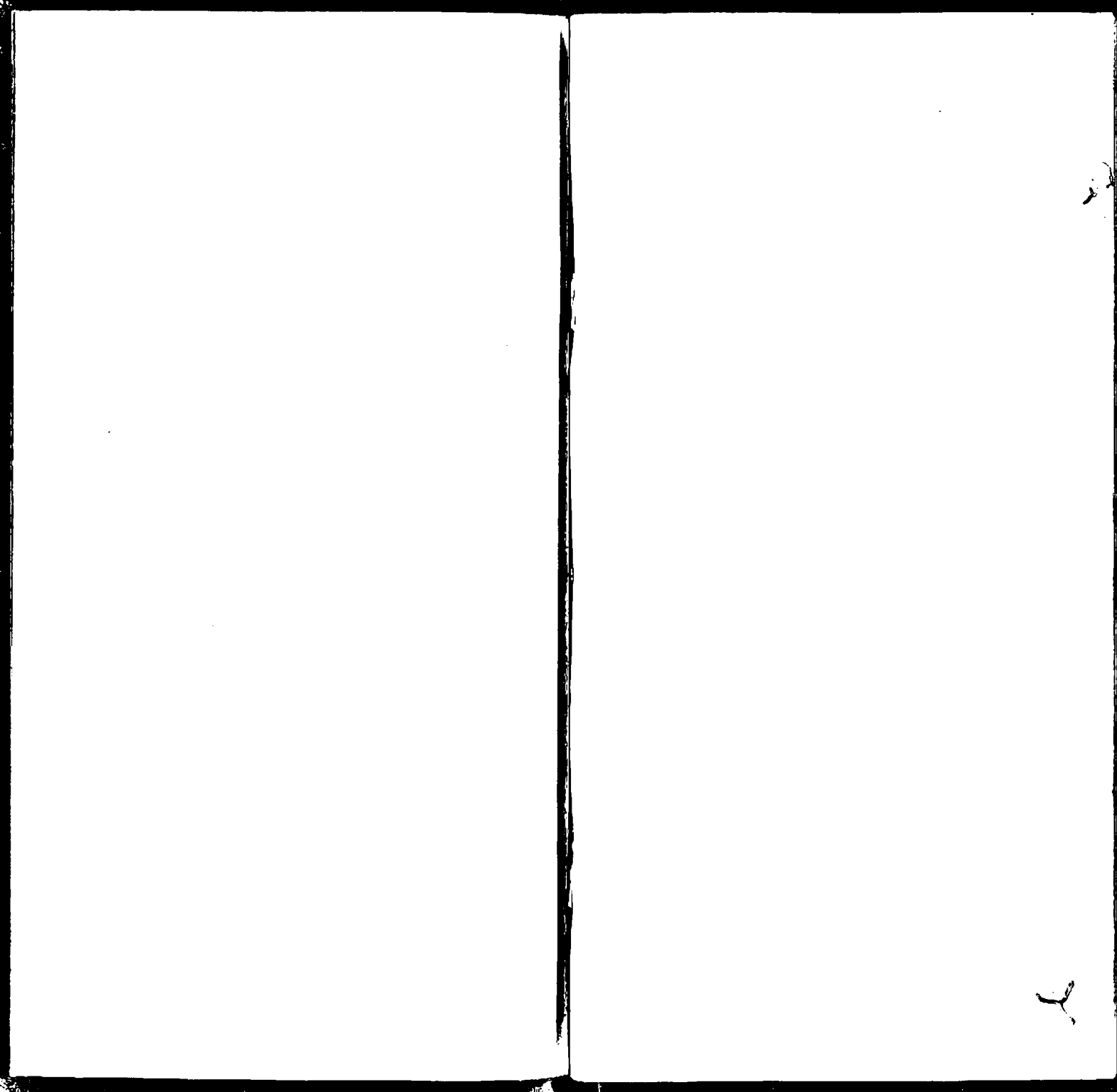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
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男無雕
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
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
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
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葛不款形
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瘠人若城下池淺守弱則
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為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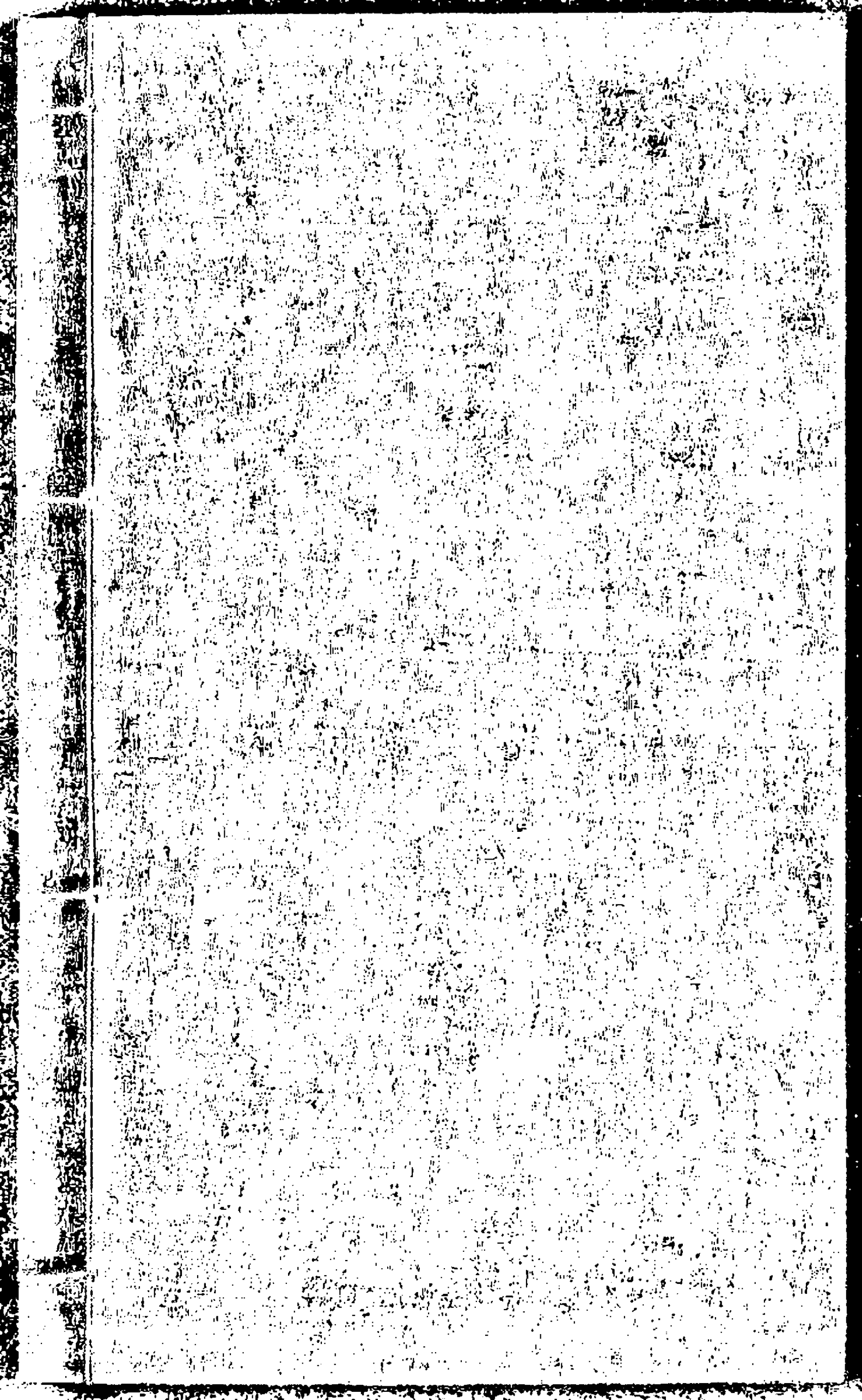
表了凡曰武王
勝紂是家兵不
戰足以勝人
係於陣之合天
官与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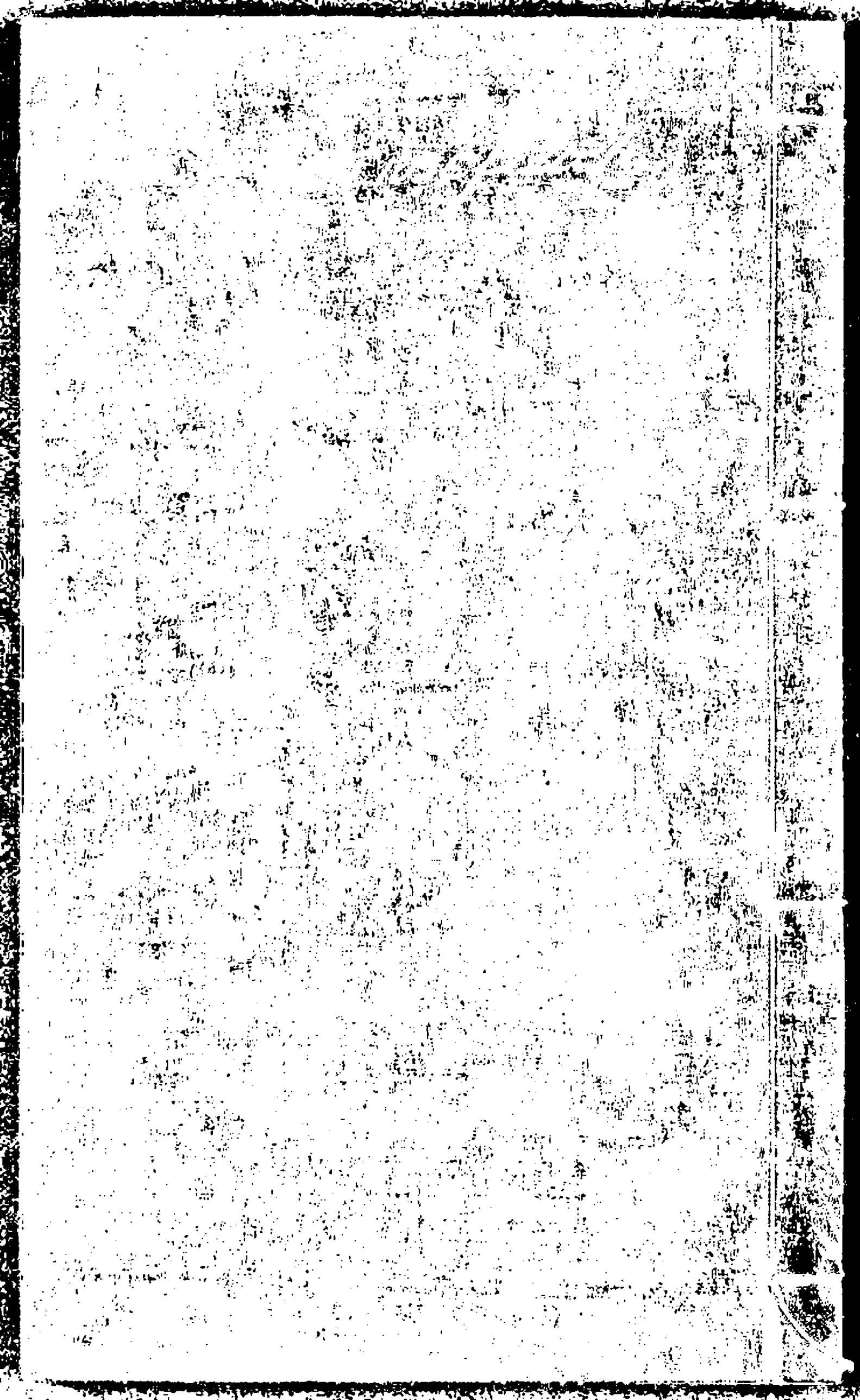
王維禎曰末把
黃帝來叔結詞
覆有力

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
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
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以擊。公子心曰
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為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
先神先鬼。先稽利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日費千金。今身死。十萬而無益。國國土。無計。以公。公。







MAY 11 1951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一卷

從吾 焦 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屈子

離騷經 凡二十四百

洪興祖曰古人引騷未始不稱屈子後世之士祖述此詞尊之為至耳非屈原意也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

王季子云離騷
有怨之言其
詩文曰其
真草木之類
其數則為一類
不可偏勝全取
其間則至者
思沉音則於詩
文無不為耳

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復忠貞而被說衰憂心煩亂不知所
親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
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
澆之敗與君覺寤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
詠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背與俱歸拘留
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
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
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
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諛佞靈修美人以媲於
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

今州山人曰
之今人製西
組月城而友
冰冷敗使又
復之深決但
情事歎

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發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加其文
承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劉知幾曰作者
自叙其流出于
甲古離騷至
章上陳氏族下
列祖考先述厥
生自顯名字目
叙族始矣其于
此降及司馬相
如始自叙為
傳至馬廷獨相
既自叙之端
矣始於代
鐘磬曰發歌曰
謂問乎予心楚
澤曰名予曰正
則離詩未全
然定五言之滋
焉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攝提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 字余曰靈均 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于地高平 靈均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已 上之能安君下 紛吾既有此四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言已之主 之能養民也 危江離與辟芷兮 馳馳之能與眾異也 危江離與辟芷兮 今危被也江離芷 紉秋蘭以

為佩紉索也蘭香草也佩飾也言已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正

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

又恐年歲忽朝舉阼之木蘭兮舉取也久攬中洲之宿莽

也木蘭中平居者曰洲草生于冬而不死者曰宿莽言已旦起

地數也動以神祖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日月忽

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美人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

教兼遠遠修先王之法德者也乘騏驎以馳騁兮騏驎一日可

任賢智則可來吾道夫先路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先行願求

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衆芳喻群賢也雜申椒蘭桂今

洪興祖曰史記
以平為名平文
正義天均以釋
字均之義名
五岳原以神
洪興祖曰馬
有以夫人論
者謂夫人之性
人者謂夫人
人是有自命
若夫人字南
吳也



其芳小重之豈維紉夫蕙蕙能言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

乃香蘭薰也文王雖有聖德猶難用象賢以致

於治非獨索蕙彼堯舜之耿介今既遵道而得路言堯舜所以

能任一人也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何樂紉之昌被兮夫難捷徑以冀

步和言紉紉愚惑遠皆天道施行臣選衣不暇及帶故涉惟

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言已念彼衆人相與朋黨競逐忠直

以及其豈余身之悵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奔走以先後兮及

前王之踵武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與其先王之德

全不揆余之中情兮言香草也反信謠而齟齬言懷王不察我

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靈修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應之

馬覲曰陸敘至
此方說出被
何婉而切也然
上卷多悲怨

之佳用按王
曰黃氏以為期今菴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
今後悔過而看他
言陳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因改後用
不難失離別今傷靈修之數化
化也言我竭忠思見過非難與
數變易無
常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今又樹蕙之百畹
猶種蕙於香
仁義動身勉力
畦留夷與揭車兮
香草也揭車亦芳草雜杜衡
與芳芷
芳芷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
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
峻茂今願竚時乎吾將則
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
其功以言居亦宜蓄衆賢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
穢
言已所種衆芳草當刈未刈豈有霜雪枝葉雖萎絕病絕遠
循行忠信冀君任而遂行
衆心競進而貪婪兮慙不厭乎求
乘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

索菴內怨已以量人今各興心而嫉妬
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
與已不同則各
忽駢驚以追逐今非余心之所急
言衆人所以
生嫉妬之心
追逐權貴求財利也
老冉冉其將至今
冉行貌恐脩名之不
立
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以正陽之津液暮食
芳菊之落華以養陰之精藥動以香靜自潤
也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頤亦何傷
言願頤不飽貌言已
也
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今於道
攀木根以結厓兮貫薛
要須不願頤餓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
攀木根以結厓兮貫薛
荔之落華
言行常堅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
忠信不為華
矯蘭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
胡繩香草也纒
行錙鐻復根本簡復矯直苗桂芬香之性紉
索胡繩命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離離也
謇吾法夫前脩兮

謇吾法夫前脩兮

索胡繩命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離離也
謇吾法夫前脩兮

洪興祖曰屈有
死而不可奪之
常懷王時作難
已丁未項依
彭越之邊則又
曰吾將伐彭越
之所居蓋其志
先定非一特公
懟而自沈也反
離騷曰棄國
之所珍彭越
之所害公是
子之心哉

王世貞云此言
小人之嫉妬已
有能使之同朝
之嫌也

已深不可作也用也 匠時俗之工巧兮 倘夫相而改錯同曰規

夫要祖曰反耕
 騷云知衆嬖之
 辨妬今何必持
 不之舉眉吐舌
 班孟盜有推之
 以為不日物已
 之竟夫治家諺
 淫目排心與海
 子所謂不由其
 道者何以注屋
 何哉

以死直今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今延佇乎吾將反

佇立貌也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此干四戢車

以復舊方及行迷之求遠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步余馬於

以名臣之才不遠千里遵道行義敬還歸之也

世患不知回車
反道而過去以
修焉初服也

習教不言雖
欲遠去而猶未
能遠也斯世復
周時四方魚一
遇合乃也

蘭皋兮馳漲且止息

士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焉於芳澤之中以視曉懷王之

馳高丘而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也誠居不肯納恐歸重遇何故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容已遠不見納猶復製芰荷集芙蓉不吾知其亦已兮苟

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落及兮民余佩之陸離

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人之服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昭其

猶未虧

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雖兼會在手已所謂其道行則兼善天下也不用則獨善其身也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言已欲進忠信以輔君而事將遂起目反觀四遠佩纁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車

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纁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車

方荒遠整刺儀容佩玉纁紛而衆盛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

忠信

忠信勸人而喻明終不以遠故辭其行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

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予心之可懲女湏之婢媛

交湏猶牽引也申申其罵余

怒重焉曰鮀婞直以以身兮

然歎乎羽之野女湏此屈原放鮀不汝何博寒而好修兮紛獨

有此婞節

女湏教諫屈原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寒寒資叢施

以盈室兮

已為諫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衆不可戶說兮孰

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好用兮夫何黨獨而不余聽

佞偽相與朋黨忠直之士孤執持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

歷茲

言已所言皆依前依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濟沅湘

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作以詞也

美言與

陳深曰以下告
重華之詞也

微古懷
字

朱熹曰此為舜
言之故所言之
罪以後事也

唐順之云大舜
以後皆恭若焉
湯以後皆賢焉
自傷生不達時
不值貧君而值
泰若也

五人皆居于閭
巷失尊位也
弄淫遊以佚田
今又好射乎封
狐國亂流其鮮

以南征今就重華而傲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警叟生重華是為帝舜堯於九疑山在下沅湘之南
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傲詞自說陪疑聖帝堯問要說以自開悟也啓九辨與
九歌兮九歌放禹子也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數九功之德皆有夏康大康娛以自緩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
序以而手歌也夏康也娛以自緩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
用失乎家巷言夏王太康不遵禹之樂而更作淫聲故綴情
終兮況又貪夫厥家況寒況非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而獵不恤民事信狂寒須
使為國相足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隱而專其權勢羿田相婦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浼身
被於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縱欲殺也言浼取羿是而生浼浼
相日康娛以自怠兮厥首用乎顛隕言浼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口作淫樂忘其過惡

王應麟曰周中
選以遠達兮指
王又不格以登
君之閭而猶曰
我王蓋無子以
弄弄之眾今焉
武之德教其
君不敢謂之不
明也夫史公刻
傳曰王之不明
豈足福哉此非
熟子之意

卒為相子少康所誅
其頭顱墮地
夏桀之常違今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適
醢今殷宗用之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伐湯禹

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皇差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
皇克無私阿兮覽民德為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門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

困道以為君使皆能輔佐以成其志也故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禁為無道傳喚湯紂以淫虐傳與文王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言紂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
之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
民忠後之謀夫說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貼余身而危
窮其真為也

桀音節
桀音節

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樂而不量鑿而正桀方固前脩以菹
蓋言工不量度其金而方正其桀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下要
爵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害過而身死矣自前代修名之人以

伯華人是也。古盧希令補人二月四日之三日。時發邑而。
者自衣生不當廢賢之時而位祖臨之時。檻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
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言已上觀禹湯文王修德以興下
見于執復忠直身以祖臨乃長疏而布淮儒者自念仰祈於天
則中心曠明得坎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
龍周歷天下以慰馳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溘猶掩也言
已情緩愛思也騶玉虬以乘鸞兮，今溘埃風余上征。所至也
我設在行遊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辟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
夕余至于縣圃。縣圃神山也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歎少晉
此靈瑣兮，靈以給之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歎少留於君之前
時將散暮年歲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崦嵫日
且盡言已衰也吾言我恐日暮年老道遠不施不用欲今日御案班
節徐行望日所入山且勿附迫更冀及盛時遇賢踰曼曼其

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言已遊觀天下但見借人說為說使傳之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謗惡使將

上訴天帝使閭人開又倚天門

時腰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

佇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

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則不死登閭風而縹馬

山名也在崑崙之上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瘦白水登神山也

車繁馬而帶止也白水潔淨閭風清明言已修清白之閭不

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楚有萬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

顧念楚國無有賢臣

淑吾遊以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心為之悲而流涕也

淑吾遊以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

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

下女之可詒

相視也詒遺也言已既修行仁義與尚志願及

遺之與俱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我令雷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

解佩縷以結兮

清潔若宓妃者欲與非心力也

解佩縷以結兮

鑿鑿以為理

紛總總其離兮忽緒其難遷

謀理也仕義時致

紛總總其離兮忽緒其難遷

今一離遠以平安而見此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又歸次

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沅盤

室朝沐浴盤之水遊世隱居而不肯

仕保厥美以驕傲今日庶娛以淫遊

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

遊戲無有事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君之意也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不可與共事君求遠太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鳳

諸音

此復托言求神女處妃

縹音淺

劉次莊曰蘭兮累千言其屬于深林幽洞之中而芬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辭云

縹音淺

縹音淺

縹音淺

王世貞云此復
托詞求有幾少
簡狄以喻貞
也

此後托詞款
求二姚

似美也謂帝夢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真賢
也言已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居也
令鴻為媒兮鵲告予以不好鵲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
猶祿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為惡又使雄鵲衝命而往多言
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氏之
禮又不于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先我高辛帝嘗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嘗帝嘗次妃
行恐帝嘗已先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
戎得賊簡狄也
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
有虞因妻曰二女而色於綸婚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
以收夏衆遂滅桀桀復禹之舊績原故至遠方之外轉求賢
賢人索必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帝少康理弱而媒
留上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竟也
掘今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効少康留而不去又恐謀人窮世
純故遠言于君不能堅固復使同移也

漢史祖曰懷王
不明而曰懷王
者曰明聖之也
大史公所謂
李唐之一世
之一改也
漢史云臣罪當
誅王天王聖明
亦以此

此後托詞款
求二姚

楚辭集

朱熹曰何所獨
云祭予之善惡
楚辭集

濁濁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既遠遠兮哲王又不寤言
不寤自明智之正不能責惡善惡之情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為
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為發用安能久與
茅以廷尊兮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
以卜太誓使明知靈氛占其吉也
修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楚國有君臣而可止乎
馳遠逝而無狐疑兮執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又思故
云祭予之善惡言有答靈氛曰世人居皆閨昧或謂不若善
楚辭集

民好惡其不同乎。惟此黨人其獨異。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獨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謂其要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遠佞

美之能當。言美王也言時人無能知裁否觀衆草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程

常香。今謂申椒其不芳。言近小人而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

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

咸將夕從天上。乘下顛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凶吉之事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

迎。言巫咸將已散播則將百神蔽日來下皇剡剡其揚靈兮。剡剡其

皇天也。告余以吉故。言我當去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索

之所同。言當自勉而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饒而求令

王守仁云世雖味而美能察以下乃原自念之

要音聘

常音曉

此依託詞聲

巫咸而占吉

南也

外音卑
絲音陶
調叶音
同音
蝶音縈

鵲音題
鵲音決

菱音菱

其好修兮。又何必用乎。行媒。賢君自舉用之。不又須左方薦達也。說操築於傳。履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言已所以以故輔佐君者莫及年未晏晚以成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以論謬言先王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菱然而蔽之。言我佩愛王懷美德偃蹇而盛衆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排之。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茝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言君子更為小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日明智之上今皆作愚狂或不顧已矣豈有他

此下皆倘易

洪興祖曰上謂楚蘭其不可佩以楚蘭之別于文也謂中椒其不芳以甲椒之

別于其議也。故方莫好修之害也。言士民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余曰蘭

之俱化矣。朱喜曰世亂信薄上無常中小人害之而以

為莫知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

于當世故中才以下莫不變化而後信則其

所以止此者更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東漢之

亡議者以為黨綱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非

少正重臣之意也。一。固世信之徒流兮又孰能無變化

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詭

變節而後之皆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疾臣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而下為佞媚臣客其身也

重不意所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芳菲非而難和調度以自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為可恃方羌無實而容長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

但有長大之妻厥美以從信兮苟得列乎衆芳言子蘭棄其美

信論佞苟致列于大賢椒專倭以慢信兮椒又欲充夫佩帟言

之位無進賢之心也椒為楚大夫處蘭生之位而行浮慢佞諛之志入欲援

引而後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愛國之心責之也既干進

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言子蘭子椒苟欲自進求人於君身

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教愛賢人而舉

用之固世信之徒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信人而後上化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別于其議也

日蘭正不芳

意為美則更與

之俱化矣

朱喜曰世亂信

薄上無常中

小人害之而以

為莫知好修之

害者何哉蓋由

君子好修而小

人嫉之使不容

于當世故中才

以下莫不變化

而後信則其

所以止此者更

無有如好修之

為害也東漢之

亡議者以為黨

綱諸賢之罪蓋

反其詞以深非

少正重臣之意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故方莫好修之害也言士民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余曰蘭

之俱化矣朱喜曰世亂信薄上無常中小人害之而以

為莫知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

于當世故中才以下莫不變化而後信則其所以止此者更

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為黨綱諸賢之罪蓋

反其詞以深非少正重臣之意也。一。固世信之徒流兮又孰能無變化

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詭

變節而後之皆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疾臣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而下為佞媚臣客其身也

重不意所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芳菲非而難和調度以自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別于其議也

日蘭正不芳

意為美則更與

之俱化矣

朱喜曰世亂信

薄上無常中

小人害之而以

為莫知好修之

害者何哉蓋由

君子好修而小

人嫉之使不容

于當世故中才

以下莫不變化

而後信則其

所以止此者更

無有如好修之

為害也東漢之

亡議者以為黨

綱諸賢之罪蓋

反其詞以深非

少正重臣之意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世之所謂伴狂者
足去也

清兮昭明可以濯吾纓沐浴升滄浪之水濯兮昭明可以濯吾
足去也遂去不復與言真也

朱書曰此篇又
用賦而無他意
託其言明切最
為易曉而此言
全無隱微通達
最雅之意曲盡
彼此之情狀為
歷歷者不可不
察

此音允
懷許絲
反

惜誦此章言已忠信事君可負於明神而為諱

惜誦以致愍兮

惜誦也言已忠信事君可負於明神而為諱

業憤

以抒情

身雖疲病猶憤懣作此詞賦陳列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

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

五帝謂五方神也言已復命戒

六神與嚮服

六神謂六宗之神也言願令六宗

俾山川以備御

今御使也

命咎繇使聽直

咎繇聖人也言已願復令山川之神

聖人達人情故歷原動以聖神自證明也

竭忠誠以事君子兮

反離群而贅肱忘懷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

迹今情與貌其不變

言已吐口陳辭言與行合誠可猶與

故相

臣吳若君兮所以證之而不遠

言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

諸身而不遠也吾誼先君而後身為衆人之所仇。言在位之身營私為衆人所仇。故專惟君而無他今又衆屯之所讐。言已專心思安于君無有他志不與衆同。類為所讐。故段已也。壹心而不豫兮。羗不可保。專壹忠信為衆人所惡。志不猶豫。願君心不可保。知易傾移也。疾親君而無他今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忍忘身之賤貧言已憂國念君恩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事君而不貳。今迷不知寵之門言已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寵遇之門戶當何由之也。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屯之所哈言已行度不合於俗身以巔越又為人之所笑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譽不可釋言已遇亂君而波罪過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與之白心辭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邑余侘傺兮。祭祭住也楚人謂失志悵然。又冀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

音義
音義

而詒今願陳志而無路。言已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故見君陳已志無道路也。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文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或言衆人無知已。之情思念君惑亂故中悶瞢之悵悵憂心煩悶也。昔余夢登

天兮竟中道而無抗。吾使厲神占之今曰有恙極而無旁。言厲

屈原占之曰人妻登天無以渡猶欲事君終危獨以離異今言已

而無其端也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終危獨以離異。言已

行忠直身終危殆與衆人異之故也。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

是而逢殆懲於羨者而吹整。兮何不變其志也歡羨勢恐而吹

欲釋階而登天兮。人欲上天而釋其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猶

有慕之態也言欲使已變節而從陪猶卿者欲釋。衆駭遽以離

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言見衆人易移意中驚駭遽離已心同

洪興祖曰中生理而異路今言衆人同欲極志事君願忠後之行異道殊趨也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

生之孝子兮父信說而不好行婢直而不豫兮鮫功用而不就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年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

知其信然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信然也矧七穉

而在上兮矧羅張而在下上有羅網飛鳥走獸動而遇害喻君法繁

而觀曰上則矧矧多百姓動觸形罪也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言君法繁多使人

樂君欲側身竄欲價佃以干際兮言已意欲低佃價待於君求

忍重患而離尤忍重得患福欲高飛而遠集兮君固謂汝何之

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忠而不忍言已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偽心堅終石不忍為也

韓愈

而矧擣木蘭以矯惠兮鑿宙椒以為糧言已雖被放逐而棄居于

衆芳為根食飲有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糧言已乃

種江離藉香菊采之為矧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言善

不離恐君不深照已之情故復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

身言已舉此衆善可以事君則願私居遠處唯重思而察之也

背膺脾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言不忍變心矯行則憂思

而矧擣木蘭以矯惠兮鑿宙椒以為糧言已雖被放逐而棄居于

衆芳為根食飲有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糧言已乃

種江離藉香菊采之為矧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言善

不離恐君不深照已之情故復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

身言已舉此衆善可以事君則願私居遠處唯重思而察之也

背膺脾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言不忍變心矯行則憂思

而矧擣木蘭以矯惠兮鑿宙椒以為糧言已雖被放逐而棄居于

衆芳為根食飲有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糧言已乃

木蘭... 卷之十一



獨觀曰此章漢江湘乘鄂渚入平蕪蒼莽薄之

朱喜曰此章多以其意余平而吾俗也

張之象曰屈原楚而曰哀南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哀也陰和之類說害君

疑者哀

涉江

此章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缺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明月兮珮寶璫

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

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

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

乎江湘

歎秋冬之緒風

步余馬兮馳余車

張之象曰長句
中間以短句

榜音誘

激音序

獲音素

聚音銀

即余車兮方林。言我馬餘壯行於山高無所驅馳我車堅牽舍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壯誠可任
用舍於草野。亦無所施也乘舸舨余上沅兮。言已始去乘船之舸而沅
相之水士卒齊舉大櫓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海之中也舸舨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言士衆雖同力引櫓舸舨猶不進
陽自傷去國益遠。言已乃後枉陷宿辰苟余心之端直兮。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江水
余儻仞兮。迷不知吾之所如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江水深林杳
以冥冥兮。乃援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
多雨。雲紛其無垠兮雲靡靡而承宇
而者群下專擅施恩也嚴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也
賢人也雲靡而承雨者傳人並進而滿盈朝廷也
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後信兮固將愁苦而

憂音裸

馮觀曰忠良謀
機前世固然
子之見遠矣
何後世不效
死乎蓋不效以
夫虛殿射其
君矣離騷經云
門中既遠矣
捕王又不釋
子用意蓋如此

終窮接輿髡首兮。乘危行楚狂接輿也髡別也首頸也自刑
不裸。從幼夷狄也言屈原自傷忠不又用兮。賢不又以伍子逢
狴兮。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以比干。直諫與前世而皆然
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
行不猶錄。固將重昏而終身
而狐疑也。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也亂曰
鸞鳥鳳皇日以遠兮。鸞鳳俊鳥也有聖德君則來無燕雀烏鵲
巢堂壇兮。燕雀烏鵲多口妄鳴以喻諂佞言雷申辛夷死林薄
兮。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在林薄之中猶腥臊並御芳不得
兮。言最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顛墜也腥臊並御芳不得
薄兮。腥臊臭也御月也薄附也言不識味者並其臭惡不陰陽
易位兮。言楚王惑蔽權臣將伐君與之懷信佞諂忽乎

吾將行兮言已懷忠信不合于眾故怫然柱
忽忽忌居止將遂遠行之地方也

哀郢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故于謠
佞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言皇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
大傷人君不純百姓震動以

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言懷王不明信用諂言而
放逐已正仲春陽陽會時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言已始發郢都去我閭
里愁思荒忽安有寤極

懷兮甲之鼂吾以行言甲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
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皆刺君不

時攄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言已去乘船士卒齊舉
揖擢低徊容與或有還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願望楚都
見其大道

過夏首而西浮兮夏首夏水口也
顧龍門而

不見龍門楚心
嬋媛而傷懷兮
嬋媛猶
眇不知其所蹠
眇遠也

苗

秋音秋

招音招

臨音臨

健音畫

遠視眇然足不知所當錢也順風波以後流兮。為洋洋而為客。洋人無所歸也言已憂不
知所踐則聽風順風逐凌陽戾之汜濫兮。陽戾大波之神忽翔翔之為
洋人遠客而無附歸也。言已遂復乘大波而心結結而不解兮。思寒產而不釋。寒產
遊忽然無所止簿。也言已乘松蹈波愁而恐懼則心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
肝懸結思念結屈而不可解釋也。也言已乘松蹈波愁而恐懼則心
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無祖之宅舍也今逍遙而來東。羗靈覓之欲
歸兮。精神憂遊還故居也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昔水鄉家衣
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想見君闕與廊朝念親屬也衣
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今。意欲勝
也祿南渡之焉如。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也祿南渡之焉如。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曾不知其所以居。也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宮殿當為墟也。也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孰兩東門之可燕。也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蘇音秒

歸兮。精神憂遊還故居也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昔水鄉家衣
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想見君闕與廊朝念親屬也衣
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今。意欲勝
也祿南渡之焉如。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也祿南渡之焉如。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曾不知其所以居。也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宮殿當為墟也。也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孰兩東門之可燕。也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汨音緯

無心不怡之長久矣。憂與愁其相接惟即。臨之遠兮。江與夏之
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放且九歲慘鬱鬱而
不開兮。蹇侘傺而令盛。懷然住立外承歡之灼灼兮。謀莊弱而
難持。言使人承君歡願好其誦言令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
而鞭之。言已心性重學而欲頭進竟舜抗行兮。睠杳杳而薄
天。衆諛人之疾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惡愠愉之修美兮。好
天人之忼慨。衆賤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此皆辭於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立。
念舊信非吾辜而棄逐兮。我以忠信何日夜而忘之。晝夜念君
屈也。也祿南渡之焉如無際極也曾不知夏之為立兮。懷王信用東

朱熹曰此章形
象和後之行最
為精切則知後
人之所以於文
信此語與孔聖
之行言相相
明也
馮觀曰記云孤
純正立首仁也
屈子之詞前此
憤通王亂而每
以非其罪而自
要其亦仁人之
用心故

王守仁曰此下諸篇用字用句先儒多不能解
 王世貞曰橋冷也莊子虛橋而
 也言君自愛其
 言莊本無可然
 但以惡錢之故
 作怨也
 王守仁曰此下諸篇用字用句先儒多不能解
 王世貞曰橋冷也莊子虛橋而
 也言君自愛其
 言莊本無可然
 但以惡錢之故
 作怨也

抽思

心鬱之憂思苦歎永歎平增傷思塞產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憂不飲眠悲乎風之動容兮言風起而草木之
 百姓之何回極之浮浮懷王為回卬之政不合道也數惟孫之
 多怒兮以喻君傷余心之優優憂痛貌也言惟思君行紀數
 戎心優而傷也碩搖起而橫舞兮言已見君之怒無辜而覺民心以
 自鎮尤過也鎮止也言已覺觀衆民多無過惡結微情以陳詞
 今矯以遺夫美人辛與懷王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
 羞中道而回畔兮信用詞人反既有此他志憐吾以其美好兮
 握持官玩以侮余也賢余以其修姱陳列好色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

袁宗道曰切人
不媚言懇切之
人不能軟媚君
或末怒而衆已
病之惡惡其傷
已也

朱熹曰善不由
外來四語明白
親切雖可聖格
言不過如此不
可但以詞賦著
之
洪興祖曰此章
有少歌有倡有
亂少歌之不足
則又發其意而
爲倡獨倡而無
和也則怨理
賦之終以爲

而造怒其非職願承聞而自察思待清晏今自解說也震悼而不敢
悲夷猶而無進意懷今猶豫心怛傷之愴愴肝膽碎破故歷情以陳
辭今孫伴聾而不聞若風過也固切人之不媚今豈不至今其庸仁
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今論說政治
文辭尚在何毒藥之蹇塞今如毒藥也願孫美之可完想君德
可求索也復望三五以爲像今三王五伯
也望三五以爲像今可修去也指彭咸以爲儀先賢清白夫何
極而不至今盡心修業故遠聞而難虧功名布流誰不由外來
今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今孰不實而有積德潤田
以言上不惠施則下不竭其力少歌曰小金誦
君不獲誠信則臣下偽感也爲君陳道并日夜而無正君性不端憐吾以其美好今
今援恨意也並日夜而無正君性不端憐吾以其美好今

亂云尔

智孔教曰倡亦
歌之意而附謂
生楚國也來集漢北好姱佳顏今容貌說美
原生于愛嘆而
仕于郢都是自
南而集于漢北
也
唐順之曰此言
靈龜忠信而廣
直不知人心之
異于我故雖得
扁亦無曲左右
而道達之者幾
又安能知我之
閉眼而不見所
守乎

及財賄也教朕辭而不聽慢我之言而倡曰起倡發聲有鳥自南今
而日忘今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今臨流水而太息今
惟郢路之遼遠今竟一夕而九逝陰盡極也何晦明之若歲愛不能寐
今指南指月與列星參差轉運願徑逝而不得今意欲直還竟識
路之營營精靈主行何靈龜之信直今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我
清白象理弱而媒不通今知反劣弱尚不知余之從容志之附
也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今狂顧南行聊以娛心今軫石感鬼

歲音隈

焦竑曰此章陳詞以望君之察君伴輦而不聞是以憂心不遂你須自解

瞿吾願兮言已雖放棄執發忠信志如方石超回忘慶行隱進

今超越也言已動履正直超越回和佝偻夷猶宿北姑兮北姑地名

君所以低徊猶豫宿北姑煩冤容貌憤亂

者與君竟悟而還已也然而流去也愁嘆苦神靈遙思兮靈遙思者神遠思也踳遠處幽又無

行媒兮無行媒者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難告兮

道思者中道作誦以舒拂鬱之念舊傷懷之

懷沙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言孟夏四月純陽用事傷懷永哀兮泊

祖南土言已見草木盛長已獨泊然放逐居江眇兮杳杳孔

靜幽默言江南澤原之冥冥鬱結紆軫兮離愁而長鞠言已

心中鬱結紆曲而痛身疾病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利方以

為園兮常度未替言人利割方木款以為園其常法度尚未變

而不易也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言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當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言工明於所畫夜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

其行則德馨興而榮名立者也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

斷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眊謂之不章論持賢智之士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困易其行小人競資群起而攻之幸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泯見伏節此象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見于此見賦故太史公德載之

司狗與擬

余而丁曰詞語短長於已鬱結而不任其言而

愚以為為離萎微睇兮離萎古明目者也誓以為無明謂賢者遭困厄俗人侮之以為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笱兮雞鶩翔舞固固兮聖人

志也人得同糝玉石兮一粟而相量不異夫惟黨人鄙固兮並不知

余之所臧善惡也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言已才力盛壯

放棄陷沒沉滯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明示抱寶旁困而邑大群

吹兮吹所怪也言俗人群聚毀賢智者亦非俊疑傑兮固庸態

也衆人所謗非傑異之士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言已

斯庸夫惡德之人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言已

能武質內以疏達衆人材朴委積兮條直為材壯莫知余之所

不知我有異抗之文采材朴委積兮條直為材壯莫知余之所

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言衆人雖不同已猶復重累仁德

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役容言聖時重華不可逢遇誰古固

有不立兮豈知其故也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並湯禹

久遠兮邈不可慕也微遠改念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

願志之有豫言已自勉備身雖遭病心終不徙進路比次兮日

昧昧其將暮言已思念楚國傾府君命進道比行以舒憂娛哀

今限之以大故大故死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脣路幽紱

今衡遠忽兮言雖在胡澤之中幽深蔽曾咍恒悲兮兼嘆慨兮

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歎無匹兮言已懷

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同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言已懷

故孤執独行無有雙匹也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言已懷

耳史遷作史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人生有命兮各有新錯兮有

採此篇蓋以煩所錯安其志或安於忠信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言已既安於

音俱節至此而而或安於詐偽其性不同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言已既安於

錄音奴

聲音木

凌約曰德高者

不合於衆行異

者不合於俗故

為大之所吹衆

人之所訕也

胡特化曰此言

禹湯不可并則

上已留連之心

改其忽忙後

已心以自勉後

也

卻望曰抗志歎

沉者其文也而

卒未沉者文以

後之事也問之

梯梯驗之詞外

則然

馮觀曰屈子懷

沙持九章之一

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念深耳其口知意當復何想乎謂威此不可讓今領魯傷爰哀永嘆勿喪今何其甚喟兮之決而詞之甚言已所以重傷於是

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將終可以建忠仗節死義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願勿辭讓而自愛惜也將執

忠死飾故以映明白告諸君子且以我為法度也

思美人

思美人兮懷王惝涕而竚眙涕交橫也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諒

情兮秘密之語志沉菀而莫達思念沉積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

將雲師不我聽也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

帝靈之德連玄鳥而致詔兮靈之祥知而生契於楚性有賢仁為

生自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

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憤懣守節寧隱閔而壽

考兮懷智作愚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此十子傳未

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頭兮車覆者因君危也馬塞獨懷此異路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思念楚君不能自達然反初志不可復易蓋自修飾死而後已也

詒音異苑音贊

袁宗道曰此章思憤懣之不可化而懷濟以存者世路之不可由而遠夫以保

令終中心之有餘不阻不絕也

至於車師馬而簡出後其所思忠臣也而簡出後其所勒騏驎而更駕兮任俊賢也造父為我操之御民以

由之道不背同於衆人也君遷途次而勿驅兮使臣以聊假日以須晉期月考功指蟠

冢之西隈兮與曠黃以為期待開靜時與賢謀知德化也開春發歲兮承

百姓也施志養白日出之悠悠君政溫仁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晏

以娛憂以娛志也擊大薄之芳蕙兮欲獲芳蕙以舉長州之宿

萃用飭已也惜吾不及古人兮生後殷湯吾誰與玩此芳草與

也忠厚也解篇薄與雜菜兮俗以為交佩言已解折篇畜雅以香

也盛佩續紛以綵轉兮能絕異也遂萎絕而離異而見疑也吾且

價佃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易改化也竊快中心今揚廢憑

而不埃思憤懣舒而芳與澤其穠糝兮美芳華自中出生含天

則其芬芳何從

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也

也受紛郁郁其遠承兮法度文辭滿內而外揚修美才身情也實

信可保兮言行相副羗居蔽而聞章雖在山澤令薜荔而為理

今意欲升高憚舉趾而緣水憚難也誠難抗因美蓉而為媒今

意欲下求憚舉趾而緣水又恐汚泥登高吾不說今事上得位

入下吾不能隨俗榮顯因朕形之不服兮我性倅直然容與而

狹疑廣遂前畫兮恢廓仁義未改以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

顧及白日之未暮獨覽覽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人下吾不...
 然風俗...
 令...
 言下...
 餘...
 出...
 中...

惜往日

惜往日之魯信兮受命詔以昭詩

承宣祖業明濶度之嫌疑草創憲度明典文也奉先功以照下今

而日娛委政忠良而遊息也初密事之載心兮天災也變乃存念也雖過失猶弗治

臣有過差猶赦寬也心純麗而不泄兮素性敦厚遭謗人而嫉之遭過斬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徹其然否猶諒君之聰明兮虛感誤

又以欺誣罔戲弄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說諛之

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

景之誠信兮質性謹厚貌純慙也身幽隱而備之雖處草野臨沅湘之玄

淵兮遂自忍而沉流遂起深水自害賊也卒沉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初見信任...
 而懷王不知君...
 子小人之情狀...
 以忠為和以信...
 為信卒見放逐...
 無以自明也...
 屬音姓...
 族音嬌...
 兼同...
 汪見坤曰無罪...
 見不慙見尤是...
 以實身於幽隱...
 然亦不敢不為...
 之備也...
 凌約曰此皆誤...
 詞忍認以為真...

也平與女俱同
扁而國人共悅
之改各其即日
梯端梯梯本名
建本即

余有丁曰其詞
之危迫如快
歎死而女須動
之席也太史公
遂以為笑然



純音
謾音

直德考曰謾
謾言而如謾
不參錯而思
也
王守曰情冤情
哭喚冤狂猶言
曲直也列伯錯
龍言其光輝而
明白也

王世貞曰謾
志不先則思抑
其命而辱焉
臣僕故曰謾
有再其子之憂
蓋如快也謾
也設若不盡其
辭而悶然以

昭懷士稟
情而抽信兮
君無度而弗察兮
使芳草為藪幽
情而抽信兮
安所展思
恬死亡而不聊
獨彰聖而蔽隱兮
生獲貞臣而無由
歎竭忠節
聞百里之為虜兮
伊尹烹於庖厨

呂望屠於朝歌兮
甯戚歌而飯牛
不逢湯武與桓繆兮
世孰云
而知之異信謬而弗味兮
宰詬阿諛
子膏死而後憂
竟為越國
介子忠而立枯兮
介子介
文君寤而追求
文君即晉文公也昔
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得同賞諸從行
者失志子推子推遂逃介子隱文公竟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
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
抱樹燒而死故言枯也
封介山而為之禁兮
報大德之優游

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
民不得有言燒介山以報其德使優游其懷理也
思父故之親身
今因綿素而哭之
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恩
義尤篤因為憂服悲而哭之也
或忠信而先

節兮
與梅伯也
或訕謾而不疑
張儀詐欺
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
謬人之虛辭
芳與澤其襟襟兮
孰申旦而別之
世無明智
何芳
草之蚤殒兮
賢臣被謫
命不久也
微霜降而下戒
嚴利卒至
諒不聰明而
殺壅兮
若智淺短
使詭譎而日得
佞人位高
自前世之嬖賢兮

憎惡忠直
謂蕙若其不可佩
賤棄仁智
妒佳冶之芬芳兮
美善
若仇怨也
容也
慕母姣而自好
醜姬自飾
雖有西施之美容兮
諛妒入以
自代
衆惡推遠
頌陳情以白行兮
得罪過之不意
讎怒橫意情
冤見之日明兮
行度清白
如列宿之錯置
有度數也
乘驥驥而
馳騁兮
如駕驚而
無轡御而自載
乘車將什
果泥汙以下流兮

魚舟楫而自備
身將沉沒
替法度而心治兮
用愚意也
辟與此

魚舟楫而自備
身將沉沒
替法度而心治兮
用愚意也
辟與此

魚舟楫而自備
身將沉沒
替法度而心治兮
用愚意也
辟與此

其魚異若乘船車無轡權也寧溘死而流兮恐補殃之有再幸及父母與親屬也
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哀上愚蔽心不照也

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1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冒
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

衆異也於

受命不遷生南

國今南國謂江南也言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也

原自比志節如橘
亦不可移徙也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以言已行清

曾枝剌圓果搏今

言橘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

已有文武

黃集粹文章爛金

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言已故表道德亦關然

章有文

精色內白類可任公

言橘實青黃其色精明內懷素白以
言貧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素

而之！

志故可紛緼宜脩

而不醜兮。言橘類紛緼而盛如人宜

差爾勿忘有以異兮

言嗟乎衆

臣汝少小之人獨立不羣豈

不可喜兮

其志易徙在
屈原言已之行度獨立堅

架因難走郭其魚求分味

11-21-2014

可遇從

4

明時化日景執
也言已執發忠
正行無私阿故
泰配天地通之
神明便知之

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言屈原自知為諛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受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

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

不敢有過失也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

與長友兮

言已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淑離不淫梗其有

理兮

言已雖設與橘離別猶善持已行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

度誠可師用長老而事之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飲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為法也

屈原亦自以修飾潔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

回風謂之飄風飄風回即以其與人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

墮性兮

芳草為物其性微眇易以墮淩聲有隱而先倡言諛言

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也故聲先倡導君夫何彭咸之造思兮

彭咸志介而不忌已見諛人個

已見之心冤結而傷痛也念古世彭咸之造思兮

變轉易其辭先後反覆

之倡而咸彭咸之志則知其態也孰虛偽之可長

言諛人虛造言其行邪鳥獸鳴以

上儒曰王聚魚張其鱗則蛟龍隱號群兮

生曰草枯曰且此合也言鳥獸群鳴以

其鱗則蛟龍隱也喻小人進而章

其言佞人用黨惡其口舌故荼苦不同喻兮

也喻小人進而章

則貧者亦伏匿深藏也

而俱用之也蘭茝幽而獨芳

以其貧人雖居深山惟佳人之

而俱用之也

不失其出正之行也

洪興祖曰此章
言小人之盛君
子所憂故託遊
天地之間以世
積德終沉日安
後子晉申徒以
畢其志也

曼音慢
顧天峻門叙已
憂降心重嘆心
苦氣正憤懣結
不下也

紀音九

永都兮佳人謂懷更統世而有貺言已念懷王長居郢都世統

眇遠志之所及兮言已常眇然高志執行憐浮雲之相得

世竊賦詩之所明言已守高眇之節下世於惟佳人之獨懷兮

折芳耕以自處言已獨念懷王雖見放逐新香增歎歎之嗟嗟兮

獨隱伏而思慮言已思念懷王悲涕歎歎之涕泣交而凄凄兮

思不眠以至曙明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後容以

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數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紀

思心以為縲兮縲結也縲胃也結胸者折若木

以救光兮言已願折若木以救日使之存

髮鬢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言已欲隨後群小存其形貌察

若湯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然撫珮衽以案志兮自寬慰也超惘惘而遂行失志惶遽

習習其若頽兮年歲轉去昔亦冉冉而將至春秋更到頽衡稿

而節離兮齒隨落也芳以歇而不比志意已盡憐思心之不

可懲兮復信被害也證此言之不可聊明已之詞寧逝死而流

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唵而投淚兮自哀窮獨放子出而不

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有隱昭彭咸之所聞觀見先賢登石室以

遠望兮國也臨眇眇之默然屈辭也入景嚮之無應兮山野

聞省想而不可得肝膽係結氣縈轉而自緝緝穆眇眇之無垠兮

王班辭曰衣即絺也
云忠漢而縲
縲今始被離而

王班辭曰衣即絺也
云忠漢而縲
縲今始被離而

影之運成之患無根也。元帝似之故形也。莽莖芒之無儀草木彌望聲有隱而相感兮鵲鳴九臯物
周墳刻史生不主攻一石顯此云言有隱而相感不可為細所之害也使宗似之故陸賈陽城不能攻一延陵董芬曰詞若不亂方寸亂矣
上高巖之峭岬兮處雌蜺之標顛遊天際也據青冥而攄虹兮
舒光耀也遂儵忽而捫天所至高形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
之雰雰雰雰貌也言已雖異青冥猶能食霜露之精以自潔淨也依風穴以自息兮伏聽天
忽傾寤以嬋媛心覺自傷又痛側也馮崑崙以瞰靈寤兮馮崑崙神仙觀
隱岷山以清江隱代也岷山江所出也尚書曰岷山導江言已
憚涌湍之嗑兮憚遠遊戲猶依神山而止故清澄和惡者也水骨風
側而驚愕也人

甲非感晉連之意
喻俗人言也欲懲清和惡伏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已欲隨樂容
為諱人所危倍人所誘訓也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已欲隨樂容
世人周芒芒之無紀又欲罔然其古典與教同志軋洋洋之無從
也功則其酒無後至也馳李移之鳥止雖教長驅漂翻翻其
上下兮登山入水翼遙遙其左右在旁側也汜清漪其前後兮
思如流水伴張弛之信期言已悲君國而眾人俱其觀矣
遊楚國也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曉灝灝之相擊
言已上觀炎陽烟濤之氣下視霜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
雪江潮之流憂思在心無所告也求介子之所存兮
狂策言已願借神光電景飛注注來施黃棘之
也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遠言已
伯夷清白之行赴心曰吾然往昔之所冀兮難行也言已怨往
樂志無復所適也

伯夷清白之行赴心
樂志無復所適也
廿二

婦良有曰婦人
不名建乎建
女酒婦弟但歸
其人喜之故名
其脚曰梯歸可
微也

悼來者之遐逝今世人見利避亡然浮淮而入海兮後子胥而自適
望大河之淵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伋也遺遇閭君趙世離倍自擁石赴河故言抗迹
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言已數諫君而不見聽雖
心結結而不解兮思寒產而不釋塞產猶詰屈言已乘水
懸屈結詰不可解也

遠遊章

悲時俗之迫阨兮哀衆疾妬迫脅貧也願輕舉而遠遊實非薄而無因兮

焉託乘而上浮特何引援而升雲也遭沉濁而汙穢兮達遇開

獨鬱結其誰語夜炯炯而不寐兮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

營營而至曙精魂杜公不寐也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

徃者余弗及兮三皇五帝不可逮也來者吾不聞後雖有聖

遙思兮怛怛恍而求懷惆悵失望而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

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魂靈遠逝形枯稿而獨留內惟省以

端操兮揄棄我情求正氣之所由稷神藏情漠虛靜以恬愉兮

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想聽真人顧承風乎遺則

洪興祖曰哀人
生之長勤此原
憂世之詞唐李
朝用其語作拜
馬言
朱熹曰惟天地
之無窮四言乃
悲所以作之
本意也天神仙
變世之說無異
理而不可期也
驚天強乎於此
乃獨存身而不
忘者何於此以
作者之不可及
者之不可及
而致久生以俟
之非然佳者之

不可及則已矣長生之法或也 寶真人之休德兮珍瑤道士 羨往世之登仙羨門子喬古登真也
 夫世之遇而者之不得聞則 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近奇傳說之託辰星兮
傳說死後其見 羨韓公之得一喻古先聖 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
著於房尾也 絕氛埃而淑太兮超越胎穢過先祖也淑善也尤過 終不
奄忽出 貴髣髴以遙見兮託貌雲氣 精皎皎以往來言神靈照
為沒世先涯之 反其故都去肯舊都 免众患而不思兮得離群小 世莫知其所
不可謂也嗚呼 女難原思慕其道以自慰緩愁思復至志意悵然自傷放逐
俗人言也 思思同 年年時復吟嘆也 恐天骨之代序兮春秋迭更 耀靈臺而西征乘
星輝同 電以馳騁雷車電貌也詩云曄曄震電西方少陰其神尊 收主刑罰也屈原欲急西行者將令行其神務寬大也 微霜

仿音考
 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
 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又遠余將
 焉所程安取法度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四時運轉 奚久留此
 故屈軼軼不可攀援兮皇帝以佳維攀引也軒轅皇帝也 吾將
 從王喬以娛戲上從真人 食六氣而飲沆瀣兮遠棄五穀 漱正
 陽而含朝霞喻吞日精食元符也 嗟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
 氣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 你
 後天而終以盡氣復充窮之也 矣雖曰寓於言然其所說王子
 之詞苟主充之實長生久視之 要訣

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濕滑而魂兮亂 彼將自然

應

應也壹氣孔神兮專已於中夜存恒在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

願天峻日湯谷
右東方少陽之
位淮南子曰出
湯谷人虞淵也

而奔忽乎吾將行周視萬字仍羽人於丹丘兮因就衆仙於明

湯音陽
脫音晚

舊鄉處崑崙也朝濯髮於湯谷兮日出夕晞余身兮九陽謂天

黃洪憲曰脩鍊
之上必使理常
附麗如日光之
數月肩輿常檢
謂如月頂之受
日光神不馳而
魄不死遂去登
仙

地之吸飛泉之微液兮含吮玄澤懷琬琰之華英咀嚙玉英

色類以脫類兮面目光澤

以鮮好也精醇粹而始壯我靈強健質銷鑠以

乃約兮身休輕瘦

神要眇以淫放現魄漂然嘉南川之炎德兮

奇美太陽麗桂樹之夕榮元氣溫煖山蕭條而哭歎兮浮兮我

武和正也麗桂樹之夕榮不墮零也山蕭條而哭歎兮

也禁宗寬兮夷人林澤空虛載營魄而登霞兮抱我靈魂而上

也禁宗寬兮夷人林澤空虛載營魄而登霞兮抱我靈魂而上

赤黃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閭其開關兮告帝衛臣排闥闔而望

予立排天門召豐隆使先導兮呼語雲師問太微之所居傳訪

在何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覲清都遂至天皇之所居朝

發軔於太儀兮旦早越駕於天庭太儀天夕始臨乎於微閭慕

東方之玉山也爾雅曰東方之屯余車之萬乘兮百神侍從

容與而並馳車時苑葦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

虹之采旄兮係綴端束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伍昂兮駟馬

而鳴驂連蜷以驕驍駟驂驍驍騎膠葛以騰亂兮參差駟驂

漫衍而方行續紛容裔撰余轡而正策兮我欲遠馳吾將過乎

命正春日重陽
者積陽為大尺
有九重故曰重
陽清都列子以
為帝之所居也
於微閭問禮東
比曰幽州其山
鎮曰醫先問

驂音駟

汗道坤口鈎芒
大神自古以來
著德立功者也

鈎芒就沙陽神歷太暑以右轉兮帝太皓其神鈎芒太皓始結

璿音綿
余有丁曰屈臣
之事蓋多貧之
者使遇孔子
當與三仁同稱
施仁曰繼經九
章皆託遊天地
之間以泄憤懣
卒後於成之所
居以畢其志至
此章獨不云初
曰長太息而搔
涕思故國也終
曰壯太初而為
隣則世莫知其
所如矣

大楚任之以我則即僚師上石官維時於是遂禪以位任為天
子乃作韶樂鐘鼓經鐃九奏迺成屈原自美不佞於楚而遭此
濁世見使湘靈鼓瑟兮百川之神令海若舞陽夷兮相和也海若
乘逐也神名也馬夷水仙人淮南言玄螭蟲象出進兮鬼魅神獸喜
馮夷得道以潛于大川也相銜受也此蛟便蛭以增捷兮
類象同象也皆水中神也形螺虬而逶迤形體蛇蟠音舉博衍無終極兮五音
周旋侍左右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鸞鸞玄鶴音舉博衍無終極兮五音
非有鳥乃逝以徘徊遂往周流舒并節以馳騫兮而長驅也連
絕垠乎寒門經過后上出北國軼迅風於清源兮逐入八風後
顛頂乎增冰過觀黑帝歷玄冥以邪徑兮道絕幽都乘間維以
反顧攀持天綱召黔羸而見之兮造為余先乎平臨入道經
營四荒兮周極周流六漠一市上至列缺兮窺天降望大壑視

廣下崢嶸而無地兮淪幽上寥廓而無天悅無視儵忽而無見
兮目瞑聽愔愔而無聞聲也超無為以至清兮登天與太初而
為隣共道

今如也。謂神而無形。故無以至於。今如也。謂神而無形。故無以至於。今如也。謂神而無形。故無以至於。

楚辭集

天問章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憔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曼曼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瑋瑋儵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倭倭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畫其辭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其論述故其文藝不次序云爾。

屈子曰遠古之初誰傳道之。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溷沌无垠。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星辰誰定而不知之也。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焉。考三合以究同。夜清濁晦明。誰去極知之。馬冀惟象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焉。考三合以究同。夜清濁晦明。誰去極知之。馬冀惟象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焉。

而攻引穀梁傳
云獨陰不生獨
陽不生獨天不
生三合之後生
此也果較註云
古人精萬物
陰陽陽陽陽
以和之而神
所謂天不名
地之而神
理所申會二氣
之和神之美
者不可以棄剛
帶其用不消以
弱故分其名故
其抵之實地獲
之天九生人之
美知于天資
于二氣故又曰
上天不生必三
合而形神主理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為之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謂天
地人三合成德其則九重言天圓而九重孰營度之言天圓而九重惟茲
本始何化所生乎言始有化之始何功孰初作之言始有化之始入柱何當東南何虧言東南不足誰虧之
九夷之際安放安屬言九夷方域東南方域西南方域西北方域多有誰知其數言天地廣闊
天何所容十二焉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日月安屬列
星安陳言日月星辰安所出有湯谷次千蒙汜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方
極蒙汜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方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日行千里而出一至暮而夜光何德
之涯也言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厥利維何而顧荒在腹言
死則文育言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

中有荒何所貪利居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無夫伯
月之腹而願望乎伯強大所役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
強何處惠氣安在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則所見與此二者
當何所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言天所闔開而晦冥角宿未旦曜
在乎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言天所闔開而晦冥角宿未旦曜
靈安藏言東方未明旦之時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言鮪才不
衆人何以僉咨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言衆人舉鮪治水竟知其
衆人何以僉咨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言衆人舉鮪治水竟知其
先試鳴鳶曳銜鮪何聽焉言鮪治水績用不成竟乃放殺之明
之也鳴鳶曳銜鮪何聽焉言鮪治水績用不成竟乃放殺之明
不聽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堯長放鮪於羽山絕在不
之乎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堯長放鮪於羽山絕在不
伯禹腹鮪夫何以變化言鮪愚狼腹而生禹之少見纂就前
緒遂成考功言禹能纂代鮪之功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言
而謀慮不同也洪泉極深何以窺之言洪泉極深大禹地

增千數

方九則何以墳之

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連反

洪興祖曰離騷

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魚所不窮也或曰禹治

鯀何

大問爰用山海

經而列思禹

所營禹何所成

言鯀治洪水何所成就

其異也

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

九州何錯川谷何濤

言九

其如萬里

不周之山天維絕天柱折故東南傾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言百川東流不知

之類皆見于詩

地何獨濤深乎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其如萬里

北誰為長子

南北順順其行幾何

言

金史

焉得彼金女而通之於台桑言禹身治水先娶金山之女而通夫歸之通於台桑之地

妃匹合厥身是繼言禹所以憂无妃匹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

鼃飽言禹治水道要者要无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

益作后率然離蜺言禹以天下禪与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

益作后率然離蜺言禹以天下禪与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

焉憂何啓惟愛而能拘是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

者也何啓惟愛而能拘是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

有邑氏叛啓率皆歸射殲而無害厥躬言有邑氏所行皆端

六師以伐之也皆歸射殲而無害厥躬言有邑氏所行皆端

得无長害何后益作華而禹播降言啓所以能變化更益而代

於其身也何后益作華而禹播降言啓所以能變化更益而代

姓得下種百穀啓棘宮商九辨九歌言啓能備脩明禹業陳列

故思歸啓也啓棘宮商九辨九歌言啓能備脩明禹業陳列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言禹福利母皆而生其母之身分散

帝隆夷羿革孽夏民言羿紂夏家臣天子之位荒淫

田隴更夏遺為萬民憂息胡羿射夫

變音

籍音

洪興祖曰言折到而差則有之求分竟地未必然也竟地仇言竟天也唐段成成云近分竟也益州典吾

此其日此射河伯妻雅者何人乎乃充時昇非有窮昇也

揚慎曰文字以依此為創指錄句汗漫怪奇貌然寡儔高品

河伯而妻彼雒嬪言河伯化為白龙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

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龙遊天帶白使汝深宇

灵昇何從得犯也汝今為靈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昇何罪

故昇又臺分淮水馮桃利決封豨是射言昇不道道德而挾弓

神密妃交接者也馮桃利決封豨是射言昇不道道德而挾弓

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言昇儻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

淫娶純狐眩妻爰謀言淫娶於純狐氏女眩惑

交吞揆之言昇好射獵不恤政事法度淫交

焉言堯放桀羽山兩行度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

羽淵豈巫醫所咸播柜黍苒藿是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

能復生活也咸播柜黍苒藿是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

為良何由并投而鮫疾修盈言堯不惡鮫而戮殺之則禹不得

田也何由并投而鮫疾修盈言堯不惡鮫而戮殺之則禹不得

長滿天白蜺嬰弟胡為此堂言此有蜺弟氣遠穆相嬰何為

下也白蜺嬰弟胡為此堂言此有蜺弟氣遠穆相嬰何為

不危敗

言象無道肆其大承之心燒稟冥井

晏獲迄古南嶽是

止

言古公賈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賈父之特而遇太

期去斯得兩男子

言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理子文王古公

雍去之而吳立以為君誰與期會而得

綠鵠飾王后帝是饗

兩男兩男子者是謂太伯仲雍二人也

言伊尹始仕因綠烹鵠鳥之羹修飾

正禹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

何承謀夏桀以滅喪

用伊尹之謀而伐

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

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

簡狄在臺馨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言簡狄侍帝嘗于臺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言湯能包特先人之末德備特

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言其

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言

言無

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言啓攻有扈之特親於其牀上

擊牀先出其命何後

言啓攻有扈之特親於其牀上

恒秉季德為得夫朴牛

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私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言湯往田獵不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

言湯往田獵不

詎後嗣而逢長

言象欲殺舜變化其能內作奸詐使舜治廟後

成湯東巡有辛爰極

言湯東巡行至有

乞彼小臣而告妃是得

言湯東巡行至有

水濱之

言湯東巡行至有

未書曰斗篇所
問雖或怪其然
其理之可推事
之可鑒者尚矣
有之

是言

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

調和百姓使之歸已何以懷來之也

直諸美背畔天下垂維當懷憂懼瘦而

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言

擊牀先出其命何後

恒秉季德為得夫朴牛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

詎後嗣而逢長

成湯東巡有辛爰極

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莘之婦小子謂伊尹勝也湯出重泉夫何

舉尤吉集拘湯于重泉而復出之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言

不勝衆人之心以伐桀會龜爭盟何踐吾期言武王將伐紂紂

而誰使桀先挑之也膠鬲曰欲以何日至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

雨道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而甚軍上苦之請上休息武王曰

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又殺之

害固不取休息故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

也蒼鳥群飛訖使率之言武王伐殷將帥猛如鷹鳥到擊紂躬

叔旦不嘉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何親撥發足周之命以咨

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衆足選師而歸當此授殷天下其

位安施言天始受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施善若湯也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殷

已成反覆亡之其罪爭遣伐器何以行之言武王伐紂發遣下

惟何乎罪若紂也

前使何以並驅擊罷荷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

行之平誰呼會擊其羣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上

還也厥利惟何逢彼白雉言昭王南遊何穆王巧得犬何爲周

流言穆王乃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大戊得四白狼四白鹿

白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

欲以壞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言王者當修道德求四方穆王

夫曳銜何號於市言周幽王前世有童謡曰紫微箕服寢仁周

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言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九止於

幣請而告之九夏而紫在續而藏之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

亡傳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管

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齊桓九會仲九合諸侯一

焚與祖曰小人

之死諸子相攻

身不得飲典見

殺所與故曰卒

然身殺其之也

亂惑也何惡輔弼諛諛是服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也

干何逆而抑沈之此干聖人紂諸父也諛紂雷開阿順而賜封

之金言阿順千紂乃賜何聖人之一德中其異方言文王仁聖

則天下異方言金王而封之也梅伯受醢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

則披髮言紂之惡稷維元子帝何篤之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

生而仁賢言天帝授之於冰上鳥何燠之言姜嫄以後稷无父而

獨何以厚之乎言天授之於冰上鳥何燠之言姜嫄以後稷无父而

神乃取而養之言天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言后稷長大特人殊

異將相言天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言武王既誅紂

岐社命有殷之國言武王既誅紂伯昌號言武王既誅紂

就岐何能依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室歲來就殷有惑婦何所

譏言如已惑誤於紂受賜茲醢言紂西伯上告言紂

吾於上言紂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言天

師望在肆昌何志言太公在市四而鼓刀揚聲言呂

刀在列言呂四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下言呂武發殺殷何所悒言武

款誅殺紂何所悒言呂戰何所急言武王伐紂

為民除言呂伯林雉經維夫何故言太子中

抑墜夫誰畏懼言姬姬說殺中皇天集命惟何

戒之言皇天集命而與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言王

已脩行言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言湯初率伊尹

命而主有天下矣言王何卒

官湯尊食宗緒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子尊其先田勳闔夢生

少離散言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王餘立闔廬諸樊

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盛何壯武厲能流厥嚴言闔廬少小

大厲其勇武也彭鏗言好和帝何樂言好和帝何樂言好和

求多夫何父長言彭祖進雞羹於堯饗食之以壽彭祖中央

共牧后何怒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之牧草之實自

逢蟻微命力何固言蟻微有塔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驚女

采薇康何祐言昔者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因北至回水萃

何喜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兄有噬大弟何欲言泰伯有

欲請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言泰伯不肯受弟誠大錢以百兩金

也薄暮電雷歸何憂言原京書壁所問畧訖日暮欲去時天

嚴不奉帝何求言楚王惑信諛佞其威厭當自隨不可伏匿穴

處爰何云言吾將退於江濱伏匿荆勲作師夫何長先言初楚

女身邑邊邑處女子爭采桑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

吳與師攻城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

直恐不可悞過改更我又何言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植

起於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吳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

微也久余是勝言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言子文之母鄭公

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吳乃取收

有賢人吾告堵敖以不長屈原夜時告吾堵敖曰楚何試上自

洪興祖曰薄暮日欲晚喻年將老也雷電喻君暴怒也歸何求者自寬之詞

洪興祖曰荆勲作師夫何長先言楚食有功具復伐楚非長久之策也吳楚平王時事也

洪興祖曰懷王與吳祖曰懷王與秦戰力秦所敗也其六群入秦地也故屈原微刺動作師吳光爭國之事諷

于忠名彌彰言我何敢當試君上自號忠君之名以顯彰后世乎

其父也。對曰：「魚腹中言『陳涉王侯』，天下皆心應之。今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此所以為天下笑也。且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此所以為天下笑也。」

朱熹曰屈原求
國當世之人

原放三年遠出群能不得復見道險峻遠竭知盡忠而蔽

安習校遺書正
目故賜力不知

障於說通語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從所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

二者之罪非可
不而情既濟也

余有所疑。顧因先生決之。斷也。詹尹乃端筌拂龜。筌。整也。曰。君將

詞以法之通為此

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悵悵欵欵志也朴以忠乎竭信也將送往

皆原耐役也下

勞來俗也無斯窮乎不困寧誅力草刈蒿節管也以力耕乎墮稼將

賊與成同

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寧貝以媮生

胡时化曰勾極

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吶訾慄斯承顏也嗟呬儒見強笑也以

長不見有餘
短不為不足

事婦人乎謂嫗寧並繫正直以自清乎脩潔將矣梯滑稽轉隨

不為廣少不為
餘以十六乎字

如脂如膏曲也以紫楨乎澤也竇昂昂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絕才

為之固抱或修
或舍或半或行
惟意所適不
中繩又也至乎
后此依病
余有丁曰卜居
焉肉字又從來
曉不得但以意
滑滑可見如突梯
迎逢隨人倒隨
人起底意思如
這般文字便元
此小室研想只
是信口任他說
皆自成文
樓防曰詹尹謂
物之不一長短
大小多少不能
以相通與神知
有所不知知行
已之志而已

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游也與波上下道也偷以金吾軀乎步也寧與黃鵠
比翼乎飛也將與雞鶩爭食乎啄也以孰吉孰凶何太何後世
濁濁而不清行也蟬翼為重近也千鈞為輕遠也黃鐘毀棄
瓦缶雷鳴進也諛人高張居朝也賢士無名困也吁嗟默默兮
世莫誰知吾之庶貞賢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能曰夫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雞鶴知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
有所不逮天不可神有所不通計量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
策誠不能知此事不能決也

王世貞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偏作法于京今人永慨

九歌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將愉兮上皇後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修

沅兮沅兮沅水名也謇謇兮馳之望謇謇也馳之望也馳之望兮馳之望馳之望也

謇謇兮馳之望謇謇也馳之望也馳之望兮馳之望馳之望也

謇謇兮馳之望謇謇也馳之望也馳之望兮馳之望馳之望也

謇謇兮馳之望謇謇也馳之望也馳之望兮馳之望馳之望也

謇謇兮馳之望謇謇也馳之望也馳之望兮馳之望馳之望也

謇謇兮馳之望謇謇也馳之望也馳之望兮馳之望馳之望也

謇謇兮馳之望謇謇也馳之望也馳之望兮馳之望馳之望也

謇謇兮馳之望謇謇也馳之望也馳之望兮馳之望馳之望也

張鳳翼曰：惠有
今椒漿膏曰：泰
惠希對其種酒
今劉用之謂之
嗟對

相和以樂
神意也
陳竿瑟兮浩倡
陳列也浩大也言已又陳列
竿瑟大倡作樂以自竭及也
靈偃蹇

兮姢服
姢謂巫也偃蹇姢
貌姢姢好也服飾也
方菲菲兮消堂
非芳貌言乃使姢
足奮決偃蹇而奔芳
方菲：盈消堂室也
五音紛兮繁會
五音宮商角徵羽
也紛盛貌繁衆也
君欣欣

兮樂康
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
神以歡欣狀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作福也屈原以
為神无形身難事易失然人竭心尽礼則欲其祀而惠以社
自傷僨行忠信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為神无形身難事易失然人竭心尽礼則欲其祀而惠以社
自傷僨行忠信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若英
言已將脩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
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

餘以社若之英
靈連蜷兮既晉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
以自累清也
靈連蜷今既晉
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晉止

爛昭昭兮未央
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顯貌矜莊形赫連
爛神則歡喜必晉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

長無極
賽將憺兮壽宮
賽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祀祭
已也
賽將憺兮壽宮
皆敬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既至於

安樂無有去意也
與日月兮齊光
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
壽宮飲饗酒食憺然
與日月兮齊光
陰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

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
龍駕兮帝服
龍駕言雲神駕龍也
故易曰雲從龍帝謂

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
龍駕兮帝服
故易曰雲從龍帝謂

龍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
聊翱翔兮周章
聊且

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
靈皇皇兮既降
靈謂雲神也皇
也皇

五

刈次注曰楚詞
云新沐者必振
冠新浴者必振
衣又曰与沐者
今咸也瑞汝髮
今陽之阿皆繁
厘之謂也李曰
亦有此作其詞
曰冰芳其神冠
浴蘭竟振衣衣
世忌太繁至人
貴戒雖与云原
意同
宋世曰此篇言
神既降而又帶
于人親接故既
去而思之不能
忘也足以見臣
子慕君之深也
皇而美有光文也
矣遠矣今雲中
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

既飽矣然遂登覽。州今有餘覽。望也。兩河之間曰興州。餘猶

於興州尚復橫四海。今為窮。窮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頃更之

思夫君。今太息。神也。極勞心。今懣懣。懣懣。憂心貌。屈原見雲

得隨從。觀四方以忘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嘆心

中極勞而懣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畧訖

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嘆咽心每懣懣而不能已也。

湘君

君不行兮。猶言湘君所任左沅湘右大江。包洞庭之波。方數

故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蹇誰流兮。中洲。楚詞也。雷待也。中

屈曰。洲按虎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

美要眇宜修。言二女之貌要眇。沛吾乘兮桂舟。言已雖在湖澤

之船沛然而今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桂木

君令沅湘無波。使江安也。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誰思。言已

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駕飛龍兮北征。言已乘龍

念楚國。願駕飛龍。此遭吾道兮洞庭。言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

行極還歸故也。薛荔拍兮蕙綢。薛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

祝堯曰。此篇亦賦而比也。然其

賦而比也。然其

賦而比也。然其

賦而比也。然其

賦而比也。然其

賦而比也。然其

桃音鏡
琴音人

朱熹曰此篇求
以求神而不
以事君之不
而性權至輕
又別以事比
神而不答也

張鳳真曰桂權
以言勸勞和
以候神也

桃音電
才音池

也孫桃兮蘭旌言已歸家則以荔枝樹節四壁蕙草縛屋乘船

望溪陽兮極浦極遠也浦水涯也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

極已女嬋媛兮為余太息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後

悲毒歎使屈原改橫流涕兮潸潸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改

思君兮徘徊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桂權兮蘭世權操也世

斷冰兮積雪言已乘船遭天寒盛舉其揖權斷所采薜荔兮水

中薜荔兮香草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

緣木而采芙蓉兮木末言已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

故不可得之也言人交接初淺思不甚篤則輕

亦疲勞而已也言已與君同姓

世與祖曰拾塊
遺佩以語湘君
與騷經解佩
以結言同意喻
求賢也

拾音沿
遺音礼
昔古時

女弭節兮北渚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

信為水周兮堂下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眾鳥舍止我之屋上

浦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采芳洲兮杜若芳洲

蒙生水將以遺兮下女言已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

中之處將以遺兮下女言已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

昔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聊逍遙兮容與逍遙遊也言天特

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年老矣不過於時
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目眇眇兮愁余

嫋兮秋風嫋嫋也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與則草木搖落

白蘋兮騁望蘋草秋生今南方湖與雀期兮夕張言已頌以始

上而夫鳥當集水蘋而言草中當當在水中沅有芷兮澧有蘭

水之中有盛茂之濃水之外有芬芳之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以不言已想芳之過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懷愔兮遠望觀流水

今海媛言鬼神恍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麋何食兮庭中

樓姑曰秋婦情
意也相為獨同
正妃為君則次
妃降稱夫人所
謂況有正兮此
有謂思公子兮
于敢言其詞其
思之至也

蛟何為兮水裔言小人宜在山野而世朝庭賢者當屈尊官而為僕隸者也朝馳余馬兮江

皋夕濟兮西滙言自傷驅馳不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偕逝原

幽屈草澤思神念鬼與湘夫人有命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召呼則頌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屈原困於世頭築室水篠壁兮紫壇以篠草飾室壁羽芳椒兮

盈堂布香椒桂棟兮蘭橈以桂木為屋棟辛夷楣兮葍房辛夷香草

以作罔薛荔兮為帷言結薛荔為帷帳櫛蕙榜兮既張以析蕙覆榜屋白玉兮

為鎮以白玉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

草兮實庭合百草之元建芳馨兮廡門屈原生遭濁世憂思困

水中央與湘夫人比隣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九疑纘兮並迎靈之

來兮如雲言舜使九疑之神神續然來迎捐余袂兮江中遺余

離音離

洪興祖曰不可

襟兮醴浦屈原設託湘夫人共隣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攀

汀洲兮杜若將遺兮遠者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

德時不可兮驟得數聊逍遙兮容與

再得則已笑不可驟得猶靈其

一遇焉

山下可令觀者魏卿世道不救興
下冊全卦義評費令立青賈之土年地亦草以數多幾大論也
縣令豐而無和力及則榮才其物長司其德也出

廣開今天門紛吾乘兮玄靈

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令風
為大開禁使乘玄雲而行

今先驅使凍雨今灑塵

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戢路也

君回翔兮以

下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
然餘回運而來下而已矣

躑空桑兮從女。

言脩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

愬神明陳之之寃結故欲諭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

紛紜今九州何壽大分在予

言曾
大之

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

高飛兮安翔

言司命執
天改不

以人言易其則度乘清氣今街食易

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

阮音訓

吾與君兮齎速道帝之兮九阍。

已頓修飭急疾齋戒侍役於

得陳

靈衣兮披披玉佩兮嗟

言已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

洪興祖曰自與情

壹食兮壹賜。衆莫知兮余所爲。

一言已得佩神俱行出陰入陽

之志下司命也

卷一百一十五

明老ノ魚鱗矢我

朱熹曰此以神
既本而思之如
雲中君幸章之
意也

為作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言已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

也。宋玉華以遺其明已行。要如玉不以去樂以其志也。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言

行忠信後少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乘龍兮轉轉詩云有

今冲天言已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結枝桂兮延佇羗愈思兮

愁人言已乘龍冲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愁人兮奈何頭若今

今無虧言已長立而望想前念楚國愁且思也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兮

可為言人受命而當有生富貴貧賤者是天祿也

少司命

少司命判文昌
第四星

穠蘭兮薝蔔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空閑而清淨衆香之

集也。綠葉兮素枝芳非兮襲予言芳草茂盛吐葉重華夫人

今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言天下萬命人自有子孫司命

穠蘭兮青綠葉兮紫榮言已事神堂敬重種種芳草滿堂兮美

人忽獨與予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于堂而入不

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

回風載雲旗形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畧舉憂愁復出乃

於妻子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荷衣兮

意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夕宿兮帝郊君誰

王世貞曰又
言今出不辭

東君今載雲霓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

之止也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

今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言已原託司命俱

與今新相知是齊戴紫已魚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言已思望司命而

于情語之祖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況音修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洪興祖曰周禮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大宗伯以饗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祀河神司命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引星傳云三台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上合司命為大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文昌宮第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四曰司命然則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有司司命也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為萬民之平正也言已思望司命而登九天

今撫彗星言司命乃降九天之上撫持疎長劍兮擁幼艾言司

持長劍以殊絕凶惡擁護言司命乃降九天之上撫持疎長劍兮擁幼艾言司

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言司命乃降九天之上撫持疎長劍兮擁幼艾言司

之惡者誅之故宜言司命乃降九天之上撫持疎長劍兮擁幼艾言司

東君

瞰將出兮東方謂日始照吾檻兮扶桑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

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四方日以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

扶桑為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

今既明言日既明安驅而行言日既明安驅而行言日既明

乘雷載雲旗兮委蛇言日既明安驅而行言日既明

心低徊兮顧懷言日既明安驅而行言日既明

者憺兮忘歸言日既明安驅而行言日既明

對擊言日既明安驅而行言日既明

思靈保兮賢姱言日既明安驅而行言日既明

飛似翠鳥言日既明安驅而行言日既明

舞靈之來兮蔽日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容屬蔽日而至也青雲衣兮白霓裳言

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霓為下裳日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

出東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日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

貪殘日為王者王受命又誅貪殘日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

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日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

儲道而退下入太陰日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

之中不伐其功也日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

援北斗兮酌桂漿言誅惡既畢故引北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

有德日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

撰余鬱兮高駢翔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查入冥以直

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日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

月五星皆東行也日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

伯既相親矣而蘇簡紫鈞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

波我猶來迎魚鼈滿津也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

猶來送春之野託無乘水車兮荷蓋駕雨龍兮驂螭河伯以水為車驂

無已也三閭大所也河伯以水為車驂

夫豈至是而始河伯以水為車驂

嘆君恩之薄乎河伯以水為車驂

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言已設典河比俱遊西北登崑崙

揚志欲陞天思念日將暮兮悵志歸言崑崙山之中多奇怪珠

蜺綈

所音斯

樂忽忘反歸也

惟極浦兮寤懷

魚鱗屋兮龍堂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

紫貝闕兮朱宮言河伯之屋偉好如是

今逐文魚言河伯遊戲遠出而乘龍近

洪興相曰江淹

別賦云送君南

湘傷如之何蓋

用典語

入曰風原托江

海之神送迎已

今逐文魚

出而乘龍又逐鯉魚者也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漸

已者言時人遇
已之不然也詩
云杜子美詩云
岸花飛送客臨
意語留人亦此

紛兮將來下言屈原顛與河伯久將河之渚而漸紛然相隨來
下水為汙濁故歌奏也或曰流漸鮮者屈烈自比
子交手今東行言屈原與河伯別子東行還送
美人兮南浦言顛河伯送已南至波滔滔兮來迎魚鱗兮騰

予言江神聞已將歸亦使波滔來
迎河伯遣魚鱗侍役而送我

山鬼

君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言山鬼彷彿若人見於山

既含睇兮又宜笑言山鬼之貌既以嬉謔

子慕予兮善窈窕言山鬼之貌既以嬉謔

結桂旗兮立黃衣言山鬼出入乘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言山鬼出入乘

折芳馨兮遺所思言山鬼出入乘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出入乘

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

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

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書晦言山鬼出入乘

樓昉曰此篇又
覆面所言已也
以去行之樂
能之高見珍愛
於摩王已亦受
哀憐主納忠故
善而終困於說
不能使之困吾
君雖未忍遽離
為說所蔽而終
不忘君也

磊落

朱熹曰此篇又

義最為明白今

以杜子美詩云

東風飄飄兮神靈雨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陰
 也留靈修兮憺忘歸言求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陰
 采三秀兮於山間言求靈藥於名山也
 怨公子兮恨忘歸言公子之志不歸也
 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願不肯
 泉兮淦松柏言已離屈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芳芬
 修君思我兮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謗
 援秋秋兮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謗
 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已怨子恨不見達

國殤

操吳戈兮披犀甲言兵士竟臨旌旗蔽日
 車錯轂兮短兵接言敵家來侵凌我也
 矢交墜兮士爭先言兩軍相射矢交
 左驂殪兮右刃傷言左馬被刃斃也
 援玉抱兮擊鳴鼓言已愈自勵
 嚴殺盡兮棄不恤言壯士死其死命則
 出不入兮往不反言壯士死其死命則
 帶長劒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劒首
 誠既勇兮又以武言身雖死猶帶劒首
 雖離兮心不懲言已離死而心終不懲也

今不可凌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殺兮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
為鬼雄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寬

禮魂

共與祖曰禮魂謂以礼善終者

盛禮兮會鼓

言祠祀九神皆先齊王成其礼敬乃傳芭兮代舞

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

歌巫所而舞詠以復轉與他人便用之也

嬌女倡兮容與

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

春蘭兮秋菊長無絕手終

言春祀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蘭秋祠以

十一卷終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口彙釋林卷之十二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恭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楊子法言

學行篇

王守仁曰通一書之所即皆妙品也零珠碎玉列諸辭而惟士所恨焉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閉訓諸理

理猶道也言

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

教諸頂以

讓學行讓撰述也

學行之上也

學者所以為道率性行

之次也

辨醇疵發或謬

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眾人或曰人

羨久生將以學焉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學也學不羨

學如不及豈俟

仲尼好學朝聞夕死楊子好學不美久生

此辟人資者學以成德焉者學以寡過豈待謂之無益也

耳與象象射者也王良善御者也公輸若者也至人有所

美久生然後為學哉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為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傳也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如將侮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為無益

未之思矣夫有刀簞龍有王者錯諸不龍不錯焉攸用簞而錯

諸質在其中矣學而臻道質性愈全否則輟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蝨蠅

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

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螺贏遇蝨而受化久乃變學以治之治

性思以精之精於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揚名不倦以終之

自強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耳逢蒙分其弓良捨

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也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拜棄子良失策般鄭齊而

教冠履便射御至巧各於已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

命州山曰借問類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也物為黃金何以異此

習之也誰曰或曰此名也周孔類彼名也耳逢蒙良處一焉而非乎實非乎

已矣或人見楊子并論周孔良狀疑其名著如一故楊答以下文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

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人問般拜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周孔之道猶岳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沃四瀆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

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

鑄顏淵矣或人蹴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販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鑄金而得

鑄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

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欲為

人師制人善惡之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

命不可不明慎也責者欲貴買者欲賤一卷

不範為不少一閔之市不勝異意焉非異而何閔聞也

陳后山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堯舜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

趙璘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下仍之木非朝

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平定

習乎習數習貫之以習非之勝是也非謂異端之術况習是之勝

非也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

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

道於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

乎水滿坎而后進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

水也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置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猷水之深而

進也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水也哉亦猶水而已

矣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后

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者斧藻其德者歟斧藻刻楠丹楹之飾案據也鳥獸

觸其情者也無別也衆人則異乎衆人有孔象之別賢人則異衆

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乎聖人制作孔象使

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

晞頽之人亦頽之徒也或曰頽徒易手晞之則是曰昔顏唐晞

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季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父商昭公十七年傳

頽蓋姜晞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周公之廟亦晞詩

之教也而魯頽美之曰松挽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矣斯所

紀官也祭記曰作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書猶論語

佳丘之問諸長弘孝榮也君時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而世不尚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

店壽史或作尹此等書其道與經所同否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

充學於君時舜

學於成子伯文

學於西王國湯

學於成子伯文

辨一也

正考甫宋宣公
之上卿尹吉甫
周宣王之卿士
尹吉甫深於詩
辭作大雅於高
烝民之詩以美
宣王正考甫宣
之亦能得商頌
十二篇以頌湯
之盛德昭公已
年傳曰及正考
又佐載武宣

參辰二星名晉
史重因曰公子

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語治之可乎曰可楊以爲
爾雅荀孟之類未也所以故云世不尚皆本者
道雖世不尚亦須以決利
可治而學之策試今徒治同
經之書而不見或曰耕不獲
兼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
乎爲利乎或人謂可以決利之經則治之是爲利
獵不饗耕獵乎或人謂可以決利之經則治之是爲利
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耕獲如此
君子責遷善心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立陵
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顏頻之黨甚於鷦斯亦賊夫
糧食而已矣鷦斯鷦又小而多詳言顏頻之黨也之人甚鷦鷯之
用心徒耗糧食詳徒賊夫稻粱而已矣人之不學飽食終日無所
何以異於野鳥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

重耳以屈而
參入言重耳以
驪姬之難出晉
當辰也外十九
年入晉當參也
以參辰出入不
相比例而重耳
象之逐大其技
故君子不爲乃
迂善之法也

鴻叔告曰賴子
榮道故曰內或
人榮物故曰外
理敏精入

治產不如丹圭之富白圭周人也
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
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
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
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粗顏以其精
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
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
也外或曰請問簞食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
亦有苦乎曰顏吾孔子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
爲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左

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類淵不可為力矣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為思力學之道
故對以下文曰未之思也孰禦焉為可學也

吾道篇

孟春曰微美也辨其異端而辨其微美

許國曰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志廼復成勸言不正也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華離自仲尼之後詭誕之章華作而華離於道諸子

荀徽譏吾子綺靡荒唐雕刻詭誕俱謂之文或問吾子少而好

賦初子雲好辭賦嘗傲相加以為式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或曰賦可以諷乎言賦將以諷之也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

也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美之辭然後諷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時

以為富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離靡麗也害女工劍刻

論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詞曰從御使人多禮

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鄒陽善賦

也曰必也淫淫皆誇誕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諷麗以則正法則辭

閑如露曰足言
華辭令及容盛
威儀有德則有
文章無德則無
傑偽

表了凡曰尔雅
謂河所渠并千
百一川名謂

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賈誼

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又志貫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

或問蒼繩紅紫蒼繩問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樂似雅

曰聰聰蒼繩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以雅音皆人所難辨惟聰聰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曠不世

知之何難朱善視師曠善聽今不世有如之何視聰哉曰亦精之而已矣不必朱曠亦專精而已矣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

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黃鍾為律

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既以中正確然守故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或曰女有邑書

亦有邑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渥法度也

淫亂也淫麗也猶卑陋也介小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也惡沱

和去勝流地中
汨汨沙壤所受
渠多表水瀾滄
宜其黃蜀詩云
江有汜論江水
大沱水小和云
此故止水別出
耳

水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珍

而視乎異饌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

戶不可勝入矣蹊徑也言山中絕小之徑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曰

愚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正門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

有不戶者矣子亦由孔氏乎曰戶哉戶哉言斯戶也豈他戶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戶哉或問學蒼

頤史篇多知奇難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蒼頤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

勝於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作其堂

杖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故問質

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

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辨人貍別則又萃也貍別之人又次之其

李堂曰易華九
五大人說變其
文炳也上六居

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辨人貍別則又萃也

子約變其文辭
也
言三者皆有文
章顯其質不同
耳若能變更其
質去彼取此執
禦焉

即守益曰不教
上者以重受人
不詐者以正
教人

申時行曰綠衣
非正色紵絮非
純錦雖多不益
於美用鉄說辭
小說不益於正

文義
肆也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
亦聖之徒
尼說鈴也
鈴以喻小聲猶
君

子言也無擇
何所擇乎
聽也無淫
何所淫乎
擇則亂
淫則辟
有淫修則和
辟述正道而稍邪
多者有矣
多者下垂貌亦謂其
其辭已和哆矣
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
未有專述邪侈之
之道其較且易也
易知
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
言皓首
何

其較且易曰
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
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
焉得而正諸
姦者以姦欺姦詐者以詐欺詐如
多聞則守

之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寡聞則無約也
寡見無卓也
緣衣三百
色如之何矣
紵絮三千
寒如之何矣
君子之道有四
易簡而易

呂氏古曰孟孫
文公下楊墨之
道不怠孔之
道不著左為此

後先聖之遺聖
楊墨故淫辭和
說者不淨作

用也要而易守也
炳而易見也
法而易言也
震風峻雨然後知

夏屋之為幷幪也
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邪邪也
古者楊
墨塞路
孟子辭而闢之
廓如也
後之塞路者有矣
若歸莊中
商之類
竊

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祖
而我其所非
將誰使正之
曰
萬物紛錯則懸天
衆言淆亂則折諸聖
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

曰在則人亡則書
五
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

林希元曰孔子云上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

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

林希元曰吾道之季先諸身者

也修而克矣故

次之五道

混雜也荀子以

為人性惡孟子

以為人性善楊

事有本貞

貞事有本有

陳施于意

動不克成

本諸身

陳布也

道之事當在已

意自布行之而勿求

於人克能也

成感也者

陳施其意治此

天下動而不能

感

人者蓋由外逐

物感內無本

貞不能正已以

正物

撰脩身

故當先本諸身

者也

撰脩身

內充至理而行

止

脩身以為

思以為矢

矯思也

立義以為的

莫而後發

發必中矣

事得其宜

修身及思定而後發

俱

人之性也

善惡淆修其善則為善人

修

其惡則為惡人

氣也者

所適善惡之馬也

或曰

孔子之事多矣

不用則亦動

且憂乎

然復不見用于世

則徒勤且憂乎

曰聖人樂天知命

樂天則不動

知命則不憂

或問銘

銘

銘

銘

銘

銘

銘

珍貨價必貴終
身交必因謀善
動必海所以成
道也

此喻言現又道
然後和諸子之
淺小

舒芬曰譬如一
山未成一資正
吾止也故諸子
道然後知諸子
之淺小

一知若宅可以
安身家如道路

可以安行如
衣服可以表儀
智如燈燭可以
昭靈信如符契
可以致誠

邵子曰言仲尼
道存則可學之
否則狂傲矣日
月光明則可視
之否則有矜矣
夫日月幾三月
則一差矣故五
年而再問言三
者學成數也夫
道不可須臾而
離其身日不可
造次而失其見

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使入信之所不可為也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也
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
使信信所不可為也
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
無口過慎禮無失儀
言禮是慎慎之為書
上交不誦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

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
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
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也
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
才之邵也即高也公儀子為魯相頗識於室遺去之國有蔡接
才德高美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獨也信符

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謂志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此語
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言當以仲尼之或曰治已以仲尼奚

也若人人治已以仲尼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治已以道當以驥
道率馬以或曰思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
之材可也或曰思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
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侯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
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切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
秀驕而無思遠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日視必育三年不
人勞心切切

日月精必蒙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則
則一差矣故五
年而再問言三
者學成數也夫
道不可須臾而
離其身日不可
造次而失其見

五年而再問言三
者學成數也夫
道不可須臾而
離其身日不可
造次而失其見
可造次而失其見
以三年日月之
變而心目不能
易則道去矣
學沈冥行而已
矣榮魂曠枯糟
萃曠沈攪填索
塗宜行而已矣

至何元愾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也。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已。是已聞而誠之訓誠也。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懼焉。

問道篇

孫守益曰。大道之制。是以何出。之理。不知天也。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理。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曰。之為人。仁也。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茫茫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誤問道。世以虛無。湛寂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夷曠。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道之施也。或曰。可以適。佗歟。佗猶和也。曲也。言不道。亦可以通。曰。遠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佗。和曲之方乎。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道君子正而不佗。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途。航之由。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途。川。皆形曲也。此。川。此。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途。川。皆形曲也。此。途。雖曲。而通諸。是。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上。既。答。以。川。塗。雖。曲。可。通。諸。是。諸。川。而。由。之。可。也。徒。諸。無。答。文。皆。彼。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道。德。仁。義。禮。智。諸。身。乎。子。之。真。端。在。此。聖。人。無。不。正。也。安。有。曲。學。而。能。變。之。此。道。德。仁。義。禮。智。諸。身。乎。

途雖曲而通海。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上既答以川塗雖曲可通諸是諸川而由之可也徒諸無答文皆彼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道德仁義禮智諸身乎子之真端在此聖人無不正也安有曲學而能變之此道德仁義禮智諸身乎

曰通於聖人之
道亦可也故楊
歸儒受之而

作修也聖君而
修之於上忠臣
而修之於下政
上下交修而民
日用不知此所
以為德之隱軍

王守仁曰老子
絕學蓋言至理
之極以明道為
之本斯乃聖人
所同于書實具

夫道以稟之則行斯達矣道德以得之有德則動仁以人之有仁則

必歸義以宜之得其宜禮以體之有禮則身天也五者人合

則渾雖則散一人而無統四體者其身全乎五美倫則渾為聖

德備如身全或問德表問德之的然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

矢孔而不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待於此奚其知而民承化乎下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或問天曰

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謂不言而四或問彫刻眾形者匪手

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

道德吾有取焉耳老子以道又其所道德其所德及提提仁義

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

本斯乃聖人所同于書實具

其大能統遠近
然後可與論道
然後可與論道
修之於彼既非
所建方崇德世
之訓是故無取
焉者不待已
之為教也

或防曰黃帝堯
舜俱以禮文五
帝之教為治若
信治天下不矣
禮教其治帝堯
舜則為外物耳

康海曰外以
俱論大言

何孟春曰玉常
之政之所加五

也樂也孰是

人言入荒之谷各有禮樂人

曰殺之以中國

中國之

中國之

中國之

中國之

是自然後可與論道修之之徒隱非所建方崇

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爾皆不待已之為教也

聖人焉可以開明他則參本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吾道之蒙

矣他指莊太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郭然見四海開之闡然不

睹牆之義聖人之言以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

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

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統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

為治也或以太上無法而治之自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惡其與禽獸同

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

峭之多言貌也所謂程鸚鵡能言夫義堯或問八荒之禮禮

之上道若鳥獸然多言尔故聖人不取

公孫明之政之
所養以三主之
法則上深正曰
學以求天地之
中則為中國也
制五百里勾服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公桑
賦也中為天地者主主則學
度均過此而往人也哉以禽獸畜之
聖人之治天下也疑者

以禮樂疑限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
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
舌也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
禮爾爾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
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
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可往制而用之往而行之苟有
得聖人之心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已
聲曰非雷非霆隱隱欲欲久而愈盈戶諸聖聖人主也雷震之聲
聞當時聖人之言
而道之耳方成
其所以狀則因
聖智之智
傳無
持其智
所不用
益所不
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變
而通理也故先王

司益弊知人之
形休益之則贅
損之則虧矣

舒芬曰人以爲
太古以下如絕
禮樂以象寒人
之耳目全不見
不聞使之純

之事世相反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所以有為者故時之失耳
時不失道又何為乎哉在
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
阜也無為矣有厚也垂衣拱手是
天民之厚盛可為哉紹樂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
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哉紹樂者成湯也纂紂者周
武也當時之特湯武不可
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所謂可則因否或曰太古塗民
則庠矣應虞順時故述不固致理而言皆非也
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太古未作禮樂是途
塞人之耳目使其純
愚老子曰古之治非以明民將以
愚之故欲提提仁義絕滅禮學
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
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
而節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
焉得而塗諸聖人所以能使
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
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
哉或問新敝問政教之隆殺
如衣之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

王守仁曰言太古之民婦於上
也猶嬰兒之慕
母乳之從乳
安用乳此下方
論狙詐
狙詐兵法權謀
家派也

袁了凡曰言
操為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奸性

古德懷不禮懷道家尚德而薄禮故言大嬰兒慕駒犢從焉以
禮焉安也言太古之民婦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乳之從乳安用乳此下方論狙詐
狙詐兵法權謀家派也
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後盡其美善狙詐之家狙詐之家猶云巧詐之家揚子惡
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籠之故莊子曰聖人以智籠群
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狙詐之家猶云巧詐之家揚子惡
世尚詐欲排斥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竟舜也雷項漸禁
之以為之言
竟舜乎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竟舜至于衛王而賈后
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無曰亡愈無愈或曰子將六
師則誰使言無詐為愈則子將六師無狙詐之曰御得其道則
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故有天下者

中特行曰申不
害韓非之術不
先教化專任刑
法至於殘害至
親傷恩薄厚不
仁之至

以喻民不厚禮
教而加之刑名
不亦可乎

審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
威震諸侯須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
征詐何以征之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
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者申不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害韓
不得征當得是法何必狙詐哉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于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
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用人則狐狸螻蛄不腰膺也歟膺也之則膺取有獸故狐狸
也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銛加諸砥砥砥磨石也精不亦可乎曰
人砥則秦尚矣嚴刑殘民亦獨刀之割肉以人為或曰刑名非
道也何自然矣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曰何必刑名圖基擊劍
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圖基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

大者禮樂小者刑名

有時而自制定亦自然者也

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

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

申韓不垂意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以

數子之才苟不垂意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從則顏閔不能膠之台我也或曰莊周有取

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出平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

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至周周君臣之義術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

覲也威絕禮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以天地為一特

萬物為一焉是無君臣之義也所謂中國在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皆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觀隣亦

不款見之矣

言莊可當戰國之問世能不楚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可寡欲之心此可取乎

楊子法言

問神篇

既哲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繁諸道德仁義禮

神惚恍而無端以經緯于萬方而並有端

起事係於聖人之道聖人之或問神曰心

神謂精神神知已之請

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心潛於天則知地天地神明不測

者也心之潛也猶將側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

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文王演易仲尼淵亦

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

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

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

施仁曰天有聖神為造化之主至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林希元曰文王演易仲尼不其其而贊之文王既沒不在茲乎是達即宅曰天之精粹流形万物而各依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亡慎中曰天然
者聖人也言仲
尼之後或道非
聖而有應時造
書以救世而明
吾道者其益亦

亦可知也如凡
級孟軻之流
彼易卦皆有數
亦可以策數而
知焉故也如書
序之存而論亡
皆當時訓話之
事不可以虛泐
故孔子亦末如
之何也

聖人之作事
不能傳明白
日月乎何使
世之學者徒
貌說之而不
能達其心也
則和之說之

之何也。虛而補之曰序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
 濟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醕之篇俄空焉今亡失秦文書漢興采集之
 酒醕之篇內有差漏先虞夏之書渾渾爾渾渾然猶商書灝灝爾
 師範成而空之今斬亡周書噩噩爾噩噩猶言謬誤也下周者其書誰乎下周者秦言能
 源猶周書噩噩爾噩噩猶言謬誤也下周者其書誰乎下周者秦言能
 受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博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

御守益曰曠師
曠然寒於樂
伏仗飲造酒
牙易升喉師
聲也

祝克白言雖遠
深遠大而不可
考驗於今者所
謂無稽之言也
言子言必有中
所下矣

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郭。或問聖人之備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闇闇也。曰。瞽瞍能瞽瞍不能齊不齊之耳。狄不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喊聲也。瞽瞍之和雅能使默而聽者不瞽之耳。狄牙之耳美能使我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瞍師曠也。知樂者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雖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曰。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滌如江河所滌。

洪流無
面目之辭相遠
而日侯面對遠性也言
除中心之

所記久明遠者古昔之暗時傳千里之志忘者莫如書。所不見

援助曰聲發成
言尺低成書占
有文質言有文
野二者之未言
由於心論取端
切

聲畫者君子小人而所以動情乎。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若大。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順之則便

易逆之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仲尼若為范蔡之行則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惟其不純人病以

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

施仁曰淮南太
史並稱子所得
於淮南多矣

倫以訓曰童烏
維之子也願弱
弱冠為與仲尼
言易童烏九齡
而與楊子論云

淮南王安著書
一十餘萬言太
史公司馬遷之
文也著書五十
十餘萬言且多
知世何其不純
而雜也雜謂安
作內書外書又
作中篇言神仙
黃白之術延年
益壽之術

不經多贅矣

贅疾乃身之蠹者也夫書畫與言不由乎經典為道之蠹亦多矣或曰述而不

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五家之童烏

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頹淵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頹淵弱

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仲尼言易童烏九齡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而作曰孰不為

仁孰不為義賢者立言語不曰勿雜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

天教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彖合玄樞之故曰為仁義夫玄與易判然且天一至地十易

道也三纂九變玄道也玄之惟易不亦非乎曰玄之惟易非惟

易之道惟易為書也易惟天地玄之書惟曆數餘以為惟易也曆

玄何為哉易之書惟天地玄之書惟曆數餘以為惟易也曆數者

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為易則非矣或

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之徒重受其素

亡則艱而大義乖廷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記

札末如之何矣末無也若其詩皆已如周之禮樂庶事之

也每可以為不難矣禮樂盡在魯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脩也

每可以為難矣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衣而不裳未知其可

也上有無下猶裳而不知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上衣下

道或問又曰訓言如五經問武曰克定伐亂者未達俞曰事得

其序之謂訓理也勝已之私之謂克為之而行動之而先者其

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知德者蓋寡曰我知為之不我知

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必我知而為之

光亦小矣君之不欺闇室而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

諸名卿可舉矣蓋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

沈氏百雜語

徐五欲曰當孔
子之世周室衰
衰詩書淪札禮
樂崩壞先王之
制無一而正者
故孔子區區於
道以術古書刪
詩書而定札禮
贊約周易而終
春秋復其諸經
門人更以典制
然後各得其所
故明道古教不
在是矣何煩更
作書哉故所以

述而不作者以
此也非不當作
之也當子云之
時則不然六經
皆更各人之所
定漢更已久稍
為諸儒訂正故
無若事可述而
原身秦朝以作
太玄則何以明
其道哉

曰君子德名為幾君子所冀者德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
且貴也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
谷曰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
豈其卿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
或問人曰難知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曰焉難未論世
又問曰太山之與螳螂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
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大聖之道廣若
夫佞之巧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
起高之奸德宗不吳盧杞之和人主宜慎之嗚呼能參以似者
為無難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以或問鄭莊子有取乎曰德則
取德則否何謂德德曰言天地人經德也不德也鄭行抑淫侈
以歸節儉莊

周矯浮造以返直靜其言合于天地故君子不出諸口
人之常道此所謂德否則皆過言也

人之道也。此言人之性也。孟子曰。性善也。此言人之性也。孟子曰。性善也。此言人之性也。

神明篇

趙璘曰。人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度之。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

遜。順也。度也。遜。順也。度也。遜。順也。度也。

以保天命。謹。

辰釋曰。治乎。惕。

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諄也。

諄。諄也。

亦有謂矣。

也。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天聰明。

馬理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夫天。

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

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

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眩。或。

孟子與子雲俱遊於聖人之間。

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天下少事為不少矣。每知。

孟子與子雲俱遊於聖人之間。

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淺矣。孟子疾過。

而不與同入室。

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問楊子亦有所惡乎。曰。攘我華而不食。

孟子不言易而謂之夫易者也。

我實。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乎。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夫。

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致故曰辨哉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安

此言諸儒之所見坑於秦者亦以全諸儒行好儒說以非秦故秦人深嘆之并甘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

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所以運聖樂聖

所以歷聘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鳥獸不可不暇息

為聖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之於麟也形性形殊性別豈群人之

為聖乎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世及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

讀而庸行蓋去諸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乎曰甚矣子之不

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既也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

復無所聞矣阮侯隔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坑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或問人何尚曰尚

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

遠矣謨謀也臯陶為土與帝舜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

身者遠矣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位洪範言天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仲尼

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廊如也於戲言其本

觀書者遠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子貢謂若老病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可及

其

此言若立乎若牆之下以勢病招死此身為之豈所謂命乎故不益高不臨深也

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

何曰以其無避也天命不若之巖墻之下動而微病行而招死

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日月所會局來之

高似孫曰雷風
非下烈不能動
擊壤全教非不
服不能化頑愚

陳后山曰襲勝
整舍皆楚人也
並著名節世謂
之楚而襲漢
帝時俱為諫議
大夫老焉不復
不復仕養以太
子師文祭酒迎
不食而卒言

其傳中清矣

詢事考言三載
乃破位是克
舜之重也信以
克神舜之重為
眉則必不輕
天下於由矣

邵堅曰由堯
事長蘇有辨

王守仁曰逸士
傳堯讓天下於
許由七逃之集
父聞而洗耳於
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而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靈場

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諱言敗俗。諱言敗俗

或亂復生故。諱好敗則。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姑息敗德

敗俗者也。諱好敗則。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姑息敗德

毒故。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擊壤也。

雷非非不烈不能動擊壤。聖教非不服。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

在亂曰若鳳或不諭曰未之思也。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

弋人何慕焉。鷦明遯集食其繁者矣。遯集者類集群游其所

君子非道德。鳳鳥踰踰匪堯之庭。踰者步也此之威儀也言其

之祿不居。鳳鳥踰踰匪堯之庭。踰者步也此之威儀也言其

不降。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言龍之所以能烹者豈或曰潛龍何

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

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

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曰用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繫路衝

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庸愚也賢塞也衝多也言庸愚塞路多

不貴。楚兩襲之潔清矣乎。蜀王沉冥。蜀王字君平蜀人也蜀莊

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養諸內而晦諸外人幽而不

改其操。雖情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寧乎。言舉此諸德以

何情和。吾珍莊也。居難為也。吾所以重莊以其居由即夷矣。何

羹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

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願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名哲堯儼之

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累克猶累日

王守仁曰逸士
傳堯讓天下於
許由七逃之集
父聞而洗耳於
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而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靈場

河濱

之威宜夜矣乎。靈坎鬼神之威施於暮夜則見悚虛誕累朱鳥

翺翺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其

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

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

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或曰說之不合。非憂耶。

言韓非憂說不合為非乎曰說不由道憂也。曰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

旁明厥思。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慮廣問行。曰旁通厥德。言九

德廣能通達而貴諸道者之謂行。

諸道者之謂行

寡見篇

假言周于天地。假遠替于神明。幽弘橫度。絕于邇言。言幽深弘

橫度量之制皆絕去近未始浮諸正。誤寡見。以悟淺近之惑吾寡見人之好假

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值焉。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生

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時而策試還補故卒不獲

至矣所至邇文邇言。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卒者為官也不

之卒也內為官之卒也外之與內由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

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

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

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或問五經

備皆也論段處之道則皆為

言李先王之道者所在痛于脚門不為不少

訴國曰美善也由仲尼夾谷之會從不使去會樂從盟好之全

亦拾五條皆小
說也

有辨乎。曰：惟五經為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

體者莫辨乎禮。舍斯辨亦小矣。春木之造兮，援我手之鶉兮。春

龜然而生，譬若孔氏落。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去仲尼雖沒，

或曰：諛諛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今之孝者，諛諛然爭訟其道，

聲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曼猶不也，亡猶去也。久，侯

也。言說者，徒是為天下雖去聖，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諛諛之學，

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王不彫，美言不文，何

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

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

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或孔子賊果如是言，則周古者之學耕

頤克曰：班固云：言說者，徒是為天下雖去聖，安其所習，數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孝者之大患。

賜叔吉曰：班固云：古之孝者，通一統存其大本，故皆德愛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足，而紛辭乘此難，辨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

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鑿

悅惡在老不老也。傳訓解也。文綉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

或曰：學者之說可約耶。曰：可約解科。言曰：可令約者，示但

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待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

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侍君

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侍君子晦斯光，室

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鵠明冲天，不在

六翮乎。援而傳尸，鳩其累矣乎。援鳩明之翼，以傳尸鳩，不雷震

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

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

賈誼曰秦有金力而制其弊直王逐此伏尸百萬流血漂櫓之盛也

此言海以喻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

趙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史記漢武侯曰美觀之室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石彭蠡德義不修禹威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閔在其南年賜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可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為主則大公子望何以加之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燕其無觀已伯而後至于秦燕六國而有或曰秦無觀奚其兼言秦無所可觀則何以能兼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

天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者姬公用於周而四海莫不莫枕手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

林希元曰象元以十年子齊京公為太公之會孔子與相事魯公相家情所使魯報讎龜明之用智

王雅頌曰有若訊十二之稅楊手賤權利之例

何孟春曰數句律條之斷例

真儒故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濤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擇如航何曰否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或曰焉用智大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故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光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權諸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天亦匡乎匡正也時人早卜式曰彼請索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天正乎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肅韶矣秦毀滅禮義專作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後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也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知平也也其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其酷變曰肅韶九成鳳凰來儀

非其受時而湯
以失德止燠非
其正道而以刑
法行之使治
不可以至矣言
秦治之時之和
非秦治也

或問處秦之世。抱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乎。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燠其秦之非其時而望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秦以刑罰失斷。為本而秦之法度。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遠天地之道。而天地遠秦亦弘矣。言地以生。育為本是為天地。亦大矣。秦故以万世之君。天也。止以二世威也。晏遠秦亦大矣。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則靈。冠乎群倫。經諸範。範猶制度也。言聖

經緯以制度。五百。言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出。沒。歷天道之。而為天下利。謨。五百。並照或如一天之。獨運。能在其道。則。燭與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出。文武

黃鳳翔曰。吳万
聖也。天有泰否
聖有出沒。皆不
常然。故聖人之
出沒。歷天道之
否泰。所以測濟
万矣者也。
申時仁曰。聖人
以身以行道。言
曰。子見南子。又
曰。又其亡也。而
往拜之。

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

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訕乎。訕與

曰有。曰焉訕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

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訕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

聖人擬天下而
然諸身此楊子
因上論聖人之
生有以合天地
之化。遂與之言

出。不訕。謂不順從靈公。曰。訕身。將以信道也。如訕道而信身。雖

此或雖楊子以
有魯二生知道
不行而不起於
是則仲尼之略
聘為非耶按通
制漢律待徐時
之義而楊德許
此二生者蓋善
其要孫叔之而
諛而溺秦儀且
教自明揚之志
不徐秦改作也

或了九日以後
與論孔子夫子
所習者正彼所
習者不正故當

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誠則誠可
以神則仲楊子之仕於秦亦斯之謂者乎 聖人重其道而輕
其祿眾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眾人曰於祿殖
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歟制
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 叔孫通為漢高起
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通歟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
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汗
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 曰若是則仲尼
曰魯有兩生而易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 曰若是則仲尼
之開跡諸侯也非耶 開謂開布其跡 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
欲行其道如委已而從之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規矩準
制素法也如委已而從之雖有制度不得專而 繩猶制
度也言委已而從之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 繩猶制
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知孔子則不然 或問孔子之時諸
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

棄之夫子所順
者道彼所順者
非道故當逆之
夫子所劣者非
彼所劣者非故
當強之夫子所
能者德彼所能
者不德故當捐
之

言吉甫口地皆
以位而富以才
聖人貴以順而
富以教而倫教
矣利及万世非
夫而何
施仁曰孔子相
魯齊人欲收其
政豈不問中女

而不能得也 可得聞乎 曰用之則宜從之 用其人當 從之則棄
其所習 習謂故 逆其所順 順謂情 疆其所劣 劣謂彼 捐其所能
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非道故
當強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 彼所能者德
故當捐之 衝衝如也 聞之貌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
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 載道術何 曰之後世唐
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 言畜貨以迂後裔 曰衆人愈利而後鈍
聖人愈鈍而後利 關百聖而不慙 關猶言管也 樞要也 天下之
天 敵天地而不恥 閉猶塞也 言道塞 道管是矣而百王之法一足
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
何水道害聖如 曰若是則為去乎 言不見用則已何 曰愛日曰
政豈不問中女

子好者八十
皆衣女衣而雍
容哉文馬三十
駟以遺焉君季
桓子語曰君力
周道游觀終日
忘于政事如人
不致膳俎於大
夫遂行而師曰
非罪也孔子曰
吾歌可乎歌曰
被婦之口可以
出走彼婦之謂
可以死敗優哉
游哉聊以平哉
師已交桓子曰
孔子亦何言師
已以笑告桓子
曰夫子罪我以
群婢故也

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雉意者吾
於觀庸和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
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
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
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聖
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無妄也 繼周者未欲泰平也 妄忘也天以未欲
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 如欲泰平也舍之而用侂道亦無由
統偶因暴天得之者也 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赫赫
至矣而侂道謂和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赫赫
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 非日
光元以辨色群心非聖道無以 表正渾渾者廣大曉通之貌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

五經之支離嫌難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

焉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庸用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

班固之徒各稱老子之妙而詆曰無益於用抑漢尚黃老而史迂

毀聖人是以或人問雖多此類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

單而有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

獸語知也知不用也神明亦末知何矣聖人之道神明之道

之使不待逐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得其小大各有所成

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

星有井石何如諸侯之史齊有井德魏有石中皆掌著天

德不在星德隆則星星隆則星德也發現也星之妖端不虛

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或問大人曰無事於

陳后山曰星之
妖端不虛於雖
有德死德而
年修德豈在星
乎德之隆盛豈
後現星元不順

然後星無不順觀星之隆盛亦現德而已

現生之隆盛亦
鬼德而已

我始也德治也
我鯁于而者老
始出于西而漸
東滿

上言周秦之上
故因論日月之
分以明君臣之
道然而秦不
然也

小為火大賢者志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聖人之言遠如天
賢人之言近如地大之謂瓏璫其聲者其質王乎王之瓏璫其声亦猶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
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
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光消虧於西其朔於日
乎朔何也夫日行歷一歲而周天弓驢矢不為有矣周之制
乎月行月之行終始皆何日也冊弓驢矢不為有矣諸侯得
肆弓矢然後事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
弓一彤矢百旅弓百旅矢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煩失君臣
之道則安所用終而待賜於令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于斯
影旅方矢執故曰不為有矣耳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于斯
矣聆听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之言後之為君者亦听周
秦之疏闊刻密明視臣庶之行病拘則為無之通無近於

性者天然主知
也性者曰李以
至也雖小也與
功業既成其名
一也

言弓之一弛一
張而不失其良
者以有撒正之
也人之一動一
靜而不失其善
者以有制礼之
也

此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
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或問禮難以疆世曰難故疆世禮
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如夷侯倨肆驕角之
疆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岐而及之驕角之謂也驕角猶驕也
哺果而陷之奚其疆夷侯倨肆驕角之謂也驕角猶驕也
孝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哺其果亦易之也或性或疆
若礼道不難如驕陷之易則安用疆教於世乎哉或性或疆
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弓或曰何謂也曰撒
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
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儉而無化鄒衍迂
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次鳥獸草木也

故東山二章
其意也詩云不
可畏也伊可怪
也召公奭所訟
于小棠之下國
人思其人其
風其俗六蔽者其
黨勿謂勿伐告
其忠矣

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醵。婦人桑。之謂思。若汗
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斂。為政日新。
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為樂則勤於進。夫屬
之以名。引之以美。而引導之則善於行矣。使之陶陶然之謂
日新。如是則民欣。然或問民所勤。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
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
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農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
於夜。之謂惡政也。聖人文質者也。畫之文而藻之。車服以彰
之。車服等差。彰其功。德。且豆不陳。王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眩。
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后世。

祝堯曰大綱謂
大道也。禪位于
舜禹。孟子所謂
天與矣。則與矣
也。

樊訪曰。孔繁征
伐。出而春秋之時
天子微。而春秋
晉文。尊命征討
其所以皆尊
王室。故春秋公
羊傳。文雖不子
而實子之存乎
公正也。

則無以見聖人矣。言孔存故得觀聖人。聶鍾鼓之聲也。聶與隱
音相同。隱陶皆聲也。此皆謂質野文而也。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
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
不閑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
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三王
好於存公。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
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
者卓矣。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
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
則下不相詬。修之以禮義。則下多相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

礼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其所以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之存於公正也

犯法則司獄在若或亂如有司若曰綱紀提其綱正其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紀納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日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躬也工官以臨百官吹乃齋祭其人考其動績也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維之晨維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言尽於刻木以為尤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雖非真尤致雨明君而或問政核核矣也問曰真偽遠佞也真偽則政核後道化行也

馬理曰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

施仁曰弘恭與草創也曰吾不如弘恭弘恭與不顯皆以坐法為中尚書草奏曰吾不如陳湯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湯明法令常受人金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壞甄燥也懷慢也言柔則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

善明則真人顯惡者則佞如其不真偽不偽則政事未核為息真偽審則政事將核也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群遁離者是聖人乎長沮桀溺之徒此之不才其卯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段卯謂環而不化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說也曰吾不如弘恭弘恭與不顯皆以坐法為中尚書草奏曰吾不如陳湯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湯明法令常受人金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壞甄燥也懷慢也言柔則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

及中則曜其近於中矣。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異。日異明盡言昏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也。肉刑之刑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為國不敵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筭乎。大美者不運筭者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循法度不能制康哉

重黎篇

仲尼以秉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繫諸聖。或和或正皆不齊等故故論其要一以譏重黎。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或問南正重司天比正黎司地今何僚也。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曰近羲近和堯有義和之官執重執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義主陽和主陰故云耳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禹乎廬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嘆曰漢矣現子或問潭天曰落下閔堂之鮮于安人。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典章寄微或問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能遠也鮮于安人又為武帝策度之

有三家一曰周取中丞各壽昌為言帝考象之言請問蓋天欲知蓋天面也曰蓋哉蓋

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道也曰神怪茫茫若若亡聖

哉應難未幾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若亡聖

人曼云或問子胥種蠶孰賢越臣問此三人孰賢曰胥也

吳作亂謂進專諸於闔閭吏絀僚破楚入郢都也鞭尸籍館吳兵入郢子胥

乃掘楚平墓出其尸鞭五百然後已皆不由德自俾吳作亂至

籍館舍室也各營楚君大夫之室籍館皆志在自

報其仇非謀越諫瘳不式式用不能去三諫不從卒眼之

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必取吳又曰有

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攻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吳疲於外越必

襲吳不聽遂伐齊友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種蠶不疆諫而山

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蠶不疆諫而山

棲責其不疆諫於未敗俾其君誦社稷之靈而童僕越三年勾

夫差日夜勤兵將以報越款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

可而勾踐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發抗兵擊越敗之夫也越王

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

皇帝今言始皇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曾稽之山具王也而圍之勾踐乃令大

夫種行成於吾膝行頃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彭之言

遂許之卒赦越羅兵而歸言蠡初又終獎吳勾踐後用范蠡計

諫不從二臣盡疆諫而免明敗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雉肉袒膝行請成於

越勾踐歌許之范蠡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賢皆不足

邵也言三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至蠡策種而遁肥矣美功成

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善或問陳勝吳廣曰亂之人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

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千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

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

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事乎言因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

曰具三事請問事之目曰孝公以下疆兵力農以養食六國

事也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

舒芬曰此傷數章愈覺精神

三載而成皆蓋言稱黃帝修三

舒芬曰此傷數章愈覺精神

保問地曰東瀛大河南阻高山西承雍梁北鹵涇琅便則申否

則蟠保也激問時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激也始皇欲斷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

能兼天下或問秦伯列為侯衛羅衛天子卒吞天下而報曹無

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節用也言天子用禮節

其節莫差於儲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儲莫差於祭

祭祀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又盜祭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

始於四公以來者周昔者襄公始僭西疇以祭白帝文宣靈

之衰非一朝一夕興卿器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肸是以四疆

內各以兵力來侵攘肌及骨報獨何以制秦乎周自理王下衰

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如

太史公曰秦雖戎狄之俗佐在

強暴至始皇卒威之所謂大綱將或問嬴秦二十六載天下

秦始皇名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

三檀天耶人耶曰具天數人事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

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

士之階雖欲檀漢其可得乎六國出重為羸弱姬卒之屏營

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弱周室遠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

據為秦所成使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其微天下孤朕言秦之

失道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即以置守尉項氏暴疆改宰侯

而守尉無防衛之援天下遂至孤獨項氏暴疆改宰侯

王故天下擅楚言楚既亡是時頃羽兵最擅楚之月有漢初秦

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秦羅羅塞也

折秦曰論六國

即室曰報周報

二也言秦曰襄

公始為諸侯由

孝公以來益強

至始皇六世卒

吞二周而平天

下蓋非一朝一

夕之故何報王

曹無登以制之

許國曰始皇自

并天下后十三

年卒切亥立二

年為趙高間祭

所殺子嬰立四

十六日而項羽

號西楚伯王故

云十五年而楚

中時行曰項羽

自立為西伯伯

王王梁楚地九

郡都彭城更立
沛公為漢王
已約漢中四十
一縣郡南鄭三
分關中立秦三
將為王于是各
就國漢王至南
鄭士卒皆思東
歸故韓信因東
楚可當三秦易
并之計遂東嚮
定三秦追羽至
江東回專天下
由是領事善之

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兼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興政或用其才良或專其權變或上其奇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秦繆霸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秦繆伯上者謂沛公十月至霸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也謂之繆楚分為江西者分敗也羽與江東子弟與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曰天昨光德而隕明應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天庭謂天帝之庭威皇階帝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疆闕震懼昭藉三錄之素闡聞也撲猶言擊也始也藉猶藉也離亂正播其虐於黎甬聞也撲猶言擊也始也藉猶藉也離亂

按龍丘續如戰
帝如初為之而
使劉漢戰定南
陽項羽得救河
北二方爭戰一
離一合設使秦
尚得時以關中
待之如何

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子弟且欲喪之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義帝楚懷王之孫也胡亥二年沛公與項羽共立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遂尊之劉龍南陽劉高祖項救河北二為漢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劉龍南陽龍取也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天下叛秦喪其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社稷之靈久矣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銳如勿乎劍之力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言不無功名則為秦臣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令善也焉安也言所謂名者宣立善名也當

漢明曰淳于越見害為之逆矣或問淳于越曰伎曲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諫始皇曰服周之三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倚轉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
齊人為秦博士諫始皇曰服周之三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倚轉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
常六卿之臣無輔佛何以救世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問
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青問問技曲曰始皇方虎例而梟磔
以為伎曲言有技有曲也言問之自曰始皇方虎例而梟磔
也土猶腊肉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技矣虎例梟磔言暴
言酷也興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元仕無妄之國
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技也仕無妄之國
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或問茅
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在咸陽每暴虐咸陽
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
即駕輿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
或者未辨歟項羽歌東逐下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又為
未辨者言韓生未能善辨曰生捨其木侯而謂八木侯意不亦
復其都咸陽以免其殺

碩克曰天才自
然發其神心無
假祖父

宜乎生謂韓生也按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宮室又寶貨婦女而
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資
羽見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
生曰人謂楚人木侯而往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與項羽之
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辨
當自引反謂人為木侯雖見烹亦宜矣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辨
靡虎牙矣謂素如摩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
無位而廷諫或問其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
二齡茂良乎韋羅其茂孫也以謂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唐呂
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一歲豈其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相或問酈
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相或問酈
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辨也韓信襲齊以身脂
鼎何訥也曰夫辨也者有辨也如辨人幾矣食其說沛公以陳
收取榮陽驕傲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
信為前道所說忘其慧戰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

司王也特旨授
鍾其軍功錄
魁也督者所主
在札見有札則
從之小人所主
在戰見露露而
欲拍錄錄入乎
此言期數事皆
不忠故于何所
用其忠乎

里食其賈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辨勢之然也
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楊之意言君
子之所謂辨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辨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
軻之於戰國若夫以辨說人則猶商若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
夫孟軻或問則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前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
忍背漢遂繼通說不聽惶恐乃狂狂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
為亟抵擠也謂其談說者擠排使之戰戰戰也言若設戰險之曰賢者
忠高祖若門戶曰戰可抵乎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曰賢者
之閉無戰險也
司禮小人司戰况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思
以番容秦嘗以番者笑之容斯上書至作相李斯楚上蔡人也
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
逐客上書逐番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始皇信妖言東
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
相他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謀之而見怒思誅乃作書
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謀之而見怒思誅乃作書

此言霍光故事
之忠

此言霍光故事
之忠

之書以阿二世之意霍或人以斯非忠曰始元之初武帝以光
此書事皆非忠直霍謂周霍光忠乎行周公之
爭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群臣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群臣推舉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群臣舉賢良文學之
之微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推燕上官之鋒始元之明年燕刺
反皆未處興廢之分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子乃選昌邑
七堂堂乎忠難矣哉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至顯大忠矣顯
之夫人名也使亭于御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少女成君焉或
後及光死後語世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或
問焉唐面文帝得廉頗李不能用也諒乎帝曰陛下雖有廉
頗李牧不能同也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
信文帝不能同也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
頗牧不用哉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挫款以激文帝耳
德用士則聞之人曰罪不辜宮不女出官人嫁之館不新仍舊
德用士則聞之人曰罪不辜宮不女出官人嫁之館不新仍舊

餘耳相與為加
頭之交後有隙
卒相成亡故曰
先初班固曰
利之交古人羞
之蓋謂是矣

此段全論不食
言之德

陵不墳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性仁人之交不以問餘耳

實灌曰凶終實嬰灌大之交雖不喪其初然以朋黨或問信

曰不食其言其言為不實請人曰晉荀息獻公使荀息傳

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說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積首而對曰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忠如其祭君之矣也不濟則以死經

之及里克殺奚齊趙程嬰公孫杵臼晉景公二年大夫屠岸賈

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臼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

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味也有遺腹子走公宮君程嬰杵臼不死

卒保趙孤於宮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獲

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同趙括武從姬氏

亡也曰原舛行為亂藥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

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

忠而無后為善者俱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

曾不逾歲謂之秦大夫鑿穆公之側秦大夫子車氏荀息件行

還腹還之安也秦大夫子車氏荀息件行

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則穆公也

曠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亢是也左傳訊之曰訊穆公也

按季而勇若乃
至死錮為奴安
能忍恥如此

良則不食問義既聞諸侯之信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

其言者也又問於秦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

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秦也右程嬰杵臼垂乎信

秦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之信縮秦則未也或問季布忍焉

可為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城曰能者為之

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貪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

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言明哲者見於未萌項羽曰

即室曰不疑等
為隣三人同室
一人有金一

是則常其急也安可曉耶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賢要四皓常

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却死而盈彰曰皓白首

急歸終持金去
丰意不疑買金
賞之其後誤持

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仲理於秦王意於廉

明之及人游其
淫婢而云無元
亦不自明也
不疑買金償之
其後誤持金者
選之主乃明之
又人謗其淫婢
而云無兄亦不
自明也韓安國
梁孝王之內史
時景帝疑梁或
王梁王大瞿安
國稱病去宮陰
往長安因長公
主以解王事或
問臣之自得曰
其人以明之
石太僕之對金
將軍之謹張衛
將軍之善慎卿
大夫之不伐善
丞相石夢晉為
太僕時上問典
中

四金將軍日憚
為人謹慎張衛
將軍名安世為
人周察重慎丞
相祁吉自帝少
時以巫蠱事當
在獄中吉嘗救
護又養視有恩
絕口終不言官
至御史大夫乳
母迷之然後乃
知封博陽侯
請問臣之自失
曰李貳師之執
二田祈連之濫
帥韓馮翊之愆
蕭趙京兆之犯
魏廣利允劉屈
整玄昌邑王為
太子玄心不端
武帝疑之遂降
匈奴祈連將軍
田廣明為宣帝
擊匈奴不利廣
淫婦人也韓馮
翊名延壽趙廣
史大夫蕭望之
與馮翊為奸而
焚其廩也趙京
兆名廣或問持
漢疑魏丞相夫
人殺侍婢圖補
之而無實及
獲其罪

浦曰泥故揚王孫裸葬以矯世

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
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裸厚葬也
手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尚上也言
君子矯世多以禮手當以裸
溝者為尚矣或問周官曰立事
制三百六十官左氏曰品藻
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
矣○品第善惡藻飾其事
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
不隱惡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述乎漢道也德行顏淵
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
卑之條稱述品藻論漢道以仲
尼之後蕭曹名將譏顏騫之
道
豈不大哉賢哲所許或問淵騫
之徒惡乎在曰在寢或曰顏騫
曷不寢則騫非有文章曰攀龍
鱗附鳳翼以揚之勃勃乎其
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
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

王乎仁曰孔子
云由也升堂矣
未入於室也
亦室也言游夏
諸子在室未
入聖人之與
者

與言謂周府下
人而師之也
夔龍麟則鳳皇
風以揚之勃
強而與后之人
不可及也如何
其後如何其後
言其直愈不寢
也

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言非止開篇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所聞有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

類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係孝經君子絕

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耶

是皆德力絕力秦俾武烏獲任鄙扛鼎林牛非絕力耶秦俾武

之乎也武士有力好戰力百斤任鄙烏獲孟說皆至人官王與

孟說舉鼎絕續而死料牛亦多力也呂氏春秋曰逐擒推移太

據高誘云桀多力能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

推移大鐵因以為號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

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請問孟

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

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魯仲連傷而不制

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官好持高節於趙會軍為邯鄲魏使新垣

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非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

此言孟軻養浩
然之氣者

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萬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致封魯連魯

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陽猶偃慢也制猶整肅也言仲連游

慢於爵祿而不能闊相如制而不傷或問鄒陽之梁然否曰未

整肅於官事也

信而分疑抗辭免釐幾美哉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平勝

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

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簡以免固亦危者矣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其母

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

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乎國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

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楊樸里子之

智也使知國而知堯則吾以疾為善龜樸里子名疾秦惠王之

曰智囊也秦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

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宮使知其國家未來

之安危亦知如堯周之頃赧以成周而西傾昔周武王都於鎬

則其神智如著龜

弁州山曰信陵
君魏無忌魏安
釐王其母弟也
中原君趙勝趙
之諸公子趙惠
文王弟也孟嘗
君田文齊威王
孫也春申君黃
歇楚人也問有
益乎國乎

曰智囊也秦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宮使知其國家未來之安危亦知如堯周之頃赧以成周而西傾則其神智如著龜

司馬遷謂家法所謂秦孝文成帝時王匡谷通宜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廢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張謙服百姓之怨秦老存孤弱修與應之和而何軍與功此其兄弟鬩謀不亦宜乎今楊昌與王同族倫載以見始末

周也至幽王以大戊亂平王東遷于路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報王為秦所滅故曰西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二年乃威周時秦都雍川西山在焉而東城周故曰東并本記曰文王卒葬西山孰愈并誰陵曰周也羊秦也狼周襄王如羊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較曰羊狼一也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或問呂不常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常賜霍大賈人也秦子楚實於趙不常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曰誰謂不常智者歟以國易宗不常罪用貨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呂不常之盜弄衛蜀徒蜀欽醜而死是微取國權以易宗族呂不常之盜弄衛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穿窬者伺慢藉而石而不常同人類也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并韓也子楚之是秦為莊襄王以不常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秦丁凡曰白起伐趙閼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乃快詐而不況殺之故楊以為不仁

呂祖望曰三士所死者非若親之誰也非蒙之義君子不為斷案在末一句評品有筆力

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殲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白起事秦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奇伐趙閼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乃快詐而盡抗殺之故趙問王曰始皇方獵六國而剪牙歟言剪之助謂切齒而怒也欬怒声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要離吳人棄家而曰離也次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螫之靡為國疑其有豫曰離也次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吳王閼閼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今之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政也政也問其素乎為嚴氏也焉可為義哉蘇秦被離而死也犯韓刺相俠累受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刺也問荆為毋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

刑於前如一曹
失秦隨於后不

嚴仲子事韓克
侯與韓相俠累
有卻仲子恐謀
亡失將齊交焉
政後代劍至
歸刺殺俠累因
自斃面決眼白
其姊榮如韓之
市伏尸於墓
悲哀而死政之
旁曼先也言政
知姊之忠到
斃其面使人无
所識乃歆全
其姊者也

也。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卿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
七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
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
必悅見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
秦舞陽盛於期首丞封之及來天下之利士皆與燕督亢之地
圖至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
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期首權
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走策君以罵秦王左
右遂前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或問儀秦學
殺軻矣。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
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而行蘇張之辨曰甚矣
鳳鳴而驚翰。鳳鳴謂孔讀也驚曰然則子貢不為歟。子貢存魯
疆晉伯越者其言與上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托為之辭曰
太史公不加考較因而記之楊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曰
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

任音主難清知
字伎者口才也
舜請知人安民
惟帝其難之能
治而惠何畏乎
巧言令色任
巧言今令孔任
徒能以巧言
聖人其才亦不
在人下矣

乎。跡不踴已。跡不踴已者踴踐也言儀秦之才。曰昔在任人帝
曰難之亦才矣才不才非吾徒之才也。儀秦之才非
之車。沉沉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知。曰否或曰焉用智。夫
者貴能解難也。難也。今有患。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後索衣
表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
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貴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
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擁利而國用足盡推諸曰譬諸父子為
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天亦匡乎。匡正也詩大
請烹弘羊天乃大雨成。或曰因秦之法清而和之亦可以致平
之所云亦亦天正之乎。乎曰雖諸廷諫鄭衛調俾變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秦毀滅
乎曰雖諸廷諫鄭衛調俾變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秦毀滅

此言秦亡乃集
服邪祇二殺之
衣亦可以禦寒
而抱燠能秦世
之酷拘私象之
教亦可以斷回
政治
行人所不能四
惜也

在刑去聲如琴瑟作節衛之調而使變因以鼓之或問處秦之
不能致正志矣言修飾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

世抱周之書益乎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焚之所不夫者

此抱周書皆蓋易也言人存君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

秦之世獨抱周之之易可益乎或曰災之以火沃之以

湯燠亦燠矣何必周書之為燠若用湯火亦燠矣猶言

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漢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

火非其時而望之君子所麥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彭越張敖執正王陵申屠

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折節周昌汲黯守儒

表固申公表因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表周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因而為清

王大傳父之以病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館王藏謂太子款

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之

帛加壁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災異董

明堂掌實太后不說儒術得館藏之過中公亦疾免災異董

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

蕭何規制於前如一滕灌樊鄴曰俠介滕公灌嬰樊噲鄴商此

曹參奉隨於後不失孫通曰擊人也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從儒見士敏欺

孫通曰擊人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袁盎曰

忠不足而談有餘袁盎從之天下既定還從儒見士敏欺袁盎曰

七國既反令盜澤行其說智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

而不龍自明朝服斬於東市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

酷吏更增虎而角翼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將疎飲水褐博浸

者言暴之甚也齒然也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蔬飲水被褐終年

卸守益曰卸卸
籌成張揚杜周
之徒韓詩外傳
云無為虎傳聖
將入邑擇人而
食此以酷吏抗
虎而角至者言
暴之甚最為可
畏

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揭傳者孟子云揭寬博謂獨夫之被禍者沒終也蓋年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僕休游俠曰竊國靈也亥田仲郭

解剽孟原才升憑乎城社卒踊机弄亦不度涉之徒佞華曰不料而已

者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誤絳侯勃

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

弘董仲舒孰逾誰知此二人用心曰仲舒欲為不可得弘容而

已矣仲舒欲施祀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

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潔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遵成帝時人

薛貴斯名卿矣既問名卿曰若絳侯之守周亞夫也守長平

冠軍之征伐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

祝克曰王子貢名遵成帝時人治侯公正誅劾豪強不避貴

請問古欲知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制不可以數湯武

之仁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

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庸美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

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朝之言

如談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或見揚之短朔故或曰隱者也

聖之風立教之善絕而不傳問以為世稱朝吏昔之隱者文王尚

也曰晉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於表里而重易六

父箕子隱於殷朝而為周陳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隱道實多

端故陳之千下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

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昔

者其子之添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也

林希元曰朝堂尚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放方言又有封泰山賞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聖聖視賦諸篇聖存蓋子雲要其難而不取之也

樓妨曰隱雖有以敬端而初不可以及是

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

彼之隱者請為行直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接子去而隱以避

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害曰應諸不窮正諫穢德應諸似優不

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問名曰譔達化比曰非夷齊而是柳

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注下為工飽食安謔以仕易農

依隱玩世無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

滑稽之雄者也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

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

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

以毀譽加仁是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或問子蜀人也請人

曰有李仲元者人也

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元未聞其為人也如何曰不屈

其志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如

沈括曰陳士材知董道請焚甲乙帳者

劉如霖曰言朝非夷曠而尚取

黎依約其隱玩美於世但滑稽

之雄者而已可所此裁句法斷

案有力

按柳原謂所至之鄉狗聚陶俗

水堀於人者即

訕謂所至之鄉

意是謗訕使人

其口者

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

惡夫聞

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

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

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議大夫貢

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諱冠言其取舍同也

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

此言李仲元不過仲尼則名不彰

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

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

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

星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王所暢而後名顯也仲

尼雖有賢德而時

子欲自高耶

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

以德誦人矣未聞以德誦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貢曰育

育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

問其曰

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

此言星之明非華藻之能致以

其居高故為人

所瞻仰王貢之

名所以著者宜

位於朝故也

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師之所畏也。謂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責其猶侮諸。

君子篇

張之象曰：君子，言方通聖人。

君子純終領聞，蠢通檢押。蠢，動也。通，當訓為踴躍之踴。檢，押也。言動必踴躍於法度。旁

開聖則開通也。君子立言。譯君子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或問

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問君子何以能然。曰：以其朔中而彪

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

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水性則仁，故柔金性

則義。或問航不漿，衝不豫，有諸？接航不抱漿，衝車不載豫。曰：有之。或曰：大器

馬理曰：公孫丑上我知言此如一光躍字而出，來更笑勝。

獨不周於小乎？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器械

或曰：小子諸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

也。以其小知立異。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

書倪也。非毀也。數家諸至於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

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惟聖人為不異。

牛玄駢白晬而角，其弁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晬，宗廟

黑赤白三色各純晬而角，掘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或

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蕪，隊乎其不可形也。淪，澤也。玩，猶珍也。蕪，倫也。隊，手猶言墜之如隊，似不可形狀也。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

家則偶脫可美，至於非軻則和說也。言荀卿不當非軻。

澤也。玩猶珍也。蕪倫也。隊手猶言墜之如隊，似不可形狀也。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

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清也經營中

國終入大海宅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網紀夷貉或入于沚或

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

焉淮南鮮取焉爾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與少有不

必也儒乎聖道於下出乍入淮南也出乍入離而不純若也

文麗用寡長卿也司馬相如文麗施用則少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

而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仲尼稱營仲

直遠伯王為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或人既問楊子主論

子之類亦多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淮南子長之言愛可

而雅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曰不果則不果矣言今人

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純於聖人之道者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沒人以巫鼓

其書皆已行矣安可導而果之哉誠為不果純矣

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而已今大行於世

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談舞其事惑乎衆者也

如淮南遊仙仙金化之說鼓動未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

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

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天有

之高有常也聖人無曰聖人固多變聖人之道秉常隨時應物

子將子要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

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

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此論六子猶孟子所謂子張子游

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人多變然後有序天變隱於萬

化而誰知故曰天則有常聖人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

多變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或曰聖人自恣歟何

不果是愛奇也
或人曰甚矣淮
南長子之傳
不果至於聖
之言也

此言六子皆學
於孔子而未達
其本原故雖各
有所得而未盡
其真變通

言之多端也。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旨趣曰子未觀禹之行

水乎。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水辟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

則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或

曰。子於天下則誰與。與何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

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

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倦者也。倦怠或曰。進進

則聞命矣。請問退。退。曰。昔乎。顏淵以進為退。天下鮮儼焉。或曰。

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若然則必退於曰。必進易儼也。必可進

以禮。退以義。難儼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

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此莊生

林希元曰仲尼之於舉用之則損相士輔文公淫女弊廢膳服則缺之而行

齊物之論或人故以此問

作此者。其有懼乎。故作此論以自寬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

等則吾以聖人為貴。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通天地人曰儒。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如

至神運於六子。曾於聖人。是謂通之。故名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

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為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人必其

自愛也。然後人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

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

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龍龜

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

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

神仙者謂之羽化殞說而升天

是名生也其死則降年久而死矣故曰死

此言忠臣孝子於事君孝子後於事父何暇之有此言願冉之食有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

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
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為期語曰語乎者非贊譽也歟惟贊譽能使無為有贊然方士之虛語耳贊之多多則能使無為有也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言無以有與無非問也謂之有謂之問也者孝弟之問也臣孝子惶乎不惶臣服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惟修德可益壽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庸以長生為壽聖以不朽為壽類冉有德故不朽耳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言假令類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有

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盡誠於人曰忠

孝至篇

芒

王慎中曰孟子告方章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之至也

施仁曰木欲靜而風不知手欲養而親不待教孝之養親唯曰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寧也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孝所以敦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如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王父母子之天地歟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德也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天母雖為子天地然侯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事父母

不足

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父者事親之謂也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孝

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祭嚴齋敬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

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見其居處笑語所樂是

以祭不賓人而不祭豺獺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乎手此問

類疑下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

父萬石居石奮以子建皆以或曰必也兩手言人必須父子

與竟無子舜無父不如竟父舜子也與竟之無子舜之無父不

必兩也竟子丹朱不肖子有含救緼絮而致致美其親將以求

舜父替暇頑雖有如無子有含救緼絮而致致美其親將以求

孝也人曰偽如之何言人有自貪食其教緼被絮而能致慈生

以為偽何如也含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就曰非儒

按千雲芳論孝至而掩以万石君父子與竟舜較短長非傷君臣之道終孝至之礼乎曰子雲之心蓋所以

重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其

天下之重莫大

乎孝未有天子

而先父也故曰

止礼雖異而其

為孝一也夫孝

君行之于上而

臣行之於下則

四海莫不孝矣

臣得美故曰求

忠臣於孝子之

門由言之子云

君臣亦明矣有
者辨之
泰乎謂富貴者如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
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青絲綬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
功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啗衣如華兩輪駟馬金朱煌煌無以
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受以其
矣庫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堯舜之道皇兮受殷周之道將兮
而延其光兮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受以其
功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啗衣如華兩輪駟馬金朱煌煌無以
泰乎謂富貴者如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
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青絲綬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

大抵災異應時
君之得故予書
以德為本且為
末

不由其德而佩猶
為泰矣况通天乎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
勉則五之矣而修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旌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
矣便乃百人德諧碩謂和也讓禹國禹也知情天地形不
測百人乎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
臣曰若視若順視宜請如視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
光其下在下則順而正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
其則暴亂其下矣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人亦以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
為事無德盛則異亞見異修德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
者末也本末不脩而存者末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德養育
斯民之得一人也清資生之業是一人之得心也一人

按知哲為始
知言哲能知至
人之道不弱於
異端知之俊若
也秀謂材秀能
德行使顯出於
衆秀之人者也

王守仁曰齊桓
公會諸侯于葵
丘而末盟桓公
盟以亂楚

統御天下者以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
百姓之心為心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
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
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
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四海為遠
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類
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則擬諸禮擬度也動則度其
是為非或問辟言之長群行之宗曰群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
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
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閔隹作乎上習治也見治世
之齊桓之時溫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溫亦亂也言齊桓之時

康河曰此言漢世威遠之遠南支南支去合南日南三万里大要西來夫中華一萬二千里東觀比女未詳舒芬曰泰和之百官皆如麟鳳之時像然有義師之然聚蓋其至也中時行曰諷夷聚語貌其夷南單于也彼夷純婦之衣案帶我金竿犀飾之劍常珍之脂以

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漢之有德信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觀比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芒芒聖德遠人感慕

上也武義瑞瑞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猶言夷族也蠢動也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踊我邊疆而犯主人又屈國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共至矣乎言帝喪師焉無禦戎之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共至矣乎世泰和麟像之而馴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螭虎桓桓鷹隼戢戢未至也未合或曰訥訥北夷被戢純緒帶我金犀珍膳寧餽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高祖開乎平城文帝不豐積厚之刑考式亟興也累實為兵主矣正宣帝時呼韓和來臣稱北藩臣禦此虜蓋漢神天之祐豈可不享之哉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郎勞王

安以制其口不亦施獨孔之盛乎南單于乎耶頭為藩蔽而漢賜之冠帶衣案黃金重大官御食之類倫以訓曰聚然明盛晏然以和也

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即屬者也若朱匡之絕指之力也朱匡東海水中即元帝時肯叛不臣謀者勸往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焉歟也帝之不足惜不係不指咸元帝德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樂也晏也然明盛享手鬼神不亦饗乎民神之主也民之豐稟然以和享手鬼神不亦饗乎天道勞功勤勞然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月也曰功周以後有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考成也載載也曰功其歲故曰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自周之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漢興三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幾乎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美祚方中也夫中天者猶中且也蓋子雲觀齊之強暴而立復基危知

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木去必有中興而難以本
王者言疾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光武果定豈非驗乎唐
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與服以表之復其井田人役唐
矣夫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井田學校
禮樂與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指刑辟之未
措者以是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過之役則唐堯之治矣夫孔
子刪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

墨子

尚賢

陳后山曰通篇
議論固多所以
不治在於不用
賢尚賢則治不
尚賢則亂此非
議論即吾儒不
能易也

舒翁曰太息俱
見於此下是更
詳說所論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
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
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
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
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
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
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

呂補曰章法甚高

馮叔吉曰下世是尚貧之効富貴遠近視此年勸為美尚貧之風有以使之彼國家之富人民之繁刑政之治皆其效之所必至矣

楊道賓曰又世至是則外其效

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前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

王植中曰一物一術字眼甚工

來了凡曰用人之門只務欲尚奢使能進出其門而後進耶

傅吳容曰此見手者尚奢之公

即字益曰引左禹湯文用軒以明之是直叙中行矣

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子之爵重子之孫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畜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報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之

高以孫曰文法錯綜

呂補曰有叔拾斷結而意味更悠揚

張之象曰端結正本上有收煞

許國曰冒頭立意便有高迈

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用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

趙彥曰緒獨立意亦自有條理非若後世儒者之相駁也

姜望曰詞既純正意又根着友朋辨論但是道門內說法持把莫愛立个眼目未入門牆者不无駭听

申時行曰觀此則儒墨未嘗不辨法於術者各

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子虧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弟虧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臣自利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

務傳其師說以
自崇非二師之
道不然而也

舒方曰知此故
是厥唯厚施
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

林希元曰是家
說到國与天下
一箇高一層
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

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
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

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
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
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

馬叔吉曰就君
臣父子說來死
可破除
樓防曰一修補主
意結在末一句

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下

陳后山曰直在
源頭上起如江
之蝦山漢之嚙
家皆從此發下
求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

楊道行曰三取
而詳陳兼愛
之所自後方推
本至原章法甚
佳

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

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

也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
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與今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
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衆害之所自此胡自
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非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
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

唐海曰把衆害
之本原推究出
來作个入門時
開口

孟子曰服日雖分而柱境事守一也

勝防曰人生一別心則利害所在示我形骸公至於惡人賊人能與以易別視人由已亂賊不生豈非復古初之一大机会耶

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由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由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

孟子曰。一但見其家見難作。議論人試求兼之所自生。別之所自生。究心細玩。能察其通而及關之為已。甚之行者。幾何人耶。

王慎中曰。此段許多說話。机括自可見。何孟春曰。論辨之士。須說個人來。此擊辨。方能有自家心緒明白。

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卿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政。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必強相為動舉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母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

呂吉甫曰設為
二十之言發明
不意
楊道賓曰墨子
於人皆世故上
洞破得真得何
而相利若何相
相害皆一之究
心故論說獨至

雜執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
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
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
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塋埋別士之言
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
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
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
之死喪塋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
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
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胃

表了凡曰是子
作文最長於
駁鋪叙詞說清
意與到所以一
灑篇章歷歷動
人此文其大較
也
馬理曰直叙中
有委曲婉轉

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
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
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以爲當其於
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
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然而非
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
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

林希元曰又
一皆設為二君
之
論以訓曰先有
明見在胸中
有此議論

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民
之身若用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之無幾何也
譬之猶駒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高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

疾病不侍養。死喪不塗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慕君之言。不
 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
 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
 之。疾病侍養之。死喪塗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
 之二君者。言相非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
 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厲疫。
 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
 君者。將何將也。我以為當共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
 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
 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
 馮反吉曰。此轉
 无有力令后人

不取開口說。好
 姜望曰。箇中計
 多。豈許多辨
 難按其有尾又
 若一氣呵成。自
 呼自應。元此斷
 續痕跡。
 陳后山曰。又進
 一層。按古証今
 歸。人處。自是
 又爭失理。
 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處兼之不可為也。鍾
 摯太山以越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
 子曰。夫摯太山以超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若夫
 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
 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
 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
 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
 愛天下之博大也。誓之曰。月兼照天下之無非私也。即此文王
 兼也。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
 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

知字益曰。自古
 無論正人。和每
 有論說。俱有字

帝明王作个宗
主以附其是不
德聖子物之

樓助曰持說也
周禮把持湯湯
說以昭著亦
章法
中時行曰通上
到九五六轉
振周禮以散
間以論所以散
漫而不散漫似
斷絕而不斷絕
作論者請

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千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即亦猶
是也。湯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
蔽。有罪不敢報。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
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
帝。見神。即此湯兼也。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
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即此文武兼也。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
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
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

不忠不二於亦

王守仁曰。此下
又即愛利其親
之由發出。既
之辭。使听者法

施仁曰。此詩又
論却是儒家見
張之。本曰。本
而意方

原海曰。推本之
論。其意而不顯

齊州山曰。又進
一層以至。雖也
公。主。勿

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
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
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
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
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
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
為偶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正道
曰。無言而不仇。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挑。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
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
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而可為

引事之理者
人爭趨之上
故也至於靈
則因人情之
易為所惑而
易之情既不
如治亂之效
甚懸絕他日
而不善之問

言補曰每一
段末句為其
為也是收管

者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卿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卿其上也昔者晉文王好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犴羊之裘練帛之冠粗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卿其上也是故約食焚

王言上欄
一環官上欄
后方說去更
義有力

問如露曰推
至此酷似彼
家數陳曲人
情之妙

馬理曰此下
陳正意將收
作全篇結
之妙未說字
而意矣相承

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卿其上也今若失兼相利以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奮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人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弟悌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貴素

黃鳳翔曰詞甚
懇切有憂傷
時之想
即字並曰此致
句張得如平波
靜瀾中忽跳起
高浪

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
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
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
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魯問

邵宅曰此論其
安乎和同之力
一殷議論

頤昂臣曰借景
響言也其妙
接仿曰意極切
詞精練讀之經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
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
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以景與
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隨。

何孟春曰四史
於勿道忠臣侯
樣一字不可更
易

公輸

林希元曰此篇
妙品諸家皆載
至今傳其事相
謂

樓昉曰素不殺
人一句是子墨
子並透他出來
下方把宋事
開口此是將也
言語制他辭上
應可之口也
三補曰其意

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巨其和而入其善。上而無下此。以美善在
上而惡仇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
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
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
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
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
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
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
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

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

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文綃，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棗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

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出猶文軒之

與救峯也。荆有雲霧羣兇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

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

文樣梗拙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綉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

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為我為雲梯必取

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

我亦不與之爭

城之枹。變子墨子九鼎之公輪船之功。枹盡子墨子之守國有。

餘公輟筆而曰吾知所以與子辨者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

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禁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

過欲殺臣臣宋京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河陽等三百

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階中守

闇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

之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越人逆流而退見利而

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逆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

卷之六

中特行曰今人
水戰尚祖此法
故之家曰言一
戰年世祖是叙
諸兵等皆當隨
神
林希元曰戰
之相戰又人解
亦其相勝敗
之械亦其勝也
舒翁曰墨子此
論自負是大恐
宋元過誇於其
說則是其
何孟春曰道鉤
強之不足恃較
是破鉤之言

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馬始
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倫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
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如執函敗越
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以鉤強不知子之義
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
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
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
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
猶若相害故我義之鉤強賢一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
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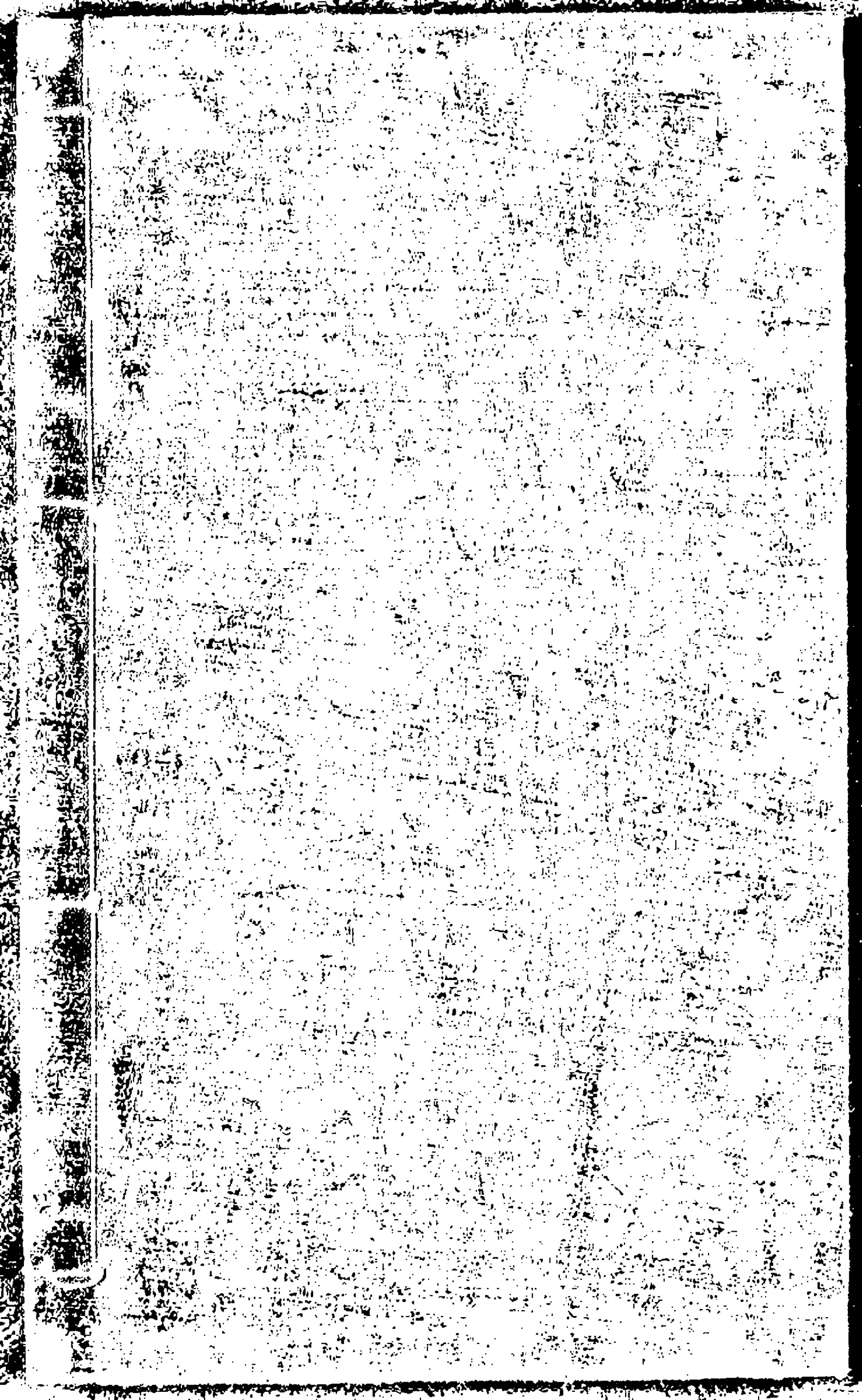
子墨子曰論鉤
在二篆字
許國曰有力如
在一篆字

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頃更劉三寸之木而任五
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
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
而不義吾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
得見子之後予宋而不義子不為是我與子宋也子務為義
翟又將與子天下

五十一 泰字

古國曰實八以

精以千之對千子來而不義者下為數亦與千來也千絲感義
而不義者不為千遷子曰雖一木粉具之却也千結粉來自
韻子遷子曰吾未粉具之却亦結粉矣自殊粉具之然千
十曰之重結粉也江蘇人語之江不誤外入語之則不
子曰千之義也遷子曰千之義也



MAY 11 1951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三卷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從吾

焦

校

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鵲冠子上

博選第一

楊道賓曰王鈇
正法也猶云三
人翻此書可品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

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執法

不以厚德將之而
欲以持久誰哉

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

者

崔誦曰戰國策
即魏亦有此言

所以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

已者

二曰什已

已者

三曰若已

已者

則此言富在國
也

等

四曰斯役事我

五曰徒隸

又其

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

通鑑

王慎中曰：字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道無所住，

所據筆力，惟後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

高以緣曰：自篇天道也。虎者也。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

固就上先喝不在君者也。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為而神明者，以

人為本者也。任已則勞。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

為本者也。齊族於缺，缺傳說舉於版籍，膠鬲卒於魚鹽，管夷吾

新而奇，虎而又不學，通下有一寫。千里之勢。諸豈可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

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

此而事之，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先人而趨

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已異乎。趨已趨，則若已者至。趨

承之者也。是以伯已者，往什已者，來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趨

已趨與之，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斯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

鴈行者也。有禮樂嗟咎，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者也。樂之古則咎之不

焉。禮樂嗟咎，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者也。樂之古則咎之不

耳。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父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人

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德千人者，謂之豪。制以數之，言家。德百一

方人者，謂之英。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

又以萬人曰雋，百人曰英，蓋莫可考。合人物志曰獸之時，德音

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

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嚮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

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而有者，特天地之委信符

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事不死，不生，不斷，不成。當騎兩可之地，

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鉄在此，孰能使營。

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鉄在此，孰能使營。

特行曰：文章。須要說盡，清亮。方是奇思，絕人。一說：深人物理。聖事，事情，最有。若味虎三後之。

特行曰：文章。須要說盡，清亮。方是奇思，絕人。一說：深人物理。聖事，事情，最有。若味虎三後之。

著希第二

道有捨以道為德有據以德為人主不聞不聞安故一作與運一作撓而

無以有無以下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

更也有自字主豈可以不知務其放飯流歎而問無齒快亦無益於事

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寢卧其上雖未及然後亦必運而已

矣端倚有位名號弗去有者名號而已故希人者無序其情

希世者無繆其賓方是之時俯而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

夷同謂舌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去誰却也

利而不為非後時動而不苛作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

之斯易呂古甫曰君子之野易也小人

馬理曰補叙出 然後禮生 君子克己復禮 心雖欲之而弗敢信 然後義生 一作也

君子規模一卒 信猶任也 君子信猶 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故君子

一動毫不可苟 任義蓋克己而已 弗徑情而行也 夫亂世者以麤知為造意 造意微天豈麤 以中

可金及虎 險為道也 司職 以利為情 若不相與同惡 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

張之東曰此言 言亂世之言如 則有相憎 小人難 說者言仁則以為誣 疾於義則以為奪 平心

而直告之 則有弗信 利令智昏不 故賢者之於亂世也 絕緣而

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 苦乎哉 蓋傷 賢人之潛亂世也 上有隨

君下無直辭 君有驕行民多諱言 故人垂其誠能士隱其實情

心雖不說弗敢不譽 楊雄美新是已此非可以而己者也夫

康海曰亂世尚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 事榮雖弗

隱然亦有身處之道 浮沉濁世 齷齪阿上而欲自比於雄亦已感矣

其地而不行通 猶行通也

善不敢不力 此汝墳之所勉者也雖非殷其 趨舍雖不合不敢

弗從 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雖奢所不 故觀賢人之於

亂世也 一作者 其慎勿 慎勿一作順勿 以為定情也

貌貌見無之鬼見一本作鬼不能為人業露則不神豈足以建
素者微矣勉矣鬼不魅窺其密也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決疑之道能屏詭權矣逆淫淫絕流絕語語茶茶

去無用屠龍之技刻諸之巧杜絕雨黨之門持祿養交背公先

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

而不可濫此況邪弗能奸日不踰辰日月所月宿其剝言宿其

也當名服事當實之名服天之事其放此星守弗去各山弦朔晦

朔終始相巡一作遷夫日陞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踰年

累歲年取禾之一熟用肅不曼曼曼曼此天之所柄以臨

斗一作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中參成位一本

黃道開口中序
量而不可濫見
是天行不已而
日月四時運行
不或聖人含應
於天地其變施
權重而華損益
亦有一定不易
之法在

斗一作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中參成位一本

馮叔吉曰大為
者父母宗祖為
所為而行而不
法天何以待天
而理民物之位

申時行曰天道
載於頤頤養天
國之主暴虐重
禍於天下民自
怨於天其理
如之何

樓昉曰左氏云
天之愛民甚矣
豈其肆一人於
民上以遂其性
而棄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故能
人一本一動必
法天命畏天
有以也夫

論以訓曰此又
是一轉意子
萬世不朽之倫
見矣

一本作五言參天
地而成位乎其中
張或言極左角一作
巨相挾焉左角一作
理以省官衆小大畢舉
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
莫之能
天之不違以不離一
所以與乎萬物者抱一而巳字解
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
之自然而不散為也天不創節
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
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
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
道先貴覆者其自絕能天不可如何

地不可如何
酒保先貴食者
氣時也
度以問之性命
故地各有分
民各有節
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
哉二作或學之製錦而使
人學裁者未之有也
而後可以見人
家也
時常運而
化而後可以見道
是也
臨利而後可以見信
臨財而後可以見仁
臨難而後可以

如共自棄雖
地不可如何
酒保先貴食者
氣時也
度以問之性命
故地各有分
民各有節
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
哉二作或學之製錦而使
人學裁者未之有也
而後可以見人
家也
時常運而
化而後可以見道
是也
臨利而後可以見信
臨財而後可以見仁
臨難而後可以

見勇以別草木之真性
 春秋猶云人皇兄弟九人分
 治天千九皇之號豈錄是數
 之位無尊卑名號言卑尊其
 虛授也
 自君吏民各居
 吏民以者無國人之使歷
 龍歷錄歷錄之章之貌言更歷寵榮車
 副所以付授非特受封
 貴梯級雖無國者與天人參相結連可解也
 鉤攷之具不備
 亦稱所以付教
 故也是故曰燒之則之則之雜之馬之苑十二三夫夫馬之性
 故真矣然其智至於詭譎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
 言耳夫太王王無法而治我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受其會
 歸遺其所下之所造也
 上之可諉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
 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一作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
 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驅雞之喻或在疾徐也間賦隙也方其
 鍵閉雖有奇計安得而抵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倫人情



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
 八極入方之極四角是
 也淮南子曰入與之外有八

絃八弦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所不至更若與發
 口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
 盡無極也亦無
 極故曰天之則也
 差謬間言不可合
 孔墨之道同是堯舜同非
 由平不中律
 小失聲節則雖平不中律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
 釐而歷平之患誤在頃刻是故君子慎其小也

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於深渚
 水坡
 上下同離也
 言

氣附離而魚間雖理物潛於深渚與月並更如
 在也淮南子曰月至石廬既解月死而離蚌離
 為未使而知其往上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

禁而不止上下聖謬者其道不相得已上統下撫者遠衆之應
 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等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

節亡此昌曹可合也為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

即宇益曰治家
 善於民化然政
 者治之法要
 以爲政是舍規
 矩而爲方自必
 有一限精誠益
 於政表以便是
 聖主之治



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母錦一作紅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
 錦紅而撩輻俱動考其義在紅故也故明主必要
 以倡乃以錦紅故謂之錦紅亦雅曰素錦紅未見不得其
 詠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
 之謂也梟斬刑也以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為負謾而然忌憚也
 乎無法者無制也之實故也內是觀之內無至誠惻怛之實欲
 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真也適足以起偽將以將治也適
 足以害此而接之彼者曷可得也北轅矣冥言易而如言難
 言之不作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賤言之行
 為之也雖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賤言之行
 父子之間如已見天之眚以信於物矣無妄天未見人之眚信
 於物也不能捐物任勢者天也萬物盡無捐物任勢作實故冥
 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之理也捐物任勢故冥
 能宰而不天能宰而不天其道如土故莫能宰之而冥不天

三才圖會卷之九
 三才圖會卷之九
 三才圖會卷之九

夫物固曲可改人可使言苟為物矣無以有己如法重物而不
 自許者天之道也天法種差別備之天道豈符已以為奉教
 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勢必至故法者曲制曲為官備主用
 也官各守之舉善不以宵宵必著見而後置之拾過不以冥
 冥不以隱匿拾人之過必著見而後置之決此句法之所貴也若礱磨不用
 賜物雖詘有不效者矣能勸不勝罰不能必不可若礱磨不用
 之材而責有於無王上下有閒於是設防知蔽並起為之斗綱
 帛雖平而不效者矣帛雖平而不效者矣
 并與斗綱而竊之為之推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政在重人
 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
 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之而上下以
 道相維豈容至此哉

屋漏知之在下夫使百姓釋已而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
船漏知之在上極之舉不能時替故可壅翠也所謂无障者四通六開豈疑八
棘是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俯仰之間再無
能開竅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致悖道而不悖耳目夫耳之主聽目之王明一葉蔽目

不見太山兩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間小物足
以障之側足特哉追聞而否未

之聞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天道開者，雲霧不能凝，其視雪寔不能亂其醜。雖柄在敵，視而視之，若禹軍之阿，散於楫，角

而聽之存齊經見遺不掇非人情也言無是也此申信情修一作

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僂一本作逆不勝任也不畏天禍人殃

以冠生此如巖柱之驕
而異足以堪其仔也
為成求得者事之所期
也一作成功

無所期焉是道也非事也則天而法之不清曰在命者為之以明道之要也民之取未安聖人不強行

民之所未厭聖人不狃去唯民知極弗之代一作也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
越而代之大司使曰使民與者此聖王授一作也民實知極聖人豈優
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受業所以守制也
彼一作教苦故民行薄未至乎孩失之本故爭於末魚忘江湖而爭於濡沫
人有分於處虎有分於地各有地有分於天即有天天有分於取數多
時秦天早寒楚天旱熱之類時有分於數乘乘木救秋之類數有分於度取數多
度有分於一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赴天居高而耳卑
者此之謂也天體蓋高而其耳更卑者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

雅魚牧能因一作無功多夫文貫三為王蓋取諸此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

賢使能非與處也。虎故舊也。言不以私恩。張天下之公義。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

水大以譬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不
方其中大義也私恩不待干猶之水火焉相濟而不相入也誰

何孟春曰唐書
方民之司命也
係非細以命

然凡此人道而已若夫天道明不能隱者所謂窮朱索道弗能
則又不在峽域也故下文云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夫天地雖密移而真體常注非
若舟堅夜半負之而去天熱紙
繫自知慧出作惠之使王化為環玦者是政反為消也毀此為
環玦：半環也禮倫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恭宜上地為化
絕人以塊反絕以環
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達也四者已仍非師術也此
四者或迂或適雖離而素離大道一也豈足形壽者作壽一而
以號師之席哉列子曰因而有之皆或也形壽本作益而
亂益者勢不相牧一作也形無以牧夫勢：無以德與身存亡
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祖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來與不
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為善與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崎嶇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取
天人不因其身之不能治况與同乎

之阿國安泊在
此以結絕妙



立者也引而高之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為俗也一
者天也
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坎嘆辭也言命至若而隨矣今臨厲
益緩詩人
之義也
階如坎可不惜哉蓋痛之弥深其辭

姜至曰此言聖人法天立政大有春夏秋冬四時聖人立政有與之相參法為者故曰聖人治一天而已

李達曰大人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此六日不足必言明文法又更與更

曰執轡如祖蓋言此矢夫為組者總統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衛民豈有不化哉于建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彼無我非我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無所取我玄同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公政以聖人盛德之至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或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賴如世之枯槁若昧此以此黃帝肌色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奸然而竟於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功與功更在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咸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也

陳善法字對切照應有情林希元曰淺法字上根一命字未數語情態甚二是宇宙一大道理楊道實曰後古未有此論分明獨契玄微故能為之說

郭守益曰此篇文勢有許多轉然意思宜貫每轉未愈緊求通久矣而不得排也

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甚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有莫能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得不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命者挈已於陳蔡嚴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命者挈已之文一作者也而俯仰百年恍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世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無所不及言無適而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華曰證旁又矣而不竟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排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合之

何孟春曰孔義
法度應時而變
時命不停法亦
隨而昧者

舒芬曰援引取
類切實而真

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日乖夫類其理一也而配時命者唯

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旁之有命夫先王之

道備然而世有困君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度應時而變

而昧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祇蓋困窮此枕枕卧窮狗而更以遭竈豈易也哉故所謂道者

無已無已元者隨之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道德之法

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費者也然形有分名曰大熟或作救不知故東西

南北之道端然其為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陰

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

南華曰但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

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

道不矜於同而冷於治

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得

一家氣吉有國將將一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勝則氣多

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且將凶者反此故

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者之謂成敗賢一本其字

者萬幸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翼善一也然則其所以

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謂道空之謂一空一

萬物莫不無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

者謂之不造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夫社元作天不刺則不

成霧或作霧氣刺之為言猶曰違也此言亡國之社氣之不愛

霧生焉正言社與霧者社以中立之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謂

謂落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

趙子曰：「然一
句便結了此文
章之機括」

相照相蓋相治四類故相成相敗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效此積往生
時相代相生相殺或作王或作以爲師跛往生跛工以爲師楊子曰：「昔者多跛故
跛或作王或作治水上而巫步多禹南積毒成藥工以爲醫此言藥之跡起而
醫多緣故師而生故大盜貨仁義以竊用小儒借
詩札而黷家故曰爲知魯史不爲桀紂之爲天也美惡相飾命
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道端第六

馮叔吉曰：「引天
地其溫之安不
可勝紀以與
人具當廣於用
人」
馮理曰：「三祖之
宅一人不能治
況天下之事至
煩至多不旁搜
輪鑒以共天位
天職乎仁也乎
憤收者未之有
也」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
道也地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
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
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日年九黎而水不爲加
知也是以明主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共之與
一川之鐘哉是建立四維禮義廉恥以輔國政鈞繩相布衡極
天與地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以輔國政鈞繩相布衡極
相制泰偶其備立位乃固經元作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運天時
不祥有崇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
禍友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顯
吏而在蕭牆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

王置士也舉賢任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忠臣居前南

義臣居右秋以成聖人居後此方左法仁則春生殖前

汰忠則夏功立右汰義則穠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

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割天地之門戶本割門戶云

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與穠成熟久開藏之義也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者君

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天不開門戶使下

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

殺修文殿御覽引鴟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殺善為政

也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此謂進賢之賢者

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

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繁露曰中為忠鄉曲恭義邦國欣慕化

坐自端羊肉不慕驢慕鹽也故彼維慕義而我之此其真

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莫不受命不可為名故

謂之神為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一再或弊此道凶垂不

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不惑姑以天下之理考正吾國之

也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於寡妻至於兄以身老一作世於世

而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

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傳也君道

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

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秦贊見使禮實秦言贊

知有權詔樂有見言記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

計國曰仁義忠信之德人君難也而有不之然其

要任知人任人而不且自保則小受左記之

隨才善使之法衡後無而長曰中又國治實察說經治相步溫之至也

廟王孫貴為軍
旅則當其才所
策匪細

楊道賓曰春秋
時鄭以小國介
居大國之間最
為弱小幾滅者
數矣子產有辭
鄭國賴之稱正
言直行之壽其
福哉子孫黎民
寧有說耶

御諸侯使聖

國任之道此其大畧也嘗讀論衡之言明王無為而用天下也豈特使仁使勇使智使謙使忠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僂之餘尚無棄者也故戒施宜歸

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謂非子曰自營為公皆私為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

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

由是而上至於冥內有挾度原以為驗所謂然後有以一本無然量入無節於內觀

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

或作伴亦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觀其所不行

足以禮義愛官治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

口利辭巧足以知辨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資者觀其所不取足

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原任

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弟不失次

理不相舛一本本作奸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所以不困

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么麼么麼一作幻歷么動

上慎中曰此後
歷叙用人之說
俱是欲動人主
使之急於求賢

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參

參一本作七一明起白參於下明起氣榮相宰君臣同休之說

日障一本參明起於止參垂鏡也氣榮相宰言氣不言血言

榮不言衛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一作貧生期待時而發夫

相倫也上合其符下稽其實賢士之居更里也合哉而

難同而殊知時日遇人有德一作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

親遇人暴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不環日夜相饒諫

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問過故大臣偽而不忠是以為人君親

其民如子者弗召自来靈其之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貴

弗受或作而以親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作

之士於純一作厚士如勿士引而化之天下好或作之其道日

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閉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

灼熱人荷上故威天日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

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閱猶逆順利害

由此出生凡可興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作道先

一作以相效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

先生之法猶存而夏不

世王者猶是故也

大點子真

[illegible]

近洪第七

龐子鸛鵒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鸛鵒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

何先鵠冠子曰先兵龍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鵠冠子曰天

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天地廣大深厚多

利一作而鮮地天威尊而不不法法地則則辱時金金代代更更無無一一法法時時

則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鴉

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屈生曰勾陰陽

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貞則

羸兵者百戰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

先兵柰何鴟冠子曰兵者禮義信也龍子曰願聞立義我鴟冠

子曰夫道故敢以賤運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柰
用鴟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鴟不擊失
道所高莫貴約束時地夫信聖王弗據億言肩約各將有故龐
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
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舍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不然今大國之
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今使為之禁鴟冠子
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生用人而擇
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肯侵賢命曰陵上凌下百姓不敢言命曰
勝上勝下今者所問子慎所言天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
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

已謂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為孟子曰人有不為驕則
為強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也然後可以為驕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
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
於天下而謀臣負濫濫首之責於敵國敵國乃貴則却以辭却
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卻之則說而貴之者羞萬賤之直不能撓
一貴之曲其在下者又國被伸或作伸創或作大其誤則戰其創則
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和臣之矣利音也過生於上罪死於
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
立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或作重
過謀從計易濫濫首不足蓋以累重為人子者是以累人

張之象曰道法
絳條之人方能
為大下主特理
上古繼世說天
之聖莫不如此

目哉戒門殘疾族威門周官所謂榮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道
不絕國創不息以此故也大或作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
悲乎哉其禍之所極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外也
少人是故師未獲聘而兵可迭也近逃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
一作先聖之道而易事群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辭或
字智友義而行之達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
又奚足怪或作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鵲冠子曰法度無以
噫一本意為樸慧讀為慧彼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
不自其法者不能為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備無
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已明斷以獨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

賴萬臣以此篇
法字當道法看
乃一敗眼目

袁了凡曰鴻蒙
既判天地自然
生出神聖之人
遂與主震以創
制立法為天下
主不依甲子至
季季事已也

已之身乎上言已者豈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
然而所知謹止一二而卒於保神而衆沙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已者主知不明以責或作為道以意為
法或作牽或作牽或作時一作詎世一作詎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養非長
失以靜為擾以安為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此走
之日軍敗后知命亡投死之地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
字何奈何鵲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書後甲子
下日始於甲成史李官成史蓋以微成告於蒼頡示道非蒼頡
文墨不起蒼頡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綴法之載於圖有其
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說或作居夢夢作之十分一耳

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畫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
自後世觀之書以起便蒙不如隸七不如章則圖之純於應務

何孟春曰句繳而有未

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潛傳故知百法者
傳志名莫如書潛目所不見志心所不了故知百法者
英雄也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俊德也非特雄傑而已故其知與人隔
此二境而超萬人之十也將然不知無形無形不如未有
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運則將然矣與萬
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聞
聞矣退而師謀言弟子愈惑

慶萬第八

龐子曰問鴟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與人成子曰苟非其人

道不顧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鴟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

虎行顧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至易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出乎天法猛

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出乎天法猛

形頗則神濕形與法神濕則天不生水音聲倒則形燥聲與

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

制五勝無以成執一作執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

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焉賢不

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下愚不可辨也

譬如堯舜共工驩兜神字一無之正故與為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神字一無之正

呂補曰以聖德聚天地形神之正以法今家四特之正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大數如此

護助曰天雖精氣地雖精形然天地之所以然却不在于形氣上

黃道開曰易乾君道坤臣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與地意互相發見為君故不君道為臣故不臣道法天地以立極可也

陳后山曰轉下反音是正議論

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季春行冬令則寒故季秋行夏令則暖故

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

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腴腴之土之謂地也腴地所謂

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勝也所謂地者言

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此者地道也平天音者其謀也為謀

聲者其事也布散為事音者天之三光也此於上聲者地之五官也

五官布形神調則生理修形不病燥神不病夫生生而倍其本

則德或作專已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

曰善養生者若效年然視其後而鞭之一知無道上亂天文

下威地理天人同又地人中絕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說漸首

高如屋曰只是口頭說語然意見卓越知有超世之見讀之當有頓覺

論以訓曰字一經點到尾无一解語

言補曰就實理上布勢美巧卓

也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壞於冥冥白晝而闇日中見有義而

失謚人之所有失謚而責人所無人所不及誅其室而相

使於既而不盡其愛虛名相高精白為黑沾於虛名而變黑

也詩曰孤惺而動靜組轉與物轉施神絕復達復有言乎上也

言其神色雖人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

於千里之外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陰陽非此四時不成過生於上

形不隱名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禍也若開門逃福其於禍

門避賢良為笑愚者為國天咎先見盜一作害害並雜人執兆

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見日月者不為明聞雷者不為聾事

至而議或作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故為度變者觀本本

於未萌

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熟能以編才為彙德或作傳
 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言非少文
 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
 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在内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
 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散無方化萬物
 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化也法也者守内者也法者守於
 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敢是是出於義變而不可
 傷理王出於理一而不可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或作
 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義人以成則法則士
 或作以為繩以為繩繩墨列或作刑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限調

袁了凡曰旧有此論俱是正論

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雉曰鳳凰者其雖

也其麟者玄鵠之默陰之精也北曰麒麟者其性也玄鵠北

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其精畢至龍子曰致之奈何鵠

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五正見下五

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十變九道未詳稽後身始五音六律稽

後身出大禹以聲為律以身為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五

五六三十三六以為歲式六六六其律之六也一氣由神生道

由神成蛇氣之謂虛蛇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

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太清下及太寧太

地中及萬靈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朱草生朱草

崇終以衆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克蒸符瑞並臻應德
則尊卑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其露降德至地
則嘉禾生宜炎起恒宅出德至又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
草木則朱草生水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白
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或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
異丹阜出雁蒿山出器車澤出神鳥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
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水大具海出明珠德至八
方則祥鳳至嘉氣時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
或作帝制神化衆祥備至則外帝
道之國而月死則見所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
以助月照民夜績也

常一本云武則天下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
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後是往
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
也無歎之君不可與舉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人君之意正
在多歎此蓋子三見齊王而不

昔有見合者不
以爲他者蓋
陽關李氏等
其好政以術
裨其說至於
无好者蓋不
而說也若王
款之君受德
之詩以售術
洋鶴冠道來
流乃至於此
已早乎

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或作治冠子曰願
聞其形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備諸
已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或作之於末冠子曰願聞其事
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或作四時其體當援或作陰陽移寒
暑其辨變如此傳曰古之真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
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伏義氏得之以護官治者師陰陽陽陰王應將然
全名尸氣皇氣母蓋近是乎
神化者於未有地寧天澄衆矣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
故休此一等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事功順道仰以順道名尸賢聖
四時之類因時順氣於功易也

因治者招或作賢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

仁聖而道知焉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適也仁也者人道也荀

精牧神荀勗救也分宮成章精神勞矣而不能普教若遠利雖

苦而萬物擾之法者自此起矣使去私就公法者將以有所法也非以有所取也

同知壹識有同由者矣非行私而使入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

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伯王之伯

王鈇第九

龐子問鵬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傳

天地初立天皇曰大靈其治萬八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曰傳

十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引號也與天地存久絕無倫光倫細

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鑒跡與天地存久絕無倫之全也

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地存久絕無倫

中備曰毛齊殊異之物齊鵬鵠之大小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

同也言其懸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鵬

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若而

莫能增其高尊其靈九此中鵬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

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杳冬日至而北故莫弗以為法則取中於

休希元日日月
星曜四時之進
來代謝有一定
不易之常理
天之所為有
地以至如人
不如外

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兔生故莫弗

以為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檣也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列或作星不

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其小星不見天者因其時則也四

時當名代或作而不干或作干彼謝此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

一法其或作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奈何杞人之憂其崩墜也故莫弗以

為常天誠信明音一誠其日德信其月刑明其信不為衆

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易者道也先或為先易一非一以圓之

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以圓之

頤聞其制鵠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

際沉以窮乎上克齏萬物而不可馭者也周曰或作汨徧照周

照無裏也徧反與天地總故能為天下計民同吉凶之患哉明於

傳其龍口此是常理諸善又論其多但此擇說得妙

舒芬曰誠信明因一是五箇佳子分脚

王維楨曰此下或成楊子清一莫不仰制生一駭則難太意

參識逢曰或作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檣龍子曰頤聞其檣鵠

冠子曰置下不安或作上不可以載累其足也其最高而不

植局者未之有也此譬安危之檣言其置下苟危難致累於上

局執累足或作於人情寃物或作之理稱於天地言重也廢

置不殆或作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檢生萬無害為

之父母無所躡躒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教以為為人要於言語且

難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為已禮曰與其喜怒不增言

不逾奪其兵不武樹以為俗其化出此龍子曰頤聞其人情物

理所以齏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鵠冠子曰成鳩氏

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或作也日術者要

而易行也

天曲若五家為五五鄉為縣之類日街若家里用從旬長用旬之類此法起于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

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然則此書寓言多矣

邑或作已理都使曉習者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置有

司四里為扁扁當為甸後皆放此扁為之長十扁為鄉鄉置師五鄉為縣

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修

或皆作其屬縣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里里

有司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序正居處相祭出入相司

司備同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與或為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

相董鄉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

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窬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作

楊道賓曰頤開天曲以下因上成鳩之道未有雖天曲日術句生此一段議論

物一本無伍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餘不足居處之狀無故

人有或四字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當告有司

伍人里中有不敎長慈少出井異不聽父兄之敎有所受聞不

悉以告為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其人為首其家為二二猶別也若今

後扁不以時循或作生行敎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

罪扁長而二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敎誨之二教受聞不悉以告

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敎

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嗇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

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者矣郡大夫不以

時用行敎誨受聞雖實或作賈有所遺脫不悉以敎往國謂之亂

時用行敎誨受聞雖實或作賈有所遺脫不悉以敎往國謂之亂

額充曰承接
即無痕亦

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
之練或作綬政練急也其誅柱國戚門殘疾令尹不宜或作宣時合
令或作地地合地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柱國楚之
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
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柱國封圭執圭軫曰其有
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此其所以畜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
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於兩間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
數率以刑德後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帝始於朔元以氣
以方言之天運始於四時始於歷王者敬授人故家里用提提
玄元地處始於玄朔日也公羊傳曰提月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種之類縣番夫用月
者僅逮此月晦日也至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用扁七
郡大夫用氣分所至二分二

日報卿用卿卿十五日報縣用縣縣三十日報郡用郡郡四十日報柱
國用氣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律用天子七十二日遣使此用五
之效蓋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
六十日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
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
者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欲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
溢不增之縮大或作天而不平不損之使若若天子申或作甲正使
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作域使利還下殺上使者妄言貸囊借譽
於下蔽上其刑斬答無赦諸吏教若德薄優暴百姓擷罷母使
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於衆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

甲詩行曰自古
皇帝繼天立極
天下莫不仰制
此等舉成楊子
未說說其汗漫
所以為諸子之
害

故四方後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作運天或而維張作張
國乃咸亡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故年子昌屬各以一時與
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一本作則鐵三則或作不赦
治不踰官使吏李不誤公市為平生者不喜非故死者不怨非故
殺入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或作各伏或作其辜
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創成為制事後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為
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為善者
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或作論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為期
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齊長則同
友遊遨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爰禍災同憂庶處同樂或居行

作同和吊質同維哭泣同哀驪足以相助或作謀是以相止

謀也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畫戰則足以
相配或作混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

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

一本作天下失道則賤散達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或作株既見上

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或作信本威德之則故為之不朽或作株

之國定位牢或作罕祭或作然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使鬼神

竄曰或作日增規不圓益矩不方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

雖貞諸鬼神而無疑也蓋聖人之法夫以效末傳之子孫唯此

可持唯此可將效猶示也讀如效羊之效言以示子將者養吉

釋者不祥。墀以全犧。純謂之犧。完謂之牲。正以齋明。齊或作天。或作文。不

明齊明者。蓋祭祀之正也。犧牲則以為副而已。祀曰去廟。為祀

為壇。去壇為單。今此獨言墀者。於墀知此則由壇而上可知者

也。四時享之祀以家王。子孫祭祀不輟。所謂祀以家王。以為神享禮靈之符藏

之宗廟。以墾正諸。或作諸。侯為之信符藏之宗廟。而又故其後

世之保教也。全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物而遷擗。或作

去毒。捐已之私。鉤。此字上有每字。於內哲。或作哲。智足。固於所

守。仁足以更始逾新。久而更始。上元為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

賈昭穆。湯不先弊。文武不先不具。或作招士。疑先結之後入弗

解。先入者定矣。故後此知極之至也。極之至。龐子曰。願聞所以

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鵠冠子曰。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

王鈇石曰。鈇

子曰。何謂王鈇。鵠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

殺從中制外之教也。後世或作成至孫一靈羽。靈羽。或作理

符日循。或作功弗敢。或作收。弗敢。或作奉業究。制執正

守內拙弗敢。嚴。弗敢。或作樓。或作以新續故

四時執効應。雖不駿。后得入廟。感爽。或作不嗣。或作謂之焚。或

焚。生火甚多。其和炎矣。列子曰。祖命冒世。冒。泰也。世如。禮祠

弗引。奉常弗內。弗引。弗引。于祠。弗內。弗內。于廟。奉常。禮

祀。其鬼不家王不舉祭。天將降皇神不享。家王。越而祭之。則將

不享。皇神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人若異

其罪在上。帝云。則繼其後者民心不後與天合則。萬年一范。

其罪在上。帝云。則繼其後者。民心不後與天合則。萬年一范。

范形之范范荀子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歇

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為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

致績或作績而莫敢效增或作增免此言夷貉万国皆以朝服致貢而不取曾亦不敢法言曰彼

我純績謂帶衣金聞者傳譯來歸其義又其莫能易其俗移其教

孟子謂用夏變夷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內

帝或作帝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謂

在下則玄聖外王之道也由是成鳩之所枋以超等枋柄世世

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体

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著蒼頡作書故後世能云其咎士李唐

吃法而治不立古史不造書契而至德玄同使由之者不主知

知之者不主名尚何言其咎也其傳曰蔡頡作書鬼夜哭天

栗方是之時至德衰矣未聞不與德究究字下或而能以為善者也罷子

曰如是古今之道同和鵬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父衆者亦

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之忘類猶道惡則禍

及其身尚或作有奚怪焉罷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

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

逆言過耳矣甲相李或作復李如李百父母子且或作未易

領或作頃言父母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離附也言

方若疇合四海以為一家第里域不出著著土居不

連垓垓垣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為一家夷貉夷貉或萬國莫

不來朝其果情一本情下有可乎此言立里之間其業之思如

字一本情作成此又况四海夷貉之遠乎

三維續曰物生
異類欲同則聚
 聚之鳥也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歆同也由是
況人情相親
 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
黃帝之治俱是
 者天變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

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積或作
 地分民亦尚一也耳或先百父或作母子何能增城殊君異長
 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或至下四海又奚足闔也
 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其故天地
 踴躍奚足以疑也求其故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聖人
 高大內揣深淺近之理或作使鬼神一失一失失其理也此言

不復息矣運而與或作天地相蔽蔽天地至今尚在以鉅而達
 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大道者天地之母縮而終身
 成子之明以十二百年而成鳩氏之明以萬八千歲也故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成鳩氏天故莫主增其高尊其盛者矣得
 此道者何辨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用之則是
 安辨誰何

王領中曰此推
 原天地陰陽之
 理皆有可知聯
 入不遇因而得
 準之以立政故
 名法天德俱故
 也數命到其不
 易之談

鐵曰宋叔結
 道見龜同列
 治同上元治
 下元世生

湯因事云天地
人事三才其
位數不同而
行不悖川物本
而四時定也

地人事三者孰急泰皇蓋九泰一曰愛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

天內直者無天也于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魚形與和

刻鏤未前本日刻金曰鏤凡此亦皆離文或作將或作然者也

融華繼也大道造始而地者承天之演補載以垂者也吾將告

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二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此將從起体用

使之無間故先所謂四則四則即上所云傳謂之得天之解傳

之聖人散以八風東風曰明庶風西方曰闔闔風西南曰涼風

揆以六合揆言總之六事以四時寫以八極寫言放之八照以

三光牧或作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

改以二氣亭之以溫涼致以南北南此齊以晦望謂月受以明

知字益曰以失
運不武三極之
道盡於此矣

曆或作曆謂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此中致以端也

牽牛夏至有在東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此中齊以

片其長短有度列星不亂其行代而或作不干位之稽也此

二五而盈三五而關其損益有數天明三以定一又見萬物莫不盡矣或

受以明歷之五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又見則萬物莫不盡矣作

以三時生長一時然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此言方其生長則

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夫物之始也傾傾或作鴻上傾至其

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至其成形端端王王端王傾上之貌至其

有也錄錄未能拔於常流至其成形端端王王王王錄上之貌至其

勿或作損勿益少幼隨足各隨其性而以從師俗仰以從於師

又曰言造極
鈞陶之術盡矣

美堂曰此已言
聖人并神皇合
德其功立其法
正也

母易天生母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人心譬如槃水其動

過之則不可以神聖踐承真之位承真之位蓋天位也前以典



神皇合德五精之帝謂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按圖正端以至無極兩治
 四致致兩致上下察也間以正息上或作息上所謂云可謂至矣然而
 動息則靜語息則黑豈歸時離氣以成萬業借如五精之地其
 常離此寂然之地哉歸時離氣以成萬業一來一往視衡低昂彼未
 道各適五方而太皇司春少吳司秋一來一往視衡低昂彼未
 者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者也禮曰國居緩視大夫衡視又
 而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緩之之曰衡如權衡
 之衡惟低仰應物而已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不
 何所或容其心也哉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不
 分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擢六律塞師曠
 始舍其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可判也蓋偽
 生其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戰百族為之不寧偷氣相祖或作
 南華曰上倍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神蓋謂是乎偷氣相祖或作
 時後功可立盜陰陽之和以載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迎素次

王制石曰此言
 之每天地接
 者若臣合德
 位調而六律正
 陳碧虛曰以五
 者正五位而分
 正之則感然不

以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去德不成所謂
 之經達物之情上聖者與天地接結六或作連而不解者也此天
 玄天弗成也老予曰善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右前
 六連六合也老予曰善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右前
 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右前
 後靜視或無中央此言君無為也開原流洋有洋之精微
 往來傾傾繩內持以維外紐以綱或作行以理執或作紀以
 終始同一殊職之使同立為明官五范五范五四方各以類
 相從昧或作玄生色春夏之華音聲相衡衡平東方者萬物立
 上焉或作立上焉或作立上焉或作立上焉或作立上焉或作立上焉或作
 羽西方者萬物成童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
 角徵屬南方而今此言於東方者蓋言以中央者太一之位北

天地之中而其一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官道以為先夫道至矣明者太一之座為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物天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之名蓋若皇本出黃鐘所始為萬物唯隆以承華物天下盡物

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王維稭曰此上言分任五方此華折楊也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

北方主冬主為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

以天子為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注調其氣調其五行之氣和

其味和其五行之味聽其聲大焦金正其形木方土迭往就今

或作冰鹹火苦之類故業可循或作也之則其業可循近迭篇曰師未戰而

兵可迭也蓋首尾易西或作向其方各有向焉何可與也地理經之

國曰聖又者
氣和味听
形政布之天
施之問而人
其和也

首尾異向則地奪愛令亂奪其兩邊而亂蓋天序易於上地

理亦失其經奪其兩邊而亂蓋天序易於上地天賦文理不可知也故曰文理相明者也神明失或作

文或作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薄華者相成者也

如草之藻華如木之華衆者我而衆之故可以一范請也

請益之請蓋衆者自我而千萬則其順愛之政殊類相或作

一之亦在我矣請以一范無不可者傳曰焉知父類而媚養已者順也逆愛之政同類相亡子不為劉黎故聖人

大為父建地為母范或作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或作

使一人也泥錯之天地之間而人彼其知或作一期或作

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泥錯之天地之間而人彼其知或作

和也非務使之又同故曰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和也

無形而有味者也無形而有味同和者人也同和者人也

者義也與道相容者義也蓋不道則不相容仁義者所樂同或作名或

召也能同因所樂無形內政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政法雖

有故也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神明

之根者也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則子曰地受時或作

萬物原者也地者受天之神聖詳或作理或無詳理二字作

離制命之柄制命之柄或無離字老子所謂魚飲散華精以慰

地責或作天者也不為矣雖以慰地責天可也昔者老子上

五帝通及三皇而西域之學調味董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

者畢其人道如止所謂則天地

泰錄第十一

人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衷之言中也無

以為物稽外定而制泰一之衷使物取稽焉天有九鴻此即九子

盡如雲米視八鴻若紫帶說者以為八鴻蓋九國與地有九州此即九子

蓋非禹泰一之道九星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

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傳嘗請成於泰始見不

蓋非泰始莫足以知焉其曰未者言順下風而請者也見不

不字詳事於名理之外更當審其會歸故下文云范無形嘗無

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范者形也正如范後其正

味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或作微者天地之始

治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者蓋將要不或無見形而天下歸

美焉商肉也名尸神明者大道是正也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

收或作積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

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則豈拘於仁義之

域哉故下文云故天地成於元或作氣萬物成於天地元氣

也太虛含天地天地神聖乘或作乘於道德南華所謂無言無以

究其理或云萬物乘於聖秉於道德以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

所倚威立有命也堯舜三代誥命皆必稱天者蓋以倚威立命

故致治之自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庠者庠此言治之何如

圓於管晏之卑而可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彼者

也如狎溫者心動於內則匪鳥舞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

也而不下此未離已而在彼者也

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

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天一性本具千

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

以紀或作地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地域千上無規圓者

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

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也神明之法神聖之人后或作先天地而

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

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圖乎天地之外故尊重焉故能改動

動之振陰陽或作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

字移寒暑敏數

高似孫曰天文地理力神明之法而聖人皆所

以微精權神

者也

神化之極

之謂曰見至
人合于神
各于元奉以元
力成功神聖
之謂以絕衆也

申則行曰此見
天地陰陽之受
命取象于神
之動而先賴
聖人之始

精神之外皆其
緒餘土直者也
內聖者或作
精神之原也
外王名即其緒餘以

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
其辨如此擢
者秀拔者辭
幽則不洩簡
或作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
明太用

則竭故能役資能使神明
天為也故能用
百從隨而變終如從
而豫豫也神明者積微精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或作要之

極也要其全歸至
帝制神化治之期也
以有加已矣故師或

字為君而學為臣
學者為君
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公高為諸

侯為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
或作籍為君者欵同一善之安也
用此道也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

然後或作生物無害
聖人心外無法而氣合于神
今于元天
地之萬物之多動作出入及在胸中則

豈有下
闡闡四時引移陰陽悉沒澄物
天下以為自然
謂自

成哉
自然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
子貢曰神居天也
聖原神又有驗

而不可見者也
有情有性
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也
行有至于

知比而而不見冥山
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絃
絃者
是可知也則去之遠矣
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絃
絃者
取譬于繩而錮結云首類
生成用一不窮
或作用不窮一也
以明元是繩之患也
類
生成用一不窮
或作用不窮一也
取譬于繩而錮結云首類
生成用一不窮
或作用不窮一也
以明元是繩之患也
類
生成用一不窮
或作用不窮一也

天地之師也
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
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
輔相尊陰陽終
始四時之功
率令八風三光之變經
或作氣不常之故孰不詔請
或作都或作理焉
都之為言總也
此言人深聖人教陰陽失利詔而請之使總理焉
聖人教陰陽失利詔而請之使總理焉
聖人教陰陽失利詔而請之使總理焉
聖人教陰陽失利詔而請之使總理焉

神靈威明上變光

者聯所謂上疾徐緩急中動氣 光稱所謂中

倏傷毀禍下在地

或作微下在地老脾所謂下燥山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

象於神明之効既已見矣

其効如土所謂亦已見夫卦云天

者氣之所總出也

所謂虹電也霜露也風雨地者理之必然作

之必也

先可元不可者天道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

於地

不肖出在燥温若陰陽者杜燥温以法義與時遷焉

或無陰字

温若陰者以法義杜燥温以法義與時遷焉

字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

以是文或作知先靈

先靈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

及乃或作至乎

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

區者其能

新國曰人者
法天地正陰陽
執大道之極以
受教有道之上
故主中宗廟而
存國家

世兵第十二

湯賁尹曰兵非
於德義
但知立者德義
用兵故當得其
道後世則失之
矣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

或作也易曰始作八卦物有相勝故水

火可用也

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

皇在後上德已衰由是知俱起黃帝百戰

百戰之數未盡聞也

之野三典蚩尤戰於涿鹿

蚩尤七十二或云無

帝華愛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

禹服或作有百天不終其

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

三光不改其用

神明不徒其法

善用兵者其道如失

省者古今一也

君子不情真人不怠

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

保備太公屠牛

值天涼屠牛賣肉管子作筆或作百里奚官而里奚虞人也
 以勝穆姬而飯牛于秦海內荒亂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
 豈此所謂官奴者乎
 月不息適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鑄成規者驚孰謂能之非
 不學而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湯能以七十里放
 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管之
 故不能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知者計全攻必取明將不倍時
 易也
 而兼利勇士不怯死而喊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
 徇信則病痛欲喻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青發可以問
 至德之美難矣九天具見鴻烈直經蓋苦南方曰朱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
 天比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
 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肉骸

即寄益曰有性
 之士一句又走
 取東完家藏

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卷之十
 齊桓公伐楚
 齊桓公伐楚，南陽之戰，桓公與楚師戰於泓水，大敗之。桓公欲殺俘，孫臏止之，曰：「不可。」桓公曰：「彼將死矣。」孫臏曰：「臣死且不避，況下人之死乎？且西伯伯也，自下及上，尊卑有序，不可亂也。」桓公曰：「善。」遂不殺。

齊桓公伐楚，南陽之戰，桓公與楚師戰於泓水，大敗之。桓公欲殺俘，孫臏止之，曰：「不可。」桓公曰：「彼將死矣。」孫臏曰：「臣死且不避，況下人之死乎？且西伯伯也，自下及上，尊卑有序，不可亂也。」桓公曰：「善。」遂不殺。

王荆石曰：此段
 此後皆仲連遺
 燕將書脫化宋
 詞史雅麗

或作大休謂易子
 而食析敵而故
 計失其國制主困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
 無詳乎固有過計有營
 或有試嘗試失之疎過計失之細事是
 貴取中而已明此所營審也
 以曹沫為魯將與齊三戰而忌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
 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非男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
 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曹君計桓公合
 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瑋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
 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扶杖於
 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
 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為知時魯君為知人劇辛為燕將與趙
 戰軍敗劇辛自頸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為禍門身死以危其君

唐荆川曰善戰者以天則地法其道隨其時而善用之則幾矣

名實俱滅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盡無後之尔非過材之刺也。此言賢者誠重其死雖然曹沫之事適道管仲不救愈一小快而以齊信於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教以報漢而卒夷母龍西之上用為恥焉則沫之胡致豈可以自常於矧又霸者之事也至於王於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入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多惡歡多惡則不 不 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賭。魯之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伐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者是行齊過進退。齊不參之天地出實觸虛。吳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蓋如此矣擒將破軍發如鑢。或作鐵失動如雷

湯實尹曰用兵任戰時勢者以轉弱為強及危為安時則利失則敗時不可失也

霆暴疾。或作霆若壞牆。或作壞執急節短。孫子兵法曰其執險其節短用不縵縵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授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市人乘流以逝。或作逝與道期翔授取錮據。或作據堅守呼吸鎮。一作推移鎮不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奏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也復反復也還曰還也安可擇搏。或作搏也搏持也復還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教相使陰陽相攻可禦控搏言不可止死生相攝氣生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或作得浮縣浮而言兵以勢勝。兵法曰如轉圓石於于似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蚤晚繼繼及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運速

有命有命一作言又作正息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

不遺獨動或作不遺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

儼然室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隨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

糾纏此言禍福相為表裏執如三合曰糾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

孰知其則勞芒無貌或為根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能幹流遷

從固無休息日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吉凶同咸變者在門失及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

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成摘枋一術奚足

以游謂如隔壁之隋枋讀如方卷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

以百交應之而今隋方一術則豈足游於度通之合哉

郭注益曰句踐故也龍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

凡

往古來今事孰無郵郵置郵也行者過之舜有不孝堯有不終

文王桎梏管仲拘囚故事之過者乃郵孰煙得之此言大均播

皆在爐之煙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任之能者以濟不

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後理與舍眾人

域域挾之貌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今者死權自責矜

容一本自矜容下云徇名終身謀利是也烈士殉名貪夫徇財以

逐物列士以下兩句詩曰垂帶棼兮是也至博不給給或作結統之無要則雖博

曰徇至博不給乃更不給何則至道常約也知時何羞不愧不

肖擊擊或作數俗賢爭於時名也者爭之也細故聚一本聚作聚

奚廷以疑事成款得又奚足今此言如意與千言萬說不無足欣感辜賞謂

何此言理累千萬何言金累千萬猶賞此乎句踐不官句踐嘗二國不從文王

馮叙吉日收束上意完客文法

不幽幽於武王不正或作或王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

能與三王鉦面備矣

東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知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

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橫逆豈可必載申徒狄殷之末也枯槁者也以為世濁

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

無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

日舍德之厚比於赤子男曰赤子女曰嬰兒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

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鵲

性猜懼麋鹿性驚性猜懼麋鹿性驚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

信素足非自外至故曝世人之足則辭以脫屣兄則以嫗大親而巳矣今德下衰而至于父子相猶兄弟相喻者豈其性固異

于古也於古也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治之之過也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於天相與相為

王錫爵曰上世德成故民不相欺後不相臣主而為為永世德衰則民相與而相為者敗治者亂

陶鑒錄曰堯傳
天下于舜非靈
湯武放桀其居
非王道賢者
之笑也

故其弊至此郭象曰天休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
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
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極手足運其手
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厲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也耳是
故為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備備則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
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智其好利者以為堯愚
湯武放弑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孝而
好利之人以為賢為或無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備阿故
有弑主夫放弑之所存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其便樂而安
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妄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
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子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
而擗裘牧之以兵送公門乃牧牧商者門也即其事也商容

王維頌曰諸人
待其君如此
視其君何如耶
然望衆之望殘
辱者亦時命使
然也

拘而蹇叔哭蹇叔秦臣也穆公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悵或作
作手足為之汗出之汗濡而上人字或無乃始擗折枝而趨操水
言傍觀者為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止之者僂覆受僂焉凡此
危莫知焉乃始擗而折枝趨而操木止之者僂覆受僂焉凡此
以况處危忘安而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
諫者蒙辱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
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用黨足以相
窺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奚也楚用申
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
也此言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由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
也亦或之以死者所過之君異者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而
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實表之徒奪以殺辱無其時命故者
也唯無知是時命時有所至而求臣故雖時有所至而求求焉

顧克曰此正貨
者平時不可者
守命此于子孫
邪仲惡來均未
蓋其猶及知客
人而後可

時有所至而辭有時無君故雖時有命有所至而闔
命有所至而闔有所至而下辭焉
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委命也
時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知伊尹有任責自負費仲惡來得
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此于子胥好忠諫而知其主
之然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此于子胥者可
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鵠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

衆或作恐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

其所以戰也故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焉之

情此之謂也故曰天子馳亦馳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

同控若夫其鵠冠子曰物有生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

後其近是乎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易

此言前期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

絕地關尚一身輕重異之者執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

而勢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此言不達

故輒敗此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告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

中時行曰九夷
不達其化之妙
故世之敗也

張之象曰取功
之道在神明神
明者即變化不
測之妙也

郭守益曰法生
神神明二句

為一柰何。鶻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下，人不能以男為女，實不能勸，不勝任。金帛在前，不罰不能必，不字可。斧鉞者後不龐子曰：取功柰何？鶻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或作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勢，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執，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於之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貧，以患為利，故其兵擒。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使故曰道乎道乎，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鶻冠子曰：賢生聖，賢上生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

此句解此
意用兵如破果
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神。生神明，神下神明者正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生神明，神下神明者正之也。偏生闇，公生明，誠信末，或無受之本是故相保也。生神故曰正之末也。末字。

學問第十五

即守益曰學也
緒極原始方可
要終不主悟于
言語六子之表
以要其終誦於
維多窮年尤上
無益也此是學
向之切要語
蓋皇曰此篇同
答趙傳詩絕可
珍可愛

呂補曰九道當
矣深矣微矣
馮叙吉曰九道
分數詳明白天
地間四之數究
所不該故處出
諸家傳士多錄
其要

隴子問鵠冠子曰聖人之問服師也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位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鵠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下同

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知也雖至闔棺

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于得書之休得言之解隴子曰何謂九道鵠

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

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隴子曰頤九道之事鵠

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素如鐵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

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法

者王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此言學問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存隨終

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

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况於已乎其義當以自况

夫世間壽夭之數不可不以不仁之謂也
降也帝華曰猶其如神聖其聖則又曰素
佳也夫猶其非殘不可不以不仁之謂也
醫計其無二醫計其無二聖人以此六
三法同修其法也其法也其法也其法也
賜與子曰其法也其法也其法也其法也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當為悼其地也

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襄王也蓋趙孝成

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

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謂曰老醫少

病多失矣蓋楚王聞傳暮誠在身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

效使之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休酒鑲石橋引案机謂曰

而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浣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

神避之也以必治而鬼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忌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

周武王百里醫秦由鹿醫郢郢都原季醫晉國語曰晉文公

蘇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

陳碧虛曰伊尹
太公諸人蓋以
善醫名者其道
自不同

世賢第十六

顧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

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卒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

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中得聞和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

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以五氣五聲

夫昧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處生更以泰兩驗之亦

已寢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村之法也岐附豈世有哉

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中兄治病其在毫

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閭其間里若扁鵲者鏡

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聞愈遠魏文侯

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弱手管子

桓公常在其細故能品其君爾蓋桓公安忽少姬南黃管子

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子

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凡此者不治病或云不病

侯莫或知焉以其治毫毛者也至於病而治

之不亦晚乎治之無名或云治使或作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

疾甚曰病疾甚曰病桓侯之所至功之成其或作下謂之自然計艾之功無所欣賴

以死也惟之於治此擊壤之民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

股維維牽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

上哉無幾管仲者出焉

天權第十七

王維禎曰此篇倡准荀子散漫之休遂可遂段開說主簡主甚

挈天地而能或無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謂之還或作環又名挈字宙者類此

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外慕逐物喪已常為造化

明照光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離朱方畫試百步之外明燭不

反靈于人者雖明照如月先照如獨化終始隨能序致或獨

立字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盡

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盡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

委命相鬲謂之時且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

通而鬲謂之道道故有連萬物領天地報重九明五

閱如森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引生三句以起首處云云

合購購一作轉或為宇宙二字同根命曰宇宙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二者相頤而立故曰合購

高以孫曰理明則不惑不知道者妄生意相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非有且知消德之先知先覺移其迷途而登之大道大惑大愚如何非

同知字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手處者字知宙故無不足也。有根知字故無不容也。也知字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也。手長而無本刺者宙知德故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遇於地知道故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故所受於天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東也。改曰未能東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又惑。蓋昔之區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者以多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至歸夫索所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粹哉輪人曰公之所請是古之人糟粕已尋繹窮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故入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開塞於其所不開誠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龍爭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机雖未兆見故曰有無軍之兵

陳后山曰步驟連麗而淮南之與

韓彭曰諸子多有此論是理要談

顧克曰此一段開說後殿一字生求筆力步驟尤高

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夫蚊蚋墜乎千仞之谿。法谷曰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其翱翔之容成焉飛曰翱翔牛馬墜馬碎。碎或作休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吸其患大矣老子曰丘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常。當或為富道而當一位道真也故一蚋蟻膚不寐至旦半據入目四方弗治所謂敵者豈必障於帷幪隱於帷薄哉。細曰幪周平弗見之謂敵。昔齊人有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爲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問有物障之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鬲鬲故舊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而不續

計券曰至道成
德存乎其人他
人却不能造成
無為二句幹旋
尚好最有意見

申特行曰若值
表按法求之期
而至望而望位
他紛紜頭緒一
毫亂也不濟

黃鳳翔曰迷往
觀今之人如行
於迷途東南南
北不知所向望
而無表以後歸
結其有者落

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

後至一作後合至觀之於易見矣

事者必

有德而後成夫知德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

無為成之於

得無來

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鈔項心解而君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

而已其來

詳詳或

察無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來

能彼望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

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厲刑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

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

茲而一作慈西

之惑也

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

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

暑無不惻錯者蓋惑是也

惑故疾視愈亂悖而易方

疾視即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警被病目見空中華蓋空本無華由妄見故悖猶驚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

者也非獨目視昏華而已

兵有符而道有驗

蓋弗迷者

備必豫

然後見之

且慮必蚤定

否則惑矣

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

左木右金前火後水

中

士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

左木右金前火後水

無事不舉

搖在上

招搖斗之柄

繕者作下

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

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位氣月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于衰三不至於竭其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

敗也

取法於四時

求或作生

象

四時求象猶言求象四時也

春用蒼龍夏用

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君謂

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成鳥

乘隨隨躬蜚垂輒或作輒未詳故昔善計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

數一作明

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設使

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

者以明勝因即隱者以明之矣隱者尤知之難如以則戰安可不以明勝

楊道賓曰先王服師之道在乎戰勝攻取而戰勝攻取之道在乎無方之傳

善戰者所以必至於勝也悲乎夫敵象萬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也士益

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一者或作寡愛不可勝武事刻慘失之少恩

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

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巧也故

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迷者不返呼之使勿往也歷越踰俗軼倫

越昔知略之見遺讓衆人求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

在後者能章之章如章往察乘之章要領天下而無疏疏之為則明或作遠

乎敵國之制不為敵人所至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

不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給諸類類生之耀或作名之所在朝廷耀

黃鳳翔曰夫兵者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用者要道

在也傳曰爭名者究賢或作能之變盡蕭楠之元元或作無蕭

於朝廷利者於市究賢則能之變盡蕭楠之元

之隨蕭以戮人捕以衛已如此則知兵矣謂之無方之傳究其

或之字後戈送申蓋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之傳

則商乎夏通之會矣南華曰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惟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無封之宙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克其功不竭於

可成於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兵盡人盡兵之事則

極地或作極地地盡天地盡天天有勝天時故地有維地利故

有成人和故故善用兵者慎慎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

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窈冥無所

許國曰即五行五音之論而貴兵者貴知此矣

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和曰勢行五休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

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觸於角章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其功不可傳也故所肆學兵又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

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為隨徵在以聲或作無素之衆也信

口信非得素附循士大夫所謂駸駸市人而戰之也其孰陸或作

溺溺人陸溺陸沉也蓋以奇用兵故能往來實決不水能致風

川之流可使之竭也奇子日獨金而不連偏任金德隆於殺伐

故其英如絕道之紀亂天下之文于音之謂遠或作物之情天

之不綱或作其咎燥或作凶燥凶凶旱也四時之扣不成故其

也欲無亂達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各失三軍無實矣不英

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常聖博古今

申時行曰此言不以四行連而



舒芬曰未結處移集三者宜有識見多字

一日者天地之所佐而闔耳或作耳目此言真聖三萬歲而成

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奇為不在故天權神曲五音術

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章以禍福禍福上或若合符

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篤

楊實曰補叙
聖人謂道之妙
義理堂明意味
深遠經思着意
無所不合一段
好一段

楊實曰補叙
聖人謂道之妙
義理堂明意味
深遠經思着意
無所不合一段
好一段

馮叙吉曰理明
於心純乎德施
性時道明德三
之至也言德聚
觀所能道其一
然未萌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或作情知情天地之情言聖人

散無方而求或作水鹽焉道中庸故軼玄眇而後無軼如軼倫之

天下之理抗澄幽而思謹焉道中庸故截六際而不絞情隱微

然後忘物思謹此道之所以人而不濫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

際而不絞六際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為界蓋六合

之外聖人有而不論六觀乎孰莫或作莫孰莫聽乎無罔或作

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徃無與俱

獨徃來無與俱獨希備寡屬食於苟簡之田故云希備孤而不

伴未嘗所以無疵之至保然獨至保猶安也所謂傳未有之將

然見於領無首之即次和而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十量徃

音韻書注分惠如林夫林

音韻書注分惠如林夫林

音韻書注分惠如林夫林

音韻書注分惠如林夫林

音韻書注分惠如林夫林

來或作力而廢興已往者廢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生結猶實也能天

地而舉措能地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

敗兆也非而長也而女也長如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

道以什或作却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

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

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弗

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推之

曲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一者或作德之賢也未離聖

者賢之愛也愛猶道者聖之所吏也吏猶至之所得也不離於

至人故道者聖人之以至或作圖或作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

所吏至人之所得也

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致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道猶賢不

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非齊物者

也不能故聖道焉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故道者通物

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申聖

非聖也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

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

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

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不若神明照

而能為之主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效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

制其勁不若方員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

臣古甫曰天地一氣也氣一理也聖人合德於天地凡造化之始而終之而得始俱在胸中彼陰陽鬼神萬物不過周於天地之中聖人範圍曲成內者宜其卓絕于古稱焉至人有以也夫

馬理曰此等文章一筆寫下有許多富麗無一字一句不經思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也

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安者或作參或作變堙或作谿

參如零落之橐木降風橐籥落之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

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參葉遇霜朝露

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已

者也察者其蔽而之物者也物乎物分分份份之貌孰不從一

出皆出於一至一易至一而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

意也或不能愈受或作究曉俞之言然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

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諛辭者韋物者也諛辭蓋若告子

聖人無之故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之類墨子燕愛

聖人有之故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之類墨子燕愛

日四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之類墨子燕愛

所飾又從而遁辭者請物者也夷之日聖人知其所盡盡猶正

辭者惠物者也不諛不淫不和聖人知其所以立言者能效如

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微妙之會意不明論或為外內

後能定人表裏俱通而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

淵其深不測復凌乎泳澹波而不竭涵泳溢流彼雖至人能以

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飾若合符節小人曲制無

則遺失遠近和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

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

表于凡曰天地之物立危存亡雖異而有道存于其間一也四時太山云云云云之理明白而可見者至心公物之情以應物則此明白易見者推之凡物必皆然矣不有道存于其間者觀變至于論乎無形也則為隱見至幻之真也耶

此所以虎傳章文並能未立上下異奏賢不如尊卑之術也合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凡此統要之辭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煥

或作煥

武靈趙武靈也

寡人聞虛語流傳曰百

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

曰。王者貴無與爭。工術也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

用謀計者焚滅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作淫俗使為淫俗移移多恭僑恣而

無聖人之教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什罪怒則妄

殺法民而自慎或作慎而民以為慎刑民少人而自至狹人而自至繁無用

嗜或作嗜竈占專任卜筮而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

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近使臣使順其口所謂是者

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臨離之所謂戰

許國曰在有用
計謀因人事以
戰克者皆兵至
要死煥之問武
靈王問不越此
也

王荆石曰此戰
克之最下者
楚三家典韓但
用

克者其國已素破矣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陽用此而

吳國亡楚因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棄疾滅陳十三年使弃疾定蔡因為陳蔡三家用此

而智氏亡或作殘三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初氏羊舌

氏十縣東分其謂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

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禹桀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

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

之法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

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工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思

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旌旗之色

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鬪而希勝是襄王

陳蔡舉曰不戰而勝其其勝也之兵之上者也昔百戰而勝此襄王之所破亡者也

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嘆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

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聞此日月以自贖昔者不命則事皆其言不第
之故子也。左靈期樂與日昇山并良嶠平外。辭之。故主。養人

陸子

無為

余有丁曰此篇
言舜周公无為
而天下治秦人
去煩而天下亂
論為治當尚中
舒以秦為鑑

王傳曰舜恭己
无為而民治是
矣周公相武王
克商定周輔成
王居東流亡重
桓重譯來朝至
人之餘較之舜
有優劣矣

大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
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漢若無憂民之心。然
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於懸。而
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無為也。
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飲姦邪。築長城於我境。以備胡越。
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
治國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
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甚衆。而用刑太極。故

具附口秦欽治
之心與舜同而
具體端端與舜
周與宜其一治
一亂判若霄壤
也
汪道坤曰以下
就君子身上說
規綱端持意思
懇切詞氣溫粹
蘇潘曰論法今
文不如教化純
是格言
許元曰民可
使為善可使為
惡故堯舜桀紂
之民與化者教
之所漸使然
聖宗純曰婦姑
子者身上有可
導及惡意

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後其
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
賞而歡悅漸清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大法令者所以
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
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
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溫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
山川出雲雨丘垤生字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後大
少者侵多夫王者之身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字舉措動
作不可失法則也

辨惑

王黎曰先聖有
若未作个正
君子見此非人
寧與身以伸道
不肯阿意以徇
人后方說到和
佞易惑上血脉
相開精神一氣
丘濬曰此補說
忠佞之分說也
易惑在人主力
之
王維祺曰小人
和佞之態諛諂
風生虎和害正
以惡國即明察
之主先有伏焉
在耳則焉為害

昔袁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蓋徹乎蓋
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達而不用也此所
謂正其行而不為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
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
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奉
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
撓之相借字一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諛口之相譽無
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合夫
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
墨夫曲直之異形白墨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

聞者其意使不
分白黑混暗何
所不至乎

施仁曰高欲專
秦政指鹿為馬
問左右或默或
言馬高問明中
言鹿者以法自
古奸臣蔽主如
高者極矣二世
相讓之禍已成
于指鹿之日子
頭夷之三族死
尤不足以償其
罪乎
胡時化曰上段
言奸党蔽君此
言正直難信
焦然曰以曾子
之美母之信尚
至于投杼尚矣

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和誤之矣。至於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後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和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令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者，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故和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

不如曾子而君
之見信又不和
信乎奸黨成辟
美士擯斥固其
所矣
呂祖謙曰大有
慨世之意而文
字得呼吸馳驟
之法非調諧不
去為此等文字
凌稚隆曰本重
補末如之何意
穆文熙曰到此
方見其筆力高
起

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需，溫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奸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闇臣亂，衆和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丘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道言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

直德秀曰：休要
闊大意，休要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直以文理上斷
反其始矣

懷仁行義
分別纖微

言神仙之不可
求不如建功立

業
黃雲曰即湯武
以美高祖又謂

神仙之不可求
錢福曰推尊湯

武理尺詞正而
不可有卓然

不可及在
倪思曰推建功

立業為得道手
照剝仙人供就

人情上貼脫
則他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久不能

懷仁行義分別纖微付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僊奔

二親指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

通查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佐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

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

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

平家給人足足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

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

華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游優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

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徃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

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寤言而獨寐可謂
世非謂懷道者也

資質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梗稱豫章天

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叢木之

宗什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河江之

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

密緻博通蟲蝟不能穿水溫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疆無膏

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

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開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

王常曰首乾二

句作冒頭是論

才之通塞有

教惟人若不

明故夫若非

不肖者通並

材木作璧起

呂龜曰此是介

蘇海曰材木四
於隘遠致至朽
枯楊美士之不
過卑賤之見以
何以異此
許元元曰借喻
是多是照出
喻而非喻真而
非真者是為妙
董份曰以下談
枯楊見知來字
淨峰氣象采色
拘攔之可謂才
明皇厚曰談論
的確實訓刺卑
刺小人之見刺
不是汗漫浮淺
王叔曰德說評

之隄什於鬼崔之山頃於宵冥之溪榭蒙龍蔓延而無間石崔
鬼斬品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
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極而
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彊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
累累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
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鐫小者治觴
飾以丹漆黻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序褒以文彩立禮於莊
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聖之者目眩近之者
鼻芳故事閉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乏則揚處地梗桎
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枯槁而遠

品起來而文脉
甚充
丘濬曰轉珠有
情
楊雅曰性下正
言明詞道出焉
賢大良之小為
世用文机勢動
有得心应手如
鬼寬曰扁鵲不
見知于衛宮之
寺不見用于秦
鮑立之隱伏於
秦三人事不
同其不過一而
已
施仁曰資人主
為可用而不使
君之及用蓋上
之人不別美佞
之分重以利口

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與
甬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禹臯之美網紀存乎身禹
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
弟貴戚之黨友雖過人之才然在尊位之重者輔助者疆飾
之者巧驛不達也昔扁鵲居宋時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
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
甚焉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
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
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庸藏
而狹無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驛馬之

之害然則秦之
亡之虞之賊三君
之自取耳二君
不知其後而亡
戚故后入哀之
后人家之而不
鑒使后入伏哀
後人也

即室曰人居坐
甚愚不肯莫不
欲李夫求忠以
自輔然明不足
則夫佞至所用
非所美而夫非
所用國家傾覆
之禍可懼也夫
呂祖謙曰連環
其近曰虞之戒
秦之亡莫不由
此

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
珍怪之寶也鮑立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隱伏於蒿
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
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戲怠之無益於事也然而
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求賢以自
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賤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
听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訕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
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
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子所
以傾覆也

至德

凌稚隆曰此言
立功成名在得
民在治身不在
威武反起方轉
正說便有氣力
穆文熙曰論至
德之布下詳其
效通篇議論真
是國政民生大
體無一點塵俗
氣
真德秀口情言
可誦
嗟約曰清溫新
美長吟不寒
黃裳曰有盛治
氣象

夫欲建國彊威辟同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
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
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
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儻音穰道者衆歸之情形者民畏
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
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
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
身勞者則百端迴和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
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訟于巷老幼

錢福曰文字通徹流動如珠是體真大方家手段

余有丁曰應前機道者中歸之句
王偉曰反意順管上極有力四君不尚德而尚威力之伐益明德不可輕緩
平贊曰作文叙事雄于議論此叙事詩理
吳昌曰四君之伐俱載左氏抱是意刑之失可為明鑑

不怨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驛無夜行之吏御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室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待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厉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伏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

汪通坤正意結在言外

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疆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懷慮

蘇轍曰此言忠誠專一者成名二三詭隨者得殆筆順氣能如大鵬鼓翼天風迅發一息万里信文人之巨手也
楊維禎曰論蘇張以二三敗闕閣抑揚是筆力到處

懷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愛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之君威震山東橫說諸侯國

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以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

在濟曰此段可為蘇張斷案

王孫曰管仲以專一武

雖景淳曰說管仲相業親切詳明諸書不及不

過數董份曰鋪張討人取管仲之意筆勢縱橫氣盛

亦高許應元曰把一字收拾詳及更有精米

聖室曰通帝一

直說布闊闊轉如走盤之珠天地間有數文字

胡時化曰文勢脅指詞有法

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誠節事君專心一意

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屈

諸侯權衡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

天下後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

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

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

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

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

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

於厄而度其身故事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

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

物之所可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

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彊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

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

法也

術事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

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已則德可以配日

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

倍以為自古而傳之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其於所

施仁曰辨賢愚十分痛快手法句法自好

姚寬曰議論肅然不凡讀之令人爽人口

王貞世曰首三句意思在此乃一篇命脉

穆文熙曰言近不若求之近慕古不若慕之身荀智法後至是也
姜維隆曰世倍慕古甲今溺于所見所聞至樂所恃以事無用論其當知所從遠矣
洪武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春秋後春秋作春秋是明王道以根亂臣賊子不止徒述舊文之小善紀魯十二公之事也其引却是斷章取義便是

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斷品之山禹捐珠王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弦者不失宮商故良馬非獨騏驎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王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說馬為御者

如品以非經自步約曰中庸希世必折諸全仲尼之門是群書之執衷知陸子謂書不必起仲尼之門此是推說
書嚴曰讀此論卑而勿行今人遠慕之心洒然改更真布帛亦不可一日無者

良賢為聖者用辨為智者通書為號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則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思故形立則德散倭用則忠亡

輔政

常坤曰歸結雙關意恩金正

無思曰此曲旨
無為為體格相
伯世指樂與杖
作骨子之字
暢峻要而痛快
清之酒能避疾
人經世之作也
王偉曰此書
與秦相此指為
君者謂到此而
深忠遠慮則所
以為樂為杖者
本宜詳審而
矣
昔者贊曰此專記
杖字更詳是回
庭淨法
吳昌曰文勢如
天花亂墜句句
鍛鍊令人曉曉
汪道坤曰此後
不可不
天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復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
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巢
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為
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
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
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
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缺覆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
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疆。杖說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
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運重者為常存。尚勇
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綱強

察而勝。結相非
節素相應。元一
字放過
許應元曰此作
文要引証之要
浩蕩勿物。作
嫌此數項犯也
事此配將正意
錯處微露玩弄
出來方為妙
小慧者不以禦大小辨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
屈為貞良和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
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
羊相士不熟信和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明誠

董份曰發端數
語是大議論中
有攻擊之伴
瞿景淳曰人君
周旋於動微有
差忒則天降之
殃以示誡。泰
秋書大觀退避
有悔久矣之類
天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周旋不更。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
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况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无
辜於市乎。故世哀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
惡政生於惡氣。惡氣在於災異。螽蟴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
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

皆謂氣生十家
異也
王整曰：則是
人善道之成
左傳曰：數事
是春秋紀災異
之皮治道七十
下則災異散見
是也
楊維禎曰：此段
俱是明聖人察
物無所不通
王世貞曰：把筆
受筆人裁減
相之功後
以聖人論物
施實曰：此處則
鍾九加從前
論到此方有

於地貧君智辟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聖人之理思及昆
虫澤及草木乘天氣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頌而望治傾耳而
聽化聖人察物而无所逆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六
鵠之退飛五石之所墮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鸛鵒來冬多麋十
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
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况於人乎聖人承
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
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
失以匡臧盛紀物定世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

佳哉曰：此段以
是再補天上下
句法勝快與
開通

惟或曰：惡政之
而感則災異見
于上下善政之
而召福災及于
異倍善道惡行
判若霄壤矣
焦疏曰：引周公
為善道之盛敗
約為惡行之條
引室曰：未段引
轉力證其不
明之効見周
勤作不可謬
不他人居為

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
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
異俗莫不知慕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
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
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淫
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
致遠鄙者可以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言鱄絕骨
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纖獲
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欵衆而采擇欵詳學問欵博行義欵敦見和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比之聲是故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安其身而見其功凡人則不然自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文陵之可勝而不悟句踐將以破也故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見萬殃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人事之弛張生合

要約此些語則君子一段意相貫照
黃震曰聖人先後雖異總之通于正道不惑于和謀故死不合錢福曰句着安根理不是虛浮語
茅坤曰寂然天時感應上見夫人之相召是其動足以欲動人處

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慮不謬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可成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故聖人不必同道而旨合好者不必同色而旨美醜者不必同狀而旨惡天地之數性命之象也萬端異跡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踰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嚴霜不夏降臣不峻君陰不侵陽盛衰不暑隆冬不霜黑氣尚日彗星楊光

新鐫翰林三快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四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管子

牧民篇國頌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者所以生守在倉廩食者人國

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處也言地盡闢則倉廩實

則人知禮節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

其所成能感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

三

漢書尹曰此一
段之國頌蓋經
言中之尤要便
者乃全書包孕

劉瓛曰接維綱
習之綱北四者
張之所以立國
故曰維

由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
祖禘謂恭承先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
無曠則民乃營營當為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
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華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不明
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祇祀山川則威令不聞
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尊人亦效之不恭祖禘
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四維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

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廉不
蔽惡隱蔽其惡耻不從枉詭隨邪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
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四順

直德秀曰政莫
當于得民故收
氏之道在順民
心
晏約曰出乎尔
者反乎爾者此
見民相施相報
之理去民所惡
以遂其好是安
所之愛樂民之
樂君之樂愛君
之憂也勢所及
至矣
黃震曰管子姓
則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
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卒康能佚樂人及其危能富貴
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
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
則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

論較為正當
錢福曰管子

術雖與商鞅中
韓同旨而詞論

迂理較為可行
茅坤曰此予為

取可為政室應
前閱民心此句

維妙

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
故知子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七法

許應元曰起處
紆回轉折如登

七坂
蘇轍曰通人說

下一轉一折曲
盡其術

汪道坤曰此篇
七反七正七轉

設七譬求又以
七不可結束之

吳昌曰一氣深
下有波濤萬里

之勢
茅坤曰歸結正

天下上七法之
意皆足至此

王滌一管子明
於正之下之分

齊僅止于伯首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

功而不能賞罪而不能誅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

立非必察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

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刑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

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

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

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

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

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

蓋七法在焉故法
理分七法眼目
析載惟載惟心
之一字較為通
理餘皆品伯之
術不足務也
余有丁曰則象
法化九字治國
強兵勝敵正大
下皆在其中焉
時有辨影童子
獻三十六字一
字一義事頗類
此
王世貞曰此段
如萬里山海珍
室怪異其在而
而顧謂銷燬規
矩繩墨魚魯
走此作傳我澤

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此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賴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事物當以漸也賴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怒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

規寬曰每轉用
一譬喻一轉一
譬似流珠懸水
歎急流珠欲迂
一息一迂似此
机神從何處來
真出世之才也
施仁曰又審一
層作結真可駭
愕

而右息之息上也左季為書右手從而上之則無時或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操輪而夕欲棄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流通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歎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益衆不知法不可變倍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及附帶之限於愈殊矣
 不附外信機而格舉大車
 斷無無辦而
 斷腹熱神而又格乘車下附外失墨而格趨寒熱男斷對水血

胡時化者四者
之傷勢所必至
亦理所當然者
管子此論老成

百匿傷上威百官也言百官皆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歆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法傷則

謀慮非過計非
激談

使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

焦竑曰詞氣高
上令人有華
剔奸之恩

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從令者不輯

邵宣曰重民務
本之民也輕民
姦和游軍之民
也

故爲重民謂務農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
者爲盜破產故散

漢文獻曰自古
國家不治莫不

貧不畜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

由此四者傷國
之事非一端信

兵弱而士不奮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則

陵雅怪曰名言

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

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藉刑

世既敗則君泄其事君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

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世主所貴者實也

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

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

故曰令貴為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

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

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濬養人如養六

畜用人如用草木佐之屏之修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

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

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

罪者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

上事本兵之極也

右六親五法

以家為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

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母

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

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衛民之轡在上

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

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

臣去之

國之土地不可侵也

國之人民不可侮也

國之財物不可竭也

國之威權不可削也

國之信譽不可損也

國之禮儀不可廢也

故好惡皆與一
失其端則其目以
誰進齊者以直
退者其目影隨
毛髮不寒矣

申時行曰此下
即管子自解去
註用解以為直
使

臣匿之母蔽汝惡母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蕭室言堂蕭
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疆力不足以應敵博
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形勢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王極矣極至也山

涸與雨之祥故羊王而祈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

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

載也至德處盛位天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

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街命

者君之尊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上無事則民

則名必運運行也

許國曰二子枝
名世及有所以
致之非在巧矣
操者新創之未

自誠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但抱

言廟堂之政鴻鵠銜之惟民歌之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既以脩理矣鴻鵠銜之惟民歌之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之失也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飛

因風動搖不定則二三之志問明王所不實敬燕雀期集事之

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之所宜知也

儀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功

可謂有素則諸侯不敢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

之巧非斲削也召遠所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

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責於恩厚不在於平

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處於高喻大山之

隈奚有於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些微之人勿與

王制石曰必得
之事二句矣皆
非現解自明

張洪陽曰按言
急而則不能及
持成事要則
急於成事故曰
神若能當外
內立深要之神

任大譙臣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譙臣有大顧憂者可與致
道顧憂謂忠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
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能裁斷失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
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誓
食者不肥体有無弃之言者必泰於天地也言無可弃動為法
容載故曰墜崖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猴飲焉故曰伐矜好
專舉事之禍也像遇墜崖而能飲喻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
之性不違馬而自得望智者逢禍而能息也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
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
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曙戒弗怠後釋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
待謂頃刻以待

隔不及者
後而能矣

陳碧虛曰道往
莫求道來莫往
謂人從上所好

功和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
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眉者不
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僞矣莫樂之則莫
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
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為
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有聞道而好為鄉者
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
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
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待滿者與
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滿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歟王

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
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
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
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
瓦慈母操筆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
反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筆而怒
之前人主過內已作雖大而吞語過由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
親造怨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不
知植物則有生而
無識故於人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
逆天者天遠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
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見

太上不德王
者之言

猜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母與不可母彊不
能母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
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
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
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
四隣之援獨國
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未見而親必魚始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
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
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
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
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
卷之四

不勝四夷之難也。國之強弱。在於民之貧富。而民之貧富。在於官之輕重。官之輕重。在於賦之厚薄。賦之厚薄。在於民之勤惰。民之勤惰。在於官之愛憎。官之愛憎。在於民之怨怒。民之怨怒。在於官之不恤。官之不恤。則民不戰。民不戰。則國不固。國不固。則天下不寧。天下不寧。則天下之民。皆將叛之。故曰。國之強弱。在於民之貧富。而民之貧富。在於官之輕重。官之輕重。在於賦之厚薄。賦之厚薄。在於民之勤惰。民之勤惰。在於官之愛憎。官之愛憎。在於民之怨怒。民之怨怒。在於官之不恤。官之不恤。則民不戰。民不戰。則國不固。國不固。則天下不寧。天下不寧。則天下之民。皆將叛之。

大匡

管子曰。四往並起。管子之文多。有以休。汪通坤曰。上四項俱提。此只說開地強兵蓋伯國之事。二者其最急。設官長立朝政。總景為外兩件。丘濬曰。民無取者。無所取信也。董份曰。後明則財重。數載則民疲。財重必多取。民疲則生怨。此至必至之勢也。魏源曰。生衆為非。必食勞月。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採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未產不禁。則野不辟。當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與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國者。必重

舒方龍高四若
用慶谷後地維
關猶弗關也強
兵之直在愛民
力輕用按民以
選賢訓雖信民
力竭矣豈非不
節之政哉

左傳曰積字作
功績看也段總
是察能校官因
功課食議論

倪思曰治國牧
民之道此段亦
是大節目
王世貞曰地方
習里而維因和
興其常也地肥
則不必百里齊

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用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者不可止
也無以牧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吝則有以畜之也民
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往者民散也
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

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
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訟有無積而
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不力多訟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

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
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

則適有固者須
抱其肥瘠以心
其民

姚寬曰入者皆
是為兵之數一
件不可咸得

施仁曰師行糧
食財不可廢夫
太谷械不利弓
今不信訓練不
習將不知其數
皆足以備事不
者內缺不可
胡時化日八五
教奇肆不檢
姚寬曰脉絡相
生節奏相虛分
繩貫珠如循環
之尤端如常山
之蛇故自其厚

姚寬曰脉絡相
生節奏相虛分
繩貫珠如循環
之尤端如常山
之蛇故自其厚

以上地方八十里以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地方百里

此言均地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

不能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巧以造軍存乎制器而器無敵

器謂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

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

偏知天下謂偏知其地形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

機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

者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故兵未出

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

不蓋天下則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

而蓋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蓋天下

如累九層之臺
一級高一級

王世貞曰机数
結來甚妙

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
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
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机数不能正天下故
明於机数者用兵之勢也

士經

倪思曰重波帶
浪如江河會由
此十萬言亦若
浦有餘耳先作
大又字做此太
必世事熟練筆
端鼓舞才華涌
溢若本死籌畫
強作波瀾亦不
足貴
呂祖謙曰管仲
相齊順百姓之
意令君臣百姓
相親見其善不
知其行事矣
洪范曰此為第
三篇上言其政
比其民之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酒濁藏於不竭之府下今於
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
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
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
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
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明必死之路者嚴
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
求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
也謂所處可必使百姓常行不可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使重也欺民之故

授有德則國安務五務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脩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疆民以其所惡則誑為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不^{不_レ法_ヲ}法則事無常。

不設法以法
下故事無常

法不法則令不行

雖復設法不
得法之宜故

行令不

令而不行則

今不汰也法

而不行則脩令者

不審也法既

而尤不行則以修
冷者未審之故也

審而不行則

賞罰輕也重而不

行則實罰不

信也信而不行則

不以身先之

也故曰禁勝于身

則令行于民

聞賢而不

卒殆聞其不聞所

以有始聞善而不

索始見能而

不使死親人而不

固始同謀而

離死危人而不能

死能不如不

廢人而復起發

其宿嫌可

而不忍始多生後

足而不

施死怨疾必生哉

而不密殆則

害成
所謂君不王

五

久主不思密則正

一、

—

13

人主不制家又
頃句不密未
阿非一段款論

事贊曰王直之
士舒楚言于君
君不周家小人
許以毀害之故
曰君不則夫
王直之土失
人主孤立干上
官和黨干下道
原禍始誰之過
與

王世貞曰此所
謂法上精于法
者

則人主孤而母內策謀母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群使
人主孤而母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民母重罪過不大也民母大過上母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
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于
民而囚國雖實殺儻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柔禁冊使
激曼
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民之道於此乎
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
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行寡無供則
難供
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今多者其行寡則求而不得則威

汪道坤唯此故
是竟字作用者
指其自蒙東溫
脫溺其自失

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
愈犯今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
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
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听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
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母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迂之刑法已
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殺儻雖繁民不畏也故曰
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
也

明君在上位母敢立私議自貴立私議者必
自恃為貴也國無怪嚴母難俗

母異礼士母私議國不佐苛怪則嚴肅而无
禮俗有常礼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登

制佐議者畫謀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

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

其私議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說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

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

詭服殊誅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况倨傲易風俗而尤有立者上行君令下不合於

鄉里變更自為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收之民不收之民繩之

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于能鬪士食于功賢者食於能則上

尊而民從鬪士食于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于國則天下

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故久而不勝玩習而易犯法故大害

其禍母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敗者犇馬之

袁昂曰姦人之福良善之害故國事滋敗與而不安下有告

君曰頌陛下其放赦我朝洪武舊制三赦者不立廟鑒于此

委必致母疾快赦者瘞之瘞石也瘞瘡也太瘞疑即疽字上以

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禮不求其美為宮室甚樹足以避燥溫

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

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滯久積也故

曰儉其道乎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

令則是夫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廢法用人

不可用善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

不不因上有所感妄以以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

許國曰史愛不可無結息之愛王維禎曰法不假借而一以公行之下未有不為用者

斧鉞有所誅僂也

吳鼎曰後古來
未有此議論真
乃代之揚言
汪道坤曰左右
耳目之蔽象山

轉猶展轉
推避也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于臣矣。勢在上則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坐知其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奪也。故春秋之詔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廷遠于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

在前不之見也
君能去匪藏伊
下情得上達上
情得下游何有
百里千里萬里
之遠哉
蘇潘曰古明君
明照万里之外
海內之民嗇世
態无不周知者
非一人之耳目
能勝億兆之衆
四海之遠也去
其城絕侵襲之
我而已人主不
知其本欲以二
人之聽而曰无
窮之好欺也且
塞水而求末也
誰矣

此所謂遠于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泉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戚。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于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其事遂新絕也。入而不至。謂之浸。其事既入不得至于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戚。後社稷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政者正也。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故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君之敗。

也生于不義。法之侵也生于不正。

九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

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以有道之君行

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鈞名之人無賢士焉。鈞利之君

無主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

其成功也。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

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

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

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

后稷為田。此四士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

王世貞曰。爵祿君所以聚不君。移典則後原進。臣註法則前當。用其原起于君心之私愛為之也。然則用人之道。君心之公私。尤其原大本矣。

穆文熙曰。韓非之徒。皆有以引。神來會証。謂如不信。試觀之。某人是也。

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猛毅之君者。輕

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者不安。則財能

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

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重誅重誅之過行。和者不

革。和行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惡。揚美蔽惡

揚美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明君不為親

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親。不為君欲變其令。尊于君不為重

寶分其威。貴于室不為愛民。虧其法。愛于民。

王荆石曰。猛毅之君。秦皇之倫。是已。懦弱之君。元成之倫。是已。

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失一也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伯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大度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為敗此為四者若何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敵定宗廟冠率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守則四然後可以一衆治民蚤知敵則獨行有畜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

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重者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窮皆重有其事也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佐載也謂今之傲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

五也之旗各有所當如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三

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

長近則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五教各習而士負

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

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陵六曰舉

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

鼉章則載食而駕鼉也謂其章而舉之九章既定而動靜

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皆出敵不意始乎無

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不可量則

衆強不能敵不可數則偽誑不敢嚮而者倫施則動靜有功徑

中時行曰言三
宿五教九章五
法也天所以用
法則候忽變化
莫可揣摩教令
勝而无害

孫子曰水因地
制流兵用形制
勝即无常之謂
也

乎不知徑謂卒然直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

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無常因便准利而者備施動乃

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刺擊若雷電散之無方聚之

不可計進無所疑退無所墮凌山阬不待鈎梯皆山歷水谷不

須舟楫習水徑于絕地孤絕攻于恃固出獨入而莫之能止

莫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

輯以悉莫之能傷

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

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其吹一之

雖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亂之不以變亂亂不

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誼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用號大不

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源也衆若時雨寡若

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利

適害之至也其害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不

能致害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利適者窮不

能致害者困遠用兵者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

途則傷其敵有迷而夫適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則敵國其

勝也故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又危所謂置之

虛居常若博景擊死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

虛畏懼

可正之法俱備

汪通坤曰專事

威武非可以言

為善用兵也

所向皆無故不無形無為焉無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觀無計可

可以成功也可以化此之謂道矣若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無形

拘也尋詰者道之謂善用兵者体道以為變化故若亡者

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而亦齊等國而亦其今以國力命之去之數矣
時也昔者之謂善用兵者本直以爲變出姑蘇士
可以出也之謂美哉無而齊等國而亦其今以國力
下以力也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而向者無也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大筐

湯實尹曰大筐
三其間雖係後人
紀述候管仲相
桓之亦概于此
矣故錄之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
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
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
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毋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
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不免
之有乎言必免也管子曰不可持宗廟社稷者不讓事不廣開社稷宗廟
至重故不可讓難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
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
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

然也夫國人憎惡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
 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
 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
 為人無小智愒而有天慮言雖無小智能楊俱而有天慮非夷吾竟容小白白
 既無小智必垂迂于浴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
 人故非夷吾莫能容糾既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
 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
 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子而廢所立奪糾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
 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我知政也今受君命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
 臣之義義與召忽異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

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
 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
 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
 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若管
 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于君則不親信不與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
 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
 弟夷仲羊生公孫魚知有龐言無知之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魚知無知
 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戌葵丘曰戌時而往及戌時而來期戌公
 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魚知以佐亂魯姜公夫人文

申俞魯大夫也

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

公謂桓公

申俞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母相續也。」

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濞。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

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

公薨于車，豎曼曰：

齊大賢者

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

振故也。賢者死于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托焉。寓，寄托也。

智者

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

身得免，于死亡。

今彭生二于君，

而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于昏故。

曰：

「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

無盡言謂不忠諫，襄

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

又力成吾君之禍。

指拉殺事。

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

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

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忍容之。然此昏愚之生，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也。

豈及彭生而能

止之哉？魯君見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處，乘修舊好，禮成而不及，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

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蹏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

豕人立而蹄，公懼，墜于車下，傷足亡履，反誅履于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于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

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床，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于壅廩，壅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

人伐齊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鈎魯師敗即桓公
踐位于是劫魯使魯人殺公殺公子糾劫謂吳桓公問于鮑叔
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
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始謀令鮑叔傳小白將立之故公
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則不得也夫魯
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于夷吾夷吾
受之則彼知能溺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于齊也必將殺
之公曰然則夷齊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
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
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

乎魯則也則能無二心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
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于小白糾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
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
畏多畏則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
敢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
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溺也君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
齊也與同怒尚賢而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
吾於召忽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若不得也是君與
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
雖庸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夫管

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東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蚤死，將有所定也。」齊待也今既定矣。謂小白以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又可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作斷案

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

管仲至桓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上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死，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忽已其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其筆。」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若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

玉世貞曰：管子識見卓越，與後人言富強甚殊，故取勝遺事亦自不朽。

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親于諸侯內不親于民公曰
 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弑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弑亂又告管仲曰欲
 繕兵管仲又曰不可果于兵桓公與夫人飲缸中夫人蕩舟
 而惧公怒而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生管仲曰欲
 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生管仲曰請修立革吾士
 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雖內修立革管仲曰不可齊國
 危矣內奪民用外勸于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弊外犯諸侯民多
 怨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義士不歸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
 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閉市之征脩之公乃

按謂聖斷之也

遂用以勇受祿士勇則與之以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
 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知多誨誨多則可試誨之姑少胥
 其自及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
 也國中政夷吾尚微為之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
 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也言無如我二明年朝之爭祿相刺
 裴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母乃害乎管
 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
 者諸侯之為義者寡月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得
 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不足惜也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
 人近謂國相隣也於是其救於是其救宋也齊魯人且誅焉管仲曰

閻望齡曰此數語與仁者之言也桓公不能行之則其敗于魯也固宜

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怠其辱不補其過則社稷安勤于兵怠于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魯遂于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闔之安能圍我吾以三敗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謂完堅齊等也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兢於德而兢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伯王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十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閑更立國界而為之閑魯請比於閔內以從於齊齊亦無復侵魯服請後復於齊供其微求比於齊之閑內桓

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于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已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加忌于君如是以退可忌退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于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若果弱魯若諸侯又如貪于君若果弱魯若諸侯又如貪于君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吞魯胡不用兵曹刖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明取信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劇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棋桓公左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言齊之迫魯境亦死管仲走君曹劇抽劍當兩階之間曰君將改圖無有

進者言齊魯二君將改先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

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圍辟人以過

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

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何夫杞明

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

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則諸侯

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言無辭管仲曰諸侯之

君不貪于土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則多詐

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則亂內動則

危于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于兵桓公曰然則奚

若管仲對曰以臣則否以臣之意則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

宋令罷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桓公問鮑叔曰奚

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于宋宋不聽果伐

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予車百乘申一千謂予明年狄人

伐刑刑君出致于齊致命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

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虛地桓公且封之隰朋

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今君

靳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于封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

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君其行

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

此寬曰今年築緣陵而明年刑遂以以狄人告則信義來之也

車三百乘申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

曰公修內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矣公許諾乃輕稅地開市之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

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

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

侯以大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于國以及諸侯君曰諾

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

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

諫其君而善者以堅問之以信其言桓公以重問之以信其言所諫之言為善公既

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健給可令為東國東齊

呂補曰今齊四句言性重而報輕也

之國令隰朋理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

教既高危且相傳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

可游于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使此魯邑之教好迎而訓于

人者所以歸人游于衛誘動之令歸于齊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于糧小匡佐公子舉

利利者所以歸多小信字當佐魯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

好立小信蒙孫博于教而文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

可將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

諾乃游公子開方于衛游季友于魯游蒙孫于楚五年諸侯附

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

卒二千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

緣陵今者使辛戌緣陵戰于後故敗狄後拔地名其車申與貨小侯

受之謂敗狄所俘車甲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侯

侯則以齊縣分之終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

遇南州侯于召陵謂伐楚盟于召陵也曰狄而無道犯天子以伐小國

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必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于北州之侯諸侯

蘇潘曰孤竹國名斬孤者伐其同之君也

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今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

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

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足食是兵然桓公乃告

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脩兵革兵革不足引

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之兵不足當引其事之闕既行之公

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之子之宜

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其妾以為妻母

專殺大臣無過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無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其妻母

曲提所謂母障谷是也毋貯粟毋禁林小澤之利與人共之行此卒歲則始可以

罰矣君乃布之于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

之下都后桓公告諸侯未偏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

車千乘會諸侯于境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諸侯皆罷桓公歸

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曰適子

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三者無一焉可

十九子...
及謂預國政也

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而大夫不
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
請事兵車之會六與兵有乘車之會三謂結好息弛閑市之征
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肥二歲
而稅一率二歲上車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車什取一歲饑不
稅歲饑弛而稅志下開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安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
高子識公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隱朋為東國眉胥無為西士
弗鄭為宅修除凡仕者近官凡公事我不仕與耕者近門當出
野故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徒
近門

王元澤曰處今
之郵驛也委所
諸以供客
此乘遽也

蔡襄疏

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利徒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若宿者
令一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別契分別其契至國八契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
君卿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陳訴通于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
通吏不通三日囚出謂欲適他國也

令鮑抑進大夫勸國家林進大夫令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

得此大失成功允當無有勉營國家之事送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戮起訟

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免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敦之知通不相教戮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格不為驕

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

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卑敬故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

進賢

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應於父兄。且孝

義事賢多。擇善而從。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三為次。得一為下。令

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

二為次。得一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

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待

成而悔。後政不治。不能原野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

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處華則多遜佚。下交。謂父貴。使人使交。居好飲

食。嗜欲深則道情。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

管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

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承事

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君謂國子。凡貴賤

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

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死所謂再三如一令。將害

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死。則不臣不子。故

無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和止罪者

易義則以奸。易祿可無歛。有可無赦。易祿也

凱徵是令

易新下無嫌

[illegible]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

謂象天明則地義

化人易代

謂美教化
移風俗

創制天下

更與之始

等列諸侯屬

四夷以恩

四夷時匡
屬之

天下而正一

曹大國小

之曲國正之強國弱

之重國輕

之亂國并

總其威

權以暴主殘

之儻其罪卑其列維

其民然後

王之于其國人

之立暴者
一魚正

并其時列

維
衆持

夫豐國之謂

霸其國並

正之國

之王無上
他國

1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

又先布德

諸侯是故

先王有所

取有所與

有所詘有所信然後

能用天下

之權天兵

幸于權權

幸于地幸兵

在于有權從任于故
有得地幸猶勝也

諸侯之得

地利者權

從之失地

利者權本

之夫爭天下者必先

爭人邦本

明大數者

得人審小

計者失人

之博者帝將
叔與誰仲矣

守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卒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

胡時化曰人為

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

印本無論伯樂

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彼于我何貪此其大計也

王未有失人而

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我無所滅削更可以明威權之

可以集事者則

振所謂惠而

昭烈當服難險

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微一

而之際曰齊大

威以廣明王之伐

事者必以人為

之則明王之伐自廣

主是令人婦耳

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

吾何素去三分

芳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天下漢祚少延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是知此義者

故曰明一人之

亦曰其大計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存也以下見王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者明于大教所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以得人之由自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古聖帝明王決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與至愛竟不也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此司天下之國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皆已往之明效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大略也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呂祖謙曰以下
補張聖王之盛
或依今行南樂
北迄

倪思益曰說事
因下分補叙又
極有力

第坤曰政亦小
國亦小政大國
亦大此治國之
要當強而不理
者後致句數
行議論則判
詳其敏勵得破

威遠
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

大政大而不為者復小日損故復小強而不理者復弱強而不理

則紀
衆而不理者復寡小散貴而無理者復淺位尊而凌節

者復輕戒反富而驕肆者復貧也
現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現備者觀野野有其君如明而非明

也外明而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內愚而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
雖耕而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上廣而功狹

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攻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謂充而不知進而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

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
夾而下直直包裏也上既國小而都大者弒

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食攻食食存

標本大而末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以大牽小

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

無不暇遠無不聽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

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

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鄰其失

也以離強離強則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謂用

威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

大政大而不為者復小日損故復小強而不理者復弱強而不理

則紀衆而不理者復寡小散貴而無理者復淺位尊而凌節

者復輕戒反富而驕肆者復貧也

現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現備者觀野野有其君如明而非明

也外明而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內愚而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

雖耕而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上廣而功狹

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攻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謂充而不知進

知進而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

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

夾而下直直包裏也上既國小而都大者弒

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食攻食食存

三篇曰管子以
左法蓋詳持不
為善以傳于後
故弗禮名耳此
段及前後所論
說勢机要畧一
兵之勝弄
于道坤曰神聖
之術在爭權
蘇端明曰婉轉幹
旋抑揚起伏文
似戰國策
楊維禎曰才思
逸興文法錯落
大有出人意表

不攻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什實而攻虛什
堅而攻臆什難而攻易搏國不在敦古在于今時理世不在
善政在于霸王不在成曲在于金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
過理則柄權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計得而強信功得而名從權
重而令行固其數理也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方即正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其
理之也以平易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儉不伐易伐過不
伐及伐其大四封之內以正使之諸侯之內以權致之近而不
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遠而不听者以刑危之與師以一而
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與師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緩之文武

且滿德也

唯文武諸功
可以滿其德

主尊主卑止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

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

理也凡此所謂兩權
又爭乱之本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听搏專也君不能
專命則國不听

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故理

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安本亂則國

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利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

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按疆助弱按抑圍暴止貪存亡定危繼

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

王權
為王

問章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

所謂之事必有根本綱紀

爵受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

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載則上下和

上帥其士所

審刑當罪則人不

所載仰故

授事以能則人上功

有能然後游

事故入上功

易訟

易交也

無乱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

社稷宗廟各得

其正則人

無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

大臣非國老則勲戚也

舉知人急則

衆不亂行此道也

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

國有常經人知終

始此霸王之術也

然後問事

先大功

先小始微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孤謂先王

政自小始

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

知其數則

問死事之寡其餽廩何如問

禁書曰上吊先
問孤料兵審財
視風三者立國
之要最切時務
是為曰帶究樹
則濫刑稽政續
則廢事孤寡未
及優恤棄人死
所収錄皆國政
之編廢焉
汪道坤曾子問
問孔天問問氣
化此問國政等
希世奇文

蘇潘曰此教條問頗纖細而於貧之稽農圃二者最重

楊維禎曰此條凡六十四問而耕田一事則問之人問之士問之卿子弟問之政堂急于重農問雖煩不厭也

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刑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國有常斷今事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獨夫寡媚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之四裔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

王藻曰耕以謀食力上者所不事田而不使田不耕而食也春秋時多有此等

瞿景淳曰桑虞人則外人之田宅當問而外遊情義亦因政之所宜指源食土則大夫之苛責

當祭而昌舉自代亦政典所宜詳錄以代耕無數田而理事者也

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如從何族而別我從公族當有之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入其子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文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浸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于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臣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官承吏無田餼而徒理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群臣有位

力所難強固為
人幸不力田而
大獵者法所不
等數事舉問則
其有與耶
董份曰男女不
整齊者為凡仍
傷化須社又燕
壯以刺之始得
許准元曰稽行
伍倫器用計元
食者儲儲數車
載數條洛詳儀
悉

王世貞曰量意
國政民稷政問
詳而旦密如此
雖寬曰國政先
務用人為要修
行之士卒則百

事官大夫者幾何人乃群臣自有位事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
幾何人外人謂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國子
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自力田乃率子弟
不田農但代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問人之貸粟米
有別勝者幾何人別券分問國之佚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
所也佚利謂利隱蔽不見者銅人之所害于鄉里者何物也之
為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
行五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
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元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位
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韋家馬輓家車

事俱遲問无庸
多故矣
施仁曰倫行可
用急難可使此
二等人以理滿
平以赴緩急因
巧而不銳者乎
王荆石曰閑係
最急因政尤先
者前已俗矣此
下乃兵陣備守
戰之務皆用兵
之要因政所係
者重言煩稱不
一而足讀此可
知其全書者也
胡時化曰伯固
之道用兵尤要
凡六十七問而
兵戰之事大畧
三分之一故下
篇後重為加詳

者幾何乘韋家馬言直有馬輓家車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
帥眾蒞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幾何人急難使若工
之巧出足以之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有
技巧出用則法利軍伍處則可脩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何以行幾何年也行猶經
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
也疏畫甲兵兵車旌旗鼓饒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疏藏
器疏畫而可弓帑之張弓帑之可衣夾鈇鈇兩刀鈇也衣鈇弦
之造鈇弦所戈戟之鑿謂堅其厲若何其淫厉可其宜修而不
修者故何視視此也其器物宜而造修之官出處器之具宜起
而末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貯器謂貯庫而為鄉師專

者蓋因於失也。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工尹伐材用母於三時。方能創伯故也。焦氏曰伐材必冬須以備才用。亦以節民用。御室曰此下凡兵之常用要務。搜剔殆盡。呂祖謙曰備城郭溝壑此守國之險。蓋氏告勝亦曰鑿池築城而守之。城郭之患。雖政備人而險不足恃也。洪迈曰器用。雖然風雨燥濕之不時。易至于朽腐。虞藏之地不可不預。爰推隆曰。兵家之務。其簡卒倫。

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幾察也。君又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虞藏。器物遷又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官吏固蒙有急難可令。夫兵數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

得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建立之年數。

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之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闕。塞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闕謂築牆有所應。閉雖阨空關之處。亦當絕之。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曰益曰守。所捕盜賊。除人幾何矣。○問者諸侯之限。隧也。謂取隔之道。而外財之門戶也。地國之財。因之而出。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閼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閼。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問於邊夷曰。小夷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於以構四國。

之來皆以失信既結四國然後向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四極而抚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日行度必明先經常其巡行之時又明其制制度無得失于常經

是入烈口即前

君臣下

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休以為國貴賤成礼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墮致罰則虐則虐罰而無財墮而

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亡固守勝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罰虐

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足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明道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

盡其挫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下復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歸之矣

德浸則君危君得見侵論論議侵理則令侵則不危何待

王世貞曰民德之則懷威之則畏德與威兩不可廢

官危法不行則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而明君者審察淫侵者

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

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褻主之請而資

將惠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沈疑之得民也者前

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

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

勢比黨者誅明也明也為人君者能遠說誦廢比黨淫悖行食

之徒得食無爵列于朝者此止誼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

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

妖妄之言欝令而不出者其君者也欝塞也君之令而不以

人役上人謂有姓百姓勞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

刑汰也君則役其身供之上役也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

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

滔謂充也趕謂遠巡曲也法有進退者主制以主為制令

必運而無礙通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

信也君以利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

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

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于內戒慎

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于內戒慎

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于內戒慎

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于內戒慎

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于內戒慎

呂祖謙曰此段詳述政刑之義以激發人主主歸權之論洪范曰罰上通前力為洗滌凌肆陰曰墻耳伏寇無代無之君明則寇滅耳塞君暗則食茲比黨姦側之狀豈能一一而去之其聖告武民曰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予以君不明左右前後皆敵耳伏寇意互相發也

韓文熙曰漢說誦廢比黨在止之拘微若徒待刑罰誅明也未矣

成形成形則容貌動於外矣。

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

上注謂注意于上天故紀

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

下注謂注意于下地故紀發與地利足于財用也

能饒大義恃節上以礼神明下以義輔佐者

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

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

行也明主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

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利而不牽於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

上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威無勢也無所

立又有勢然事無為無所生必有為然若此則國平而慈省矣

君子小八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慈省

陳碧虛曰據事物情深中其曲

余有丁曰此論却按地墨不走然詞說典韓子

商子相出入世傳商中帶則

以刑名目之有以也夫

王常曰談論閑涉世教勉力老健車絕不述

葉贊曰此段識治休明職守律令枯式無出此者

許國曰言人重樹子但仲尼挽招揭之

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遷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通流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礼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礼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

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肢謂手足六道謂上四正五官國之体

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

官曰亂

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亂邪慝

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官中之交此先王所

以明明立寵設不以遂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察之故不傷義礼私

愛驩勢不並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
所以重其威也兄弟無間却說人不敢作矣列云庶子為兄弟
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並嫡子爵位尊而亦
事嫡子也且以車旗服色旌別之皆所以重其威而遠間却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其宮亂也庶
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
眾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体群官朋黨以懷其
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
失援矣為國之幾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失族於內失
援於外此二世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
以敬故曰有官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

中民謂百吏之長中民謂百吏之長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佐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
妬紛積妬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
而不相讓中民亂曰讒諄謂以智詐小民亂曰財置賦稅重則財置
生薄財不供則讒諄生慢不重諄諄實而智詐稱述生偏妬紛
變此三者或生篡君故正名稽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
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
刑殺之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
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
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垂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
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下什五以徵
既得其定數下其十五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

以固供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又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
者之意舉則士反行矣其功過而察之以官既有年矣則奉稱德度功
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功則其材能不可
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蒞衆以立若此則士反于
風化其財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也
情矣有能必任之以情矣故士反于情也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不善耳丹青在山民知

而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無過我身

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竟歸問於家

笑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故先王畏民

毀譽必當其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

無不弱也是持名去人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

其地而走矣過惡日人共畏之故先王畏民

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其聲懼已耳聞懼氣以感目人以其聲

是時日民至焉而神非非好惡
靡不明且公故
先王畏民後世
剛復自用謂人
言不足恤至今
人監謗告則殺
之其及也宜也
汪道坤曰鄭子
產請葬書易毀
鄉校知此義者

揚雄曰感字
立骨亦高雅

三十一

王世貞曰連三引喻佳甚麗其讀者掩卷三嘆

姚寬曰名言名理刺骨空談未感之一字應上

施仁曰此典案警相表裏

而感則身不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掛懷乎匠人有以感斤櫨故繩可得料也拜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穀謂射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脩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人則不失于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身尚下得况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古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虫皆待此而為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

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憊愚不通諸侯四隣之義仲父不

焦氏曰古君臣
善惡者效黑白
在位者效然否
右矣

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

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

弱憊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

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

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

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成
收聚而調恤之令其大富國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

廉在側兢稱於義上下皆歸刑正朋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

谷用登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

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致令來告者則君受
之以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
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子吾
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
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于美道脩而行之自可桓
公曰是何言耶以繻緣繻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
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
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
其臺榭良臣不使說賊是會今止也謂止說賊有求不治借人
為圖自不能理其家政今不善墨々若夜言昏憒辟若野獸無

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不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
若生狂狂惑者夫其性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鼓誅其良臣教其婦女佳與婦女為教縱獠獵畢
弋暴遇諸父接遇諸父雅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輟刑罰
則烈法式之政既以輟曲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及以削生辟猶
漏斧豈能無竭海不能滿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已既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
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
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宿事左右實敬君
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

及其發又循其祖德办其順逆推育賢人說應不任事君有義
普徧之也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休居處則思
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君國則富處軍則充臨難據事雖死
不悔近君為拂達君為踈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
則慈佐辭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
則臣服之服行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
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
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
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遂進不退所謂知進
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求又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

而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謂君則言已能為輔退謂君則言已不能為輔以敗其君皆
曰非我乃更推故於君云此非我子故其群處常不仁群處以故賢者小人所
有賤人無矜恤之心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恭敬之心見賤若過其
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貧而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
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居敖不恭不友善士說賊與闘不弥人爭其則
令闘無弥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湛面於酒行義不
從從順不脩先故變易國常擅創于今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
奪政况於保貴寵於遷損善士善士則改捕
死後乎援貨人其所能財貨之人入則棄等出則黨驕其貨賄之人與
而用黨而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

奉身自潔
推过于君

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人言由而生。武不恭不愛善士。魏頤與國不悅入晉。其八里
然不願各持符券。類人無奇。出之。龍食而甘。顏雖外醜。身不興善。入郭其利車。
前謝寶之思。具贊款此。交爲財同告求貴然。具類義。
予遇其親國常。具贊款此。其具使人無恭慈之心。具類義。
曰非外。由禍之人不宜是也。吾親不二。報德以姑。習者。不入邪
帝曰轉之。班曰不。臣帝時驚。曰豈不。醉以頤其寡省。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

而今澆古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借堯之時混吾之

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俱在下其能若此非苟出人之道修

古而已
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
山無草木曰童
無竭也
耕以自養

以其餘應良天子故乎。以並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牛馬之牧

不相及各自足則人民之俗不相知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

而來是行幣不出百里故卿而不理靜也鑪立公卿不理其獄

一跖。一跖。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
屨以耻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桎滿。

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故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

翁正春管子言
珠玉改以貴粟
未使盡人大猶
不待操其粟米
之權耳

有斷指之罪有斷首之罪斷足之罪窮滿之獄使不致枉法地
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
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未佐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
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
入既情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未佐有農佐
之名不得自用而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
聖皆歸於上也之於富壽之域則
借堯以前大昏也傳夜也大昏謂甚昏昧也傳夜後夜也謂
為然也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
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
者則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也管氏以為珠玉
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故天子藏
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
之智者能收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
之始也

錢福曰強知無
所牟大利而貪
之清暇故曰君
之始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耻甚貧則濫水
平而不流無源則竭平而不流謂水也竭雲平而雨不其無委
雲雨則遽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政平而無威則不
行愛而無親則流其愛源淺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
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為用
而已親之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
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

請問用之若何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用可以殖天地
卑恩威之序故明之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威

然後可以立功名貴珠玉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好任以使用人

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天。勵也。六畜遮育。

五穀遮熟。應猶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

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

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是其所欲。則其所願

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賄然後可用。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

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

無耶而苟且。故不能致功。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

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升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

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怠於佐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為之富

富成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

許國曰。此今日

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

而後多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

奪之也。物之。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之。或空

終也。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依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與爵

人今有所費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當者既賄物以射

自收而。有裸礼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裸礼於我。時舉其強

者以譽之。當而又強則也之作声。而可使服事。服事也。強者

以辭辭。其有辯明者。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廉以標人。富而

則使為。人標式。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却者乃流徙而徙之斯

亡國之。節也。

為國者。父民性。然後以興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民欲

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威行則莫敢當其鋒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內察陽於外

○險只是調度驅率之意非設詭以愚之民

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放者事

至於此如擇天下之所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當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之所載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如我何

請問為過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天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兩國交爭寇敵伺鄰日有變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亂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今人未之請問諸邊而泰其亂常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

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因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方

有里之地樹表相望者謂百里之國自國大夫走過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

儉之虞樹立其表使迎相望其有寇賊之禍內外相備內外相備以防內

大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春秋種獲尤為農

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尤為農

旦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候人不可重也唯父上能必於邊之

辭候人謂謂候之米人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硯我動靜

辭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

可重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可

也無私則意或故能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綏必有兩主

事為國內成事者也君子者勉於亂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非見亂者也故

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惑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悉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九輕者操實也臣須放必操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雖重無實則重有君食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雖重無實則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輕以為死以道使輕母全祿貧國而用不足人散故國愈貧而用愈不足也母全賞好德惡亡使賞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河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奪其事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

杜前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穀因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冰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人聚之環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

也人所以為君致死則君量珠具之為也人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凡遺利使教之若逐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夫神長之若遠執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夫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視之哉

事左謂人君行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事不得正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義禮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規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也

也危魚鼈之不食耳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殺是不聽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人自理者則有餘不於天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

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謂和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行正不動以為道齊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為避世則安明

故不可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欲進而於謀

夫陰陽進退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之動雖應而於感也

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地之變氣應其所

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祿水

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詳不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

弭當受之者預預其有所防備之也災變

之氣唯守正以應之

許應元曰此論天地五行之數進退得及不可知其變處是陰陽故曰五行陰陽也補上餘意

釋景淳曰不德其上無德色以重其上也

九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

持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故能至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

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

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

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民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

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此民之

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

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閭也

為上深怨於敵及實明罰嚴次之孟子云省刑薄斂弟甥忠信可制民以提人之長其

區言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埴和也音埴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怒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民漆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

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而堯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

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忤習士聞識博學之公不可

亂也忤所以毀碎于物者也謂姦逆之人為託于謀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子法堅故此等莫能

亂衆疆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珍

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

添為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也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

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

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

法不平令不全則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

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

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有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華而邪化令往

而民移君之奇邪能為華化則令總而徙君之奇邪能為華化則令總

聖君一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

四時之信故令往而民從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

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

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是以

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

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則幸大日侵而

洪邁曰法者天

下之度量而人

主之準繩也法

不法同非所以

為治苟朝令而

久改始行而終

廢始于一度量之

中者未必能免

重於準繩之外

也未及獲罪又

具相家奸為成

風侵上凌尊賤

臣得不當得之

恩則主日見侵

彼幸而不得

則怨日產

若不得則幸

大日侵而

既起後教段
分析謂非子入
姦祖述此意
倪思曰君雖甚
昏勇有道亦知
法之不可廢至
於法法從松非
貴臣拔危則財
臣貨賂或為惡
告其言美色所
移心一番終于
此自然伸法不
得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其臣而為之
也離法而听貴臣此所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
主而來也主離法而听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
敬惡色告愬其主言賤人因離法而听之所謂賤而事之也善諸君
之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言賤人因離法而听之此所謂近而
親之也美者以功言令色請其主言賤人因離法而听之此所謂美
而淫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听之
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听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
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

當止之心
黃震曰三尺法
王者與天下共
之豈一人得私
為輕重先王執
之政堅如金石
石行之令信
如四時據此之
公無私如天地
故殺之利之民
不怨不謂莫不
虛心以仰上德
者法之所在王
者非有絲毫已
意側其間故也

听私說故辟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群黨比周
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
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又禁之。我公以爲。日盛而公未日。臥觀之不。爲外。並笑。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道明則公去
明故治臣術勝

則私事立故亂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百官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盡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
爭用非以愛主也。以威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
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
而臣卑。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受則失。

而臣卑。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受則失。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
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下情上通中道為左右故夫滅侵塞權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所止此則臣侵上事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滯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
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按式法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不滯意於法之外
舍公法成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曰不為惠於法之內也謹將
者非不能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
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按之以法則姦不生誅之
以刑則禍不起

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臣行君威為兩置
國則如率而置之無不行也

王荆石曰以權
衡等丈為法度
之衡

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
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誑偽之人不可欺其主
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詭譎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
敢擅為非○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
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
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
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
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誑之人不能誤也

世

張震曰讀之令人凜然

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此周矣以黨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此周以相為虐是也有公是之事皆應而不行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多外内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和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于庭也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臣屬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于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其能則與無幾人

同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趋私交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主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奸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姦臣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唯惡之則必

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
姦臣無功而富國

是以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故能而不可蔽匿謂富材之人敗而不可飾也賢不肯耆者不能進而誅者不

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分明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

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不必身為其事且守法則必自為之不勞身也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于軍

而有功者則奉之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

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案

其言而求其實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奉焉所謂以

法擇人也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

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

也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奉故能

不可蔽敗不可飾

少陵壯傑士。正與東之論。彼不肖者。固然而是一通本。其
精實。而此等賢士。而不日與諸君。自對面。豈也不自棄
去。對人。而生之。或也。便食輝而轉。使亦以其實。而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

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

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脩逆誅殺

不以理重賦歛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

無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倪倪傲也謂被民已侵奪墮而傲縱也隨宜因以

添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困若不足。則簡禁

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

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

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察廉

楊維禎曰已意
操切者能乃是
言

王世貞曰此治
道權權雖聖人
復起恐不能易
矣

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居人者勢傷
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豈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
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虐萬民敦慤
反本而儉力謂廉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
合姦然後下從

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
迫民迫則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則淫則
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
謂上有齊不得則難治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
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

止至於利人則上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治國

郭室曰治國在
於富民富民在
於修教古今不
易之論
焦贛曰民性法
易犯敢為敢邪
而不忌者分明
是為飢寒貧索
所迫未有飽煖
安逸之民甘心
於触法犯誅視
其身若若不足
恤者
胡時化曰事論
務農重穀一片
文字
施仁曰連如首
珠散如海濤新

九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
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
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兩居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
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
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
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
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來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
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

而不斯是乃新
品
姚寬曰秦商子
開家報章之事
俱祖此術第流
于詩與耳
王世貞曰漢祖
之王在樹粟教
食善探之與亦
也田許下務農
責粟寧獨治國
為然
楊文惠曰郡縣
刻錢最妨農事
朝勸暮收計利
又倍釋此不禁
則不耕而食者
必多民肯以終
歲勤動之身而
收諸息高利焉
取
凌雅簡曰以下
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
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然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
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農夫終
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
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
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耕耨者
有時而澤不必足雨澤不足則歲凶富有時而澤不必足雨澤不足則歲凶富有時而澤不必足雨澤不足則歲凶富
還其倍價者則計秋糴以五春糴以求是又倍貸也謂富者姦
兩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求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
之至春出糴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又也謂以五糴
亦倍貸之微一也澤不足二妹糴春糴謂以五糴
無時之微一也澤不足二妹糴春糴謂以五糴
之三也下關市府庫之以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

一廝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以徵稅
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信貸也故逃徙
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
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
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
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
佐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通從也四人均是以民任一而得均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
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
勞勤而不得或不能應債粟故粟生而不死者王其生无伏致死者也粟
今无儲至于粥人有不生而致此

子以當食者地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粟也者地之所入歸之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粟也者地之所入歸之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粟也者地之所入歸之

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殛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民化而從俗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

錢福曰引舜所居成邑成都成國就是興利除害專指農說把聖人德化都派成了後引印證偏執失依

變約曰又關主上作歸結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謂神之至靈者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

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

果乎如登於天米明杳乎如入於淵女教乎如在於海

也氣卒乎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

以力止之謂心念德也而可安以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謂其

宮商使之克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

萬物果得以智安物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

也虧自生自成生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

喜怒哀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哀利心乃反濟去六

余有丁曰字上純粹之正氣疑聚者為精而了要哉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此氣最微妙王儒曰句法長短排列精神不見重疊之病

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哀利心乃反濟去六

者則心反守其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
自成若無煩亂乎如在於側忽乎如將不得言心明察
居在其則及其未之渺乎如窮無極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
則忽然而不得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道者所以充形也形目
內而虛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有既
利欲之心則道生而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于道卒乎乃
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則不聞其音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于極則近于心心淫淫乎與我
俱生淫淫乎與我有道德曰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斯序其成謂之
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
九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惟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

調理故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彼道之不離民
因以知道常在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惟尋其終
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以亂道故
惡之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
視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
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九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有根莖花葉而能成萬物以生萬物以成
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天主正平分四時地
主平均生萬物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鳥地之枝葉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回者謀之用也是故

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能正

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定于

中則耳目自聰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思思則

故思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主

也安心之法智過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謂無心於

其度則失其主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

化以易神智也手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常君萬物與心謂有君子使物不

為物使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易得中則治言

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

而天下听公之謂也理心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

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神明之極照乎知照至

明之萬物中義守不惑若常守中不以物亂官貪物則不以官

亂心貪官則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念

嚴密畏敬精將至定但能瑛敬則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無

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

度也萬物得道滿天下晉在民听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于中則自然長生內藏以為泉原茂

吳陽曰聖人之

心靜乎神明之

鑑思慮而物

不能亂常人不

知先立其大以

物亂官以官亂

心華神明之舍

皆物欲維擾壞

塞天而八宮雜

然非作終日焉

悲人也无惑也

汪通坤曰心之

官則思一性一

來而不能思受

心已失其官

非有精想寧舍

之功精神之舍

已不守其故宅

董倫曰心之中

又有心意更玄

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

之而不通則或致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

其力蓋由思之不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搖雖

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心搏耳目之用不

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

傲虐傷害必憂憂鬱生疾憂鬱鬱塞懷不疾困乃死謂既疾而困可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不蚤為圖生將異

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

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

可以益義怒怒之失度乃謂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其五欲去

其二凶喜怒過度皆去不喜不怒平止擅胞不喜不怒可謂和

擅于胃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以喜怒憂患是故止

怒莫若詩太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靜

內靜外敬能反其性生將大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

而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愛慈靜之遇亂

正之請若愛慈則當靜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而勿引來而

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靜則得之

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躁則失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

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永而屯泄

胸中無敗謂膝理丞達屯聚節欲之道萬物不害物無害也

泄散故胸中無敗

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物無害也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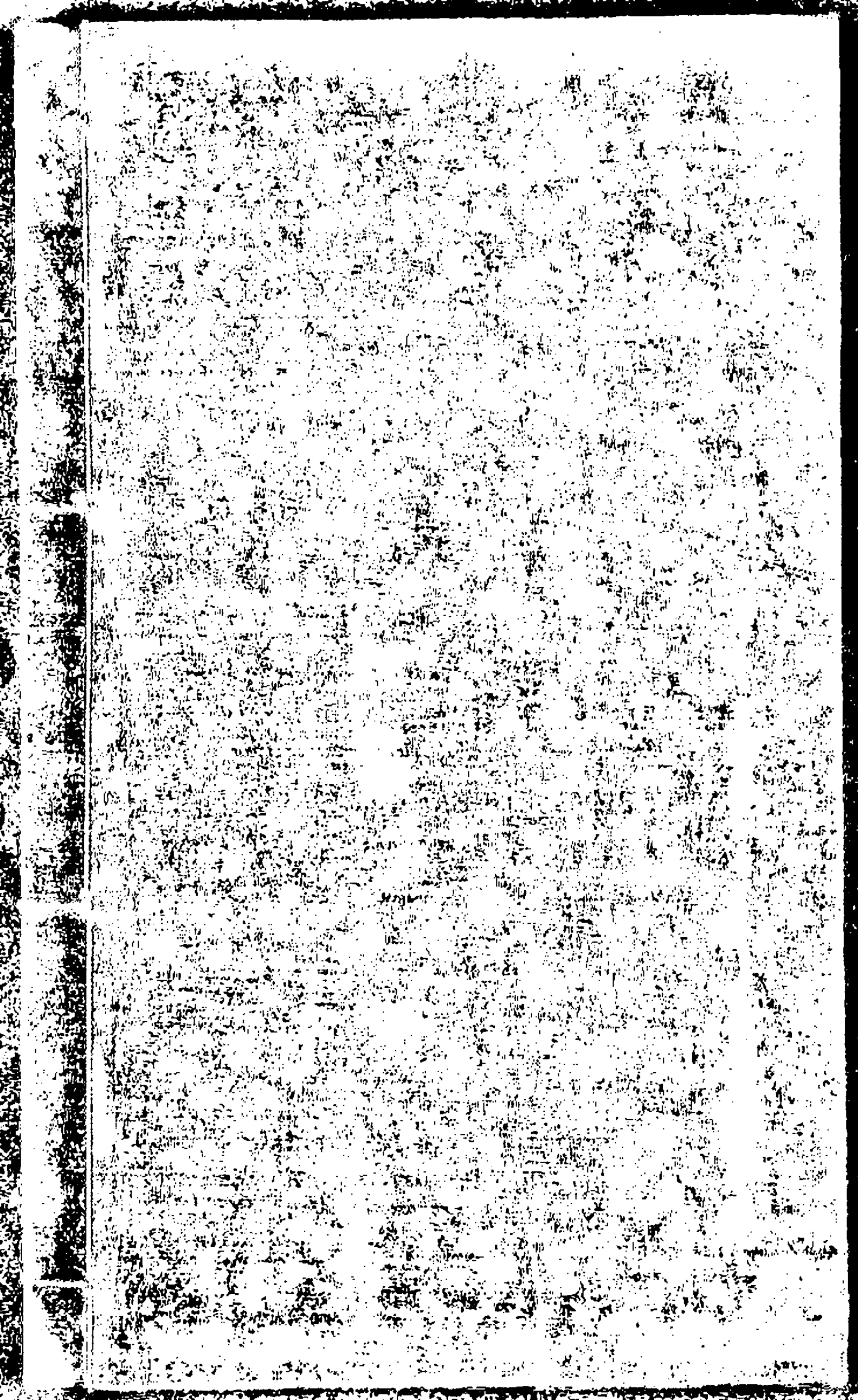
愛知
環境
科学
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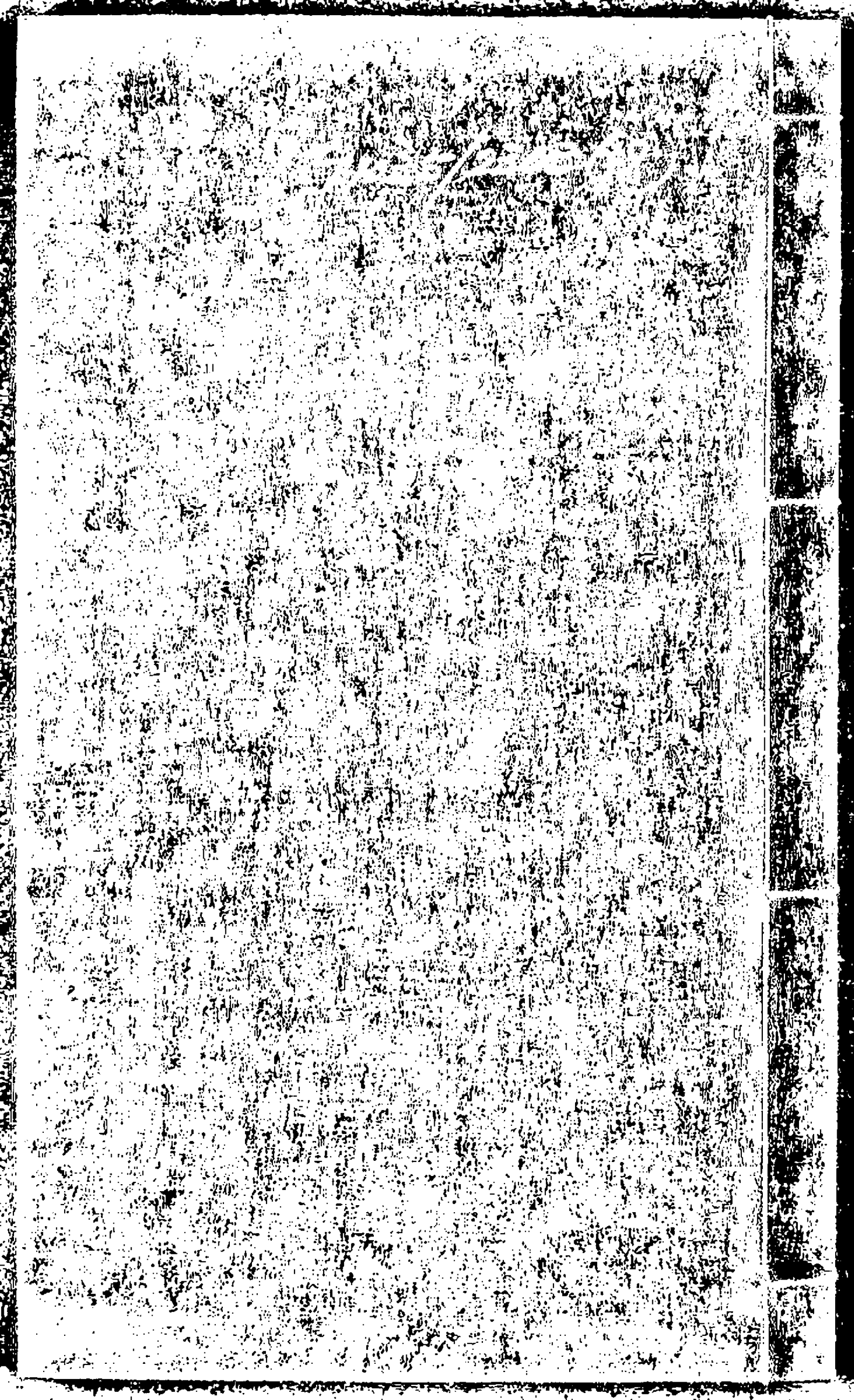
人命關切

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五

重而不壽不終何罪味





MAY 11 1961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景彙釋評十五卷

清佛大學哈爾濱
校印

從吾

焦

端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傑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晏子

諫上

姜至曰此諫也
也后有祖此以
諫泰始皇者
顧况曰臣洪諫
不能使君必納
諫非真能諫之
臣故章以死諫
忠天微安子成
之以調徒遊耳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
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
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之論耳
趙確曰此正
也其言極有
度初言公無
人必言公忘
烈次言垂駕
非未言子美
可錄步數舒
最易動人
李于麟曰聽
婦人至于如
不若禁紉者
何孟春曰婦
為制傳上三
作斷案理正
微更辨宗中
甲行日與段
訊其不能法
以先烈把大
頭腦來說起

翟王子美臣於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屈固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美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鐘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美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脩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許國曰此言重
駕之非次言
射有數十里
者帝曰師行五
千里者行三十
里朕乘十里馬
安之重駕由備
則不便行道致
還則不可知之
何其用之
李金曰重駕非
御下之道且又
以僻示諸侯詞
甚教殺直

霍顯曰危詞駭
人無晏子之善
諫亦景公之善
容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亡國甚矣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无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戚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美而疏嬖人嬰子

二十九年子...
錢福曰其...
皇欲授也...
何異

倫以訓曰...
叙事于左...
與之疑左...
歸之

馬理曰...
意重則可...
君之惑

顧傳曰...
迫論俱屬...
昧者迷之...
然矣

張之象曰...
日我民視...
自民民德...
而維于民...

景公疥且癰基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上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爰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諒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呪雖善呪者不能勝也且夫呪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呪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无罪身而

罪于天矣彼視...
史何以...
信即改曰...
易虐夫矣...
論吾孔子...
罪于天无...
也一說史...
之何

葉海曰把政...
古...
高似孫曰把...
政月旬中...
子修政事...
君疾章花

姜室曰一以...
恒公之事...
鎮克曰民...
也君猶舟...
所以伐解...

所以戒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各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燕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今受相退把政政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已孤與殺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

以我神義之則
為其主政之則
為德夫故君
不可得非千
孟子曰民多
社稷次之君
性此說受也

趙瑾曰小人欲
導君以仁記
創為濤談以君
君心不狹楚
為然

何孟春曰楚
求之陰陽晏子
求之人事

申時行曰君
伸之主而民
望人事修則天

威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
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
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主未至也
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
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后登之
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
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真神將降
福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其德厚足
以安世行廣足以容眾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

命可眷求則有
禘祀以敬福者
果若楚巫之言
楚帝王之君一
禘巫之力耳
也甚矣
許國曰此處正
辨楚巫之妄規
練切不涉浮
漫
李奎曰君非上
聖多為利說鬼
神所惑領資臣
為之輔弗耳如
王且受美珠之
賜而不諫天
之失以愚莊其

錢福曰鬼為伐
曰樂后甚多有

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
天象肯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
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
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惜乎君位之高所論之早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
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
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
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於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
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歲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

此說
論以訓曰早之
為定日天所以
諸告人君使之
惕身修德
祀靈山河水所
能免乎湯
林六事自責
野聚諸亦三日
而兩天果遂耶
還耶崇在高山
廣水是耶非耶

馬理曰讀此樹
懷而然生死齊
妻皆寄焉也何
足甚焉

人卜云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欲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
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
髮天又不兩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兩乎祠之無益公曰不
然吾欲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
又不兩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夫彼獨不欲兩乎祠之
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毀暴露靈山河
伯共憂其幸而兩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
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域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死乎文
孔梁丘據皆後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而顧 丁曰寡人今

張之象曰樂生
愛在觸目與悲
是生死理上動
不破晏子正色
立談直指出生
死為貴獨進旅
不惟可以解主
惑論世教進此
使入於生不二
之門矣
康海曰此篇切
諫知死生之理
二諫知和同之
分三諫知天
之應
高似孫曰此段
即前段之意氣
之振散有生有
死自古達暴
君也不按政

日游悲孔與據皆後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
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
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
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
一誦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於公阜北面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
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
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
執鉞釋以尊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此死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
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

求命以樂其款
至於祈祠什
以與長生皆由
生死之理不明
故也
黃道開曰晏子
和同之辨左氏
更詳
雲室曰成湯六
事自責而大旱
兩太戊側身修
行而桑穀枯人
事可以消天譴
也區區之辨何
祿為耶
趙理曰生逢其
規無思其齊不
得為太公桓公
之齊也宜哉

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訛敢為之公曰據與
我手
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耳則臣酸君淡則
臣鹹今據也耳君亦耳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
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褻去之晏子曰不
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肯彗星之出夫為民之亂見之
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入雖不去
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弁于樂政不節而寬于小人近讒好
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
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沒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
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李季卿曰景公
委之臣晏子責
之君即心與四
支折之委焉親
切
何孟春曰十有
八日而不返景
公之荒于田也
甚矣念并國政
遠事逸佚以同
事責之五子不
過口敏捷結文
過端非而已晏
子口就心四支
上善詞規諷微
晏子齊其可以
為國耶
申計行曰只就
心四支上進說
句句懇懇知納
約自端之義可
為臣哉

景公畋于罾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
不正不革衣冠望逋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
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
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母乃不可乎公曰何哉
吾為夫婦欲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
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
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
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肢故心得佚
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
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

許國曰此說係去勳人聽後優孟東方朔往祖此以易主聰李余曰公之怒不可辭養馬之微不可放晏子乃以不爭之俾君死安殺之使民有獲生之衆所全者不狃一養馬失霍誦曰如此以數其得實以移君之罪所謂度其所及赦者可為諫法

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景公使圍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躬始公瞿然曰後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罪當死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諫下

錢樞曰果父吟二桃殺三士即此

倫以訓曰勇力之士貴乎知所處死公孫接三子不危同之器晏子乃不用寸鉄殺之以二桃所謂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可謂不善于處死矣

呂補曰君子貴義小人尚勇尚勇則爭則殺所及至君上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博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約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仁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害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勦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堂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天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

謂計功食桃安
子之殺三士智
矣哉

馬理曰凡事持
一事心多至于
出乎人情之外
者氣三子托仁
大勇以死直欲
于死中求生自
君子死死之天
現之特闢鷄相
殺之勇耳

顧鼎臣曰三子
之死非其勇
甚矣后法從爭
慕而健義之豈
非血氣之習易
入之心志耶

矣接一搏稍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二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
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後君濟於河
龜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龜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龜頭鶴躍而出津人
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太龜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
不子若功不子逮而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
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
奪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

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
以士禮焉

問上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乎社鼠公曰何謂也
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
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
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竇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
為亂誅之則為人王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
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
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

如秦之趙高之可
之梁冀之末溫
安樂山吳矣
申時有曰社鼠
猛於二者為同
之害云之之權
非人臣所可去
者
許國曰惟好德
齊君人謂晏子
及此之晏子曰
獨吾君也此以
乎晏子曰獨吾
罪也哉人有君
而人試之吾安
得死之而安湯
死之君子不以
及安子首分明
答君言不用謀
士後故也

酸而不售也失國亦有猛狗事用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
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斂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
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墮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
以不送公不悅曰召裂地而討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
以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
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
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不能與
君陷於難

問下

季金曰詞謙而
婉稱諒晏子甚
當
霍顯曰昭公之
論晏子可謂知
人卒至于失國
出奔滅威儀坐
而辨論工者君
手所不取也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悅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矣今得見
而義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
昌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嬰不肖嬰
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
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慘惻行
之尸戚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
患不伐功焉鉅然不消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錢福曰人臣事
君守身之道器
子當以晏子為
法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
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
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

論以訓曰待危
以諛則危者愈
危君子于斯時
審于去就之乎
可也

呂補曰詞不煩
而辭忠臣之言

馬理曰辭而不
繁也

張之象曰此即
上言諸侯向之
時事情勢自力
不能則去不以

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信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
以傷廉可謂不失信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
謂與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
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
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
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襟上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
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嘖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後數

諛待危是也

康海曰此与左
傳相同章法句
法極妙

高以孫曰崔杼
弑莊公獲臣三

人皆從死春秋
不以死節與之

謂三人從君于
死不足以為節
其罪故也則晏
子曰君為已死
而為已亡非其
松暱誰教任之
是矣

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旌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
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後者曰死乎晏子曰
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
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
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
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松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為
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
何不死晏子曰始吾不在也猶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
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
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後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

委室曰叔隄慶
優執劫盟之義
能大如書

碩克曰亂臣賊
子四橫而人莫
之禁可為切齒
痛

趙強曰執君之
賊人人皆而誅
之誰能終結盟
以誅禍其如天
討何

季子麟曰晏子
之下死也一髮
耳君子謂晏子
危矣
何孟春曰華
則敗焉居食臣

出人謂崔子又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試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培其下以甲

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執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

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栝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

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戰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

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

盟不單則戰在
道鉤在心與其
叛君食盟等一

死以留君臣之
又晏子于此分
明知所處死宜
以死生二其心
耶

申時行曰氣變
優然

許國曰景公田
臘十七日不返
夜飲移於臣家
皆是亡行所以
不亡者晏子之

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刀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趙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

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將微有故乎國家將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

力也

李奎曰君有事故非時將下臣家安子也稷自以對君不謀而符俱是達于理非取办應之頃也

崔綱曰晏子玄端操持操戟皆命也操持操戟皆命也操持操戟皆命也

論以訓曰后面斷案按鈔語

呂袖曰叙事簡

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簞簟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稷苴之家前驅款門

曰君至稷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

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願與

將軍樂之稷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簟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

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擊琴

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

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

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亡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

馬連口二子以一言却齊兵折謂強患于未形消憂于先事者

顧此曰稷樽調樂范昭之用意其微晏子典太師觀之若素

張之象曰尊俎之間折衝萬里可見齊人之所係甚大

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

之罇罇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

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大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

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

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

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

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天子舞之今范昭入臣欲

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

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

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而太師其與焉

高似孫曰以地與魯景公之好名處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

黃通開曰史載子叔昭伯善于詞命現不受命數詞維容揖遜持之以理可謂不辱君命得交難之道者

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

精壁曰地理人情未說委曲詳盡令人心腹俱暢可謂忠告道善矣

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臣聞大國貪於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夫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尺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倍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

李于麟曰極有識見

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驪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得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母比諸侯厚其禮母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

何孟春曰結句多侶左氏

申時行曰景公如其能悔于后晏子諫其當達于先其規諷之意溢于言外告晏子者可謂善因事納諫者矣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七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許國曰晏子此語老成深切之言后世人生不

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弱者不問墜迷者

知先而戒木小
兩微杜佳七時
示幸之海如魯
君力眾聞晏子
之論能下惻然
耶

李奎曰修之于
已頃之于人此
顯言之大致也
鈔數曰士須友
以成德言信移
人須美者不免
故借蘭之潔以
為喻

倫以訓曰聖門
之教多術而擇
友一事無日不
諄言及之晏
子亦當時之亞
也故言之胸合

不問踞弱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踞壁之猶臨難而遽鑄兵燹而
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
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
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夫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并
里之因也良二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脩今夫蘭本
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買匹
馬美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顧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
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
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如此

呂補曰此大史
公所預擬者
也晏子誠賢矣
然世有受人一
金之由遂為之
悅者若視之越
父焉何如
馬理曰春秋戰
國時多有此類
越石之請絕而
晏子請之馬援
之彈劾孟公孫
叔之卒之二人
論報收美礼士
之効豈不為后
代之奇節耶

馬臣曰開口便
有通氣象不功
孤媚求容之態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
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
此曰吾為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
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
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中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
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
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詎乎不知已而
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
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

康海曰直會說
得引罪之意讀
之雖然可喜

高似孫曰語章
而有斟酌

黃道開曰此下
皆晏子禮賢之
誠

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
猶且為乘請。獨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
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識其辭。嬰可以辭
而無棄乎。嬰誠革之。廼令糞灑陳席尊醢而禮之。越石父曰。吾
聞之。至躬不脩。途尊禮不受。猶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
以為上客。君子曰。倍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
厄。而反詆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揚雄曰。越石
御妻太史公使
取此小傳以三
字其詩也
美至曰御妻以
辭去。激成其大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後門問而闕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
駟馬。意氣揚揚。其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

相御深抑損而
死。其志晏子
以存。舉而充揚
其善。三人皆人
傑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
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
薦以為大夫。

顏元曰。當時將
士抗古。臨敵數
晚。王侯卿相者
多矣。派子午既
文章條理。可以
補固。則其交談
之閒。豈不能伸
眉抵掌。放歌憤
而不能言。又其
假此以諷晏子
下。齊好士之詞
色耳。世未有也
士之雄。而不能
言。豈亦未有能
於我。况乎齊人
之懷善而死者
乎。吾所以不得
睹者。豈不多矣。

燕之游士有泚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臣
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
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類。然復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
而坐。嚴朝移。昔左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
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途也。泚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
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彈其言。
於我。况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

類而論之
無一奇者此可
為之

季子諱曰札何
可以又起者尼
子猶為之况視
夢國自所尺鉅
寸于痛抑庸何
傷乎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廳屋斬直經帛杖管饌食粥居倚廬露寢告
枵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
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
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襟下

何孟春曰病則
多憂慮此人之
恒情惟達于死
生之分者反是
中時行曰反其
書謂論關占夢
之書也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間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
與二日間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
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昌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
與公間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何為也占夢者曰

諸國曰世修之
人平日不能謹
疾至于病始或
托之巫鬼以信
其術亦差有少
効非巫之能已
病也彼危疑之
心托是可以少
慰故或謂祭適
理則疾愈而巫
神如占慶是笑
季金曰言以人
而信古今之通
病也

請反其書晏子曰母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
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間而不
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
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
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
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
公兩賜之曰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諸國曰此後二
夜言其滑稽詞
多慨惜其東方
生之鼻祖乎

晏子使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此方辨於辭習於礼者
也命儻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
請見晏子楚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又曰天子請見

論以訓曰其亦越國方有此等稍道中國靈異之別也

呂補曰詞办而不煩君臣之助

曹然晏子其贊

馬理曰言办而辭于斯時不碍

不尔也

頤出臣曰敢語

善張大齊田可謂不辱君命

張之象曰楚王此問暴慢无礼

甚矣晏子亦以傷傲應之力而不屈群而有休

晏子覺然者王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則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後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後此門入償者更道後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有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取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

康海曰用等甚絕似屬實心

高似孫曰卒然之頃座客風生

黃適開曰參座

如嚮而談論雖

當非亂是術黑

白之傳曰

美生曰照刺楚

國尊晏子其國只

在數言坐論之

詭低白病耳

欲辱之何以也左右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

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

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

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

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景公使晏

子於楚楚王進橘置飢晏子不剖而竝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

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

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季子麟曰前位
米道召命參列
國有常制君子
不宜于僉約
然有甘下苦
所見无字款以
隱君之賜浮之
是小人穿窬之
類也何孟春曰
晏子之僉分明
是矯景公之套
无字細人豈足
以知晏子
申時行曰句章
法森然嚴峻
諸國曰意氣終
切器局廣公
此可以相愛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
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
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
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万以
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
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
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辞乎其辞而後飲乎公曰辞然後飲晏子
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
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占之賢君
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

節曰
先導取此篇絕
妙點讀方知其
佳

李金曰晏子陳
說大卒多如此

總毅曰首尾俱
在隱君賜一句
是應答之根著
處

倫以訓曰以款
字生出一段談
論甚妙

呂補曰晏子辞
色分明是出于
至誠非辭之以
為名者

馬理曰意與公
似許魚相同

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
隸臣之所職若內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
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
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
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
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耶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
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卿殿猶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舉吾一邑
不受卿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子之相宜之系
劉述言王頌故
言數不之述如

受命

十萬分一微意者皆以之六而嬰之新亦即姑具其品之
時受命下結之極也皇之聖人十萬分一夫受命
中皇公諸侯之子曰晉昌大皇帝公以書封王百提督則不

文中子

王道篇

子文中

曰其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頗綱川六世矣上黨有

不篤於斯文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進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

其道也志蓋先王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信推移之理竭

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矣

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

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榮太矣安康獻公之述曰興

極譴義九篇譴音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

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王至銅川文中子世

馬理曰三箇誰
行此一篇綱領

○文中子

敬述言王頌故
言數不之述如

哀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比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居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元經春秋吾

得皇靈譴蒙焉去就適中吾欲續書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化信推後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曰然子謂

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為史通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

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職也職不之其故曰分文中子曰

世

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夫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楊帝幸江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却也晉分陽子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

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曰是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根以伯王道維根以伯王道維機順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

振其請示六代註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見上

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也故且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漢惠帝永平元年至西漢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

經可待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

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

王出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後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人

不知代行商周之法謂東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群公上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

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元經行禮法之皇極

深乎耳拜而出以告董生曰仲尼沒文在於茲乎文中子曰卓

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

經皇始之事歡焉門人未達叔恬曰王疑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

忌而恐出為大原令王氏家書稱大原原之府君夫子之歡蓋嘆命矣書云天命不

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教黎

之也人其子聞之曰疑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

皆請見楊素字處道武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

頗自負二人知文子與之言而有夢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

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藥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

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

無禮無樂無文三者大而王道所以不興

所以憂也禮樂樂則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于椽瑟湯之什湯人周室大壞之詩也天正傷

蕩吾細網文章門人皆驚焉哀帝將亡

思而欲出為大原金王力
然皇故之重湯湯門人未致其計曰喻史解
若鳳下之重其折之而盛平則之四吉而之四凶喻中
然平其折而出以重其三日中以重其又升外於之重中平曰

天地篇

王制百曰此言
安于各有其長
廢俗各得其偏
而木協于中和
故下言禮樂未
格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
所為乎物之所從仁者壽其志我之所為乎我志厥物力

子曰義也清而莊莊義傳未見清靖也惠而斷李道本名樂師

其善論矣惠物而重斷威也和而博實威字文前實后從收也曠而肅收

體廣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忱禮隋隱

厲志肅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微也直而遂魏微字玄城

太雅深而弘溫大雅自考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

正若違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溫彥博皆為僕射或為

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太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
則相也然各有一德而未成全才故曰樂礼未備或曰重常何

如陸曰風化太
歸綱之旨也
於非惟情五當
之本也

王元澤曰貢告
也教錄竹則知
衛風歌聲則知
知索居都大卿
錢籍宣子宣子
曰吾以知鄭志

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為
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
群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
年天下稱為得士然使非吏隱
非隱是
密而已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
義則吾論之孤處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
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劭下述沈謝魏應劭劉公幹
梁沈約謝運靈分四
聲八病四声韻起自沈
約入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語婉為
柔病處則清病處
韻音若墳廬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聞諸夫子有
言曰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辨淨失故小人歌之以
責其倍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々馳

孝子曰此一
段說論詩有補
於風化見魏
未流之非曰天
子所稱意自可
見

郭守益曰至孝
近王至孝近伯
推王道於天下
則可謂君子

騁乎末海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
平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
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畫在是矣汝從事之無失也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
疑皆天下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遂果行也
擬謂擬行也若並行於時有
周舍焉遂行
擬執子謂李靖曰疑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
曲
李靖問任智何如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有仁為賊盜
亦
有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異端
害也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
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天子曰恥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
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
則天禮曰安則父父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

許國曰國以民為本何以守位
曰人與民之為貴而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其有見于此夫

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于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揚公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至誠不能苟安非其道無為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李密出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顧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儉容不慢子曰吾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合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

王世貞曰此見相之不可無也非耕而何以祭祭祀成賓客耶

楊維禎曰此告以祭之禮見祭者稱家之有無不責乎祭也

馮敏吉曰皆尚然溫矣先點戶素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算術韓之

無所逃不仕即農四民何逃天地之間吾得此乎手藝蒸釜場歲不過數后以黍祭祀鬼祇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節用有節不薛方士問荃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廢也不居良田妨農也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達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悅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畧為符堅相議赦而青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

近人文乃正

學厚于周法非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人隋文時作

道故云太平則亂魏徵杜淹重常至子曰各言志徵曰願事

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

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天

哉吾過常也其道入性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

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絳州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

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天子載造藝倫一匡皇極微夫

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書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推子曰蓋

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

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將此者吾惜

諸伯秀曰此一
不說將興之國
而將敗之國不
可與一也

其不得用保自
書案在內

其不得用其不得用保自書案在內

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子曰三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

之乎之往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

內刑義若武帝帝敕釣弋防侯族之亂公若明帝其後其後簡其刑清

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三志其有以結人

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淳則舉漢子曰

王道之駁久矣禮樂甲以不正乎大義之無其美詩書可以不

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

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道甚濶不可格於後後若無聖夏商

之道直以簡故以放絃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

陳后山曰禮樂
至王道寧則各
漢魏伯道級不
及二代

呂補曰欲見三
帝三王而不可
得思政而漢世
不得已而及思
其空言

申時行曰周公為政仲尼作述萬世而下幾以如矣

唐荆川曰按華生雖不證理而未敢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義

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有姦臣則無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君之心雖制矣。公所為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為。子晏居常實威侍。子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矣。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政事者。吾不待而見也。特異。千載而下。有紹尼之業者。吾不待而讓也。仁。子曰。常也。其殆忘志乎。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思則或刻。妙謂幾微也。知幾則神。外微物理而後彼用也。神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

何孟春曰程元董常處劣大教如此

許固曰此猶類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

陳道詳曰才何餘而過不不足人而人之如此

至上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之性。必也其志乎。時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董常問之說。知自至。人不達。若防魏尚未知彼。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收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也。遺道德。遺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山專至一。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規輩類非時中。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又父道衡非華見戮。收通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審明其才。富其學。賡或問其道。子曰。

焦氏曰范甯字武子為公孫氏所別左氏失死公羊天倍各誤失短皆詰正于道耳

國知微曰孔安國家藏利斗尚書以今之易之刻款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圖書

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其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著者之道仕奸雄之詞漢書又復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好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任人權衡法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無微非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祿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喪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

陳壽言曰時之在師者存已所傳有限所傳無窮故周師天下仲尼自謂之仲尼師也仲尼自謂之仲尼其道不天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遠于道也故其有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屈之安則取之左右逢其源然學不可無師而時之不由師也

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言無師子請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慙然也七代註見上逾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蒼頡訓纂沈默靜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楊雄之學大抵好奇愛艱苦曰其道何如子曰清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較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當觀其所與與者觀其所取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西者可以知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去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大和詔用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

集注曰知仁未
見其信記能臨
信而廣

矣銅川夫人好樂子之
子始述方收述非事親
不服為也芮城府君書陰

陽子之兄也為芮
子始者曆目且曰吾恐所著或費日也聖人
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曆
日怨門人物忌妄習災祥故特云但費日而已子謂薛知仁
善處倍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銅川府君以
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後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敢問化人

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後而興焉非爾

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

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維建四百餘載魏晉

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明周漢之末魏晉
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

曰蓋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北有先人之塋廬在可以避

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

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

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

易賓尹曰無私
無偏正心正道
盛皆事君使人
化人四公礼樂之
大要也

陳后山曰不事
王侯高尚其志
文中子有焉

寄者曰此一役
寫不仕之志懷
守其言較非其
色所崇在也何
天子不為臣諸
侯不為父之

象

申時行曰素志
既不住又勤人
君正身以統天
下事君之忠保
身之智兩得之
矣

湖望錄曰按光
字孟元是武海
書周公和成王
間以賜光光足
忠輔之昭昭相
立昌邑王有罪
二千降光
張之而官宣帝

其人怨以詠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
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是國掌
命楊愔字導彥文宣時為尚書
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為不終吉有賢臣
故不亡
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比山丈人謂文中子
曰何謂違違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急也子曰吾不度不執
不常不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
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
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
音姬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
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
盡役之乎謂子
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役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
尼與何條丈人已來

生元澤曰以卒
明說教守之不
可委易以委薛
仲尼來証他極
尚人非孔子之
聖安而必其月
之已可耶

美堂曰教易新
使不崩送故乎
新之使然也君
可者任司以成
結司新匪良民
且得惟懷之問
矣無定民之說
猶未至也

不相役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役乎以問至人無
名還役隱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
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
曰堯舜三代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謂
行秦苟
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仕稷焉諸侯稱邦
卿大夫稱
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
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賀若弼請
射於子敬必中弼字伯輔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生宴突厥人
而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
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
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悔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
荀悅史乎史乎史謂陸機文乎文乎
文皆思過乎矣子謂文士

朱之審曰此數
人者或以徵或
以增或以益或
或以損或以或
或以或或以或
或以或或以或
約焉則謂之能
文乎可乎

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
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
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
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
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紅總
說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亡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
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昭子仕隋尚書者子使姚
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遠或曰僻子曰吾待後
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乎佞者必也愚乎愚者
不妄動吾惡乎豪者必也悖乎悖者不妄散俗音子曰達人哉

王荆石曰論古
史今史古文今
文俱有識見即
聖人嘆焉猶及
史闕文之意總
是嘆古今之不
相及

山濤也多正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
賢矣子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
建魏祖欲立之太子植不自彫瀦飲酒晦迹兄
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諫兄耳子曰君子思
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办道今之史也
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
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
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
四曰歎續更風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國興政家殊俗詩人哀之
其士使達此安凡此四者或勉焉或美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
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于王道

二十九子曰
衡曲直繩墨
是折衷以歸于
中之意

焦流曰此言列
國之風變傷而
不怨即縣之政
更然而不傷

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
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
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
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
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
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曰相安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
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
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
執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亦也苛
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
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
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乎民君本國諸侯亦
猶諸侯君天子也吾得

郭子玄曰叔達
可與言政本於
京自新者以規
正后處所謂適
以德勝以饒其
府曾子告陽膚
乃上師哀矜之
意

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即縣長下而
猶去也言終替去吾將
賊去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和家有社
稷之故六代之
季仁義盡矣叔守無
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不以正路
使人由之子曰變風
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
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
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
不迨中者也陳叔達為絳州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
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道之以德懸之以政且觀其後不亦
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礼如何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

其口自新以
其居其善下
其民者其直文
其子以可言政
與之

王維禎曰持已
以非接人以恭
日用以儉三善
爲美

作也大。麋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損之可也。刑不溫也。則損。衣弋綈傷乎礼。礼象夏也。君不以中焉可也。不偏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於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礼。結後必格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礼樂也。論而不敢办。論法華。敢办與。衷之極。吾於詩書也。辨而不敢議。办治乱之道不敢。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圣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章。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與訣。不可驟窺。是故有可以述。可以論。則論。办。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重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子間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然而不

禮記曰此文中
子門人記其間
居之容衣服之
制如此

又曰禮記之後
古制如此

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挈無長物焉。長刺。綺羅也。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子宴賓無貳饌。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易者。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有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甸。反必後。未忘。子之言應而不倡。問則應。倡必有大端。入所不及。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與。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早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釜鍾。以往曰。吾非後大夫也。釜。鐘。亦器。非。大夫。則後行。銅川府君之喪。表。父。表。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墓。具。曰。

非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惟車而載。飾謂漆飾也。余惟二

者皆從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夫子謂芻靈者善調通者不仁。

乃不怡于既塋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

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票

言人動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為城府君起家為御史

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甚

則曰何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為之內。直而內至。行之以

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童常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也。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

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

又曰婚嫁不向財如斯

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後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

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

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誰矣乎。子曰。

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其養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祿以

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

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獨不介意也。內實達天

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戎亂不作。深乎深乎。

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

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元功作五斗

先生傳。王結字元功。通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爾忘天下

介正春日大抵古者之時其信醇醲其飲食服用尚儉其仕輕利祿尚簡助揚名宜文中子之反古云

乎言未

能

忘天下緩心敗倫吾不與也

責其敗人倫之法

宜天中子之
以解尚極領
出尚與其到
緒其後身
古之其其
有亦曰六加

也子曰古之山也以其直今之山也以其曲其曲者年子曰
其曲者年子曰其曲者年子曰其曲者年子曰其曲者年子曰
其曲者年子曰其曲者年子曰其曲者年子曰其曲者年子曰
其曲者年子曰其曲者年子曰其曲者年子曰其曲者年子曰

周公篇

陳道詳曰周公
攝錄管蔡曲而
當也武王若伯
禽松而恕也曲
而當于理窮矣
私而恕于性天
失理則性上則
天則命此所
以為恕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

當丁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曲

曲而當于理窮矣私而恕于性盡矣理

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人矣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

潛其弊也寢

潛寢省也

豐豐焉若寒者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

其由也

豐人循外不絕貌顯諸仁則

溫彥博問稽康阮藉何人

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

談名理不窮其變或

曰何謂

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

道不足則介故曰不足器

曰敢問道

也子曰通變之謂理

可以變

執方之謂器則方

也子曰古之閑閑人也

閑閑

閑閑

也子曰古之闐闐人也

闐闐

闐闐

也子曰古之闐闐人也

闐闐

闐闐

焦贛曰語有云
以教者待以言
言教者訟以言
化者盜賊之所
以興以心化者
盜賊之所以息

子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已陳守謂薛生曰吾
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
生叔也夫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彼以心化守曰吾過
矣退而靜居。思行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
二子房玄齡問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幽州
同志使于天子回唐為公孫瓚所害疇哭廢墓而牧刈廢使人奉
而去魏相欲封疇而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欲武德之舞勞
而决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千戈謂曰
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餒天下乎。漢文帝帝廟奏昭德舞狀
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
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
樂舞象為其變在文武相須

焦贛曰九流一
儒家二道家三
陰陽四法家五
名家六墨家七
雜家八雜家
九農家

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大武之未盡善又矣其時乎其時乎。武
革明一時之所為子謂史譚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
故樂所以未盡善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言之哉。遷謂九流與道猶五方
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于儒矣長者言則道無不容無子
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非之非真儒通變不能及此
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
教子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事與之共言九流哉。
圓無執張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
機發又中五皇靈六三德七稽疑入庶政也杜淹問佳浩何人也子曰迫
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程元曰敢
問龜風何也子曰變風也。龜風為鄰周姑與之地元曰周公之

宋之書曰夷王
下堂而見諸侯
周始衰微國風
遂變不復推正
矣

鄒子益曰魯仲
相齊以成伯業
王猛輔秦以安
中原

際亦有變風也。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
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騰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情發乎至誠也。正乎？禮元曰：龜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龜義是卒正之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龜風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龜正之者，周公也。歌曰：周之末也。七月陳王業，後纓公刻之木。嗚呼！非周公孰知其難已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龜遠矣哉？周之詩不繫周而繫龜者，正其本用意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自夷吾相桓公，伯諸侯之力也。故又曰：知之。符秦舉天號而中元肅，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子曰：或曰：符秦逆，東晉在而堅借號是逆。子曰：

楊道實曰：此見
命書公而不書
私公，則天下諸
侯順之，私則天
下諸侯抗之，其
大勢不過如此。

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也。符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在下。昔周制至公之命，成王命周公五侯九伯，汝寔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以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故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心而事紂；齊相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堅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業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其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陽，與文物。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川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矣。溫子昇字鶴舉，字魏國文。

翰性沉靜而厭煩亂後與元瑾謀逆坐誅
永安莊帝幸號也特魏國大亂切齒未詳
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

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川府君勤三事績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耳

魏帝室垣入關依字文泰字子覺建魏相周子之家廟又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

忘先人之國穆公虬自朱奔魏自是南坐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

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帝諷宴之一王孝逸

謂子曰天下皆爭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已曰利子曰舍其爭取

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

曰樂閒居退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孟子

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聞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

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頗冉之罷也徵

王維植曰煬帝大業八年征遼
三萬萬無益陷
九年又征之山
東始亂十年又
征天下遂喪益
諸子為曰惟德
勳民先遠不屆
禹乃班師振旅
大旬有苗格於
心豈使稍亂國
曰臣聞詩天兵
者為騎兵兵驕
則滅非但人事
乃天道也

蘇潘曰安身儒
士守四方此
心不志武備而
在維伯也漢武
歌曰歡樂極兮
哀情多此悔悟
前過忘刑哀痛
之語也

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

生是三才也疇屬布衣也道無天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

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典孝校然好自吟伐子曰何

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固不可不述也註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

爾以仲尼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炫退

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唯入尼父之門矣煖

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孔樂本乎情也無邪則貌煖

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孝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

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

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

存太古之教非適時齊戒脩而果亡非釋迦之罪也老氏本空之典晉賢蕩然故亂化倍之才梁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處行之法聖人非不知太古主惑焉故亡而應物致理必有致焉晉賢蕩梁主惑非聖人之制也故虛行者尔或曰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泥猶溺也去聲軫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無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夷不乱華古之道也字文儉子曰君子儒也䟽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倫事見銅川

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無而不轉胡髮而不冠夷不乱華古之道也或問

字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畫之所深乎
水見 銅川

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游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帝榻

將遊江都瞿然而歸曰靡々樂也紂作靡々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

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仕官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

子曰誠哉信有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

死何如或乙六反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asymptotic behavior of the solutions of the system (1) as $\epsilon \rightarrow 0$. It is shown that the solutions of the system (1) converge to the solutions of the system (2) in the sense of the weak convergence in the space $L^2(\Omega; \mathbb{R}^n)$.

死何如口噤死攸主國乙六反子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

戔乙六反

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

武河文海心六及子白望以林報或以即首力

韓子

名嬰博通典故尤長於詩著韓詩外傳予上大夫多宗之摘其引傳及數詞美雅奇九條

傳曰水濁則魚鳴

亂貌令苛則民亂城峭直聳

則崩岸峭則破

異起削刑而車裂

異起治齊侯刑卒為斧誅

商鞅峻汰而支解國水為之赤

後為秦君之所誅

治國者譬若手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矣

漢章帝朝陳寵

上書言為政猶張琴瑟

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

御馬貴有緩之緩不

過百里無聲之聲近及四海

柳子曰魚聲之樂乃謂至樂

故祿過其功者削

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

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收弱人可乎

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

陳止齊云燭灸刻錄為之性雖纖音真虧木之質言法之不意可苛也大都此意

湯誓尹曰申徒狄赴海受桀安可以聖人仁士律之

田大年曰夫既以申徒狄為之聖人此又云之而木仁意覺字

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四君皆以諫諍身卒亡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者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庶矣如仁。欵則吾未之見也。

鮑焦衣敝膚見音本拏奮音本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

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

此。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不已者。喪行也。詩云女也不喪士二其二上

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行。喪毀廉然且弗含惑於利者也。

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汚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

世而持其疏。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嗚

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疏而立

錢福曰此與申徒狄投河意同皆非金貨中正之道

翁正春曰此亦所謂愛婦不恤其婦而愛余苟之懷者

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庶天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語云太鮑焦則則斯可謂不祥矣。

惠監門之女嬰相從。續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為而泣也。嬰曰。

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

子為為泣之。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

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轡音展吾園而食吾園之菜。蔡來是

歲吾聞園人匹利之半。引宋一事見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

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

是也。兄死者我也。又引越一事見由是觀之。禍與福

以下方証已憂衛世子意

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在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

呂補曰：此目若史，持抗。

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楚莊王聽朝，罷宴樊姬下堂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

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

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

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音則得

為質于秦，將地歸，謂羈氏曰：與子歸乎？振衽席，戰國策曰：為君拂衽席者三年

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

王，與妾同列者十人，賢而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

敢私碩蔽，蒙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目楚數年矣，未嘗

揚雅積口，雖風陳令尹，非齊其資於人，庶矣與？周姜詭，皆倚其而資一轡。

見進賢退，不肯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王世貞曰：前及特用賢，一旦及故率然，後貌信於手，則無及矣。

高橋臺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少木根

芟淺，未必拔也。詩云：枝葉未育，壞本實先。振也。飄風興，暴雨降，則拔必先

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

有非譽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

唇，利害切身之喻，出漢史。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

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

呂祖謙曰：此等切身，遂指于治海之外，難矣。

是為口人君用
資其資其資則
資給為國家用
矣
然則聖者堯也
歸功於君
三字亦奇
仲來

王傳曰晏子不
殺崔杼之命給
仁者勇者歟

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后稷教民。治禹聽訟。執中。皋陶也。明刑。然而聖后者。堯也。歸功於君。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

崔杼殺莊公。合士大夫盟。者皆脫紼而入。言不疾措血。至者死。插血。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立兵將推之。典行將鈎之。典行將鈎之。五兵戈戰之。典與。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憂憂膏肓。延于條枚。惇惇

其誠曰山林
則之言雖佳然
不知左氏所云
為杜撰死則死
之為杜撰死則
士之義王而心
直也

王傳曰田饒
魯人燕與介子
推入山同背
哀不能用之
始旋梅之手
其何及矣

君子求福不回。言其德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椎之。曲兵鈎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綬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公之。詩曰。素餐如濡。洵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祭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擊矣。高飛遠去。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以雞喻已。百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雖有此五德。指文武。君猶曰淪。淪音。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魯意。夫黃鵠一奎千里。止君園池。食君

吳懿、馮君泰、梁魚、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論已

之燕臣將公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享言也。田饒曰：臣

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言藉其食也陰其樹者不折其枝。言藉其有

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

盜賊。哀公謂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戒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

悔其後。何可復得。

天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氣剛貴以智慮潛

深則一之以易諒。以成勇毅以果則輔之以道術。以制之

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便速不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高

則不弱容眾好散則劫之以恩友。疾之以師友怠慢標弄則慰

陳碧虎曰：得黃
老之術其言前
神世教

王世貞好一
字淨心之旨

長壽曰：以醫
人主亦神聖工
巧之法與七
同意文更顯切
與矣

之以禍災。謂之以禍災愿婉端慈則合之以禮樂。賢朴而又文

九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在禮莫優得師。其次莫慎一好。其

心志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

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十二種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

痿。音委。失。疲。逆。脹。滿。支。四支。不調。膈。方。胃。膈。而。煩。

喘。氣。煩。帶。痺。風。受。風。寒。疾。此。之。曰。十。二。發。皆。醫。治。之。何。曰。省。事。

輕刑則痿不作。魚。痿。疲。之。疾。魚使小民飢寒則瘳不作。魚。瘳。之。疾。魚令

財貨上流則逆不。魚。逆。抑。之。疾。無令各廉藉舊則服不。魚。服。之。疾。魚使

府庫充實則滿不佐。魚。飽。滿。之。疾。無使群臣離之則支不作。魚。支。散。之。疾。

張洪陽曰上疾
醫因其安醫人
信矣

王荆石曰希教
學相成之機詞
峰峭拔

無使下情不相通則隔不作之疾無壅隔上材下恤則方不佐之疾無
疾之疾無壅隔法令奉行則煩不佞之疾無壅隔不使下怨則喘不作之疾無壅隔
使賢才伏匿則痺不作之疾無壅隔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之疾無壅隔
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
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劍雖利不厲不斷之疾無壅隔材雖美不學不高之疾無壅隔
雖有美酒茹肴不啻不知其旨之疾無壅隔雖有善道不學
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
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

楊維禎曰桓公
體九九足以伯
至其梅福書生
謂其款以致大
也

胡特化曰徵者
希棄大者解體
郭曉說無昭王
蓋防此休

老氏曰公儀子
以無私相惠
老氏曰公儀子
以無私相惠

齊桓公設庭燎音了庭燎大燭也同動氏掌之為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
至於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九九小枝也桓公使戲之曰九九
足以見乎卸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
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有以不及君故
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
不讓礫石音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
于薊危情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
公議休相魯而嗜魚音食而甘之口一國人厭魚而不受公儀
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明魚受魚
免於相以私受則不能自給魚雖欲長嗜無受而不免於相魚可將乎

揚道員曰句法
逐逐可愛

全其長自給於魚魚可常給此明於魚為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無私欲故詩曰思無邪無私之謂也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時負成王以朝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

十人周公禮以為師所友見者十二人之為女窮巷白屋先見者貧寒之士

來就見者在宮朝成王封伯禽於周公誠之曰往矣言伯禽子無以魯

國驕士言先以封魯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言其

又相天下言其吾於天下不輕矣言其至尊貴也然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言一沐於三次握其髮一食而三吐其哺以延迎賢士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

經傳曰夫人驕則自滿謙則受
益周公之初
戒子伯禽詩於
謙德一語古執
之乎宜重末之

陽貴曰曰意
詞義上

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恭以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儉以

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卑以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畏以

聰明慮智守之以愚者善藏智於愚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藏

於拙夫外六者皆謙德也太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曰斗德也不

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以桀紂可不慎歟故易有一

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易之一夫天道虧盈而益謙盈者虧損之地道變盈而流謙則

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者受福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

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皆盈則必示不成者

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謙則亨可詩曰湯降不遲

翁正春日謙之
一字持身明訓

聖教日躋教與日俱升誠之哉無以魯國驕士也應首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以

餘騰口臣品意
其區區然

反覆啓告其是謂大忠也忠者以德調君而輔之以德成諸其

是謂次忠忠者以諫非君而怨之致君慈怒是謂下忠也忠

下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假公濟私偷合苟同近君依阿以持祿養者保位

是謂國賊也賊害之甚者昔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周公負成

郊風陳魚逸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管仲相桓成一子胥

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子胥諫夫差遂觸其怒賜鴟夷而浮之江曹觸龍之於紂可

謂國賊也觸龍曰逢迎声色狗馬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函賢不

宵之效也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以射遠中鏃

與魚兵等耳雖有兵亦無所用也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魚民等耳民亦

禮者治辯之極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

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

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

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

鉅蛇慘如蜂蠆輕利剗疾卒如飄風然兵始於垂沙唐子死莊

躋秦楚分為三四者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

也一改言堅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綠之以方城限之以鄧

餘騰口臣品意
其區區然

矣子用日鑿石
愚民惟在善用
之耳不然何須
藉不階尺寸而
能堆視諸侯惟
陰驅市人而勝
淮上耶

王元澤口古者
治又本于禮也
之爭以為固也
尚矣舉堅甲利
兵與高城深池
與嚴令煩刑皆
不足為尚蓋見
惟禮為強固之
本

黃道開曰此數令煩刑不呆為感者

許國曰正由其道則行王公由之以一天下者此也

林然秦師至於郢都音焉即楚地名舉若振槁然史記云勢若摧枯振稿是立魚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城深池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易其命然周師至今不行乎左右而且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三段言嚴令繁刑若天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謳歌之遠者赴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郭子玄曰權力排斥十子之言倡明聖道以一世居此傳之有開世教者

中特行曰斗京更道之論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以已之說文姦言以已之說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從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研鄒析惠施之徒也皆飾邪文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是非者聞見雜傳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接舊造說自為工自工道無所遇不合而人相從而合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人持所見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正紀一統類化群齊言行端言群天下之吏傑告之以大道明吾道教之以至順德之行隲要之問一室之內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法先王沛然平世之倍趨倍之

焦弦曰此即修其本以勝之

趨工說者不能入也。自工其說者不得亂其是非。十字者不能親也。無置雖之地。貧無立雖之地也。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彼說不攻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不至欺惑衆愚以亂天下。聖人之迹著矣。

聖人之道大明千萬世者此也

南苗異姓之韓猶太羊也。異類之韓猶太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

王帝曰魯魯雖無深味句法正見古雅

舊修質習。貴易性而然也。貴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成自然。夫狂者自斃。忘其

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

者齊言。習使然也。習于楚則楚習于齊則齊。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

暢於筋骨。如筋骨之快洽。貞於膠漆。如膠漆之不可解。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

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孔子見客上太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今其心類乎其口。仁

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言者德之聚也。顏淵變然變色曰。良王度尺

陳惠虛曰王德山輝王德澤細世之有德有才其德不彰約于世托

王可以。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即韞之至深其光不可掩。良珠度寸。可

以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即韞之深淵其瑩不可掩。夫形體也。色心

也。閔上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有睫著之矣。有美彰疵瑕在

中。則眉睫不能匿之。有必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守若又形諸

也。

王世貞曰先以御射引起大端而後復分飾者其能具能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周穆王馳八駿日行千里以造父為御。魚車馬則魚所見

其能具能。弄天下之善射者也。有窮后弄精於射法。無弓矢則無所

解之助其文錯綜橫述漢文之不易研者

見其巧藉弓矢以顯其技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

所見其功藉有里以顯其才夫車固為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

父也非直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非真羿用

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非真儒彼大

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

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筆答音重茹秦始皇嚴刑峻法以籠制輶

答天暴國以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言有類言有倫類可考

其行有禮行中矩矧其舉事無悔所行合心其持檢應變曲當咸當與於理與

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

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

吳陽曰以下條分儒者品類可見大儒之可用

苗



然以富利為隆惟知富利為隆厚是倍人也逢衣博帶逢大也畧汰先

王而足亂世術謬學樵直衣冠言行為已同于世俗而不知為

惡也言談議說已魚異于老墨而不知分不辯黑白是俗儒者也此俗

儒不達于時者所為也法先王遵先王之道一制度守成憲言行有大法而明不

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此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

也性雅儒不矯世以誣俗者所為也汰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由博反約以一行萬

以一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恠所未嘗聞見

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泰然如合

節符是大儒者也大儒則傳古通今也故人主用俗人則禹粟之

張洪陽曰歸結人君用儒大有効

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
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于
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公可謂大儒已矣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色雖鮮明有時而改豐交茂貌之木有時而落木雖盛

有時窮則反本非務本而已將以止惡扶微道足止和扶衰紬繆淪非調和

王制石曰物恆時矣而道不可復生皆謂人應與大史異同

陰陽順萬物之宜也道足以調災輔相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以丘山高于臺榭所見高故謂

揚雄曰詩詞之樂遠見平原高望博觀之樂

之樂謂博觀平原高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以川澤博

之樂謂博觀勞心若思緩欲極好靡敗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

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其道後歎適以故百

胡時化曰人主誠藉資人明日

傳曰天子居廣廈大廈之下帷帳之內帷帳也上帷下帳漢武

旃窗之上視不出閭奔足不越畦然而知天下者周知

不若與衆聽之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

臣輻輳並進登臣趨闕下如車之輻輳然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君之士

智如泉源運智不竭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行可為表君智可以砥

砥砥砥石也言智行可以為輔弼者輔佐人友也為人主據法守

某替曰督有可為師為友者至人諒則下矣其得失存亡之機在人主所用耳

職職奉法度而不取為非者人吏也人君之法吏當前快意一呼

呼呼者一呼應若人隸也為人賤故上主以師為佐危亡之主

楊道寬曰人主用賢在同志音

寤濬曰古之詩天足為今之冠

用得其人以諫為佐其非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諫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明同而見同音相聞音同而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以其志同也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用得其人則存可無懼手亦世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國不能常安而無危宜治之民民不能宜治而不亂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鏡別刑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今之蓋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危亡其間而不蹈襲行也其所以安存者如禹湯之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行者却步而求安存其國御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及於前人得乎御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

司法乘徒

湯誓尹曰盈把之木四句語意足

翁正春日會在人主所致去儲明其礼又則益才附而天下治

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為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志驕者忠言上不負口惠之人鮮信尚口之人鮮誠信故

盈把之木僅一手所握之木無合拱之技兩手所圍之大者榮澤之水

無吞舟之魚淺水安望有大魚漢賈誼賦云彼根淺則枝葉短

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水深可以致魚龍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材木茂可以致禽獸

以致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禮義明可以致君子故禮及身而行脩禮可

身禮止而王者之事畢矣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而藍荀子曰青出于藍而青於地有黃而

王元澤曰此三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而藍荀子曰青出于藍而青於地有黃而
絲假之黃於地假之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不可假乎
哉東海之魚名曰鰈即北海魚也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
方有獸名曰蜚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鵯
即比翼鳥出南
方三佛齊國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鵯音
出西番赤斤蒙
古之國有之
前足鼠後足兔得并草必銜以遺蚤蚤距虛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鵯鵯魚猶
集衆而聲距
虛性寬緩貌
其性非能蚤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鵯鵯魚猶
相假而况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
則豈不病哉萬乘之主不假英雄俊士以故曰以明扶明則昇
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入兩臂相扶不傷墻木即墻木在前不
能為之傷

隔井穿亦不至隔則其幸也詩曰惟彼順征以巾垢闇行也不
順理之君所
行反其常

蕭道開曰多欲
之戒言見道而
覺法猶風波動
人

福生於無為無所為而而患生於多欲惟多欲則知足然後富
役之不期富德宜君人然後貴有德可以故貴爵而賤德
者雖為天子不尊矣人主貴爵而賤食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
下不富也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不知
而求不益之物扶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
其位也患生於多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許國曰与礼九
九同為君者礼
士至于三徙五
往何患士不樂
附哉

齊桓公見小臣微賤之臣即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
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言不必桓公曰惡是何言

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

言輕富貴者不廢見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

不好仁義者不綴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

二句見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

相卒而朝靡有不至

四方諸侯歸之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孟子說音齊宣王而不說音淳于髡音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

公之君不說音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

不知善之為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

即魚昔者瓠已鼓也而潛魚出聽

將魚聞瑟而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六馬聞秣而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

一物之微猶知音樂之善而況

君人者也

答未知善之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析木震驚

天下

賈山傳云雷建之而不能使鱣者卒有聞

耳雷者不聞月之照徧照天下

日月之明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

盲者不明今公之君若此也

即聲者盲者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善

歌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穀魚細而不聞行隱

而不形

詞調經緯

中時行曰此段
夜擊處俱見
傷人孟子大意
因而詞勝之

即子玄曰此三
句即夫子微語
極吾敢傲白王
乎同意

陶望齡曰陽
回責有其意不
徒割所欲以略
之也

張位曰此言事
強暴之國雖

呂祖謙曰此即
內治修遠人服
意

何孟春曰此言
使強暴之國事
我易

之強乘以之若以厚則割定而歌無厭彼之欲事之彌順其侵
之愈甚事益恭順必致寶軍國舉而後已言必至室尺雖左
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則聖王唯故非有聖人之道特以
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脩
禮以齊朝讓為國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正法度然後禮義
節奏齊乎朝治朝法則度量正乎官治百官忠信愛利平乎下治民
治行一不義殺一魚罪而得天下不為也德盛故近者競親
附而遠者願至遠悅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名
被於威強足以齊一之威方足以齊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
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曰事

呂吉甫曰一誠
所鼓舞所不為
誠主動物信哉

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言王之謀猷允固徐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一誠足以昔者楚熊渠子夜
行寢石以為伏虎見石誤夸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矢射其半至
下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
心有不全者矣夫降席而匡天下者即不越几席求之已也孔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
指麾而四海來賓來歸於我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資士與之樂此也思資士船人盍
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昆崙
足而至者漢書云珠玉無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

即守益曰始言
不好士終言所
好非直士得篇
規主失也

姜望曰前論遺
隱生後論隱
善子聲者也

潘伯秀曰旁引
曲証亦有法

樓昉曰東鄰請
火四句甚奇

焦氏曰以娶婦
喻用益得進言
大意與陳軫而
妻之喻同

王偉曰隱生以
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止

主君魚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

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收市租以暮食不足朝收市

賦朝收市租以餉暮吾可謂不好士手言如此養士尚不足稱好士蓋骨對曰夫鴻

鵠一牽千里所恃者六翮音華即鳥羽也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音皆無

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

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恐皆无孟於世用者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隱生曰

天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

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先當為之先客臣

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太之恨而告於里母其歸告里母

曰安行緩行也詩云尔之安行亦不違舍今令姑手言今姑呼汝還即束縕束縕請火為縕

去婦家去婦之家曰姑言吾太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即訖訖姑始意姑

乃直使追去去婦還之感悟其言即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縕

請火非選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託物而言事有可適因事而說何不為

之先何不為東郭先生先生容隱生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

君束縕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言欲娶婦擇何者娶之相國曰吾亦

其終身不嫁者耳取其節也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

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止

於引春

陳湯虛曰語甚奇謂足為利口者戒

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以東郭先生可用也於是曹相國因

置生束帛安車聘幣安車以迎賓也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長嘴善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

之人之利口瞻辭者口是也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

之筆端筆能雌黃人避武士之鋒端鋒能殺傷人避辯士舌端舌能傾陷人詩

曰我友敬矣詭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

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

善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

居之隱也即慍見之意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而論也居吾語

女子以知者為盜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此干諫紂不聽遂剖其心而死

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

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

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相棄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

推登山而潘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也豈獨丘執不肖

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

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有主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

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僕也召禹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史記伊尹

為有莘氏僕臣負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

屠而朝歌太公未遇齊樂於市屠牛而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管夷

王世貞曰知痛忠臣段熲大忘世之感

吳郡曰以下遇診諸人俱疾遇不遇一句而自非益集世矣余之意何見

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管仲因於檻車桓公則遇齊桓公也

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

廬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

多後戮死紀見通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闔閭夫差皆吳

王夫驥罷驢車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伯樂善相

也安得千里之足造父造父周穆王時人善御者公無千里之手矣夫闔閭

也香草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

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忘不衰先知福禍之始而心無惑焉故

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六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

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公何

張其陽曰此段正應答不肖者糾纏不絕者則

也

位之有此言時之遇也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閼龍

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言由時之此皆不過時也故君

子務學脩身行而適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

聞于天

魯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

養而親不待也木欲宜而時不待也是故推牛而祭墓不如雞

豚逮存親也言既沒而祭不若親存而以小物至養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

釜即升十之祿意尚猶欣上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止逮親也可以親在

養故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尊官高堂九仞榱

題三闔榱角也題柱頭轉轂百乘中騎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

王荆石曰古人一日養三小不撫其膝草法句法俱高

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以親不在，雖欲養而不得。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為

仕者。夫信同其志約其者非孝。倘志得少伸而頓愈。

紂殺王子比干。紂之而剖其心。箕子被髮佯狂。箕子為奴。

受陳靈公殺泄治。靈公淫於夏姬，泄治諫不聽而殺之。鄧元太陳以族後自此之

後殷并於周。武王伐紂，而殷亡。陳亡於楚。陳後為楚所滅。以其殺比干泄治而

失箕子鄧元也。由不用此。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

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

於此者，由得士也。由能用此三人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

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

楊維禎曰：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君人安市，不以得賢為急，誠受陳靈公之所以失陳，燕昭之所失，得未有賢之，不益于國者也。

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步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武王克商之後，崇德象賢，釋箕子囚，封微子於宋，封比干墓。大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况當世之賢者也。况當世有負安肯弃而不用。

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王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曰：夫薑

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

未耳，何怨於我？宋王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

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纆而縱，繼之

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并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齊王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二十六人曰：諸大

胡適化曰：以詩言教，切責不可謂明日張世文。

論曰帝對管仲之言太平類此

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言有能為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其赴難

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

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徒知責人而不責己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

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匙不足於士士之食不待饒意而君薦鷺有

餘粟君所畜養禽獸皆有餘食是君之一過也過在不餉推票祿以待士果遠梨栗後宮

婦人以相提擲果園梨栗後宮有餘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過在不餉

以待餘食推餘食以待餘食綾綺縠靡麗而堂從而獎後宮綾綺縠士曾不得以

為緣士求許寸為衣緣不得是君之三過也過在不能解衣以待餘且夫材者君之

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

所重使之赴猶譬鉛刀不能畜鉛刀不能畜而干將用之干將良劍名言輕如

雄煉跌

彙按曰此深明義理道者也

士而平時欲重用之於一旦不以難乎宋燕面有漸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

傳曰善為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

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

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爵而不宣如是則

災害生怪異起群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止靜亡

救故緩者事之急者不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則

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以獲罪謂簡主曰從

今已後吾不復奇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

楊道實曰樹非
其人意深淨婉
曲工緻

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公半今堂上
之士恐也我以漆邊境之人劫我以兵也是以不樹德於人
也以是之故上不樹德於人簡主曰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
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葵藿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
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可見貴樹德於人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
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魚將大車惟塵實上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
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而後者而後入太史柳莊
曰如皆守社稷則孰有難繫音其而從如皆後則孰守社稷君
反國而有私也魚乃不可手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蘇屠曰現二子
之所願而聖賢
之分量大小別
矣



湯賓尹曰顏子
王佐之才故開
口便是有道氣

孔子遊於景山之土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
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奮長戟盪三軍乳虎
在後仇敵在前雖敵奮進救兩國之患此由之孔子曰勇士
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特一尺之兵之屬言不用甲兵之具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
子曰辨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
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
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
諸侯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
四蠻莫不擇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音飛蠕而動成

於正春日此條
名理名言可為
藝氣儒生者之
戒

若其往進賢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緩于上和於下重拱無為
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
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夫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
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於詩曰雨雪應上見睨曰消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
人所謗毀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

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王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

羅買而得也四句即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意在吾身不可不慎也當養氣

以保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宗內和平未見鳳凰

惟思其象鳳窠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

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領而鷄喙戴德

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奉動人風

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喜成惟鳳為能通天

社應地靈律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

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

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

哉信天老之言為然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齊于

宮鳳乃啟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

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吝詩

家丁几口黃帝
致鳳之事似涉
不經狀蕭韶作
而鳳儀春秋成
而疏至則黃帝
精神所注遷徙
禎祥或不謬也

曰鳳凰于飛翾其羽亦集爰止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有溫良和寬容而愛有寬容愛刑清

而省刑清而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變風俗生而不殺好生不

而惠施恩仁不偏與大同不奪民力役不踰時古者用民之力

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有蓄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作

無益害無益害雕文不粥于肆奇巧之物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

聖世無聖世無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遠

貢故得風雨不烈陰陽不愆小雅曰有渰淒淒興雲祈以是

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

王掃曰描寫盛德至治足垂人君炯戒

黃道開曰此項越蒙氏所孫周公者可驗

許國曰以弓問悟主心得諫法

得射法門

郭子玄曰教語者無恨精神在內似東方滑稽之談

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自陳為蔡

弓人之妻二此弓者太山之南鳥號之柘柘樹枝長而鳥集其

號呼以柘為燕之牛角可刺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

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以物俱可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

公之車不能獨走變奚使王莫和雖利劬一千將一莫耶莫和

流于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矣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

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左右發之左右不知

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

齊有得罪於齊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

殺之肢解敢諫者誅有來諫且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力殺

分其股法敢諫者誅以誅誅死

中時行曰一言
惜乎手調讀
者矣

呂祖謙曰此養
神之真訣

何孟春曰此是
為不自勉而持
人聲勢者之戒

其仰而問曰問於景公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言解從何處起此景公離席曰縱之勿殺之罪在寡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飲食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知和卒依我謦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是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

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變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

賢瞽瞍兄賢不過舜而象傲正見兄賢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正見弟賢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正見臣賢矜人者不至

呂吉甫曰田師
托智千老馬亦
招致賢人之術

即字益曰齊莊
之遊螳螂莊莊
之遊怒蛙其能
鼓勇士之氣則
此矣君制馭人
群之術也

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社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舊時田子罷音而不為用今筋力罷故出

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公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令人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以老馬且不遺其舊况賢人乎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

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莊公避螳螂而

勇士歸其知
激勸之道歟

有焉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也

其所托者弱也。以所托之微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童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以所托之微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湯而失水則為蛟蟻所制。蛟蟻能失其輔也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魏

乎如太山。其音高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

河。其音大鍾子期死伯牙擗絃絕琴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與

鼓琴也。以知音者少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時賢居

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修身不可不慎也。嗔怒侈則行虧。人多嗔怒者則行虧敗失不復追。一失難追不深念遠

害成。肆其諛諂多至害人患生於忿怒。一朝之忿至禍起於纖微微不

褚伯秀曰此篇為吾輩當世之禍而語更奇人



禍汙辱難湔灑。人至汚名辱行敗失不復追。一失難追不深念遠

慮後悔何益。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嗔怒者逐禍之馬也。貪怒多至於買

謾誕者趨禍之路也。言足招禍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以害已足

故君子不微幸節欲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尊大

稱為君子矣。

戴晉弊衣冠而見王梁。王梁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

生先生不晉。今過寡人耶。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求嘆曰嗟乎

陳后山曰澤維之說即曹子下外一啄百步一鈔不折齒字樊中祥雖王不善也

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有文彩五步

一噉。音終日乃飽。言飲啄之時羽毛悅澤光昭於日月。言毛羽奮翼

爭鳴聲聞於陵澤赤。言飛鳴之時何彼樂其志也。自適所志而援置

之園倉中儲梁粟常囑梁粟不旦時而飽雖不待終日終不然

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飛鳥不得自適其適夫食豈不善哉彼

不得其志故也為人所能有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

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能好士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

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卒終不復仕

楚莊使賁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自稱

其常婦人所事者晉庚亮孤兒女曰芳碩入計之與其妻媾即謂婦

將嫁之充乃劉荊君為箕箒訓之也人曰楚故以為相今日相見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

人曰楚故以為相今日相見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相即可

以享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織屨為食食粥菟屨無怵

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

王儒曰此即天子不降臣諸侯不得友志何也

方丈於前所其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

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音十少之雀喔咿而笑之鳳凰未翼時為燕雀所

笑及其升而高一詘一信音中即一展而雲間藩木之雀即藩

鷄小超然目知不及遠矣亡褐衣縕者未嘗完也衣之糯糞之

食未嘗飽也食之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世俗人羞及其出則

安百議凡百慶議之未用則延民命能禍庇民世俗之士超

然自知不及遠矣

傳曰齊使太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饗答漬失饗即饗

事是宋其具其五百歲則為使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渴道飲饗

王世貞曰齊使以口排得免其

事是宋其具其五百歲則為使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渴道飲饗

二十九
卷之
九

答遺失臣欲亡而逃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欲自

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櫻答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

辯其詞因雷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一言之善遂用其人故使者必矜

文辭言語有章喻誠信以誠信喻人明氣志解結申屈能解其結因屈求伸然後

可使也方可稱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多遺忘矣言其年高而忘何以教文孟嘗君名楚丘先生曰

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漢耳廷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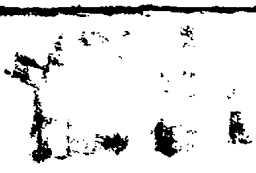
投石拔距絕于倫寺投石以石投人也超距力能

者人連坐相抱地以為堅壯而取之也追車赴馬乎力能

馳驅逐麋鹿搏豹虎乎廣陵王育有勇吾則死矣勇力

暇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出謀書以定國計定猶豫而央嫌疑乎出神

皇昌曰烟波媚
柳有先秦之氣



楊維禎曰補
諫諍之臣何代
無之所貴乎為
人者納諫之功
不少也

胡時化曰國家
以諫臣為無諱
臣亡諫臣之國
子固不重然
君人者可以思
然思矣

定國 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善言詞以應對諸侯吾乃始壯耳此三人乃其

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天子有事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

逆天道至斯朝涉今月見朝涉水謂其夢孕婦脯鬼侯醢音梅

伯然所以不忘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公之公而適其

子執囚為奴箕子文符不昕因比干諫而死比干盡言極諫紂

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

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閭閻然所以不下者有伍

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

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

二十一
卷之
九

二十一

楊道賓曰吳越春秋戰國策有叫讓論曰知微倡而後遂

爭臣三人雖不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者其國昌有默諛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部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爭之臣而亡天下矣
楚莊王將與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舉其頸欲啄而

楊道賓曰晏子一三足令平公動也可謂善諫者矣

崔方欲食螳螂不知童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鄒守益曰晏子言國問布簡則一言而省刑今質火則齊民知藏於百姓仁人之言固利溥哉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三日三夜始得火城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言其臺之燒為善平公勃色佞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而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有以解之則得生無詞以解則誅死如焉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王者以天下為藏室之府諸侯藏於百姓藏室於民間商賈藏於篋匱居商賈以

為藏德實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民不糠糟不充口民不食虛而賦歛無已氏間已空虛取決半而藏之民之財是以天火之止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以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正天之福而吾君也不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国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十五卷終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六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關尹子

一字篇

王慎中曰人之所嘗言者思者道然道之妙至精至粹元聲元臭却以言以思求者粗疏道即天也命也神也玄也不可名言不可致思而力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々然若々乎回也憂々乎闢也勿々乎似是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呪之而嘖之而忤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

事物萬物歸一
此理而旁通五
所不在无所不
有非非復至智
達鬼神其孰去
知之

呂祖謙曰此言
道无人已之分
唯忘形骸指
失則道在我

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曰無一物非天
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
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
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
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祈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者也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无我聖人不見已進道
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
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湯賓尹曰道不
可名言不可致
思若妄意揣度
索隱行怪是妄
之中又一妄者
也

曰道茫々而無知乎心儻々而無羈乎物迭々而無非乎常之
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
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
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
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
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
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

行者所以善吾外

曰一情真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有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靜有之一情。冥者為無。知溥天之下。斯道無不在。

馬理曰。聖人雖勤力不息。實不惡不勉。非道相依。若徒以勤成。固執謙之淺之乎。觀聖人矣。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故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亡。一灼之火。能燒萬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亡而道何在。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有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死者如歷久。得道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有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死者如歷久。得道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何竟曰。言道不可以言。行求道。以言行求道。則通于物。通有以通矣。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舍本就末。無時得本。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雖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注道坤曰：孔子
賜伯也，子於魯
日擊而隨，存无
可示者，安汗而
報，則兩眼而笑。

王整曰：万物同
歸于道，惟道去
運万物大哉，道
也。合之于已不
見其片，今之
其不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道具于心，無窮其無方，体無形迹之可見。顏子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鯢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以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待，惟無所待，所以為道。

子而物而即物
不可以及道

曰：吾道如劍，以刀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曰：遷不問豆，不答毫瓦，不問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故答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歧知道者，驟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為物鑽之得火紋之得火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鏐之得火金木
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
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始終之有解之
者有示之者

王慎中曰此言
天地乃有不齊
要妙莫非此道
也

劉純仁曰此言
有感必通天地
物我非有異也

汪道坤曰人徒
見有形色物方

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除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
與天地似契似離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

天地者存

者謂之天而不
知非形也數方
者去天之去地
地生之去死

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太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太

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太水天地者盍不汲汲之有無在此不在
彼是以君子聖人不忤天地不識

陳后山曰天之
不地之厚德
徒星辰附宿
山水流峙而已
耶

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
人而成波不自成知波有待知以無待上不見天下不知地內
不見我外不見人

胡時化曰形而
下者為器形而
上者為道之謂
也

曰有時者氣波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波非形者未嘗
有南北何謂非氣之所自生者如搖蓬得風波未搖時非風
之氣波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

火波未鑽時非火之形波已鑽時即名為形

景坤曰大抵天地間而之為兩

像二之為陰剛

而之為四時五

之為五行乃之

為万物其所以

主之則一地

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即溫吹之即寒特因外物有本有來而被瓦石實無本來譬如

水中之影有本有來所謂水者實無本無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如此說

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

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

之德皆可同之

呂祖謙曰豈數

吉凶莫非通之

自然知道者順

之而彼重千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

凶是故休咎火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

之作洪範以其

災配其害必不

流于私智者

已之

曰死胎中者然知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

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不傷人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此語其意公不
能盡其意公不

曰天也當此則其為萬物之靈者亦不立
昔者堯舜禹湯以天下與人而不與人
曰此謂中者也故中者亦入亦出天也雖大無固不與情天也

楊道震曰此是
至固元我因物
自然而順應之
王慎中曰謬論
理致却不涉經
生謬
呂補曰無庸易
權四字非全人
不去知非聖人
不步行
李藩曰制礼作
樂特事只是讓
禮易權推而行
之无所施而不
可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故不名聖人而曰聖曰極
閔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執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執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望之故變之以權以中天下可以制禮以中天下可以制樂以中天下可以理財以中天下可以御侮以中天下可以立法以中觀天下可以制範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任功于天下所以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林希元曰此言天地无私以喻聖人之无私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月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造入之德時符非聖人自能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造入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焦謫曰此聖人無我即老子曰為无為事无事此之謂也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獎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王世貞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此旨也

蘇瀑曰理一而分殊此者未始不同

董斧曰老子所謂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

林希元曰老子嘗有言曰聖人

無常心又始之言蓋出於此至於賢人則不免有善矣故曰物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能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目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偕和之始終之青黃之邠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不同曰公之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為物易也殊不知聖人

易學說卦奇

茅坤曰聖人何嘗異于人其人之視聖人者異耳文始以言亦孟子道性善意也

王元澤曰道德形豈能出以示人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

楊適真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訥又曰夫惟不故

副雜廁別分屈所以為人不由此為已

曰聖人之於眾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眾人每同於聖人聖人每同於眾人波抑其高以修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眾人物不能拘爾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曰如鍾然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

下之智

曰蛆蛆食蛇食蛙食蛆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王世貞曰聖人道自齊人道方在其先同其應知其難守其難即此意也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鳴取吉曰聖人

聖物相乘轉而不知所窮大聖若狂大智若愚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征乎愚乎

何休曰得道之人可以參天地
育萬物自無餘
旋乳坤手段

海岳曰聖人之
心渾然天成物
我較計之念俱
無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鼓悽然有思心則聲惺然有怨
心則聲回然有慕心則聲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
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符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
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為未
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
則事不成好醜之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
時拙時巧

格伯秀曰向
者賢人而忘道
則非聖人不能
也

楊道賓曰趙上
越下總之不善
拘方之見通乎
上下則聖人矣

劉際曰四不
可更易一字

呂吉甫曰聖人
易無体神無方
所以變化不窮

張之象曰聖人
雖物未順應力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
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曰賢人趙上而不見下衆人趙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
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聖者馳北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
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驚行道雖絲紛事則基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爾胡然微爾胡然堂爾胡
然藏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

二十八
寸中却原无一

則然

四符篇

符者精神魂魄也人之一心不外此四者道
充于中則精神魂魄皆合于身矣故曰符

林希一曰善全
精者不語外物
善抱神者不為
物所誘去谷馬
巧物之術具精

馬叔吉曰精神

一定万物皆虛
迹也洞古經曰

入于无間不死
不生與天地為

開尹子曰水可拆可合精無人也火因冬因薪神無我故耳
蔽前後皆可聞無人知景無人一奇無入膏周秋物無人黑不
可變無人比壽無人骨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礼卑無我二偶
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
米去穀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
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
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欲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
所以與天地冥

卯守益曰魂也
神也魄也精也
魄以載魂則為
衆人魂以載魄
則為聖人

呂吉甫曰玄
之上內不為魄
所載外不為魄
所使以我之精
神合天地萬物
之精神是之謂
抱一之謂全
精神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生水故精
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為物
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為寒在
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魂在天為
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惟以
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
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
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
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
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歟何者生

王元澤曰此即
五經經所謂
心歸心是也
道者去道為
一則外物不
轉我矣
黃鳳翔曰攝
以一息乃係
中要語

劉梁曰衆人徒
為形役耳
則天君太然
體從令者是也

曰吾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
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
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容芽室中之核雖
如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容無雄之雌惟其來於
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
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而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
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
魄夜舍肝焉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
之曰天地者魂但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

林希一曰聖人
去以无心應物
而不以物累心

楊道廣曰聖人
去以視載而下
以視載而

我者魄祖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
不名神名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
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以心
對之。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
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虛。既能渾天地萬物以
為魂。斯能渾天地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
吾魄。則無一物可役我者。

曰。見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省
木。白者氣。省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
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

支道林曰。天有
五行。人有五性。
善用之則為左
不善用之則為
賊。理本相契。

呂吉甫曰。五行
具而後為人精
神。以五行之

星佐。有以兼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
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者木。賊之不兼
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
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魄
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
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
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
佐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
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對。不
曰五者具有魂魄者。識目者精色者。誠見之者為魂。耳目口鼻

全精抱神則五
情五神常固
明於五形何
哉

何作曰梓最情
喻奇思絕人

猶伯秀曰人心
至靜一圓手物
則物之種而生
生經所謂心生

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波生父本觀為神為波生母本愛
觀雖殊皆同識生波生之本在波生者一為父故受氣于父氣
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波生之矣惟其愛
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灯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如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
矣餘聲上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
之神其聲者猶之魂魄知夫條往條來則五行之氣而我何有
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
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

性賦是也

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
無中見多有事

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
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
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姜室曰論道入
幻冥人巧奪天

王元澤曰五
行來說當為與
論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
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
道也能見精神而又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
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
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

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曰螭螭轉九成而精思之而有螭白者存九中俄去殼而蟬被蟻不思波煥奚白

曰庖人羹蠅遺一足機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歿曰有歿立者有歿坐者有歿卧者有歿病者有歿藥者等歿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歿

曰人之厭生歿超生歿者乎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

友直林曰詩論
似莊子幻宜然
焉雄偉玄曲意
之奇著

心超生死心正名為妖不名為道

何升曰世人越
俗者多墜馳為
情識樂生衣
死戚其形神未
有以無告之
者

曰計生歿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
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
當超者愈亦識情馳驚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歿如馬之手牛之
翼本無有復無譬如水土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心能散則敷一息散則敷一息千方有初不待一之慮之靜也

支道林曰心思因意不猶舟流固水車行因牛

諸伯秀曰不離于物而亦著于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倫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火指心也
曰火千年伏可滅識千年伏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

物是所謂无物也

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高似孫曰心貴公不貴私公則明私則暗聖人之心无利害是非

曰物我交心生而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被我之則愚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手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於爾

問如孫曰師心不師聖甚為他岸之語孟子所謂操而求之有餘師是也

曰夜之所憂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黃道開曰幾字緣計者展轉相因辟之公本无浪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爾無曰渾

因風起浪風息則浪滅所謂意滅者識亦滅者也

每當曰觀奇物見奇事何異夫多聞友識耶批而布之印于心府可謂不智矣

陽道實已空無所更竟无所竟摩挲智障起時鮮觀者存

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
交識為智交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
歸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奇
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以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
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想識皆緣有生曰
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
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而外不見物內
不見情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
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

黃厚翔曰聖人之心澄然常寂事物之來如浮雲之過太虛耳

高似孫曰區別賢愚真偽皆識情使然去而情識則心無一物矣

支道林曰惺惺轉識便生靈障塵步說法成直妄去後干物哉

王整曰天昭陸陽長役有形具

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曰情生於心生於性情波也性水也心流也來於我者如石
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然

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
之賢愚真偽者係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况於
識尚非真何况於情而波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

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來無
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

之去可使之來而波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

若夫役無形
氣者而我之
心無形先氣
地陰陽尚不
役而反受制
物何耶田藏
情因情着物
故也

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
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
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
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
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問如露曰心寄
於物則物之開
心雖如餘聖佛
像見神自生怖
畏殊不知我之
一心本同大府
何嘗有物哉
顧此則曰捕蛇
不怖蛇金龜下
畏蛇心尤非心
之所動故也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
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
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
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憂
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高以孫曰一念
不生可緣真寂
何有於傷

曰我思慮日亦着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內不見我外
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
傷

黃道開曰以彼
揆彼以全人忘
我之至此
知守益曰不著
塵根不著智障
可乎忘物可以
忘我忘无所忘
是名至道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
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
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篇

七者食也非食無以養生非五行無以養性此則文始之言之妙也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波思。波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波思。波思異我思。詭為我。詭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詭為我。詭為人。爪髮不痛。手足不。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詭為夢。詭為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詭為夢。詭為覺。

王元澤曰世人下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于事物也聖人微事物所以心以情其所以心同造化也

馬叔吉曰心之所思則雖至極者不足以入于一孫于事則常亦足為心

呂古甫曰至清者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天以至濁之形執可分可合可延可限而况于无

曰好仁者多愛松栢桃李好義者多愛兵刃金鐵好禮者多愛簞簋蓬豆好智者多愛江湖川澤好信者多愛山岳原野役于五行未有不然者然愛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愛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愛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有人問於秋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秋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秋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曰形可分可合可延

乎若欲知之欲為之惟其然而已

黃道開曰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形而形不味而味天地万物可為我之可為天地万物

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奔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于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知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獾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之一身內變蛻蛭外炁蟲蚤寂則龜魚痿則

鼠璫利可為萬物

曰利之為利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

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則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

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曰利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以取水

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

故羽虫盛者毛虫不育毛虫盛者鱗虫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

以忘利

曰枯龜無利能見大知磁石無利能見大力鐘鼓無利能見大

音舟車無利能見遠行故利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嘗

有利

曰蛾射影能斃利知夫無知者亦利則溥天之下利無不在

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念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

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

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利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利譬

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利

馮叔吉曰一人
逐於塵之及
不若蜂蠅之自
適其適

楊道實曰遂于
外者固非執于
內者亦妄是以
圣人皆偽之

支道林曰人身
一五行五行一
陰陽明暗互藏
其宗五行立為
其用執有以自

閑如寐曰心憶
忘飢事皆以
妄止妄之語也
知其妄而以五
行勝之則妄心
釋矣

高似孫曰拙左
我下木石者謂
此言可以心領
矣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王整曰道無事
 物道無人

七金篇

金者化也物得金
 則化人得道則化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
 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
 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
 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
 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貧
 賤。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
 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即有。知以道者。可以制
 鬼神。實即虛。即實。知以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即上。知
 以道者。可以待星辰。古即今。即古。知以道者。可以下龜筮。人

即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依。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之。而不為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久起雷。夏造冰。冬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不停亦炁所為。而炁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有無生無死。客有去來。即常自若。

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交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奇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曰青鬢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宿事去。物豈不欲達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惟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繼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曰瓜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

不其常

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或化為是是或化為讐或化為
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鑒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雷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

者存

曰二勿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鵲鷹鵠之化無古無今

顯明臣曰神妙不測之謂道惟神故多所謂誠精而明也

黃道開曰天下之道非方非一非一非方何物何我何我何物渾渾淪淪不可執者執之皆收

公筆篇 以籌者物也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著煬龜者能於今中示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中示高小中示大中示小一中示多中示一人中示物中示人我中示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量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拆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穀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

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及形以此及數以此及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不知物

王陽明曰心何嘗有物亦思動而七情出如五行之相剋相生何可勝數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後之愛後之則精後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生火生土生金生水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蓋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劉崇曰萬物生生化化即雞犬地聖人不能係留唯始於道而已

曰鳥獸俄而俄而俄而草木俄茁俄停俄蕭俄天

明倫曰拂之便成有我不便為无我以與人賢聖之別也

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則是物也

曰如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情雖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曰以神之所集不必神響收其土牛木馬而神響亦不無之各
其神也

神聖入合其天不具位不具神一而省直不此之謂直時之四
曰以一神由衆入應其各具神不具直費入神其聖具直不具
不計四不具謂之我其神之多其神不手四不集

九藥篇

治也

開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
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成六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
能善小人然後能勢大人天無可以者人人無可以者事性太
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恐可當勤儉
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
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
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

楊道賓曰戒知
於愚不知而知
養辯于訥不辯
而辨養勇于怯
不勇而勇

諸伯秀曰天地
萬物人相所消
也元其色一空
其空者

外秋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者不聞雷霆之
大見大者亦不見小見小者亦不聞大者亦不聞
小聞遠者亦不聞近者亦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白。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曰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并
錐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又之竊謀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無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害。

然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勢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

離也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悔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汙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以不救也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即奇益曰順時後俗用其共人之所長德是合道之自然而已

曰天不能冬運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其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唯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張之象曰應事接物之道不外乎此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

於人道獨於已

呂氏甫曰古人有言為者敗之拙者失之以此聖言之微意也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于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灾厄乃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舍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林希一曰論道者不一而足。則在吾心無不一也。善者亦自河之而北。

曰甚之論道者。或曰寂寂。或曰深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意之上。乃執吾說。

謝如新曰金玉乃貴物。美者雖不見用于世。亦終歲美于天也。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若官用之當。桔梗若官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陳昉曰喻於道者。利害得失雖然。故曰不言。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又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康海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易者。道也。得一通則何本何末。何人何我。元有問也也。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天不見事。

顧充曰。聖人之言。隨處也。此亦

曰聖人言象。所以使人警。聖人言冥。所以使人言。聖人言

言以求道者止
上道論處一物
陶下見開是謂
言通妙在轉解
詞與理與

王元澤曰文始
之欲人自得乎
道也莊子有言
曰丘也此汝皆
妄也予謂為妄
亦妄也文始之
言意蓋如此

沉。所以使人瘖。惟瘖則不聞。蔽。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蔽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彼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寶。夫言寶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道化

譚子

道之委也。虛化神。化氣。化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化神。化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言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之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湯賓尹曰。蛇雀。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蹢躅蹢躅之

質此條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加其功絕尺
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
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刑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甚
可悲哉

老楓

老楓化為羽人朽木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
貞石山魃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木土金石皆有
情性精魂魄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類詭為波詭為
我詭為有識詭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神由目耳
神由目耳
神由目耳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神而聞之精神在
視聽在波餅却由切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
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狀血氣醉
我七竅因我五根後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疏苟無其疏何
所不可

鉛丹

呂祖遺言曰九轉
還丹火候已足

術有大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
能飢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人不飽而自飢之丹
本不飽而自飽之飢者大忘飽者大約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
一有無一生死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說五行脫三光何患乎

二十九子曰果也
十六卷
一日百食何慮乎百目而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相照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蟄藏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飢或可以萬歲不斂以其心冥今無所知神怡今無所之氣熙今無所之萬慮不惑惑求必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古人之津

惠順之曰似為
形影寫照傳神

梟雞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梟為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自聞目中花秋自見我之晝夜波之晝夜則是晝不待謂之明夜不待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玉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玉視者倒觀波之器察秋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誦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礼

後防曰心直
微乃原與新

傳要言曰
情狀頃今
起曉業之思

義尊我。是故心不得為之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濟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是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波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聞而耳未嘗聞。况非見聞者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

劍以寶口微上
微下得其解矣

林希元曰。射虎
外物何人乃尔

斃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以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不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曜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聞。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噦噦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噦。臭腐了然。虛珍羞。又然。無而噦。不能止。噦不能已。有懼寂靜者。噦者。

玄道林曰。神在
於太虛。靈氣傍
若無人

朱之藩曰。此段
情意。極鍾惺于
至理

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虜生人蠱盜天地生蠮營蠮營丁丁盜人蠱生蠮丁者腸

中之蠱也。噉我精氣。鏹我魂魄。空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類。天其類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噫。奸安守。所謂奸臣盜國。破則家亡。蠹虫蝕木。盡則虫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欲。外富貴。遠天地。老而我。不傾。蠶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美影不知為影所美。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

董芳曰彷彿先天無極意旨

士也貞曰源頭
議論早有真象

王通開曰俞越
俞下世變使
然也

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亦者瘵亦其勢彌與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死生

虛化神、化氣、化血、化形、化嬰、化童、化少、化壯、壯化老、化灰、復化為虛、復化為神、復化為氣、復化為物、化化不間由循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者乎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

蘇轍曰自有入无神化確論

王世貞曰形骸皆我肉我骨我筋我脈我血我氣我神我志我思我慮我慮我欲我善我惡其心真是確論

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哀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反清形散反明能知真然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通相顧神交也鷺相唼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

劉堅曰神同形異人生以養神為主現譚子之論而後養亦可知

神交氣交已見
步驟而神氣和
同便可消兵文
勢何待迴旋

獨叔吉曰雷則
生其變不則
蓋由太極而天
之名自造化而
已然矣

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歸其心。以待至
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其心。怡。心
怡。今不知其所思。形惚。今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
一神之混同。若一鼓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旌。安用金
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
神交之道也。

大舍

虛化神。化氣。化形。氣相乘。而成鼓耳。非鼓也。而鼓自投
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
天地大谷也。一竅鳴。竅音鳴。一谷聞。萬谷皆聞。鼓道氣。

神。道。虛。含神

術化

譚子

雲龍

雲龍風虎。得道之神氣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
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聖。穢何
以蕩。伏虺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
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其
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王叔金曰。雲龍
虎變化誠大

猛虎行。草木偃。毒螫怒。土石竭。威之所錄。氣之所搏。頑者之

神未既形空感
入形容神可謂
苑或正用

小人由是知鉄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後。萬物可使之相隨。
大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
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力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
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陳后山曰。神者。主形為役。形者。神事之公。自別。
由是。得與師可以坐馭萬里。而不驟。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
飛者。有所未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
知形而不知神。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
康。

魍魎

魍魎術巫祭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食言
語皆人。不知魍魎之附祭也。不知巫祭之附魍魎也。小人由是
知心可以交氣。可以動神。可以奪魄。可以錄形。為神之宮。神為
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虛無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蟄。戈矛。可以不
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
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飢。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
忘死生。

字金曰。魍魎。巫
祭之術。極得其
大要。

高似孫曰。鬼无
之教。以用。在神
老莊詩之神。不
可測。聖人不
以以惑人。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髻面而姓昨未切足齋夫而菴婦其子拗鼻而

類傳臣曰天地人物尚且漸染則可以一日而不染君子相砥礪

斯就

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貧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為金石可以為珠玉可以為異顯可以怪狀斯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為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螭螭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數燥濕而母之無不齊者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

林希元曰一明一暗之謂道而體道不越此明

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天入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臭

海臭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礪松

礪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晝夜錄神芝菴所不竟思所不思可以久樂

呂吉甫曰始言貴於類類終言貴於隱

諸伯秀曰清操動即潤松可知

風而不寒。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惡。神休奸。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為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剋。所以化雲也。溫養殺并。所以化電也。飲水兩日。所以化虹霓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投。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利。作有聞。必將以為謔。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于內。二曜明于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鼓氣

操琴瑟之音。則修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頰篳之

黃洪憲曰五行
和五內二曜即
兩眸言人心自
有天也故稱別

閱如霖曰古音
之道使天地通
居子所以重奏

音。則北音聲。濁森^上。搥鼓聲之音。則鴻毛躑躅。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陰陽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風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

帝師

顧名曰虛則能
受故叩无不鳴
帝土之師自虛
中未耳

鏡非求鑑於物。而物自投之。索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失之。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微。羽符至怪。陰液^{一作陽}甚奇。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為。

樊

帝王之師

琥珀

楊道實曰琥珀
調養大人自前
妙術不待屑
焉惟形是狗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焦金磁石不能取備鐵元氣不
能發陶炉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
祿駕風一作鳳馬之榮其道也在忘其形求其情

德化

譚子

五帝

馮叔吉曰彼五
帝布出計多遠
理亦非常談

儒有講五帝之道者分之為五事屬之為五行散之為五色化
之為五聲俯之為五嶽仰之為五星物之為五金歛之為五靈
配之為五味感之為五情所以聽之者醢鷄之將太虐如井

湯賓尹曰以五
常作用他物伸
屈其音滾不
竭其言朗可
听

蛙之浮滄深冥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
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
然後牧之以清淨棲之以杳冥明昆扶神氣符私心靈若
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使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
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其用事也如酌醴
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於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
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
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飛蛾

于世貞曰行蟻
有時不復蟻

天下賢愚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膠矢往而不

此可以上人之
不見幾者

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
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
也是以大人利害俱忘何往不臧

弓矢

黃鳳翔曰詳于
禁者有法外之
奸即率民能
奪其意治天下
何必以富強為

天子佐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
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天子有國者好聚歛蓄粟帛具甲兵
以禦盜賊盜賊擅甲兵踞處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
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慮粟帛乎苟數可以憑又何
必廣甲兵乎

聰明

即坐曰聰明
可自持教言更
有意味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
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絃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
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
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黃雀

素約曰飛鳥依
人人自悅則若
子貴善不貴顯
也

黃雀之為物也日游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玄
鳥之為物也時游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
促此行佯彼鳴啾此鳴鏘彼視嬰此視汪彼心
戚此心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
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張文忠曰君子量
同榮載天下皆
難出此範圍也
天之宏寬直以隨
仁智之夫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不私怨欺不私欺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張之象曰常行之道貴用者何如拙于用人功于用身者而富乃治國之電議也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汙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汙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汙其術以至於暴財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汙其術以至於推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怨誠民輕食則怨夫餌

者魚之嗜蠶者繅之慕以餌設魚必懼以蠶投蠶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何去春曰君子觀物交和家感所以自適其適彼感喜者由所見未大耳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怨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逢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榮爵之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疎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太醫

劉純仁曰醫司察脉內可現外君子持身何容粉飾焉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之道也挽而浮者為小人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為小人

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操靜不可在。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諛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衆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諛不敢語。天下之至公者。

刻畫

袁宗道曰此乃
皆守功如法
陰之流正法者
能于法如商賈
之派刻畫云者
言君子有光意
也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佐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宜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外於險。建功者。辱於功。立法者。隄于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為大家。

恩賞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羨。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可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奢恩賞之所以為也。

王世貞曰敵勝
必待有功宋璟
抑其榮銓印是
此意

養民

上守仁曰養民
貴其誠不欺
雨露澤物招怨
乎防犯大事果
皆招誘手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
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垂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愛禱祀
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私盜其養
民也如是夫

仁化

譚子

得一

洪興祖曰民俗
淳然無為之謂道
故由道而推極
于信與天下以
還淳

渾然無為之謂道。能自守之謂德。生萬物之謂仁。收安
危之謂義。有去就之謂礼。有變通之謂智。有誠實之謂
信。通而用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清淨

也。無以自用。故受之以仁。而用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
授之以義。濟安拔危。必有藏否。故授之以禮。秉規持範。必
有疑滯。故授之以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者成萬物之
道者也

五行

知純仁曰始則
五常相濟終則
五常相伐可見
察此者通和性
者亦道世亦循
環之運大抵然
也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也。故君於木。義收難之
謂也。故君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君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君
於水。信慈然之謂也。故君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
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
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終則五常相伐之道。

斯大化之往也

畋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窠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悶胎養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雖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窠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害非礼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蠶書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伏秋為貪狼之與大豕鱗介雖無知必名秋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楊慎曰政漁之
禽獸終未教
習之徒見此而
不悅者非天也

犧牲

犧牲之饗羔雁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
穀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机前列則憂喜之情可知矣
鷹犬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
必不禦苟饗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
龍見畏風雷之象也鳳凰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土之
象也觀秋之義禽必不養也以波為祥禽必不祥也

太和

非免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以怨盜賊盜賊匪我召慎勿
怨叛亂叛亂靡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雠不有賞勸焉得闢爭

明知森曰影其
必不可廢而從
云尔者動于民
之良心也

中時行曰民俗
漸趨其責在
君子慎所以
天下者

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陳道開曰九層
多自取故君子
以道德仁義為
先務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
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苟獨固賊盜甚忌謹嚴敵國幸
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
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弓

王通曰至仁
無自德微福而
感人者小之乎
為德也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斯罪人也不
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鬼天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
假人得之以假天下

書道

顧充口所云筆
法之功以喻天
下相忘于無事
得旨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乎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
浮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
故點畫蓄蓄血氣顧盼含性情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節柔
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然君子之風穆然然故
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
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名思貞人之常也

知人

高似孫曰因人
而知失惡因人
而知知惡善則
天下之人品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筆墨則知其人之情性焉
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令教則知其人之吉凶焉

小人由

蕩然殷

尼之容

樓

蝼蟻之

夫道林曰真精太公无我之氣象以明形容混池之風得之矣

粒之介

汚心相

通故我

之化也

歌

能歌者

林希元曰冠冕爵祿皆國家之正鈞故君子明於此而正其為廣

者不賢

冠冕鈞

是以大

寒賤而

躑躅

躑躅之

董坤曰食則斬美事則斬雖天下國家可以漸治

之若黍

巨鼎可

辱我者

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為萬化之母

善惡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識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思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藝博奕者智不遠文綺繡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食化

譚子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于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

胡時化曰此二
段一日之用也
利也

顧名曰有意望
及者名未必集
君子得道德之
為貴

賈奪其一道釋之疾奪其一檢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蚤告終而縗葛芻之衣稼云畢而飯稼標之實王者之理刑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拔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之仁用戚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巫像

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享也戎錫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食肉蛟龍不過於食血而人無所不食所以不足則聞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七之於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以而此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爭鬪而蓄奸詭。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絲。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愛而裒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頭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犬將逼而投於水。知及不免。且貴其緩。虎

崔確曰。民惟夫外迫之使然。水虎之於魚。尤中當世高貴矣。

將噬而投於谷。知及不可。或晚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飢。耻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恥愧。必激人之怨尤。食之害也。如是而金繆玉豆。食之飾也。鼓鍾羹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狼吮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平也。慾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燔骨

嚼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為痛。飲醇酎者。噉腸嘔胃。不以為苦。

若道開曰。此愧而窮。奢僭然。不知所終。故治天下者。必杜奢僭之端。而後可。

饑食者由忘於痛苦。飢寒者必輕於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輕。無所不為。是以主者以私欲求人之慾。以私飢求人。之飢。我怨民。必怨我。怒民。必怒能知其道者。天下胡乎叛。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夢食而顛。死者有感食而素。死者有辟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啖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諂諂。而律成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成之由。而遷怒於輩。流歸咎于江海食之迷也。

戰欲

友道林曰。官之律。必不知守黃之弱。必不知陰是謂食迷。

海岳曰。見情雖論其切。非此厚生焉。真正德是故明。是養而後教。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快。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饌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欲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綉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足為貴。金石絳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況民腹餒。民情常迫。而諭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竿

呂吉甫曰。膠竿之喻。見天下之不可化之人。不負責人之准比。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飧。享鳥為鳥。從而告之。是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豕可以友。而辟虎兕可以押。而馴四夷。可以率而食。異族猶如此。况復人之人。

庚辛

則如森曰物之
毛食者尚可化
而治民者何快
不然

庚氏穴池構竹為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為
凭檻登之者其聲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
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
是庚氏之魚可名策辛氏之魚可名堂食之化也

興亡

孫傳曰興亡之
凡即亂迫可知
治天下者可不
務為足國計也

瘡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飢謂之瘡比餓謂之火蓋痛
有所切也夫鮑魚與腐死無異鮓鯪與圯垢無殊而人常食之
飽猶若是飢則可知苟其飢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為
斯所以為興亡之機

雀鼠

孫傳曰民之瘡
誠由於飢迫則
以法利民者非
之非也

人之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攘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
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奪下以食而欺上不得下
下不得不欺上欺上作各有其切也夫剋其肌啖其肉不得不
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瘡也由剋其飢民之餒也由
奪其哺嗚呼惜哉

無為

呂祖謙曰三段
長於法數善於
治民故人君以
治法為天下先
舍此而求若為
則其美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人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急蓋食之所
感也猶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鵲可使之必聞螻蛄可
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鈎虎可使之入陷鴈可
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開

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益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葵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為之化。

王者

獵食者母。少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母。不知子之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纓之費。越穀之直。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如師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然在於上。利歸于衆。然歸于王。夫不自貴於天下。安敢貴不自富於天下。安敢富。

鵠鳶

有智者。憫鵠鳶之擊腐鼠。嗟螻蟻之駕螻蟻。謂其為蟲。不若為人。殊不知當歎歲。則爭食鵠之屍。值嚴園。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為。而人為之。則其為人。不若為蟲。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知。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先。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飢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貨。

王世貞曰。天下
无私心。端自王
者始。重在愛民
則字上

十九
論
譚子
儉化

太平

茅坤曰太平之風儉德為主貴其言之矣
夫水大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于敗家蓋失於不節也
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
禮失於奢樂失於淫若水去不復還議欲救之豈過乎儉者
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養生仁養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
怨民不怨則神不怨太平之業也

權衡

馮叔吉曰世儉服絺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藜藿者不飢而飯之黍稷
可以一天下金
儉而緣世衡者
自不免有低昂
愈飢是故秋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

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石飢寒無實狀輕
重無必然蓋畫儉相形彼此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
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為權衡

禮道

顧鼎臣曰事物
太偏者莫如不
及亦見以儉為
貴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紱儉
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
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金王者富之常
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飢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庶有

所始是矩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卜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為一天下何不弊之

民情

王元澤曰民情樂有餘而不乏必儉德以先天下乃可以制其情
其夫好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率是享則以告勞而聚怨病在於身不在於損王駕牛車民驕於行王居土陞民恥於平杜之於漸化之於儉所以見蒼生不足若則樂然服素服布之衣見蠶絲而食者則欣然用陶甕之器民之情也

堅號

劉驥曰儉所以裕家亦所以裕國
世有慳號者人以為大辱殊不知始得為純儉之道也於已無所與於民無所取秋耕秋食秋蠶秋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飢入不然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儉之時蒙大矣哉

君民

呂祖謙曰君民一體上下同歸惟儉誠為天下之隆論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民則異而好則同所以服命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服者愛公卿之劔佩服公卿之劔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

地不涖不慮也。况金根玉輅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也。是故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涖不困。不涖不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收藏之。豈在乎黼黻也。收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蕭韶也。有桑淑之態。則荆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御之。陳檠戟以衛之。畜粟帛以養之。張關檻以遠之。蓋有械於民。不涖不藏。有私於已。不涖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祇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何休曰。豈言儉之足法。不在從奢。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賊盜。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奸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為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能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味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諒守一之道。蓋過。

楊道賓曰。此言儉為化柄之原。

王世貞曰。豈言儉可以諒守。

十九
乎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浪。禮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奸蠹。無欺罔。無驕佞。是故禮兼自生。形政自立。游擊自平。甲兵自停。游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有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心常貪。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

即室曰以奢
愈並形見不可
不儉

王道開曰此言
三皇以儉化天
下

以多故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事君有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多憂。儉多福。能終其儉者。可為天下之牧。

雕籠

懸雕籠。事王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札樂。設賞罰。教民生。民生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有餘力。儉於寶貨。則民有餘財。儉於戰伐。則民有餘時。不與之猶與之也。不取之猶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於國。

禮要

夫禮者。道出於君。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明。儒者棲

丘濬曰此言儉
可及民亦可足
國

俗語曰：以
節儉即禮之要

山林教師友窮。禮樂講本末。既乎見羽葆重輅之狀。鍾鼓簫韶之佐。則瞿然若鹿。怡然若豕。若醉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謂考為孤。則民不知矣。謂馬為駒。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禮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得其要。

清淨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煩。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信一罷。畢生無咎。古問破也。若有一裘十年無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淨之道。

胡特化曰：以言
儉德即名清淨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不禮。智不儉。有不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末。夫礼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礼。礼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鮮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保。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不儉。私謙則民自謙。私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民。惡行之者惑。是故為之文。

呂吉甫曰：以言
儉為護衛古今
此旨善

林希元曰：以言
儉可師先王
後求之民

雜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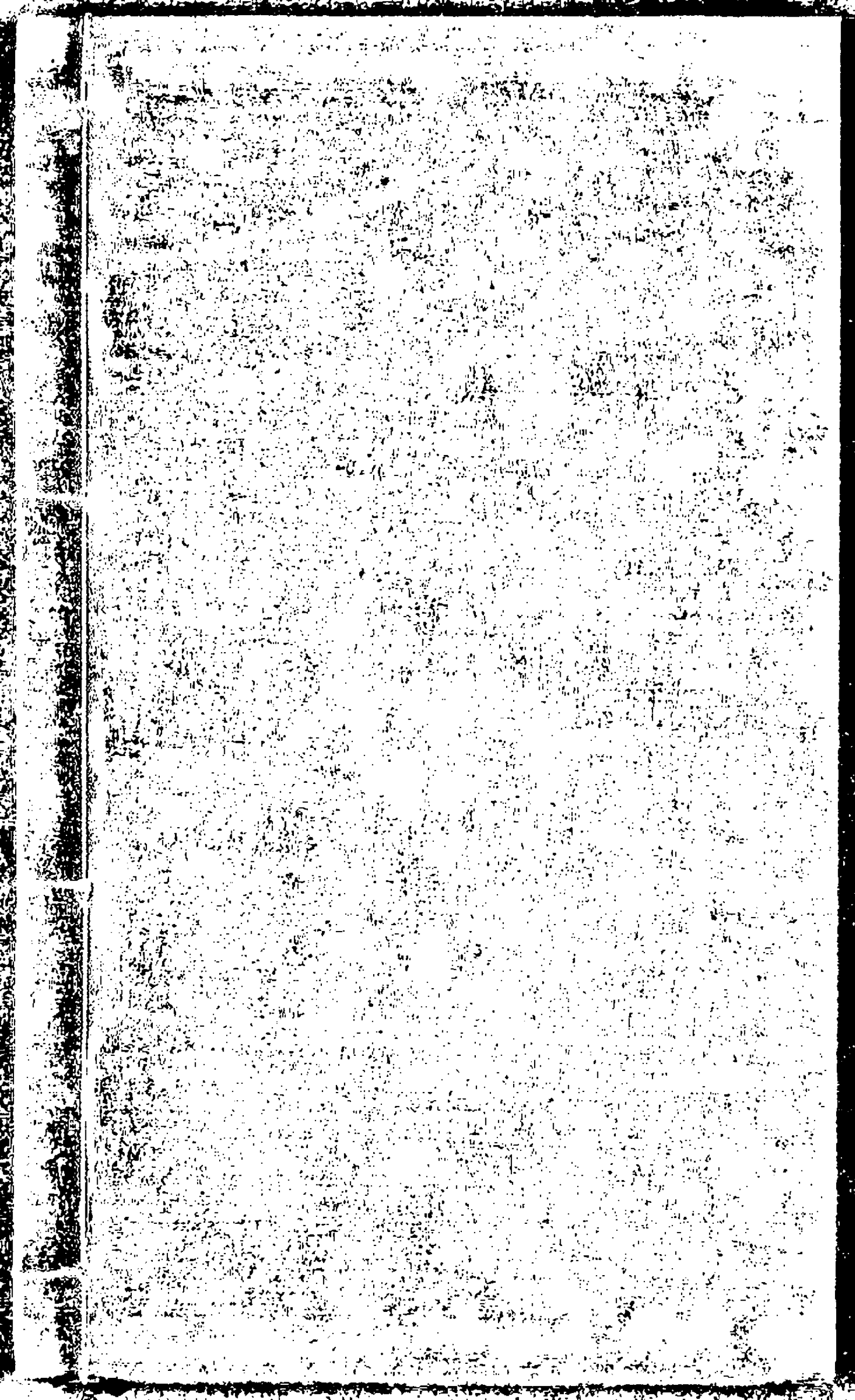
謝安嘗曰昔人言及之未言寸草猶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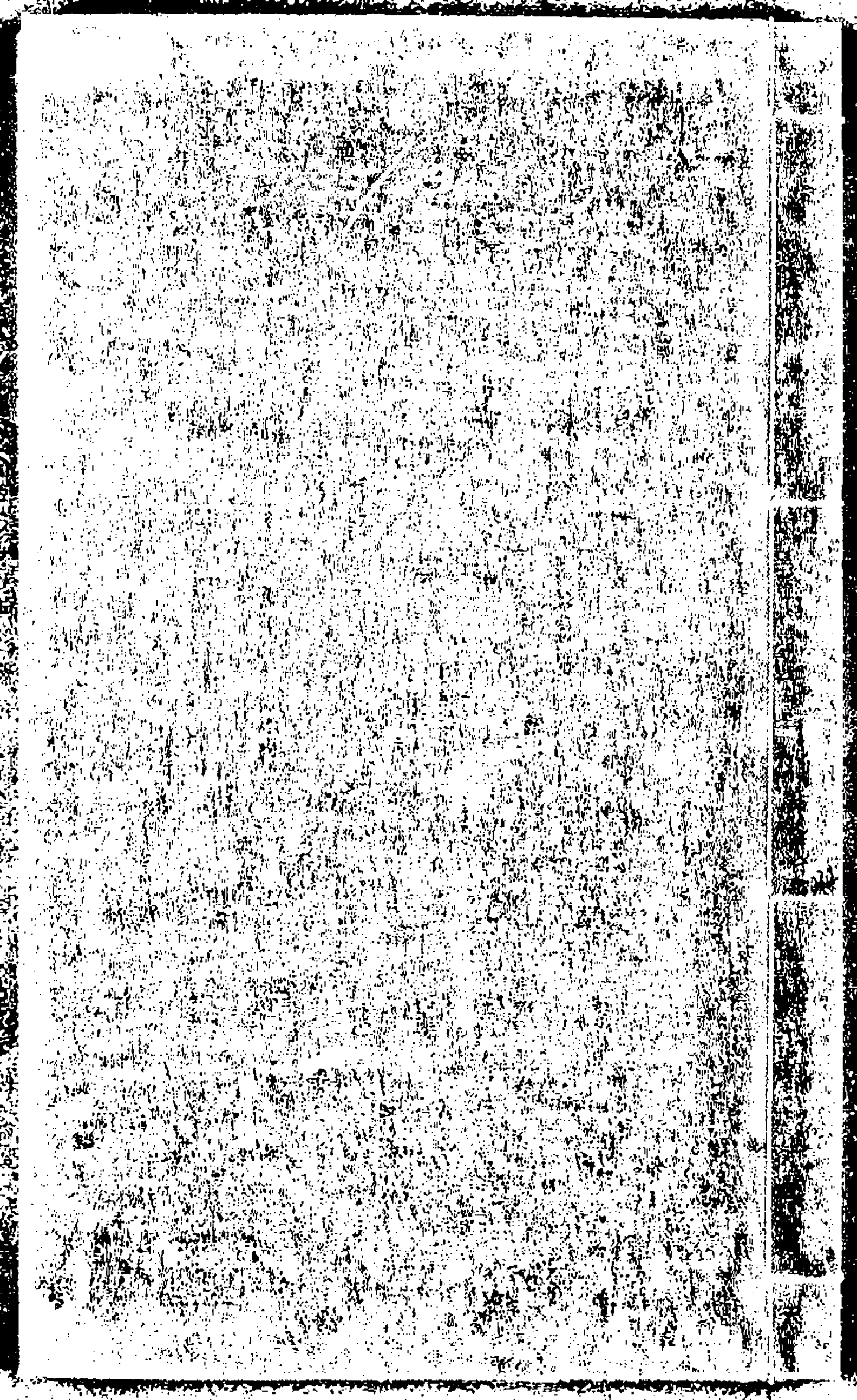
謝安嘗曰昔人言及之未言寸草猶存也

謝安嘗曰昔人言及之未言寸草猶存也

謝安嘗曰昔人言及之未言寸草猶存也

謝安





MAY 11 1951

新契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之十七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抱朴子 晉葛洪撰也字稚川壯青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

之事以爲神機書有內外篇今所錄者外篇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爲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也

嘉道篇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印

抱朴子曰有懷丘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尼父周悲吐握之良

洪興祖曰托名於懷丘寄傲於泉石逍遙於物表其體然不滓苦
姬公吐哺讓高懷於陸海陸大也爰躬耕乎斥鹵可耕者門

秘六奇以括囊合琳琅而不吐謚青音則莫之或問

其各掩

輝澤則世不得觀其光也背朝華於朱門漢文選云謝朝華之離披保括寂於

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閭漢鮑昭云齊王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駟長轡朝集金章

錦暮街許史廬南隣擊鍾磬比里吹笙乎養浩然於幽人之作即任謂榮顯為不幸

以玉帛為草土杭靈規於雲表獨違令而遂古庇峻岫之巍我

藉翠蘭之芳茵即楚詞云佩蘭漱流霞之登液如八石之精美

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乘虹駕雲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隣

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沮其神於是有起勢公子聞之慨

然而嘆曰容咎有頂領之駭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

者實真之貴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之平元

凱之用哉尚陽氏有才于八人

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跼玄極攸叙

倫者非笑偉也今先王操立斷之風杜泰川詩云成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操鋒能立斷

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

夏藏華於當春雖役下惟覃思殫毫駉藻幽贊大極闡釋元

本言歡則末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頤頤而傍池抑軀則

鳴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敗則肝膽為胡越

則同心反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合異則萬切論則秋霜春蕭

之胡越溫辭則水條吐葩溫辭則水條吐葩擢高則峻極擢高則峻極

如鼎嚴如鼎嚴

王守仁曰言
負才者凌世
胸不窮殊無益
于皇家為君子
所不取此一段
問意

下
竦則滿也義我下者能庇清則倚暗外光暗可救濁則立澄

黃河使清然不能沾方惠於庶衆者私勲於皇家名與朝露皆

稀謂其又露體與蟬並化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忽崇高

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壑之嗟竊為先生不取焉

於是懷丘先生吞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沖漠不

役志於利祿故言而不能加也不踳時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

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吐寢宜

僚之舍楚國先賢傳無宜開干木之間攜壯策之友治陋巷之

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慈廣則潤和故委世務

而不紆巧以位極者憂深故皆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

金州山曰此先
答言至人棲志
於宜優游自得
不苦形於外物
為一尺

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嗣於腐鼠莊子鴞鵂得腐鼠

奪其腐以番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筆瓢且夫玄黃遐邈

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託罔極之間迅

乎猶奔星之蹇見飄乎以飛矢之電經文選云撰雲聊且優游

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

夫為不結網陶急居云為善飛騰江湖驕不隨弄驕驍之駿一

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曾未吝也若夫要離焚家以

効功開閭欲殺慶忌要離詐以罪亢今吳王紀信起燔以誑楚

紀信用兵擊楚陳賈刎頸以証弟仲由投命而頌臨盆門伏劍

下世貞曰此言
為欲尚知避患
矧於人乎甚不
可脫高爵厚祿
而為迷心之鬼
謂也是為一段

以喪心此政感惠而屠趙荆卿絕贖以報燕太子用厚養刺

本州事即楚公含悲而受首皆下愚之征或豈上智之攸取哉

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即莊垂綸而顧卿相之責

栢成藻侶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揚朱吝其一毛僥

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

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元悔則諸獲鍊

而不計易謂足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河上翁家貧持緯斷

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頰下子遭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為齏粉尚奚珠之有

寵而其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

壽千歲之椿下有茯苓上有兎絲以八千歲為春秋朝國朝葉夕曆之草似蹈薄水以待夏日登

朽枝而湏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

酣鵝酒以止渴也

昔其子覩象箸而流泣紂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尼父聞偶墜而求

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閻夫踰機不覺何前識之

至難而利欲之源焉抑周成賢而信流言管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諸子成王

信其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鵂以告悲作鴟鵂之詩賴金縢以覲免

後威風雷之交遂啓金縢冊成王始悟而迎周公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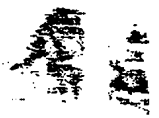
無時而暫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

才嗟立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

骨肉乖析墜羽之積則沈舟拆軸三至之言殺人有身參同名者則市虎以成魏阮恭謂魏王

表宗道曰言九人畜察微原如甚物雖危机至於唯醉醉及則雖欲畏元悔已毀辱不可得也又是一段

曰魯參殺人其冊識自若頃又求則市虎以成魏阮恭謂魏王



中有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市之无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矣故江充疏賤非親於元儲江充是無蓋之禍致誤太子自殺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伯奇為後母所譖其父逐之伯奇清朝顯霜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神峰之

誰破天性之愛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五負所以懷忠而漂

尸伍子胥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遂賜劍自殺賜之鸕夷使浮之江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

刎頸也蓋徹見所為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

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觀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卻

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

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

有也畏兀悔而貪榮之歎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遺亦猶

習孔教曰此役正言至人便將自持抗志物象安肯與御機伏

夫七尺之骸稟之所以生不可受金而歸淺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即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行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此段言素位而足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為以隋珠而彈千仞之雀言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也智者

必不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言不藉權勢且夫安貧者以

無財為富胸中有至其卑者以不仕為榮吾身有至故幼安浮

海而澄神胡子其心於退耕逢比龍逢比干有令德之罪信布韓信

隋功人之刑一枝足戢鸞羽何煩平豐林豐林即茂林也漢滂足泛龍

鱗事乎滄海藜藿於八珍果泉旨於醴醕酒有厚薄清濁之分清而其者

一名者躡履美於赤鳥詩云赤鳥凡几緼袍麗於衣服撞把安於扶鉞

嗚呼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為臺

榭底巖甍為華屋岩之有泉者曰積篇章為敖庾寶玄談為金

玉棄細人之近戀煩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惠以絕

俗同屈尺蠖藏光宇樸閑藏其光表拙示訥以拙自表知止常

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超梧桐俯

集玄洲孰與御轡而伏櫪固被繡於犧牛哉楚威王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

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文以衣綉食以芻菰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逸民篇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

言曰明明在上統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百成

之遐武穆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朱石山樓外

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

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

憂避牛迹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遠濡足之泥涇投鑪冶而

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銳志於雖鼠者不失騶虞之用必勝務於

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莊子云有鳥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

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古九萬絕雲霓負青天然而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

唐順之曰此設為仕避問答意氣歎昂吞吐雲霧讀之是道沉痾破胃中蟲理矣

下朝綽遙高之問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莊子云朝菌不知晦朔○朝菌養之也朝榮而夕華○又云上古有夙夜者以八千歲為春朝菌之恠大椿坎蛙之疑海北海若曰井鼃不八千歲為秋朝菌之恠大椿坎蛙之疑海可以語海者拘於也鼈蛇之虫應龍也班固答賓戲云應龍潛於潢子誠喜懼於汗魚鼈媒之不睹其能也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志焉

王應麟曰此段答人公誅華士之問見如此非招致美矣之道

仕人曰借狂狷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道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欽以傳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脩仁義故其刼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鱗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爰

張鳳真曰此與孔子聞鳴鶴之殺臨河而歎同

高上之士可不謂煩甲冑以完刃又蕪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渡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創凡獸之胎則之鹿不峙其知孔子將西見趙橫擊華之死臨河歎曰立聞創胎殺大則麟不至知鳴鶴魚則蛟龍不合張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孽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漢人求千里馬又死買其骨百金以還曰死馬且買况生者乎不暮年而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

列純仁曰此段又誤問呂尚不應誅華士為上者近何責於空

仕人曰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佳屠釣無獲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匹夫朝

生徒死而不為牛馬
世覽助

肉 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乎何獨慮伯華之沮眾和設令殷

紂以上逃遁收而歛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和魏武帝亦

刑罰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

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

草創皇基後至輔蜀于漢三分出足亦不妄美紛擾日久而求競成俗推賢

賄以龍躍或階黨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無後生昧然儒訓

遂煙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至

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孫起荷戈一人之力

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為使不必切事肆之山林

則能陶冶童蒙開弘禮教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鱗焉也則鍾鼎

錫其聲若乃零淪數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

逸民答曰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助伐也太

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為常人所不能

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

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標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

服冕乘輅被義牛之文繡郊祭犧牛被以文繡入太廟求為

唐何之香耳唐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鈞刺繡為竿訓

張天之炎熱夕成永冷之委灰得勢則炙手可熱失勢則頃成灰冷夫令鷄不

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貧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

懷悲鴻鴈登嵩岱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泰於得意

何孟春曰此言
士之處世不在
祿位助伐何可
以言其德若徒
貪利祿數華
亦何足羨

張之象曰立德立言是正意聞

余有丁曰堯彼世人何從畏勞重利分華則榮得道德仁義之上亦足羞也

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惺惺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四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之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寧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韓信白起矣。身名並全。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加焉。夷齊一介不食。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志辱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不辱者知羈紲之為誇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脩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既必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

穆父照曰。稱利誠為無益。以所貴不在土所貴在德而已。何必官乎。

盛德身滯。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為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頸毛之士。何其細然邪。涵然去之遠也仕人曰。潛遠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為時用。嘆祿利。誠為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犂尸祝不治庖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出莊子且扶揚大明乎。無外宣姬。照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闕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井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江海雖大。不若井汲之小。亦有用

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沃灌溉之功雖大似不若溝之沃猶為易用校其巨細孰為曠

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階匡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

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見惟德是尚故孟子云

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

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

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

茫茫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歆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

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莊子云彼以生為附贅懸疣猶寄迹意萬物猶鱗

翼即蟬翼也若無者其肯詰屈其支躰俯仰其容儀把酌於其所

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近曲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

秦約曰見聖人
歷世有一段至
實事非知福
利云尔也

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劍名為錐鑠之用抑雷義靈雷之鼓也為

鼙鼓之音推黃鉞以適鉞鏃之持撓垂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

公杖策而捐之越驕入穴以兆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

以遠之從其所好未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

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

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

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他不掩豆菜肴糲食又獲

逼下邀偽之機樹塞反玷三歸王食襍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

浴上涖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莊子云吹呬呼吸吐納新無經鳥仲此道

引之士養求飽乎耒耜之端索溫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道

胡氏化口輕世
財物即此具真

御字曰此校言
高位樹勛者誠
不若貧富之淡
閒肆志為尊榮
之柄也

身集一枝而餘安。昔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鷦鷯巢於新林所用天萬物芸芸化為埃塵矣。饘粥糊口布褐溫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尊樂俞之無物也。

勗學篇

立德者曰去
不孝則曰去
德則不孝楊子
有云孝從類也
不孝則落類也
可已乎此段托
物引喻也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情理戡揚埃穢雕鍛鑠鑠鍊也
鈍啓道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
在王道於是乎脩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已。即幸不特修身維性九明天人審治
休措之家國天下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動之夙夜以勉之命
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言此等
世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其騎乘之易事猶
須慣習然能後善。即薄伎與射御猶藉於習則雖安可貴也况乎人理之曠世德之
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綢繆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
鹿雖云味甘匪和弗美。四句即揚子所云其受和自受采之意故瑤華不琢則難

夜之景不發王不琢磨則丹青不治則純鈎之勁不就純鈎

汗見神曰丹青

丹青則火則不鎖火麗於木无以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

子有云不於

流不積不深莊子云水之積也不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

不職深谷人知

登閣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閭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

此意互相

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孝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臨淵羨魚不

如退而結網

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勉不勞而致遠

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

而宿瘤以藏醜醜以宿瘤

俞藏其醜

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陶鈍者惺悟文梓干雲而可名臺

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

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干雲之梓木堪為臺榭棟梁之用尚

類公輸子為之結構此以起下意

願天委曰大道

款超千里於終朝必假退影之足款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舠楫

於即即貨者適

之器款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款測淵微而不役神

然此

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緣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

而揚大明

見日意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萬物之狀舒竹帛而考

古今則天地無藏其情矣

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埋可

令齊堅乎金玉

泥和沙而築之曲木可攻以應繩墨木從繩墨

使百獸可教之以戰陳

畜牲可習是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

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

物類皆可使化見又况乎含五帝而稟

最靈者乎

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馬之低昂中度勢擊之會言之

馴也

馴也馴也與彼九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

世

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行潦之流不輟有時而進於大海崇一

質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一質之功不已有時而至於峻極漢詩選云涓涓積至滄波冰華土

崇成太華岑大川涌濤則虬螭群游大川之內青虬亦蟠聚焉日就月將則

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極乎困蒙哉昔仲由冠

鷄帶狔震珥鳴蟬杖劍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山之勁竹南山之竹不操

自直此子路初欲任振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

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後君政子房鄙人而灼聚幽獨漸漬道

訓成化名儒乃抗礼於王公子房後封為萬戶侯豈直免於庸陋

以是貧人悲寓世之倏忽人生倏忽疾泯沒之無梅感朝聞之弘訓

朝聞道夕死可矣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孝猶植也覺閑念之作

林希元曰此段正說貧人務學問以進德修業即上聖諸人欲

然不覺其然竟道無非微言若患感德大業不冠當世而声稱不狹于茲也

狂周念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大禹惜寸陰鑒逝川之勉志

悼過隙之電速光陰如白駒過隙如電之飛何迅速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

末務洗憂貪之心遣庸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書懷坐

睡之惓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進德脩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常

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黃霸黃霸抱柱以

受業黃伯宣帝時人係獄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

輿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

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科故能盛德大業冠

呂機云曰評夫

李則明不惠
則暗仲尼之知
悟日燭之喻信
率之不可以已
也夫

於當世清風令聞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漭，齊有一
飛公朝下殿前舒羽而跳奔侯遣使問孔子曰鳥名商羊昔方
音謹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祥有水火○出家語言
鳥磬而洽東甯有集於庭而死槁矢貫之石磬長尺有咫陳
昔武克商通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諂齊實而言色味是
來貢于是肅慎貢楮矢石磬矢○出史記諂齊實而言色味是
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王使人取之不識又使人
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惟諸侯之伯者方得此物
也訊土狗而識墳羊仲尼曰吾穿井得羊也對曰丘聞之上之
怪蹟羊也**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吳伐越噉會稽
○出家語**使問仲尼會樽俎間問何骨最大仲尼曰禹致群臣于**
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戮之其節專車此為之大也**瞻離畢**
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闔余之錯何神之有夢而已矣夫
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豐饒劣愚

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詩民之靡盈誰或有提耳而後喻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夫速無時習者驥駉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鷄鵲之

翼也彼雖羣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即駉驥千里止

先之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時之學其

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脩學務早及

其精專習於性成不異自然也賈誼疏云少成若若乃絕倫之

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魯陽公與韓構於暘谷日暮而收

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戍之荒荒也日燭之喻斯

言當矣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出說苑

抱朴子曰夫受繩墨者無枉劓之木本從繩染道訓者無和僻之人本從道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沉淪於樂此四句是一段主意下正詳之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一見累世不見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世皆不知若使素士寒素之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左傳云粟多免而牆而立新火以脩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誠糊其口於四方新火以脩業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即文學之士亦有之亦有饑寒切已藜藿不給即文學之士亦有之膚困風霜衣不給口乏糟糠食不給出無從師之資無由取結家有日暮之急使朝不給釋耒則農事廢古人秉耒而耕者執卷則供養虛

崇教篇

抱朴子曰夫受繩墨者無枉劓之木本從繩染道訓者無和僻之人本從道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沉淪於樂此四句是一段主意下正詳之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一見累世不見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世皆不知若使素士寒素之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左傳云粟多免而牆而立新火以脩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誠糊其口於四方新火以脩業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即文學之士亦有之亦有饑寒切已藜藿不給即文學之士亦有之膚困風霜衣不給口乏糟糠食不給出無從師之資無由取結家有日暮之急使朝不給釋耒則農事廢古人秉耒而耕者執卷則供養虛

抱朴子曰夫受繩墨者無枉劓之木本從繩染道訓者無和僻之人本從道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沉淪於樂此四句是一段主意下正詳之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一見累世不見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世皆不知若使素士寒素之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左傳云粟多免而牆而立新火以脩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誠糊其口於四方新火以脩業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即文學之士亦有之亦有饑寒切已藜藿不給即文學之士亦有之膚困風霜衣不給口乏糟糠食不給出無從師之資無由取結家有日暮之急使朝不給釋耒則農事廢古人秉耒而耕者執卷則供養虛

崇教篇

者若徒執經而學則又缺養矣雖闕學業可恕者也蓋此而缺學非不學也蓋為營生所係其情猶

可恕所謂千里之足困於監車之下一刀之鑕不經殿哈之門

者也素士闕學業而其教失也是為一家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族婆娑綺紈之

間婆娑安適貌漢書云婆娑於六藝之場綺紈即綺縠也言其安意於綺縠之麗不知稼穡之艱難目

倦於玄黃目極玄黃未色之觀耳疲乎節衛目游於節衛鼻齟乎闌麝

之口爽於膏粱冬踏貂狐之溫麗夏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

之輕軒車馬之後入宴華房之燦蔚宴樂之後飾朱翠於楹枕華其積無

已於篋置厚其情也陳妖冶以娛心荒於色也酒醞醖以沉醉酒也行為

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知草芥口筆

之乎典據不通牽引錯於事類類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

衡其曰是謂
高其者沉金
必棄

老而惟悴雖致麥之能辯亦奚別乎韓貴哉。

抱朴子曰文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禮記

而巳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已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

後可以為父也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

操刀傷割節齋所嘆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仁而以政猶未能

操刀而使割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

也其傷實多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

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無憂懼或未免於強保之

中而加青紫之官未離強抱統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統勝衣冠

要操生殺之威能生人提黜陟之能黜人榮辱決於與奪能

人能利病感於唇舌或於愛惡無時暫之愛惡毀譽括厲於耳

吳昌曰此紀元
帝以為崇教者
示法不為人臣
子思孝之名

視義曰所聞
教者必教之以
義方俾弗拘於
邪良文明師尤
宜植隨則忠孝
之理素明而可
以遵法入德矣

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言出巧弄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窮也即言不能窮書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於此數者辨則邪者正者真偽者安能了於胸中哉且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以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於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賢之以博覽使之通示之以成敗使之達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以直道之上歛之乎檢括之中援錄括囊凜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水持臨深履薄以自敬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實家道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

好古而安穢刺由面牆而前事不忘今之良鑑也湯武桀平伊呂其興勃然辛癸商紂髮紂平推崇其忘忽焉朋友師傳德宜精簡必收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武帝時仲舒桓榮者明帝時桓榮強直若鵠遂王士暑宣帝時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為証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

有帝...
 中外...
 靜...
 母...
 設古...
 前...

君道篇

他仁曰君道至
 尊心修其身以
 為天下先將道
 紀薄治本端事
 休朝雖夕惕斯
 又君道所以傳
 也此一設詳書
 道正君率物固
 本防亂之道具
 悉之矣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言天濁黃判而下流言地尊卑等威
 於是乎著往聖而取諸兩儀即在天地也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
 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已以先四海先正身以率萬民去偏黨
 以平王道王道平平遺私情以標至公公道以率物擬宇宙以籠
 萬殊宇宙以直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又加之
 以獨聽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矣又加之儀決
 水以進善進善如流釣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左傳云君人將昭德
 照明善德開塞惡和庸親昵賢寵愛也使矧畫其圓矩竭其方盡其規員
 矩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斲斤之用匠之以六藝書教之文車



楊慎曰人進以
民安思危繼又
謂為人主者誠
不可不三思也

之以忠信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文陋以伸沈抑青明之
有沉抑下客激清流以澄臧否激濁揚清使使物無說道事無
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為將帥者莫敢憚幾
顧命畏危亡至悅近以恤遠修文以招攜招亡攜判阜百姓之
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
化治則匿暇藏疾五教在寬書教敷五外惣音多士於武內建
維城之穆屬詩宗子使親疎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
之憂本茂而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源成而石盤岳峙國勢
渴覲覲者武邑絕之見三田之傾殄則知流川之未可峙也
觀窮幽之不守則覺嚴嶽之不足賴金城湯池未若人是

冰恬曰一
為君者當珍重
民情休恤民隱
言之親切至於
刑察奸納策
防患容美之事
豈足為所詞哉
意切誠為居人
龜鑑

以賢君抱恨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
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

夫民之饑寒則哀彼責此民有飢寒則曰百姓有罪則謂之在

予即武王誓書百姓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

思桑麻之引湯時大旱紀湯自剪髮斷爪身嬰白不吝改絃

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眚以警威嚴以警時

以接疏仁厚以路無擊壤之叟先遊康衢有老則羞聞和音之

位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聞之善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

之勞瘁若安則思茹桑嘉之旨脫則憂敬授之失時其食則思

時○書教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聞樂則思瞻藻麗

冷人時

之美米則慮賦歛之慘烈暗珍麗則恐厚歛於民而有慘裂之苦遵放勛之禮

韓子曰堯之治天下也采椽不斲衣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華之不果文帝欲作露臺召公結之曰計費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

乃止家之產鑒董華之召災紂作章悟阿房之速禍秦始作阿房宮數誥誓

則念一時之失信耽玩則覺寢耽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

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逆情任理不使鳴夷有抱枉之魂

子胥諫吳王不听賜之鵩夷浮之江鑒操形之杜伯惟人力之呼豕廢嫡則戒晉

獻之巨惑晉獻公寵驪立庶則念劉表之珍祀蒐畋則樂失獸

而得士文王出獵而識弛綱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詩

子并蜂自飛燕之尊寵趙飛燕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趙高指恭

顯弘恭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漢祖所鄭生之說

之為不可高祖方食輒吐哺罵孝景之銖昔景錯請削六國反景

帝誅錯以謝六國防人治之變於六宮之中漢呂后殺戚夫斷其手足號曰人彘止汗血

之求於絕域之外武帝好大喜功外事征伐除惡夫以遭酒醕之

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市駿骨而良馬至軾怒鼉以勸勇

屢伐吳歎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避螳螂以勵

武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搏其輪問其御曰何也對曰此

下勇士矣迴車避之於是勇士多歸之聆虞會之說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

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鴻鵠之舉也惟六翮耳腹背之毛

出韓子喻用人當盡其所長

漢書曰此段又
廣以操進去動
愚之憤懣功過
相衡之七也
賢輔理明哲宣
猷而監黎順化
天一步客一上
一即深一節

藏淵中之魚察見淵魚為不祥操利器之柄怒不越法以加虐
法不以私言刑不可至也喜不喻憲以厚遺喜而不私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
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逸傾下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
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志近惡而念遠
功使夫遭劇孟明有脩來之効遭劇為魯君將三戰三比喪地
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悼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魏尚張敞立雪恥之積射鈞之
賊臣晉仲射桓著匡合之弘勳晉仲連云晉子并三行之道據
為立伯有名品釋之左卓吐止戈之高策韓信伐魏得李左
天下光昭燭因釋縛之左卓吐止戈之高策車釋縛問計卒用
其則鵠鳥化為鴛鴦和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斤鹵
斤鹵荒田可皆惡鳥也夜光起乎泥渾泥渾汚濁之地是以淵蟠者仰赴
以河嘉禾可以得珠玉

供與祖曰此段
推至治之極百
是致順大和用
洽致至臻即隆
更三五

山樓者俯集荆楚山樓皆隱炳蔚內弼處山谷之賢虎闕外御政得於上而
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遠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蒞黔庶讓睦
於藪澤虞芮實成見文王之化耕者讓畔行
是以七政不亂虞書在肅孔王衛以齊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
而錯集四靈龜龍麟鳳足華灼其露淋瀝以膏露嘉穗娜
而盈箱嘉禾生見收成之多丹旄逐於神潢能致災旱者之神玄厲
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木之暴箕神好風南箕
之物無脆時之調人無嗟慨之響謚偃木之暴五刑
寢厝不用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喪皮服山樓河窟莫不
合歡革面言荒服所不臣天地感和重譯夷國靈禽育於彤庭

如獻白雉山瑤環獻自西極英國名○瑤名皆室玉也員首處善猶氤氲之

順動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和隆之盛致二五之軌

燭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廟祀傳於萬世繁本枝乎百世矣

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

迹造父善御者○馬非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唐堯虞舜善治

亂保印於未元謂英資建長善民而致同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價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

天之化必振矣君人不可使民困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

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

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瑤瑤於筆端武則鈞銘居類切推於指

掌心苟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辨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尾解

正守仁曰此段又進一步以入主貴思治以來亂保印於未元則人主雖從家無窮矣此從元木上電極則之居人者誠實二後於斯

也漢書云有土何者不居乎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闇元本之端也元本在思治於未亂保誠能事過乎臨深履水居

安不忘棄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

數以御衆才韓白韓信白起畢力以折衝蕭曹蕭何曹參竭能以經國介

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美則人主雖從容玉房

之內天子所居之室以玉飾之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其謬縱飲之樂樂人疲

於拚儻言歌舞之樂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於貴成何必居茅茨

之狹陋食薄味之太羹躬監門之勞役李斯謂二世曰身處此之宿口食監門之養

懷損命之帝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

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為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

余州山曰此一受言統近各義

之和不正
其利以還自持
其誠而不近仁
賢不親古訓
速樂而不恤民
命不顧國家未
有不危亡者也

賞和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

露其類危猶巢幕如燕雀之巢幕而自比於天日下如天之有日擬

同於泰山謂天下如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襲宴是耽是

者未足美也又王小心翼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襲宴是耽是

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

馬而惡蹇諺忠言切直之貴珠玉而賤智略有執智勇豐綺紈

而約惠澤惠澤不緩賑濟而急聚斂以聚斂民勤政戈而忽稼

穡防田儉以重蕪并而輕民命思蕪并諸國日從進優倡而退儒

雅頭儒博雅之士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

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搞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樂珍玩園聚

王世貞曰此段
言人主當察仁
暴之分審賢
愚之原思憂
民之功一旦
大變人雖亂
四起然後未
思輔弼伯仲
則無及矣

食肉靡穀之物好狗馬珍禽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

尤人也比則不思保邦不恤民命至

夫吉凶由已湯武豈異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

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一仁一暴望在具瞻毀譽尤

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靈貊懷而不可以虛索也言

不可以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言毀不可是以小

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皆刻

以惡小而為之即此意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

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頽莫之

扶也於是繼策去於我手法天下有御馬然一旦馬失申物假

安宗道曰未幾
宋上聖則思治
肅王則思忽此
治亂存亡所依
分尺君道者導
充念哉
終篇分為七段
詞意深切可為
補座箴銘

而不還即印侯神叢之論叢假神於人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
怨於下天怒於上陳吳陳涉吳廣之徒奮劍而夫呼劉項劉項之倫
揮戈而風駭雲梯攻城之具乘於百雉城也之上皓月交於象魏之下
飛蜂內薦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
棲之智士暮呂於嵩山招孫吳孫賓吳起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
思嘉美而莫問猶大廈言面之燬而運水於滄海言救之無及也洪潦陵室
而造船於長洲矣言面之夫魏之稱不可驕各構言君位不
居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脩也封太山非可以上聖無策載
馳猶懼不逮策而馳之仇恐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為過
之按轡徐行自以或於安而思危能敬或在險而自逸安其或
為能過於人

功成治定而悲怠匪荒或綴旒視君仇累左傳累十二如而
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紂之沒曷用貴欽明之高濟
哉堯舜之欽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而不覺不覺不覺辛卷之六德神機
胃里黃燄即之五

紅如命矣而悲急難濟然故無補也累及不型公曰然則累及不型公曰

習孔教曰此先
聖古之人臣君
相合應相待一
休故永無流弊
之禍為一吸

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積其凝四門穆又百揆時序寧夷無疆

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貌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

放之禍。不至放。
流斤逐。

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忠主保民之臣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言諛望之

臣過弼遠者社稷之體也言骨鯁之臣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正言

極東雖伏斧而不敢辭據鼎鑊而盡言而不辭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

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

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托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

濫乎所恨刑不為私怨審賞而不加諸附已賞不為私厚不專命以招權

不含誇而談潔進思盡言以糾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

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

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以砥節自

居已則以羔羊為節詩羔羊言節也當危值難則棄家而不顧

持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畫等良

奇制勝陳平出奇制勝追周全之畫規准二鮑之直視鮑叔牙鮑宣嬰弘之節

王連麟曰為臣者以正己立朝何忠臣紀不

張鳳翼曰臣道以此為極軌

儉安嬰朕有不掩執恬毅素恬毅之守終并此離絕炙身之分戒

彼韓英失忠之禍韓信以反誅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

先下專誠祗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左傳云天威不遠宵夙處疎有

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托則以伊周為師表伊尹輔太甲周

寄托寄托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為軌儀吉甫召虎皆周宣時賢相送往視君則竭

忠貞而不迴搏噬千紀則若鷹鷂之勢霍霍奮軒疆場則慕魏絳

李牧之高縱李牧備邊趙二良將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文翁

學化俗召言臣為民興利夫忠至者無以為國况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戒

祀而無憚况出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

歌書哥元昆吾鑿器能者鑄動輒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無弘勲而叨厚祿績不茂則羞命之妄高也無懋績而膺高命優信思順天人攸贊居位若位威權擁未有亡身害家者也此足以為人臣之戒盈居謙惡盈滿而乃終有慶勞勞而舉足則蹈道度杭手則奉繩墨褒重雖淹滯而悔辱亦必遠矣雖未蒙褒重而以表功者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人臣之蒙無私交內樹背公之黨人臣無背公樹黨之行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趙高專有指鹿為馬之奸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高刻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含正即和遠真倡偽親覽傾覆不改其軌無禍之集匪禍自天也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無弘勲而叨厚祿績不茂則羞命之妄高也無懋績而膺高命優信思順天人攸贊居位若位威權擁未有亡身害家者也此足以為人臣之戒盈居謙惡盈滿而乃終有慶勞勞而舉足則蹈道度杭手則奉繩墨褒重雖淹滯而悔辱亦必遠矣雖未蒙褒重而以表功者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人臣之蒙無私交內樹背公之黨人臣無背公樹黨之行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趙高專有指鹿為馬之奸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高刻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含正即和遠真倡偽親覽傾覆不改其軌無禍之集匪禍自天也

良規篇

抱朴子曰河東春曰言士貴藏器以待時羽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群之禽矣棲必適鳩鵲之禍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為士者不相時而出必遭危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人之失時猶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

若乃高巖特實非細縷所綴若之將墜豈一絲所能係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遇滔天之水豈奉土所能塞則不苟且於乾役言射利也得利為乾失利為不投險於僥倖矣役出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張之象曰用權察主自伊周始行之但權非聖人不難用何後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詩狼跋其

人藉為之而卒
至其亂亦可鑒
也夫

胡流言載路

謂公將不利於孺子

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

出史記

霍光幾

於及身家亦尋滅

其後顯禹雲山相繼誅滅

孫琳桑陰未移首足異所皆笑

音未絕而號跳已反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

可救

孝經云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

事以飾非

效周公藏策金縢以身代命於成帝

內包豺狼之禍心

後以纂位受誅

由於伊

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

時難篇

抱朴子曰畫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

時時之否者也夫姦凶之徒踞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

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已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

容君迷於皂白

黑白不分

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

衷於是弘恭石顯之徒

元帝時

飾巧辭以構象似假公以售私

其類其主心遂至構

令獻長生之術者及獲重死之罪進安上

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

皆以進言而

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

難也

二句一

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

也

七十說

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

余有「曰健言
者皆度者時母
今奸凶之徒
得其私而已至
於厥罪故言非
難而審時為難

穆文昭曰明健
在非言之難三
句

凌約曰皆以言
實罪者

胡時化曰載蓋
特府燕如呂傳

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秦王欲用韓非，李斯毀之。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非龐涓之別孫臏。六史公曰：孫子籌策，龐涓上之。藥使自殺。龐涓之別孫臏，明不能容，故患於被刑。上官之毀屈平，屈原被上官之譖，至於放逐，遂赴汨羅以死。索蓋之，中鬼昔吳王被反鬼錯，蓋反今斬錯以謝天下。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夫史策，悲夫時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傳呂尚釣於磻石，周文王聞之，乃懷其王佐之器，抱其親世之才，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二人即不遇主，亦無得而訾病之。

官理

抱朴子曰：驥驥良馬名

之騁逸，亦由造父之御也。

造父善御而騁驥，得聘其足。

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

禹稷舜聖主故

故能不勞而平。

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

臧獲，獲其能也。良馬也。

禍如發機。

言禍至之速也。

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

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

仲尼不能止魯侯之患，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

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

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

賢儒之童，背千金而遂鉞，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鼃，即患不賞好義，病不要識。

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公聽聖
言而數驚夫公聞仲尼之說而惧故秦孝聞高談而睡寐秦孝
聞高論商鞅挾術以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勳猶却行以
逐馳却步不行而適楚而首燕也欲適楚又向首於燕

務正

真秀德曰資才者人主所以揚以明理成化者也然才有短長人君用其長而舍其所短牙矣才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詩乃彼流水朝宗于海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
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厦凌霄賴群僚之積群工積棟樑輪曲輳
直無可缺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高陽氏有才于
高辛氏有才于八人名曰八凱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
舜時登用之而成格天之化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禹得折衝之才雖驕恣而不

危也以能用仲叔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
足康也故繫定者死而不弊百足之蟄亦衆也多士者乱而
不亡然劒戟不長於縫緝劒戟能斷而不可為縫緝之用縫緝補綻也雖鑽不可以
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譬
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illegible]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太上立德行其次立言全操清行完全所則富矣荷

必王帛之崇乎此吾心之至望又高尚其志不降不辱而行不辱

斯則貴矣何必清紫之兼乎此君以清紫之貴何羨乎青紫之貴俗民不能諳

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其高也人莫得揣度何必凌雲而

踏電乎言不必用世凌雲
 踏電以為高也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躓其

短乏是則深矣。其深也人莫測之。何必洞河而淪海乎？言不必重。

為四海奇備一身囊括四海雖室有懸磬之憂即貧而室如可以無羨

乎鑄山而煑海矣。昔禹鑄山之金管仲煑海以爲海。○言已無羨於是。身處鳥獸之群。

隱居與造物遊可以不謂乎朱輪而華轂矣姜維公碑云頂香貂乘王

頤天峻曰君子得其時則獲不其則逢累而行固其志也

王瑄青萍動則華轂坐則五馬言已不謂於是

抱朴子曰潛靈侯慶雲以騰疎應龍潛靈樓鴻階勁風以凌

虛樓鴻亦翻木舉素鱗須姬發而躍周武王發興王有白雉待

公旦而來周公曰輔成王以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人公

釣史遇文王始於韓奕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韓信寄食漂母

投綸而興王室韓奕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遇高祖始拜將

許應元曰抱朴子抗節表以自適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抱真守一之士脫

高節以外物也則富貴可遺高節起世之夫故支離之儒造化

而怡顏彼遊心於物外者比人簞屨棲高岫而得意焉後意意於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決全言不決能事不可畢兼言不能故懸

林希元曰事不來全才不并盡

即雖且足矣然然於人乎

象明而可蔽日月可山川滯而或移山川可金玉剛而可乘王

雖剛有堅冰密而可離堅冰雖密公旦不能與伯民跟跲於馮

雲之峻伯氏高峻即周公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呂梁之水即仲尼不能與之較崇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則其音日月不能

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則其明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

情其大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其高故廣車不能脅

其轍以苟通於狹路廣車安能高士不能擗其節以同塵於隘

俗高士安肯屈其節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陰陽二氣於三光以普照著明光

蕭良有曰君子貴以進容衆

日月星無
萬華以藏疾為曠焉華至器喻凡山藏之疾無不藏之北溟以含垢

稱大北溟至廣大凡川之汚無不納之碩儒以與進弘道道大則曲成遠數以方物而不遺

博愛容眾愛博可以容物畜聚

吳默曰物各有適非局於一隅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龜甲自有可用麟角鳳爪不

必為闢設麟鳳之角爪自有可貴豈待闢而設之故雋生不釋劔於平世雋不疑出入好

亂世始佩擊柝不輟倫於思危夜行擊木用戒不虞豈待危時用之

黃帝曰君子守身俟時非徒苟合者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重者自輕重者自重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

潔者自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時有否滯而忠道不易守正者不以莫

賞而苟合君子所守至正豈以貪利而輟苟合於世哉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立阜之卑登高可悟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

皇明曰昔人云李斯後知不足

即此意也

福福雖廣可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九典皮閱而面聞玉璫乃

知拘俗之多迷一聞至道則拘俗之迷始知之矣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其本也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技

祝克曰因本可以知末末有小而能致大也

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其本只分寸也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

整齊之下望之整齊望之整齊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煇燦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以瓦礫與瓊琨

知瓦礫不覩虎豹之文蔚則不知大羊之質漫以大羊之質與虎豹之文

施仁曰通博雅之儒不以因陋之可鄙

較始知大羊恥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

鄙不恥白雪之高焉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知下里巴人之足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汪洋浩藏識儒之博雅始知不學之固陋誠可鄙矣

揚慎曰士之操履者元處實處履處之為計也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玃不知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常布故夏姬之無禮夏徵舒之母有淫行吳公通焉不如孤遠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沈括曰士當度德量力不致賤不濟矣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美既內不撥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洪鑪烈火投之以輕羽未有不化飛雪之委沸鑊飛雪未有不消朝菌之試于將朝菌野芝將試之羔犢之犯虎虺也羊遭虎則靡矣是則斷

樓昉曰事未有不有近始者

抱朴子曰三辰日月星也蔽於天則滿景暗於地雲蔽之根夢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柯條自瘁則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

洪興祖曰為近務遠者形

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於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帟帳始自築萬里長城以備胡而陳必兵廣之使由由嚮應漢武懸旌萬里從事邊功而变起蕭牆末年有輪臺之悔

王守仁曰用止出於時止未至雖有奇安施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為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玄冰結則五明不用者有虞大舜廣開視作五明隆暑熾則裘纊退裘纊所以禦寒隆暑熾則退而不用之也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鷹鵠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全州山曰名經
理之本原所當
考究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踏積石激而揚
源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含洪菱而去繁柯舒葉吐葩
失本趣不枯訖叛聖遠經理不弘濟當究其本

子世貞曰殊途
致之論

抱朴子曰四瀆江河淮濟辨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曰卑下而注於
九折而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
芳味不等而悉美言其致

世貞曰化俗
以德不以言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飭為其末粉飾文為壯化俗以德而言
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設朴素可以化民變
俗而文辨奚益哉

習孔教曰好尚
本於上人

抱朴子曰衝飈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

唐順之曰治近
可以致遠

有上好讓而下慢主賤賈而俗員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者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

而引沉鱗於江海池深則江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林

而丹穴之禽設象於繁蓋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大水而望舒變

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重而壯士雲赴疑齊莊事昔齊莊

馬博其問其御曰此何虫也對曰此螳螂也為五知進而不退知進而不退

句踐曲躬於怒龜而我卒輕死昔越王屢伐吳數人輕

顯齊桓公礼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西伯澤而三分之仁治

抱朴子曰膏讓在茲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
唐以鹿裘臻太平竟治天下齊桓以捐紫止奢競齊桓公朝而

主廉曰移風
易俗係於上之
上好尚端而
國類化矣

十九

卷之六

什

無有報董華構楚灵王為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較漢文帝故作
百金而止而玄默之風行

張鳳翼曰聰者料其亡之機明者觀未形之微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音明者觀機理於玄

微之未形察理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音

不說其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初為象箸必將作玉之杯王杯象箸將

劉純仁曰誅以懲惡不失之機弱貴以勸善不失之儉吝

抱朴子曰二儀天地曰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

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及

有位之人則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懦弱非所惠下逮則遠人懷

恩澤及於下僚則遠者來

而非儉吝所能辨也賞不可失之儉吝

張之象曰虛度者明得失而謹之可以有求矣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并浮滄海必驗於風迅故保利涉之

福可以利涉善蒞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末之慶故閭君

余有「日賞不濫而刑不愆任明君所宜審

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語云於彼毫末於此尋常即差毫釐謬千里意

興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渾侔則獎倫收斂功過不料

則度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賞候雨澤之降而無霖淫之過

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罰猶秋霜之嚴而無失時之愆

穆文昭曰王者進退天下人才貴能取之於已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無也進賢不可失伏法度者所

愛不可得私也

愛不可得私也退賢不可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已者也失人者

先失之於已者也

先失之於已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也惟精於謙鑑斯

咳約曰富劉之
雅不可假

胡時化曰拘當
守一者非通方
之學

郭至曰法重而
人輕犯

笑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實罰之柄猶利器也
人暗主倒執干戈雖曰尊而勢去持其柄授人勢不在已故制慶賞而得
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
以索遺劍楚人墮劍於水刻舟以求之膠柱不可以諧青音膠柱不可調索故翠蓋

不設於晴朗翠蓋貴者之具非為蔽日設也朱輪不施於涉川朱輪貴者之車非為濟川用也

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漢書云欲湯之無沸也不如絕薪之去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王者賜丹書鐵券以封國刺牲歃血盟約不能救違約

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古未有書契文字立結繩之政五刑九伐五刑掌於太司寇九伐掌於大司馬

於大赤族之盛刑之極者赤族之誅不足以止觀觥之姦則不可以舞于

化矣舜時舞干羽而有苗格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

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以非為是之喻狐貍為麟鳳矣以不肖為

賢之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謹之毀而未必

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先意而許其人之賢未若墜其事而試其用不若

行事而試其可用逆而距之者距而不料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不若

而考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篤憲輟望於大輅

實則之馬安敢望大車之駕戎虬龍馬揚鑣而雷駟以良馬揚則功胡大而

况見坤曰毀譽
貴德其重之論

真德秀曰明者
不可欺智者不
可誑則是非資
不肖無所希矣

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顏天峻曰吳亡在德其異也非一朝其亡也非一旦

抱朴子曰潜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朽木遇大風則折舍隙之崖雖以值滔天之濤傾崖遇洪濤故七百之桀紂之世周家卜世七百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紂之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尚矣紂之倒戈王以自焚不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得所信之所見則疑之則疑之所見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嘆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

許應元曰貴遠賤近信耳疑目由所好之不在也

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帝嘉歎久之而恨不同世反

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諫而誅之李斯姚賈害之言王不用久以過法誅之遂下或放手散此蓋棄公好偽形見真龍而失吏治非使自殺

色也

葉公居室皆雕畫以龍於是天龍駕雲而下葉公駕走乃知所好非真龍也

抱朴子曰摩尼珠名不霄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鯢不凌霄則

靡殊於桃虫鵲小鳥也詩華名錦駒吞聲則與暗人為群逸

才沉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鮒鮒蟻絳虹於淵濤駕騫駿驤於

垌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乳龍乘雲電而直上駿騫馳驚千里

抱朴子曰棄金壁於塗路金壁擲於野外則行人止足見者却委錦紈

於泥濘則見者驚咄惜莫不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國之伍高世之士

與庸衆

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經國之士困滯不用而談者不訟其屈

達者不極其窮或貴其久而息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

為病由來久矣

呂祖謙曰高世之士不庸經國之士棄簡斯誠有國者之心

林希元曰逸才木竭與庸衆人伍世人竟莫之察

蕭惠伯曰才豐則惠博才遠則辭富斯非妙小者所可同日語也

吳默曰國有六卿人主資之以舉翰

王守仁曰此論勢利之論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刃則無懷山之流源深則流長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山高則雲興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積財豐厚則施澤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有遠大之財者其吐詞必富贍故觀有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有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方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鳳巢名夕萃軒立日未移晷刻周

章九陔即九野也凌風蹈雲不蹶不閱者以其六翮之輕勁者夫良

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才智之士為國家輔翼

抱朴子曰淇衛志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

器哀超俗拔萃之德不得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枯木也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

源之熠燿之宵白詩云熠燿宵行不能使高品呈形志盡勢利

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螭螭龍不吐吞舟而吞舟

峻山不極天則不能誦琳琅播雲雨山高則實我萃於斯雲雨興於斯立德不

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

勲而凡夫朝為蜩翼善為善輕微夕望立陵之益望受益猶

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黍稷方種即望收成之富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

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寒裳以越滄

海指天欲涉企佇而躍九玄舉足而欲躍九天之上

吳鼎曰以希冀者立操行之錄掃德音体道素之本

黃洪憲曰上君子有超俗之德絕群之志者其素所養而也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泥龍之龍安捺才雖貴以撇揭之功大抵然也

禽雖雕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按禽安能凌風此四句即狗雖飾以金翠

而不能躡景以頃逸近才雖豐其寵祿

淺近之才雖厚其寵祿

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則以掀天揭地之烈則誇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燎大燭也言物百故來而置之門外詩云夜未央庭燎之光則下有聚死之虫芻豢之典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

桑霍去病

為戒厚矣范甌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飲山峯之塵山峯之塵土非驚風摧萬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芽

能威虎雖咆哮蛟蛇豈足以施威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冠世之才不能

波恬曰堅志不倚貧者所難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隨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求其令聞矣

聞矣

樓昉曰士人不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晉侯

可廢憤典而儒

於秦秦伯使臣視和之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建

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

而行業不可惰

漢典祖曰儒者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載重則昧進退所以危

戒身也知進而不知退身必危身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雲從龍興則雲騰非狐貉之能致也狐貉野貉二獸名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大人如堯舜禹湯之主逸倫乃王帛幽求則立遠之後起如湯以幣聘則起升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唯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韓信未遇時受胯下之辱不損龍躍而虎視也應侯誦奇於溺簣范雎受辱於項賁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而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下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雲從龍興則雲騰非狐貉之能致也狐貉野貉二獸名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大人如堯舜禹湯之主逸倫乃王帛幽求則立遠之後起如湯以幣聘則起升

抱朴子曰微風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千鈞之鍾是以漆園莊周為漆園吏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哀期有勦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熊羆力能制六狐狸有捕鼠之捷能金鸚不競擊於小鷄鷄鳥飛揚捷翻鷄隼擊者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張耳未遇時隱於抱關

朱亥奮勇於鼓刀名池抱朴子曰懸魚惑以芳餌魚以芳餌而受懸檻虎死於籠狐虎為狐不

施仁曰高矣不可施仁曰高矣不可勢利屈勢利屈

抱朴子曰微風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千鈞之鍾是以漆園莊周為漆園吏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哀期有勦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王應麟曰人君
貴血民困

張風聖曰九人
有所段托洋以
自全此喻良切

可以釣絡致者必虱螭也虱九螭九不可以機弄誘者必麟虞也麒麟騶虞不入机弄世有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滯九翔雲九天馬處貴者知旁下者之若

怒辟下之勞知尊貴者焉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

也尋丈之木根朽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民至怨

也則不能茂感能保有天下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寢息也不敢

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網罟小魚假身於龍之側魚

蚊集鷹首則為騷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數句即城

鼠不意同意何者其所以然也

列地仁曰吉人
辭寡之辭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夷龜收靜而吉春建
長譚而醜音見患於聒耳哇鳴長譚醜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
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旋盤之容樂箕踞之伏被髮之域被髮之域

甫之飾樂被髮之俗故忠正者見排於諛勝之世諛勝之世忠

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惡直之世雅

抱朴子曰井水不能救八穀之燔莰山穀之炬燔非撮壤不能

遏砥柱之沸騰沸騰之水非寸刃不能刊也伐長洲之林獨是不

能止朋黨之非淫朋比周相為黨與如

抱朴子曰干羊不能扞獨虎獨虎禹雀不能抵鷹鷹燎攢拳不及希

世

張之象曰但是
不能止朋黨

余有丁曰庸夫
此其後其效

不勝

和之末景希和日也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伐百鼓

之響雷震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彛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庶

事根長

直德秀曰出見
貞正之夫不詭
笑以偶俗不奇
容以趨時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處富貴其分猶林
卉冬華未有不凋落守

道之窮猶竹栢之履霜也旁而自守以道侯
竹栢有經霜之操故識否泰於獨見

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吾必有德見即鋒
刃在前不失其正安有詭

笑以偶俗乎典俗軀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

趨時焉利祿不其自趨時
利祿不其自趨時安肯躡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輶輶輶輶
輶輶而不能致音乎左耳聾之耳聾聾者
不聞重

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幽岫曲澗之
中不見天曰凝冰慘慄而不

余曰一曰至德
之十世所能

能凋欵冬之華耐冰
霜者宋飈礫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

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彌弩危機弩機
弩機嚴鏃銜弦嚴鏃
嚴鏃至可忌也而勇雉觸

之而不猜山難
觸機聞政亂邦惡疾妬能暴橫之集如飛
之來使人不覺而貪人競

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
之不振

不振禍敗奄及而
之不振使人無以自振是以愚夫之所悅幸災
樂禍乃達者之所悲也

憂患憂患
憂患凡才之所趨趨於
不知避乃大智之所去也智者明於
戒而去之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筆不墮則實不

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韓信
韓信之功不著長君繼

軌則伊霍伊尹
伊尹之勳不成伊尹輔太甲霍
霍光擁昭立宣故病困乃重良醫世

凌豹曰忠貞之
士惟世有
以目見而為世
之所貴

穆文熙曰鋒刃
之基收之及
世達者智者能
審之

亂而貴忠貞

胡時化曰人懷不保情於愛惡不抑志於芳通則更升一契意化矣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善之欲多人情好榮畏辱則憎毀之情意

故憎毀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天道有盈虛以同條齊

得失人事有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不繫情於愛惡窮通不足以

邵室曰明於與子奪善於利害此惟至粹極醇之人稱焉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吾心之神不為與奪利

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吾心之和不為利害浩浩乎非瓢

所校矣浩浩之水非杯杓所能校浩浩乎非跬步所尋矣浩浩之遠非

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

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玄德秀曰有技足以召災此為恃才者戒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匠石取則珠夷則蚌裂矣蚌珠生明

裂其石含金者焚鑠金生於石必草任藥者剪掘草可以為藥

刀利則先缺太剛則折意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

世求有伎之災也世有始才則有伎者遭其害君子貴欽才以自完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即流矢也赴焉美名起則謗譖攻焉

瑰貨多藏則不招然而怨至矣多藏貨室招怨於人也器盈志驕則不召

禍而禍來矣驕奢之人多至於禍昔平原謂應侯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即此意也

顧天峻曰達倫之士不以名塞而怨尤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價值連城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

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

否塞而薄其節不以世之否塞起至改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惟知樂天任其命之自至

之有

許應元曰才有所短亦有所長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雞司晨謂之戒旦巨象無馳逐之才巨象

任重馳逐則馬之能也故將琬敗績於百里蔣琬非百里之器孔明任之而為三台之

標三台三公也陳平困瘁於治家陳平治家有盜嫂受金之疑而懷六奇之器六出奇計

奇計

林希元曰旁而後通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達者時也有會而不

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後遇文王韓信

非初怯而末勇初受膝下之辱後建大功下有七十餘載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語云驥一奔而莫返千金不能救斯言

呂祖讓曰防微可以無大害

可以无玷

之玷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故博施者未若防其微事始於微貴防之於早勤求若

不如寡其辭易吉人之詞寡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非能冬矣俗以見松茂俗

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非頽風弊俗矣以別貞操到危國而沉

賤故莊菜莊周老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曾列曾史列禦寇播

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

故其道賞真而罰偽是以惠和風暢於九區也即九則九耀得於

玄昊七耀日月五星也玄昊天也殘害著於品物則一氣陰陽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即孟子所謂天爵之尊人爵無遠德之貴惟

其鑒曰天道昭彰而不忒



蕭良有曰君子處危亂而守自見

太史公曰富貴而名理咸者不

可勝數惟貪賤德者斯享
人爵之榮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匹夫為百世師辛亥夏庚辛
所樹五然也

即桀紂為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終身不仕幽厲位彌著而名彌惡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
宮未若康成之閭

其出曰積德必
有餘慶施後而
報晚常也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
堯為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擢耀德積而羊公積行黃髮不倦
而乃墜金兩集出魏史亦積
德餘慶之驗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
晚

祝克曰有餘義
濟涸度理重力
理及力微于此
而求之許也

抱朴子曰理盡不可責其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
不能湯白萍其勢尽也○萍
浮在水而者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其力勁弩
微也

之餘力不能洞霧縠強弩之末
能穿霧縠雲西頽之落暉不能照東

日落西山
安能遠照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日月有不可以比營燭之真耀螢燭爛
火也
黃河雖混渾不可以萬沼止溪間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

虎雖齧猶猛於豺狼言虎雖齧而威則猛賢人君子
雖有時不遇資賤而志不可奪

抱朴子曰神農不文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四經治大禹不脩砥
病之書

則玄珪之慶不集禹治水玄
珪告成故救憂為厚樂之本暫勞為求逸
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深淵之鱗非餌
鉤餌所能制顯
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至人無
欲之故呂望有

抱朴曰無欲高
致之士非完福
所能況其餘

楊慎曰愛者樂
之本勞者逸之
門

鴻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詩坎七伐檀之民王帛徒集

於子陵之巷子陵高卧不屈光武王蒲幹於徐生之門東

徐稱明帝以蒲輪迎之徐稱不應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觀西施而驚逝魚驚聞九

韶而深沉飛鳥魚鱉所故衮藻之燦煥不能悅裸卿之目采菱

之清音楚屈平作不能楚隸之耳裸卿楚隸其古公之仁不能

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疑禮容之見憎于裸踞之卿裸身其踞絕墨

之匠獲忌于曲水之四曲水忌貪林女饕餮者疾素絲絲者之皎

潔比周相與為實繁者雖高之孤立怨孤立猶賈豎之惡同

利賈人嗜利見醜女之害國色女婦爭寵醜女見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

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佞幸之人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

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戚之見恤

猶炎火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

乎

施仁曰觀所殊而愛憎異此據引喻言殆及之矣

據防曰安居不與士共其國有難而望救于賈人將死及矣

商文公詩天衣黃鶴山無水空而外世世東園

其神而舉其神不與世士同其類而游林壑之良幽

建國以來進步之宏幸

陳仲子曰吾子之非也則雖以爲之猶將入之晉志

本國所產之酒，女之害國也。（自前四國所產之酒，入者，其害尤甚。）

積漸
變新
日事起於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鎗銖鎗銖之積始盈于萬鈞竦秀凌霄必起

於分毫分毫之積始至於凌霄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行潦小水也南

溟大海也積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言極天之高皆起於尋常之積
小以成大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言騁馳之馳因風凌波者雖

濟危而不傾言舟楫之用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重就言陽氏輕

成則天之功民有之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伊呂望華商命

抱朴子曰瓊艘瓊楫無涉川之用言瓊艘之舟无所用金弧玉弓無漂矢

之能則食之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撓鬻之器之行操而無

儒雅而乏治畧者非真才治之畧不足以真

席載而亮天工

培仙

不借高於堦無俟堦堦之懸黎結綠小自成其高

者石似

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

抱朴子曰衝風傾山而不能効力於秋毫

而不能耀烈以汜涇言火之用不在於微細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

韓信能戰而
不能理治

絳侯扶社稷而乏承對之給而周勃能安社稷而無應對之才

抱朴子曰狗名者不以受命爲難姓名之人多輕生重身者不以近欲

是以記

信其灰縻而不恨
組信為漢高
解榮陽之圍
朱楊同

一毛於連城拔一毛利天下不為

10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虬有速騰小魚焉知之鳬鷺不知鴻鵠

之非匹鴻鵠冲天鳬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米淺識者嗤孔

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騷於犀兕純鈞之鋒見宣慈之良効於明

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同者否者並異則何以別元凱

並任則馬與駕駘不異並任何以別駘與駕駘

抱朴子曰羣非玷簞必進銚而退速壘拂伊呂雖發晚而至早

是以焦焦小鳥小鳥佬佬爺爺不不走走乎乎遂遂松松乎乎遂遂拔拔之之問問名名勞勞徐徐走走雇雇

眄而戾蒼昊一舉而翺翔於霄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蒹蕕所以

增勞是以夷吾控檻管仲檻車之囚而建匡合之績一匡九合應侯困辱范

折而著入秦之動相秦而伯業成

張鳳翼曰言見懶見心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劍有精鈍則凌遲者愧恨強弱異科力有強弱則拉

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韓信受榮之拜而庸隸悵懼以疾其趨武

安功高吳起功著齊楚而范雎歸談以破其事

劉純仁曰喻言言有用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言苦口之藥無所用朽爛之材不受

雕鏤之飾雕鏤無所施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精忠徒至田

豐見微而夷戮於直言直言卒至於殺戮

何孟春曰喻言甲推薄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嚮琴不能以無絃而响大夏孤竹

不能莫吹而吐清聲蕭管不以無吹而吐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

績官卑即稷禹之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權薄即伊周之聖不能致太平

張之象曰喻悔杖无及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周重是以西秦

有思上蔡之李斯李斯為秦所族乃思欲牽黃大上東門不可得也東越有悔盈杭之

文種文種授首於越雖悔其何及焉

余有丁曰喻剛絀精性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北鍊而南

金不虧其直其質剛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其性貞也

穆文熙曰當富貴明利害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遠仁捨義雖眷顧不足吝

是以下隨負石以投淵亡隨湯時人不肯違仁捨義仲由井心以赴刃死於衛難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

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凌約曰舍出如靜躁之各殊

抱朴子曰出處有氷炭氷水冷而炭熱躁靜有飛沉之異飛者

自飛沉者自況其趣別也是以墨翟以重爾怡顏其更以遺世得意

胡特化曰論父道之別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弭乖是以聲同

則傾蓋而若昵傾蓋徒交蓋駐車孔子之刺遺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道異則白首

而無愛鄒陽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者知典不知也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

抱朴子曰餘鯢鵠餘鯢舟名鵠首危舟也涉川之良器

也擢之以北狄則沉漂於波流焉浦稍汗血皆良馬也迅趨之駿足

也御非造父則傾債於險途焉青萍豪曹皆良劍也剡鋒之精絕也

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搯亂之神物也用者

御宅曰用兵者貴明哲自保不然將有不戢日焚之笑

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諛誑不可以巧言弭弭諛不巧言賢恨不可以虛事釋釋恨

不在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氷以造冷懷氷不可重鑪

以却暑重鑪不可逐光以逃影逃影須就陰逐光不可逃穿舟以止渴矣正

在水穿舟以求之則悖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

才而妄授苟非其才而非所堪而虛任事本不堪而猶氷凝之

盛沸湯氷凝盛湯葭莖之包烈火火未有不發綴金鈎於腐索腐索係以

萬鈎靡有不堪加倍載於扁舟扁舟又之小者焉可倍載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新施裘非所以負新曼子有反裘負薪之喻九成六

汪見坤曰官人之道君不可以受於人臣不可虛任於已

其德秀曰示弭諛釋恨之道

十

變蕭韶之樂一成至於九一更至於六變不為龔夫設音樂非所施于龔高唱遠和不為

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

顧天峻曰國民財竭民力而望民之我親難矣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力下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

許應元曰立法秉權宜成功好惡交

以裨腹割背之肉以益其腹刻目以廣明刻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信前而好屢變以

林希元曰其人淵邃者上文必汪濊

隅俗猶刺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蹠足也以就褊履削足以就褊履斷長劍

以赴短鞬刀鞘也割尺璧以納促匣也匣所以藏壁匣促而壁長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修鱗大魚也鱗鱗大魚也鱗鱗大魚也

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培塿七阜也九疇之格言箕子作洪範九疇

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第不出恆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

以知其本之不細其本厚者其末茂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

呂祖謙曰事貴知本若徒舍本而末務非所以語遠識之士

抱朴子曰桑林鬱鬱桑所以無補栢木之淒冽膏壤帶膏壤帶膏壤帶

之無鮮黔敖之蒙袂齊大饑黔敖為粥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飢者蒙袂

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然爾締結綺綺之

自出出自桑林千倉萬箱於是乎生生於膏壤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

抱朴子曰體粗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古詩云落葉辭柯吞舟之魚不

能舍水而攝生史云吞舟之魚失則燬能吞之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名無實不相稱

蕭良有曰實必
副名德必稱位
而後可

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峯不稱者德器不足不免致敗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良藥苦口嬰甲

胃之重令者所以扞鋒鏑之集甲胃所以禦鋒鏑潔操履之拘苦者所

以全拔萃之業苦操潔而拔萃之業可成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

惑也言之拂心者其或為易辨

抱朴子曰奮鳳競粒於庭場則愛襲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

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商山四皓棲峻以播邈世之操卞隨赴深

卞隨湯時人投淵而死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涿則泥渾滋積嘉穀不耘則美秀彌漫學而

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其默曰卒以忠為貴厄以謙為情

黃洪憲曰士之所具異於凡庸以有說藻天於世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櫃篋櫃二物篋小櫃大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

其有異於貧窶貧而陋曰窶懷逸藻於宵心宵藏藻不寄意於

翰素翰墨尺素即著述文章也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皆女也校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而賜

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帟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丹帟組帳皆華麗之具醜姿蔽醜

朱漆致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朱漆錯塗皆華采之飾則枯木隱質是以六藝

脩則卑鄙化為君子衆舉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萃林茂則鳥歸之玄淵浩汗則麟群競

赴淵深則魚歸之德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即遠懷近集有結

祝堯曰言用資實廣

抱仁豆公親以成德衆善以成名

楊慎曰語曰尺
何所長寸有所
短言不誑寡也

賢人之收斂而錄
用之則遠近咸歸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驕驥之足追風而不能騁逸放於呂

梁呂梁之水非凌波沫淵之屬修麟竟能而不能陟峻而攀危

之雅俗能折秋毫而予野合通靈之絕響即師曠之而不降指

白黑於咫尺能審音而不能辨色於

抱朴子曰四聰廣聞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能交赴故博

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桓公設屏則奇士叩角竇

飯牛車下扣角而歌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舜設誹謗之鼓懸

鼓以啓言昭則直言必獻

禮仁曰博採受
諫見言路之廣
也

沈祐曰堯政不
必皆淳然和政
者必端竟然事
不必失然惡
者必端然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政不必皆得也人人贊堯則堯

莫不貶桀事不必盡失也人人惡桀則桀之政不必全美堯世

林之蒨蒨茂盛之林即一蒿麥冬生無解畢發詩作感發之肅

殺西施西施家之女越王角范蠡計獻之吳王其後有所惡而

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醜婦也黃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

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

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厄故執金以金擊拘知言鳥以智慧見

寵鸚鵡之能言瓊瑤以符采割判美玉為金以琦琬琬金

以珍玩又蘭庭香以芬馨剪刈以文梓梓木所以以含

樓昉曰聲名而
濟功成垂全惟
高世之行之士
稱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洪興祖曰：謂諺莫如自修，不則其加衆何。



王守仁曰：諺倭與忠貞多寡，不教寡矣。

余州山曰：自古建功立業，多出於貧士，頑在人，皆美也。

音受伐。為音受是以翠虬覩化，蓋而登之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惟乳鳳二物不受羈於俗子永嘆天倫之偉，漆園莊悲被蕭之犧。蕭祭也。詩取蕭祭脂犧，又牛也。莊子悲牛為太廟之祀，求為狐豚，不可得。莊子答楚王言。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為之含牙。一虎不能當萬麋千禽麟萃，執為為之握爪。一鵲不能當千禽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握謗者，盈路謗之。謗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又盈朝，而求賢者未徧。諛倭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二勇士皆有力者逸容豈唯鄭旦毛嬙。皆良人也迅非徒垂騶驕騁。皆良馬也立斷未獨沉閭千將。皆良劍也是以

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仲尼為春秋素王為東家之丘能治骨枯之

仁者，不必西隣之昌。文王名昌，澤及枯骨

至世貞曰：言之者，千里之外，應之者，不著者，千里之外，應之者，良切。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鳴，梟霄集於坦宇，未有分毫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鑄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表示道同有影者，必有形有名者，必有實。

抱朴子曰：影無遠形之狀。影者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實者名之主故無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東漸以至於海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軍

藻於冰霜。

賈孔教曰：小人君子，其輕重自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虎兇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陰形而

判然矣

不威君子被褐貧賤之服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貴人之服遠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機穽不能及靈

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遠羣羅之患羣羅不能加何必曲穴而求

懷怵惕何必啣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宰膳膳必

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煎熬善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

珍於鑒逸群於寒悴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敏會之嚮而

顏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聰也枉英遠之才而諮詢也之於常人

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

指五色也瞽者盲於視與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於孤

王應麟曰聰者
聖明者用益
聖不問於庸工
聖不答於常人
左明哲者所宜
審也

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苦於峻峻之中不樂啼哭之後吉光饑渴於

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麋羹富之富以野

天下子庶不以困賈賣銅山之豐文帝時使善相相鄧通曰當

何謂貪於是賜通蜀東過銅山鑄錢

抱朴子曰垂衣燦爛非隻色之功華衣五色之服萬岱之峻壯

一匱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懋堯任九子四士授而佐命

之勲著文王任四臣而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虬似龍而無騰蛇無足而電驚蛇能天飛

玄英蛇路曰靈蛇飛不須翼行驚無耳而善聞而不可藏精於

不做足騰霄霧下遊山嶽

判純仁曰清德
者不長擇易即

何孟春曰葵貧
亦輔而功成

張象曰物各
有其所長

也。引無口而揚聲。故鼻繇音而與辨者同功。晉野聲而與離朱

齊明。離婁古之明目者。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

牙不能咀嚼。其舌南箕四星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僑鼻

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據望。舒之黑。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而失養由之射。養由基善射。去楊

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顏淵侍坐。魯公于臺東野

戰末野里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快。故有不能下基而經因識勝負。

於基局之中。不能激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鄭聲雅聲正

抱朴子曰。垂陰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巔。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

委約曰蓋世之

余有丁曰連官

輪才美者貴矣

破才不當位矣

不稱名者往往

何之

穆文熙曰即射

御其弦之核見

人各有周知之

智

出於世倫冠世

之夫稱曰有非

常之人必有二

常之功

胡時化曰大任

非庸才所勝

之源。邈世之勲。必有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

蟪蛄之巢。無葉風。羽溝澮之中。無露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風焚輪。原灰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犬

難為光。其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枯木

不速朽者。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鬲食

萬鍾。王勃賦。鍾鳴。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易鼎足

勝言不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犀角用

妃之首。翠羽為飾雖出幽遷。于喬木為二物之計。未若棲窠於

林薄。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寧棲

即室曰士君子

處世身其皎

而召朕貴哉寧

聞汝之無所

表見於世

直德秀曰偏才
其長自不足矣
大用有容使之
之在焉

汪見坤曰庚刑
勞兵非淨刑速
害之道

顧天峻曰君子
其行不可以微

曰吾聞楚有神龜中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澤雉樂十步
寧其為晉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鷄知

將旦惟南子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鶴識夜半春秋說題

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蟄

知潛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

猶鈇刑也禾以計蝗重蝗食嘉穀鈇禾以去之則好伐木以殺蠹蠹蝕木以殺

食毒以中蚤虱徹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玃美王

賜陶之

許應元曰誠中
形外發還見速

謝希元曰世多
右樹而左五
言不知出處雖
殊其致一也

呂祖謙曰處至
富而致遠懷居
高而致遠懷居
大人領自如何
如耳

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恨重華虞舜重華協帝不可以祖

禰量衛霍也衛青霍去病皆漢武良將衛青人怒去病賈子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悅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足

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穀詭

韻而快耳不異繳飛生絲係矢釣沉以魚鰲舉以取獸且抑

而有獲同功樹勛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曹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南禽

以羽有穴豹死於文皮豹之死以皮鱣鯢鱣鯢之文而玄淵涸麋鹿聚

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漬集

蕭良有曰世見
列當武彘之時
平則修文假武
大抵然也

抱朴子曰商風霄蕭則絺綌廢絺綌非所以禦寒故廢之登危陟峻則輕
舟棄舟非所以登危千戈雲擾則文儒退文儒退以禦亂亂既平則
武夫黜武不可用於太平之世

三黜曰達大之
器知不囿於所
小

抱朴子曰值價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
者不候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
乎潢汙之中矣潢汙潢池觀翰章之汪穢則知其不出乎章句

之徒矣

墨守章句者安能成藻翰之章

黃洪憲曰自古
至神之生不拘
限於類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芝芳莠不限於斥鹵
之壤是以受玄主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禹治水玄主告成四罪即共工鯀兜三苗故曰生於四罪之門承曆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舜承曆數受終

於文祖其父
頑母嚚弟傲

吳鵠曰善與不
善其應不爽矣
論處近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
宋野有退舍之榮榮公三善言而炎威退舍殷朝有外奔之曜曜厲四環至
自遠廣之表應者鹿馬變於蕭牆之裏趙高指鹿為馬之奸卒成袂變是無近不

者離

祝堯曰英儒之
士自不類於庸
常

抱朴子曰荆卿即荆軻朱公魏之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
馮婦孟賁能生拔牛馮婦善搏虎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
辨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施仁曰文不可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盤旋揖讓禮容也用以禦寇則憚貫甲纓胃非
可用之武亦下廟堂之飾貫甲纓胃戰服也垂紳振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
知文武固有施

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四句正喻上四句意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施仁曰將務大者不務細自昔談之矣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娥皇女英堯之女舜之妻太姒文王之妻不以蚕織為

首稷。言不以蚕織為首務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言不矜細行故澄視於

三辰。辰日月星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

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以喪

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即臯面如蒙俱伊尹形若槁骸

陽模曰泥止貌者木必尺其中徒現其者其未必有也

二句出及龍陽宋朝。龍陽魏王美人即得魚固龍朝者宋朝宋公子有美色者猶土偶之冠

夜光藉儒童卸猶錦紉之果塵埃也。

抱朴子曰勲華。堯曰放勲舜曰重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是也商癸。商辛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微箕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

能凋殺麥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凍。四句喻大者焚風有所不能變風細者有所

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草發華。四句喻極細者有所

不能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諸以摘景沉閭孟勞須楚砥以飲鋒

機防曰大有所不能變小有所不能奪此喻明切

流恬曰下愚不能化上智不能後

留驛驛馬待王孫而致遠令箕侯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焉戢鸞雖饑渴而不願龍委於庖人之室昔劉麗王結皇

於峻卯之山獲一鸞王甚愛之飾以金樊享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明乘黃上襄之駕也天鹿雖

幽饑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掇蜩之叟即承蜩芳萬物

於芬林垂綸之生即唐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員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天至尊而

貴於安貞地至貴七政日月五星也四氣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以周流成功五

嶽東嶽大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采墨藉中

以載馳存國千木胡明以無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立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免而

奔山曰勞逸殊狀憂其形

此幽人達士每忘志於行樂也

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公宰於陵仲子韓三子為人灌園嘔餐茹薇者美

乎鼎食伏策去幽者形如脂腊御禹使策歸洪從光武驅中原夜以待旦者勤

憂損命即周公旦也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仁獸側足

以蹈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指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

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秦攻韓急韓王遣非說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

諸公子也非終為韓不為秦今王不用又雷而歸與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遂下吏治非罪非遂自殺龐治

患不如而刑孫臆龐治自以能不如孫臆以法斷臆而足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

維霧殺治服之龍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問巨闕

表宗道曰才有長短用之貴適

世與祖曰至人憂意於物外不顧羈維於世網

王侍仁曰世有載馳存國亦無為成功即方員

趙止可隨諸為

奔山曰勞逸殊狀憂其形

王世貞曰仁忍善否之思虞卿華公仁也李斯龐消忍也

表宗道曰才有長短用之貴適

習孔教曰聖類
錄長者用美之
道計過遺才者
衰世之風

唐順之曰時平
无用乎武勇士
競而碩儒文士
不貴也

純約二日沉閣三日蒙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大不可
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大不可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疵不足以慮長才日月挾虫
鳥之食寸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峻山不害凌山
之流奢僭不足以廢夷吾管仲奢而僭分奪田不可以薄蕭何蕭何為相請田
宅以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受金不可以斥陳平陳平為相有誣其居家盜嫂受金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筌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臨於不露
之日摯雉免則鷩鳳不及鷹鷂鷩雉屬詩鸛彼飛隼鷹鷂善搏雉免者引耕犁則
龍鱗還建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
乎力競之運

于應麟曰大小
不可以小用居
以大受而貴以
小知之矣則料
矣

張鳳翼曰明后
貴顯則美否若
舍英哲而用庸
流其何能成功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騏驎良馬也失林
而居檻則後狄與獼猴等矣後狄即猩猩類蹇驢驢也
泉與鉛刀均矣泉泉劍楚王所作鉛刀無一割之能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
比矣君乃求千里之迹繫維之駿責匡世之勳於賢碎之賢謂
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損恭如蒿者必無識甘之心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
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舜時作蕭韶九成之樂師曠曰北鄙之音其音殺以淫吾知其
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九成奏而天神地祇格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舍英秀而仗
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恤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

劉純仁曰通塞
達乎自然之有

馬達人見之

張之象曰士之
未遇兵庸流難
可以智力求也

余有下曰不以
名汨和不以物
累已時至人之

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紫抑淵濤窮而困抑則遺愠悶之心振

煙宸宸振輝耀之

於朝廷

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係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夫在乎適偶榮辱

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知遠故尚父者老

婦之棄夫尚父即太公望也姚晉對秦王曰韓信者乞食之餓

子韓信未遇時寄食於漂母蕭何嘗蕭公者斗筲之吏布者刑戮之亡隸

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鴳之群二句言未遇

彼庸伍謂為其倫也類

抱朴子曰四靈謂之麟鳳龜龍騁逸而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為

有國之寶何必司牧而御驪羈繼於臺臺哉有用之人用也無

用我之用也狗身者不以名汨和不以身外榮修身者不以物

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授者不負責今

力盡故滅螢燭者不煩滄海螢燭之滅不扛鼎者項羽有扛

事鳥獲鳥獲力能運薪運薪薪不宜枉騏驥之脚騏驥任馳驅不

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依矣高節獨行之士豈宜

抱朴子曰溝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武王伐紂造升合之器

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至名詩熠燿宵行不能並表微之景長

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所限也

抱朴子曰逞人美下里曲名之淫竈而薄六莖之和音昔帝善曰

穆文熙曰度德
論官因能授任
德行之士安可
以瑣屑之任如
焉

夢約曰小才不
可以大受有所
限故也

胡時化曰智士
有強見之誰能

人所不識也

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王舍其延

誤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也

抱朴子曰瓊珉瓊美玉珉美石似王者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玉不能無瑕登

林山水所萃者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

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張良舍韓就漢陳平去楚歸漢

而吐六奇六出奇計以安上群盜者彭越也彭越起於群盜而建弘勳以佐

命

抱朴子曰五嶽東嶽西嶽南嶽北嶽中嶽巍我巍我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

海滉漾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成湯克桀克桀

而兆民兆民宣尼汎愛而與進孔子云與其進也

即望曰美不可細疵棄巨美可以小累自去安國佐命之勳類引於微瑕之士

真德秀曰君子貴有包容之量

青陽曰明主必得美臣以弘功業美士亦藉明主以顯其德此自昔然尚之至怪怪近務將敗之娛湛色之好美矣士而不用求國元危亡得乎抱朴子者美之論良有深意淵然言乎為國者宜深味之

貴賢篇

抱朴子曰含輕輶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

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鸛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鴻鸛藉六翮以凌虛淵

亂之天淵者雲霧之偕也龍虎偕雲霧以飛騰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

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忽智

士而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舍騏驎之良馬安能致遠夫拔立園之否

滯淹滯立園之舉遺陋之幽人潛德幽隱漏而佚者萃而任之職盡其才祿稱

其功者君所以待賢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還

惡知無不為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

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曰

尚不汲於聞達者傳說叛蔡太公釣渭○昔孔明高卧隆中不來聞達於諸侯引以証傳說呂尚

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竊想乎得賢者建洪勳必

須良佐也引傳說呂尚一段正以証士可以加道而无憂君患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意以下又引為一段議論

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

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崇替崇盛也替衰也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

游宴般于畋獵昔太康般于畋獵荒于田政而于酣樂沉湎則驚聽

見艷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二事声色鑒澄人物不以經神

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

而至自萬里之外新語云珠玉無眩而光定傾之器能行為人

危定傾之器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医棟橈之禍

汪見坤曰以下慨近世溺声色而不知用素者

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穿井求水以救焚勢無及矣覺饑而占田哉望田以濟飢其何能為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無事而恭其用也

田其田而無事
夫無事而不可不耕而平其地也

田其田而無事
夫無事而不可不耕而平其地也

任能篇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

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

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疎乎惠康見綱子賤起

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已者多而招其弘益說苑子賤為單父宰父事者二人兄事者

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以治齊桓殺兄而立為獸其行被髮

人之術鳴琴而理民不忍欺夷吾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

羹酒婦問三百委政仲父即管夷吾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

秋見春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糶政外無削侵見家人之亡沒

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

頤天峻曰諸美之益

許應元曰自任之哉

林希元曰漢上精英士以成帝

史記連壽帷握之中失勝千則不

如良平

張良陳平

治兵多而益善

韓信將兵多上益善

所向無敵

照布每出兵所向無敵

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超未若託乘乎逸

足

良馬

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雖彀而可以摧堅

捷遠大馬雖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雖御而可以折衝拓境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藝倫普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

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

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湏堯舜乃為之役

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

也

呂祖謙曰以魯哀以肅王齊景之下才即上之太夫然然節竭誠如此

欽士

抱朴子曰由夷在戎而秦穆惟憂

由余在戎而戎與李斯謂秦王曰穆公求士西取由余在

戎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壤

齊人以計去樂毅令騎劫代之種蠶

入而越楚句踐用大夫種范蠡而遂伯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

無乏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兄冠之銳况於挫之於朝廷

者乎千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右乎卸都之家

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

死諸葛亮走生仲達

以此禦侮則

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明主旅求帛於窮巷

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

千里不憚屈已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聚之

蕭良有曰非者為國重自古明君必以致長為首務得士為重宅誠猶其人耳目以為聰明語曰虎肅而威烈尤與而至雲然哉

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誓於白屋韓嬰子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秦卻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簪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佞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定王受笞於保申簡文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用刑

呂氏曰用刑之論蓋為叔世設耳德教非所以治狡暴刑罰非所以施平世故仁以為政非不義而振亂止殺之道則刑安察也歷現有黃帝堯虞以及湯世皆不廢刑罰則用刑其來尚矣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

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禦劍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改也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道家修鍊之法能絰烏伸者導引

之法如熊拳木而自經如鳥飛空而伸脚長生之術也然艱而日進為者豈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鐵石治

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二善醫者而慕松喬之道一赤松王喬則出故翁則納新

則死者衆矣仁之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伏希神農之風則乱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

用獄著於噬嗑君子折獄用刑繫以獄纏索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乎軒轅

黃帝與蚩尤戰軒轅氏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疆尸涿鹿黃帝與蚩尤戰千涿鹿之野

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伐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

天用刑竄殛放流舜放驩兜流共工竄三苗殛鯀天下咸服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

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

明王不廢戮罰故無凌遲之政也

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

融風扇則枯瘁摠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

成焉溫而無寒則蟄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

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勸正必罰以沮和勸沮之器莫比之要勸

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

也繩曲則姦回萌美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

煩而不行也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而

下贖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

黃洪憲曰天道不能以春溫而秋肅之威不仁而法度不周傳曰賞當功功當罪罪當罰唐先姬公漢武不察也故刑法所以救弊而不絕全氏之計也是一段大意

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處憂待敵而敗故
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倖不委規矩故
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
天而不原四罪見上竄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叔管叔蔡仲
尼之誅正卯孔子為政於魯誅少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
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
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刺灸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瘡病也
刑法凶醜而不可廢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
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甚古少斷斬以之則莫
不奮擊故伐歆天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疾

是以安于董安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衛商疾棄灰而峻其辟
秦法刑棄灰於道商君務本力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不
犯全民之術也

吳鼎曰其說又
申言刑不可廢
若乃輕刑薄法
則犯法滋多至
令奸臣當國禍
矣神如田氏
六京趙高王莽
之事可謂明驗
也已

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
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老子之法
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其
以率彼治親以整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碣之
割愛以滅親晉文之恩情以斬頡故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
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
怠則慢惰已至或嚴轡弛則群和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為虎當

殺不殺盜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
燄之火勺水所滅鶴知未乎鳥出穀曰乎指掌之所靡滅也及其乘
衝飈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良
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為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
巨魚不可脫淵也老子云巨魚不可脫於淵乃崇替之所崇盛
也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陳轅仲奔齊後十八世而至
也田常田常弒簡公立簡公弟
為平公乃割齊安六卿之分晉六卿晉大夫智氏魏氏趙氏范氏
平以東為已封邑氏中行氏共公晉地皆權臣借
者趙高之統秦趙高為秦國王莽之篡漢王莽當哀平之履霜
堅冰由來漸矣或求寒於海濱或附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

祝堯山一問
刑辟皆起於叔
世升三五之風
唯至仁可以與
教化崎嶇讓文
何必賞罰以為
國乎

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虛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淨而民
自正我寂靜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歸而民自正我無歸而民自正我無歸而民自正
楊子曰治國不歎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
孟子以躰仁為安楊子雲謂申韓為屠宰殘酷其民夫繁策急
轡非造父之御造父周穆王特嚴刑峻罰非三五三王之道故
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必生政以
率俗彈琴詠詩安子賤治單父鳴琴而理身不下堂而漁者膏肓矣必能厚
惠薄歛救乏摧滯舉賢任才勸稼省用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陶
之以成均國子監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阜之逐

施仁曰此答前
段言至仁不可
以救風弊大道
非可以治薄俗
但當先令後求
得情勿真升徒
泥裁疾納汗之
言忘膏育之患
疾則藥不可救
亂不可止是何
異莊免焦離之
渴誰脫淪濡之
溺哉

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
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無圖上楚革刑具可以求格何必賞
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放法書有哀矜折獄爵
人於朝刑人於市禮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有自來矣豈從叔世
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
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迫衰於疇昔
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
奔馬於險途舍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
救災火斬鬼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
皇步而五帝驟伯王以來載馳載驚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

芄

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旅誅不能以禁覲覲重目以廣覲累
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循視朝有吁嗟之
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
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
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
以摸遺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墮於水遂刻其舟曰吾
以摸遺劍也刻之所從墮也舟止從其所契刻者入水摸之
參天而射五步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參天而參鏑在五步之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損摩
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袷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
頤之搔背其為憤憤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
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淡齒無怨言虞芮知恥而無

公慶丙之君相爭田久而不平遂相與朝周見耕者讓畔行者
言讓路乃恥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遂以所爭之田
為間田而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特
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滄海於
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
之禍脫淪水之害哉

楊慎曰此段又
申言法不可廢
刑不可錯若莊
道家之言為誰
行也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申韓用慘刻之法申子曰有天下而嘉老
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
所謂土拌瓦戴無救朝饑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
遠落迂濶壁猶下特刻名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以捕鼠金丹不
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聘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

桎桎係其手桎械其梏梏係其足圖圖名罔罔名有司有司名威刑威刑名書書名鑄干戈鑄干戈名平城池

散府庫散府庫名毀符節毀符節名撤閼梁撤閼梁名倍衡量倍衡量名膠離朱之目膠離朱之目名其言蔽塞子野之耳

其言塞其言塞名汎然不擊友乎天牧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聞爾若無

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老子云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

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

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則足斷其鼻鼻割其鼻盟津

之令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為未盡

仁也及其叔世周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

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木塞源毀冠裂冕或沉之於

沈恬曰此論周
秦之得失言周
所以得純仁而
秦所以失不
德廣承周秦一
段大議論

樓訪曰秦以信
賞必罰其帝業
叔世至於大亂
要所以失之非
由於刑也

洪興祖曰此段
又結言刑所以

漢或流之於瓠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
鞅由余之徒武法於內白起王剪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
威定伯吞噬四鄰咀嚼辟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
罰以基帝業降及叔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威虐築城萬
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涉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
戎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
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嘆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
而重號咷之仇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
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非以嚴失之也此段言秦之
所以得失天
下具刑刃地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國有道而助之以刑

厥不執征乎能
用乎不能用惟
明王忠良實不
妄加罰必當罪
則太五可與庶
幾厥刑致治乎

王守仁曰又言
古之南刑可復
蓋肉刑足以懲
示凶人觀世

者能令隱偽不作凶和改志若網絕網索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得罪于
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殺人存乎能
用之與不能用夫臧穢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苗老彭之
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
簡于張張釋之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刻明主
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觀亂明
則若雍他計切由之芟蕪穢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
之軌不足廸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夫夫古之南刑
亦可復興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昔周在肉刑積祀七百漢

常設復肉刑
子雲亦以為肉
刑宜復也坐論
道者來以此為
急耳

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擗作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中。而於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有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君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

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眾。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腫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則人肢躄。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為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為急耳。

昔卒聞中國師入列林傳人耳鼻動當堂屋龍為翻雪姑且蘇
 習不合也雖方帝亦以欲然且以二軒未實象入不始終至聖
 此車諸節謝聖學命而致聖者以聖其對肉師而意與齊文
 呼昔樂不具齊也山或夫肉師者之為對也也為昔樂也
 示齊來以微林錄人錄人非不重也然華之三日百聖之示

新錄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八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隅 朱之蕃 圈點

劉子 北齊劉晝孔昭傷已不過天下嗟遲播迂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又謂劉歆劉孝標作非也王應麟能海云北史晝著

箱壁言高才不遇

精神

王世貞傳劉勰明則物不主

人不照於昧金金外明而內暗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瑩則妍不

鑑於流波水流則不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靜而清則百物皆照

防慾

萬人穹弧以射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鵠有不中者萬物眩曜眩人目志

目人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傷有不為

煙生於火而煙燭火冰生於水而冰過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

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性熾則性戚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

明而情慈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而所以動之者風搖之也老子

云風入山波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土渾之人之性貞

所以和者慈眩之也慈眩使人和其性身之有慈如樹之有蠋蠋木

抱蠋則還自鑒身抱慈而還自害故蠋盛則木折木遇蠋則傷其枝慈

熾則身亡人身慈熾盛則未有不亡者將收情慈先飲五閼耳目口鼻身五

閼者情慈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之伐性之斤色去戕害其性

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淫聲足以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

味足以鼻悅芳馨命曰燠喉之煙果能燠身安羣駟命曰召廢

之機安逸是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

蜂蠆螫指蜂之尾能螫人則窮日煩擾蚊蠅啗膚則通宵失寐漢文曰

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昔卽堪傳云孟歌在

之蜂蠆在于懷袖入室則驅蚊蠅昔吳猛何者以其害于體也

本情

魚不畏網而畏鵜詩維鵜在梁復讎者不怨鏹鋤而怨其人網

無心而鳥有情鳥情在劍無情而人有心得操劍者使信士分

財不如投黃探鉤使廉士守藏藏太声藏不如閉局全封閉其

云傳曰養生所
以養性性所
以防慾斷不傷
其生矣

而何者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慈之於庶不若無慈之不庶也

青龍光

劉子曰上之德
至不以心之則
受物之文上
事以已之德上
受人之誠上若
手物且如此人
本類然

翠以羽自殘羽毛綠用龜以智自害龜可以卜人丹以含色磨
肌石以抱能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托性于山
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
也若使翠歛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未脫人解其羽龜曳尾
於賜谷之泥則鑄灼之悲不至仲尼曰龜去膏于元君不能避
能避則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未絕石充體於玄圃
之崑王生于玄圃則剖球之憂不及故窮嚴曲岫之梓櫟雞木名生於

陵約曰亦願所
遇之肘何如耳

積石頽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囷礫磽音赤足曲也騏驎戲
其下鵝鵝遊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
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角故致全性也上篇
故主全路側之榆一名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葉而
為行人所析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其形也
周雞斷尾獲免于犧牲周時賓孟也郊見雞雞自斷其尾山狙
見巧終无招害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有弄猴者猴頗馴隨
位取此猴令殿上起古候望殿陛見班起居昭宗賜以排袍号孫供奉后朱全忠篡
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
可知矣

崇學

量分口心易昏
雖明易疎雖
繼不詳則不
不磨則不官
滅不可已也

樓勝曰教誨使
荀子助李篇脫
太

夫璽綵以為絲織為練統績以輔綴則王候服之學為禮儀絲
以文藻而世人榮之重之不練治蚤者每以則素絲靈於管籥
人之不學則才智腐于心胃海蚌未剖老蚌生珠又吳都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則
明珠不顯峴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昔黃帝使伶倫伐竹于昆情
性未鍊則神明不發鑒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
水出鑽木則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惠發矣士主知青
出於藍而青于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青
于藍四句原出荀子言北史李謐曰青成藍謝青師何常在明銓鏡出于金而明于金堊使然也
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少木閨
馬王猛山川賙珠而岸不枯焉珠藏澤口納滋味而有節肥焉



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高山不知天之高不瞰開
深谷不知地之厚不遊六藝不知智之源故吳鋒質勁鋒音敢
吳寇洵伐謀國之非善羽苦箭族也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
竹為矢百餘萬非善羽羽矢翎也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
而不鉤鉤利也歐冶子作人性鏐惠鏐音旋非積學而不成也
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
以一讀能也音實非一句靈珠人人握靈如豆不見其長豐歲
而大歷歲鏡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以用之懸巖滴溜終
之穴大山之端規車牽索卒然斷軸大車之索水非石之鑽
鉅穴石大山之端規車牽索卒然斷軸大車之索水非石之鑽
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使然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
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卧自碎其掌有若讀書因卧碎其掌蘇

生患睡親雖其股蘇秦讀書欲睡以錐自刺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

伊傭人而可怠哉

論專學

海岳曰夫學不可有所難也若則力不絕而德不絕故至者亦為要

夫兩棄掩耳則冥默無視雙珠填耳則寂寥無聞棄作目蔽珠為耳鯁二閑外雖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以專於察故也季札聽清角之音昔季札現樂知四國與竟不見萬仞之形以專於聽故也視不閑目而目不見聽不開耳而耳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剗剗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而手不並運也夾秋通國之善夾也當夾之思有吹塵過者

乍而聽心雜則夾敗矣非夾道暴深情有寔聞生獨之也筆聲

其要隸者黃帝時人天下之善筭也思也有鳴鴻過者思事巧季考擬之微而射

之將繫系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心雜于非三五難筭意

有暴昧鴻亂之也鴻鵠恍惚其瞽無目而耳不以察專於聽也辨法計也

鰲無耳而目不以聞專於視也夫蟬之難取而藝之如綴卷耳

易採而不盈傾筐詩采上卷耳不盈傾筐專與不專也足故多

者必精勤專心以入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于耳而不

諦于心諦視也譬如聾者之教故人為之無以自樂雖出于口

則越散矣即明也

辨樂

五帝殊時不昧治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動德應時之變

故黃帝樂曰雲門周禮以樂舞教子國聲雲門大卷大顓頊曰

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莊子咸池九舜曰蕭韶舜樂名禹曰

大夏夏大禹二帝也湯曰大濩濩救民也武曰大武武王樂此八樂之所以

異名也先王聞五音播百音非苟欲愉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

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

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圓立古者祭天于圓丘則神明降天神降用之方

澤祭則禘地于方澤則幽祗臬地祇降擊拊球石即百獸率舞樂終九成

則瑞禽翔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

易移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氓風俗

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

靡靡之樂始為北殷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

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

哀聽之者泣故哀樂之心感則焦殺彈音彈緩之殷應濮上之音

作則淫佚邪放之心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曼之色

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淙頭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于

易水之上聞者瞑目髮直穿冠趙王遷于房陵心懷故鄉伍山

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佚悽愴憤厲哀思之教非

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

履信

即至曰信皆國
之大宝以卿李
季路在信足以
取重于立則信
安可不重設
為然若者視此
何愧原矣

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又不棄伐原之誓。吳越不虧移轅之賞。
魏侯不垂虞人之期。昔齊攻魯求其岑鼎。昔禹時九鼎在魯云
鍾鼎象物九鼎圖之
魯侯偽獻他鼎。不以真岑
鼎與之
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
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
國。穆公云在信不在鼎一言
而鼎重萬鈞柳季之謂也
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為難
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
乃使子路子路辭之。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
之一言子何辱焉。何為而辭
不為之盟
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
也由不能矣。夫柳季上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殷駟于天
下故齊桓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為德豈不大哉

思順

今使孟說

音悅即孟賁
古力士也

引牛之尾尾斷順裂不行十步若環索

之條以貫其鼻

牛必穿鼻
馬必貫絡

縻以尋綯被髮童子駟而策之風于

廣澤恣情所趣

純于廣澤之野惟意
所適無不順其度

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

澤被髮之童非勇矜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

順也

孟說引其尾則逆童子
從其所之則順之也

司馬蒯瞶天下之攻擊劍者也

劍今提劍鋒而掉劍觚必刎其指

即太阿劍特
希不割矣意

而不能以陷腐

木而况金甲乎

引能與金
甲為敵

若隄其觚而掉其鋒

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

莊子
二句出

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

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手其可得乎后稷雖善播植不能使禾

稼久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山穴川不能迴水而流逆地勢也。人理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

慎獨

遷緩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于垆野夫婦之敬不虧。與缺振其妻饋之致相待如賓季白見而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貴農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然之頃水。頂用也言相為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

許應元曰農桑者不食之利神農其責在上之人責而重之也。黃帝一書並行於世矣。

祥旦正辰集嫗警陽氣積盈土木脉發天子親耕于東郊后妃躬桑于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豈非無蚕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雕文刻鏤傷于農事錦繡纂組害於女工。有用紅字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火楊之盛炎上而不可成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水撓之則清濁不分方員莫辨矣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蚕之業而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于蠶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

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

下和把璞立玉

砂石皆變為隋珠

治之後蛇卵珠以報效白隋珠

如值水旱之歲璣粒之年則璧不可以御寒珠

未可以充錢也雖有奪目之鑑代月之光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歸於無用

以無益也于用

何異畫為西施

刻畫其貌

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

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為本也霜雪嚴

嚴告蓋不可以代裘空如縣磬

如磬之懸言空虛也晉師曠謂

恃而不

草木不以當糧

草木非糧糧之具

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

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

大旱不聞錢鍾相望積葉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

者在於遊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為

共近曰至此又
知鄭王天公次
食和干諸積多
為則代安附
有天子兵與同
其美更一節
情論

災而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為螟螣亦以其甚矣是
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遊食之人減淫役之費則倉廩
充實頌穀作矣雖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愛民終無害也

愛民

水濁魚掉尾之魚

水渾濁而魚不逐

土坼無威蕤之木

土疏坼而政煩王不發長

無逸樂之變故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

人安佚而國未有不寧者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

所賴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

立秋日書史勅

不張罝羅

張罝羅所取禽者

霜露未肅不伐草

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循識仁愛以及之矣况

某坤曰仁以愛
民民必懷之

倪退曰此先王
正順時布令仁
愛之意未嘗不
寓于中

在人而不愛之手昔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風沙之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

後化

王帝曰天下之

式沿于相習成

于積漸而挽回

之折係于上人

習生乃善太甚

徐幹乃晉度思

俗尚安得正端

也哉

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四境服華晉文公不好服美裘綵之服群祥皆衣牂羊牂羊音臧○牂羊乃毛褐賤者服也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著儒衣趙武靈王好鷄鵠鳥名一名帛鷄其毛美其色鮮明五采炫耀趙人用以飾冠國人咸冠鷄冠紫非正色牂羊非美裘儒非俗服鷄鵠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史云楚王好細腰宮中多死越王勾踐好勇而擗闔蛙楚越王娶伐吳吳人之難死也出見怨蛙乃為之式民者曰吳欲于吳曰為其有氣故也國人為之輕命其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于是勇士聞而歸之

死者人之所惡今棄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充

舜之人可比家而封其俗善也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其俗惡也○

堯舜在上而此屋可封桀紂在上則利口靡堯舜在上而此屋可封桀紂在上則利口靡之淮謂風俗之醇漓不自上人以操其權哉

非堯舜之人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奸和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故明

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教以流末立或謂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虞多時而凶殷紂之時而三

仁息仁息云文帝儉漢文帝却走馬不皂綈露臺惜有金之費后宮无曳也之衣而人庶奢人庶奢人

倡優后宮有賈倡優后宮有賈齊景奢而晏嬰儉晏子朝衣三弊此未達之詞

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立皆地夏之德陽而有霜露以

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况其聖賢豈能一於萬民哉

其時或謂以

不才致以上問

其或伏願然

其意如飛泉

法術

老舍曰法不可
徒從之不立釋
甲而制敵也

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為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神農雖不治
刑罰后人快
而為政舜執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苗不主
不用干戚則征伐
者豈去解甲而戰

賞罰

空懸曰賞以勸
善罰以懲惡類
指施何如耳

空懸小利足以勸善利之小者徒
足以勸人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威之輕
者徒足
以懲奸矧復張厚賞以餌下餌所以得魚此借用字又語云重餌
之下必有死魚垂賞之下必有死士

審名

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有獨脰周人王璞其實死鼠

李傳詞贈

鄭人謂王孫者為璞周人謂鼠未暗為璞周人過楚之鳳凰乃
鄭賈人曰欲買朴乎却賈曰欲之出僕乃鼠也楚之鳳凰乃
是山鷄愚谷智叟而像頑稱柳宗元謫居溪黃公美女乃得醜
名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足本非真
實玉璞鳳凰不足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
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自俗
之弊者不察名實虛信傳說即似定真聞野丈人謂之田父河
上婉女謂之婦人充漿禹糧謂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為肉握
井得人謂言自土而出三豕度河晉師伐秦三豕渡河云
子夏曰非也云飛行
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九尾狐
玉面狸因其名便合而
為一豎巨虛義獸也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為二斯維成

其名而不知敗其實

卸名

陸約曰名之卸者君子所不道以因名害義也

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仇以怨偶逢禍以其名有善惡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孔子過千盜泉渴矣而不飲○出尸子邑名朝歌類淵不舍朝歌群盜聚聚之邑溪虞里名勝母曾子遠軼曾子至孝不過勝母之里出淮南子亭名柘人漠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象也

知人

知人則哲自右難之非神識者莫能辦之

龍之潛也廢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隣驥之伏也孫陽梁伯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已未顧亦與庸流雜處自非神机洞明豈能分也非神机動見分明鮮有能辦其貧否故明哲之士士聽之於聞察

茅坤曰聖人現人不待成功貌先知者陳平蕭何蕭何信且又待成功而后識哉

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后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是故孔方譴之相馬也雖于追風逐電漢王褒領追奔電逐遺風万里一息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見矣故范蠡吠于太實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喟仲尼為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棄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末目眉睫之微而形于色音聲之妙而動于心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弃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言於高帝曰餘人之亡不足惜至如信者國士無雙豈待吐六奇而後明陳平六出奇計破趙魏信而方識哉

知人之難。未易遇也。侯生夷門。伯待豫子。以國上三人。猶為未報知。已信知人之難。未易遇也。而世人祇徒自悲耳。

知人之難。未易遇也。侯生夷門。伯待豫子。以國上三人。猶為未報知。已信知人之難。未易遇也。而世人祇徒自悲耳。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行蹤事智伯。家知于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郊執仇。漆賴。揣情酬德。未報知已。虛左之顧。無忌知國士之遇也。待像。世之烈上。願為賞者授命。猶賢者之思視。賢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荐賢

茅坤曰。國未有不需于賢者。未嘗先若。授國者。雖親自占得美之效。則美豈可自存哉。特悲。

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語曰。積土成山。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臺榭之構。非一木之支。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趙良對商鞅曰。千金為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召賢聘隱。人臣則獻士。卒

之孝耳

知唐昇二八。雲臺二。流睦上之美。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千木處魏。秦人罷兵。晉奇未亡。獻公不侵于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卒賢之效也。夫連城之壁。瘞也。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輝。隱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脰而行。二句出揚聲於章華之臺。楚王。炫耀于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脰而不肯至者。露于於幽岫。山之腐智於紫華者。士遂華。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舉也。其人也。

故黔自碎首以明百里。比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為國厲士。戒身死悔。忠之至也。德之誰也。臧文仲不顯。展禽

知柳下惠之
大不與立
仲尼謂之竊位
公孫弘不引董生
仲舒為汲黯
將為妬賢
虞丘不薦叔敖
樊姬貶為不肖
東閭不達髦士
為人
之明鏡

良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
夫火以吹蕤生焰
光明
鏡以瑩拂成鑑
妍媸
火不吹則無外
耀之光
鏡不瑩必闕內影之映
故吹為火之光
瑩為鏡之華
人之寓代
須聲言
援揚其
各于立
以發光華
發舒
猶比火鏡假吹瑩也
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
居環堵之室
無知己之談
望迹流于地
聲聞于天
不可得也
柳下惠不遇仲尼
則貞潔之行不顯
未免

海岳曰士之重
休光豈當世者
莫不代人為之
吹瑩彼之二子
復然況世之抱
才知若輩未藉
吹瑩而華身光
名顯者哉

於三黜之臣
無恥之人也
季布不遇曹丘
則百金之諾不揚
未離於凡庸
無羞之人也
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
而聲流于萬代
者聖賢吹瑩也

托附

王世貞曰
附以成名
托物
托勢以成便

夫含氣庶品
未有不托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
故霜鴈託於秋風
以成含章之勢
杜詩云
幾行南陣排雲
騰蛇附于春露
以希凌霄之遊
麗鼠附於蛭
七
張
張巨虛
象獸也
以攀追日之步
碧羅附于青松
施于松上
以茂凌雲之意
以夫鳥獸蟲卉之志
猶知因風

假霧託峻
附高以成其事
何況於人而無附托以就其名乎
故所托英賢則跡光名顯
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
天之始旭
日出也

美傳曰收束上
救意見所托青
符之勢

則目察輕煙歲之將暮則蓬卷雲中。即雲筆也其走入雲自之能見遂之
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沉
溺陷于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托沉也。以其綴之截石於舟
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澗非石質輕而性浮所托浮也
以其所托搏牛之童飛極百步若附鷲尾則一翥萬里。即吞龍
于舟故浮非其翼工所托迅也。托鷲故樓季人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
驪馬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托蹇也。以是觀之附得其
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

通塞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与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遇伸不尽

昇冲口分有否
泰改遇有屈伸
則通塞之相豈
智所及哉
使然也

屈才通即壅遇及于伸才壅即通通之未也非其力所招壅之
至也豈其致所回勢苟就壅則口目雙掩遇苟屬通則殼眇俱
明故處穴大呼殼將殼俱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
圓蓋。所望之登峰眺月。至登高山仰日而視極於煙際。望窮回回在井穴
之時殼非卒遽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陷
峰聲非孟賁之勇力目非離婁之明之而聲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賈
臣忍餓而行歌。漢朱買臣賣薪以給食行且讀書妻羞之未夫
死滿堅中何能富貴及王童苦寒而坐泣。王童為諸生時學長
為會稽守妻日繼而死蘇秦握錐而憤懣。蘇秦讀書欲睡班超執筆而慷慨。班超嘗投筆嘆

同井曰此言勢
屈之時也
力如四子無所
肆其巧術張
之伏玄依之拘
命之繫也如此

吳傳曰此言勢
伸之時也
四子之困也如
輕鴻之奔也
一縱而不難矣

曰大夫夫無他志畧猶當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
人事事現聞乎左右皆笑之起曰小子安知性士志
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沮言為无磔行成狂狷露心憂
形銷貌碎引嘆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麒麟之伏於盤車
伏擁而上太行伯樂遭之攀而玄依之束於龍圈
泣之騷于是悅而憤仰而長鳴玄依之束於龍圈
非無千里之駿萬仞之捷然而不異蠢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

異處穴而望嚴微八井而歌睇也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
而還鄉朱買或殷玉於廊廟章或合縱于六國之內蘇或懸旌

於崑崙之外班當斯之時容彩光液神氣開張言成金玉行為

至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快若輕鴻之汎長風沛若巨魚之縱
大壑出王褒河何異順風而縱轂登峯而長驅人猶是也而昔

如彼今如此者非為普愚而今賢故醜之新美壅之與通也以
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遇不遇

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遇可定命在於天則
否泰難期會運苟遇危不无禍患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

賢不无達故患齊而死亡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
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幽隱之象日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有

遇不遇也以物昔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官加之以衣
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典官

遇衛之臻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呼

車者加之衣恐王之寒。愛其主也呼車愛君之危。愛其君也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侵與不之職與官獲罪至于呼車見德而不遇不遇也。驂乘侵御者之取鴟墮腐鼠非虞氏之慢瓶水沃也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俠客大怒而虞氏見滅却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遇也。射姑遇而虞氏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立疑而太公誅之。大公召華士華士不應其召魏之干木遁世幽谷而文侯敬之。文侯遇段干之閭必式之太公之賢非有城于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于華士而或榮或辱者遇不遇也。干木遇而華士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即相田千秋無他殊採以一紫則相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田千秋遇而莊姜遇衛美而無寵而無子

不見容于莊公衛人為之賦碩人瘦瘠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要病遇而莊姜不遇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不通性也傷不遇是不知命也。

命相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言相命皆稟於天不能移易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出史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尧。出史握登見大虹而生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出史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懲感黑帝而生

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出史記莊襄王命論曰初劉媪經緯電胎聖德之符夜哭聚靈瑞蛇之怪及其長而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哭王之端

樊噲感很星老子感火星出淮若此之類皆聖賢夢天瑞相而

生者也相者或見肌膚或見顏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

診故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四清峻繁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

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鍾鼓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劍

孫陽之相馬覽其机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

肩顙頊駢骨堯眉八采舜目重瞳堯眉八采舜重瞳禹耳三漏

湯臂二肘文王四乳出淮武王駢齒孔子返宇孔叢子云孔子

字未詳顏回重瞳皋陶鳥喙俱出淮南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

生者也

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出史城王勾

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夏禹亦長頸鳥喙出史王莽之重瞳

壁鬢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鳥喙猶龍有

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豈下

叔只知其有後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葵公叔故聞其能相人也

豐下毛有衛青方顙豎徒明其富貴衛青少為平陽侯家奴相

後于魯國人奴先罵足矣安得封亞夫統理許負見於餓死河內守許

族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負相之曰君后三歲而族以入歲為將相特因東政后九年而

餓死死法羊斟聲豺叔姬鑒其城祖命相吉凶懸之于天命當貧賤

也死法雖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殺故善惡之命若

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

定之教而妄可

觀觀金求亦大

忍笑

茅坤曰自古各

之分限而妄觀其貪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垣拆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

妄瑕

顧也曰凡人不
能無微瑕小
即大地至微
地千人平於
人人之類忘
之短忘人之長
是以一青齊天
下土莫以成大
此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求
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
之大三光日月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訾病也故天有析之象
地有裂之形皆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
折地維裂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馳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女
媧氏斷鬻足以立四極日月有薄蝕之變詩曰有食之亦孔之
醜又云日月告訛五星有孛彗之妖昭公十八年有
孛孛于大辰五克有不慈之誅舜有囚父之
謗出歌
孔子湯有放君之稱放桀于
南巢武有殺主之訛誅紂于
牧野齊桓有



貪淫之目晉文有不臣之嚴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
君以夫兩儀天地七曜日月五
星也之矣不能無虧於堯舜湯武之
聖不能無於嬖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
宇宙儒流奚能自免于怨謗而無悔愆耶是以荆岫之玉必含
纖瑕玷也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疵也王有瑕
而珠有類然馳光於千載飛價
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
所長以此昭賢是書空而尋迹彼水而覓路不可得也

定國之臣言國家請
難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者不以小妨大

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爰之庖厨史記言伊尹負組
豆以滋味說湯

傳說殷之胥靡仿人
也百里奚虞之亡虜逃亡
之夫段干木魏之大駟

書分曰夫君子
類有微汚然文
侯用其地漢高
任陳平二主不
容小過棄良材
卒誠成大功各
隨相澤成亦成

而棄易於小計
棄人哉見一善
而忘百物仲尼
可法法開一此
而終身不忘何
其親人之盛此
可以為訓矣

此四子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昔魏文侯問于李起
曰：吳起何如人也？起對曰：起貪而好色。起為人貪然其善用兵
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為將。出史拔秦五城北城燕趙蓋起
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說之曰：平雖丈夫如冠玉
耳。陳平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
踈平。讓無知也。讓責無知曰：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
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為護軍。都漢得施其策。故范增
疽發死。為陳平反間項羽逐陳范增而楚國亡。開氏開陣而漢
軍全者。曰起之平之謀也。高祖棄陳平之小過。音愈採六奇之
大謀。陳平六出奇計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彼二主以

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
也。而吳起无埋名於貪好。貪才陳平陷身于賄盜。盜幾矣。俗之
觀士者。見其威像。屑好色好行細潔。乃謂美彥。士有大趣。不脩容
像。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蠹也。虫壞回剪樹而棄
之。觀繆錦一寸黠。錦有寸點巧乃全疋而燔之。齊桓深知甯戚將任
之以政。群臣爭諛之曰：甯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
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
其大彖。此士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即設庭燎而禮之
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
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

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聖人與哲人量之廣狹相遠如此

牛跡之窪。水所注處乃不生魴鮒。大魚也。小鰍。莫幕之窠。

不容鵠知。鴻鵠之卵不生于鵠巢。崇山廊澤，不辭污穢。

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无分小瑕也。

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畧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為累。若其

畧非也，雖有衡門小櫟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販之徒，蕭何糾

臂之吏，英布刑墨之隸，周勃俳優之位，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

相才也。張景陽郢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顏濁鄧梁父之大盜

也，而為齊黜。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污者，大畧得也。表旌

正鑒曰：人之細行不足拘維論。其大畧大畧是。雖有微瑕不足為累。若大畧非即有衡門小櫟。安足論大謀。一段大意在此四句。

目鮑焦立即抗行，不食非象之食，乃餓而死。爰廬曰：鮑焦道見而下垂食以哺之，已而知其為狐父之盜也。乃哇之而兩手

見而地客客而不出竟伏地而不起。○鮑焦衣衣持蔬而遇子貢。子貢曰：吁！吾子占矣！不敵而蔬之特也。鮑焦以言不能

權子貢亦以言罷鮑焦集焦愧而三稿于洛水之上。

立功拯溺者，小節不伸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水清玉潔，家不

為孤竹之嗣。孤竹居之二子兄弟。隨國萊下。不食周粟餓死。

陽楊朱全身養性，胫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為也。若此二子德

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素皤白及而達功名乎？此可以

為百代之銘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適才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孟嘗君得狐曰裘以

何寃曰：適用各有宜。无美惡殊在適用均也。故

美不常珍惡不
美也。屢營蒼蒯編以叢筍。棄微疎紫。黯若朽壤。此卉服之惡也。
美不常珍惡不
維梓也。石而可
或玉即其慈也。

制衣以為表。鬱若慶雲。李為身披翠雲皎如荆玉。此毳衣之
房則衰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衰。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
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元歌採菱。各曲牽石拖舟。則歌嘯嘖
抽力。不如嘯嘖之宜也。以牽石引重亡莊子之昇殿庭也。鳴珮
趨谿。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尤袂袂鼓肘。瞋目震呼。非不如袂
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噉吹嘖。才割以
聲。而人悅之。則不及龔師侏儒之美。蛇御之珠。百代之傳璧。以

之彈鶚。以珠彈雀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溪之劔。天下之銛也。
用之穫穗。出莊子曾不如鈎鑣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
廢。用各有宜也。昔野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圍之辭。越王退吹簫
之音。而好鄙野之聲。出呂氏春秋非子貢不及馬圍。吹簫不及野聲。
然而美不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
物。而皆有施規矩。為方權衡。較輕重準繩。為直六法殊形。而各有
任。故伊尹之具土工也。長頸者使之跼鋪。出淮南子強脊者使之負
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倭者使之跼鋪。出淮南子因事施用。仍便効
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歌之士。甯戚飯牛和角而歌齊桓用之。鷄鳴之客。王孟
居門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即甯戚結客于孟嘗。則未免追

至千端用排諸
其揆一政此敗
引口人正見才
各適于用而不
可棄也

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鷄鳴托於齊桓，必不光輔于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道過閭，莫若鷄鳴欲隆霸主，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鷄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非難其一揆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君。雖使孫吳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舅，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其蘇蘇秦騁說，彼必與之較辨，不至忍懼而連還也。大盜誘佞民之殫害，无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國與利除害。矧乃明智鍊才，其為大盜，豈可棄耶？閔雖與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詩注：雉鳴生有定偶而不相雜。鹿鳴與於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詩：勿七鹿鳴。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

何休曰：即一所歌之微有一善，人托以鳥美。即怪栢美材大，小曲有兩材，兩施是故天下无棄物。王者无棄人。

詩人歌咏以為美談矣。况人有一而可棄乎？夫怪栢之斷也，其怪其樸，怪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榱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鈎，隨材所適，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鈞，故無棄材。賢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詩云：雖有絲麻，无棄。

管仲雖有姬姜，無棄此之謂也。

文武

規者所以添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无背，黃者不可使方輪

者所以輟地，入地則溺也。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踣。何者？方

員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

必藉涼風，寒交水結，无處溫室。夏不御絁，非憎惡之矣，有餘也。

王鑿曰：古立用文，亂世用武。然文不可以治而棄，所以亂而為文士不用也。文武之用各隨其時而已。

冬不卧葦非怨讎之凉自足也不以春日遲也而毀不也秋

露灑葉而別筵席也白羽相望羽羽書也言有急則揮羽馳報

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歲惜也然而棄武四郊方壘而擯文

士各用有時未可偏無也繳者身仰繳者以生絲係矢而繳

者身俯重鈞于九俯仰別狀取利同馬織者漸進寸而尺耕者

漸退種而生生而進退異勢成務詩焉墨子救宋重研而行

攻宋墨子聞之自梁而十日十夜足重爾而不休息至却自

楚王申包胥如秦乞師喻楚險阻曾兩重張三于秦鹿號泣七

日出干木在衛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馬文以讀治武

以凌敵趙舍殊律為績功平焉秦之季葉也一土朋尾解

茅仲曰世假以俯仰進退行止校文武趨舍殊律而成功一也即漢高一事就見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在人右文左武執武者功文左未知也

用之道

漢書云无上前尾解之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為黔首百姓請命跋山川象

化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

之命當此時冠章甫衣縫掖昔孔子居魯縫掖居宋童甫未若金冑而擐犀

甲也以金為冑贏項項羽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

徵卸魯諸生而制禮儀叔孫通作脩六代之樂朝萬國于咸陽

當此之時脩文者榮顯武者慙愧也一世之間而文武定

為雄雌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豁雄強而鴉柔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

也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唯武也各執其長而

相是非猶以宮突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論也

均任

德有腐也
其任也小不可
以謀大失不可
以處福亦宜其
何如耳從以
為國也者當
才而授任度德
而命官斯无非
勝之患廣事之
虞矣

不可滿以盂水。一盤盂一鈞之鐘。鐘僅可容一鈞
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大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柱小
不可負于廣廈。大屋楊子雲大屋之故鵠鵬。大鳥一軒也橫
厲寥廓。廣遠皆負蒼天足蹶浮雲。東王對楚王問曰鳳凰上漱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居亂
有六翮之資也騷騷良馬一騶騰光萬里絕塵羣微有迅
足之勢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大羊之蹄而覲追日
之狀態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小蜂不能化霍蠅豆問大而
能化螟蛉詩螟蛉有子螟蠃附之螟蛉桑上小青虫也奔蜂取
也越雞不能伏卵魯雞能伏之。二事出莊子鷄之與鶴其德非
也霍蠅與螟蛉具蟲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

不伏者。螻蛄大越鷄小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成雲依霧。
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螻蛄不能昇者。無
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其隱也。故智小不可謀大。
德狹不可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
尼謾割鷄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子皮欲使尹何
少未知可否。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與大官大邑。身是以君子
之所庇也。而使宰者製焉。其為美錦者。不亦多乎。
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故無負山之累。以較折足之憂也。易
鼎折足。覆公餗。言有不勝患也

慎言

天有。泰。舌。之。星。天有四星二為星二為舌人有。緘。口。之。銘。周人后稷之廟有

子孫之族大明終其此片曰石之謹言人也多所以警世言防口訖桃音桃輕言
識子圖之亂言為敗口是何傷禍之門也也訖過也
語可无與乎全篇皆為失言者

也口舌者禍害之官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不可復存言非不可以復追其猶射也言機未發則猶可止笑一離弦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誠樞機詩刺言玷白圭之玷尚之玷不斯言一玷非磁音磁力砥石也所磨樞機既發豈駛電良馬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堤鎔疑為校鎔範昔知伯失言于水灌韓魏殲其肘足出威紀魏武漏語于英雄曹操謂劉備曰天孤玄德遺其七筋目雷七是以頭為穢器韓襄子深智伯師馳徐州地分二晉始為三伯威乃蜀主亡敗長蒙為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

侯與棠礮謀而終夜終寢慮憂露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孔光言之泄於左右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揚也

貴慎

孫卿曰言之善者所以清身遠性而已也之行者也故人不貴善言是未知言之益也

越劍性銳必托槌砧以成鈍鉤楚柎質勁必資榜檠音榜檠以成彊音彊弓人性雖敏无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榜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于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鏡可以照形之妍媸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收束櫛所以理髮心闇于自照故假言以榮行言犹鏡也櫛人皆悅鏡之明已形而不慕士之明已心人歌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

何休曰博洽之詞倉石之語

葉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也乎故楚莊王輕于十乘之國而重

申叔一言出左傳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出宋史季路抱

五慎之誠出家語趙孟佩九言之歲出左傳由此觀之軒壁之與田

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公不採善言之說卒成骨體之集

見左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見漢紀夫人之將疾者

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尤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

無良醫之蔽將散者謂無直諫之臣昔堯致招諫之鼓舜樹讎

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立誠慎之數以聖君之神鑒窮機

洞微非有毫厘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

表將來正言之益耶以夫先聖猶能採言于腐羹奚況布衣而

沈氏曰引古者王之言益見其言之有益而人當知所貴

罕

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蓋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否諷諫之文其禮臣有五諫諫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

戒之象君子若聽言如響如響之於鼓從善如流如水之於壑則

身安南山德茂松柏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傷說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于

情妬性美以成物為性情妬以傷人為務故譽人不增其美則

聞者不快于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于耳代即世也之善

人少而惡人者多則譽者寂寞而說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痕吹

毛覓瑕出韓子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尺至寸墨子所

何寬曰譽與毀皆起于性之哀也譽之固或失其而毀之亦已太甚皆人謂積毀錄金叢沙市虎生不察而輕信之幾何人為說者所訛也

三十九子... 卷之八 十一

以泣素絲謂其可黃楊朱所以泣岐路謂其可東以其愛為青

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興詭言與青絕詩營營青繩止于樊口於

及釵者以其點素成綃也刀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

曲頸鉅距者距足也足利子鉅鉅羽類畏之凡鳥羽毛之獸之方喙釣爪

者毛群畏之凡獸之群皆驚畏之魚之哆唇鋸齒者凡魚之人麟于畏之

之利口詭誦者人共畏之詭嫉之人无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

才智之在已前譽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語云日壹而廢食吞之

思入目上有翳疾也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菲之辞作詩

弓非弓成是貝錦彼諛人者亦以太甚故揚蛾眉者為醜女之所妬唐駱賓王代

門見如蛾眉不肯遂行貞素者為說和之所嫉武帝昔豈不疑特人

此言愛者可畏之甚

此言愛者淫同之極

王鑒曰古人多為說所蔽以流之能害人也不知害人名害身之端未又進以此言

未嘗有兄而詭者謂之盜嫂第五倫漢章帝三娶孤女而世人

諶其怙婦翁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

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讎也而不免于世謗者

豈非歎惡其網人惡其上耶故說和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

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盾而不

發明者冰霧蔽之也蘭蓀歆茂殊風害之賢哲欲正詭人敗之

故詭者但知害嫉于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

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至之說子常蒙謗知費雙城詭誦流蔽

一至於斯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諸

慎陳

王陽曰怨之所
成者大左禍之
成也京成于成
之日又有所由
怨之積也不
積于積之日无
于不見外當之
見禍福利害之
机誠不可不審
也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
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於意表。積怨之成，在于慮外。故其來也，
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其怨，不密禍害臻焉。故登峭坂，
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踰阜垤，
而好顛蹙者，輕于小也。
苟競其步，雖陰履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踣躓。
輕小之為害，故慎細微之危。患每畏輕微，懷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也。
書予臨兆民，慎乎鴻毳。
鴻，毛也。腹性輕積之沉舟，繒縞
質薄，蓋之折軸也。
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軸者，積多之所致
也。故牆之崩墮，必因其隙。隙，釐釐也。釐，小也。釐之毀折，皆由于釐。
穿堤能漂一邑，
寸煙泄突致焚千室。怨之始也。

庚子四月西陽

微于隙釐，及其為害大於牆釐。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萌，
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眚。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焚焚不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
禍之所延，非可情測。或怨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讎不允危，
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捲雲飛石，卷水擊木。
憾木入水，揚波而人血脈，不為之傷。陳穴之風，
輕塵不動，毛髮不摧。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
即中肌，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
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
后泄張繡之讎。
韓信削少年之辱，
安國釋田里之慢。此皆遇夷達之主，寬廓之衿，
得以深怨而不

卷之八

為讎也。魯酒薄而耶耶園。楚宣王朝諸侯曾恭工後去而酒薄

獻酒于楚王王主酒吏以魯薄酒易羊羔偏而宋師敗。中山君

趙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逐園耶耶馬子期在焉羊羔不遍于期怒。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伐細

走楚說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

尚之貧者或弄木鷄識者以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伐細

為聞者兵象近鷄禍也卒亡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戒盈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即自春徂秋自五行之性。金木水火功成

元退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昃。斜也月盈則虧。缺也

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迄衰。樂極還悲。此人

謂即謝盈即虧
天時往來况千
八乎人若不
滿而能抑而損
之海以居之則
何德何功不成

能行事德其性
易子周公乎

之恒也。昔仲尼觀欽而革容。孔子觀周廟有欽焉曰吾聞

正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溢虛則欽中則正鑒損益而嘆息。此

孔子謂然美曰嗚呼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察象而識類。視霜而知冰也。霜降則夫知進而不知退則滅盈

泛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泰山之安。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

晉文公戰勝而色憂。出左氏春秋非增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

安而念危也。夏禹之饋。受餐而七起。周公一沐。理髮而三握食。

不遑飽。沐不及晞。乾也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于積士。處于謙

光也。

明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出易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

謙之一字指謙
而謙能以貴而
下賤以高而光

早斯得之矣

侯以孤寡為損。讓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弥貴。高必以下為基。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身處在貴而能忘已之貴故能以貴下民。以下民為貴下民也。處高而遺高。近忘身處高而視之若忘故能高而就卑。以已之高位就卑賤之人

大質

士人不修之質
不奪之操蓋天
鍾山之玉氣獨
之松減烈大而
愈堅強剛潔而
益茂也

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漚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剗。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亦如金玉其質昔子閭之刼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鈞以曲戟。而其志不回。崔杼殺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掉血至若死所殺者十餘人火反晏子奉杯血而進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矣將推之曲矣將鈞之晏子曰吾以利而背其君非

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直其推之曲矣。譬如鍾山之玉。鈞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譬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之瑤琨梓柳。無殊也。此之戒石及其燒于燼炭三日而色不改。王不處於積氷終歲而枝葉不凋。松不然後知其異于他王。綴木也。改質

辨施

王傳曰富者多
親貧者愛疎以
情也富則恩情
生貧則仁惠亦
理也立同有
才之士特優
于貧而富之
施僅不一二見
焉

夫山阜非為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為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為人積財。積財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即千金之子言其富也未允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以其富也被褐之子。土貧而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以其貧也今富而儉嗔。各猶見親敬。貧而仁施。无見疎慢也。

非行之失被情變也富者親而貧者疎人情交態如是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

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

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逼之富而賑

物德不為難貧而儉盡行非為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

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鳥彭蠡之濱以魚食大四句出鵬冠子而人不

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瓶丐水執權求父而人不悵非性

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能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

滿腹豈得輟口惠人自食尚不足安主濟人衣不蔽何能露体而施物自

尚不足步能施物于人非性儉嗔不足故也飢饉之春不賑朋戚不足故

也多稔之秋饗及四隣有餘故也不賑朋戚人之惡行惠及四隣人

仇偉曰惟豐餘故輕財好施入惟不足故惠人施物唯也

士為貧故不得量其未于天下得濟人利物之

之善義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繫于飢穰也荒歲則飢豐年多穰以此觀

之太豐則恩情生寡乏則仁惠廢也一富一貧所相馬者失之

于瘦千里之步虧焉度則不能致千里相人者失在于貧恩惠之迹缺

也貧則不能施恩惠昔太史公有言家無百金無以自贖亦傷于貧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

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言聲譽

望人信之實為難矣

和性

夫歐治善造劍者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

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

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則緩急使之調和則為美

人性有剛柔錢急貴和以濟之彼柔以処辱剛以致利倘急生手召失是未知處則柔緩急之隨而失之者也



也人之含性有似于茲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商公儒而身亡
出左此性太柔之失也統劍之太柔則卷也晉陽處父以純剛致害鄭子
傳陽以嚴猛致斃出左此性太剛之過也統劍之太剛則折也楚子西寬而
傳招敗却莊公懷而自禍出左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
書帶皮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絃以自急見漢書彼各能以一物
所長攻其所短也

殊好

人性不甚相遠
故有少性善惡之分較然明白乃至于真醜與愛憎具是者豈非樂好惡之性與人
累樹洞房味簾王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愛蓬石悅嚴輪菌乳
結援依候猿二之所便也人上而懷服便五欲六誣咸池蕭韶
數名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

殊性之所好也

人入而畏飛龍其煙走豹美鐵鴉鷄嗜蛇人好鴿素鳥獸與人
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共稟二
像之氣稟天地陰陽之氣俱抱五常之性抱仁義禮智性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
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當熱履冰知寒此之麤識
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
皂為白以羽為角以吾為耳以鼻音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
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
頽頽王理眄視巧笑此色之美者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

音醜嫫母醜人貌不揚洛英之麗客洛英美人也漢曹植作謂
也黃帝愛幸之陳侯悅敷給之醜狀弗質陽文之婉姿漢劉孝標論陽文之
麗陳侯悅敷給之醜狀弗質陽文之婉姿典數給咸得之其自

此一段正法然注思文美女
色芳味好意相
反而性有所偏
所嘆文王嗜膏肓之殖不異熊肝之味陽春白雪
宋王對楚王曰其為陽阿

也而漢順德山鳥之音云勝絲竹
絲琴瑟之屬竹蕭管之屬之響魏文侯好

槌鑿之鼓不貴金石之扣鬱金酒
名酒玄憺春蘭秋蕙
此味之美者衆鼻

之所芳也海人悅至龜之夫不愛芳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

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為黑變吾成其移角成

羽佩猶當薰
統臭味薰香味也漢書云薰統不同器而藏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

也

兵術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鬪生焉神農氏弦

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

戰銷金為刃割革為甲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
擒蚩尤顓頊

爭於不周
典共工戰于不周山堯戰丹水
伐雎舜征有苗
上旬而有苗始革夏討

有扈
其扈氏不殷攻葛伯其民湯討周伐崇侯
崇侯虎諸西伯于紂上因西伯

後而伯伐之西
伯即文王也夫兵者凶器財用之盡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

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

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勝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

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
出孫武兵法志王者之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鬪生焉神農氏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為刃割革為甲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擒蚩尤顓頊爭於不周典共工戰于不周山堯戰丹水伐雎舜征有苗上旬而有苗始革夏討有扈其扈氏不殷攻葛伯其民湯討崇侯虎諸西伯于紂上因西伯後而伯伐之西伯即文王也夫兵者凶器財用之盡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勝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出孫武兵法志王者之

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
之安危倚焉是故明時力地
勢鍊人謀三者
知愛之以全同
為重知謀為先
是智者所以勝
奇制勝安固全
軍之要道也

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
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民本鑿齒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
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于死此
志以全國為重以智謀為先故將者先明天時地勢練人謀
明天時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
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列九地之勢九地者一汝沉二澤流三征
崔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
下山八中山九上
山出揚子太玄 明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
智信仁勇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
勇以臨敵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源運
奇之府也

此江論家運
奇之府也
以智勝者
存乎一心
意也孫子
篇所論大
抵不出此

五者詭道而行以其智勝也是以萬弩上殺孫臏之奇
至其暮當至馬陵道使可伏矢乃所大樹白書之曰應油死此
樹下令万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應油夜至斫木
下見白書乃鑽木燭之千牛但奔田單之策駒切攻即墨田單
取牛十頭衣以五
萬弩俱發應油遂自刎
彩求矛其角縛大其尾穿城而出牛莊士五千卸校捕其後牛
觸火明所融皆死狀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謀燕師大敗騎切死
乘勝追北三戰囊土離水韓信之權拔業揚塵棄枝之謫晉楚
三克遂拔齊城囊土離水韓信之權拔業揚塵棄枝之謫晉楚
戰于城濮楚潰狐毛設二方面退之棄枝使與晉柴而偽遁
楚師馳之源軫卻奏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左師潰○兄左傳
舒車豕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巧公輸亦為高
雲梯以攻宋用奇出

於不意必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
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
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行兵因敵而制勝則兵

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為巧。無形以成妙。故風而有形則可以惟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過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霆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橐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為本。以仁為源。謀以制勝。仁以得人。故能謀制勝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摧決為本。卒以齊力為先。是以列宿滿天。繁星不反。龍月若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尤多力而受勝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知百人。同力千人。近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眾。先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晉靡者臨危而不惧。屢

勦大事以人心為本。時宜主取勝。不貴得衆心。是以謀以先之。仁以統之。是也。賞罰明仁恩洽。而又寒暑應。鈞勞逸。各飭。則萬人惟一心。何敵不摧。何戰不克哉。先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晉靡者臨危而不惧。屢

米而不慄。以其將刑而不憂生也。今士捨白刃而不顧死。赴水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游衆心先與同患。暑不張蓋。趙良謂商君勞不遇。乘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言寒暑與士卒同。臨險不乘。遇臨險之處不乘車馬。丘陵先下。所以齊勞逸也。言與士卒同。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言與士卒同。三軍合戰。必合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言與士卒同。故醇醪注流。軍下通醉。雙子及攻秦其母使人教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餽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暴溫辭一灑。師人扶纊。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士處土軍。附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快饑。絮也。言其溫也。苟得衆心。則人競趣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閱武

司馬法曰國家雖太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則民
影不習則民怠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
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脩戎器以備不虞
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地音搜索也春田謂索禽獸之一不字
殺也以教為名順秋氣也符園守者夏田曰苗言為苗除害也你音仇
也冬物畢成獲而取之无桀也 皆以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
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振整也治兵礼
言振衆也還歸而飲至歸國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
順以長辨等列習威儀自春蒐夏苗至此一段從夫三軍浩漫
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為古鐸鐸鼓革屬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

勞坤曰武不可
驕亦不可廢而
不習民不可
亦不奔而不
誠訓練而有方
教習之有數則
吾民亦可矣矣
卒士大夫又安
可厭武而不識
也

吳傳曰民不習
戰則兵不識時
意將不識土情
安可以師戎

即安曰此段接
引貴教習方可
用之戰

何休曰此段引
論民不教習安
可用之戰未始
無知之由也

制旌麾折羽而注于旗干之屬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
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歎不成行故士未
戰而振慄馬未馳而沫汁非其入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
王宮人教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火而不
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闔閭習武試其人於五
湖劔刃加肩流血不止勾踐習戰誠其民於寢處民爭入水火
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吳法以鼓進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
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弓之強弱與
造夫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不調良難般僅魯般魯人善斷
不能用不利之斧孫吳善將孫臏吳起戰國時不能戰不習之

賈人指授則又

卒貌貅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鷩鷩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

無知之情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

明權

王鑒曰權者所

弱而挫父祝則名居登于祝史不得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

以逆變善者時

愛者人之常情然大彖戚親戚親蓋榮由於彖也是故慈愛方

又則雖以大彖

彖二者相權彖重則親可戚若虞舜之放弟象周公之誅管叔

權之不失乎行

石碣之殺子厚以殺達大故事尤重子父子之倫也季友之醜叔牙以存魯大以彖所係也

貴速

孫臏曰智者作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言智者欲成決謀雖同遲緩為下

師之相也足

今焚燬燔室則飛馳灌之若火焚室須急取水以灌之湍波漂人

彼自智而不怯

奔游拯之若水漂人須若穿井而救火則燄燄撲撲矣方

施與全施而應

鑿舟而拯溺則焚江魚之腹中矣言勢無驥所以見珍者以冀

之不速若非智

日行千里也蒲旬而取至元一月而方至千里則與驚馬均矣前

也

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盡一日則與不

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

而後知是應時則與無知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

重份日吳起揚

欲討讎而插矢玉屍見綱陽虎在閭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

後助曰課冉申
君是不善施智
者也

之以弋見人謀不斯須而讎德兩報其知可謂應時而知矣此
速如張祿之入秦危雖變姓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

身逐鼎錯之穴孺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譏憤而致死見

更智不早失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同矣故有智而不能

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嗚曰力貴疾智貴卒

觀量

何傳曰人之務
大者兄不子
小計解于小
者無難發明
矣故遠不無匪
是勝人於此

夫曲思於細者兄忘其大銳精于近者必略于遠由心不並駐
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兄所忘也故仰而貫軒望不見夫勝
而拾蠱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于針蠱故也是以

細之情見
之廣不可不

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損弁細識舒散情性以

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奚以

明之夫觀焦堯之節知非防風之脰防風氏身橫九畝其節

於豹也豹尾多大故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以歸窪

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並子云培塿無松柏非水土之性有

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矜新而爨非苟為艱難由性

偏悵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羽欲率萬人敵若韓信不營一

食家貧垂釣城下非其心不愛藝也不啻味由其性大不綴細

姜至曰項羽端
信營文曾十步
勝大而不屑
于小者也

焦城曰智伯子
陽屠祭于小
而志大計者也

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筐，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知耶？
耶？士楊園亡一桺，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知有鏡情于
小而亡大者也。

夫釣者雖有籊竿、織綸，籊竿長而殺也。詩：籊籊竹竿，半織細也。芒鈎、芳餌，增以詹何

之妙，詹何善釣者。不能與魯苦爭焉。魯苦大而鈎大也。弋者挾繁弱之弓，貫

會稽之箭，加以蒲苴之巧，蒲苴善射者。不能與尉羅競獲。尉羅大而矢小也。

何者？術小故也。江湖之流，爛熳漂屍，旋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

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无嘔吐而弃之者，量小故也。松栝

者，木之小者也。之生數寸，而抽枝豫章矣。美木也。之植百尺，而時柯其何故

耶？豈非質小者枝葉疏之，而體大者節目踈乎？是以達者之懷

則愴漭而無涯，徧人之情，况刻數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
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隨時

霜風淅烈，周棄名後稷不蓊禾，炎氣赫曦，烈日也。曹明不製裘，知時

不可也。什童甫者，不造閭越術，術也。赤舄者，不入跣屣，屣人徒知

俗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貽溺者，以方

尺之玉，不如與之短梗。索也。非橡梗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

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饑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能濟水。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故明鏡所以照

形，而盲者以之；蓋庖玉筭，所以飾首而齊，姬以之；桂枝非鏡，并

海岳曰：以下歷引喻明量之大，小見人所當察。

薛坤曰：時有通俗有所宜用，不滿于時則難用，此虛地。

之不美無用於彼也音以鏡為无用亮庖丁解牛見莊子適俗所

傾朱泚屠龍無所用功苟垂世務雖有缺術歸于無用故老聃

至西戎而効使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出莊子非欲忘礼隨

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造性隨

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傭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

燕噲為彖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彖儒

墨而遇之非仁彖儒墨之不行行非于時之所致也

利害

萬甫去蚤虱而來蚰蜒蟻石止蔭蛄之痛而朽牙根蹙痛雖珥

兕生後患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公輕害而負重害也瘕疾墳

同濟曰有大利

又有害利害之

際見之者審敏

見小利而忘害

者宋陸訓身

藏珠入市搜金

之說也嗚呼此

誰可以復有也

胸而不敢鉞蠱尾蟄耐而不斫也非好疾而愛毒以鉞斫之患

甚疾蟄也酖酒毒酒也盈厄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

在爐盜者不閑非不欲也掬而灼爛魍虎在前詩註魍虎地有

隋珠誰貪如盜蹠則手不暇拾懸轂向心路有西施雖姪如景

陽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而不顧者利緩而患急也昔

貨美錦于市盜於眾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于眾中

對曰但見有錦不見有人即入市搜金見金而不見人之意故取之耳若斯人

者眩于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于羅者異鵠以

見利而忘身且怵於莊周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

集於是以智者見利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

集於是以智者見利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

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禍福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為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

四句老子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

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祥吉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其大

勝以為福也而有枯蘇之困越接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

霸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為禍也終

有辱遇之禍禍福迴旋難以類聚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

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

以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祥上帝居一年久無故而盲其牛

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告以祭其子无故而盲其牛

其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吉
凶相倚福世人皆
以善有善足以
勝之有善則必
收其利无善則
其成妖禍厥
帝自謂十里東
雲齊公三
而災或與舍則
禍必為吉反利
為禍豈非人哉

楚攻宋圍其城丁壯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北叟有胡馬之

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北叟塞上之

亡入胡人吊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

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墜而折臂人吊之曰安知非福乎

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惟子以破故得父子相見不祥而

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出淮南子以見不祥而

脩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為不善即祥還為妖矣昔武丁之時

毫有宗穀共生于朝太戊時桑與穀合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

其忘乎武丁恐俱側身脩德桑穀自枯入紘之內重譯而來殷

道中興帝幸之時有雀生為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

家元王帝幸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呈候也怪夢者

所以警庸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

禍轉為福

貪愛

即室曰貪者賈
桐左者拾九星
禍福之機成敗
之原達人見之
諸美去人安可
以苟自傷
亦有害為我

詩國曰引蜀侯
白公以為世之
貪者者明哉

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間峻險兵路不通乃琢石
為牛多與金日置牛後號牛糞言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斬山
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為
天下笑史出蜀以貪小利而失大利也此為貪楚白公勝其性貪
秦既殺子西據有荆國積斂財室填之府庫不以分眾府庫充
實故不
分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固勝敗存亡之機故以形于胸
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令焚其府
庫之財無令彼眾還
以害我又不能後及燕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眾出府庫之

寶以賦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史出財非已有而欲
有之此以小差而大禍生焉此為差
者之戒寒土有獸其名曰貍生角

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貍之性急
見鵲冠子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姬伏

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是性惡能食
母見淮南子蜀侯之迎秦

牛上逾近而身轉死何異貍磨其角上愈利而身速亡乎白公

之遽財上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子愈長而身就害也

是達人觀禍福之機鑒成敗之原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差自

害

類感

張位口物以類
相感仲以類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其群

化驗之天道物類皆有然者

句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鐘鳴于晉漢武時未央宮殿前鐘

東方朔曰銅者王之子以類言之子母感而相應也有移奔者故鐘先鳴三日蜀郡太守上言山崩上大笑溜渾共

川色味異盾感動无類自然之數也是以君子者陽之辟也蜃

伏者陰之類也故日夏至而鹿角解秦邑嶺斷曰夏至月虧

而蚌蛤消月辟阴之本月望則蚌蛤實辟阴盈月騏驎鬪而日

蝕鮠魚死而慧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秦合絲而商弦絕新穀

登而舊穀沒龍牽一井而雲弥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

燧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握而火陰水方珠即方諸也

水方諸月燧大蛤也熱摩試令熱以向則水生銅盤受之下水數石也箕麗于月而飄風起畢動

于天而驟雨散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註天將風也纖塵不功

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

而鵠日鳴詩學云歌知風將其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矧移矣

東漢紀曰以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兩方至而鳥蟲應之太

白暉亡鷄无夜鳴火精光盛馬无晨驚鷄為允金一為其精馬

者離畜火為武神于弋旦興介駟將動電鳴于野鼈應于淵騰

蛇雄鳴于上風鳴于下風而化成形淮南子曰夫蟠蛇鳴

形精之至也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

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

角則日撻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

也哉

正賞

此又該博而詞
封穴大雨將至
况推神贊

吳傳曰氣相感
精相和類之所
應有如此者

夫公之理之失也由于貴古而賤今情之乱也在于信耳而弃目昔魯
不可倒置狗名
賈其美不
幾千以正為邪
以美為惡重古
而輕今貴耳而
賤目世人安可
不容若是耶

蘇轍曰知味知
音識王玄喻一

而棄之宋愚夫得燕石藏之以為大室周客聞而視之以為石也遂棄之此為未識玉也却人為
而知其是蛇攪喉而嘔之見淮南子此為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
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見淮南子此為未
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為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
而棄之

託以灵均屈舉壺而誦之後知其非皆減口而捐之此為未知
文也故以蛇為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易牙善知味以趙曲
為雅聲者惟鍾期不困其音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去無知音
者以樊石為美玉者惟倚頓不謬其真倚頓大畜牛羊于倚氏之南質擬王公富于倚氏
氏以卸賦為麗藻者惟相如不濫其質漢司馬相如奏大昔者

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饌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后敢進左右
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飲之也以禮桃之也仲尼對曰丘知
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菓有六而桃為下
祭先王不降入于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子游楊
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賤之下足侵上忽下也
裘而嘔曲是憚指而哂見家語以聖賢之舉措非有謬也而不免
於嗤誚奚况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章能免于誚者豈不難

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為和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為歎息也

激通

衡魑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標石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元不佩六國之印季子奕曰使有負郭田數頃安能佩六國印乎主父無親友之義元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恥元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前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審越激而脩文李為周威之師班超激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班超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累當立功西域觀其數賢皆因困以發志緣此而顯名

惜時

自昔君子欲行仁義于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仲尼栖栖突不暇黔突窮突也黔黑也言其栖栖霍遑遑席不及煖遑遑奔走之貌而即行楊雄皆行其德行拯去救溺立功垂模迨秀百世今人進不知退是腐榮華刻絕嗜欲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退不能被策樹勛毗贊明時毗輔也

主贊襄聖明之立空蝗梁黍蝗能食穀言無益世用徒枉沒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殒成一棺之土死為荒丘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

言典草木同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棄則寒蟬抱樹而長吟吟悲酸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

鑒曰夫人必有所激而後通有所困而後立此而發志顯名哉

并坤曰則者作事之執也業之本至而不注建功立業時去而終于無用故君子當惜時

胡相曰即一物之微有悲者安可不及時有為哉

于苑柳見呂氏春秋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鬱于窮岫之陰無聞

于休明之吉已矣夫言進不能樹勛不如退而憂隱為計也亦奚能露衿于將

表榮意於松烟者哉隱憂

王肩盟車言其多也不可琢為珪璋王為珪璋璚皆有用作之器但不可以玉屑為之劉繇

潘隱不可織為綺綬綺綬皆成服則強則雖尋亦奚以為也

謂牧園以桀紂艷然而怒牧人園人養牛羊者命比王侯於夷

齊怡然而喜夷齊孤竹二子名至高此仁義所在匹夫為重仁

義所去則尊貴為輕

晞月明而知霜婦思古詩最憐婦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

舟遇風波則險故舟人聞風而驚

何詩曰感時

俱

春葩含日以笑秋葉滋露如泣

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百物遇春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憊

不凋榮凋有命困窮有期故春榮雖茂假朝露而絢翠右詩聲

落翠清曉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古詩莫遣西風吹落葉却愁無地著秋聲

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滯物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仲

曰能愛于元居不能避豫且之網智靈蛇以神見搏時崇祀淫

蛇如未鑄無遺策不去避騰騰之患祠以神為

視以笏吉之孰知不智為智不神為神乎弄無孤矢不能中激

弄善射巧其中激者非孤矢也僅無斧鉞善斷其善斷者

非斧鉞也

為利則不仁故敗粟者欲歲之飢賣粟者欲人之疾物各重其

吳傳曰言人各有時然

即陸曰玉屑劉繇雖屢無用

謂相曰王仁義而事貴

何詩曰感時

俱

何詩曰感時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俱

流神曰言樹惠
防害貴而之早

所立而禁紂之狗可以吠堯禁之大吠堯非不仁波故盜跖

之徒資盜跖而鄙仲尼運屈而惠天多為其主也辱至而怨人是

以大禁而思燧人燧人始立火溺井而伯益始教宿不

獨惠臨難而施惠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憤是以臨渴而穿井方

飢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公像嗜魚公儀休于魯相好魚而人

無以自給于魚屈到嗜菱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眾同也文王嗜膳曾

督嗜棗膳苦棗酸二子甘之與眾異也

九流

道者老聃関尹龐涓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為本清淨為心讓

為德卑弱為行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迹

海岳曰叙九流
之家各有其樂
許國曰道家祖
黃帝去非忠孝

第仁又不可為
訓

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素忠孝杜絕仁義專任虛清

欲以為治也以上言儒家要嬰子思孟子荀卿之類也順陰陽

之氣明教化之本遊心于六藝留情于五常厚藝文服重樂有

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

文繁雜可窮究也以上言陰陽者子常邴衍桑丘南公類也敬

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

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民生以為政治然而薄者則拘于

禁忌溺于術數也以上言名家宋駢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

也其道正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

攻寢兵故作棄山之冠以表均平之制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

劉慨曰名者至
以正名為道太
分斯必必可折
華辭其其禍也

其坤曰陰陽之
家雖明乎天道
人情而繫則拘
禁忌溺術數也

佳法曰休刑之
家在刑法而刑
薄少恩

呂氏曰墨者色
者雅懷

邵子曰縱橫者
強主安危扶傾
轉利為福整為
尚詐詐而弄忠
信

向清曰雜技之
流其可家之用
而先所保心

張氏曰農家
以治生為本第
分序不明

凌氏曰以下
言九家殊源同
歸但九家之中
惟儒道二流尤
為最殊歸宗儒
本有

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辨苟析華詞也以上言名法者慎

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于明賞罰討陣整法誘善懲

惡俾順軌度以為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

薄戾而少恩也以上言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

無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閼然而薄者其道大毅

儉而難遵也以上言縱橫者閼子名子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

其術本于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令不受辭曰事而

制權安危扶顛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

以上言雜者孔甲耐繕尸佼淮夷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兼

儒墨合名法已縱橫納農植触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

無穢夢衍無所係心也以上言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

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為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者

虞允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侯與庶人同耕于野典

尊卑之分失君臣之序也以上言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淺深辭

有詳畧借儒形反流分垂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

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溜渾

殊源同歸于海宮商異轂俱會于梁夷惠同操齊蹕為賢二子

殊行等迹為仁道者玄化為本儒者以德教為宗九流之中二

化為最夫道以無為化玄儒以六藝濟俗無為以清虛為心六

藝以禮樂為訓以教行于大同則和偽萌生使典為化子成康則

韓愈曰儒教又非隨教可倫

氛亂競起何者流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為達情之論而違禮度不可以救弊今治之賢宜以禮教為先加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斯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劉子卷終

大道上

尹文子

和陸曰正名所以與物重務名家之學可至矣哉即就生家時有此語

焦贛曰四句說論精當持此以程遠自五萬所一失蓋有名無形名形考同現乃無與

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羣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名故大道魚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

胡時化曰事務
實則名不混人
主不別彼此不
檢虛實至于云
不自混南賞罰
倒置法術之不
行也自由矣尹
文子之術與韓
非子相表裏
此名實之論文
臣奇論爛矣而
肯正字如却誤
矣讀者取即焉
可也
焦疏曰其壁廣
喻不厭其詳古
人文世取其臣
意類如此案案
家又以此為陰
矣

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
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
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
而失者由名分混淆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
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波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之與
彼又復一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疎名善惡為賞罰合
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
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弗為
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治不浚不言君子非樂有能有益于事
不浚不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于農稼軍

御室曰名法權
術是一篇大明
領亦是好議論

楊維禎曰狹善
狹巧非善巧之
至信手寫來機
詞自无生畫作
慮之志

丘曆曰立意雖
差一著而詞說
較正可為好異
務名作即訂矣
蓋數曰以出平

陳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无言事外之謀小人
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于事而不能不為
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
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于君子知之無損于小
人工匠不能無害于巧君子不知無害于治此信矣為善使人
不能得遂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遂此獨巧也未盡善巧
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
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
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壺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
辨欲獨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

作爲心者周
出年武文詞許
段更如生色如
門如浮屠
級增一級也
賢愚并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
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
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

賢愚并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
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
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無心無欲者制之有
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无遊宦諸侯
之朝者利引之也遊于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于諸
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雖兔在田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
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許方元曰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
好獵喻名實也
教段引証各及
其意而詞氣激
切六深有裨于
世教者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
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閤而
止省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
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
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嘗讓
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二國無聘者漸有錄
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于是
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遠名而得實矣楚人

楚人
王喻之非也二
李與皆戲詞
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
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欺之乎曰然則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

汪道坤曰今世
執多以爲目
王而懷人之有
者性之善惡
云爲曰安知之
人以此爲非以
非爲是性其詳

將欲敵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敵楚王
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敵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敵
于已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
寶至徑尺弗知其主也以告鄰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
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于廡下其
夜王光明照一室田父称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也
棄殊可銷於是遽而棄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敵魏王魏王
召玉工相之王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
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
王立賜敵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言

講之知固然也
是非之理素定
于胸中自去不
得害天
豈實曰五元無
非直非無多之
非之亂之者
之罪也自是理
上不爲動所
王儒曰宋公假
仁此一會而誣
二國之君以不
敵不成列此不
討恒誣假名之
術耳說者說安
行詭道宋公之
仁所以取敗也
是非之分幾何
不奪乎
余有丁曰先虎
爭而后斷夕法

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雖常是有時而
不用非雖常非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
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
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
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公子自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
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
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
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
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
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晉文公因驪姬之譖出以十九年惠

王世伯曰三君
不王伯舉事焉
嘉伯者說請之
納諸以假仁假
義之幸宜其成
也宋宸之正大
出于假之之不
辭其辭者是非
果可定乎故曰
非大盜其孰上
實是非之難哉
倪思曰盜奸之
害一之小者亂
政之本其至最
大國家先至于
不可救藥漢張
綱理神論于洛
陽都亭曰豺狼
當道安問低獵
亦如亂以之本
者

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執
三君不正霸業遂焉已而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非而
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已所獨
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

大道下

治主之興元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者一時之
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
畏時之禁行不執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子攝魯相七日而
誅少正卯門人進而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
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

弟坤曰按左傳
昭二十年斗產
卒太叔為政定
八年太叔卒時
備為政乃殺
析而用竹則非
子產殺之也
錢福曰聖人全
法辨極有未應
此亦一章流也
黃裳曰辨名其
精史今侯公冬
人口始一字一

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顯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
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
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譚足以飾邪榮衆
彊記足以反是獨立以小人雄桀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
諸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子產誅鄧析史付
以六子者異立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溫於群小
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手彭蒙在側

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
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

凌曰曰識得此
情破則不怨貧
不驕富不厭貧
不憂富直足適
人襟懷
直德秀修曰見
理之言自覺切
中世情解世之
感更昭于此
利為二而
文字之綱
後文無曰只一
以中亦許多
論許多實証不
能得治凡止立

理出也理出於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已非已也故聖人之治
彌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立之利唯聖人能該之
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吾人之不祿施于已也起於情
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
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也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
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于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尤疎之
以其無益於物之且故也富貴者有施於已親之可也未必益
已而尤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
情終不能不以富貴貧賤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立

解憚亦世教之
妄推隆曰說人
情可謂利且又
字更金聲援奇
洪氏曰文勢處
不窮者漸若
續而不其妙
呂祖謙曰借富
貴者當酬貧賤
之願以況人君
當酬天下之願
詞氣疾重得錢
規數列之象

之所共矜亂亡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
一事也亂立亦非侮窮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
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
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
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若樂故也雖弗
酬之于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望
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
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

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也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
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顧戴所以不顧戴則

五五

仕始

適一子

陸西星曰定方以志四句是一篇任脚下底段分解去

陳子守滁別王子王子曰仕之始也不可不慎也夫君子庸以

郭子玄曰此是
刻意調絳文字

驗術矣。屢以稽終矣。造以考成矣。入以要至矣。陳子曰。請問焉。

「字牆」成不肖
字、有法句、

王子曰定方以正心濟事以才固守以力含美以幾終始之道也

有心少年熟讀
下筆不驚世駭

陳子曰請問焉王子曰端委嫻于似變化神于交向徃起于微

俗
休疑蜀曰文勢

生直奪于勢是故貞者以獲戾也按者以蒙澤也鮮弗惑矣故

甚要曲

日寔方以志也故者集爭沒也也蚩者養乎重也通者棄乎持也

子數篇者得音

良竹繁生英「友」辭五以「」未集而奇筆之文其去合而

名

振者德手專也故曰濟事以才也夫僚而持權之惑拒美奮而

郭子玄曰文妻

惑什矣恬而居誘之或趨矣是故相時而渝渝也遷遷成

本士表曰冬始
二字應前照官
附到

君子任而却視實而虛中矯而遜出華而襲處故曰含美以兌
也夫志定非才不濟矣才濟非力不固矣力固非兌不全矣故
曰終始之道也

秘奇

吳濟曰嘯關明
妙極占數每典
同川府君家其
時而端將君
之期曰夫象
生有定數吉凶
有前期變而賦
通故治乱有可
易以理是以若
子之千易動則
其變而玩其
占問之而後行
符又而後冬歐
今天下順時而

張老神于數然而世無遇也問于夢澤子夢澤子曰天道忌彰
神道忌明人道忌露物道忌華乘而除之其道彌光故實者或
侵其裏矣浮者或恡其慧矣仇者或遭其履矣劣者或淫其祉
矣闇者或相其行矣覺者或遠其親矣此六者數之為也乘除
之道也故天道貴微神道貴秘人道貴襲物道貴盾存也闔其
門護也諱其端運也藏其輪竟化其積夫天神人物之道畢于

甲

陰陽雜錄
占其所以見重
于先王也張老
不紅微妙之理
知天神人物之
已嘗神于數者
之所為即其不
處也有由然矣

數矣知而造之有不值其意者乎夫子之於數也悉其定不帶
其交窺其迹不眩其宰天地以子不得隱其度鬼神以子不得
隱其情人以子不得隱其範物以子不得隱其態夫測深析源
好揭玄以示者忌之歸也宜子之不達也是所謂棄除者也最
故君子冲以為體直以為用運以為宅默以為童恍忽以為家
希夷以為形以索以存不苟示人百福其疑夫子信之矣

疾瘳

唐荆川曰此篇
托疾設力情也
之論品傷曰病
國病者病民者
以時事事上
表曰詳而有依

王子涓仲子曰子疾且瘳美何為乎歸仲子曰子疑于予予語
子予聞之病國者六病君者八病民者四淫爵孽刑毀階臺憲
離德窮權六者病國莫大焉此疾疾貞玩戎親險惡由廢政損

元小關字
威最隱入者病若莫大焉效運捐廉城蒙嗜利之者病民莫大

子之仕也一轉
烏故君子之仕也非以榮而已將以瘳之也吾聞之救過之余

事如此則當去下
不可以極累答各者不可以造吉習行者使負解不暇笑今吾

乃托疾以明之
有大疾五不見於色怵廉業宜許人亢戾俗信泥古繁取謗夫

仕者之謂何將上下之疾是務去而予身之不瘳其何能為予

之歸也屏慮而寂處動作而和衷援固而行恕其愈也而復焉

夫行意者不畏謗論大者不輕以試矣予先大夫曰裕而施毋

範人以怒其兄有功予弗取辱先大夫之命王子乃謝曰予鄙

人誠不足以知子

重師

丁制石曰一滿
曾子如陳王子謂之曰嗟乎師道之廢也秩之弗崇易以陵物
之弗張易以抗上陵而下抗故居者易為夫士國之材也師教
之有司舉之天子官之故師材之源也易以居焉何以教之之

失則何以舉之非人何以官之無良何以治故治罔治由
官否也官無良由舉冒也舉匪人由教弛也故師也莫重焉易

焉以居昧其職也予聞之師道有五一日正習二曰勤業三曰

介守曰崇恬五曰篤善夫言優而道費象莊而行却枝繁而本

利是以正習之為貴遊以棄時惰以玩歲是以勤業之為貴象

接而脩行與市焉而以訓誰則能之是以介守之為貴辟而修

以俟卒也失者覩獲羨生焉其趨乃懷是以崇恬之為貴夫右

王不詳曰未有

賢左劣植率仆梗乃能動矣是以篤善之為貴行此五者以教
可以淑士矣士淑舉用以臧舉減官用以良官良治用以昌故
師也莫重焉其何以易茲行也惟吾子之振之也夫陳大國也
行不以領而以
規文休相類

子振之四方則之師道其興乎

神難

劉涓子曰此篇
與太史公曰者
傳多露圭角同
有含氣陰刺神
准則傷急皆怪
有數種數氣直

予猷既久請于神曰蓋聞之洞集者吳也贊貞者天也故哲領
不拆妖體无離乱魄見禡歌裏海迷故刺聖之丑无斷毒賢之
鳩无覆掩正之綱无裂墮良之罪无夷是神哉也予之猷也奚
罪待命殺時倭肢憤志恍分忽兮聆神之難一難曰醜士對奸
修夫短讐東家之宴而隣怨詛是故握珠珍而贊瓦礫彼有破

新子玄曰一誰
謂其不去清根
裕二難其其
軍抗尊尚是顯
親其去未會
劣到底
林疑使曰官平
大小畏君之心
一也者貪位慕
祿勢而不肯
言失勢久不敢
言失權耳冒
之而為耳君子
寧忍此耶

龍稱之駭駭姬之昏而曰是則明眸改也蒙垢在伊讓其不
條彼髮不括若已遂盲是賢却姬明跛龍而脚尾樂也汝奚無
罪予曰天之界予厥鑑湛々乃緇其素說中以容則予豈敢予
不知罪二難曰據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腰者脊依言勢忘
失也虎豹遠山見威于犬悍夫不成或孺裝焉為折其翼而為
承腹汝乃捐垂背要而昔心不移夫舍陵超整誨擠者也去重
即輕助擲者也服冕不則命裂者也子失勢矣固昔曾所乘而
往所便也汝奚無罪予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恥若疾掩

劉涓子曰此皆
為之說神聰明
正在爭焉為此
言逐句起見也
駭小人謂害之

耳冒害貪主人之利而憚進若劑予未能也予不知罪三難曰
虎搏隣羊操狐不射非已利虞人布羅獲禽立君見若弗禁有

討直至无可置

在野也豐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也故攘鄰之膏以赴盜

大庇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奪配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貽

國人以富而其以其身賈戾夫存隣羊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

動人一點真天

其母奮翅知不能庇愛弗也已夫聞帝助戮良所弗忍予不知

出未令與人指斃而毀虜羅虜之疾是眩者為也汝奚無罪予曰梟搏難離

罪四難曰衆直頌行不勝單倭十堯崇治一桀潰之點夫伸舌

惡口是屈故堅餘不伐快漲不過鑠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颯不

陣虞反傷也而子務勁者之摧而辱士之庇汝奚無罪予曰吾

靈五步之駭誠不能使勁者之內屏也且覆惡以求立也德強

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予不知罪五難曰不援之道存乎托也衆

唐荆川曰此世

見其无惡天尤

人以為作有

如之意

劉既曰有中

奇不停之奇

謂不以危亡

惟來即者

李士表曰君

衆恃而不休非夫也予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

握雷電奔轟閃耀旭髮條忽殊慙改視僂僕而趨賞以取考唯

唯將事是為豐績罄析之腰膏其文組如醴之輔順祿是求故

功項者辱剛膝者斥毅面者黜符中者完饒泄之孔忤臆者扇

不薪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汝乃親守矩執恭不踰惡不省已

倨咎人之僭茲構之

由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

不辭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

汝乃親守矩執恭不踰惡不省已

倨咎人之僭茲構之

由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

不辭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

汝乃親守矩執恭不踰惡不省已

倨咎人之僭茲構之

由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

不辭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

汝乃親守矩執恭不踰惡不省已

倨咎人之僭茲構之

由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

不辭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

汝乃親守矩執恭不踰惡不省已

倨咎人之僭茲構之

由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

不辭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

汝乃親守矩執恭不踰惡不省已

倨咎人之僭茲構之

由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

國之權約暴虐
四備莫共為甚

息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難

月槎

孫大授曰月槎
仙事首尾皆意

客曰月槎仙事也吳子擬之其不比矣夢澤子曰不然龍蛇之

王制石曰首
言物色不足

蟄不澤泥淖貴在莫測也故古今豪傑非常之士或起于屠鉤

盡人見吳子內
重無假于

或隱于商賈何則物色不足以盡神局捉不足以語變故蓄玄

支道林曰引
方朔二句未

之士不厭手喧囂蓋似之徒或耽手聞寂蓋內輕者必假平外

數駭古俗吳
吳子不化蓋

抱負者無藉手跡也東方朔謂金馬門可以避世又有謂終南

之徒以月槎
裝分明是看

山為士夫捷徑者夫然庸知仙者之非尋常耶尋常者之非仙

得反

耶吳子吳越人也慷慨倜儻若燕趙士是土風不盡也性氣自

負然恥任挾瞻達而弗為惡通利而弗貪是踪跡弗足盡也蓋

區語甫曰如棄
區語風立九

龍蛇而變化者殆仙者流歟方將揚旆鼓枹拉窮深極遠日出入

之上俯仰六合
何物莊非惟

乎江湖浩蕩之中烟霧窈窕之際則尋源訪石恍惚遭值安能

不挂之萬物亦
不從入其冥

其不繼騫而遊耶子謂弗比過矣

冊府也

歸故

陳詳道曰吳
送土子姓令

吳子令遂安王子曰遂安往稱儉而淳茲不然矣美者階後不

安教以段則
俗及淳信古

守于閑而故務濟奸國之憲以賈矣而嘗其軀犯而能耕上用

高仲立論大
日元澤曰駭

翳焉諺謂賢也夫儉刑侵者也詐讐淳者也是唯玄澤不若也

當時之令以
吳子答

而卒以及何居令者謀促恃其不越而弛度以臨不虞後至氣

劉頊溪口不
而答其決是

蕩其真及于浸淫波其宿昔之讓而一朝逞為其患且倍壁不

縣令月上知
謂問底意

隄而答其決局可免矣且夫聖哲權世明察濟偏輕重守故于

吳書曰下勉他
更張入轅令人
府雖風澤俗之
想

劉榮曰借喻
出子務常之一
句猶如施生
謂子孫方施一
確可住

林叔獨曰餘
窮人向之傾
之產則

吳書曰司民
者曰為一區
之產則

魚之苦施之鮓鯢裂網毀紀無焉輒論笑驅車而循豈御之得
不溺性聽而與更前濟之道也扣聞之旅在途而迷指之其寧
而令之埽邑之舊也子務婦之而已故崇實抑華滋其蔭也修
執辨物閑其怠也樹惠代頑昭其向也明德揭典衛其侵也然
而不渡者否也且子瞻而鮮嗜通而不歌峻而寡爭儉而能厚
子之有也布子之有而舊是渡何憚於遂安

仁理

齊魯之民寃于理錢子往焉人曰錢子諳法而明文移以其優
茂弗獲矣子曰信然民且重寃何能獲焉雖无乱夫憫寃而使
也亦唯昭其怨思而務求百一之生以界焉豈其顛越而因以

劉榮曰僕好
伏之術以伺察
為明批法為公
者謂此為南
唐荆川曰論語
云如其情則
谷而勿責者
論近之
諸伯秀曰張
諸法明文之不
可恃是筆力
到處

趙以夫曰劉
結一句較
一鐵殺人手段

執之也不然授之民命而令嘗其術譬驅利獸而內之園俾搏
且噬焉其無乃非人仁之意也乎夫矜諳者不度恃明者不疑
不度不疑其何以獲波恥不獲而務逞焉民且斃矣無故悅而
意金之憎而意繫之上下其負而文法之務就盡之民曷能
與知故慘刻之教哲人惡之驚悍之吏聖王无戮很戾之長庶
氓感焉且夫滯法者情遺情遺法亦弊任文者實病文為虛
是我且為牾其能臨民茲役也寔唯憫寃之故亦曰試之矣知
其仁仁能度能疑明斷生焉庶其有獲君曰文法一獄吏辯之
矣豈以待錢子

居謫

陳詳道曰諸者
到映其其其
又曰其其其
王元澤曰觀厥
子一句亦上起
下后面許其稱
須發其其後此
句生出
劉頌曰後貞
弗煩弗欺
五件皆君之良
昭出母之良益
似因人而助
陰西星曰事用
感非非胸中丘
堅運下融蛇者
不其措訓

苟能顯于立用彰厥子觀厥子知母矣君之治備也不以民封
已不以奉賈秩觀君儉已是故知母之儉也已不以撓撼守不
以誘易趨觀君貞已是故知母之貞也已不以賢蓋人不以疵
敗良觀君弗妬已是故知母之弗妬也已不以毛務益其績不
以口惠愚其民觀君弗煩弗欺已是故知母之弗煩弗欺也已
數者君之良也而母出焉是母之良也慕君斯慕母矣故國人
之言曰何傷乎是國人之罪也夫天平其曷不壽母而奪其居
是故言善者稽其立替德者本諸先已之不臧先立弗揚嗟乎
讀此詩者知孝矣

林瑄曰口肥山
峰會國景象以
乃歸入將立字
訓解到厥感以
前山與等文字
最難精切是篇
理到詞工句上
恒其觀其的之
言其榜規模似
後莊氏十未

林瑄曰口有食
中其交其
其傳曰通篇俱
根理密
劉頌曰法止已
上以下論其
作用如一氣着
其制川曰雖神
其感陽結山峰
胡正北教作精
結

吳先生名山宅之陰有山峙焉三峯而中峭若立先生曰是陘
吾裏以號焉曰立齋予乃序曰夫飭躬踊立者莫如立矣夫唯
立是謂道根道根是謂物宰乃克乃不拔不拔之謂能求
存求存者純是故豐儉情約粹志幽或智行亂思重撼守夫五
者之謂物交物交者吾以觀吾立迺迺充不立迺充不克者
亡夫道或戚或敵或主或隸或局或闢戚其良敵弗張為群物
鍾衆物之強備之弗忘主於一隸乃役為群物辟群物之辟乃
登無極局而持闢惟時為群物攬群物之攬握之不遠夫是之
謂能立者豐莫侵約莫倖幽莫惑紛莫亂重莫撼夫是謂物
莫之克夫率者不擇不擇者狂妄弱者不固不固者逾守昭的

曰明守固曰貞且明為立之根立之根是為疆之衛辟之翊
机之門不然且愧茲山

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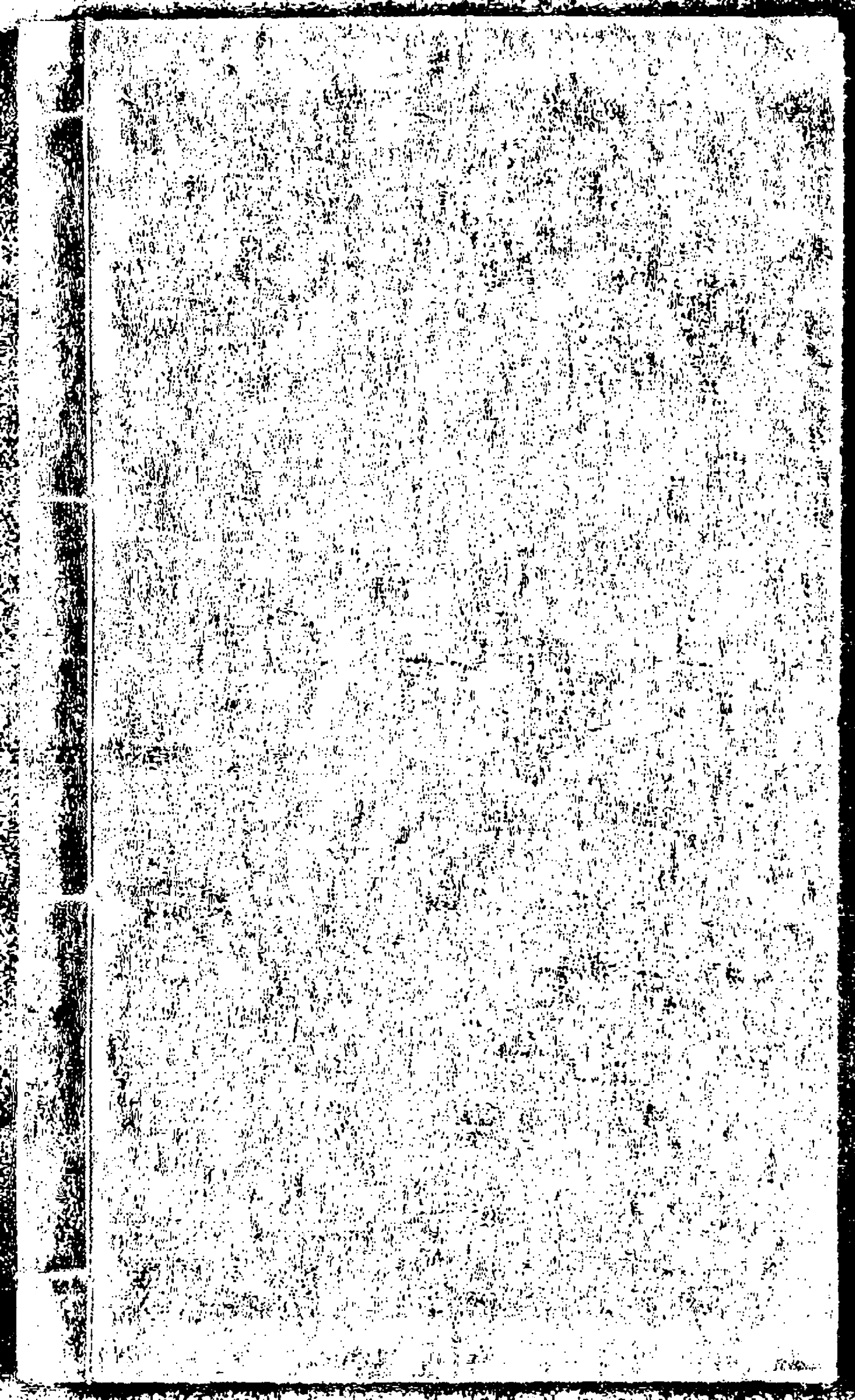
褚伯考曰人為
物欲所奪外
其形內骨其性
終日為七賊
其天以指不
弱之勿見有
身衛生以求之
故力竭形弊而
中道夭者論年
之論雖于死生
兩論之說皆
却可止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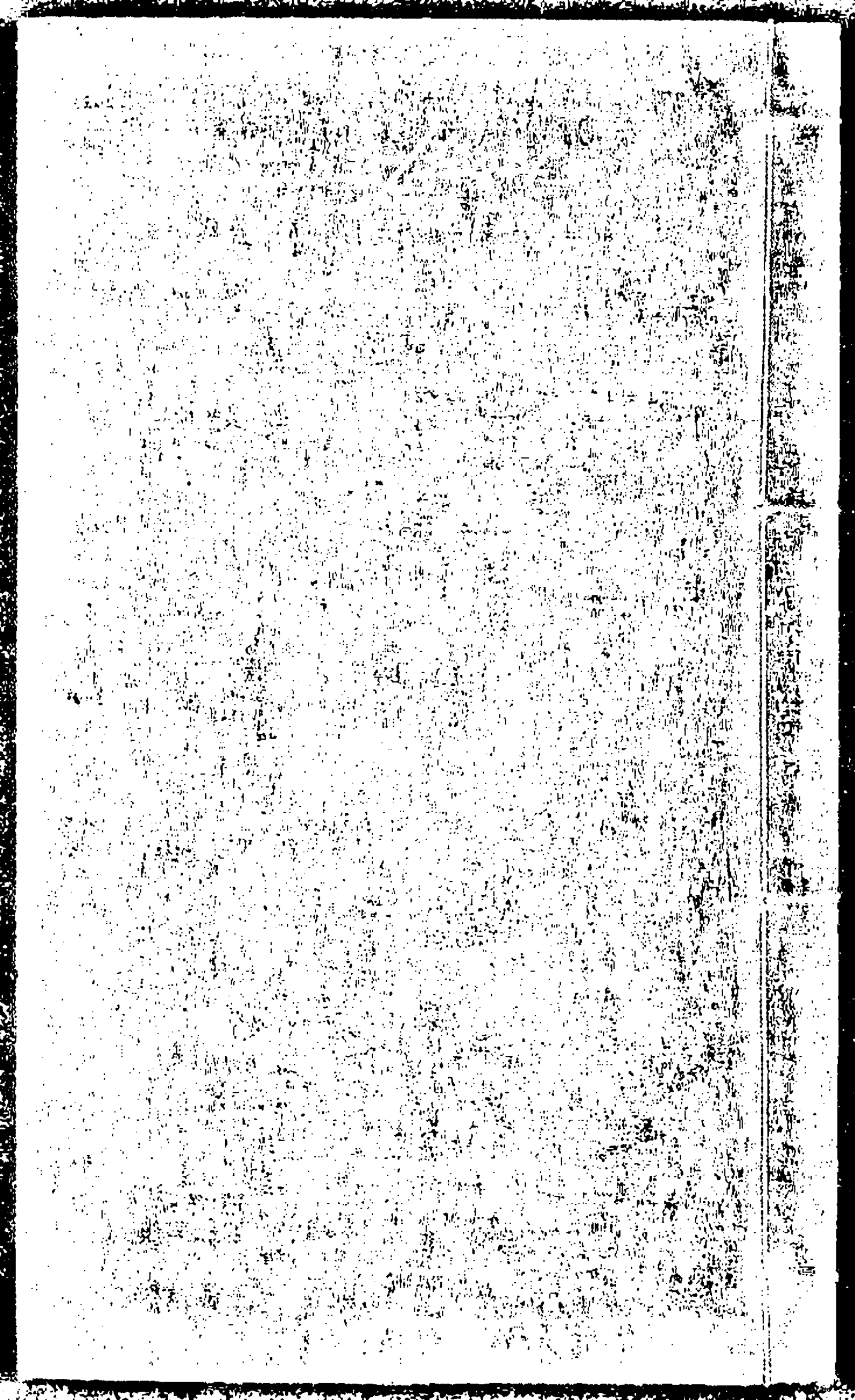
夢澤子見丹崖子請年焉曰七十矣曰夫子之獲茲也何以曰
下士聞道鮮不大笑子能無笑乎將子告予聞之德我者讐我
讐我者亦德我恩我者害我害我者亦恩我生我者賊我賊我
者亦生我百樂我德亦我讐焉百憂我讐亦我德焉百欲我恩
亦我害焉百惡我害亦我恩焉百骸我生亦我賊焉百毒我賊
亦我生焉故羨生於乏生於羨輕生于重生於輕暗生於
明生于暗榮生於稿生于榮務執者或失無執者與我夫

李士表曰玄之
二玄深之又深
人主解其其
致其能格其生
至利石曰通
皆老子通德
点化起語出
如神萬世
錢皆金

務取者或奪無取者無或奪故知其無者有之用矣知其有
者有實之用矣知其退者有進之用矣知其弱者有強之用矣
故目視強則盲耳听甚則聾心思過則乱是故事天者務畜修
身者務閑畜之者非徒畜其欲而已也亦將畜其智焉耳閑云
者非徒閑其欲而已也亦將閑其智焉耳畜之又畜亦無畜
閑之又閑亦無閑畜上既無乃登無畜閑上既無乃登無閑
無畜無閑天地不遠日月為衛萬物皆隨亦既無始亦既無終
夢澤子曰夫子之言至矣吾聞之疾者促之本也遲者延之基
也夫子曉而薦焉復晚而官焉富不棄儉老不倦理仁者之心
也復從事至至人之術長生久視其在茲乎再拜為壽而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MAY 11 1951

新鐫韓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九卷

從吾

焦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
校印

青陽

翁正春

叅閱

蘭隅

朱之蕃

圈點

陽城胥渠問

子華子

蘇春曰辨神品
之選錄論正大
儒者之口吻也
使乃世之下好
奇怪者其口而
不敢言則子華
子之論不亦大
有關於世教和

王道坤曰胡氏
領下句也以上
皆是竊怪之詞
下用四句人之
好竊怪也分半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嘗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
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
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滯上升攀龍之胡
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
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山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

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鳥鳥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者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實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為甚，而蔽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波首山就高明也，作鸞

汪道坤曰：以神為依托之，故遂句詮解序之，于亦從詳。

補天之說，非胸中子然，安能為此說？吳海曰：此詳儒家所深信者，弟神仙家以為何如？茅廣曰：逐句分，解明折可曉化，謫怪為庸常，後好怪之徒其說亦可以什矣。

解受此曰：怪謫之說，本易入人，故曰長惡行怪，後世有是為後之文，亦從詳之。

燬鼓神化也。神為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駕也，帝御者雲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滯上升，無見于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祭，歲以奉其傳，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誡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

臣逢人主好高慕大之志其心于黃帝所造者代不乏君而皇漢武其特甚者矣夫自上古有死而止既而衰老而死東彼白云至于帝御其有是理和抑无是理耶

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欲羨愚者於歧甚矣世之好謫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决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未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隱其

王偉曰此書為以証神異之書言子以理為主居公仲仲理之理理之所不可虛者

昔未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隱其

楊維翰曰宋氏以証力藏之孟俞通訓切見言以証傳教之言皆君子所不道也惟明理者辦之而已

汪道坤曰此段以結得元器世代之君蓋于鬼神怪異之說未嘗取于華子之論由而進之世有持正道以竭諸子者或末之深思乎

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之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後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孔子贈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

文子雅暢經絡
讀之令人拘次
玲瓏

王肅曰子事子
母文勢極體
詞鋪張至如大
特傳三子則其
微而伍則不吝
者

王整曰必先正
其本以下文法
甚好且又有篇
結

王整曰必先正
其本以下文法
甚好且又有篇
結

為思思未華而事前轅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
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
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神也精神不白則無以王矣
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偽而課忠言非其領意非其真
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于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
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
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
而弗虧夫然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
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遠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

童僕曰小人博
害之言繁不可
听今主心不之
竟而止人惟獨
為然耶

童僕曰詞命絕
似左國之物意
雖而嚴詞而而
後不露痕不傷
氣且前子詩書
而自於追悔也

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寬也且無以為
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谷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
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于齊而使董安于寓書
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王
君之亡臣某不修束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為於所
甘士為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
士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于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
于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于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
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
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仰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

王整曰詞其軍
婉交頗有情

亡臣雖復野死以冀溝明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
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
且死汝必友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元恤簡子之子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
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求業也以是推蘇之弗繼餉
其順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
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顧而惡奚足
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于迷欲以有已而卒于喪
已欲以達之于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仕興將以濯
施仁曰意若何
實而美不幻憂
字似險而實

不陰陰先識破
子華子胸中一
發後方得出此
段文字

御室曰此段純
是在子口吻詞
若陰怪不經至
此始然可曉
委推隆曰剖破
理要從一點入
机化出所謂自
煉金精做成奇
品宜北宮子開
言而心醉也

今世之昏愒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弗艾也而又奚以善
為北宮子曰噤有是哉頃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
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夢如涉驚漫一則以之怵惕一則
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
也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
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今如大羹之未調
誦誦今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
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美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
以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
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憤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頤

洪邁曰曼曼之意而接波忿恚之心何為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黃陵詬誶

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于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

品祖德曰子孝

喜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殆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

之說說人出子

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

為自然之說也

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為而亦唯以之事是事禍也

自熱而家遠

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

以有心取之

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

將日也子智漸

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而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碯

其不具耶

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瞶寤生克段忽出

楊維禎曰數子

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叔仲

皆得所欲而還

所惡者然且不

可況不能得所

欲乎

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

黃震曰誘引者

父并忽或作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濟

人作証事極矣

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然且大倫數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

切不覺

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

董份曰神氣一

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欲不

莊生也步趨一

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于其子子必孝兄不

母而誰為子耶

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于其子子必孝兄不

洪邁曰信可以

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又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又

感豚魚夫元知

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

之相如上下不

感謀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

相保起于一念

則無疑元意則

皆意誠相保而

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

孝弟忠貞之教
又何哉耶

罪宗淳曰平仇
權前一段借喻
高奇色：念新

許應元曰以處
正言若及後季
未通一竅難語
上乘妙化

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摧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切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養而直以行之。何進而不得。矛營而不就者。而又奚以善為耳。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為善。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

為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錢福曰以處見
人君敵于左右
之教者誰謂之
者君之所當取
然而毀言曰至
至于死以自全
如之何不事左
右以求容乎春
威烈阿封即聖
明此矣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

倪思曰左右之
情同則容之助
之慶之反則毀
之備之憎之至
于苟且公行貨
賄頭頭此五

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燕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而立矣。助之反則。齊必有而左矣。譽之反則毀。必有而歸矣。然而人主不知察也。

市以相與與主
之不齊宜景公
之役運也軍使
之固無耶
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其得所欲為則不替也世之治亂蓋常存
乎兩間齊之燕也固宜

虎會問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
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
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
以為為矣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
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
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
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
王世傾曰已上
見太古之治无
為而民自化神

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燕也固宜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
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
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
以為為矣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
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
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
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
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矣則請者加矣矣請
者加矣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
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居人乎窮而
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
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于欲為也其禍起于頌治也夫有欲為
頌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
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
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

蘇濟曰以此以下方論齊國之不治蓋舉公明察國之不治其益間之百只是以智巧法術之謂求治齊之方其故正言齊法網之察君臣相率於諛諛而危詞以動之

愛約曰正言激諭整言諷心有人心者當涵然一變矣

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于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鍾鼓棊圍日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恤心也造為詩諛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是旒清晨位寧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郵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

凌准隆曰以愛見君之明何可謂導邪罪齊之臣死王君之善亦引詩景公以有為

集笑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蔽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知之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御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倪非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江道坤曰其和散於國家受其

禍敗自古謹戒
備之禍惟此禍

左傳曰金玉
木之生也末易
以智力規方知
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
盡而曰天下不
復有寶者在吾
不信也恃抑天
之徒蒙蔽之使
不得自陳耳
鮑彪曰天生室
王甘木流且愛
惜則其于必非
可知故諸所拂
天賦隱護所必
加也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
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機移
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
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
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
沁固玉。以璞珠之所生。璇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梗斛之
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窮谷。孱顏峘嵒之區。挾剔之。特撫之。
剝削之。苟有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螭。蛇蝎之變。雷霆崩墜。
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
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遺天而

陸澄曰。金玉
木之生也。末易
以智力規。方知
其精華之蘊。神
明之所固護。而
秘惜不可以智
力窺也。蒙金以
盡而曰。天下不
復有寶者在。吾
不信也。恃抑天
之徒蒙蔽之。使
不得自陳耳。
鮑彪曰。天生室
王甘木流。且愛
惜則其于必非
可知。故諸所拂
天賦隱護所必
加也。

顯明遠天。而黷明神則極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
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
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
也。嬰也。頌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
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
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于中。虛
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
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
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
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

小人分以天
地不足於
其後謂之
漸至于隱
欲進之其
平
常贊曰
報毛
有
之
王
法
可
程
也

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舐而深排規以
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嘆也
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克塞乎
西間偏俱疋慶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
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
矣夫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樂武
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
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
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
如目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樂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

許應元曰
三卿隆
章句之
高同蓋
之開
重份曰
字中有
惟

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惱焉而不自居
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曠有所志且
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
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驚器
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源甚於虺蜮日惟諛佞之小夫是
暱是用繁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
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氏文子之在位也後識俊良振
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
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
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朋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閤市

瞿憲序曰
已之復
狀大方

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域。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

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遠天地之所格。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虐悞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墮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低而基傾之

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域。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遠天地之所格。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虐悞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墮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低而基傾之

兩引勸甚當

以兩手而拚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龍蠶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不忘焉。

晏子問黨

王世貞曰。嬰段與上節。較公之論相。表裏臨至治之世。君臣同德。則元倖位。則蔽賢之禍。息矣。故其極治之義。四通八達。尤有聲時望。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家。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感而後汰。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整氣伏息。灾疫不作。四隣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弗而不除。

野荒而荐飢其太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
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
齊之謂也且合什勺侖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
石之積也琅琊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

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憚矣乎墨以為明狐而
為倉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
前而排孤嬖媚脂常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使公不能索
謀為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像則廐無
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蘆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
徑廣為像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也

為像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隅
廣限與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奏也今齊君之所
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
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遠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
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
而鬻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為

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且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
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譽歟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
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以聞之嬰之於君大瓚之
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洪迈曰論倫不偏不致令人心服

子相繼口食遂并今壁壁泰往之類

正德秀曰晏子儉于財者子華子以泰情神為儉以上階為儉

晏子曰土階之說腐儒可以誠口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休戒於塗糝其尚儉之謂與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瀉蓄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移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使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制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

等事口以觀于理大器不必于官大器不必于尚儉後之謂臣媚子則其外邪昧其中尚格牌志廣心之主以厭說其耳目之欲者亦或由之矣現者書當其意可也

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糝之說野之所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泰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辟后之帶幅焉而入觀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欄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愚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糝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

倪思曰：禁紂之亡，雖由干不仁，其害亦在其不仁。蓋不仁必至，于者後世以禮欲其欲，然以禮字節之，論極確當。

蘇轍曰：以必痛於人，以書示有以論。

王通曰：子華以論雖成，安子必至是至理非矯激之談。

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禁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興。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繇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圍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若口語

第者曰：詞澤不且，其意亦奇。始時

王偉曰：道也。天也。帝也。皆主于心。是箇主宰。此篇却當得一心。經許應元曰：心為活物，可以之載道。以之格天。以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庫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庫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常華雖柔，櫛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輕重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畫。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包含，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失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怒，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

之聖帝聖賢子
言方語只是欲
人事心何喪失
者多而能存者
寡也
董份曰就制上
點出心之功十
人尤為痛快

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
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者道之所去也天之所
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為慈如心為恕非其心也
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大道

瞿養淳曰周舍
見于華子之不
見用于世故問
其志于華子以
人之所趨不同
解之引喻義
詞深闢日
王慈曰周舍以
已所勉而諫于
華之所志不知

周舍見于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修
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為
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于華子曰然釜鑿之於量也不
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
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續拱探窆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性

易字之所為有
不可為知其不
可而止之誰知
道者可以與法
校乎事以趨之
不同也
五篇曰文法自
動語者人信
非尋常可測

楊維禎曰論海
有中之韻非徒
詞藻之而意發
亦勝

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
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頤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
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
敢以有為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藏也而醜則堅芳華璧之
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
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者幾乎其能全今
大夫少修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
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
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以非本之所得知也夫
目之能明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則無睹

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領因以有獻也。

北宮意問

即至曰此篇內
祥瑞不可信而
斷之曰有之足
以倫數無之
缺于治緯傳曲
折文之奇
焦法曰後聖
之世五氣順
日月淑清
遊如鼓風
于河洛七國
書皆已見之
庶不可治世
死有也子華
論蓋有激而言
觀後世人主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
星循畧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
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足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
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
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
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于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
甚微其効也甚徑與交相湯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回序
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愜之而不冲注之而不

肝旺之推吹之
事一或便得之
胡時化曰上世
視祥瑞如野
輕誠有之足以
偏壯數也後世
乃有指瑞者
鳳凰以瑞其
君雖不害豫滿
風雨乳奉以為
瑞幣也或夫

施仁曰而瑞
論不可磨滅聖
王不識三句耳
應王是章法
縱寬曰說後世
好祥瑞之情潤
如見大漢時居

滿波其視鳳凰麒麟也秦牢之養爾波其視澧液甘露也明澹
之寫爾波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哇囿之毓爾波其視
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
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
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
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
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人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
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虧陳於上與治世同焉
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繫吉福之末也顛蹶望
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

王世植曰此應
有法而立論雄
偉皆詞高勁古
文之傑者波
不修德政之主
奸符瑞之進者
現與可以惕然
矣

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謔。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于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鐘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華聽。以至作為鼓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于上世。其所謂泰牢之養也。則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童童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為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于帝王之量者矣。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

呂祖講曰。叙要
世之浮薄。詞奇
而不陰。意多而
不浮。且句法愈
勁。誠可為法者
也。

洪邁曰。子華之
文。每有幾句。重
復。正文章之闊
鑿妙。

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乎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澄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瞶蹟蹟。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樸。以有立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喪墟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群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喪短頽特。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繚負。膏肓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何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光晝冥石言大。痾夏

霜冬雷繆繆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委雅隆曰恐留務茲此亦而不得人妙以植與規之而詞以助郭文字奇備後生註讀不為死補

許應元曰下通四句甚妙

留務茲從子華子遊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于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湛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波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吾所謂善待者能為之於疾徐之間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邪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璧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同也

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穆文此曰惜子車之親施一殿情妙不可言王整曰惜命甚奇而文字簡古意旨玄深如月輝精金人心

子車氏之戮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子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心舌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疏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

然異俱

子車氏之猴

直海秀曰却疾
世人幸得忘痛
若此之甚直是
痛快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接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以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昏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償者矣幸于得而忘其所以為償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首二句見文選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間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

紫仲曰世凡而
清之難矣傷時
者豈以心為心
世息矣

鐵福曰机心頭
下中則純白不
特今世之士是
不如是

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克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鑿者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燐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分毫也而觸機奔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楷懷抱其一槩之操氓默然而頌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霽鷄啼於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也歟

子華子終

[illegible]

嘉言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以為之先後

孔叢子

茅坤曰子貢善
為說詞觀其答
東郭夏之論詞
危義正宜其開
之色戰而跪也
至于却吳師友
魯侯具載左氏
春秋所以典而
村之例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轡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素也立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慎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頌子無言既而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頌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素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

語詞足以俱人也

奚至懼之哉

記義

呈此曰按文伯之母賢也告相室之諫諍是至言君子曰以言出干母則為賢母出于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婦笑矣非至論

許應元曰臨非亦有此語但非孔子答謝居亦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微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問

非堯舜事也

重份曰詞雖非直但切當事處可為好觀察者明新之鑒

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宣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

聖賢厚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人臣家富知

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反

素規去就尸利勢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
幸哉孫子之以以免戮也

丘原曰宰予子
貴官言諸士也
予貢以予言實
而不及設使子
音對其必有覽
詞以彰明聞
穆文熙曰已公
在春秋時已上
二君鮮有能宗
之者如王之體
雖不能用然亦
知聖人者按記
云昭王欲用孔
子是昭王之則
安車象飾之貴
傳不虛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
宰予曰夫子無以以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任
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後夫子以來竊
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潔好儉仕而有祿不以
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咎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
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
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
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

姚寬多門子
百蓋亦善於統
詞觀德高則配
天二句伏夫子
何并確切宜夫
子聞言而承之
以鍾也

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往修其道
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
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
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之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竹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
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

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
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

施仁曰聖賢之
分判于霄壤受
水膏雨之潤非
子思不能道也

胡時化曰以段
喻尼父極得卓
子貢室家富盛
之譬同其親切
若以沾見奇
之功論聖也哉
夫

呂祖謙曰君子
在德不在扣貌
間從古至今美
鬚眉多矣未有
傳其名者果德
耶貌耶

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
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節人夫人含珎珎婦女含
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
奚故哉子游曰夫浸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
為膏雨之所生也庶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
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居衛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
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以之鬚眉于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
所願者唯君修禮象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後繼

洪適曰六不之
貌貌以暗其大
貌

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眉非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
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
勤思勞禮或折臂望視或禿鬚背倭亦聖不以鬚眉美鬚眉為稱
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
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後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下茂
也

凌稚曰尹文以
子不類髮其妻
其見似迂於世
有心知其妻而
安之者視以何
如

子思在齊尹文生子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以非吾子也
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
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
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

子以由天道之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穆文熙曰今人
尤多以論列古
今相摺者樂朝
之鄙無喻已子
思之答既有以
之者乎

然曰世有仇
謂孔子微服過
宋之事

子思年十六適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以以及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
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
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
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篆古人所以為典雅
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人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
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
徒曰此雖以宋為攜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圖子思宋君曰

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
蔡作春秋吾今困於宋可以無佐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有
九篇云

公像

直德秀曰君子
不干善亦不惡
善何以勸夫
何惡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
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
以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
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以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
為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
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抗志

黃震曰此聖廟制服厚親之札識以從可竹于今不徒以其父已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錢福曰親教人者必心真知之方能有真見以人口而教者必以人口而誣也以此必然之理也列子辭藥亦有此說

公叔木請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木或作朱定公十四年奔魯春秋作戊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祭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也

第坤曰此引二人見申叔木之所教所說便見其不知賢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也

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于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王常曰以王者之心也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以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以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茅瑣曰改論
雖有近之
然敢英雄以保
德士俱先戰國
思子道之非子
蓋假竊而失其
者

吳昌曰殊非子
恩則道之言其
文字風氣却似
漢文清道李之
正者自識其說

王整曰老萊子
子思以乘道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天下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慶戰伐之時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藏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疵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以

不待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李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斲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公孫龍

江濬曰句字
字亦折孔字太
矣後引尹文仲
尼之言不過輕
率其詞耳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

蘇謂曰析理先
明諸心昭平了
然光所碍方能
办折是非同異

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君魯遂聞下風而高

子高曰家心緒
尚未明徹人何
以正白馬之誣

先生之行也願受榮之日久矣然所不取于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寧請為弟子公孫

汪道坤曰去非
白馬之卒頗
為弟子問難
端亦不是公孫
龍之見雖是倫
指然于詞上却
係連蓋理明方
能詞達此等為
辦所窘也
茅廣曰公孫龍
之智足以亂是
飾非也且方折
孔穿語達詞實
故雖小力足以
設大道而令人
惟宗之也有以
夫
王肅曰尹文以
說與龍非同竟
必非祖之也
龍曰先生之言障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太
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乎龍不亦悖乎。且夫
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
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
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
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
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河以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
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
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
文曰雖見侮而不敢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

許應元曰與端
和說之害使術
之者湯淫莫竟
攻治愈深則愈
固之害愈甚公
孫龍之說雖力
所歧道之中又
攻路也其蔽固
也宜矣
蕭汾曰自古力
士拘儒之徒有
所辨陳其說莫
不擺為聖人之
緒言以肆其曲
說其說公孫龍
為然
卿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
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
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
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
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
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
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又
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
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也。先生好儒術非仲尼

聖賢曰善干
季合舌鋒鈞利
直力士之文
仲尼

王鑒曰平原之
問蓋慕北齊之
名而沉于公孫
龍之說者穿之
見維明而詞較
不足以勝之則
言足以明道者
亦不易矣

之所取也欲學而使就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
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以固吾所不答
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
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
先生翻然欲安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
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
不敢以意春秋傳六鵠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鵠鵠猶馬也六
猶白也觀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
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縞素青黃色名雖殊
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縞布不曰布縞攬生

五帝曰龍言去
白馬則無以教
其知行能可師
龍之龍必不肯
去白馬亦不
能就不過以
相辨難耳

易雖領曰穿解
理勝若對面相
辨畢竟穿非先
敵

玄武以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
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詞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
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
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以云云沒其理矣是
楚王之言楚人亡子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
其實俠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人之所謂
楚非異楚王之所人也以以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
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
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
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

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儒服

王世貞曰子高儒服問各理較正大然其詞三畢竟有戰戰回風聲習尚信乎人非聖人不能不為風氣所困矣

施仁曰好事之人多藉口聖人以為矯勸嚴厲子高與說可以破千古才決之疑而白聖明澄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履翕髮髮翕也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後容徒步則有布衣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可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謬堯舜千鍾孔子百觴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

古之誣

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詞非實然也平原君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廼陳廼性多穢嘗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

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有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拘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繫其下滋甚陳廼曰吾知

其無益意欲如以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櫟括自道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綴子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廼跪曰吾今而後知其過矣請終改之

對魏王

呂祖謙曰意固
詞則亦是確論
人主孰別不審
知愚正以弊發
多也

洪氏曰高子以
論絕是引君由
盡然而其詞則
關繫極死是戰
國策士之論
風或後人資其
不免其言雖
合道不絕畢竟
列于諸子流

陳維隆曰車裂
之刑酷矣子高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為張叔謀有餘范威
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鴛
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擗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貴
則能士臣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于齊王曰聞君行車
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
人爾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今夫
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素
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已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
則住無德則去欲規伯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後酷刑以懼

一言而去之不
可謂非美者然
惜此千然紂之
喻在正人君子
之引君則無此
說矣其亦魯仲
連之倚面與
真秀秀曰不說
君之過而揭過
于下吏言下吏
不諫暗推君同
于紂紂與同動
人所聞者
凌約曰君甚勿
疾諫以此千資
臣也

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以此乃亡國之道呂之下吏
不具以聞徒恐遂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
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不諍而已也心徒知
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
有訛逢此千之禍是為虛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
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
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此千之忠惑之大
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陳士義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

錢福曰切王刀
大泥布而戎之

異物也然則銀之劍世蓋有之而火浣之布未之聞見則其有極真偽蓋不待

黃震曰假秦立說以示規戒之意亦曰事納忠者

余有丁曰通市之說乃據前漢諸之帝非先王禦我狄之道夫夷狄之法未則而之去則防之推事內治修文德而已未聞詩

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銀銀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銅赤鑄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又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至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于夷狄是彊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

以利而與之通市也后世不明此義至為胡虜開權場用此之先者

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武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絲飲食之物則有酒醪

熟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羊

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廢於衣食矣始可舉種而驅之豈

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吳郡曰宮他不託自立欲在富貴之家其御世

宮他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

其至孫趙公子無相問諸人行

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

蓋當時列國公

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令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

子皆號為士士之無以自全

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

省往歸之士
之不足貴者哉
國時極矣

蘇曄曰君子受
人之托則當不
吾力之所能為
即成子于石宰
穀臣可謂不其
心而不負人之
托者乎此之風
千古景仰

王世積曰子順
在魏國時蓋亦
上者魏其意實
如堂之喻典仲
連不肯帝太子
且各同言官他

典魏王世仲連
連書與仲相類
亦仲連之真也
他魏王問天下
之高士惟仲連
連為次則其人
品可察見矣

許左元曰世主
有驕強自務之
志又見之面目
色澤故曰此
之謂音韻也
人下千里之外
言貌可觀而也
最不可仿也

通燕相國子順曰波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
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
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
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施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
若即成子者也昔即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石宰之觴
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
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
有亂乎皆衛三十里聞齊喜佐難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
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

薛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庶可以寄財考其
成子之謂乎今子求君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
舍先生將安之請後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
朝焉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謂
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
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
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
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
得而臣之

論勢

丘濬曰：此段雖是合後之說，而詞明理正，不為詭論。後詳之於戰之蘇季子合六國之策，脂韋施激不相作矣。王維稷曰：趙魏相間，勢又兩折。子秦懷不肯當秦之心者，多力於懷，不順之。魏之而所當者，說趙合後，更兼士之謀，實計無出于此。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王曰：君之下吏計過也。此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止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頃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曰：昭釐王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倖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於

施仁曰：此段雖是合後之說，而詞明理正，不為詭論。後詳之於戰之蘇季子合六國之策，脂韋施激不相作矣。王維稷曰：趙魏相間，勢又兩折。子秦懷不肯當秦之心者，多力於懷，不順之。魏之而所當者，說趙合後，更兼士之謀，實計無出于此。

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戒，主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屋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知吳越之舟人也。韓

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困而

韓魏時机士内
以秦伐趙為便
其君臣即疑之
及韓穴及燕趙
之相繼以及于
亡也夫

穰文侯曰子順
此家可以貧者
可以德者亦戰
國策士說客之
諫君子之言
不如此

服焉不勝趙則可棄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
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
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
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煦然其相樂也
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
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師五萬擊之趙齊軍獲尸三萬趙王
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口
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宛一
也歸尸興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

執節

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
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
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安雅隆曰趙王
之喜獻雀可為
迷用姓名者之
戒今世之人多
有數此者

大獨曰委巷
事非先王之法
詞誤而素正至
于非吉祥之說
蓋取類假象
數之傳非正也

耶耶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
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王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
曰以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
謂不令荅曰夫雀者取其名為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
下人非所得剖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號公祈神賜
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

何悅哉

崇坤曰天之歆
亡人固必先示
之災異妖孽雨
谷之士非虛傳
也皆是妖怪之
事人君未道所
致故天降之以
儆戒君心使之
知所恐懼耳

魏王謂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加穀周
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放有執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
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
大教民種加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加穀猶之所謂稷降播
種農殖加穀皆說種之其象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
謂天祥也

答問

錢福曰申韓之
附或世誣氏最
是當時宗之者
又生為附會標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
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

齊以飾其說若
武臣是已
茅坤曰申韓之
附一時行之非
不可見之效然
其弊又至刻薄
太甚至于凌遲
大壞也詩如毒
藥治病人服少
愈而毒藥之害
又醞釀矣嗚呼
勸善之功不足
尚也
倪思曰此說較
識破奸士誣聖
之疑無不肺腑
之態无一字不
妥貼

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
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過茲勸善韓氏
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
聖添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
為然是固未允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
者必以淵深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
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賡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
諸子之書其象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

巨憲秀曰據經
援証其誣昭然

審其信否為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
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

段文忠曰：武之毀至詞傷，世而理固不遺。言若河激而象，日聖戒初字，雖助詞，然又不但可以助和說，又足以

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忤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方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連叢子下

按：惟家曰：施不在費，期于收。坊以施予之道，李步年方九歲而主明理，若此蓋天植其性者。洪氏曰：今人有齊貧而味其殘，急不知思，不期多寡，在于豈厄若味河水以救牛蹠之魚，是貪而無富者，君子之乏為用此乎？

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敞尉欲餽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敞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後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季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至，則於崔生為贏。非家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蹠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反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人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

已祖，漢曰：斷矣。律相同。

世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善典弒督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
 知情。知情猶不為親。則以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
 子。且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者也。然相
 此入然。然則至聖之義。主其義。然則至聖之義。主其義。然則至聖之義。主其義。

本諺

桓子

王世貞曰。大哉。大夫欲廣利文。李欲散化五和。今結積成一書。今探其厄。則推
 者以著于刻。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
 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惠之端。抑
 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
 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
 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
 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頭罷鹽鐵酒
 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
 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
 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

亦主行軍細柳
霸上棘門以備
胡手襲晉天下
田租之半何也
焉人生好窮兵
雖武上亦繁興
雖說天下之力
不足以厭其無
窮之腹者豈錢
之稅豈通以哉

焦贛曰大夫之
言則是而其旨
則非均輸以足
民財則法之可
行則法之可行
者

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
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之寇備之用使備塞乘城
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
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利而民不
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
南之枲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絛締紵養生送死
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
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
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載仰
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

陽維節曰開市
之法本不可廢
然行之不得其
人反其為害後
世通有無之法
統稅民利失先
王之旨矣文學
之論亦有激之
言耳

丘濬曰鋪張文
飾以什均輸平
準之法言理
可听而謂言利
之臣開利孔以
後主心而王不
之真者何足怪
耶

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
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鮮寶滿庖山海不能贍給是以盤
庚萃屋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
淳至誠之風也挑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狃為非也以上之為
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
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
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
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統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
以縣官不失實商賈所以實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
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雖保清曰文等
之論古先王制
均輸平準之法
又極論功時難
文等其言乎

重份曰文等太
意只是調均輸
之法斷不可行
農氏更言文工
有稅民民則利
心刻帶之苦如
權而文字簡切
析切

為民罪梯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斯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
批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擇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
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坐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利
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
貨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
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羅騰羅則商賈倖利自市則吏容
姦豪而富商積貨諸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
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
萬物也

力耕

郭至曰大夫之
言只是富國一
字均輸可行則
行之以御輕重
而後諸侯外國
可誘也誘之以
鈞胡虜而實中
國文法頗倒錯
線長短間雜有
不齊之者不整
之整

洪武曰文章須
要說盡事情大
大之論雖駁而
鋪張利便如蜀
錦隋珠炫耀眼
目

倪思曰文字受
於成規之休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術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
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
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
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後諸侯也汝漢
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鈞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
縑絳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駝銜尾入塞
驛驢馬盡為我畜鼯鼯貉狐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
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
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
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為故君子耕稼田

分別利害陳
本末後世之戒
約而多愆之生
當為龜鑑者其
使文詞之律法
爛人耳目已也

黃實曰上好珍
怪則強服一時
歸結君身去夫
末又教以理民
不與時相不
通房自負其
之直萬代之格
言

錢備曰今時利
波不在以處大

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註工則飾為內懷闔閭而心不怵是以薄
夫欺而故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薄將
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竊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龍龜海麝不益
錦綈之寶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
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
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
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
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通有

大夫曰燕之丞趙之即卑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

夫以富在勢居
見亦左矣
凌約曰富人天
地勢居之說此
高貴利者之
聲斷耳言利者
多藉口除利之
地至使煩貴之
人終以出資
實之村下及雞
豚者利孔之
害可勝言耶

呂祖謙曰即楚
趙之民家富也
上富不在勢居
其實俗俗修靡
之區富者少而
貧者多亦勢所
及至也

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邪有

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屋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

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在術數不在身勞和在勢居不

在力耕也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

之金右蜀漢之財伐木而樹穀煖蒸而播粟火畊而水耨地廣

而饒材然後器器作盜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謠鼓琴

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越中山帶大河纂而通神繼當天下之蹊

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

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越之民均貧而寡富

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措不

凌雅隆曰通貨
則以時有先後
古已然大夫
陳不同二交
之弊言雖是而
意則出於富國
乃言利之徒耳
不可以其詞
之方而信之
穆文惠曰商又
交入以質有元
亦足財之一端
但不當用橫征
暴斂之法
柳克曰世俗

在勢居街衢富在恤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以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者也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葉黃之昭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剪衣布褐飯土飴鑄金為鉏耰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

而競淫靡教山
海之奇珍資異
以為通商境
方之奇技巧
以眩中國
村民國家放
村敗也其始
靡之一念興

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鸞類之物以眩中國徙巧從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濫利禁

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狝執

施仁曰文字
滿閣卷詞理
勝乃世不久
確論矣獄惜大
之以刀給口
之人以意
亦去以非為
其亂是以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戰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

非之魁者與

胡時化曰利不
受天來教句如
烈日秋霜不
可犯誰生伏開
心磨吻以仰其
詞說耶

即室曰天地之
財上有此勢不
任官則在民未
有利而俱存
者李福其多之
論授德化之威
義以鳥正的確
之論即獻子不
察下商之意一
破
重份曰文字典
喻灼見敘亂之

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于國無害于人百姓何苦
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塩鐵之利而民富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
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以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
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
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于人事乎
故利于波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
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
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積而然蓄地廣
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河西而人不苦也今商

本倘山商快
其文理實通
許多問答周
明必令人醒
惺疾消什

王鑿曰大夫以
戰法之善特建
之者非其人故
亡也

正世貞曰蘇子
云秦之失道有
自來也自商鞅
廢法以誅死為
輕典以三吏力
常法又竭山海
之利以刻削民

鞅之策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
母號哭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
國以富強其後卒併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和臣擅斷公
道不行諸侯叛地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於仲亡也夫善歌
者使人續其聲善舞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谷子之教也
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謚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
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
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
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泣
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

乃雖無李斯之
封秦亦必至于
亡然則秦之亡
不在師公入關
之時已在商鞅
變法之初矣

汪通申曰說者
謂富強之術可
以足國則夏商
周手國千餘歲
而秦以二世亡
何耶可見三代
之君有道之君
而秦無道之君
矣

夫又佐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知所措手足
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
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也也然猶人之
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亡道也孤刺
之鑒雖公輸子不能善其術益上之基雖良相不能成其高辟
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
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其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
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
當世之權為奉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收取并其賊遠乘其陵
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黔之河

吳高曰文李言
缺適以亡身其
以破大夫不決
之勝夫
之勝夫
之勝夫

第賢曰執之術
乃以亡秦其身
雖無文李之言
天下其誰能勝
之

王信曰功術富
強之術入人也
深故滅亡之禍
亦酷
余有丁曰大夫
記切文李姑功
嫉能詞地隨不

北若環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道謀備飾素滯也故舉而有和動
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廢弛而歸之民未觀
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基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
里非無功也威振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
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家恬以得千里亡秦
杜稷以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
敗此所謂懲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
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終必泣血以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
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闕葺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
原于項襄公伯寮想子路于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

合理乃不入耳之言

孝坤曰文李以道蒙律君子所聖王之大德

孝坤曰文李言執難封爵亦非者不美實也

錢湯曰猶罵百君快刻之罪

目福心殿令獄可復起亦林謀無恨矣

真德侯曰引咎教人以明商鞅

之枉死亂黑白之見而不自知者其意趣于富國貪利所使矣

穰文熊曰文李言執自取殺亡

何枉之有鞅力法之弊以質之

當為商鞅一編笑錄

王世貞曰死一也此于子齊之忠商君之罪而以致使者不同耳

年而相之華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

孝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

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掩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

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待恭功大而理順故

俗不嫉其能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

法盛刑而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互威無恩于

百姓無信于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

食毒肉愉飽而惟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

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忘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

事不苟多名不苟博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縞墨不能

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置子執因此于被刑伍負相闔閭以霸天

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蓋即

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吳

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

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此于剖心子胥鳴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

諫以干名也惜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禮廢于外志在匡

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

非其罪也是以叱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

商鞅之忤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

可奔走仰天而嘆曰嗟夫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

為天下笑非人殺之也

刺復

姚寬曰大夫以文守不達世務力肆其口力之徒如去姬玉之尤者

阮仁曰文守之士世所最急彼不達世務者亦委其時季耳焉可以文守當之

大夫為色矜而心不悻曰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後旁議者與當
司者異憂方今為天下憂勞即國諸侯並臻中外未洽心憧
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
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于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
辭大道患觀文學若侯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
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
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申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
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

胡時化曰詠切
文章詞古意刻
弄弄開類不軌
于

聖份曰求治愈
煩力法愈亂法
者何公更張為
和妙曰大人作
和子中謂輕
弄和宗之曰法
以律其言強之
術者謬也

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觀選舉之上擢升贊憲
甚顯然未見絕倫而為縣官典帶立功也文學曰輪子之制材
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
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六
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
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吹也是以曹丞相日
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是故治大者不可以煩、則亂治小
者不可以怠、則廢春秋日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
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礼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
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百

聖學曰：夫不才，則官先邪？官先邪，則理帝之房王。之與伯也。功與異而存矣。愚曰：異世而道同也。

楊維禎曰：蔽其人之社何代無之？而欲國家之治，見其耳目而視，由掩目而視，黃也，及不可哉。

蘇瞻曰：聚其進者治之，表聚矣。

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煩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後，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執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

此諸亂之機也。國之要莫先于進賢。文子訓利。當世在位者知國文子椒繳切。清和之詞。

魏寬曰：御史詔。俗才無益于用。李公孫。孫以天之其。弘曲。李以阿世。非文。李之偽亞者。

此道理曰：漢之。又李世重仲舒。可以當之三。之許武帝。宜。少更其說。以後。好而正。諷明。道之將不見。則弘直。曲李之。

鹿鳴之樂，賢而行，藏文子做之意，故賢妬能，自高其智，害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益賢，良長嘆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據位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起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

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重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刑
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
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
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礪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
部優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
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後法故愷急之臣進
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
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
眾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輕重

第師曰御中言
通山川之利足
太公管仲之法
不知足謂之本
任子路農富強
相引之術引先
王致治之理也

凌約曰治國之
道在仁義貞信
之本在務農白
占及今未肯舍
此而可以九壤
者哀公欲是國
有若以微估告
之彼耕山者未
以爭細民之利
不惟病民矣病
國已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馬地薄人少於是通
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蓄貨殖世為疆國
管子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諸侯今
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
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
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術者政之殘
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其君管
仲專於桓子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
隨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于公私故以權
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侈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

以盜賊正所以
均貧無不足

計策國用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

麥種隆曰開禾

激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咸部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

之原在民務農

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編額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

凡國之經在君

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

節用若御使之

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絕

論名為御使之

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壽

出按盜者為謀

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挑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

重為不增則

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車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

歛日餘取為儲

益之事賢者所觀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脈四

所貧民國家備

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

敗口可候天

氣脈調和而和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脈血氣之分

用者不加賦而

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

不重早而民均

富貧者愈貧美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

若欲損有餘以

扁鵲之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補不足受其益

地廣

原而清其源也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

好暴命家而貧

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波而獨

之日無聊矣

計此斯亦好諫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

即室曰大夫以

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即為蔽扞也

如胡所以安向

故鐵力地民

計此斯亦好諫

矣

其難也。聖不為
惠後世。匈奴數
侵。若此。而中
國不靖。恬賊故
有也。民之患。食
必取之垣。鐵而
後。其民之患。外
有也。其耶。

施仁曰。古者天
子諸侯各保其
國。不食之。地
而民供。則中
國之土。給者。微
功。生事之。非也。
姚寬曰。力治修
而後。後。入。服。未
有。四。海。皆。耗。百
姓。駭。動。而。開。邊
啓。為。力。取。夷。代。

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
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珥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
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
子之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
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
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率勞罷。故
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以百姓所以囂囂而不
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
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
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于禁苛暴。止擅賦。力

安中國之上策
許征元曰。湯武
之伐。暴虐王之
中。兵非難。武
伐。難。至。于。太
原。今。時。出。師。東
之。而。已。漢。之。開
史。乃。秦。始。中。即
同。以。尊。長。城。之
楚。耳。方。之。先。上
課。矣。

董份曰。武帝以
太子仁孝。可為
守成之主。故開
拓。地。坊。以。進。遺
之。大。策。之。甚。者
大夫。乃。以。漢。之
湖。南。以。安。百

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
憂。務在魯。竟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曰。
魚田甫田。維莠騷騷。其斯之謂。與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
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姓也。故無功
之師。君子不修。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
之難。一而而制敵。匈奴遁逃。因山河以為防。故去砂石。鹹鹵不
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興胡省。曲塞據河。險守
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以觀之。聖主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
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
顯承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初方以西。長安

性此日遂感于也
覺而不悟也

王世貞曰漢時
稱天子為聖

以不敢指斥乘
輿大夫曰以下

識其策酸不達
世務世之皆古

言事者多類
以

胡時此曰此後
不復力其間也

言利之失只明
儒者實酸酸不

于其見官儀不
力害

焦法曰此公滿
腹錦繡其微言

精論迄今猶令
人借之以為口

實蓋明理達見
之士時情其奈

之不善于用耳

楊雄曰一為
明理而佳之談

非力論工而詞
筆勝者宜大夫

之語以舉也

程文熙曰見公
卿大夫互相積

財以膏其民百
姓羅于流離之

以北新即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
南夷之金巴蜀弊于叩筴橫海征南夷樓船成東越荆楚罷於
既駱左將軍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因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
用府庫之藏流于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以觀之
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過計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
非為斯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虞文學能言而
不能行屋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平誹
謗譽議以要名采善于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
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
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願

淵屢空不為不賤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
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笑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
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
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羨而富無名而貴君子不為也故曾參閔
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有
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處約樂
貧小人富斯暴貧斯遷夫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
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德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
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儒冠也

論功

陸賈曰大夫以匈奴借真而易攻所以安之患安古已然張則侵軼弱則遠遁同秋霜而振落葉大夫之言何容入耶

呂祖謙曰文章以匈奴无文飾而准攻所以預大夫生士陳東之非為異種立亦歲也請者當合其意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篆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理織柳為室旃席為蓋素狐骨鑣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彖伐不彖若因秋霜而震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狄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襦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功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紉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

要約曰匈奴之直在事文治修武備以法制之而已蓋戎狄之性如虎狼豺狗存斯人與類去之類人者順也秦皇漢武乃逞傷心以勞人故官安也後漢之上策耶

黃震曰秦之亡固不專于關也一事並長城怨百姓騷動故其亡如斯之促至引武帝征不義潤師鋪張之詞耳豈不之通論耶

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業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礼彖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運有言秦摧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彖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彖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

茅坤曰此文李
每大夫問答
古証今訓刺開
邊生事之失
星煩而不亂且
句法奮勁有力
法

余有丁曰此言
勝敗先常見其
雖必勝而尤上
成敗之機呼吸
入形可為用無
生事者之戒

吳為曰引三世
德表為文武不
為后嗣之計失
首甚矣周家八

其謂匈奴難苗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
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
聖王不兵加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
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
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
即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
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
克舜之智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礼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
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
為氣因時而竹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

百年之基固自
文武至于嗣王
失教亦堯之舟
朱舜之南均无
舜無如之何者
富王為野中興
不同樂澤之往
諸路王為口笑

王守仁曰宣父
云無敵國外患
者固桓士山時
論伐是之季可
曰有非聖人外
守之必有內憂
欲什員以為外
具即收官夫

德哉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因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
敗於茅戎今西南諸侯楚莊王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
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
一州強倨傲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
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之
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為敵國累世終不免首係虜於
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北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
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亡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
為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先望夷子嬰係頸降楚
曾不得七王之倪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未亡也何以明

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
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綏恣也自非聖人得志
而驕不佚者未之有也

之重於軍也。將軍謝平又兵不血刃，咸歸官。計十國之

其後之南蠻也。列爲南蠻。今西南諸夷。其南王。之對曰。輪之王。燕之王。乃也。其後之南蠻也。列爲南蠻。今西南諸夷。其南王。之對曰。輪之王。燕之王。乃也。

從吾 焦 琥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叅院

蘭山 朱之蕃 圈點

鬼谷子

王維禎曰此補張鬼谷之文出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聘乎用其于諸人之表蓋戰國之士難合揣摩文章之詞已極而圖開張陰謀秘託性張公子世之不以戰國策士之文此也

鬼谷之術主主有得於闔闔翕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絕也

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繡畧之所不可該者。而思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縱橫家。

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

凡此之類其為詞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
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高璞登棲賦有曰慎首陽

之二老樵鬼谷之隱士又游僂諺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

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弇州山人曰鬼谷子讀者疑其儻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望所以裨闔張翕之概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溪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儻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詎而為儻秦慘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梁用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居鬼谷不著名氏

嘗有畫像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

押鑑第一

也揅音攤開也揅而振之也

盧氏曰從上古聖人教奉天地之理不外開闔之千變萬化百物萬類之終始只是開闔之理聖人先知先覺不過明此教人以為養生之先而已後人奉事剛柔開闔也張之用言不徒外也

羅大經曰守司其門戶一守是捷綱挈領轉瞬曰大率時說之盡處秦六國處士所撰如韓非說唯之到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闔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闔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押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奢慤以見其志意微挑其所言而押反之以求其實責得其旨闔而押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

楊道賓曰九利名將說諸家三說必牽扯聖人以移世為俗諸子之說仰觀象變說陰陽以優繳乘危即是阻

異離合有守先從其意即欲押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家貴微而與道相追押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故押者或押而出之或押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押闔者天地之道押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押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忘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闔之以押闔制之以出入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

林希元曰天地之道應前首殿聖人之現陰陽不過因天地自然之理而已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

音鳳朝曰此語
人身上心口志
安說起見合
于陰陽詞若依
理意多誤妄

知奇查曰文字
不宜叙其事種
入以一段而微
緩其詞描置諸
綜此作文之系
法

錢樞曰說者得
其指時有所不
可當時特說之
徒有一言悟意
立談而取卿相
者分明是持押
圖之消也

欬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
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
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裨闔之道以陰陽試之
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
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
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豈損去就倍反皆以
陰陽御其事陽動而往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
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
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裨闔也此天地
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蓋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陳后山曰此段
是一貫頭曰口
立說必有所本
乃作文活法

羅大經曰人情
最難豁谷不足
以喻其險川澤
不足以喻其變
然象事此詞以
求之未有不瞭
然灼然者觀谷
子反應之言益
如此

樓昉曰探索胸
取以濟人實而
文字着句因意
當自自許多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復以驗來反以知古復
以知今反以知彼復以知已靜動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
求之事有反而得復者聖人之意也不可察人言者動也已
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
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
以無形求有聲其鈞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且綱而取枝也多
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以鈞人之綱也常持其綱
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
之已反性彼後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復之萬

馮叔吉曰此篇
體格錯落散置
意思應下
而臨一應如奕
棋布列錯放擇
機自然不以此
文休之最難強
詣也
楊道實曰韓子
說難篇大約與
此同旨而篇下
詞意便勝此則
骨而少肉耳
林希元曰君子
之為人情以理
此以附附變象
探索諸子之書
所以駁處不迭

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友聽者乃變鬼神
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定其不
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飲欲高
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
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以聽真偽知同異得
其情誼也動作言嘿與以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
為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
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撥人而居其內
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
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此目之魚見形也

待言定論多合
人情胡懷之於
吾道之外耶
索丁九曰意頗
幻冥而文字不
甚條正現者取
節焉可也

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
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
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
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
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捷第三

莊子內捷外捷：開也開也門
限之木亦曰捷又戶端杜曰捷

王維慎曰日進
前而不御達關
而相思劉說
文心雖尤有與
錢福曰君臣上
下遇合之机理
最微妙不得其
術將求親而愈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
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
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
出欲親則親欲疎則疎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

陳後山曰歷
痛切不見其類
而說之一段方
茶出所以然如
根源在此

羅大經曰此是
一節貫通開口
不如以便直突

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
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
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
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
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其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
制其術以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
萬物也

抵巇第四

巇奇怪巇山
險也間隙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者近而不可見
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嶮也

聞如藤曰事起
必有其類治之
微如一隙之可
抵而塞也細微
不謹至于不可
為力唯矣
焉叔吉曰上秋
毫大山用米恰
妙自古國家上
崩之辭禍如江
山其始不過一
隙之微使法抵
之於發識其細
微而面之又何
危之有
林希元曰戰國
之諸侯地醜德
齊莫能相尚故
其底者不勝以
知者法自強而

嶮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
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
用因化說事通運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
之本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
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說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誑
偽者佐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
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
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以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
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
勝數當以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罅不可

已不足道也

象丁凡曰時之一字用亦不偶

不察也察之以裨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飛箝第五

箝切束也鎖頭也

蔡重弟曰此篇大論先制事必先度重之計是探取鈎索之法文字錯謬可喜

九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鈎箝之辭飛而箝之鈎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鈎之

陳后山曰用之千天下一段大開見思而押詞如鑿有備

維大經曰此下又為一段寫未若斷若續卒無斷續之迹

野芳曰中間枝筆雖多皆是法陽開闢之術作事立說皆本諸此

或伺候見憫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于天下必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阻險難易人民貨財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鈎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才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以非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詞可箝而綴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復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樓昉曰元作事有忤有合聖人

九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

之制事也先聖
時勢九所為
酒與事命故曰
聖人先件而後
合眾人率意
情視天下事
不可行者裁一
各手便有相
始似合而卒不
可行故曰眾人
先合而後件
合二字是
實計定而後
飛符之術
傳言曰引古
人為証而詞法
傷雅
楊道實曰伊尹
呂望事實難真
却以飛符目之

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
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以以先知之與之轉化世
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
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
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
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
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
行之以飛符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
而化轉之然後以之來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
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以知天

是托古人說低
了
袁了凡曰凡人
制事自當如此
推過計也

命之祥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與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
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
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智睿量長短遠近就
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策重第曰此篇
之術凡事皆可
通古法用兵論
尤為難論孫子
審勢篇多與此
暗合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
知強弱輕重之分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
曰度於大小謀於眾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
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短君臣之親疎孰
賢孰不賢與賓客之知齟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

王慎中曰此段
如雲無端峰

怪神時有萬狀之勢

孫臏曰意屬若心而又安乎易此是易人所難知

申時竹曰揣情二字亦是前篇之意無人推見反以此是經權家說出然則人情之妙

胡時北曰眉山蘇氏權勢上篇中多與此台皆祖此說故蘇氏之卒君子訕其不執于正

諸侯之親信。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孰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于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

羅大經曰一結以得此

至此最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螭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矣。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章。而後論之。

摩篇第八

錢福曰開口便說出正意。此段是顯露下方。折衷文勢。是一机

陳后山曰揣情以探測人情。如孫臏取物。一一符應。後功曰復親得。直。篇左直。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操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筮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彼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

閱如霖曰陰陽之說只是神機陰藏不可比方不可測度條陳曲折痛切詳盡如禁風捕影公人頭時無從

陳后山曰此摩之術下復明其家指室條陳折有方妙甚

楊道賓曰說彼衆人之無成功見摩非聖人不謀用直不易之論也

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利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諉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誦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于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于必成此三者摩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必聽故

卸寄益曰火性燥故就燥水性溫其性合也事成必合於數說听必合於情亦是此理二喻摩

物類類抱新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任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第九

袁宗道曰此說屬意匠心雖有識見非漫然

筆者王維積曰自是

一種奇偉雄辯難以至筆筆不盡評須以已之精神相貫乃可以得其机略之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均幾也佞言者誦而不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威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後舍不疑者

高似孫曰口耳
一段文勢曲折
之妙起脫不凡

黃通開曰此等
閑鍵須自開悟
全靠人點人引
不詳

虞集曰文勢排
用尋下如長江
大河注注不住
至介蟲之捍也
數句又轉為波
流潔則條極妙
現

閔如霖曰五言
之害自是實理
愈深愈痛機辨
不窮

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
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
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其理故
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有
無所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
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
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
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
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
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

馮叔吉曰讀此
段以人情按之
無一不真宋景
筆項上盡出于
形萬象

林希元曰戰國
策士類即秦策
蘇秦張儀其機
同情慷慨慨矣

說人主之前或
布衣而卿相或
郊迎而先驅其
所以開說者分
明有確在也

黃鳳翥曰結知
者身上去立意
便高權微非知
者不能月也

而談者知用其短也故曰辭言有五曰病曰怨曰怒曰喜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伸也怨
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
者宜散而無要也以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
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辯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
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
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以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
言將以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以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
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
主故智貴不妄聰貴聰知貴明辭貴奇

卷五

王慎中曰臨壞
二句引來有云
其技巧以下伏
正說一番文氣
更足

陳后山曰以陰
不惟文思溫潤
有餘而把斲樣
人來相形極爲
透徹當爲古今
名言

虞集曰此正詳其術看他連下數個因字又執其法動

羅大經曰計謀
一段机關深八
一截

樓船曰以段却
是補亦說難發

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十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以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

論出所未有之義

袁宗道曰一篇
俱處變換隨處
主意權術密奇
之談淺深詳略
無不畢備然其
閑机闊張怪
奇似不可與
莊語讀者取即
為可也

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
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
故去之者繼之繼之者乘之貌者美之又丕惡故至情托焉可
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
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智用於衆人之
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
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
也中正而已矣

始計第一

孫武子

老蘇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具
見之故倣漢之為權書一句一義

錢橫曰此篇先
論兵家之大凡
後乃次其事詳
之

馬理曰天者
五行誅因陰陽
四時之制以兵
家之正理

陳后山曰孫子
之文有精華有
閑即有暇骨有
次置有餘波照
應起伏分段難
以具述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
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
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曲制者即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報
路也主用者
主軍費用也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
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
兵衆孰強士氣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是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

林希元曰將計
吾計言則勝者
先選一祖問
觀大行曰不能
當韓信問騎將
曰不能當韓信
問步將曰不能
當淮陰將之
法三軍司令所
係國家安危所
關也
呂補曰唐美者
得美千願堂之
上也後有願戰
而將淮南管轄
皆本此

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
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
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
邑陳舟於臨晉
而慶于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若實
須備之強而避之避其
所長
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以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
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決于無筭乎吾
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者也如
韓信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
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指水陣又遣一
千人持一赤幟華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

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明日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
口以因利制權之事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趙奢救關與領兵去即卽三十里而止令
中軍曰有以軍事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行伏益增壘秦間使來入趙奢善食遣之問使還報秦將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以道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關離城五
十里而軍發萬人垣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關與而還

用而示之不用呂蒙誑稱病孫權露檄取週以陸遜代之陰
遣蒙而羽秦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為將者

斬因敗趙括段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為召還足也故頻字紀
明武威姑臧人初李孝廉為憲陵園承遷遼東屬國都尉鮮

卑犯塞頻擊之悉賊驚去乃詐稱璽書召還頻潛於還路設
伏悉斬獲之桓帝時人後封新豐侯

近而示之遠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勾卒相去五里夜
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乃潛涉水當中軍

衆破吳兵又如岑彭中令西擊而潛兵渡沔是也岑彭漢將
申令西擊山東縣而潛兵渡沔擊破秦豐南郡人據黎丘

號楚
黎王

遠而示之近欲遠示敵必示以近進之形如韓信威兵臨晉陳舟為必渡之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口以

水鑿渡河衆被魏兵

利而誘之李牧以利引胡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以採樵者誘誘人設伏兵以敗之

亂而取之謝玄與苻堅夾肥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馮異與赤眉戰

使軍背朱其冒以相亂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敵兵敵武強日以避之如王霸開城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夫謂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堅壁

拒守待其飢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撓或則不謀而輕進故可掩而擊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

或曰忿速可侮

卑而驕之如曹頊以上里馬開氏與東胡志驕不為之備又求地于冒頭冒頭怒而威之越子

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為蔡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

與李密卑辭推獎李密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敵入本供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迭出而楚疲於奔命田豐說袁紹外結兵豪內修耕戰然後蘭其

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北故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操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敵入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使至陳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者則佯曰吾以為亞父使

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告項羽由是不所

范增之計秦憑侯使人問趙王曰燕將軍為人易與且降矣

今使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於是趙退燕頭而用括秦

晉合與伐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于晉於秦

於秦無益也不如舍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於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乘敵人之無備攻而取之出敵人之不意乘而破之呂蒙因閔羽撤兵而奪取南郡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蜀不意而襲之

作戰第二

黃鳳翔曰久遠
師耗兵挫說以
說兵而詐挫
師曠日淹久挫
說亦耗也故敗
人領而來挫之
簡處曰蒲中
言久役之害
周宣王時
衛父師
司馬之不知兵
也
倫以訓曰役不
便取勝不復歸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
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
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錢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
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
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
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
足也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貴賣則
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
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東羅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

國穀不三
載言始用糧
穀金之敵善
用也莫不如此
也

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慈豆饋也起一石當吾二十石杆木槩也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立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于困鉞鉞潮寺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
許遠設奇殺賊甚至後唯城簡而子奇令鉞之力也困矣

諸侯乘其弊而起若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齊晉盟于黃池久而不歸越乘其弊襲而滅之當時唯
有智謀之士何啻
能為善謀於後乎
國之資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國家困于師旅者必其
耗之遠輸也耗既遠輸

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國無三年之積粟行六百里則國無四年之積粟行七百里則國無五年之積粟行八百里則國無六年之積粟行九百里則國無七年之積粟行一千里則國無八年之積粟行一千里則國無九年之積粟行一千里則國無十年之積粟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百姓近于師旅者必

貪利而貴賣其物於遠來輸糧之人則財不得空竭矣百姓財竭則給于丘役供給之事丘役者驗丘甸之數而供役

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丘計十六井甸計六十四井也

故殺敵者怒也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而怒之也如田單守即墨令間使誑燕人使刺齊之降卒又誑

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後漢荆州刺史度尚侯軍士出獵密使人燒其珍積獵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激之曰

上賜鴻鴻時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何亡少何足介意衆皆奮勇願戰遂破滿鴻趙太相命將伐蜀諭之曰

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所欲惟上福耳由是將吏亦戰所至皆下邳平蜀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已修櫓轆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修治櫓轆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

輶輶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開攻守之總輶輶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開攻守之總

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踰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

勝其忿而慊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

而上如據之緣牆必殺傷士卒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

舒言曰欲攻敵必先謀故曰謀攻全國謂其師源入長驅距其都邑絕其內外敵卒困未暇為上如曹彬下江南克城之日一不妄殺是也

集解第曰左法以十敵一則圍之以五敵一則三為正二為奇以二敵一則一

為正一為奇若
破均敵則設
奇制伏以戰若
少之戰若之則
小不勝當大或
高勝堅壁成蹊
匪可也若小敵
愈堅而不思避
必為大敵所擒
此足上句也
何孟春曰三惠
皆說人君御將
事從中制之當
自古大君命將
跪而推轂曰關
以內寡人制之
關外將軍制之
之故將軍出師
熱輿旅專行謀
以能成功若
稟令中制機會
下故兵不煩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
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
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從中制而不縻繫之
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
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
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
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
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

坐失鮮不敗矣

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用兵之法全人之國為上破人之國次之如文王伐崇因累而降及宋曹彬取

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玄取南燕曹翰取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人之軍為上破人之軍次之如光武收銅馬鐵脰尤未大擒及赤眉之類皆

能全人之軍而越詐坑趙李項羽

其次伐交

其次伐人之交成加于敵則其交不碍合張彖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宛齊交稍伺于黠布

座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

距堙又三月而後已

距堙者土山也積土為山以臨敵或現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或乘高設計而

入敵又大約三月而後能止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

為將者以其日夕不勝其忿使士卒

蜂附攻之為城上敵人所殺三分去一而城堅終不能拔者
與攻城之災也如後魏武帝攻宋臧質于盱眙使士卒分番
相代墜而復升死者屍
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
燕將聞之不戰而退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慕容恪築室及
畔既固圖壘終克假兗于廣固兵不血

刃是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謂乘勢如摧枯拉朽如漢沛公取秦皆
平吳隋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用久也

十則圍之

以言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如此
若王弱客疆不必十倍然後圍之也

五則攻之

吾軍五倍于敵則可驚前攻後衝東擊西而攻取
之若敵無外援矢竭糧盡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

少則敵之

我軍少於敵且暫處之同具隙而乘其隙然後
我軍少於敵且暫處之亦以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

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我佚彼勞我飽彼飢雖少亦可與
衆者合戰若其起以五百衆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苻

堅一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
高歡十萬何遜也

不知軍之不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

是謂縻軍

人君不知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
之不可以後進而命之後進是謂縻繫其軍行也

謂人君不令大將自裁進退之道或遣使命以令決戰臨
臨滅賈充尚請班師其者如晉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可

與戰玄宗強命之戰遂至于敗漢唐
多以中宮為監軍其縻軍之患如此

知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

吳起所謂有不十而與之戰者
八有不戰而避之者六

識衆寡之用者勝

識敵人之勢或當用衆或當用寡用衆者
務易用寡者務隘又如秦王欲伐楚王剪

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是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能知彼之虛實而能知之已之
勢力強弱與戰或一勝或一敗皆

王猛臨終謂符堅曰晉雖解在一隅而正朔相承謝安桓冲
皆江表偉人未易齒也符堅不聽其言舉軍南伐曰吾士馬

百萬大江之險投鞭可濟遂有肥水之敗是不知彼之實而但知己之強也已

軍形第四 形名無勇功以謂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
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
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
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
全勝也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
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
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
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武者其所借勝勝已敗者

樓訪曰兩軍之形我勢則實而敵自弱故固其守備以待敵之虛辭以兵家之要務也
申時竹曰勝言皆水陣破趙李想靈夜宵兵元齊諸將多不能解所謂困兵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必於人非也

問如宋曰以丈尺天要善布陣然後料量糧餉然後有多少之數然後損敵彼我之勝負
王維鎮曰勝敗之常用兵之法當以五事稽之如敵之情

也敵人有已敗之形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
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勝善用兵者修直
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
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者
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舉重不能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干
仞之谿者形也

稱生勝 尉繚子曰無過于度數度為百十數為什伍變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

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陣隨地形而變是也

兵勢第五 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許固曰百四句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部曲為分闡眾如闡寡形名

兵元也合戰為
正後出為奇

是也旌旗曰形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

馮叔吉曰以破
投知是以至矣

之所加如以破投知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

擊至廣營有奇

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火而更

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

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

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

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擴弩節如發机紛紛紜紜聞亂而

不可亂渾渾沌沌刑圓而不可敗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

強治亂數也

強治亂數也以部分名數為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

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

求之於勢而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

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

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千百千萬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凡戰者以正兵合之以奇兵或左或

以三軍軍於前以

以三軍軍於前以右出其不意而勝之如鄧伯禦燕師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則唯禦其

勢發伏于數十步之內周訪敗社會奔

勢發伏于數十步之內周訪敗社會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

高以孫曰以利
誘敵入處難是
愚而以謂機變
其空虛誠待走
為奇兵

張之象曰此篇
論攻取必先形
勢故以兵勢各
未結如轉圓石
於千仞之山者
勢也應前有法

二

十一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渾渾沌沌之象也布陣形圓而敵不可敗者有形名也如八陣六

花之類鳴落鈎更曲折相對擊尾首敵勢尾首救豈可敗乎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兵

勢之必勝不責成于不才之人故能擇人之才者而任之以勢曹操使張遼李典樂進守合肥教之曰若孫權至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守權領兵十萬圍合肥典與遼將數人同出果大敗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不拔而退以擇人任勢之道也

震實第六

康海曰易滿終一變安穩處之意而所以欲為我擊則以先處戰地而佚心敵變化其應若神也此文首尾與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言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不

應戰他節更句句詳悉

錢樞曰孫子十

三篇中所論一

句自為一義奇

正相生須仔細

分曉

陳后山曰句自

一義歷觀前大

用兵勝敗得失

之形萬無一失

也

野芬曰見敵之

形則我專為一
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連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待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與所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

我出則必分
兵以備我敵
分兵則吾所
接戰者勢必
防我之弱則
後者必少防
則兵在前者
必
閑如霖曰韓
伐趙先探知
餘不用李左
之言乃敢引
下井陘以作
而知動靜之
是也
馮叙吉曰我
敵形而制勝
人不知此特
勢最

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
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
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聞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
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虞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
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
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
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王中曰以數
守其前攻其
不守其所不
攻至于無聲
形者也至于
一篇主意萬
出

水因地而制深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
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
月有盈生

先處戰地
先據形勢之地而待敵之來則士馬閑佚而力有餘如趙奢先據北山以待秦兵之至段昭結陣以待敵突之至是也

後處戰地
如馬謖舍水上山不下儂城是也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致人則佚致于人則勞如耿弇多伐樹木揚言填塹以攻巨里

致張步之來
而破之是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誘之也如太子收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

是也

能使敵人不待至者害之也能使敵人必不待至者害其所顧愛也如孫臏救趙直走大梁

而解甲

佚能勞之敵人本自暇佚我則設計而使之勞如齊同陳收獲之際言掩衮使其聚兵隋乃解甲於是陳人

病之

飽能饑之敵人本飽糧餉我則設計而能使之飢如周亞夫絕吳楚糧道隋遣兵焚燒陳人房屋積聚李左車

欲遮絕韓信輜重曰起張二奇兵以初趙括使內陰相殺食者是也

安能動之敵人本自安固我則設計而使之動如司馬宣王取遼東敵方阻水拒守宣王遂整陳直指襄陽言

傷其巢穴賊見兵出果來應之因縱擊大破其眾史駢敗秦伯桃其陣將趙穿趙盾遂命三軍皆出與戰

出其不意掩其空虛攻其無備如周文帝使將軍尉遲伐蜀迎以面蜀與中

國隔絕百有餘年特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遂於騎星夜表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

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入之地也行于空虛之地雖千里之遠而兵無轉戰之勞

者如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如漢耿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警守

臨淄不為之備至期夜半奔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意一日拔之漢末朱雋擊黃中賊帥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眾悉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大破之韓忠乃乞降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如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吳奔壁東南阻亞夫使備西北已

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遂亂而走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如司馬宣王計公孫文懿於遼

東文懿阻水拒守宣王領兵直走襄平搗其巢穴文懿出兵擊之宣王三戰三捷秦伐晉史駢謂秦不能久請深壁固軍

以待之士會請秦伯襲擊趙穿於
是趙盾令三軍悉出與戰是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

如曹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

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遇操軍且戰且却雲入營使大開僱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陽平使魏延等并兵

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即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引

去晃也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

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三沙以下計也

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鄱山之徒自致萬里皆為身不顧其後必出下計而魏遣千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儼

問曰蕭繹計將如何謹曰羅兵漢沔南巷渡江直抵丹陽是其上策移部內居民退保千城峻其陣以待援至是其中

策若准于移動據守羅部是其下策儼曰定出何策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且澤濡而然

謀多疑少斯人唯慮始皆亦邑居忌遷惡移當保羅部及
下策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姑記以二
為法

佐之而知動靜之理

夫兩國相爭務知彼之動靜則我易為之勝若韓信欲破趙必先探知陳餘不

用李左車之言然後敢出升陘若不知彼之動靜不准不可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以形示之則知敵所據之地亦與生也謂形之以弱則敵必追形之以強則敵

必退如韓信破趙降集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能敗趙軍欲歸韓見漢赤旗遽亂遁走又如

綿信以囊沙壅水與龍且戰佯敗走龍且悉兵之候其米獲決壅囊水大至楚軍分為二遂擊破之斬龍且以皆形之而

破處於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角之謂張兩角從傍攻之也如王以兵三千親紀尋

邑中軍知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斬梁成和敵之不足

軍爭第七

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於我則我勝利於彼則彼勝故不動不爭也

許國曰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是也

古聖曰後人發先人至總是測千度數先知象

近之計軍爭之利在快神妙

錢穀曰百里軍地則非地故三將軍皆為旁資

軍入觀地施道華且我軍與其輕說倍日併行

泰之馬陵焉等俱飛馳軍大記

若道近而至者多故無不敗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

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

後人發先人至以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舉兵

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損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

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

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

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

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移軍不用

卿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

口補曰家之耳

口伍弄技旗

不此聖哉不哀

竭則士氣奮

有兵敗戰此而

敵者不哀至於

敵入疑而不敗

也鼓旗之係指

末即也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

掠鄉分眾廊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以軍爭之

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

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待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以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

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暮氣

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氣以治氣者也以治待

亂以靜待譁以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以治

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以治變者也故用兵之

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

山下

康海曰司馬去
曰圖三而關一
也面所以示有路

邊圖師必關窮寇勿追以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者言和于國和于軍和于陣和于戰然後可決勝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如趙奢救閼與去國二十里而軍留二十

人日不修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

軍爭為利眾爭為危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舉委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

不能及如符堅以百萬眾與晉爭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龐涓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率至于

大敗是也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為敵擒吾三將軍兵之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以下言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者若秦師襲鄭而遇與晉戰而三帥被擒是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

五十里外與人爭利則統有額蹶上將軍者蓋其法吾軍十分

中五分先至而五分未至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十分之二至

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力不齊而為敵所乘唐太

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統能取勝者何蓋是時全剛既敗眾心已沮迫之則何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司而事異者不可執一論也此兵家變通之妙策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

用波知鄉人引導若無伐魯却人

不動如山

趙奢攻閼與去却郭三十里之也而止堅閉不出番二十八日不

難矩如陰

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是也

動如雷震

敵有可乘之勢則動如雷震之震擊使彼不知所

關與發萬人拒北山而勝秦

掠鄉分衆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廊地分利

平易之地當分兵守其便利

故夜戰多火鼓畫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趙與吳夾水相拒越

為左右勾卒夜爭鳴鼓而進吳公兵禦之越遂潛涉水當中襲破吳兵陸遜收費棧蓋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敵趙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出城而持械然炬虜見謂升師至駭而此走齊賢伏兵捕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也後漢臧宮攻延岑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狃而踈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亂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魯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之齊師敗績劌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陳久人倦而奪其氣者也

寇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佯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此以聲勢而奪其氣者也張遼守合肥孫權將十萬衆攻之遼退士得八百人被甲待戰

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自旦戰自日中晏吳人奪氣還

修守備衆心乃安此以勇戰而奪其氣者也

文憲阻水為陳以拒齊領軍張暢之曰魏公言詔不是凡人意曰我齊王也偏指陳王純已列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此以名位而奪其

心者也薛仁貴領兵擊突厥曰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帥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於茲矣安得殺生

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捕遁去仁貴同進擊大破之此又以形貌而奪其心者也

擊其情歸

唐太宗與實建德戰于泚水東建德列陳數里太宗謂諸將曰賊逼城而陳有輕我心當拔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列坐又垂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勸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謝玄待苻堅退軍而亂擊敗之是以治待亂張遼靜坐于中軍而誅其反者是

以靜待譁也

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晉周訪討杜曾使將軍李當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領中軍高張張橫自於陣

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戰敗鳴三鼓而難敗鳴六鼓
自旦至申而難敗者敗訪聞鼓音趨精銳八百人自竹園激之
敵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
騰躍奔赴魯遂大潰以此供待勞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
絕吳楚糧道待其飢疲出
兵擊之以飽待飢也

高陵勿向背丘勿逐

敵兵已據高陵而陣慎勿仰之而與戰
敵人已背丘而陣慎勿逐之而與爭若

趙奢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而敗是也此言將督
勇苛而勢力均者如以至於劉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處而
陸遜四面夾之工崩瓦解解者是以勝兵
而擊其已敗之兵也奚可執一論哉

佯北勿從

敗有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々雜々走
非真敗也必有奇也若韓信破趙王斬說且皆佯

北也惟其從
之是以取敗

餌兵勿食

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輕重餌
表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

歸師勿遏

師將還歸必有備禦若曹操征張繡劉表遣兵救
繡操將引還表與繡兵合拒險過其歸路曹操

鑿險為地道誘奇夾攻大破之操謂荀文若曰常遇吾
是以知其勝也呂弘文段業私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
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繼之以為後
當業不從率衆追之為弘所敗

圍師必闕

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使彼無死之心或可因而
擊之若後漢臧宮圍妖巫傳鎮詩於武原宮之不

下士多感傷光武命開圍地守賊衆分散遂斬其首唐李光
弼圍史思明於上門今開南角以銀之賊果棄甲而走因擊
滅其衆後漢末朱儁圍韓忠於宛城閉門俟其出而破之曹

窮寇勿追

窮寇焚舟破釜求決一戰若夫張王謂困獸外圍
不容闔閭迫楚師趙克國遇先零棄輜重欲度湟

水克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其虜
果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
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

高以孫曰更其
二得其用有
之軍事用奇勝

甘肅元曰兵之
知害至微至勝
則當思害之當
思利者專起于
利又為敵人
誘專於思害必
至遲疑失机

袁宗道曰見利
畏怯不進念速
疾者不可輕侮
而致之慮者可
計所以致之害
民又倍道無行
以救之則煩勞
也通上五危皆
不知九變之過
也

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
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
不知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
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
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起。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
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索可辱。愛民可賴。凡此
五者。是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知兵法者
不可不察也。

絕地無罣

危絕之地。慎勿罣止。恐為敵人塞其險要。或有
伏兵掩我不備。絕地如所謂絕澗。天非天。地非地。

陷天防

之類

望有所不由

周亞夫征吳楚。欲經噴渾而東。趙涉遮說曰。吳
王素富。懷輯歿士。久矣。知將軍且往。必置間人
於噴渾。既狹之。間將何不從。以右去矣。藍田出武關。從洛陽
間不遠。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為將軍自天而下也。亞夫從
之。使人索津梁之。間果有得吳伏兵。吳援討五。漢武陵不由
宛道而進。壺頭賊眾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著溫士多
疫。成援亦病卒。

地有所不爭

陶侃在武昌。將佐請備却城。侃謂却城之地。隔
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中利深。晉人貪
利。夷不堪命。必引龍鬣。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以城
乃用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
之會。以又非所實也。

後更亮成之果大敗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
師克楚。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
夾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以所利參於所害則難了詳如張方之

之利鈍常事貴因敗以爲勝耳

夜潛進奮力與敵逐致克捷

屈諸侯者以害屈服諸侯設計害之或間之使君臣相疑或

是也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

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

利敵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

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

茅坤曰篇中言
論處軍相敵之
事於軍即行軍
也相敵相敵之
處軍動靜也
策重第曰半渡
勢不便故可敗
川兵之所必爭

者

王維損曰軍之

行注處只有四

處斥澤如平陸

西者各得其利

自是以制勝黃

帝時四方諸侯

亦稱帝黃帝以

此勝也

申時竹口上飛
雨水驟至待其
定而後可步
何孟春曰用兵
當處六害令敵
近我背之則我
利敵凶
趙瑄曰敵情不

可測必有形見
乎外察其形則
知其隱微之情
與三十二者是
也
額元曰一句一
義只一篇中儘
善用不窮況十
三篇耶
妄全曰先報敵
後問其衆則心
畏之如秦計
欲假腹斷流奔
間風志氣失
為晉兵又如後
齊王曰御車勿
百即使我心膽
墜落矣
黃道開曰自近
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則者陳也無約
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伏而立
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追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
呼者恐也軍援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火怒者倦也殺馬
食肉者軍無糧也懸餓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
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本
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
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
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率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
服則難用率已親附而罰不從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

而靜者至欲使
思九至敬之好
偶如見絕妙之
論

武是謂必取今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
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絕山依谷

經通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
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日而居也如馬援討武都

羗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羗

衆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是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湯若敵先據隆高
之處不可登而迎之與戰以三者處山

之軍
法也

絕水必遠水

軍行過水必去水稍遠而舍一則引敵使半
渡而擊之一則使我進退無碍如魏將鄧淮遠

水為棹則昭烈
知其不渡提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敵若引兵過
水而來與我

戰慎勿迎之於水內令其半濟行曰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
必得其利如漢王破曹鄴於汜水公孫瓚敗黃巾賊于東光

薛萬徹破寶建德於范陽
皆用以術半濟而擊之利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

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敵恐敵不肯渡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

使敵不勝齊若晉將陽慶父與楚軍夾泚水而軍慶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起

以術無附水而迎客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此五者處水上之軍法也地卑下夾水

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兼處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卜戰不吉子魚曰據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及欲處其

上流無迎水之下流也

絕斥澤唯取去勿留

地氣溫潤水草薄惡不可以居斥鹵地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必後生以處平陸之軍也

平陸之地曠其坦易無坎

陷之虞使軍便于馳突右背高阜所以恃為形勢也前低後高以便奔擊也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

諸葛孔明伐魏中兵渭南曹操伐吳馬援征蠻兵衆疾疫以失養生處實之道

軍不第無百疾也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

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為絕澗天井中

下衆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陰環繞所入者隘為天井林木縱橫護葦隱蔽者為天羅破池泥濘漸車礙騎者為天陷道路

狹迫地多坑坎者為天隙

其所易居者利也

其所居平易之地乃敵人以利誘我也如漢昭烈遺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與

陸遜戰遂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如趙奢善養秦間而增壘後卷甲而趨田單使女子乘城納降又遺燕將書謂

城降之日願無虜妻妾後驅大牛出戰是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使來辭強又進驅皆欲膺我而潛遁也如吳興晉軍長吳士以帶甲二萬去晉

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王曰。孤之重君。在今日。不
得事君。亦在冷日。楊婦謂晉右曰。吳王之。有大憂。吳將
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吳王。既會。遂還。秦與晉相拒。秦使人
夜成。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怒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
者日動。而言。律俱。

我也。秦果夜遁。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有奸謀也。

如漢王使酈食其。將重寶。啗秦將。賈彊。誘飲和。漢王因其意。而擊之。晉將李矩。拒劉暢。矩遣使奉牛
酒。請降。潛其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奔皆醉。矩夜襲之。暢

僅以身免。

鳥集者。虛也。

楚伐鄭。人將奔。謀告曰。楚懷有鳥。楚兵去矣。

集而和。其害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將能持重。軍自不擾。如周匝。夫軍中夜驚。

廢屯。長社夜軍中。忽利。廢屯中。陳而兵有頃。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

懸鏡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懸炊器也。懸鏡於外。示不復炊。暴

舟破釜。欲與一戰者。

夫惟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

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姑剪

為晉所敗。是易敵而武進者也。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

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

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傳。夏。審。曰。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前。所。論。山。水。斤。澤。平。陸。未。盡。故。又。以。通。掛。支。隘。險。遠。為。行。之。全。任。不。可。不。察。也。高。似。孫。曰。地。形。二。字。即。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字。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地理志
一曰得地形本

陳后山曰隘形者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敵勢不淒抗我先居之必須我兵備山滿谷前齊隘口陣而守之以出奇敵若先居以地者右陣弗侵是也即半隘陣者侵之而與敵共此利也若地勢先險隘則引而去之不可致十人

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陰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率強吏弱曰弛吏強率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率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張之象曰用兵最務先鋒先鋒

勇銳則吾上兵壯而敵入怯威也
林希元曰趙奢令敵以軍事謀者少許歷不發兵陳而先據北山海縣以固之室也

姜室曰撫軍上思慮慮血行思過則玩而不法故過則暴而不親在何能之將叙之得其道耳

顧鼎臣曰以下總是料敵制勝之道

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係而利於主國之實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之卒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則懷不仁未肯用命三帥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以行也晉師必敗又魏特來公誤

梅求卿皆未得而怒俱使楚卻克曰二憾往矣弗簡必敗士
會曰若二子怒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晉伐秦荀偃行今
曰雞鳴而駕唯子馬首是瞻衆屬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
遂棄而歸秦伐晉趙穿怒史駢之位上軍也自以其屬出長
以之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逸鋒曰北凡戰必用精銳為先

鋒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為先鋒而敗解
卑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以拒苻堅是也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思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恩則李

自刑則能所以垂度而後殺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
若李靖所謂上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

不親附而不可用以勾踐所以投醪而飲士楚子所以撫軍
如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唐太宗曰吾嘗臨陳

孰審然後破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破可
得而知焉蓋料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強弱則可戰與

不可戰之
形得矣

九地第十一上言地形之常以言地勢之變言九地至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

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也

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其利彼得其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

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

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

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

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
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

羅大經曰楚軍
散地戰為三軍
欲以相救為可
或說曰兵法
侯自戰其地為
散地今別為三
彼敗吾一軍除
肯走安能相救
不恥布果彼其
一軍其二軍皆

頗克曰死地前
有高山後有大
水進則不可得
退則無得故疾
戰則存不疾戰

馬理曰善用兵者必先求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于人求勝于敵者不合于利而遠動則前後不相及敵反得以是制乎我矣

趙璜曰不求虛其意而自海陸狹狎之去其計皆兵家之正吾上無計財以下乃持必死之計

地則行。圖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眾整而將未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得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

呂補曰：此是士和用，命可生，可死，不可使降。北兵之最難敵，人誰能所攻，豈秀亦可當一隊將用。

舒芬曰：同舟過風，則吳越可使相救，難同也。自古有法之時，非使上率明命，用三軍若使一人，分明是主，故同以之故，破軍擒將，所向無不敵者。

策重第曰：民可與死，不可與利。此段言紀察。

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夫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

出軍民可惡而不可明

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

機防曰圖地者

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生

報難如被圍者

者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重地吾將

也備重輕圖死

超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

者五者皆為客

之地故九地中

摘而言之

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關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

何孟春曰前已

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

陳此三事而復

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云者為不知九

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

地者言

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

戰後曰交者不

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知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

結成天下諸侯

私

也絕天下之

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者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

人而無日不齊

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者當罰明城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

王維禎曰詳敵

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舉政之日夷關折符無通

也或曰成後更

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

云開闔擊之示

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單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

之以開堂虛弱

脫兎敵不及拒

而利之也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

如鄭人軍於郊恃近其城

以其士卒有內顧之心而易散也

莫有圖志為楚所敗是也

我亦利波得亦利者為爭地

險固之處務在必爭如成臯

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

善用兵者也

先奪其所愛

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勝敗皆聽於我所愛謂據我地或掠我饒野利我糧道我能堅壁

清野據險守要則敵之進退惟我是德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凡為客之道深入重地心志專一主在敵地故不能

勝也如李左車所謂信耳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以下皆言為客深入之道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則不得已則闢三

之士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故不惧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人心堅固深入重地則人心拘一而不散勢不得已皆悉

力而闢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禁止妖祥之事絕去疑或之計則士卒至死而無他倚士無必戰之心則

亦有假妖祥以惑眾者如田單以一卒為神師而破焚是也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

率連也言過擊則連然相應也昔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

上壘石為文縱橫皆入晉桓文見之曰常山蛇勢以即軍陣法也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所謂四頭八尾触處為敵

衝其中首尾俱救是也

易其事華其謀使人無識

易其為之人事變其所發之謀使人無識我造意之端如敵發令

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勒諸軍取臨潼表後險令軍十營訖忽使接就榮開初馬使諸人皆無識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易其所居之地莫去險而就易或舍近而趨遠或舍平而取隘使人不安而後定迂其所由之路

信使萬人背水為陣而趙軍為笑登艾走陰平而眾人不說初烏人豈我曉吾之慮哉

四通者衢地也

四面通達于旁國者衢地也入人之地深者重地也入人之地淺者輕地也前溪後險受

制于人者圍地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必專

言為客之道故於九地中指出重輕圍死五者明之

圖地吾將塞其闕既在圖地敵開生路以誘我日當塞之
神武于高俊山時神武有馬二十步不滿三萬北等設圖不
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必戰四面奮擊大破未
兆等是也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爭迂直之變起險阻之地踐敵人之境求不識之路不用鄉人之習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嘗嚴北者有賞馬隆義士朱戰先賞以無法之賞也李愬襲元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項羽沉船破釜示以必死士無不一當百遂破秦

在順詳敵之意敵欲進則誘之令進敵欲退則緩之令退後以陵我且示怯以驕之奉順其意誘計取

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軍政初奉之日夷塞關舉拆符信無通使命恐有智無之士如孟張談安敬之類泄我事机則我虛實也亦有通其使而反為我利者如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遣之是也蓋兵法有常變不可執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欲趨之我乃後發先至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空而彼不來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

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且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凡火

中時行曰素水心云又火攻用周者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

敵之動靜不進
行火有因知黃
蓋隨同論拒曲
操於赤壁建業
者是也四宿其
畢覽軒四星乃
好風之星也
馮叔吉曰陸遜
大其營居蓋天
其江道以難
數百連以長繩
繫火于足以燒
其眾田單以牛
數十披以五采
龍文朱子于角
係火于尾以焚
騎劫後周時段
鄒火等破百公
後漢傳皇甫嵩
縱火攻賊黃巾
但火陰烈前古
未有孫子所謂

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早應之于外火發而其
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
於外無待于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書風夕夜風止
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助攻者明以水助攻者
強水可以絕火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古命曰費
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
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
上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敗者不可以復
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以安國全軍之道也
火人用火焚燒其人也如陸遜對吳王各精以紀法以火攻
拔蜀軍四十餘營斬張南馬良等而昭烈遁走皆蓋以

不得已者也

舟載燥荻枯焚燒掘
軍而曹操敗北是也
火積火燒其蓄積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
積糧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從高祖之策遣人因
風縱火燒陳陳時
陳人益驚是也

火可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若遇敵在荒澤安營立柵火
但有便即當應時而發急以通敵先自燒斷近營草穢我起

火無益也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軍于追及大澤於上風縱
火陵亦先放火燒斷敵營遂絕小勢黃巾賊張角圍皇甫嵩
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人間出圍外縱火城上卒燎靡之
嵩因鼓譟奔陳賊
驚亂敗走是也

水可以絕火可以奪
謂水可以隔絕人之軍若韓信決壘塞
敗之火可以焚奪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亡

一說敵以水灌我之可以絕之如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襄
子夜殺守堤吏決水反灌智伯敵以火焚我之可以奪之如
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其殿幕奪其火勢兵

法千變萬化
不可執一也

用間第十三 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因而反間尤深

許國曰古者八
家為隣一家送
事亡家秦之通
計其數故有士
十萬家

李德曰戰必先
計間以知敵情
然後前敵條動
不感笑

陳后山曰五間
微妙通神非上
聖不能用以意
誠當之問豈易
用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
內外騷動急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
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
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
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
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
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

郭守益曰問者
竊敵之情以告
于我故傷吾情
以告下敵非知
之不可使實
事于間如漢趙
項金數百斤
陳平出公非
實微哉微哉無
所不用問也
句只是見用
見用間之難

陳平元曰其用
陳平以間臣父
秦用白起以間
趙信齊用田單
以間騎劫率之
兵用間激狄
王維積曰孫子
上三篇意思筆
力俱高若他

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
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
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細不能得間之
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問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開與所告者
皆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
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
問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
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
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
往。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

雖有制勝料敵之術今其著書以自見必不待如史之迫切無滲漏也

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鄉間 因敵之鄉人厚無而用之如常孝寬以金帛賄齊人而齊人通書既足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內間者因敵之官人潛通問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

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

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反覆交詐常持兩端之心者皆使人結之如越王之路太宰嚭吳王之

絀五子胥楚王之納伯州犇晉侯之納荀息秦人之納荀息士會者皆是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人之來間我者佯為不知而厚賂誘之反為我用如

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趙奢善食秦間而歸告其將是也

必間 必間者佯為盡謀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泄于敵必間人之間也必間之事非一如鄉生見烹子齊王及趙宋

時曹大尉使僧吞璆丸入西夏而并其謀臣亦見殺皆是也

生間 生間者使歸以敵情告我也如叟敬之規匈奴秦使之入晉軍是也

非聖智莫能用間 非聖智之才不能用間使聖無不通智深思遠慮然後能以事權間敵也非仁義之

德不結任使間使息以結間之以心斷以決自己之惑彼以不疑然後可使出入于萬成之地而探知其情也非剛毅精

劫者不能得間使之實間亦有貪敵財貨不得彼之實情但將虛詞起我者如秦間人趙軍不得趙奢之實楚使入漢軍

不得陳平之實是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夫將與間不可相疑將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將有謀已之計故秦

使張儀相魏數年不疑反遣人陰厚之漢使陳平用金數萬離楚君臣不問其出入皆得其用間之妙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外 聞敵之事謀始定而未發或有先聞者聞

者與告俱坐以死一惡其口也

之賢而取諸國學優刑仕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言者以身言不問其系族世家

惟其賢不鄙其側陋微賤之士書曰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貴族常之選也世祿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之象昵近之都那豎為之即公麼是愛國家不

意羅大經曰即楚是故縣黎之王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嚴頑石之中而潛于

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可以水無故而舒其光使人

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扁鑄發矣開其扁者而落其鑄桂樹之輪困

結膠與檣櫪奚異詩有檣櫪而本斤尋之斧斤不憚阻遠者何

也以其香之遠也故人欲人之不見莫若晦其明自顯欲人之

王慎中曰敬者易洋曉者維金

葉重第曰言葉施於君子刑司加于小人刑共不可輕赦則如害太宗樂因非所以為訓

不知莫若瘖其聲其口是故鸚鵡繫於能言一名綠衣却明皇

蜩蠹獲于善鳴詩如蜩樗以惡而免割詩山有樗以苦而不

烹孰有甘有苦何不斲子之燁燁燁燁而返子之冥冥

乎詩云鳳飛翮鳴舉和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民畏法而

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民俸赦而多書曰

刑期于無刑又曰青炎肆赦以先王之心也是故刑期于使民

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故曰生人赦者

所以矜春愚者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赦僥倖之心而教

人犯也故曰殺人至於禍檢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昇

馬理曰人而無所畏忌卒至獨及者當公衆人為戒大類天下皆是

卸守益曰慮村將及警切之論也

閱如森口論致人之首而惟至致思今人思看價矣

也本以思者民反為民陷奔家人衣後視之衣後視乃多獸以適壙野外知

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也彼知虎畏已不返而矜有大志

肆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以劇虎牙耳虎立而睨之志

不畏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以至於是不畏知麥子泛于河

中流而忽溺水渦煦而出之為旋得壺以濟岸壺可以濟以為

天祐已也為天幸歸而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

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水泉縮而潛魚驚魚以水為歸霜鍾鳴

而巢鳥悲鳥以巢為歸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

或問致人之道卻離子曰道致賢賢者所好食致民民之所好淵致

魚魚之所好數致獸獸之所好林致鳥鳥之所好臭致臭之所好臭致臭之所好

康海曰現以一成防可為致思者

委坊曰井蛙不可語大類天下可語水類

大注曰易也為亂常之木理者連理木出

利致賈賈人之所好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

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

能安不知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思者三年得其術於是

壇其室之北隅屋漏暗以集思至而多無以食則思何益

則相帥以為好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歿而焚其室隣里莫不笑

之其笑致思之為害也淵谷之鯢淵谷之鯢不可以陵洪濤陵濤則驚蒿樊之鴛即潘不可以御

風御風則元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有虞氏有白鳥集於庭白鸚鵡即鸚鵡也一名木連

理者後漢時有群臣皆賀荀卿下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

連理木出

吾何所以至之貴之意若果才之不行上而足以無財以存者

告
燭堦曰格言主
論句卿以言何
益千萬世之君
國者

自用其瓜牙而人用物。大意在此。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瓜

虎集口以虎之
用力喻人之用
智以虎之自用
其爪牙喻人之
用物以然較之
用力與入牙者
勝即智與用
物者勝即是知

二十一 卷 四

四

人之用智物也
也人亦何得自
用而不用人者
扣

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較彼與相勝之勢用一不以一敵百。
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便
世人之意。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
類也。

以肘守關。肘者無所馳。遂得專其事。以臂聽樂。臂者無所雜。取其專也。

蹶叔好自信。而喜過人言。田于龜陰。龜陰。始耕于齊。陰。陰之地。取其原為稻。稻

下濕。彼在。而隰為梁。梁。宜高。原。彼在下。隰為之。其友謂之曰。梁。喜。喜。隰。

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反。常。失。梁。稻之性。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

無儲。千。年。而無獲。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見。順。物。性。者。果。獲。其。利。

乃拜曰。予知悔矣。治。田。而。至。十。年。始。悔。亦。晚。矣。既而商於汶上。汶。上。穀。叔。又。行。貨。

林希元曰。蹶叔
三不折而三悔
卒終其有。今人
喜為妄。而不
恤人言。卒。蹶。膝
無及。大率是矣
類也。

楊道曾曰。悔至
于。母。尚。左。不。悔
世。寧。有。知。此。之
焉。皆。乎。即。雖。得
致。命。之。術。力。世
大。戒。

以相貨多。急于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

至。輒不獲市。為。有。力。者。所。奪。其友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龍。聚。天。下。之。物。

以待時。來利必倍。時。貴。則。散。之。其。利。倍。矣。此白圭之所以富也。人。集。我。弗。收。之。法。

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治。賈。

而至于十年。乃知他日以舶入於海。船。叔。入。海。要。其。友。與。偕。則。泥。舟。于。海。

濫而東臨于巨洲。巨。大。也。其友曰。是歸塘也。海。塘。朝。水。晝。夜。衝。激。往。且。不。可。

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江。水。九。折。入。于。大。壑。海。九年。得化鯢之。濤。噓。

之以還。鯢。濤。翻。浪。渠。始。比。還。而。髮。盡。白。形。如。骨。腊。形。枯。而。無。人。體。腊。無人

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

如月。指。日。自。誓。其友咲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言。悔。之。人。謂。蹶。叔。三。晚。矣。

王慎中曰好賄者以玄石公喻之自掩其羞而笑大似酒徒論

悔以沒齒終其身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貧人賄為齊謂秦龍先生曰小

人今而痛懲于賄矣言不復受財惟先生憐而進之望其進用又點既用

以好賄黜秦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言玄石舊飲或飲

以為醉友至之典酒諭其家共五臟熏灼始火之熏肌膚蒸爇

如烈甚也百藥不能救酒之病三日而後釋謂其人曰吾

今而後知酒可以卷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闕月月也同

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古人三爵不明日而五之更又

明日十之又復飲又明日而大酌記曰大忘其欲飲矣如前

所困亦忘之矣故猶不能無食魚猶性雞不能無食玉雞性喜犬不能

陳后山曰未結句意意足而文久莊潤

無食臭夫性在性之所耽不能絕也喻性之所在不

句章之野人醫其藩以早以草障聞之聲發之而得雉山

有文彩春開則又醫之其重獲也再得雉明日往聆焉之聲

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始得雉而福雉為蛇傷反離

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戒也天下有非望之福可作亦存

非望之禍亦有可作之禍

鄭之鄙人學為蓋雨具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

桔槔治田器也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

為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舍

其年已老其年已老有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以

羅大矩曰禍福多有出于非望彼數倖以望其獲者似可笑矣

馮叔吉曰釋衍仁已得天任對人且奈何

崔駰曰知旱澇之凡農久常備之於未澇未旱之先

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熟事由已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為水所傷人謂宜洩之以樹黍。黍宜高燥弗聽。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倍其澇焉。故曰旱思具舟。以備水之用熱思具裘

以備寒之用。天下之名言也。

王維翰曰多疑微倖之夫誠足以致人之國。奈何世之人而又用之何哉。

柳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微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優微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逢迎者多其微倖也。而後亡忘憚之夫集焉。亡忘憚者率至于誤國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掩其明。正不可與共事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正不可然後益疑其所不

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盜子問於柳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

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為多。鳥為二

特有大雁為鳥焉。而鳳凰少。鳳凰羽垂之長皆瑞鳥也豈鳳凰惡而鳥為善

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豺狼二獸名豺能食虎而麒麟少。麒麟

之長仁。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梁

少。豈稻梁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即蔬而監立。即建者

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

以為善乎。言矢以惡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言天以善抑

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其自善惡乎。言善惡之權天將善者可

張者第曰天道之好善惡惡有定理。君子小人較其數不勝。小人不可以勝。君子者以人亦可以勝。天何足之有哉。

何孟春曰似有
價機之未奇

欺惡者可畏而文亦有所吐茹乎吐出也茹納也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而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抑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哉君子之私于天也而今也則辭窮於予矣

馬理曰東陵侯之問卜而季主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為也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思起久思久輟者思啟輟輟思以開之冬遇者思通冬遇者思通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易无平不波僕竊有疑碩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俞之矣又何卜焉東陵

季主曰東陵侯之問卜而季主

侯曰僕未寃其粵也願先生率教之率然也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無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所以枯草也龜

即中盜曰昔人
云世種朝成南
浦云珠簾暮捲
西山雨至今女
王代

所以枯骨也物也人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甍玉樹也言景物露吞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言音律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玉燭也言用度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言植物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言奢侈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

之矣何以卜為

樓訪曰天之道
動靜先端陰陽
光始大家元象
至于不可知其
天之神乎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窮極之外物也天無極

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楚南嘆曰是聖人所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

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如鄧平作太初曆傳一作作太初曆天之象聖人以器驗

之即渾天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即上圭步天之理聖人以易

寔之伏羲畫卦文王周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睹心思之所

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無遺漏意而天之所問人無術

以知之者惟此以天有極處人不可知今又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

之甚也

韓福曰自言欲
言責於自知
則有以辨之而
忠和分矣

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卒不厭直言終至諛言人皆

知其為邪而卒不能不惑諛言人終故知直言之為藥石而何

益於已藥石能生我也然後果于能聽知其為美知諛言之為疾疾而

有害于已疾之疾者然後果於不聽知其為害是故善為忠者

必因其利害而道之以直言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

此諛言之唯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邪也

柳離子曰石激水水遇石則叫號山激風風遇山則撼漆激蠶蠶以法繩吏

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生手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

由其操之急束縛抑之甚阻抑而吏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

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赴其緩也

正維慎曰非留
中有一段灼見
利害之原則忠
邪幾于無辨

陳石山曰天下
有激之而成亦
有激之而變者
知照豐元祐可
監也

哉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馬已亡而方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

肱而學醫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

國而後歸為五伯重耳在外十九年始復國而成伯業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

滅夫差佐諸侯長句踐事吳三年不勝卒知武子囚於楚而後

歸相晉侯光復先人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

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讎讎家記

睢折脅拉齒棄于箝中而後相秦後更名易姓為張祿丞相斬魏齊者以三

君四大夫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葉落葉同腐

上壤幸于朽腐無用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

馮叔吉曰孤臣
孽子每感憤
不平讀之胸中
起磊塊矣

虞集曰托物興
陳婉切類直與
孟子告君同心
今齊宣大時李
伯其國盼子與
有力焉

其耳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使自暴自棄則安有以如七月之旱亦

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穉若再芟治之尚若以為晚而遂棄之

田卒荒矣終于荒無不治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紛子游于園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

也物順人意洋然有喜色盼子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問何

句便含許多意思在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順其性

故能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猿以性所欲沼處其魚

鱉以性所欲而澤處其鴻雁乎欲在澤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猿猴稻梁飽其鴻雁乎雞鶩飽其狐狸乎

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猿猴一日無果鴻雁一

日無稻梁狐狸一日無鷄鶩則王能安之乎欲者詰之王曰

不能也三今欲以澤沼虞虎豹狐狸侯獫狁山林虞鴻雁魚鼈

則王能馴之乎所欲者王曰不能也四曰然則王之所以為

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言鳥獸魚

鼈必能為王奉事以下開其端是也今濟與洸閭河濟洸泗同溢水災也民庶流離

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以豹能拯水災也三晉合兵伐我侵居東至阿

地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以虎能治兵瀛博之間海溢水冒干城部

海吹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鯨以鯨能疏海患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盜

鼠竊小獸之也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以狐能治盜戎卒相待

千里餽餉孫子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言兵興也禾黍不登倉廩空竭言飢饉無人

舒芬曰以丁方條陳時事明目振聵言之類諸人口吻

以理之臣請舉雁以雁能理兵之荒禮典盡闕紀法失守敵國便至無

人以應之臣請舉獫狁以獫狁應敵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

人以明之臣請舉獯以獯能明刑力本無背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

人以關之臣請舉狸以狸能田野而王可以坐鎮國矣王勃然色變

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系麻之地

不憚人食以養禽獸者禽獸食人之食為其足以承王之使任

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以句轉轉而王之待士未見惟

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言不能順未見其處之必以其處言不能

費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言不能養賢則王之所重輕待特重人知

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微經者即治之以法範之以王之矩

林希元曰三句思活上已盡更不費心思

靈集曰法言能使人從乎於此

度強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徒鋪饋非但貪其探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鏹朽木以取火哉
木無用

之物但賢才亦安肯為其用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
藉如同寐者呼之則使其寤也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為相齊

國大強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王風謂口以鳥鳴進諫言托物善喻其君者

吳王夫嗟與群臣夜飲有鴟鵂一名卑屈乃楚鳥也鳴于庭王惡使彈之使人以彈子胥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二句便合人之言更不祥意王怪而

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

林希元曰其後夫差卒為楚所伐皆為不祥之鳴者所敗乎律一鳥之鳴哉

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皆有言于王前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為王文飾其過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為王導欲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為王正事象王有闕則鳴以蔽

之為王蔽其愆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為王順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王九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不祥

孰大焉非知一鳥而已王故不以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防于未事之先求吾闕而補焉所

益多矣補其闕則受益雖有不祥無害也

熊鰭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永宋王雖問

康海曰瑟平不問調也其所起

之其方負之不
相入也以其器
之疎非藝父不
對宋王之問蓋
自此為鳴求器
是矣



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于楚王而先王或言焉或不
言焉無乃異乎熊鰭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鍾懸矣和之以琴
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啓祝狀如漆桶啓狀如伏虎然後八音諧
八音金石絲竹八音金石絲竹而蕭韶成矣今有陳笙筑笛缶皆樂之小者間以鐃
鉦雜以侏和以羯鼓雖有鳴球格箏其可以樵奏乎是故雷不
鳴于啓蟄夏至則而鳴于日至冬至則天道變鷄不鳴于鄉辰
近曉而鳴于宵中夜半則人聽惑也

願為臣曰君子
之所以日與小
人共者以其所
自正者先也及
使同俗而尤不
為眾所悅乎故
屈原曰举世皆
是故眾醉惡醒
醒者必惡于人下微也眾貪惡廉眾淫惡貞眾
汙惡崇眾枉惡直眾惰惡勤眾佞惡忠眾私惡公眾慢惡禮是
猶鵠鵠之見人而嚇也惡鳥見人思以赫之而故中國以夷狄

解我世保季世
皆濁我清豈肯
以自之察之而
受物之友者
乎
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晉鄭之問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射不中其鵠則奕不勝
則齧其子當苟不勝於人則碎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
之乎弗喻率病躁而歎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為鑒矣夫即猶鵠

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言有道兵猶子也行之者我
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言有道致之無藝即法用之無法至于不
若人而不勝其憤悲非所當患也怒烏得而不歎

接訪曰因若知
微以是惟隱矣
吾儒格物致知
之道即康節生
於憂寐之先兆見之禍福兆于同殷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

天之孝子也

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鐵與磁石有相求之妙用。鬼神之變化。吾

于雷電見之。雷電變化。若神鬼然。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

介鱗之於朋見之。或筮之十朋之龜龍。決疑之物。盡天人之助也。祭祀之非虛文。吾於

射獵見之。射祭獸。獵祭魚。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子午針。分南北。巫祝

之理。不無吾於吹壘見之。漢時宮中。治巫壘。三辰六氣之變。有占爻驗

吾於人之脉色見之。脉色可以察人氣候。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知隱。

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不研其情。不浚其故。格于耳目而止。格。猶也。誠也。

係于耳目。即非知天。人者矣。

乃于聞見意。率意執。者曰。物之所貴于天下者。以其少有而

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浚而有之。其何以能

論以訓曰。名器不降以儆人。爵賞不濫及惡德。柄政首宜知所貴云。

貴乎。故服有章。言有尊卑。爵有等。等。級也。使人不可以妄覲。然後王命

尊而榮。辱行。予之則榮。奪之則辱。以鼓舞天下之奇貨也。以貴爵為奇貨。物之奇者。以二字

出。不昔者趙王浚于園之王。以為爵曰。以飲有功者。卿卿之

園解王跪而進爵。進酒為魏公子。先壽公子拜嘉焉。其賜故節。

南之役。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飲將士。者復飲將士。將士飲

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十乘之祿。言其榮。及其後

王遷以爵。嬖人之砥痔者。砥痔。即曉醫輩賤人也。於秦

伐趙。李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以其爵砥痔故也。

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友好以為惡。爵及賤人則惡。不知

寶其所貴而已矣。

馬理曰。是猶鼓。奏樓下道左。將糾數下市門。非斯亦過。懷下。意不火也。

錢福曰錢幣與
民所用急為民
上法去何新民
一益而今之愈
犯禁即是曲不
在民矣

柳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苟非民所用
急即重禁猶
之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者不可寒不可衣必藉主
權以行世如唐鑄開元宋鑄祥
符今鑄萬曆之類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罪
之在已也以其犯主
權之重禁若盜海水也蔡澣波
而成塩海水天物也煮之則
可食不又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是與爭食也故禁愈
切而犯愈盛曲不在民矣以民用所切在
是故犯重禁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終

